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特 別 補 編 第 二 號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

第一、二、三卷合訂本

紐 約

S / 360 / Rev. 1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遞送報告書之公函

依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設置的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茲謹提出其報告書，內分如下各編：

第一編：調查團工作紀要，此編經全體一致通過。

第二編：調查團所獲證據的概觀，此編經全體一致通過，惟英聯王國代表團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附有保留，載見本編之末第八、九兩章內。

第三編：此編分爲三章：

第一章載列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團所贊同的結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波蘭代表團不贊成此等結論，又比利時及哥倫比亞代表團發表了一件聲明，載見第三編第三章A節內。

法蘭西代表團未同意第一章，並發表聲明一件，載見第三章A節。

第二章載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所贊同的結論。

波蘭代表團支持此等結論並提出一件聲明，載見第三章B節。

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哥倫比亞、中國、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團不贊成此等結論。

第三章敘述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及第二章中的結論的態度。

第四編：內中載有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提案，此編經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團核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波蘭代表團不贊成第四編第一章所載各提案，它們發表了聲明，見第四編第二章。

聯絡代表除曾在公開會議中就第一、二、三各編向調查團口頭表示各種意見外並以書面提出。調查團根據聯絡代表的意見已更正與第一、二兩編所述事實有關的若干錯誤。聯絡代表所表示的一切意見和所提出的各項口頭陳述均經作爲附件(六至九)載入本報告書內，俾安全理事會得知彼等關於第一、二、三各編的意見。

安全理事會於討論本報告書時如需其他任何情報，調查團當由其報告員向理事會提供。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

澳大利亞代表：

S. L. ATTEO

比利時代表：

Maurice DELVOIE

巴西代表：

Antonio MENDES VIANNA

中國代表：

金問泗

哥倫比亞代表：

Francisco URRUTIA

法蘭西代表：

Georges DAUX

波蘭代表：

Zbigniew GAWRAK

敘利亞代表：

Ihsan EL-SHERIF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A. A. LAVRISHEV

英聯王國代表：

R. T. WINDLE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

Mark ETHRIDGE

目次

頁次

第一編：調查團工作的分析

A. 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問題	
(a) 安全理事會討論撮要	1
(b)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	2
B. 調查團的組織	
(a) 調查團的設置	2
(i) 代表	2
(ii) 聯絡代表	2
(iii) 秘書處	2
(b) 調查團議事方法	3
(i) 調查團的主席	3
(ii) 議事規則	3
(iii) 會議公開	3
(iv) 聯絡代表和調查團的關係	3
(c) 調查團的輔助機構	4
(i) 專家委員會	4
(ii) 調查隊	4
(iii) 起草委員會	4
(iv) 調查團輔助團的設置	5
C. 調查團的工作方法	
(a) 調查團的行程	6
(b) 調查團所聽取的證據的性質	6
(c) 聽訊證人的選擇	7
(d) 各方致送調查團的公文	8

第二編：調查團所獲證據的概觀

第一章 希臘控訴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運動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A節——控訴阿爾巴尼亞案及阿爾巴尼亞之辯訴

一. 難民的訓練

(a) 希臘控訴事項	8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9

二. 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

(a) 希臘控訴事項	11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11

三. 派遣游擊分遣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

(a) 希臘控訴事項	12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12

	頁次
四. 受傷游擊隊員的送入醫院	
(a) 希臘控訴事項	13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14
五. 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問題	
(a) 希臘控訴事項	14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14
B 節——控訴保加利亞案及保加利亞的辯訴	
六. 希臘一般控訴	14
七. 希臘所提關於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的控訴	15
八. 希臘所提關於調派游擊分遣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的控訴	15
九. 希臘所提關於受傷游擊隊員送入醫院的控訴	15
一〇. 希臘所提關於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保加利亞的控訴	16
一一. 保加利亞對於希臘控訴的辯訴	17
C 節——控訴南斯拉夫案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一二. 一般控訴	
(a) 希臘所提的一般控訴	18
(b) 南斯拉夫所提的一般辯訴	19
一三. 難民的訓練	
(a) 希臘控訴事項	20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21
一四. 招募難民加入游擊隊	
(a) 希臘控訴事項	22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23
一五. 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	
(a) 希臘控訴事項	23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24
一六. 派遣游擊分遣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	
(a) 希臘控訴事項	25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25
一七. 受傷游擊隊員的送入醫院	
(a) 希臘控訴事項	26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27
一八. 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南斯拉夫	
(a) 希臘控訴事項	27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27
第二章 希臘控訴鄰國干涉希臘內政，圖使若干部分領土（愛琴馬其頓及西塞拉斯）脫離希臘案： 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A 節——控訴保加利亞案	
一九. 希臘控訴事項	
(a) 控訴事項	28
(b) 希臘提出的證據	28

	頁次
二〇. 保加利亞的辯訴.....	28
B 節——控訴南斯拉夫案	
二一. 希臘控訴事項	
(a) 引述南斯拉夫方面的言論.....	29
(b) 證人的證言.....	30
二二. 南斯拉夫的辯訴.....	30
第三章 希臘控訴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挑動邊境事件案	
A 節——控訴阿爾巴尼亞案及阿爾巴尼亞的反訴與辯訴	
二三. 控訴阿爾巴尼亞案.....	32
二四. 阿爾巴尼亞的反訴與辯訴	
(a) 阿爾巴尼亞的反訴.....	32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32
二五. Trestenik 事件.....	33
二六. Tsolakis - Palamba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33
(b)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證據.....	33
二八. Likojan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33
(b)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證據.....	34
二九. Skipi (Kakavia-Radat) 事件	
(a) 引言.....	34
(b) 希臘提出的證據.....	34
(c)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證據.....	34
B 節——控訴保加利亞案及保加利亞的反訴與辯訴	
三〇. 希臘控訴保加利亞案.....	35
三一. 保加利亞的反訴與辯訴	
(a) 保加利亞的反訴.....	36
(b) 保加利亞的辯訴.....	36
三一a. 事件調查.....	36
C 節——控訴南斯拉夫案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三二. 一般控訴	
(a) 希臘提出的一般控訴.....	36
(b) 南斯拉夫的一般辯訴.....	37
三三. Surmena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37
(b) 南斯拉夫提出的證據.....	38
三四. Skra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38
(b) 南斯拉夫提出的證據.....	38

	頁次
三五. Idhomeni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39
(b) 南斯拉夫提出的證據.....	39
第四章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稱希臘內戰狀態及該國北部各區滋擾情事應由希臘現政權負責及希臘的答辯	
A 節——關於內戰狀態徧及希臘全境而不限於該國北部各區的控訴及希臘的辯訴	
三六.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控訴.....	40
三七. 希臘的辯訴.....	40
B 節——關於希臘民主人士被憲兵、正規軍及右翼隊伍迫害的控訴及希臘的辯訴	
三八.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提出的控訴.....	41
三九. 希臘的辯訴.....	43
C 節——關於少數民族(馬其頓人和揮人)被迫害為造成希臘緊張局勢的原因之一的控訴及希臘的辯訴	
四〇.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提出的控訴.....	44
四一. 希臘的辯訴	
(a) 揮族少數民族問題.....	46
(b) 馬其頓少數民族問題.....	46
第五章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訴希臘政府在各該國家邊境採取挑釁政策	
四二. 阿爾巴尼亞的控訴.....	47
四三. 保加利亞的控訴.....	48
四四. 南斯拉夫的控訴.....	49
四五. 希臘的辯訴.....	50
第六章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訴希臘政府對各該國家採取一種挑釁政策，在希臘境內維持若干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並支持此等國賊對阿、保、南三國所進行的顛覆活動。及希臘對這種聲訴的辯訴	
四六. 阿爾巴尼亞控訴事項	
(a) 阿爾巴尼亞的一般控訴.....	50
(b) 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庇護此三國家的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	50
(c) 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優待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	51
(d) 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懲遇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之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圖謀傾覆該三國政權.....	51
四七. 保加利亞控訴事項.....	52
四八. 南斯拉夫控訴事項	
(a) 南斯拉夫的一般控訴.....	52
(b) 南斯拉夫控訴希臘庇護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	52
(c) 南斯拉夫控訴希臘優待通敵國賊.....	53
(d) 南斯拉夫控訴希臘懲遇南斯拉夫通敵國賊對南斯拉夫採取敵對行動並挑啓釁端.....	54

	頁次
四九． 希臘對於被控在希臘領土內維持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並支持此等國賊對該三國進行顛覆活動各節的辯訴	
(a) 希臘對於被控庇護該三國戰爭罪犯與通敵國賊一節的辯訴	55
(b) 希臘對於被控優待此等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一節的辯訴	56
(c) 希臘對於被控慫恿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之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圖謀顛覆該三國政權有所陰謀一節的辯訴	56
第七章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訴希臘政府採取一種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實為對此等國家的一種挑釁，及希臘對這種聲訴的辯訴	
五〇． 阿爾巴尼亞控訴事項	58
五一． 保加利亞控訴事項	58
五二． 南斯拉夫控訴事項	59
五三． 希臘對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所控希臘採行擴張主義外交政策一節的辯訴	
(a) 答覆阿爾巴尼亞	60
(b) 答覆保加利亞	60
(c) 答覆南斯拉夫	60
第八章 英聯王國代表團所提出的保留	61
第九章 蘇聯代表團對於本報告書第二編所提出的保留	61
第三編： 結論	
第一章 結論	
A 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希臘境內的游擊隊	
五四． 導言	62
五五． 南斯拉夫	62
五六． 阿爾巴尼亞	62
五七． 保加利亞	63
B 節——馬其頓脫離希臘運動	63
C 節——不涉及協助希臘游擊隊的邊境侵犯事件	
五八． 導言	64
五九． 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	64
六〇． 希臘、保加利亞邊境	64
六一． 希臘、南斯拉夫邊境	64
D 節——希臘的內政政策與調查團的調查工作	65
E 節——領土主張	66
第二章 結論	
A 節——偏袒希臘的證人及其陳述	66
B 節——阿爾巴尼亞	69
C 節——保加利亞	71
D 節——南斯拉夫	72
E 節	75
F 節	77
G 節	79
H 節	82

	頁次
第三章 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編及第二編中的結論的態度	
A 節——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編中的結論的態度	83
B 節——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二編中的結論的態度	85
第四編：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末段規定提出的建議	
第一章 建議	86
第二章 各國代表團對於第四編第一章中的建議的態度	88

附 件

	頁次
壹. 調查團的組織	89
貳. 調查團工作隊	91
叁. 調查團及其工作隊傳訊之證人	99
肆. 調查團文件目錄	106
伍. 調查團及其工作隊之實地調查	128
陸.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 A 節的書面意見	131
B.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 A 節的書面意見	133
C.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 A 節的書面意見	137
D.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 A 節的書面意見	145
E.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的書面意見	150
F. 關於第二編第五章的書面意見	151
G.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	152
H.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	160
I.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	165
J. 關於第二編第五章的口頭陳述	174
K. 關於第二編第六章的口頭陳述	178
柒.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關於第二編第二章 A 節的書面意見	183
B.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 B 節的書面意見	183
C.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的書面意見	184
D.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 B 節的書面意見	184
E. 關於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	185
F.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及第二章的口頭陳述	185
G.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的口頭陳述	190
H.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的口頭陳述	191
I. 關於第二編第五章的口頭陳述	192
捌. 希臘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對第二編第一章 A 節的書面意見	194
B. 對第二編第二章 B 節的書面意見	196
C. 對二編第三章 B 節的書面意見	197
D. 對第二編第四章的書面意見	197
E. 對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	199
F. 關於希臘親斯拉夫族者的節略	202
G. 關於 Thesprotia 的 Chams 少數民族的節略	204
H. 關於第二編及第三編的口頭意見	209

	頁次
壹. 指控希臘之案件.....	209
貳. 希臘對巴爾幹三國的控訴.....	216
叁. 結論.....	218
玖.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對第二編第一章C節的書面意見.....	218
B. 對第二編第一章C節的書面意見.....	221
C. 對第二編第二章B節的書面意見.....	223
D. 對第二編第二章B節的書面意見.....	224
E. 對第二編第五章的書面意見.....	225
F. 對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	226
G. 對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	230
H. 關於第二編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	232
一. 人證與物證的分析.....	232
二. 希臘的內部情形.....	244
三 a. 希臘國內的南斯拉夫傀儡.....	257
三 b. 邊境事件.....	258
四. 結論.....	265
(a) 證據的檢討.....	266
(b) 第二編第一章.....	266
(c) 第二編第二章.....	269
(d) 第二編第三章C節.....	270
(e) 第二編第四章.....	270
(f) 第二編第五章.....	270
(g) 第三編第一章.....	270

第一編

調查團工作的分析

A. 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問題

(a) 安全理事會討論撮要

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內就希臘問題作了第三次的審議：這次因希臘代表依據憲章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於十二月三日要求安全理事會從早研討引致希臘與其鄰邦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摩擦的情勢。希臘政府控稱，希臘境內的游擊隊正自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獲得援助；若干羣人受了從事游擊活動的訓練並接獲外國協助。希臘政府提出了一件詳細備忘錄¹，以支持其要求。

安全理事會將此問題列入第八十二次會議議程，此項控訴於第八十二次至第八十七次會議（一

¹ 參閱 S/203（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希臘問題第一次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是由於蘇聯代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依據憲章第三十五條所遞送的一封信，內中控訴英國軍隊駐紮希臘實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安全理事會在第六次（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第七次（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第八次（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及第十次（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參閱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英文本）第二號（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第十四頁；第七號（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第八十七至第一〇二頁；第八號（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第一〇一至第一三八頁；第十號（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第一七二至第一七八頁。

希臘問題第二次引起安全理事會的注意是由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烏克蘭外交部長依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致理事會的一件電文，內中控稱，希臘政府的政策已在巴爾幹造成一種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安全理事會於第五十四次、五十七次、五十八次、五十九次、六十次、六十一、六十二次、六十四次、六十五次、六十六次、六十七次、六十八次、六十九次及七十次（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二十日）中討論了該問題。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下開各號（英文本）：第四號，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九頁；第五號，第一四五至第一四九頁；第五號，補編，附件八（S/137），第一五〇、第一五一頁；第六號，第一五三至第一五六頁，第一五七至第一七一頁；第七號，第一七三至第一九七頁；第八號，第二〇〇至第二一二頁；第九號，第二一四至第二五六頁；第十號，第二六〇至第二八一頁；第十一號，第二八四至第二九七頁；第十二號，第三〇〇至第三二一頁；第十三號，第三二四至第三四一頁；第十四號，第三四四頁至第三六四頁；第十五號，第三六五至第三九二頁；第十六號，第三九三至第四二二頁。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九日）中曾加討論²。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均被邀請參加討論，但無表決權。由於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非聯合國會員國，它們的參加經議定附有一項條件：為了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它們須於事先接受憲章所規定的和平解決的義務。這些義務經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加以接受³。

在安全理事會第八十五次會議上，希臘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又作了一些控訴性和反訴性的陳述⁴，於是美國代表提議，安全理事會在未作任何裁斷以前先行設立一個調查團負責查明有關所控侵犯邊境的事實，並有權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及南斯拉夫境內調查團認為必要的地區從事實地調查，同時將調查結果向安全理事會具報⁵。該決議草案經以墨西哥、波蘭及英聯王國代表的修正案加以變更和擴充後，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八十七次會議獲得一致通過⁶。

² 關於安全理事會的討論紀錄。參閱英文本 S/PV/82（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第二十七至第一五二頁；S/PV/83（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十七至第一〇〇頁；S/PV/84（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十六至第一〇〇頁；S/PV/85（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S/PV/86（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至第八十一頁；S/PV/87（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³ 參閱 S/160 及 S/161（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⁴ 復經提出大量文件。尤可參閱：S/133 及 S/133/Add.1（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S/203/Add.1（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S/215（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S/216（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S/218（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S/219（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S/221（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S/222（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S/AC/4/2。並請參閱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補編第十號英文本，第一六九至第一九一頁。

⁵ 參閱 S/PV/85 英文本第六十九至第七十頁。

⁶ 關於討論情形及修正案，參閱 S/PV/87 下開各頁（英文本）：（一）波蘭所提關於控訴所涉及的地區的修正案，第六十一至第八十八頁；（二）墨西哥及法蘭西所提關於委員會組織的修正案，第九十一至第一〇六頁；（三）波蘭及蘇聯所提關於受調查地區的修正案，第一一一至第一二七頁；（四）蘇聯所提關於限制代表團職員的修正案，第一二八至第一三〇頁，第一三一及第一三二頁；（五）波蘭所提關於希臘、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代表參加調查團工作問題的修正案，第一三七至第一五一頁；（六）英聯王國所提關於請調查團就防止騷擾情事演變擬具提案的修正案，第一五二至第一六五頁。

(b)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全文如下(S/AC.4/5)：

“鑒於希臘、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各國政府對於希臘北部沿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接壤地帶之紛亂情況，曾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口頭及書面陳述；此種情況，據理事會意見，在理事會試圖對於爭論之問題達成任何結論前，應先予調查：

“決議：安全理事會應遵照憲章第三十四條成立一個調查團，以便對於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接壤地帶傳稱之越界侵犯情事查明事實真相；

“調查團應由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年各理事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

“調查團最遲應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前前往有關地區，並將調查所得事實在可能範圍內早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調查團倘認為必要時，或經安全理事會請求，應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初步報告；

“調查團應有權在希臘北部進行調查，並由調查團斟酌需要將希臘其他部份，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各國境內若干地區列入調查範圍之內，俾便對於前述邊疆侵犯滋擾情事之原因及性質作明確之分析；

“調查團應有權請求各該國政府、官員及國民以及調查團認為必要之其他方面提供有關調查之情報；

“安全理事會應請秘書長函達上述各國有關當局以利調查團在各該國境內進行調查；

“調查團各代表應有權選派其所需要之職員襄助工作，且此外應由安全理事會請秘書長對調查團供應必要之職員及協助俾調查團得迅速切實執行其任務；

“邀請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各國政府各派代表一人，以聯絡員地位協助調查團工作之進行；

“應請調查團提具任何妥善之建議，以防止各該地區邊疆侵犯滋擾情事之重演。”

B. 調查團的組織

(a) 調查團的設置

安全理事會通過上述決議案後，聯合國秘書處隨即着手準備調查團工作之開展及交通事宜，同時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亦分別指派了代表。

(i) 代表

參加調查團的各國代表名單如下：

澳大利亞：Mr. John D. L. Hood，外務專員，倫敦
比利時：Lieutenant-General Maurice, Delvoie，前任陸軍武官，巴黎

巴西：Mr. Antonio Mendes Vianna⁷，巴西大使館一等祕書，馬德里

中國：金問泗先生，中國駐比利時大使

哥倫比亞：Mr. Francisco Urrutia，哥倫比亞駐比利時公使

法蘭西：Mr. Georges Daux，巴黎大學歷史學教授

波蘭：Mr. Jerzy Putrament，波蘭駐瑞士公使

敘利亞：H. E. Ihsan El-Sherif，敘利亞駐土耳其公使

英聯王國：Mr. R. T. Windle，英國工黨組織部部長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Mr. A. A. Lavrishev，外交部，莫斯科

美利堅合衆國：Mr. Mark Foster Ethridge, Courier Journal 及 Louisville Times 發行人⁸。

(ii) 聯絡代表

依照理事會決議案，希臘等四國政府分別委派下列聯絡代表參加調查團工作：

阿爾巴尼亞：Colonel Nesti Kerenxhi

保加利亞：Mr. George Kulishev，曾任外交部長

希臘：Mr. Alexander Kyrou，外交部長

南斯拉夫：Mr. Josip Djerdja，南斯拉夫駐阿爾巴尼亞公使。

(iii) 祕書處

調查團祕書處計有人員二十七名，由 Colonel A. Roscher Lund 以主任祕書資格主持，另有副主任祕書一名，——由 Mr. G. Gottesman 擔任——

⁷ General Santos 因病未能供職。

⁸ 調查團全體團員名單見附錄一。

及助理秘書三名。調查團與報界的聯絡事宜由秘書處新聞專員 Mr. Stanley Ryan 負責處理。尚有正式攝影師一人，照相員一人及行政專員、傳譯員、司書、會議紀錄員、速記員各若干人。此外秘書處又在希臘添雇熟諳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等語文的傳譯員若干人以應需要⁹。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境內，通曉那些語文的傳譯員由各該國政府供給。

(b) 調查團議事方法

(i) 調查團的主席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調查團在雅典舉行的首次會議係由調查團主任秘書擔任主席¹⁰，因為主席問題待至一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會議纔有決定。調查團決定採取按英語字母次序輪流擔任主席職務原則，每一主席任職一星期。主席在旅行期間不移交職務，直至調查團於新基地舉行第一次會議前，始為之。復經決定：主席於擔任調查團主席期間，得指定本國代表團另一團員充任本國代表。

(ii) 議事規則

調查團第一次會議議定以法文及英文為應用語文，但任何代表得以聯合國任何一種正式語文發言。

在操法語的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和若干個人及非政府團體發言期間，為節省時間計，英語翻譯經予放棄，因為以英語撰擬的書面陳述業已備妥並經分發與各代表團。

調查團決定無需製訂書面議事規則；雖無此種規則，但只要調查團能有效地執行其職務，便不應使用此種規則，事實上在調查團工作期間並未使用該項規則。可是調查團主席在撮述各項爭議時，時常覺得宜徵詢全體代表意向，藉以確定全團的立場¹¹。

調查團的其他議事方法是根據安全理事會的辦法用為慣例而確立的。例如任何一次會議臨時議程的第一項目是通過秘書處商同主席所擬訂的議程。經確定：調查團每一團員在調查團職權範圍內有權將任何項目提請列入任何一次會議的臨時議程中。

⁹ 參閱 S/AC.4/SR/9 英文本，第五頁。二月五日調查團第九次會議決定，巴爾幹語文傳譯員應宣誓效忠聯合國，雖然這種辦法不一定實行。

¹⁰ 參閱 S/AC.4/SR/1 英文本，第一頁及以下各頁，又 S/AC.4/SR/2，英文本，第一至第八頁。

¹¹ 參閱 S/AC.4/SR/3 英文本，第五頁。又參閱 S/AC.4/SR/80 英文本，第六頁中的討論。

(iii) 會議公開

調查團全體團員一致同意：除調查團另有決定外，宜舉行公開會議¹²。

調查團又曾舉行非公開會議，討論程序問題，散會後由秘書處新聞專員發佈公報。此外，新聞專員曾代表秘書處向成功湖秘書處致送了一件摘述調查團工作的新聞稿。嗣後由於一次在日內瓦舉行的會議的決定，新聞公報須經調查團主席或起草委員會主席核准後方能發佈¹³。

(iv) 聯絡代表和調查團的關係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和南斯拉夫的聯絡代表和調查團的關係經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會議加以討論¹⁴。依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決議案，調查團決定聯絡代表應參加調查團的一切公開會議；並應邀請彼等參加工作。二月五日調查團第九次會議決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及南斯拉夫的聯絡代表得在與安全理事會審查希臘控訴案期間各該國代表參與理事會討論的相同的條件下，參加調查團的討論。事實上調查團允許聯絡代表充分參加公開會議的討論，他們曾質詢證人，發表聲明，就調查團所審議的問題提供論據。在傳詢證人一事上，調查團團員的發問次序優於聯絡代表。

調查團的調查隊也採用了同樣辦法。經認為必要時，聯絡代表也參加調查團和專家委員會的非公開會議。聯絡代表不僅向調查團提供大批文件，且應調查團之請，就調查方法、視察處所及調查團應聽詢的證人等事宜，提出建議。聯絡代表應調查團之請得參加非公開會議這種辦法，雖在原則上經各方同意，但很少付諸實行。

¹² 參閱 S/AC.4/SR/2 英文本，第三及第四頁。有關新聞界的其他資料，可參閱 S/AC.4/SR/9 英文本，第五頁；S/AC.4/SR/17 英文本，第一及第二頁；S/AC.4/SR/19 英文本，第一頁；S/AC.4/SR/49 英文本，第二頁。關於新聞稿一事，參閱 S/AC.4/Press/1 及以次各號。

¹³ S/AC.4/SR/76A，英文本，第三頁（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¹⁴ S/AC.4/SR/2 英文本，第五及第六頁。又參閱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第九次會議的討論，S/AC.4/SR/9 英文本，第七及第八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第十次會議，S/AC.4/PV/10；及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第十一次會議，S/AC.4/SR/11 英文本，第一至第三頁。關於安全理事會中的討論情形，參閱 S/PV/87 英文本，第一三七至第一六一頁。

(c) 調查團的輔助機構

為了迅速有效處理工作起見，調查團設置了若干輔助機構，即：

- (一)專家委員會；
- (二)調查隊；
- (三)起草委員會；
- (四)調查團輔助團。

(i) 專家委員會

專家委員會是依據調查團在二月一日和三日舉行的第四和第五次會議的討論結果而設置的¹⁵。調查團團員在工作的早期，就已覺得有設置一種小型機構的必要，負責就調查團的工作計劃，各方向調查團致送的公文的審閱及安排日期邀請證人前來陳述等事項向調查團提具建議。經議定，該委員會不得為“指導委員會”，祇得處理調查團所提交的特定事項。

專家委員會在初期非由各國主要代表組成，而係由哥倫比亞、波蘭、英聯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美利堅合眾國的代表團代表組成。在該時期，主任秘書通常為該委員會的主席並為向調查團提具報告的報告員。有時調查團主席亦出席那些會議，並充任委員會的主席。

專家委員會在二月三、五、十、十三及十五日曾先後舉行會議六次。會議完全是非正式的，其建議經報請調查團裁決¹⁶。

調查團於到達塞羅尼加 (Salonika) 後，為了進一步加速處理事務起見，於二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三次會議上決定改組專家委員會。經同意此後專家委員會應由其時出席該委員會的各代表團團長連同調查團現任主席組成，並由其擔任專家委員會主席。根據此項辦法，專家委員會可擬訂一切詳細的工作辦法和預定計劃，並得向調查團提出建議。¹⁷三月四日專家委員會議定法蘭西代表亦應充任專家委員會的委員¹⁸。

¹⁵ 參閱 S/AC.4/SR/4 英文本，第一至第七頁；S/AC.4/SR/5，英文本，第一及第二頁。

¹⁶ 關於該項建議及調查團所作有關決定的紀錄，參閱 S/AC.4/SR/8，英文本，第一至第六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S/AC.4/SR/14，英文本，第二至第五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S/AC.4/SR/19，英文本，第一至第六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S/AC.4/SR/25，英文本，第七至第八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S/AC.4/SR/26，英文本，第一至第六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

¹⁷ 參閱 S/AC.4/SR/33A，第二頁。

¹⁸ 參閱 S/AC.4/SR/42，第一至第三頁。

改組後的專家委員會頗能有效地展開工作，並曾舉行多次會議，計劃調查團的工作。細節由該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負責擬定；小組委員會的構成人員為英聯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利堅合眾國及法蘭西等國的首席代表的代表，並由調查團現任主席的代表充任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小組委員會不僅籌辦聽證人事宜，並且還起草實地調查的計劃與行程。

小組委員會在選擇證人與計劃實施視察旅行方面，與四聯絡代表密切合作，並在斟酌該四代表意見後始提出建議¹⁹。這些建議經專家委員會核定後提請調查團裁決。有一次專家委員會曾授權小組委員會訊問證人²⁰。

四月十二日調查團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七十四次會議依據澳大利亞代表的建議，決定：專家委員會既已完成其任務，應予解散²¹。

(ii) 調查隊

調查團迅即明白：為了使調查地區儘量擴大、聽詢的證人人數儘量增多，調查團必須派出調查隊，俾主要機構於雅典、塞羅尼加、索菲亞及伯爾格來得總處工作時，此等調查隊得執行其任務。此等調查隊成員的數目與組織各不相同，係由各聯絡代表團代表及秘書處所派必要職員所組成。派往實地調查的第一隊係由秘書處一職員擔任主席，但所有其他各隊係由一主要代表擔任主席。調查團在大體上決定了各調查隊的行程和應聽詢的證人的種類。

附件二內載有調查團所設七調查隊工作的報告，包括它們的組織、行程及向它們作證的證人名單。

(iii) 起草委員會

調查團三月二十一日第五十八次會議決定設置兩起草委員會，負責草擬其報告書²²。

¹⁹ 聯絡代表的意見散見最初發表的陳述和嗣後的來文中。來文載見 S/AC.4/65,67 (Rev.1-3)，英文本，第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三、七十六、七十八、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五、九十九、一〇三、一一一……等頁。許多私人及私人組織亦曾要求給予陳訴意見的機會。

²⁰ 參閱 S/AC.4/SC.1/1; S/AC.4/W/3。此項調查係向 Iordanis Xervas 及 Ioannis Petsas 進行；所關涉的事件為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前往調查團作證的 Eustathios Valtadoros 的拷問控案。

²¹ 參閱 S/AC.4/SR/74，英文本，第一至第三頁。

²² 參閱 S/AC.4/SR/58，英文本，第一至第三頁。

第一個委員會係由中國代表金問泗先生擔任主席，負責起草本報告書第一編；第二個委員會係由哥倫比亞代表 Mr. F. Urrutia 擔任主席，負責撰擬第二編及第三編。

經擬定：除遇有需要聽取聯絡代表的意見的情形外，兩起草委員會的會議應不公開舉行。再者，復經議定，聯絡代表得就起草委員會所擬報告書稿本以書面或於公開會議中以口頭向調查團提出意見。嗣後調查團曾舉行非公開會議，審查聯絡代表對該報告書的意見²³。

澳大利亞、比利時及英聯王國代表意欲將下述一節記錄在卷：他們反對在將調查團報告書提送安全理事會前公布他們和聯絡代表討論所得的結論²⁴。

(iv) 調查團輔助團的設置

調查團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三日舉行的第五十八次及第六十次會議上，曾討論在調查團於日內瓦撰擬報告書期間在希臘境內留置一“邊境隊”問題，但未能達成協議該項提案嗣經撤回²⁵。美國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了一件同樣的提案，經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十日、十四日及十八日舉行的會議加以討論，並通過了如下決議案²⁶。

“決議：在安全理事會未作新決議以前，依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成立之調查團應於關係地帶留置一輔助團，由每一團員國指派代表一名組成之，藉以繼續履行該調查團依其任務規定而指定之職務。”

安全理事會該項決議案經調查團先後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及五月五日第七十七次至第八十次及第八十四次會

議加以討論²⁷。依照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調查團於四月三十日設立了一個輔助團，由調查團每一團員國各派代表一名組成，每一代表之隨員以一名為限²⁸。

總處設在塞羅尼加的輔助團如經“決定有必要，或依照調查團或安全理事會的指示”，“具有在希臘北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執行其職務的權力”。輔助團的議事程序符合調查團的先例和慣行辦法。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聯絡代表均與輔助團保持聯繫，“以協助其工作”，每一聯絡代表的隨員以一人為限。

除非嗣後經調查團或安全理事會修改，輔助團的任務規定以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所載者為準，並附有下列各項條件：

一。輔助團須調查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以來所發生而引起其注意的事件；

二。凡調查團已可或原可利用的證據，輔助團不予聽取；

三。除輔助團有正式決定外，不調查任何事件，亦不聽取任何證據。

除另有指示外，輔助團應將其報告書致送調查團。

輔助團秘書處是依據一種假定設置的：一個時候只能要求它為一個機構工作；該處置有秘書一人，助理秘書一人，行政專員一人，會議記錄員一人，翻譯員一人及速記員四人。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對於頒給輔助團的指示的第二段和第三段，表示異議——該兩段係規定輔助團的權限和職掌。它又提議增添一段，內中規定一俟調查團結束，該輔助團的活動亦隨而終止，並提出保留，經載入簡要紀錄中²⁹。同樣，波蘭代表對於指示的第二段也表示反對；他保留波蘭政府於安全理事會就調查團的報告書作一般討論後採取關於輔助團的最後立場的權利³⁰。

²⁷ 參閱 S/AC. 4/SR/77，英文本，第一至第六頁；S/AC. 4/SR/78，英文本，第一至第十二頁；S/AC. 4/SR/79，英文本，第一至第十頁；S/AC. 4/SR/80，英文本，第一至第十頁；S/AC. 4/SR/81，英文本，第一至第六頁；S/AC. 4/PV/84，附件一，英文本，第一至第三頁；S/AC. 4/PV/84—I，英文本，第一至第十八頁；S/AC. 4/PV/84-II，英文本，第一至第十一頁。

²⁸ 參閱 S/AC. 4/255。

²⁹ 參閱 S/AC. 4/SR/79，英文本，第三至第五頁，及附件二，英文本，第十一頁。

³⁰ 參閱 S/AC. 4/SR/80，英文本，第五及第八頁。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聯絡代表來函表示反對參加輔助團，經調查團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第八十四次會議決定此事不在其職權範圍之內，遂將該函移送安全理事會³¹。希臘聯絡代表宣稱，希臘政府願意參加輔助團的工作。

同時，輔助團團員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及十日離日內瓦前往塞羅尼加着手工作。

C. 調查團的工作方法

(a) 調查團的行程

調查團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集合於雅典，在一月三十日與二月十八日之間舉行了三十二次會議。

調查團在希臘境內的第二個主要工作地點設在塞羅尼加，曾在該地舉行了二十八次會議——第三十三次至第六十次，自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二日。

在三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期間，調查團的多數團員曾在塞羅尼加以外各地實地旅行若干次。三月十五日調查團視察了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的 Mouries 部分，其目的在研究 Sourmena 事件。三月十六日調查團繼續乘火車至 Doiran，進入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境內，分別詢問 Strumitsa 及 Petrich 兩地的證人。三月十八日，調查團前往 Axioupolis 及 Skra 研究 Skra 事件的第一時期。三月十九日調查團前往 Idhomeni 及 Gevgeli (Djevdjelija)³²。

調查團的多數團員於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離塞羅尼加前往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即在該地於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之間舉行了六次會議。調查團然後前往南斯拉夫的伯爾格來得，即在該地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之間舉行了七次會議。

經議定：調查團應於瑞士日內瓦撰擬其報告書，並於該地結束其工作。第一次會議於四月七日舉行³³。

³¹ 參閱 S/AC. 4/PV/84—I，英文本，第二及第三頁，第十五及第十六頁；S/AC. 4/PV/84—II，英文本，第二至第十一頁。又參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阿爾巴尼亞(S/AC. 4/252)及南斯拉夫(S/AC. 4/253)來函，及同年五月六日保加利亞來函(S/AC. 4/256)。

³² 參閱 S/AC. 4/241，英文本，第一至第三頁。

³³ 參閱 S/AC. 4/SR/79，英文本，第一至第二頁。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安全理事會第一百三十三次會議決定：調查團中各國代表團首席代表或其副代表應前往成功湖以便於安全理事會審查調查團報告書時列席會議。調查團指派哥倫比亞代表為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的報告員³⁴。

(b) 調查團所聽取的證據的性質

調查團在其工作期間收到了各種證據，有的是證人所提出的直接證據，有的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南斯拉夫政府聯絡代表所提出的書面及口頭陳述；個人及應邀列席調查團會議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亦曾提出各種證據。

各國聯絡代表按下列次序向調查團各作首次發言：

Mr. Kyrou (希臘)，二月六日，第六次會議(S/AC. 4/18)；二月十七日，第二十七次會議(S/AC. 4/PV/27，附件一)；

Mr. Kulishev (保加利亞)，二月六日，第十次會議(S/AC. 4/PV/10)；二月十七日，第二十七次會議(S/AC. 4/PV/27)；

Col. Kerenxhi (阿爾巴尼亞)，二月七日、八日、十日，第十二次、第十三次、第十五次及第十六次會議(S/AC. 4/PV/12, 13, 15, 16)；二月十七日，第二十七次會議(S/AC. 4/PV/27)；

Mr. Djerdja (南斯拉夫)，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第十八次、第二十次、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次、第二十三次及第二十四次會議(S/AC. 4/PV/18, 21-24)；二月十七日，第二十八次會議(S/AC. 4/PV/28，附件一)。

下開個人及組織曾陳述意見：

Mr. Michael Kyrkes (民族解放陣綫)，二月十七日，第二十八次會議(S/AC. 4/PV/28；S/AC. 4/56)；

Mr. Papparigas (勞工總聯盟)，二月十八日，第三十次會議(S/AC. 4/PV/30；S/AC. 4/60)；

Mr. Elie Tsirimokos (人民民主聯盟，社會黨)，二月十八日，第三十次會議(S/AC. 4/PV/30)；

³⁴ 參閱 S/AC. 4/SR/84 (2)，英文本，第三至第四頁。

General N. Grigoriades (左派自由黨)，二月十八日，第三十一次會議 (S/AC.4/PV/31; S/AC.4/31, 附件一)；

Mr. Heracles Petimezas (泛希臘民主同盟聯合會)，三月三日，第四十一次會議 (S/AC.4/PV/41; S/AC.4/86)；

Mr. Elias Dimitriades, Mr. Denis Christakos 及 Mr. Rodocanakis (希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內戰受害者及人質聯合會，三月三日，第四十一次會議 (S/AC.4/PV/41)；

Mr. Constantin Philmis, 泛希臘青年統一組織，三月三日第四十一次會議 (S/AC.4/PV/41, 附件)；

Prof. Spyridon Dontas, 雅典大學校長，三月三日，第四十一次會議 (S/AC.4/PV/41, 附件)。

調查團在雅典期間的工作事實上大半限於聽取此種陳述。調查團多數團員在塞羅尼加的工作，主要是訊問希臘政府和調查團所提出的證人。此種聽訊始於二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四次會議)，終於三月十三日 (第五十七次會議)。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的一週中，當調查團在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邊境從事實地視察旅行時，一調查隊完成了訊問證人的工作，內中包括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所提議的那些證人。

調查團在索菲亞及伯爾格來得會議中，分別訊問了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所提出的證人。在那些國家中，調查團又應希臘聯絡代表之請，聽訊了他所提出的若干證人。

(c) 聽訊證人的選擇

調查團及其輔助機構顯然不能聽訊所有意欲向其表示意見的人。調查團同樣不能聽訊聯絡代表向其提名的一切證人。因此必須選擇應予訊問的證人。秘書處訪問了許多個人，並審查了各方致送的函件，以期從事可能的聽訊。專家委員會於研究了此一問題後，就意欲向調查團陳述意見的個人和組織，向調查團提出了建議。

二月五日調查團第九次會議決定³⁵：應知照任何個人或組織，將其陳述限於“對調查團任務的達成可能有相當裨益的各項論點”。就著名組織而言，

³⁵ 參閱 S/AC.4/SR/9, 英文本，第一至第四頁。復經議定：書面及口頭陳述，均可提出。

在准予聽訊前無須作初步調查。原則上，此種程序如次：(一)一切關於聽訊的請求均交專家委員會審查；(二)該委員會無任何譴責的權力，須查明此等以前未嘗聞知的團體的地位及宗旨。

這個問題³⁶經二月七日調查團第十四次會議作了進一步的討論，其時專家委員會就下述事項請調查團予以指示：(一)調查團在接受聽訊的請求前，組織與個人應滿足的條件；(二)調查團所需關於請求聽訊的組織與個人的情報。最後經議定：除無論如何調查團總得聽訊的著名重要組織外，關於該組織的地位的情報應致送秘書處，藉便調查團決定應予以聽訊。復經議定：遇有一組織係數組或數黨的同盟，調查團只須聽詢一個代表的陳述。調查團又議定在考慮各組織、各個人請求調查團聽訊前致送彼等的函件措辭。該函的要點為：陳述必須限於調查團正在審議且經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明確規定的問題。該決議案副本一份隨附該函³⁷。

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調查團雖然有權請政府官員——包括內閣級的部長——作證，但它在事實上並沒有對閣員行使這種特權³⁸。

調查團在初期會議中，曾以長時間討論是否有權非正式地、不公開地請求希臘政府停止執行死刑的判決³⁹。二月六日調查團第十一次會議決定將此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核議⁴⁰。調查團爰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發一電報，內中請求：

“請安全理事會立即處理此事，並指示本團要求希臘政府暫緩執行政治犯之死刑一舉是否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全理事會所通過決議案之任務規定範圍以內。查該決議案曾於其他事項以外授權調查團邀請任何國家之國民供給有關其所調查事項之情報。本團並將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呈此事請其就本團所採取之措施及程序有所指示一節，知照希臘政府。”

³⁶ 參閱 S/AC.4/SR/14, 英文本，第一至第五頁。

³⁷ 作為一種一般指導，秘書處依據下述各項，就組織的標準擬訂了一種簡短的大綱或問題單提送專家委員會：(一)組織或個人在希臘輿論中的地位；(二)組織的成員及歷史背景；(三)宗旨與活動；(四)聲名卓著的成員；(五)對於調查團工作大概會有的貢獻；(六)蒐集上述情報時可諮詢的情報來源。

³⁸ 參閱四月一日在伯爾格來得舉行的第六十九次及第七十次會議的討論情形，S/AC.4/PV/69, 英文本，第一至第二十九頁；S/AC.4/PV/70, 英文本，第一至第十頁。

³⁹ 參閱 S/AC.4/SR/8, 英文本，第二頁。

⁴⁰ 參閱 S/AC.4/SR/11, 英文本，第三至第十一頁。

安全理事會於二月十日討論了這個問題，二月十一日⁴¹ 調查團第十九次會議⁴² 時曾聽取了理事會的決定。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宣稱，根據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行事的調查團並未被授權向希臘、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主管當局提出暫緩執行任何人員死刑的請求，除非該團具有理由相信傳喚此種人員作證加以訊問可有裨該團之工作時，乃得根據此種理由提出請求⁴³。

依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的決議案，調查團的一隊盤問了約計十四個被定了罪的

人，以期確定他們有無有價值的證據可向調查團提出。隨後調查團聽詢了若干人，調查隊也聽詢了若干人。

(d) 各方致送調查團的公文

調查團收到了代表、聯絡代表、私人及非政府組織的來函。代表和聯絡代表的來文經予複製後分發。但私人及非政府組織的來文過多，以致無從複製分發。秘書處僅僅將這些來文歸入檔案中，並分發清單，藉供調查團參考和利用。各代表團自可任意查閱此種案卷，且可利用其中所有彼等認為適宜的那些資料⁴⁴。

第二編

調查團所獲證據的概觀

第一章. 希臘控訴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運動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A 節——控訴阿爾巴尼亞案及阿爾巴尼亞之辯訴

一. 難民的訓練

(a) 希臘控訴事項

希臘政府在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中稱，現有若干羣人正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受訓，以便將來在希臘境內從事游擊活動（S/203，英文本，第三頁）。安全理事會曾審查此種控訴（S/PV/83，英文本，第五十六頁），希臘聯絡代表在調查團中稱：“Rubig 在底拉那之北，與小鎮 Lesh 相去不遠，據許多方面的陳述，該地被用作巴爾幹游擊戰高級學校的預備軍事訓練中心”（S/AC.4/PV/27，英文本，第七頁）。

阿爾巴尼亞政府在安全理事會上（S/PV. 84，英文本，第十六頁及以下各頁）及調查團會議上（S/AC.4/PV/27，英文本，第三至第四頁；S/AC.4/PV/12，英文本，第二至第三頁）否認此等控訴。

⁴¹ 參閱 S/PV/101，英文本，第一至第二十頁。關於調查團的電報全文，參閱 S/AC.4/Press/8，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⁴² 參閱 S/AC.4/SR/17，英文本，第二頁（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S/AC.4/SR/19，英文本，第三頁。

⁴³ 參閱 S/PV/101，英文本，第一至第二十頁。

希臘政府提出證據證明：Varkiza 協定成立後，希臘共產黨黨員或希臘人民解放軍同志勸告許多曾經加入解放軍的人們前往阿爾巴尼亞，藉以避免希臘國家主義者的軍隊的迫害。Georghios GATSIOS 在其供詞中稱，由於畏懼因暗殺其堂兄而被捕，他接受了該黨黨員 Petritis 的提議，前往阿爾巴尼亞，以便獲得協助並避免遭受國民軍的追趕（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十八頁），Georghios ZAFIRIS 在其供詞中稱，他村中共產黨首領告訴他說，他會被希臘當局所迫害，因此勸他離開，前往阿爾巴尼亞。Zafiris 受勸遂逃往阿爾巴尼亞（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七頁）。

Zafiris 在其向調查團所作證言中稱：“我們負責的教導委員會告訴我們將有迫害。我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因為五月一日我便前往阿爾巴尼亞”（S/AC.4/PV/39，英文本，第五頁）。

Christos ZOI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三頁）及 Thomas ZAHO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〇頁）在其供詞中稱，一九四五年二月 Varkiza 協定成立後，他們奉

⁴⁴ 參閱 S/AC.4/NC/1，及以次各號。

命前往阿爾巴尼亞。Fotios KONTOPANOS 說：“我們在（前往 Rubig 的）路上得到與阿爾巴尼亞當局合作的共產黨聯絡員所給予的便利（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五十八頁）到第一 A 隊作證的 Ioannis TSOKLAROTOULOS（S/AC.4/SC.2A/SR/4，英文本，第七頁）及 Dimitrios STAMENIS（S/AC.4/SC.2A/SR/4，英文本，第十六頁）認明這些共產黨聯絡員中有些是希臘人。Stavros KENTROS 說，他聽說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游擊隊首領 Leonidas Raptis 在阿爾巴尼亞，從底拉那及其他地方徵集青年組成一隊（S/AC.4/SC.2A/SR/11，英文本，第五頁）。Nikolaos TSIPIS 在作證時稱，大約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至八日間，他和 Raptis 從底拉那回返希臘（S/AC.4/SC.2A/SR/11，英文本，第九頁）。據 Kentros 稱，一九四六年八月保安團人員 Captain Ioannis Panos 曾於阿爾巴尼亞 Longos 向一羣希臘難民演說；他又說“後者在演說中指出希臘的命運須視三事而定：（一）全民表決，（二）政體，（三）革命。他說今日我們希臘境內的戰友正在以鐵武器作戰，黨命令我們前去增援他們。如果任何人不服從黨的這個命令，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律便要向他執行；人人必須知道阿爾巴尼亞不是一片遊手好閒者的土地，而是戰士的藏身所，他們由於意外的環境，不得不越過邊境。那些爲了種種理由留在這裏討論或批評該項隊伍的人們是不得進入阿爾巴尼亞的。他於是請我們都參加隊伍”（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五十二頁）。ZAFIRIS 的供詞也提供了同樣的證據；據人說，一九四五年十月有人民保安團的阿爾巴尼亞籍官員一人曾訪問 Rubig，並向居民們稱，在 Hodja 和狄托的協助下，希臘很快就要建立一種人民民主政體（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八頁）。

據三個希臘籍證人稱，在 Rubig 的一個營中，曾進行軍事訓練，後據他們所作各種不同的估計，一九四五年十月，有二百名至四百名希臘難民移送至 Bulkes 的南斯拉夫營中（GATSIO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二頁；S/AC.4/PV/34，英文本，第二十二頁；S/AC.4/PV/35，英文本，第三、四、五頁；KONTOPANO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五十八頁；S/AC.4/PV/45，英文本，第十、十一頁，及 ZAFIRI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七頁；S/AC.4/PV/38，英文本，第十九頁）。希臘政府將一本據稱是在 Rubig 以希

臘文撰寫的軍事手冊提交調查團（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七頁）。據 GATSIOS 稱，軍事手冊所用紙張係阿爾巴尼亞新聞部所供給，並係由阿爾巴尼亞外交部供給的滾筒油印機所印製（S/AC.4/PV/34，英文本，第二十一頁）。KONTOPANOS 在調查團作證時，曾敘述傳稱的軍事訓練的組織和方案；他說他是一九四五年七月或八月間在 Rubig 撰擬手冊的前任希臘人民解放軍軍官委員會的一份子（S/AC.4/PV/34，英文本，第十至第十四頁）。GATSIO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二十一頁；S/AC.4/PV/35，英文本，第三頁）及 ZAFIRIS（S/AC.4/PV/38）於作證時，也曾謂設在 Rubig 的軍事訓練學校及軍事手冊皆確有其事。他們說，他們曾獲得實際的和理論的軍事訓練，並以步槍，機關槍及迫擊砲實習。據 GATSIO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二十一頁）及 ZAFIRIS，（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〇八頁，S/AC.4/PV/38，英文本，第十九頁）稱，Rubig 的難民曾經常獲得政治訓練。GATSIOS 稱，各項講授着重指出希臘共產黨的職責，在確保民族解放陣線主義的勝利；他又說“八月間阿爾巴尼亞軍事當局曾借給我們五十公釐迫擊砲一尊，義大利機關槍一挺。Gherasimos Maltezos（化名 Tzoumerkiotis）向該營五十人左右教授此等武器之用法計約十五日，其後此等武器即被送回阿爾巴尼亞人”（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二十一頁）。

（b）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據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由於希臘當局的迫害和恐怖措施，約有二萬三千名希臘人逃往阿爾巴尼亞（S/AC.4/PV/16，英文本，第三頁）。

Zois 在向第一A隊作證時就他何以離開希臘一問題答稱：“我們是在 Varkiza 協定成立後離去的。我們恐遭國民軍毆打或拘禁。老百姓都說這是國民軍士兵的慣行。事實上當我們離開時，國民軍還沒有到那裏，但這就是我所以離開的原因”（S/AC.4/SC.2A/PV/21，英文本，第八頁）。

當第一A隊盤問 ZAHOS 關於其供詞中他奉命離開阿爾巴尼亞一節時，他答稱並未奉到此種命令（S/AC.4/SC.2A/SR/11，英文本，第十八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就他方所提支持希臘控訴的證據，發表如下意見：

(i) TSOKLARPOULOS 在供證中稱他曾在 Biglista 附近逗留四日 (S/AC.4/SC.2A/SR/4, 英文本, 第六至第七頁), 可是他在摘要陳述中稱, 他在 Biglista 附近住了八日。

(ii) KENTROS 在向第一 A 隊口頭作證時稱,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他曾遇見 Dringos, Dringos 並告訴他, Raptis 仍在阿爾巴尼亞, 從事組織一個隊伍 (S/AC.4/SC.2A/SR/11, 英文本, 第五頁)。嗣後 Kentros 稱六月十三日 Raptis 是在希臘境內, 而且是從 Longos (阿爾巴尼亞境內) 進入希臘的。

(iii) 該組其他八人, 包括與 TSIPIS 同時被捕的 Raptis 在內, 在受審問——審問後即判決——時宣稱, 他們從未到過阿爾巴尼亞 (S/AC.4/SC.2A/SR/11, 英文本, 第十一頁)。再者, 底拉那地方並無一個叫作 Hotel Metropole 的旅館, 然據 Tsipis 供稱他前住在那個旅館, 費用係由人民保安團負擔 (S/AC.4/SC.2A/SR/11, 英文本, 第十二頁)。

(iv) 各證人對於在 Rubig 的人數有各種不同的估計: Gatsios 說有二百人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十九頁); Kontopanos 說有三百人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五十八頁)。Zafiris 在其供詞中稱有三百五十人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十頁), 但他在調查團作證時則稱有四百人 (S/AC.4/PV/38, 英文本, 第十九頁)。

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聯絡代表對於 Kontopanos, Gatsios 和 Zafiris 證詞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他們指出那些證人的供詞和口頭證詞之間有下列幾個差異點:

(i) KONTOPANOS 在其供詞中祇稱, 他們在 Rubig 是按照軍事方式被武裝和組織起來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五十八頁), 可是他向調查團作證時提供了有關組織一個軍事學校的細節 (S/AC.4/PV/34, 英文本, 第十至十一頁)。

(ii) GATSIOS 在其供詞中說, 在 Rubig 的主要事情是每晨上政治課一、二小時, 但他從未去上過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二十一頁)。他向調查團作證說, 一九四五年五月他被編入軍事訓練學校第三班, 先在沙盤上做練習, 後被派往麵包製造所工作 (S/AC.4/PV/35, 英文本, 第三至第四頁)。

(iii) ZAFIRIS 在其供詞中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〇七頁) 未提及軍事訓練, 可是在向調查團作證時却提供了一個訓練學校的全部細節, 但關於該校的班數一點, 和 Gatsios 的證詞不同 (S/AC.4/PV/38, 英文本, 第十九頁)。

和 Kontopanos, Gatsios 及 Zafiris 同時在 Rubig 的 ZAHOS 於作證時否認希臘白皮書第一卷 (英文本, 第一一〇頁) 中所載他的陳述, 並向第一 A 隊宣稱, Rubig 地方並未供軍事或政治訓練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一〇頁; S/AC.4/SC.2A/SR/11)。他說他的第一次供詞是被脅迫而為的。

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又就關於 Rubig 訓練手冊的證據指出下列各項矛盾之處:

(i) GATSIOS 聲稱該項手冊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或八月間出版的, 而自稱為該書作者之一的 KONTOPANOS 却說“該書是在 Rubig 出版的。我想那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或八月間。我不敢斷定說究竟是一九四五年抑是一九四六年”。ZAFIRIS 說, “在我逗留在 Rubig 的最後一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 一本關於軍事規章的書編製好了” (S/AC.4/PV/38, 英文本, 第十九頁)。

(ii) 希臘白皮書第一卷所載的供詞, 沒有一個提到 Rubig 手冊。

(iii)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曾就製麵包者 Gatsios 所悉有關 Rubig 手冊的細節表示意見, 可是作者之一的 Kontopanos 却不知道出版手冊的技術方法。

有一次 Gatsios 於敘述其關於 Rubig 手冊的情報來源時稱: “我知道這些細節, 因為我和另一個綽號 Spartacos —— 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 的書記同住, 他曾往底拉那取紙張並參加出版事宜; 他親自告訴我這些細節” (S/AC.4/PV/34, 英文本, 第二十一頁)。後來 Gatsios 說: “在 Rubig 營中, 他們組成了若干組, 共同討論每一組所做的工作, 並就他們工作的進度告知大家。這就是他怎樣會知道這本軍事書如何寫成和如何出版的原因, 他又向他們詳細報告了他自己的工作” (S/AC.4/PV/34, 英文本, 第二十七頁)。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阿爾巴尼亞外交部所設的 Rubig 營調查團向第一 A 隊提出了一件報告書 (S/AC.4/SC.2A/21)。該報告書附有證人的供詞並載有一項結論, 即希臘難民在營中從未攜帶武器, 亦從未受軍事訓練。

二．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

(a) 希臘控訴事項

希臘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控稱，阿爾巴尼亞以武器與供應品供給希臘境內的游擊隊（S/203，英文本，第三頁；S/PV/83，英文本，第五十一頁）。希臘聯絡代表復向調查團重申此項控訴（S/AC.4/18，英文本，第四頁）。該項控訴經阿爾巴尼亞代表向安全理事會（S/PV/84，英文本，第四十四頁）及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S/AC.4/PV/12及S/AC.4/PV/27）分別予以否認。

若干曾充希臘游擊隊員的證人聲稱，他們曾在阿爾巴尼亞收受武器或供應品。Christos VELIANIDIS 說：“我們過去時常到南斯拉夫去，然後再到阿爾巴尼亞的 Vitsi 哨站去，那裏有一座大倉庫，我們常在那邊領取衣服”（S/AC.4/PV/40，英文本，第六頁）。TSOKLARPOULOS 聲稱，當他正在等待越境進入希臘的時候，他所隸屬的隊伍是從 Biglista 村獲得麵包的（S/AC.4/SC.2A/SR/4，英文本，第二頁）。KENTROS 在他的供詞中稱，在 Argyrocastro 附近軍需品臨時堆積處，他的隊伍獲有一批武器，計“Sten 式手提機關槍七挺，Schmeisser 式槍兩挺，輕機關槍一挺，步槍二枝（一枝係美國式，另一枝係毛瑟式）。他們又給我們每人手榴彈四枚，子彈三百發；麵包三個”（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五十頁）。Kentros 在其向第一A隊所作證言中稱，有一個名叫 Afronia 的人——他相信是共產黨書記——以武器發給他們的隊伍，又稱 Argyrocastro 的保安長 Ioannis Panos 亦曾幫助他們獲得武器（S/AC.4/SC.2A/SR/11，英文本，第四頁）。ZOIS 在其供詞中稱，他的一隊和由十三人組成的另一隊，從 Bulkes 取道伯爾格來得和斯庫帕來前往阿爾巴尼亞，他們在那裏於最後一刹那武裝起來，然後在 Kastoria 附近越境進入希臘。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他們的糧食是由阿爾巴尼亞鄉村供給的，一切便利係由阿爾巴尼亞軍事當局提供（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五頁）。KONTOPANOS 在其供詞中說：

“於是我們離開了我們的營地，前進了兩小時後，到達一個峽谷，我們在那裏找到了九挺 Sten 式槍，兩挺輕機關槍，六挺義大利步槍，所有這些槍都準備好了，也擦乾淨了，我們之中那些來自 Bulkes 的便帶上這些槍。此外，我們每人還得到兩枚 Mills 手榴彈。這些武器是領袖們給我們準備的，

並由兩名攜帶手提機關槍的匪徒看守。裝備就緒後，由其他匪徒增援的我們一組現有二十五人的兵力，我們遂在夜間越入希臘邊境”（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六十五頁）。

VELIANIDIS 在其供詞中稱，自南斯拉夫經由 Bitolj 及 Koritsa 前往增援 Slapkas 部隊的援軍是在 Vernik 獲得他們的武器（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六頁）。TSOKLARPOULOS 向第一A隊作證時稱，他連同驢子兩匹被送往 Vernik 並在該地一倉庫中領得“戰車防禦砲”一尊，彈藥及地雷若干；該倉庫藏有大砲、迫擊砲及其他武器甚多（S/AC.4/SC.2A/SR/4，英文本，第四頁）。TSETEROKLIS 作證時亦曾提及 Vernik 軍火庫（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八頁，S/AC.4/PV/45，英文本，第十一頁），同時 TSIPIS 其在供詞中稱，武器和彈藥是在邊境附近阿爾巴尼亞的 Longos 鎮分配給他的隊伍的（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九頁）。前任底拉那警察局長的 Mehmet KOTSINAKO 向調查團聲稱，他曾參加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底拉那內政部舉行的共產黨會議；該會議依據 Koritsa 和 Biglista 阿爾巴尼亞當局的請求，決定以德國和義大利武器及彈藥供給希臘游擊部隊。是項武器曾否供應則不知情。Kontsinako 說，一九四六年六月在邊境附近他的家鄉 Bojigrad 村中，人民和當局都在談論供給希臘游擊隊的戰爭物料、糧食、衣服及供應品（S/AC.4/PV/54，英文本，第十五至第十八頁）。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游擊隊司令之一 TERZOGLU 向第一隊稱，他們絕未從鄰國獲得任何協助，他們所獲得的武器是由於解除右派隊伍和希臘政府的憲兵及士兵的武裝而來的（S/AC.4/SC.2/PV/25，英文本，第十四至第十五頁）。

據 KOTSINAKO 稱，參加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秘密會議的五人中有四人，曾經第一A隊加以盤問。這四人都否認曾參加或知悉爲了 Kotsinako 所指出的目的在該日期舉行的任何會議（S/AC.4/SC.2A/SR/17）。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認爲 VELIANIDIS 的證言中有以下矛盾之點：

(i) Velianidis 供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當匪徒在 Sfika 地區集合時，曾遭一支軍事分遣隊所突擊，並被迫從 Zagrebos 村附近退入阿爾巴尼亞領土（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〇

頁)。Velianidis 在向調查團說及該事件時稱：“我們全隊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並從阿爾巴尼亞獲得了彈藥”(S/AC.4/PV/39, 英文本, 第三十頁)。

(ii) Velianidis 在其報述中沒有提及他是阿爾巴尼亞和希臘境內隊伍間的聯絡官(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〇五至第一〇七頁), 但他却向調查團稱, 他是聯絡官(S/AC.4/PV/39, 英文本, 第二十八頁)。

阿爾巴尼亞駐第一 A 隊聯絡代表察悉 Tsoklaropoulos 的供證的書面摘要稱, 有六人前往 Vernik, 但 Tsoklaropoulos 在其口頭證言中却稱他自己牽了兩匹騾子前往 Vernik 取武器。Tsoklaropoulos 答稱他牽了兩匹騾子去取“戰車防禦砲”和子彈, 並稱亦前往領取彈藥(S/AC.4/SC.2A/SR/4, 英文本, 第七頁)。

在同一項證言中, Tsoklaropoulos 稱, 他曾逕往 Vernik 警察局詢問他應向何處領取其隊伍所需的彈藥。Tsoklaropoulos 於答覆該處是否有警察局一項問題時稱, 他不知道那個是不是警察局, 但該處有五、六個兵士。

希臘左派自由黨領袖 General GRIGORIADIS 向調查團稱“關於 andartes ——游擊隊——係由希臘鄰邦予以武器一節, 純屬子虛。他們的武器是英製的, 是從被擄獲後解除武裝的兵士方面得來的”(S/AC.4/PV/31, 附件一, 英文本, 第三頁)。

三. 派遣游擊分遣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

(a) 希臘控訴事項

希臘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控稱, 希臘境內的游擊運動係從希臘北境各國獲得大量支援, 現正有成羣人士被送往希臘參加游擊運動(S/203, 英文本, 第三頁; S/PV/83, 英文本, 第五十一頁)。希臘聯絡代表曾向調查團重申此種控訴(S/AC.4/18 及 S/AC.4/PV/57, 附件一)。這些控訴經阿爾巴尼亞代表向安全理事會(S/PV/84, 英文本, 第四十四頁)及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分別於二月七日及十七日加以否認(S/AC.4/PV/12 及 S/AC.4/PV/27)。

Kontopanos 於其供詞中就阿爾巴尼亞當局所提供運輸一點稱, 當他的隊伍達到 Prespa 湖附近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交界處時, “由和我們同來的南斯拉夫官員陪着的哨站(屬於阿爾巴尼亞的)指揮官前往對面的阿爾巴尼亞哨站, 並和 Koritsa

通訊。該處派了兩輛軍用卡車來接我們, 並由一個聽說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黨員的 Yorgis 護送同行(希臘政府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六十三頁)。Kentros 稱, 他的隊伍於阿爾巴尼亞邊境 Longos 哨站進膳並經該地區阿爾巴尼亞人民保安隊司令員勉勵英勇作戰後, 遂由該哨站司令引導至邊境(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五十一頁; S/AC.4/SC.2A/SR/11, 英文本, 第七頁)。Velianidis 在其供詞中稱, 經由阿爾巴尼亞前往支助 Slapkas 隊的增援部隊是由阿爾巴尼亞邊境哨站司令引導的(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〇六頁)。Velianidis 復聲稱, 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至十一月期間那些隊伍增加的人數約自三十人至三百人不等(S/AC.4/PV/40, 英文本, 第十一頁)。Gatsios 在其供詞中稱, 他所隸屬的隊伍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由一聯絡員接待, 並由該聯絡員引導他們到達邊境(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二十九頁)。Tsetseroklis 在其報述中稱, 他的隊伍由一來自希臘的聯絡員引導自阿爾巴尼亞越界進入希臘境內(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九十八頁)。Tsoklaropoulos 向第一 A 隊稱, 他的一組約有八十人, 由來自一地叫作 Grupa 的兩名希臘聯絡員陪同他們一道越境進入希臘(S/AC.4/SC.2A/SR/4, 英文本, 第六頁)。Stamenis 聲稱他的一組是由聯絡官引導經過阿爾巴尼亞的, 其中一人係希臘馬其頓人, 而第二人的國籍未予提及(S/AC.4/SC.2A/SR/4, 英文本, 第十六頁)。Velianidis 說, 他自己是一名聯絡官, 他曾自希臘越過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約達十次(S/AC.4/PV/39, 英文本, 第二十七頁)。Gatsio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三十頁), Kontopano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六十五頁) 及 Velianidi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〇六頁), (S/AC.4/PV/39, 英文本, 第二十八頁)。在作證時聲稱, 他們自阿爾巴尼亞越境進入希臘後, 便在 Mali Madi 及 Grammos 山區從事軍事活動。提到該山區時, Kontopanos 在其供詞中述及希臘共產黨使 Pindus 山區暢通無阻的計劃, 以便這些匪徒從事活動”(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六十四頁)。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在希臘證人的證詞中經注意到有如下各矛盾之處: Kentros 曾向第一 A 隊聲稱, 他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後, 乘汽車自 Vlahopskilotera 前往

Argyrocastro。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條路上的 Petrano 地方的橋早被德國人毀壞了（S/AC.4/SC.2A/SR/11，英文本，第三頁）。

Kentros 聲稱，Raptis 是他的一隊的領袖。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說 Raptis 本人和該隊其他七個被告於受審時聲稱 Raptis 是一個士兵級的戰鬥員的時候，Kentros 答稱，軍事領袖是一個叫做 Nassis 的人，Raptis 則是政治領袖（S/AC.4/SC.2A/SR/11，英文本，第六頁）。Tsipis 聲稱 Raptis 是該隊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同上，第十三頁）。

Tseteroklis 向調查團聲稱他的一隊是由六十人組成的（S/AC.4/PV/45-II，英文本，第五頁），這和他所供稱的他的一隊有三十人一節不符（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七頁）。

Tseteroklis 在其供詞中稱，武器是由他隊中若干人分發給他們的，他推想這些武器或是藏匿在附近地方，或是由阿爾巴尼亞當局供給的（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八頁）。他在向調查團作證時稱：“那些給我們武器的人是我們希臘同胞。他們給我們武器，隨後我們便跨越邊境……這些人是聯絡員。他們過去常常出入南斯拉夫，他們把分發給我們的武器藏在某些地方。這些武器就藏匿在 Vernik 村外……武器發給我們的地方是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但離開邊境甚近，約有一小時的路程……地上有一個洞，他們把那些武器藏匿在洞裏”（S/AC.4/PV/45-II，英文本，第十一頁）。他於答覆最後一個問題時稱：“我們把分發給我們的武器藏匿起來了。那些分發武器給我們的人是希臘人。”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指出 Tsipis 在其口頭證言中稱他在底拉那一直逗留到六月五日；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至八日間越境進入希臘的（S/AC.4/SC.2A/SR/11，英文本，第九頁），可是在其供詞中他却說他在底拉那一直逗留到六月七日，並在六月九日越境進入希臘的（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十九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注意到 Velianidis 的證言和希臘文件“希臘邊境的事件”（援引為希臘白皮書，第二卷）之間的矛盾。Velianidis 在向調查團作證時稱，他的三十人的隊伍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遭受希臘部隊的攻擊後越境進入了阿爾巴尼亞：“該項攻擊是在白天發生的，我們躲藏了起來，並於夜間越過邊境……。我們隊裏有一人陣

亡”（S/AC.4/PV/39，英文本，第三十頁）。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二卷第三十頁載有如下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陸軍和憲兵部隊於 Antartikon 西南 Stika 村七公里處與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大隊交戰。在此項衝突中，有匪徒二十三人被擊斃。他們的屍體在交戰地點發現。這些匪徒在公然被追逐的情形下進入了阿爾巴尼亞領土。

四．受傷游擊隊員的送入醫院

（a）希臘控訴事項

希臘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一般控訴中包括（S/203，英文本，第三頁；S/PV/83，英文本，第五十一頁）一項特定控訴：阿爾巴尼亞協助逃出希臘的受傷游擊隊員（S/AC.4/18，英文本，第四頁）。阿爾巴尼亞代表曾向安全理事會（S/PV/84，英文本，第四十四頁）、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曾向調查團（S/AC.4/PV/12 及 S/AC.4/PV/27）分別就此項控訴提出一般否認。

Velianidis 在向調查團作證時稱：“我們有傷亡人員，他們在夜間被載在驢背上運入阿爾巴尼亞的 Koritsa 鎮，再從那裏運至 Serbia。”他又說：“就我本人而言，並未受傷，但我曾把傷亡人員運入阿爾巴尼亞。”（S/AC.4/PV/40，英文本，第十一頁）。Kontopanos 在其供詞中稱：“Keratsas 於受傷後被送往 Koritsa，因為所有那些受傷的人都給運走了……如果受有重傷，便送往阿爾巴尼亞或南斯拉夫醫院”（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六十七頁）。Tsoklaropoulos 在向第一 A 隊作證時稱，他相信受傷的人被運入阿爾巴尼亞境內，因為他曾親眼看見一個受傷的人，那個人是 Agnios Yerganos 地方的人，名叫 Demetrios Hetzopoulos 是在 Stika 作戰時受傷的（S/AC.4/SC.2A/SR/4，英文本，第八頁）。Tseteroklis 在其供詞中曾表示其意見，認為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醫院所給予他們的醫療即足證明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希臘籍馬其頓斯拉夫民族解放陣線與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政府之間的合作（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八頁）。Kontopanos 在其供詞中復稱，他在 Rubig 受槍傷後曾在底拉那醫院治療（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五十八頁）。當 Kontopanos 向希臘當局投降時，曾在他身上搜出底拉那醫院的出院證（S/203，英文本，第二十七頁）。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對於 TSETEROKLIS 的陳述表示懷疑。Tseteroklis 在答覆於關他本人曾否看到受傷者運入阿爾巴尼亞一問題時曾說：“在我的隊伍裏並無受傷的人，但當我在 Monastir 的時候，那些曾在山中作戰受傷的人皆經送往南斯拉夫的 Monastir。我曾親眼目睹這種運送情形。”當再度被質詢時，他說：“今晨我說我並沒有目睹他們，但當我在 Monastir 的時候，我聽到一人告訴另一人說今日有匪徒從希臘來云云。我所聽到的這一切，皆係傳聞”。（S/AC. 4/PV/45-II，英文本，第十五頁）。

希臘政府證人 ZAHOS 在向第一 A 隊提出證據時稱，希臘白皮書第一卷內所載他的陳述，是在被脅迫下簽字的（S/AC. 4/SC. 2A/SR/12，英文本，第十二頁）。Zahos 說，他相信撰作 Annivas（Kontopanos）的陳述的是同一個人，因為當他看到他們命他簽字的陳述時，他知道這種陳述是謊言。當他在報章中看到 Annivas 的宣言時，他知道它也跟自己的一樣。

五. 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問題

(a) 希臘控訴事項

希臘政府控稱，希臘游擊隊躲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阿爾巴尼亞代表曾向安全理事會（S/PV/84，英文本，第四十四頁）、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曾向調查團（S/AC. 4/PV/12 及 S/AC. 4/PV/27）分別就希臘的一切控訴提出一般的否認。

KENTROS 向第一 A 隊稱，他第一次進入阿爾巴尼亞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係由 Vlahopsiloteria 進去的。他在那裏遇見邊境哨兵哨站一個叫做“Petro”的軍官，他在那裏大約逗留了兩日，然後和 Petro 一同前往 Argyrocastro（S/AC. 4/SC. 2A/SR/11，英文本，第二頁）。在同一次盤問中，Kentros 稱，當他的一羣被希臘部隊逼得很緊時，他們便進入了阿爾巴尼亞。在阿爾巴尼亞的時候，他們派了一名聯絡員前往希臘向 Raptis 請示，後來他們便回到希臘來（同伴，英文本，第七頁）。TSOKLARPOULOS 聲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間他的隊伍是在 Zagrads，靠近那個村和 Vernik 之間的一個湖。他們在該處逗留了兩日兩夜，避免遭希臘部隊的俘獲（S/AC. 4/SC. 2A/SR/4，英文本，第八頁）。VELIANIDIS 也說，他的

隊伍於和希臘部隊打了一仗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後，曾在 Zagrads 附近逗留了兩日。他說：“當希臘軍隊跑開了的時候，我們便回返希臘領土”（S/AC. 4/PV/40，英文本，第九頁）。在一件摘述中，DODA 宣稱，一九四六年八月間，當他充當阿爾巴尼亞的一個士兵的時候，曾有一百名武裝的希臘人自希臘到達 Biglista。招待是由阿爾巴尼亞司令員負責安排的，該武裝隊伍於 Biglista 逗留了兩日後重新進入希臘（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三〇頁）。另一個曾充當阿爾巴尼亞士兵的 Tselnik Doko 向調查團聲稱，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派駐在 Georgonstsad 的時候，他看見十個希臘軍官由 Argyrocastro 人民保安團團員叫做 Janius 的人陪伴着從希臘 Pogoni 前來（S/AC. 4/PV/54，英文本，第十二頁，並參閱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三〇頁）。Doko 在其供詞中聲稱，接待和派遣武裝匪徒進入希臘這項任務，經委由 Nikas 兄弟們負責辦理的，他們經由 Lieutenant Zannia 直接受 Argyrocastro 組的指揮（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三一頁）。GATSIOS 在其供詞中又稱，當他進入阿爾巴尼亞的時候，Kousovitsa 的 Nikas 兄弟們曾和 Argyrocastro 的人民保安部隊接觸，並設法使該組獲得接待（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十八頁）。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Doko 曾為傳稱戰犯 Abdulla Alaruti 所率領的隊伍的一份子。他又注意到 Doko 說過，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被送往 Georgonstsad，但當 Doko 於答覆他在何處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這個問題時，他說：“當我在十一月間駐守 Georgonstsad 的時候，我看見從 Pogonion 來的十個希臘軍官”（S/AC. 4/PV/54，英文本，第十二頁）。

（關於本節所引述的其他證人的證言的評價，參閱其他各節所引的矛盾之點）。

B 節——控訴保加利亞案及保加利亞的辯訴

六. 希臘一般控訴

希臘政府指控保加利亞援助游擊隊，其指控方式與指控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相同。

希臘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向調查團稱，不久以前在靠近希臘邊境的保加利亞境內的 Mandritsa 附近還存在着 Bulkes 營的一個支營。他又說，依據希臘的證據，“在我們的北方鄰邦領土內緊接我國邊境的地方有若干哨站，充作醫治在希臘領土內受傷的游擊隊員的野戰醫院；也充作軍火庫及游擊隊員遭希臘軍隊追逐時躲藏之用的臨時營房”（S/AC.4/18，英文本，第四頁）。

七. 希臘所提關於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的控訴

為了支持其所提關於保加利亞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的控訴，Christos MANTZOURAKIS 稱，當他離開南斯拉夫領土前往保加利亞的時候，他在去索菲亞途中經過 Tsaribrod 鎮。他在一座橋的附近停了下來，在該處有義大利及德國製自動步槍三十三支，機關槍兩挺經分發了。他們於是分坐兩輛汽車前進。他們總共有三十五人前往 Ivanovgrad。他又稱，“在索菲亞附近，由一非戰鬥人員陪伴着的保加利亞軍官給了我們武器”（S/AC.4/PV/38，英文本，第二及第三頁，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七十六至第八十三頁）。

調查團曾盤問 Sterghios BABAYANIS 武器是在保加利亞境內什麼地方發給他的，他回答說，“那是在索菲亞”（S/AC.4/PV/50，英文本，第十二頁）。Symeon VELIKOSTOYANOV 說，他聽說“保加利亞人照料並武裝希臘共產黨人”。他宣稱，“前往希臘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士兵是在 Ivanovgrad 附近營中武裝起來的”（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三九至第一四〇頁）。

八. 希臘所提關於調派游擊分遣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的控訴

希臘聯絡代表控稱，保加利亞曾協助游擊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

Christos MANTZOURAKIS 聲稱，當他自 Bulkes 經由保加利亞領土回到希臘時，他和同行的人由兩保加利亞兵士護送取道前往希臘邊境。他們到達 Derion 對面的保加利亞邊境哨站，“我們在該保加利亞邊境哨站逗留了一整天。保加利亞守衛兵給了我們一切可能的協助，當我們越過疆界的時候，沒有人看見我們”（S/AC.4/PV/38，英文本，第三及第十一頁）。

自稱曾參加希臘人民解放軍的 Sterghios BABAYANIS 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聲稱，他和他的一組被送往索菲亞，在前往南斯拉夫邊境的途中他

們所乘的是保加利亞的汽車。他說，他們自索菲亞分乘兩輛汽車前往 Ortakoi 次日和一聯絡代表進抵希臘與保加利亞的邊境。他們的嚮導領他們到了一處邊境哨站，該站的號數 Babayanis 已經忘了。兵士從該邊境哨站出來，聯絡代表就和他們說話。全組的人下車時都帶了武器。越過邊境後，該組加入了 Captain Kriton 的游擊組。在一次對希臘政府部隊的攻擊中，Babayanis 被俘了（S/AC.4/PV/50，英文本，第十至第十一頁）。

十四歲男孩 Konstantinos ZALATINOUDIS 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他和一支游擊分遣隊參加對 Korimvos 和 Metaxades 的攻擊，後一攻擊係從保加利亞方面發動。他和在保加利亞領土上的隊伍在一起，保加利亞邊境哨站的兵士曾往訪問該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和一個由一百名徒手人員組成的分遣隊自保加利亞領土越境進入希臘。ZALATINOUDIS 對於保加利亞政府或保加利亞陸軍給予他所隸屬的隊伍的協助，則毫無所知（S/AC.4/SC.4/PV/3，英文本，第十三至第十七頁）。

Konstantinos PAPADOULIS 供稱，約有三百名至四百名游擊隊員自南斯拉夫經由保加利亞前往希臘，預期尚有一千名亦將前往，“在攻擊 Korimvos 連以前，約有七十挺手提機關槍自保加利亞運往他們的躲藏處……。”每一組獲得二、三挺（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八十四頁）。

Symeon VELIKOSTOYANOV 供稱，希臘武裝游擊隊自保加利亞經由 Beles 進入希臘（希臘白皮書，第一卷）。

九. 希臘所提關於受傷游擊隊員送入醫院的控訴

希臘聯絡代表在其二月三日的陳述中宣稱，保加利亞境內有哨站充作“醫治在希臘領土上受傷的游擊隊員的野戰醫院……。”（S/AC.4/PV/18，英文本，第四頁）。

ZALATINOUDIS 說，他的參加攻擊 Metaxades 的隊伍裏的受傷人員，曾被運往保加利亞，但他不知道誰照料他們（S/AC.4/SC.4/PV/3，英文本，第十頁）。Christos MANTZOURAKIS 宣稱，受傷的游擊隊員被移送入保加利亞（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八十一頁）。Konstantinos PAPADOULIS 供稱，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游擊隊對 Metaxades 發動攻擊後，一個叫做 Spyroudis 的少校曾被運往“保加利亞治療”（同伴，第八十三頁）。

Kroum IVANOV 說，他聽說許多希臘游擊隊員曾在 Sveti-Brate 醫院裏治療（同伴，第一三八頁）。

一〇．希臘所提關於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保加利亞的控訴

若干證人舉出證據支持希臘的控訴：希臘游擊隊曾越過保加利亞和希臘的邊境。

DODELKOV 稱，他在保加利亞南部的 Stara 曾看見二十五名至三十名的武裝希臘游擊隊員，他們來自希臘，是在保加利亞避難的。據 Nodelkov 說，他們仍舊保持他們的武器，且可自由移動（S/AC.4/SC.2/PV/5，英文本，第十六至第十八頁）。

Captain ELEUTHERIADES 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Prosetsani 事件宣稱，他並未看見約有三十人的隊伍越過邊境，雖然他曾看見該隊在 Levkoia 和 Exoki 左方的邊境前進。他說該隊不可能轉向左方或右方，又說該處並無希臘邊境哨站。他跟蹤該隊至距邊境兩三公里的地方。他看見從保加利亞方面放出的火箭，相信保加利亞的哨兵可以看見該隊的到來（S/AC.4/SC.4/PV/1，英文本，第四至第八頁）。希臘陸軍軍官 Lieutenant Marsalos 聲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戰爭發生時他在 Prosetsani。在一俘虜身上搜得一顆保加利亞製的手榴彈。Marsalos 並未看見該隊越過邊境，雖然據他的部下報告他們曾目睹該隊實際越境進入保加利亞。Marsalos 發現該隊前往邊境時在泥路上所留的足跡。他說離傳說該隊越境的地方約三百公尺之處有一保加利亞的邊境哨站。在交戰時，他曾看見保加利亞方面放出火箭。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該證人看到主管邊境哨站的保加利亞軍官，曾要求他交出匪徒。他說該保加利亞軍官認識該手榴彈是保加利亞的產品（S/AC.4/SC.4/PV/1，英文本，第十二至二十二頁）。Nikolas KEKEGLOU 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當他看見一組武裝人員越過邊境時，他離開該隊約有二百五十公尺，該組武裝人員係由五匪徒及一被俘的希臘軍曹和兵士組成（S/AC.4/SC.4/PV/1，英文本，第二十二頁）。

關於 Korimvos 事件，ALIMOUDIS 聲稱，他雖然沒有目睹約有一百人的隊伍越過邊境，但他確曾看到該隊在第五十一號邊境哨站區域向邊境前進，並看到該村青年五十八名及貨車七十五輛被該隊帶走。他不知道保加利亞的哨兵曾否看見該項貨車越過邊境，因為那一天他沒有看見有哨兵駐守（S/AC.4/SC.4/PV/2，英文本，第九頁）。Voitsis BALIOS

也沒有看見該貨車如何載運戰利品越境進入保加利亞，雖然他說他曾看到貨車如何在保加利亞邊境附近一峽谷中卸貨。他供稱他們取了該項物品並攜了前往離保加利亞邊境約五公尺的希臘邊境第五十三號哨站，該處設有游擊隊的總部。Balios 在游擊分遣隊中逗留了九日，他說兩、三日後他就在保加利亞境內，其後又回到了希臘。後來他說，當他第一次越過邊境時，游擊隊員將戰利品攜入保加利亞領土，他們在那裏設有永久營帳（S/AC.4/SC.4/PV/2，英文本，第十九、二十一、二十三頁）。Georghios ALEPOUDIS 說，他被該隊作為戰爭俘虜帶走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他和該隊越過了保加利亞邊境。他們遇到兩名保加利亞守衛兵，後者曾和這些匪徒談話。該匪徒等在保加利亞境內時攜有武器（S/AC.4/SC.4/PV/3，英文本，第一、二、七頁）。

一個隸籍希臘 Pomak 的名叫 Mehmed Hassan CAKIR 的人說，十二月十九至二十日左右，他在希臘保加利亞邊境 Mlesha-Tschouka-Selesta 區域伐木。一組約有十八至二十名武裝人員越過了邊境，他“目睹他們越過邊境的一刹那，”並曾目睹“在那裏的保加利亞兵士。”那些人中有些穿了制服，有些穿了便裝（S/AC.4/SC.4/PV/3，英文本，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五頁）。該證人等沒有看見任何人自保加利亞越境進入希臘。

Zafir LUKANOV ——保加利亞的一個邊境兵士——聲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有四十名徒手人員越過希臘保加利亞邊境，被保加利亞憲兵所逮捕（S/AC.4/SC.4/PV/4，英文本，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九頁）。

希臘聯絡代表提出了一張清單，內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希臘保加利亞邊境所發生的七項事件，據稱此等事件“無疑地證明這個北鄰國家的邊疆不僅成為出沒於希臘領土的隊伍的避難所，而且被他們用作跳板；保加利亞的邊疆當局對於他們不僅予以容忍，而且加以支持”（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三十八至第三十九頁）。

Kroum IVANOV 說，一九四六年十月，當 Stambouliski 追悼會正在舉行的時候，一支持有武器身穿英國制服的希臘游擊隊六十人到達了保加利亞的 Gorna Dzumaja 村並和保加利亞的官員和軍隊接觸。其時該證人被拘於 Gorna Dzumaja 監獄中，他看見載有游擊隊員的貨車在距監獄兩公尺之

處經過 (S/AC.4/PV/52(2)，英文本，第十四至第十五頁；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三至第一三八頁)。

Triantaphyllidis KOSTADINES 聲稱他於十一月八日被 andartes 所俘，於十一月十日越過保加利亞邊境，被監禁至十二月九日始釋放 (S/AC.4/PV/63；英文本，第一至二頁)。

爲了支持希臘的控訴，前任保加利亞陸軍上校的 Ivan GOLOGANOV 稱，一九四六年八月將近月終的時候，三個攜帶手槍的保加利亞人奉派代表保加利亞共產黨前往 Serres。他們和希臘共產黨代表通了消息後便回到 Nevrokop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三八頁)。一個保加利亞陸軍兵士 Ratko PLEVNELIEV 稱每月皆有一、二次有軍人二名到達 Gaitaninovo，穿了便服進入希臘，過了幾日又回來。一九四六年四月間，三十個武裝便衣希臘人結成一隊在 Gaitaninovo 區域進入保加利亞，Plevneliev 後來獲悉乃是保加利亞當局把他們調到南斯拉夫去 (同伴，第一三九頁)。

一一．保加利亞對於希臘控訴的辯訴

保加利亞的聯絡代表絕對否認希臘的一切控訴：“保加利亞代表團竭力否認對我國所作的一切控訴。此等控訴毫無事實根據，它們祇不過是轉移世人視線的笨拙策略而已”(S/AC.4/PV/10，英文本，第十八頁)。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又指控希臘政府“充分利用虛偽的證人”，甚至膽敢利用躲藏在希臘領土上受人招待的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法西斯難民作爲那種虛偽的證人。”那些證人中許多都是罪犯，恐怖份子，前任德國特務及在和德國作戰期間叛離保加利亞軍隊的人員，譬如 Ivan Gologonov 卽是一個例證。他繼續謂希臘政府相信“這些罪犯對祖國新政權所懷難以消除的仇恨”，實爲“可用以編造證言的有利因素”(同伴，第十四至第十五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又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希臘邊境巡邏隊自邊境撤退，因此沿着希臘邊境便有一種不受管轄、可稱爲“無人地帶的區域”。該地區便發生了游擊戰，因爲游擊隊可以在不受希臘政府軍隊控制的地區活動 (同伴，第十一頁)。他在第七〇八號通告內察悉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保加利亞政府曾發出訓令解除越過希臘保加利亞邊境的任何希臘兵士或平民的武裝，並予以拘留。該項文件的副本一份曾向調查團提出 (S/AC.4/SC.4/PV/1，英文本，第十八頁；S/AC.4/SC.4/4)。

經指出 MANTZOURAKIS 向調查團所作的證言和在希臘白皮書中所發表的供詞之間有若干矛盾之處，他在證言中說，他的一組只在索菲亞接得武器 (S/AC.4/PV/38，英文本第三及第五頁)，而在其供詞中他指出他的一組曾在 Bulkes 接得武器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七十九頁)。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又提請注意 Mantzourakis 所述他曾經過 Haskovo 一節，並指着一幅地圖說 Haskovo 不在證人所描寫的那條路線上 (S/AC.4/PV/38，英文本，第六A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對於 BABAYANIS 的證言，表示懷疑，理由是：他是在監視之下作證的，所以不能任意說真話。他又指出 Babayanis 的證言和希臘報 Elliniros Vorras 所登的供詞之間的不符之處；證人在供詞中說，他是在 Ortakoi 而不是在索菲亞獲得武器的 (S/AC.4/PV/50，英文本，第十一至第十三頁)。

關於 ALEPOUDIS 的證言，保加利亞聯絡代表着重指出兩項矛盾之處：(一)希臘白皮書第一卷說，該隊計有六百人，而最近的文件中指出該隊人數爲三百人；(二)Brigadier ANDREADIS 曾說，游擊隊的攻擊是在早晨六時開始的，但希臘聯絡代表所提出的文件則稱該項攻擊是在黃昏開始的，進行了整個晚上。他繼續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五十五個非游擊隊人員進入了保加利亞的領土，被拘留在集中營中，並交由調查團處理 (S/AC.4/SC.4/PV/3，英文本，第十頁及第十一頁)。

關於證人 Kroum IVANOV，保加利亞聯絡代表稱，依據保加利亞農民黨的文件，該證人所提及的追悼會不可能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在 Gorna Dzumaja 舉行，因爲 Stambouliski 是在六月間亡故的。該官員對於此項供詞的價值表示懷疑，因爲該證人由於犯了普通法而爲保加利亞法院所索。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提出一項文件，內稱傳說在 Gorna Dzumaja 舉行的追悼會，實屬子虛。

希臘白皮書第一卷所提及的 Dimitri IKONOMOV 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索菲亞受盤詰。他說他在沒有在希臘當局之前就其前次的供詞簽字前，曾遭毆打，他不知道所簽的是什麼 (S/AC.4/PV/62(1)，英文本第九頁)。希臘聯絡代表對於該證人的身份表示懷疑 (S/AC.4/PV/62(2)，英文本，第七頁)。

Boris SERBAKOV 曾說他和 Ikononov 一同越過保加利亞的邊境進入希臘，後來被希臘當局送回保

加利亞。他說他們兩人都遭毆打，並被迫着說希臘游擊隊接受保加利亞的援助 (S/AC.4/PV/62 (2)，英文本，第十三頁)。

關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月間的事件，證人 Triantaphyllidis Stephanos KOSTADINES 聲稱，在一次和游擊隊的衝突中，他曾以一個兵士的身份在希臘軍隊中作戰，後來被俘，直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始獲釋放。Kostadines 宣稱，他獨自於十一月十日越過邊境，被保加利亞邊境哨站的兵士所逮捕，後被送往 Ortakoi。他說游擊隊員從未越過邊境進入保加利亞，被捕的游擊隊員被希臘當局逼着說他們是從保加利亞來的 (S/AC.4/PV/62-II，英文本，第十九至第三十一頁；S/AC.4/PV/63，英文本，第一至第十二頁)。Meranzakis DIMITRIAS——Thrace 的 Dimotika 區中 Yatrades 村的一個農場工作者——說約有一百五十人的希臘游擊隊於襲擊 Korimvos 後，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自南方竄入了他的村莊，並自邊境向相反的方向前去。Dimitrias 說，他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越過邊境，被保加利亞兵士所逮捕，復被送往保加利亞邊境哨站 (S/AC.4/PV/63，英文本，第十四至第二十八頁)。

駐守在希臘邊境第五十一、五十二及五十三號哨站對面的保加利亞邊境第一及第二號哨站的保加利亞兵士 Zafir LUKANOV 和 Iordan GEORGIEV 稱，在他們的哨站地區並無希臘游擊隊越境前去保加利亞或由保加利亞返回希臘 (S/AC.4/SC.4/PV/4，英文本，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九頁)。

Mandritsa 市長 Alexander KAMBUROV 稱，他從未看見過任何希臘游擊隊員，也未見過任何邊境事件 (S/AC.4/SC.4/PV/4)。

Mandritsa 的 Petrov DIMITROV 和 Dimitre MATEV 及 Siv. Klasenets 村的 Christo RADEV 曾絕對否認希臘游擊隊越境前來保加利亞或由保加利亞往任一方向的控訴 (S/AC.4/SC.4/PV/4，英文本，第四十一頁)。

C 節——控訴南斯拉夫案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一二. 一般控訴

(a) 希臘所提的一般控訴

希臘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致安全理事會函 (S/203) 中控稱：“整個反希臘之游擊運動

現正自希臘北鄰各國獲得大量援助，尤以南斯拉夫為最，關於此點現已有確鑿證據。其援助之方式如下：

“(i) 在外國訓練壯丁並加以組織，然後將其連同大批軍用物資送入希臘。

“(ii) 武裝匪隊或其散匪在鄰國邊境當局保護及引導之下越境來往。”

為了支持這種控訴，下列各證人的供證經列入“支持希臘向安全理事會所提控訴的供證”一文件中；調查團或其所屬調查隊聽取了這些和其他證人的陳述，如參考文件所指出者：

BABAYANIS (S/AC.4/PV/50)。

George DIMOPOULOS (S/AC.4/PV/40)。

George GATSIO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十八頁)，(S/AC.4/PV/34)。

Nikola IVIC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二三頁)。

Fotios KONTOPANOS (Anniva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五十五頁) (S/AC.4/PV/34)。

Branko DIMITROVIC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二二二頁)。

Christos MANTZOURAKIS (希臘白皮書，第一卷，第七十六頁)，(S/AC.4/PV/38)。

Mihail MLADENOVSKI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二三頁)，(S/AC.4/SC.3/8)，(S/AC.4/SC.3/10)。

George PATATOUKA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二頁)。

Ath. PARTOULA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九十一頁)。

Pantelis PAPAILIA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八十五頁)，(S/AC.4/SC.2A/SR/2)。

Efstratios PAPAYANNIDE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八十九頁)。

Trayanos TSETEROKLI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二七頁)，(S/AC.4/PV/45-I:II)。

Simos TRAIKOVIC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二七頁)，(S/AC.4/PV/55-2)。

E. VALTADORO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一頁)，(S/AC.4/PV/35)。

Christos VELIANIDI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五頁)，(S/AC.4/PV/40)。

George ZAFIRIS (Davelis)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七頁)，(S/AC.4/PV/39)。

(b) 南斯拉夫所提的一般辯訴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其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中，描寫希臘的控訴是一種將希臘境內的動亂歸咎於南斯拉夫的企圖。他援引 Mr. Tsaldaris 向倫敦時報 (The Times) 記者所作的如下陳述：現今希臘北部的游擊活動純係一種地方事件，絕不能解釋作希臘 (南 (斯拉夫) 關係上的問題 (S/AC.4/PV/20, 英文本，第十三頁)。

南斯拉夫辯訴的第一項論述希臘的整個控訴案。希臘政府所提出的事實和證據的價值早經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正式加以駁斥並一般地予以否認。下述一節似為其觀點的摘要：

“我曾兩度把我的信念告訴調查團，嗣後復向調查團再加肯定我的信念就是：希臘政府的文件是不可靠的，所以他們的陳述是依據騙人的情報而作的。就這一方面而言，自盤問希臘政府所提出的證人的時候起直到現在為止，我的信念已經更加堅定”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函，未經分發)。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遇有適當時機均表示同樣意見，例如他在雅典提起一般公訴時 (S/AC.4/PV/18 and PV/24)，Velianidis 作證時 (S/AC.4/PV/39) 及三月四日一項陳述中 (S/AC.4/PV/44) 都曾作此表示。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論據主要是根據下述各點：

(i) Mr. Tsaldaris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事實一覽表 and 向調查團提出的事實一覽表，彼此有矛盾之處；例如：Mr. Tsaldaris，備忘錄第十頁 (英文本) 上載有一項明確的控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正規部隊和一支人民解放陣線的隊伍在 Archangelos 地區交戰，後來該匪徒等在南斯拉夫邊境一哨站的公開砲火的掩護下逃入南斯拉夫領土”。此項假想事件又經複述於上述備忘錄第五十三頁中，其措詞如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正規部隊和一支人民解放陣線的隊伍在 Archangelos 地區交戰。該匪徒等逃去並進入南斯拉夫領土，遺下傷兵三名……” Mr. Tsaldaris 的備忘錄第十頁上有如下一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有大股游擊隊進入 Perrora 西北十一公里的 Paraskevi 村。他們劫掠了農民的財物，以十五匹騾子載入南斯拉夫領土”。在前述出版物，第五

十三頁第十九號下，有下述一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有一大隊進入 Perrora 西北十一公里的 Aghia Paraskevi 村 (I 8817)。他們劫掠了商店，把財物載在十五匹騾子身上向南斯拉夫領土的方向前去 (S/AC.4/PV/18, 英文本，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三頁)。

(ii) 希臘當局所提出的供詞和各方面調查團所作的陳述 (S/AC.4/PV/35, 英文本，第十四、第十五頁) 彼此有矛盾之處，Savalakis 的供證 (S/AC.4/PV/51, 第三、十九頁)。

例如 Christos ZOIS 在其供詞中稱，他是奉了他的司令的命令離開希臘的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三頁)，但在受第一A隊盤問時，他却說他之所以離開希臘乃是因為深恐由於以前參加過希臘人民解放軍活動而被國民軍所追逐：“我們在 Varkiza 協定成立後便離去了。我們恐遭國民軍毆打或拘禁。老百姓都說這是國民軍的慣行。事實上，當我們離開的時候，國民軍還沒有到那裏，但這就是我們所以離開的原因” (S/AC.4/SC.2A/PV/21, 英文本，第八頁)。ZOIS 供稱，南斯拉夫一陸軍商店發給他一套制服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四頁)，可是他向第一A隊聲稱，那套制服是他在 Bulkes 取得的。他又供稱：“就在此時，軍事學校便在 Bulkes 開辦了”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一四頁)。可是他在答覆調查隊的“證人知道 Bulkes 的軍事學校嗎？”一問題時却稱：“我沒有在那裏服役，我不知道……那裏有一所幹部學校，據說該校辦理軍事訓練” (S/AC.4/SC.2A/PV/21, 英文本，第十一頁)。

(iii) 希臘當局所編書面供詞摘要與同一證人等向調查團所作口頭陳述彼此之間有矛盾之處 (比較 DIMDFOULOS 的供證，S/AC.4/PV/40，英文本，第二十九頁，及 PARTOULAS 的供詞，S/AC.4/PV/42, 英文本，第十八頁)。

(iv) 若干證人原作供詞的確實日期殊難決定，該證人等陸續所作陳述的數目，亦難證實 (S/AC.4/PV/34, 英文本，第三十二頁及 S/AC.4/36, 英文本，第九頁)。

(v) 希臘政府所提出的法文本和英文本有矛盾之處。

(vi) 希臘政府所提出的原文殊多錯誤，且未在勘誤表中予以更正 (比較 VELIANIDIS 的供證，S/AC.4/PV/39, 英文本，第二十四頁)。

(vii) 證人的身份殊難確定(比較 VELIANIDIS 的供證, S/AC. 4/PV/39, 英文本, 第四十頁)。

(viii) 若干證人的品德問題(比較 Annivas KONTOPANOS 的供證,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陳述, S/AC. 4/PV/20, 及南斯拉夫逃亡者的供證, S/AC. 4/PV/28)。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其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的備忘錄(S/AC.4/220)中引述 Annivas KONTOPANOS 的兩個兄弟的信, 攻擊證人的品德和政見: “我也深信我的被扣留的兄弟和昨日由逐放而歸來的 Fotios 的妻子……”該備忘錄續稱: “據我的意見, 這一句值得特加考慮。如果想起並且相信 Annivas Kontopanos 的妻子就是在他向調查團作了陳述的一日, 即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被釋放的, 這難道不很自然麼? 換言之, 希臘當局對於像 Annivas 那樣的人的道德和政治品質很少信心以致要把他的妻子拘留在營中, 直至他向調查團作了口供後方才予以釋放, 這難道不是嗎?”該備忘錄又載有 Evant K. Davas 的一封信, 他反駁 Kontopanos 的供證略謂他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間離開希臘到阿爾巴尼亞去的, 並稱他和其他人等於一九四五年四月間在希臘遇見 Kontopanos。該備忘錄附有一封 Apalas 的信, 內中的陳述和 Valtadoros 所作的陳述相反, 略謂他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以來, 一直是在南斯拉夫, 並稱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於 Salonika 遇見 Valtadoros。

(ix) 若干證人供述時的情況(拷問和道義上的勸告)(比較 ZAHOS 的供證, S/AC. 4/W/5 及 S/AC. 4/SC. 2A/SR/11; ZERVAS 和 PETSAS 的供證, S/AC.4/SC.1/1; GATSIOS 的供證,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三十五頁); PATIS 的供證(S/AC.4/SC.7/PV/4, 英文本, 第三頁)。

(x) 若干證人在同一次供述中所作各項陳述, 有所矛盾(比較 ZAFIRIS 的供證, S/AC. 4/PV/39, 英文本, 第三十及第三十四頁; MANTZOURAKIS 的供證, S/AC. 4/PV/38; KONTOPANOS 的供證, S/AC.4/PV/34, 英文本, 第二十一頁; TOLIOS 的供證, S/AC.4/PV/47-I, 英文本, 第十四及十五頁; PATATOUKAS 的供證, S/AC.4/PV/44, 英文本, 第十九頁; TSETTEROKLIS 的供證, S/AC. 4/PV/45, 英文本, 第十四頁)。

(xi) 供證中的謬誤論據(比較 PATATOUKAS 的供證, S/AC.4/PV/44, 英文本,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六頁)。

(xii) 地理上的不符(在 Bulkes 作山區戰爭的訓練, S/AC. 4/PV/18; TOLIOS 的供證, S/AC.4/PV/48, 英文本, 第十七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 “那時希臘人瘋狂地把 Bosnia 北方的 Broko-Banovici 鐵路移至亞得里亞海岸。看啊, 一條地方物資運輸線的 Broko-Banovici 鐵路移轉至 Dalmatia, 向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駛行, 其用意大抵在侵略希臘; 復由於 Mr. Tsaldaris 和 Mr. Kyrou 的努力, 這條鐵路竟在戰略上具有極大的重要性, 殊堪驚奇”(S/AC. 4/PV/18, 英文本, 第十九頁)。“於受訓兩個月後離開學校的第一批學生計有二百名左右, 被稱為 ‘Nicos Zahariadis’ 旅。該隊經希臘人民解放軍士兵一百名左右增援後立即出發從事沿着 Dalmatian 海岸向阿爾巴尼亞邊境伸展的 Broko-Banovici 鐵路的建築工程”(S/AC. 4/PV/18, 英文本, 第十八頁)。

(xiii) 日期和時間的不符(比較 TSETTEROKLIS 的供證, S/AC. 4/PV/45; ANNIVAS 的供證, S/AC. 4/PV/34, 英文本, 第二十一頁)。

一三. 難民的訓練

(a) 希臘控訴事項

希臘聯絡代表在其向調查團所作陳述(S/AC. 4/PV/18, 英文本, 第三至第四頁)中稱,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Varkiza 協定成立後, “有七千至八千名被稱為希臘人民解放軍的武裝共產黨人越過了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或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亞。這三個國家不僅欣然接待他們, 而且還予以救援和精神與物質方面的協助。經共同協議後, 他們決定把他們中的大多數送往伯爾格來得附近的 Voivodina Bulkes 營, “該營……已成為一種訓練匪徒的游擊戰學校”。除了上述的希臘人民解放軍“還有若干操斯拉夫語的希臘公民, 他們在希臘馬基頓被佔領的期間曾和德國人和保加利亞人通謀合作, 解放後覺得必須逃出希臘”(特別參閱下文第十四節(a)(iii))。

希臘聯絡代表復稱(S/AC. 4/18, 英文本, 第四頁)“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所‘領袖專門學校’成立了, 辦理該營共產黨員中優秀份子的特種訓練事宜, 旨在改組並指揮希臘境內的游擊戰爭”, 他們被組成了兩隊。這種訓練被認為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希臘共產黨領袖 Zachariades 訪問 Bulkes 後開始辦理的; 據 George GATSIOS 的供證(S/AC. 4/PV/34, 英文本, 第二十一A頁); Zachariades 曾

告訴他們說，“一俟時機成熟，他們即將回至希臘，同時他們總須在政治方面及軍事方面教育自己，俾希臘人民需要他們時，可以效勞”。Zachariades 的訪問經包括 Christos MANTZOURAKIS 在內的其他若干證人加以證實（S/AC. 4/PV/38，英文本，第十頁）。

Fotios KONTOPANOS (Annivas) 稱，有三、四名官員組成的保加利亞委員會亦曾訪問該營，他們曾向“該社區人民講述他們共同的鬥爭，即希臘與保加利亞為自由而作的鬥爭”（S/AC. 4/PV/34，英文本，第十五頁）。

希臘聯絡代表在 Salonika 向調查團提出了一種訓練游擊戰的軍事手冊，藉以支持他所作的關於若干難民接受軍事訓練的說法（S/AC. 4/PV/34，英文本，第八至第九頁；關於前言及各章標題，參閱 S/AC. 4/PV/34，附件）。下述各證人亦曾作相同的供證。

George GATSIOS 說，在 Rubig 編製的軍事手冊曾在 Bulkes 使用，並就該手冊如何及由何人編寫兩點有所詳述（S/AC. 4/PV/34，英文本，第十九頁；S/AC. 4/PV/35，英文本，第五頁）。

Fotios KONTOPANOS 說，他是該手冊的著作人之一（S/AC. 4/PV/34，英文本，第十三頁）。

Christos MANTZOURAKIS 說，“各軍事組曾受理論的和實際的軍事訓練，因為他們完全預定要成為各隊的良好官長和首領”（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七十八頁）。

George ZAFIRIS (Davelis) 敘述在 Bulkes 所辦理的軍事訓練（S/AC. 4/PV/38，英文本，第二十頁），受訓者係“年在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九頁）。

Gregorios HARISMIDES 稱，他和其他人等曾在南斯拉夫學習射擊：“有些人完全沒有射中靶子，於是據說他們是在浪費子彈。此後我們學習裝配和拆卸各種炮和機關槍”（S/AC. 4/PV/51，英文本，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頁）；

Lazaros TSAOUSSIS 供稱，他和其他人等在南斯拉夫時曾被迫接受軍事訓練，據說，他們如果拒絕，便會遭受處罰（S/AC. 4/PV/48，英文本，第二十一頁）；

P. PAPAILIAS 稱，“約有三百名青年在 Bitolj 接受軍事訓練”（S/AC. 4/SC. 2A/SR/2，英文本，第八頁）；

Jivko MLADENOVICH 說，“在 Monastir (Bitolj) 設有若干營，他們即在該營中接受軍事訓練”（S/AC. 4/SC. 3/8，英文本，第四頁）。

此外，據下開各人的供證，希臘難民曾被徵調入南斯拉夫正規軍中：

Mihail MLADENOVSKI (或 Jivko MLADENOVICH)，係南斯拉夫國民，曾說南斯拉夫軍隊中有希臘亡命者，他們有和狄托兵士一樣的武器和制服”（S/AC. 4/SC. 5/8，英文本，第四頁）；

Trayanos TSETEROKLIS 曾以人民解放陣線領袖 Gotchef 的營的一分子身份跟隨着前往南斯拉夫，“並曾向人民解放國陣線組織宣誓”（S/AC. 4/PV/45-I，英文本，第五至第七頁），“曾被徵入塞爾維亞軍隊中，服役兩年，充當一名兵士”（同前，II，英文本，第三頁），“地點係在 Skoplje, Geggeli Monastir, Kitchevo 和 Tetovo 諸鎮中”（同前，第四頁），最後在阿爾巴尼亞領得武器，遂與一隊伍越境進入希臘（同前，第十一頁）；

Philippos VASSILIOU 說，經改編入南斯拉夫軍隊中的前 Gotchef 營兵士曾被釋放，俾彼等可滲入希臘領土（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一〇四頁）；

Christos VELIANIDIS 說，他所看見的身穿南斯拉夫陸軍制服的 Gotchef 的部下人員於一九四六年八月間獲釋，並被送往希臘作戰（S/AC. 4/PV/40，英文本，第四頁）。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希臘聯絡代表於 Florina 向第一 A 隊提出了南斯拉夫政府發給希臘國民 Korche DRENKOVSKY (或 Kostas TRENCHIS) 的一件復員證（S/AC. 4/SC. 2A/9）。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依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意見，希臘所提出的全部供證都與上述原則不合。

他特別提出下述各項反對意見：

(i) George GATSIOS 在宣誓下的原供詞中稱，據彼所知，Bulkes 地方並無軍事訓練（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卷，第二十八頁及 S/AC. 4/PV/34-35）。

(ii) Thomas ZAHOS 向第一 A 隊供稱，他向調查團所作的供證，是在威脅下迫作的（S/AC. 4/PV/5，S/AC. 4/SC. 2A/SR/11-12）。

(iii) 證人 Mitro KARANJOWSKI (S/AC. 4/SC. 8/PV/8) 和 BISIADZIJEV (S/AC. 4/SC. 8/PV/8) 否認證人 Pantalis PAPAILIAS 曾在 Skoplje。

(iv) Thomas ZAHOS, 在向第一 A 隊作等二次供證時 (S/AC. 4/SC. 2A/SR/11/12; S/AC. 4/W. 5) 曾否認 Bulkes 設有軍事學校或宣傳機關。LAMBROS 亦曾否認 Bulkes 設有軍事學校或宣傳機關並向 C 隊承認他曾在 Bulkes 逗留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 (S/AC. 4/SC. 7/PV/3)。

(v) M. KOSANOVITCH 向安全理事會稱, 他曾以南斯拉夫情報部部長身份屢次聲稱南斯拉夫領土內有二〇, 〇〇〇名希臘難民, 其中四, 〇〇〇名住在 Bulkes 分別供職於美聯社, 倫敦時報, 合衆社及路透社的 King, Brewer Shapiro 及 Davitch 等記者曾往該區訪問。

(vi) 希臘難民事宜南斯拉夫中央委員會及 Bulkes 希臘難民委員會曾兩度致函調查團, 否認希臘的控訴, 特別是關於在他們的居留地設有訓練機構一節。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曾以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函提出兩件備忘錄: (a) 一件是 Bulkes 希臘難民致國際難民組織的備忘錄敘述營中的情況 (S/AC. 4/70, 英文本, 第十三頁); (b) 另一件係希臘難民中央委員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提出的要求調查團協助他們回返希臘: “……我們身為難民, 不得不在國際法所規定的條件下生活, 此種事實, 殊堪慨歎” (S/AC. 4/70, 英文本, 第十一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其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函中附有 Bulkes 難民的三十七件陳述, 皆係描寫他們必須在南斯拉夫避難的原因和 Bulkes 營中的情況。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 “……居民等因別無他法只得避難鄰國南斯拉夫, 該國對彼等予以援助, 並供給住所, 且使彼等有在 Bulkes 工人組織及整個南斯拉夫中謀得和平有用生活之可能” (S/AC. 4/107)。

(vii) 調查團在訪問伯爾格來得期間, 曾聽取前 Zachariades 隊首領 Evangelos KOSTOUDIS 的供證, 他絕對否認 Bulkes 設有軍事學校 (S/AC. 4/PV/67, 英文本, 第十、第十一及第十四頁)。關於在 Bulkes 擔任鐵路建築工作的一隊的組成問題, Kostoudis 說: “回到 Bulkes 的兩組青年人沒有包括在兩工作團內。那些屬於它們的人在他們離開前便已回到組織了”。調查團復於四月二日視察了 Bulkes 村, 並未看見任何軍事活動的跡象 (S/AC. 4/SC. 9/PV/1)。調查團曾訊問難民組織首長證人

Mihail TERZIS。當 Terzis 於 Bulkes 受盤問時, 他解釋該居留地的非軍事性質和在該地所辦理的訓練事宜 (S/AC. 4/SC. 9/PV/1)。

一四. 招募難民加入游擊隊

(a) 希臘控訴事項

據若干證人的供證, 南斯拉夫當局曾招募游擊隊及希臘平民, 把他們送往希臘協助, 組織並增援在那裏作戰的游擊部隊。那些證人述及三種特殊招募方式:

(i) 接待自希臘越境前來的失意份子並設法勸說彼等參加游擊部隊, 以便在希臘境內作戰。證人 A. TSEMBIS (S/AC. 4/PV/57-G, 英文本, 第四及第十三頁) 稱: “他們把我送到邊境, 因為我是一個青年, 他們要我成為一個 andarte”, 又稱 “爲了我們應該成為游擊隊員, 他(領袖)告訴我們說, 所有年齡在十八至五十歲之間的人當留在希臘作戰。”在另一個場合, 證人 TSAKIROPOULOS 也遇到類似的提議 (S/AC. 4/PV/57-H, 英文本, 第十九頁)。證人 P. PAPAILIAS 稱, 希臘難民, “曾受中央委員會 (Glavni-Odbor) 及 Egeicka Kancelaria 的教導”, 教導的目的是: “所有在南斯拉夫的人必須前往希臘與各組協力作戰, 解放馬其頓。” (S/AC. 4/SC. 2A/SR/2, 英文本, 第三頁)。

(ii) 證人 Kleon TOLIOS 稱: “經過審慎研究後, 中央黨部命令各組進入希臘, 並利用南斯拉夫政府提供他們的協助進入希臘。” (S/AC. 4/PV/47, 英文本, 第十五頁)。

關於第(i)及第(ii)兩項, 尚有下列各證人的供證:

K. CIPARIGOV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二一頁)
(S/AC. 4/SC. 3/10)

G. DIMOPOULO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十三頁)
(S/AC. 4/PV/40)

F. KONTOPANO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五十五頁)
(S/AC. 4/PV/34)

E. PAPAYANNIDI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八十九頁)

E. VALTADOROS (S/AC. 4/PV/36, 英文本, 第五頁)

I. TSOKLARPOULOS (S/AC. 4/SC. 2A/SR/4, 英文本, 第一及第二頁)。

(iii) 由一在南斯拉夫陸軍中有少校銜的Elias Dimakis (通稱 Gotchef) 所領導的南斯拉夫馬其頓軍四營(參閱 L. TSAOUSSIS 的證詞, S/AC.4/PV/48, 英文本, 第十八頁)(參閱 Christos VELIANIDIS 的證詞, S/AC.4/PV/40, 英文本, 第四及第十二頁) 於一九四五年五月被解散, 改編入塞爾維亞陸軍中, 俾便獲得較好的軍事與政治教育, 且較易襲取馬其頓 (Tsaoussis, S/AC. 4/PV/48, 英文本, 第二十三頁)。Christos Velianidis 又稱, “Gotchef 於一九四四年進入南斯拉夫, 他的部隊被編入南斯拉夫陸軍中 (S/AC.4/PV/40, 英文本, 第三頁); 那些營後來成為人民解放陣線隊伍的核心, “一九四六年八月人民解放陣線的人員自陸軍和民團中被革退, 復被送往希臘領土內的山區。Gotchef 本人係南斯拉夫武裝部隊的一份子, 身為少校, 亦進入希臘領土。” (S/AC.4/PV/40, 英文本, 第四至第五頁)。

Trayanos TSETEROKLIS 稱, 在南斯拉夫官員面前, Gotchef 告訴他們說, 他們的部隊即將解散改編入南斯拉夫陸軍中 (S/AC. 4/PV/45-I, 英文本, 第十六至第十七頁)。該證人於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期間, 曾在希臘邊境那些邊境哨站的南斯拉夫陸軍中服役數月, 後來他在 Skopje 被解除和一九一七組的服役, 並於其地獲得解職證 (同前; I, 英文本, 第五頁; II, 英文本, 第五頁)。

在下列各人的供證中又提出了佐證:

C. VELIANIDI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至第六頁)

G. DIMOPOULOS (S/AC.4/PV/40, 英文本, 第十九頁)

Lazaros TSAOUSSIS (S/AC.4/PV/48, 英文本, 第十八至第二十三頁)

希臘聯絡代表控稱, 人民解放陣線組織的目的在“煽動馬其頓中部操斯拉夫方言的數千希臘公民武裝起來反抗希臘當局, 藉以協助並擴充游擊隊”(S/AC.4/18, 英文本, 第五頁)。證人 VALTADOROS (S/AC. 4/PV/34 and 36) 提出關於 Skopje 人民解放陣線組織的證據 (參閱第二章所載細節) 特別是他本人如何奉到人民解放陣線二等秘書命令前往希臘 (S/AC. 4/PV/36, 英文本, 第二頁) 及 Skopje 人民解放陣線總部如何經由一個叫做 Otse 的聯絡員向 Edessa (希臘) 總部發出指示 (同前, 第五頁)。希臘聯絡代表在其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函中復控稱, 希臘境內的游擊戰爭是由南斯拉夫

General Dapoevic 負責指揮的, “General Dapoevic 應被視為希臘游擊隊組織中的領導人物之一……在 Skopje 和 Bitolj 指揮游擊戰爭中, 特別是在希臘政府訴諸安全理事會以前的一個時期中” 負有積極任務 (S/AC. 4/203)。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 希臘所提的全部供證都與上述原則不合。

他特別提出下述各項反對意見:

(i) 證人 Christos VELIANIDIS 的身份頗堪懷疑 (S/AC.4/PV/39-40)。

(ii) Trayanos TSETEROKLIS 稱, 一九四四年九月他在 Bitolj 兵營中服役, 可是該鎮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才由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 (S/AC.4/PV/45-1, 英文本, 第十五頁)。

(iii) KARANJOWSKI 及 POPNIKOLOV 兩兄弟否認有所謂愛琴局的設置。Karanjowski 於答覆曾否充任愛琴局的首長時稱: “我從未聽說過, 而且也一無所知。” (S/AC. 4/SC. 8/PV/8, 英文本, 第二十七頁)。前任 Skopje 難民委員會秘書的 Djordje ATANASOV 也曾作同樣陳述: “我只聽說有一個經濟組織, 但從未聽說有一個愛琴局”。

(iv) Evangelos KOSTOUDIS 否認有招募情事 (S/AC. 4/PV/67)。

(v)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屢次聲稱, 在解放戰爭進行期間, 希臘人確曾在抗戰軍隊中服役, 但後來他們已按正常程序復員。

(vi) 調查團循南斯拉夫聯絡代表之請, 曾請希臘聯絡代表說明其要求 General Dapoevic 供證的理由。希臘聯絡代表復謂: 該軍官曾在 Skopje 控制希臘北部的一般戰爭。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否認 General Dapoevic 從未因公或以私人資格到過 Skopje (S/AC. 4/PV/69, 英文本, 第七及第八頁), 並把希臘的請求說成是一種旨在犧牲南斯拉夫陸軍以維持聯合國威望的策略 (S/AC. 4/PV/69, 英文本, 第七頁)。

一五. 以武器及供應品供給游擊隊

(a) 希臘控訴事項

依據若干證人的證詞, 南斯拉夫當局向自南斯拉夫前往希臘的游擊隊員所提供的協助有下述各項:

(i) 供給糧食、衣服等物資、這些物資是在那些游擊隊離開 Bulkes 或其他營地前發給他們的。所以 Christos MANTZOURAKIS 說，“當我們離開 Bulkes 前來希臘的時候，我們領到了衣服。”(S/AC.4/PV/38, 英文本, 第五頁)。其時在希臘游擊隊中的 GEORGANTAS 說，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以後，大家知道游擊隊即將到來時，那些身穿塞爾維亞褲子的人奉命脫去，並儘可能換上英國制服和便服”(S/AC.4/PV/52, 英文本, 第七及第八頁)。T. VASSILIOU 亦曾作同樣的陳述(S/AC.4/SC.2A/SR/4, 英文本, 第十七頁)。VALTADOROS 稱，在離開 Skoplje 前往希臘以前，“他們曾去倉庫領得七捆物資，內中五捆係衣服，兩捆係食物。”(S/AC.4/PV/36, 英文本, 第二頁)。

(ii) 提供公路或鐵路運輸便利。證人 Kleon TOLIOS 就其自 Bulkes 前往希臘邊境 Doiran 之行詳述當時的情況，據他說他是被 Skoplje 的 Yafka 一個喚作 Saperas 的人“派送”並“帶領”着的。他又稱：“我知道他們獲有南斯拉夫當局的協助，舉一個實例來說，我的隊伍便是由一組南斯拉夫人以卡車運送的”(S/AC.4/PV/48, 英文本, 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頁)。Valtadoros 自 Skoplje 前往南斯拉夫希臘邊境的 Gradesnitcha, 乃是“在得到 Ozna 准許他越過希南邊境的許可以後，”最後他“乘了一輛塞爾維亞汽車離去，車中還坐了三個兵士和一個軍官”(S/AC.4/PV/36, 英文本, 第十二至第十四頁)。

(iii) 供給武器。證人 Theodorou VASSILIOU 稱，他在離南斯拉夫進入希臘以前曾由一個叫做 Lazaros 發給了一枝 Sten 式槍(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〇四至第一〇五頁)。該項供證復經於三月十一日在 Florina 向第一A隊提出(S/AC.4/SC.2A/SR/2, 英文本, 第十至第十二頁)。VALTADOROS 稱，當他在希臘境內的時候，“他所隸屬的那一組的司令曾推薦他前往最近的南斯拉夫哨站領取彈藥。”那個推薦雖未見諸實行，但證人續稱，另一組的首領“Prossos 告訴他說，他曾多次前往南斯拉夫邊境哨站，並在該處取得彈藥。”(S/AC.4/PV/36, 英文本, 第四頁、第十七頁)。南斯拉夫國民 Kosta CUPARIKOV 稱，“他所隸屬的一旅的首領曾把軍火運入希臘”(S/AC.4/SC.3/10, 英文本, 第二頁)。

希臘聯絡代表所稱自游擊隊方面繳獲的武器經在塞羅尼加向調查團展覽。

(iv) 南斯拉夫邊境警衛嚮導員與聯絡員所提供的協助。就 Surmena 事件而言，據說所予協助包括自南斯拉夫邊境哨站射擊追逐向南斯拉夫邊境逃逸的游擊隊的希臘部隊在內。有三個希臘軍官及六個希臘兵士曾就該事件作證(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四五至第一五二頁)。其中 Captain NIKITAS, Lieutenant DERVALIS 和 Lieutenant DALIS 及一個新的證人 HADJOFULOS 曾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在 Mouries 就南斯拉夫哨站開槍射擊一事向調查團供證(S/AC.4/PV/57-B)。P. PAPAILIAS 在作證時稱“聯絡人員曾領導人民越過邊界”(S/AC.4/SC.2A/SR/2, 英文本, 第二頁)。關於聯絡員 Alekos, 證人 G. PATATOUKAS 稱：“我親眼看到 Alekos 和那些兵士。Alekos 是一個真正的塞爾維亞人，因此我不知道他在那裏做什麼，但我看見他常在山中觀察各隊，記下它們的需要，帶着供應品回來……他曾多次越過邊界”(S/AC.4/PV/44, 英文本, 第十七頁)。據 Mr. Tsaldavis 在紐約所作的陳述，一個南斯拉夫陸軍少尉——相信是 Gevgeli 一個名叫 Kotcho Hadjigadriellov 的聯絡員——的屍體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在 Paikon 山中發現的(S/203, 英文本, 第二十一頁)。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伯爾格來得交出了一個人，據他說這人就是同一個人，但該證人自稱名叫 Kotcho Hadjigeorgiev, 住在 Skoplje(S/AC.4/PV/68-II, 英文本, 第九至第十三頁)。VALTADOROS 稱，“當他們到達塞爾維亞邊境哨站時，有一個軍官率同六個兵士攜帶蘇聯製造的機關槍亦到達該地，陪同他們進入希臘領土。他們在該處由人民解放陣線的一個隊伍接待”(S/AC.4/PV/36, 英文本, 第三頁)。S. KARADATSOS(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四十至第四十一頁), E. PAPAYANNIDES(同前, 第九十一頁), G. TSALDLOURIS(同前, 第九十四至第九十五頁)及 T. TSETEROKLIS(S/AC.4/PV/45-II, 英文本, 第十一頁)的證詞也顯示聯絡員曾越過邊境與希臘游擊隊接觸，隊伍在南斯拉夫邊境警衛的協助下越過了邊境。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希臘所提出的全部供證都與上述原則不合。

他特別提出下述各項反對意見：

(i) 兩個證人在供詞中曾作相反陳述：

VELIANIDIS(S/AC.4/PV/40, 參考英文本, 第十八及第十九頁)。

TSETEROKLIS (S/AC. 4/PV/45, 參考英文本, 第三十二及第三十四頁)。

(ii) 下列各證人稱, 武器與糧食係自希臘境內取得:

Constantine DIXOS, 曾充游擊隊員 (S/AC. 4/SC.7/PV/2, 英文本, 第七至第八頁);

Yani KAJCROVSKI, 係一馬其頓難民 (S/AC. 4/SC. 8/PV/2, 英文本, 第二十三及第二十四頁)。

John PATIS (S/AC. 4/SC. 7/PV/4, 英文本, 第四頁)。

General BAKIRDJIS (S/AC. 4/SC. 2/PV/18, 英文本, 第二十三頁)。

(iii)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宣稱, 游擊隊在作戰中自正規軍、警察及合法的集團方面獲得他們的武器與供應品。他提出二十六件新聞選錄和游擊隊公報 (S/AC. 4/55, 英文本, 第四十六頁及附件 B) 來支持該項陳述。游擊隊領袖 TSEZOGLO 稱他的一組的武器是在作戰中獲得的 (S/AC. 4/SC. 2/PV/25)。

(iv) 在 B 隊第二次會議上曾充游擊隊員業已被判死刑的七個人於答覆該項問題時稱, 他們不知道游擊隊所獲得的幫助是來自鄰國, 抑來自希臘境外。

一六. 派遣游擊分遣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

(a) 希臘控訴事項

據希臘控稱, 這些游擊分遣隊在南斯拉夫境內經過訓練、招募、成組並獲得配備後便被單獨或成組遣送越境進入希臘。證人 P. PAPAILIAS 提供證據支持希臘的論據, 他說“由二十五至三十人組成的若干組曾越過邊界參加其他游擊隊” (S/AC. 4/SC. 2A/SR. 2, 英文本, 第二頁)。越過邊界後, 如果有一隊特別弱, 這些組便被送往增援該隊, 或分派在各隊中 (S/AC. 4/SC. 2A/SR/2, 英文本, 第二頁)。證人 G. DIMOPOULOS 自希臘在 Doiran 進入南斯拉夫後稱, “他遇見一個 Captain Karayorgis, 後者和其他三個嚮導員負責人自南斯拉夫引入希臘或自希臘引入南斯拉夫” (S/AC. 4/PV/40, 英文本, 第十八至第十九頁)。

其他人等供稱他們之中有人被派自南斯拉夫經由阿爾巴尼亞前往希臘——T. TSETEROKLIS 就是一個 (S/AC. 4/PV/45-II, 英文本, 第九至第十頁), 有的經由保加利亞前往希臘——Christos MANTZOURAKIS 就是一個 (S/AC. 4/PV/38, 英文本, 第十至第十二頁)。

關於這一點的詳細證據見於許多證人的供詞中, 例如 George GATSIOS, Fotios KONTOPANOS (Annivas), Christos MANTZOURAKIS, Pantalis PAPAILIAS。

兩個南斯拉夫國民也作了同樣的供證:

(i) Jivko MLADENOVICH 稱, “在 Monastir 有南斯拉夫人支持的六十個希臘人, 前者協助後者越過邊界。他們有自由進入——甚至佩帶了武器——希臘領土和再回來的一切權利” (S/AC. 4/SC. 3/8, 英文本, 第四頁)。

(ii) Kosta CIPARIGOVSKI (或 CUPARICOV) 稱“當他在 Strumica 的時候, 三個希臘人民解放軍游擊隊員來見他的首長, 後者挑選了十五個南斯拉夫兵士——他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三個其他人員, 並派他們越境進入希臘” (S/AC. 4/SC. 3/10, 英文本, 第二頁)。

此外, 第一 A 隊調查了希臘南斯拉夫邊境 Florina 地區的 Aghia Paraskevi 和 Katoklinai 事件。依據希臘白皮書第二卷, 英文本, 第四十七頁, 來自南斯拉夫的隊伍曾於一九四六年七月攻擊該區域的希臘邊境哨站和憲兵站。

依據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Mr. KYROU 在雅典所作的陳述和 Brigadier IOANNOU 在 Skra 所作的陳述, 孤立的希臘邊境哨站, 特別是第六十六號和第八十八號哨站曾遭受攻擊, 結果邊境若干地區的希臘警衛遂告撤退, 以致游擊隊便能不被察覺地自南斯拉夫進入希臘 (S/AC. 4/PV/27, 英文本, 第八至第十頁; S/AC. 4/PV/57-E, 英文本, 第五及第六頁)。

鑑於第一 A 隊在 Florina 所聽取的證人 Pantalis PAPAILIAS 的供證 (S/AC. 4/SC. 2A/SR/2, 英文本, 第三至第七頁), 略稱他曾聽說各隊自南斯拉夫境內的 Dragos 村越境進入希臘, 調查隊於三月十二日曾圖訪問 Dragos, 但由於調查隊報告書 (S/AC. 4/SR/56) 內所載的理由, 未能成行。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意見, 希臘提出的全部供證都很容易引用上述原則予以駁斥。

他特別提出下述各項反對意見:

(i) Iordanis ZERVAS 及 Ioannis PETSAS 向專家委員會所派出的特種調查團供稱, VALTADOROS 的供證是用拷問方法逼出來的 (S/AC. 4/W. 3)。

(ii) 證人 Christos VELIANIDIS 的身份令人懷疑 (S/AC. 4/PV/39)。

(iii) 希臘證人就 Aghia Paraskevi 及 Katoklinai 事件所稱各節未經南斯拉夫方面予以證實。

(iv) 希臘政府本身承認來自 Bulkes 的難民九十六人業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循通常途徑送回希臘邊境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二卷, 第二十七頁)。

(v) Thomas ZAHOS 稱, 南斯拉夫政府曾採取步驟防止 Bulkes 營的人協助希臘境內的游擊隊員, 因此他不得不逃遁 (S/AC. 4/SC. 2A/SR/11)。

(vi) 南斯拉夫當局對於這件事情的控制業經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S/AC. 4/PV/67) 及 TERZIS (S/AC. 4/SC. 9/PV/1) 加以證實。

(vii) 希臘關於此事所提出的控訴的真實性可與第一章中所提出者相比較, 因此同樣地須加證實。

(viii)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聲稱, 希臘當局對於希臘南斯拉夫邊境上的情況不能明瞭, 因為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月、九月和十月間, 希臘邊境部隊業已向內撤退, 所放棄的邊境哨站約有二十處。他又稱, 兩個共長八十五公里的邊境扇形地區, 自戰爭結束以來即為希臘部隊所占領 (S/AC. 4/PV/24, 英文本, 第九至第十一頁)。

(ix)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文件察悉: 由於希臘人對於邊境一帶嚴加戒備, 部隊和重要物資的移動已是不可能的事 (S/AC. 4/56 及附件)。

(x) 正規軍與游擊隊交戰地區經加勘察後, 未發現邊境附近游擊隊員有何顯著的增加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陳述, S/AC. 4/PV/24 及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陳述的附件, S/AC. 4/55)。

一七. 受傷游擊隊員的送入醫院

(a) 希臘控訴事項

若干證人聲稱, 南斯拉夫當局曾醫療受傷游擊隊員。受傷人員自出事地點越過邊境運至南斯拉夫醫院 (該項供證特別提到受傷的游擊隊員, 俾與依據人道理由從事的醫藥救護有所區別)。

希臘農民 Anastasios TSEMBIS 供稱在 Skra 村遭受攻擊後, 他曾被迫以其驢載運一受傷游擊隊員前往南斯拉夫邊境: “當我到達邊境時, 塞爾維亞游擊兵及其他希臘匪徒接收了該傷兵和我的驢” (S/AC. 4/PV/57-G, 英文本, 第二至第三頁)。

證人 K. TSAKIROPOULOS 供稱,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至三日的晚上, 在一個隊伍攻擊了 Idhomeni 憲兵哨站後, 他被退却的游擊隊員逼着以其驢載運一個受傷的游擊隊員前往南斯拉夫邊境, “當我們越過邊境後, 我們把該受傷者扶下驢子, 他們就把他接收了過去” (S/AC. 4/PV/57-H, 英文本, 第十九頁)。

證人 G. GEORGANTAS 詳述緊接南斯拉夫邊境的一個“療養院”的情形, 他曾在該院住過三十二至三十三天, 在希臘境內作戰受傷的游擊隊員亦先送到該院, 然後送往南斯拉夫醫院 (S/AC. 4/PV/52, 英文本, 第二至第三頁)。

證人 G. DIMOPOULOS (一個進入南斯拉夫的希臘兵) 稱, 他由一個兵士護送至 Djevdjellju 鎮, 然後被送往一座用作醫院的舊屋。他據告受傷匪徒是在該院治療的 (S/AC. 4/PV/40, 英文本, 第十九頁)。

南斯拉夫國民 Jivko MLADENOVICH 稱, 患病和受傷的希臘游擊隊員曾在南斯拉夫境內治療, 他本人曾看見兩個 (S/AC. 4/SC. 3/8, 英文本, 第四頁)。

下列各證人復提供更多的供證:

Trayanos TSETEROKLIS (S/AC. 4/PV/45-I, 英文本, 第十頁)。

希臘聯絡代表所提出的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Bulkes 醫院發給 Captain Christos ZEAS 的出院證 (附於一九四七年二月 S/AC. 4/20)。

Astanasios KONSTANTINIDI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五十四頁)

Omiros ARGHYRAKI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十二頁)

Ioannis INDO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三十八頁)

Stavros ZAHABATSOS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四十頁)

Vassili CANGAROV (南斯拉夫兵士)
(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二〇頁)
(S/AC. 4/PV/55-2)

Mr. Kyrrou 向調查團稱: “這裏我有一份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Skoplje 的 Nova Makedonija 報。報上有一封受傷的希臘反法西斯者的公開信, 內稱彼等正在 Skoplje 受治療” (S/AC. 4/PV/57-G, 英文本, 第十六頁)。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意見，希臘所提出的全部供證都很容易引用上述原則予以駁斥。

他特別提出下述各項反對意見：

(i) Georghis DIMOPOULOS 僅僅複述他所聽到的話，而個人並未表示意見 (S/AC.4/PV/40)。

(ii) EHIKODIS 稱，在 Idhomeni 事件發生時，他曾由 Barikopoulos 陪同運一受傷者入南斯拉夫。他並稱，他原先的供證是經過宣誓後作的，他拒絕向調查團作其他宣誓後的供證。

(iii) 關於此事經希臘政府傳喚的主要證人是在 Skra 徵集的。Sana Proshu TSEPI (S/AC.4/PV/57-I, 英文本, 第十二頁) 和 Prose ZEGA (S/AC.4/PV/71-B) 的供證以及 Skra 二百七十三個難民致調查團的信就該事件的性質一致否認希臘的控訴。

(iv) 當希臘聯絡代表提出在 Skoplje 醫院治療的反法西斯希臘人的公開信的時候，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曾謂由此可以看到一件奇事，該信在南斯拉夫報上刊登即足證明該難民等“既不懼怕南斯拉夫人，亦不懼怕調查團”(S/AC.4/PV/57-H, 英文本, 第十六至第十七頁)。

一八. 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南斯拉夫

(a) 希臘控訴事項

據希臘白皮書稱(希臘邊境事件)，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之間武裝隊伍退入或退向南斯拉夫的事件達二十八起(英文本, 第四十六至第五十八頁)，在若干情形下，那些游擊隊員曾遭受希臘武裝部隊的追逐，他們企圖避難於南斯拉夫境內，南斯拉夫邊境警衛曾讓他們任意入境。

調查團調查了這些事件中的若干件。三月十五日，調查團的多數團員實地審查了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的 Surmena 事件。若干證人稱，在希臘武裝部隊四縱隊的追逐之下的游擊隊員曾退向南斯拉夫邊境，希臘軍官和兵士曾看見他們越境進入南斯拉夫。因此，希臘 Captain NIKITAS 稱：“該匪徒等除南斯拉夫邊境外，無其他出路……他們必須向我們投降，或逃入南斯拉夫……我自己曾用望遠鏡看見他們在南斯拉夫邊境哨站的前面”(S/AC.4/PV/57-B, 英文本第十一至第十二頁)。

關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Skra 所遭遇的游擊隊攻襲(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調查團曾加以調查)，希臘 Brigadier IOANNOU 稱，“大約在黃

昏六點三十分的時候，他們把所能帶走的東西和受傷的士兵運向 Muyin 和 Houma(南斯拉夫的村莊)去”(S/AC.4/PV/57-E, 英文本, 第七頁)。

曾向調查團作證過的證人 G. ANDREADIS (S/AC.4/PV/57-F) 及 I. KASSITERIDES 與 Panayiotis GABRIELIDES 稱，事件發生後的次日，他們曾自 Ravine 山看見武裝隊伍及婦女、兒童和牛等自希臘方面越過邊界向南斯拉夫的 Mujin 村的方向前進。證人 K. TSAKIROPOULOS 於三月十八日在 Idhomeni 受調查團多數團員調查時聲稱，游擊隊於攻擊憲兵哨站後進入了南斯拉夫領土 (S/AC.4/PV/57-H, 英文本, 第十八頁)，南斯拉夫證人 Vassili G. CANGAROV 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 Idhomeni 憲兵哨站遭受一個隊伍的攻擊的晚上，他被派為該站哨兵。他注意到約有八十個匪徒進入南斯拉夫領土。在後者中有兩個受傷士兵被送往 Gevgeli”(S/AC.4/PV/55-2, 英文本, 第十六頁；希臘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一卷, 第一二〇頁)。

希臘軍事當局稱，從希臘兵士所聽到的喧鬧聲以及田野中遺下的輟路來判斷，須對 Aghia Paraskevi 和 Katoklinai 事件負責的隊伍(參閱上文第十六分節)曾退入南斯拉夫境內。證人 Spiridon TSIRIGOS 及 Dimitrios STEFANIDIS 曾如此供證 (S/AC.4/SC.2A/42, 英文本, 第一至第五頁)。

(b) 南斯拉夫的辯訴

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意見，希臘所提出的全部供證，都很容易引用上述原則予以駁斥。

他特別提出下述各項反對意見：

(i) Gregorios HARISMIDES 雖只有十六歲，也受過盤問 (S/AC.4/PV/56)。

(ii) Vassili CANGAROV 的陳述中有矛盾之處。

(iii) 關於 Skra 事件的希臘說法和在南斯拉夫境內作難民的該村二百七十三個居民的說法不相符合，這些居民的領袖曾向調查團作證(Prose ZEGA, S/AC.4/PV/71-B)。該項供詞稱，該村的焚燒責任當歸屬警察與右翼非正規隊伍。它絕沒有提到任何隊伍的越過邊境，除非是那些被右翼隊伍和警察所攻擊的各村民曾有此種情事。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那時仍屬正常且常見的這些移動，是因為難民要逃避希臘境內的恐怖狀態而發生的。關於該事件的報告載見 Sana Proshu TSAPI 的供證 (S/AC.4/PV/57-I) 和在南斯拉夫避難的 Goumenitza 地

區的居民所遞送的備忘錄中(S/AC. 4/PV/57-I, 英文本, 第二頁)。

(iv) 在 Surmena 事件的發生過程中希臘當局所觀察到的一切邊境活動, 南斯拉夫邊境警衛都沒有觀察到, 後者稱那些日子只看見一希臘正規軍的分遣隊, 該隊曾請求他們准其越過南斯拉夫邊境, 以便兜捕一個隊伍(JORDANOVSKY 的供證, S/AC.

4/PV/57-C 及 ILIEVSKY 的供證, S/AC. 4/PV/57-C, 英文本, 第十三及第十四頁)。

(v) 在研究 Idhomeni 事件的過程中,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曾提請注意希臘控訴案中的矛盾之處及未必有的事(S/AC. 4/PV/57-H, 英文本, 第五、十五、十六、二十一及二十二頁)。

第二章。希臘控訴鄰國干涉希臘內政, 圖使若干部份領土(愛琴馬其頓及西塞拉斯)脫離希臘案: 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A 節——控訴保加利亞案

一九. 希臘控訴事項

(a) 控訴事項

希臘代表控稱, 保加利亞正在發動“強力宣傳, 主張希臘馬其頓併入南斯拉夫馬其頓聯邦”(S/PV/83, 英文本, 第五十一頁)。希臘代表特別指出保加利亞原係反對希臘馬其頓併入南斯拉夫聯邦, 但這種反對似已鬆懈, 藉而由南斯拉夫支持保加利亞對希臘西塞拉斯省的企圖, 作為交換條件(S/AC. 4/18, 英文本, 第五頁; 又 S/AC. 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五頁)。

希臘政府引述保加利亞官員所說的話, 來證實該項控訴。希臘政府請調查團注意: 取得現在屬於希臘馬其頓內的領土, 為數年來保加利亞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據稱一九四五年十月狄托元帥發表有力的聲明以後, 保加利亞政府才同意將馬其頓併入南斯拉夫聯邦。希臘代表復稱, 保加利亞政策的此種改變, 足以說明一九四六年南斯拉夫在巴黎和平會議上何以支持保加利亞就希臘塞拉斯問題所提出的主張(S/AC. 4/174, 節略“B”及 S/AC. 4/206)。

(b) 希臘提出的證據

為了支持它的控訴, 希臘政府援引了 Georgi DIMITROV 的陳述(S/AC. 4/174, 節略“B”, 英文本, 第三頁)和 General Terpeshev 的陳述, 並節引其他六個保加利亞官員的陳述(S/AC. 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十二頁); 這六個政治家是: Pavlov, Kolarov, Obov, Velchev, Yugo 和 Georgiev。希臘在陳訴中特別着重一九四五年八月 Georgi Dimitrov 向南斯拉夫 Borba 報所發表的一篇宣言:

“Pirin Macedonia 的選舉將依據下述一般原則進行: 向保加利亞愛國陣綫增援, 與新南斯拉夫建立最親近的關係和密切的合作, 這是最後解決馬其頓問題的唯一途徑。美國陣綫在選舉中的勝利, 愛國陣綫的保加利亞和新南斯拉夫聯邦的友愛和統一, 便會消除整個馬其頓國家解放的障礙”(S/AC. 4/174, 英文本, 第三頁)。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最高會議主席 General Dobri Terpeshev 在 Razlog 鎮所發表的言論, 也被提及。General Terpeshev 稱“只有一個馬其頓伸入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希臘, 最後終將形成一個獨一的單位”(S/AC. 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十二頁)。

美國代表又提出了其他證據, 請調查團注意(S/AC. 4/192, 英文本, 第二頁)。美國代表函中引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共產黨報 Rabotnichesko Delo 一文。此文表示歡迎在南斯拉夫聯邦內創立馬其頓共和國, 並稱“馬其頓國的其他部份的統一, 只有在這個共和國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這種統一對於將來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密切合作共謀和平發展是有利的”。

該函並指出: 保加利亞政府的政策並不如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所說的那樣“明確而為人所深知”(S/AC. 4/175), 相反地, 國民大會遭遇反對派批評保政府的馬其頓政策時, 決定接受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總理所提無限期延緩討論該事件的提議(S/AC. 4/192, 英文本, 第二頁)。

二〇. 保加利亞的辯訴

保加利亞政府向安全理事會駁斥希臘的控訴, 稱: 保加利亞人民並未對希臘採取侵略態度, 並

追述一九四〇年保加利亞曾拒絕參與義大利攻擊希臘。一九四一年後保加利亞占領希臘北部一部份領土一事，經解釋為一個不為保加利亞人民所支持的政府所作的行為（S/PV/84，英文本，第四十六及第四十七頁）。保政府又指出，保加利亞仍欲獲一通達愛琴海的出路，“這却必須只由和好協議或國際決定的和平程序獲致”（S/AC.4/PV/10，英文本，第十七頁，又 S/AC.4/24 a，英文本，第七頁）。

在調查團工作的後一階段中，保加利亞聯絡代表詳細闡明本國政府的意見。他認為希臘的控訴是“一種不光榮的政治伎倆”，意圖使調查團忽視主要問題，（S/AC.4/140，英文本，第一頁）並稱那些控訴是“絕對無根據的”（S/AC.4/175，英文本，第一頁）。調查團據報告 General Terpeshev 無權就保加利亞外交政策發言，而保政府外交政策無論如何是“明確而為人所深知的”，且無意干涉希臘的內政（S/AC.4/175，英文本，第一頁）。關於引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Rabotnichesko Delo 報上載一文，保加利亞聯絡代表稱，它只提及馬其頓問題中僅僅有關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那一方面的問題（S/AC.4/202，英文本，第一頁）。保加利亞辯訴最後總結時向調查團報稱：“保加利亞對於希臘並未懷有任何侵略的意圖”，而且馬其頓問題從未引起戰爭結束以來兩國間所發生的這種誤會（S/AC.4/202，英文本，第二頁）。

B 節——控訴南斯拉夫案

二一、希臘控訴事項

（a）引述南斯拉夫方面的言論

希臘向安全理事會（S/203，英文本，第十二頁，第三十二至第三十四頁，S/PV/83，英文本，第四十八至第五十五頁，S/PV/34，英文本，第七十六及第七十七頁）及調查團（S/AC.4/18，英文本，第四頁）提出控訴稱：南斯拉夫政府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戰爭，目的在使馬其頓省脫離希臘，併入南斯拉夫。為了支持這項控訴，希臘代表引述若干南斯拉夫政府官員的言論及南斯拉夫政府所辦報章刊載的文章。他曾引述過南斯拉夫國民會議主席團副主席 Mr. Dmitar Vlahov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向法國報界所發表的言論：

“馬其頓人民指望徹底解放，和政治統一，這些目的要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疆界以內的馬

其頓共和國主持之下達成”（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一至第十二頁）。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 Mr. Vlahov 的廣播詞亦經引述如下：

“不論從地理的、人種的、歷史的、政治的或經濟的任何觀點來看，希臘對愛琴馬其頓是無權利可言的”（S/PV/83，英文本，第五十一頁）。

希臘代表又引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南斯拉夫馬其頓聯邦共和國總理 Mr. Lazar Kulishevski 在 Skopje 所發表的演說，內稱：

“馬其頓人民和南斯拉夫其他人民一樣，也準備為特里亞斯特至愛琴馬其頓南部的整個祖國的自由，作最大的犧牲”（S/PV/83，英文本，第五十二頁）。

希臘聯絡代表所引述的其他類似言論，尚有南斯拉夫青年雜誌 Pionir 一九四五年八月號所載一文與地圖（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十頁）；南斯拉夫鑛業部部長 Mr. Bane Andreev 在 Ilindenski Pat 上發表後經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 Nova Makedonia 節錄的一篇文章（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一頁）；一九四六年八月在 Skopje 舉行的馬其頓人民陣線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一頁）；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南斯拉夫副首席代表 Mr. Mose Pijade 在巴黎和平會議中保加利亞政治及領土委員會上所發表的演說（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二頁）。希臘代表又引述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狄托元帥在 Skopje 所發表的一篇演說，內稱：

“我們並未放棄馬其頓人民團結的權利。我們決不放棄這種權利。這是我們的原則。而且我們也不放棄暫時同情的原則。在愛琴馬其頓的馬其頓人中有我們的同胞，我們對於他們的命運是不能不關心的。我們想念他們，我們關懷他們。我們要堅決主張所有馬其頓人在他們的國家中聯合起來……。願馬其頓，願所有馬其頓人有一天聯合成為共同的馬其頓”（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二頁，如在 S/AC.4/W.21，中所改正者）。

向調查團提出的其他證據（美國代表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來函，S/AC.4/194）包括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Politika 報所刊的議員 Bane Andreev 向南斯拉夫國民議會所發表的演說詞；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馬其頓共和國總理 Mr. Lazar Koulishevski 向馬其頓人民陣線第一屆會議所發表

的演說詞；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Glas 報所載的“愛琴馬其頓與巴爾幹之和平”一文；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Borba 報所載的 Nikola Vujanovich 撰著一文，及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 Borba 報所載的另一篇文章。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Borba 報所登的“愛琴馬其頓”一文業經引述作為那些言論的一個例證，此文稱：

“……希臘境內的我國人民被消滅，我國對此不能仍然漠不關心，他們的自決和與南斯拉夫境內他們的同胞合併的權利與要求，我們也不能仍然漠不關心”(S/AC.4/194, 英文本，第五頁)。

(b) 證人的證言

若干證人作證稱，一個名為民族解放陣線的南斯拉夫組織存在，主張馬其頓省脫離希臘，與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合併。據稱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中心設在 Skopje 及 Bitolj，它的活動包括向希臘難民施賑，以演講及私人談話從事宣傳，以及實行雜項訓練方案 (VALTADOROS, S/AC. 4/PV/35, 英文本，第二十一及第二十二頁；TSETEROKLIS, S/AC. 4/PV/45, 英文本，第一編，第六及第七頁，第十三及第十四頁；及 TSAOUSSIS, S/AC. 4/PV/48, 英文本，第十七及第十八頁)。證人關於民族解放陣線活動的其他方面的證言見本報告書另一部份。

若干證人稱，民族解放陣線是一種南斯拉夫組織，其目的在使希臘馬其頓合併。有一證人稱，民族解放陣線是“一種南斯拉夫組織，其目的在使所有各部馬其頓統一”(VELIANIDIS, S/AC. 4/PV/40, 英文本，第六頁)。其他證人稱，“該組織的目的在使全愛琴馬其頓及窩爾得馬其頓，保加利亞馬其頓獲得民族解放”，並稱民族解放陣線想要使它們“聯合成為一個國家，再由這個國家加入南斯拉夫聯邦”(VALTADOROS, S/AC.4/PV/36, 英文本，第十八頁)；“其目的在使我們的馬其頓獲得自治，並使它和塞爾維亞馬其頓聯合”(TSETEROKLIS, S/AC. 4/PV/45, 英文本，第一編，第十七頁)。另一證人稱，民族解放陣線黨員告訴他和其他難民說，“他們應該組織起來，俾使馬其頓獲得自治，脫離希臘，與塞爾維亞合併”，又說民族解放陣線“要以武力使馬其頓獲得自治”(TSAOUSSIS, S/AC. 4/PV/48, 英文本，第十九頁)。其他七個證人也曾說過類似的話 (MANTZOURAKIS, S/AC. 4/PV/38, 英文本，第六頁；BOBTSIS, S/AC.4/PV/55-II, 英文本，第二十五頁；INDOS, 白皮書 S/AC.4/15, 英文本，

第三十七頁；PHILAPPOS, S/AC.4/SC.2A/SR/2, 英文本，第十頁；THEODORU, S/AC.4/SC.2A/SR/4, 英文本，第十頁；PATATOUKAS, S/AC.4/PV/44, 英文本，第二十四頁；及 HARISMIDES, S/AC.4/PV/51, 英文本，第三頁)。

一證人供稱，他和自希臘一村莊逃出的其他七人在 Bitolj 受軍事當局審問後，當他們正在進餐的時候，他們受到“關於民族解放陣線領袖解放馬其頓的熱烈宣傳”(INDOS, 白皮書, S/AC. 4/15, 英文本，第三十七頁)。據證人 VALTADOROS 稱，Skopje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曾向民族解放陣線其他支部發出訓令 (S/AC.4/PV/36, 英文本，第五頁)。

其他證人證明 Bitolj 沒有一個愛琴局。有一證人聲稱，愛琴局是民族解放陣線的辦公處，負責“集中”在 Bitolj 的一切活動 (PAPAILIAS, S/AC. 4/SC.2A/SR/2, 英文本，第四頁)。同一證人在白皮書中稱，約有二百名希臘難民集合於愛琴局，聽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個領袖告訴他們說：“我們的國家被人奴役的馬其頓需要我們。我們必需都到那邊去解放它”(PAPAILIAS, 白皮書, 英文本，第八十六頁)。他說愛琴局曾以毯、靴、及其他衣服發給自 Skopje 重新進入希臘的各批希臘難民。一九四六年十月五日，另一民族解放陣線領袖 Gotchev 在愛琴局向這個證人本人說：“你今天出發到我們自己的領土上和我們的敵人作戰。這種鬥爭艱難。在我們的鬥爭中，你們將達到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協助，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當我們達到了目的的時候，我們將和希臘民族解放陣線解決各項問題”(PAPAILIAS, 白皮書, 英文本，第八十八頁)。

另一個證人稱，他於一九四六年四月自希臘越境進入南斯拉夫後，經愛琴局局長說項，得免被拘；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出席愛琴馬其頓運動領袖所組織的會議，會中 Gotchev 及其他人等勸告住在 Bitolj 的希臘難民“回返希臘進行鬥爭，期使‘愛琴馬其頓’獲得解放，並使它在聯邦人民共和國內與保加利亞的馬其頓及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合併”(VASSILIOU 白皮書, 英文本，第一〇四頁；又 TSOKLAROFPOULOS, S/AC.4/SC.2A/SR/4, 英文本，第二頁)。

二二. 南斯拉夫的辯訴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否認希臘所稱南斯拉夫干涉希臘內政或侵害希臘主權一節 (S/AC.4/PV/18, 英文本，第六頁)。他又否認希臘控訴南斯拉夫意欲

使馬其頓省脫離希臘一事（S/AC.4/PV/50，英文本，第六頁）。

南斯拉夫代表稱，希臘代表在安全理事會（S/PV/83，英文本，第五十二頁；S/PV/84，英文本，第十七至第二十五頁，第五十一頁）中引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狄托元帥的談話，想要證實他控訴南斯拉夫的事項，惟所引述者不確。他向調查團提出原文（S/AC.4/PV/69，英文本，第十至第十一頁）。希臘代表引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狄托元帥的演說詞想要證實他控訴南斯拉夫意欲使馬其頓省脫離希臘一節，關於此事南斯拉夫代表控稱，此次演說詞中有若干句刪去未引，因此給人一種歪曲的印象（S/AC.4/PV/71，英文本，第十七至第十八頁）。

ATANASOV 作證稱，他不知道南斯拉夫境內有一個叫做民族解放陣線的組織（S/AC.4/PV/71，英文本，第五頁）。在同一次會議上，南斯拉夫代表解釋說，在南斯拉夫境內確有一個組織，於一九四一年創設，稱為 JNOF 這個南斯拉夫的組織竟與 NOF（民族解放陣線）及 SNOF（希臘籍馬其頓斯拉夫民族解放陣線）等希臘組織混為一談，他對此引以為憾。這兩個希臘組織是希臘文 EAM（民族解放陣線）的馬其頓語譯名（S/AC.4/PV/71，英文本，第七頁）。

南斯拉夫代表否認有所謂愛琴局的這種組織（S/AC.4/PV/71，英文本，第十二頁），又有曾在 Bitolj 從事活動的兩個難民稱，他們從未聽到這樣一個組織（ATANASOV，S/AC.4/PV/71，英文本，第五頁，及 BOYADJIEV，S/AC.4/SC.8/PV/6，英文本，第三至第八頁）。

TRENCHEV 稱，他是一個叫做 VMRO（馬其頓恐怖組織）的馬其頓自治組織的會員，他因從事該組織的活動，曾被南斯拉夫法院處刑。他聲稱，在德國占領期內，該組織曾與德人合作，南斯拉夫解放後，該組織便在地下秘密活動。述及該組織在該一時期內的活動時，他說他奉命“成立這些單位，

並和希臘境內的軍隊及保加利亞的反對黨接觸”。他又稱，那些單位的目的在與南斯拉夫的現政權戰鬥，並在英美保護下建立一個自治的馬其頓（S/AC.4/PV/71，英文本，第三十四頁，及載於南斯拉夫文件中的其他十二個證人的供詞，S/AC.4/218，英文本，第六十三至第八十一頁）。

KARANJOWSKI 經希臘聯絡官建議，在 Skoplje 被訪問，因為據說他是 Skoplje 愛琴局的首長，他說他不僅從未充任該局首長，而且從未聽見該局名稱。他年僅二十歲，在 Skoplje 一商店中工作。他又宣稱絕不知 Skoplje 有一個民族解放陣線組織存在。就他所知，只有 Skoplje 的社會服務處處理來自希臘的難民（S/AC.4/SC.8/PV）。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就馬其頓問題向調查團作了一番陳述，藉以證明他所說的馬其頓運動並非起源於南斯拉夫等語。他說，“大馬其頓自治”運動直至上次大戰前是一個法西斯組織，由 VMRO（馬其頓恐怖組織）組織並領導，其目的在為巴爾幹各國造成一種爭端，俾為希臘的法西斯叛徒預作準備（S/AC.4/PV/50，附件一，英文本，第一頁）。NICOLAIDES（S/AC.4/SC.3/7，英文本，第三頁）及 GUMNOPOULOS（S/AC.4/SC.2A/SR/5，英文本，第四及第五頁）等兩證人也曾作類似的供證。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又控稱，戰爭結束以來，復經在 Florina 的兩英國領事官使這項運動恢復（S/AC.4/PV/50，附件一，英文本，第二及第三頁）。有一個證人供稱，馬其頓分離運動自英國領事 Mr. Hill 到達 Florina 之時開始；他又說，Mr. Hill 曾往各村、向村人稱，他們如欲自由，如欲脫離保加利亞、希臘和塞爾維亞獨立，他們便應該聯合起來（IOANNIDES，S/AC.4/SC.2A/SR/7，英文本，第三頁）。另外兩個證人稱，他們曾聽見過這些英國人的活動（NICOLAIDIS，S/AC.4/SC.3/SR/7，英文本，第三頁；及 SIGANOS，S/AC.4/SC.3/SR/11，英文本，第五頁）。這種控訴經英聯王國代表於致調查團的一函中（S/AC.4/123）加以否認。

第三章。希臘控訴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挑動邊境事件案

A 節——控訴阿爾巴尼亞案及阿爾巴尼亞的反訴與辯訴

二三。控訴阿爾巴尼亞案

希臘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致安全理事會備忘錄，列舉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邊境發生的若干事件（S/AC. 4/I，英文本，第三十、三十六至四十三、四十八、五十三、五十五、一三一、一三三頁；S/AC. 4/I，Add. 1；S/AC. 4/44/A；S/AC. 4/44 B）。

希臘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簡稱希臘白皮書第二卷）提及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期間所發生的事件一百零九起，包括在以前備忘錄中已提及的若干事件。

據希臘政府稱，這些事件大半屬於下列各類：

- (a) 阿爾巴尼亞兵士侵犯邊境事件；
- (b) 向希臘領土或希臘哨站射擊事件；希臘巡邏兵與阿爾巴尼亞巡邏兵互相射擊事件；
- (c) 攻擊希臘地方、部隊與邊境哨站事件；
- (d) 武裝之徒自希臘越界進入阿爾巴尼亞或自阿爾巴尼亞越界進入希臘的事件及偷竊牲口或農作物的許多事件；企圖秘密越境事件等等。

白皮書強調指出在這些事件中，死傷或被俘者達二、三十人。

希臘聯絡代表請調查團前往實地查明希臘政府控訴事件是否真實。希臘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也採取類似的態度（S/AC. 4/18，英文本，第一及第二頁）。

二月十七日 Mr. Kyrrou 稱，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不斷發生滋擾，頗有相當規模，（二月一日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及第三十號哨站遭受攻擊）。他聲稱並無希臘兵士一名越過阿爾巴尼亞邊境（S/AC. 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九頁）。

Mr. Kyrrou 特別提及新發生的事件兩起，他說這些事件特別足以表示“阿爾巴尼亞政府有系統的挑釁政策，即在調查團進行調查的時候，阿爾巴尼亞政府也毫不猶豫地命令所屬的機構侵犯希臘領土完整並架去希臘和平公民”（S/AC. 4/128）。

二四。阿爾巴尼亞的反訴與辯訴

(a) 阿爾巴尼亞的反訴

阿爾巴尼亞政府向安全理事會與調查團提出文件，控訴希臘挑動邊境事件一百七十二起。（S/AC. 4/2，英文本，第一至第九頁及第十五至第十八頁；S/AC. 4/44，英文本，第九及第十頁；S/AC. 4/44A，英文本，第一至第六十五頁；S/AC. 4/44B，英文本，第一至第二十六頁；S/AC. 4/4，英文本，第六至第三十九頁；S/AC. 4/PV/59，英文本，第二至第五頁；S/AC. 4/189，英文本，第十七至第三十一頁；S/AC. 4/190；S/AC. 4/191，英文本，第二至第十六頁，S/AC. 4/230）。

阿爾巴尼亞政府提及希臘所舉的若干事件，聲稱這些事件應由希臘政府負責。

這些反訴事件係由本報告書第二編第五章加以研討。

(b)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阿爾巴尼亞代表否認這些事件及邊境的緊張情勢應由阿爾巴尼亞負責，並作陳述如下：

(i) 邊境事件是由希臘政府引起。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由希臘人煽動。希臘兵士奉命於可能時即向阿爾巴尼亞人挑釁。這些命令與調動增援部隊前往邊境哨站，建築掩護工事等等有關（S/AC. 4/PV/15，英文本，第三頁）。

(ii) 這個問題不單在偶然無意發生的邊境事件，而在希臘邊境當局奉高級命令直接連續發動的一批挑釁事件。這件事件是真正故意犯境，表示希臘方面的侵略意圖（S/AC. 4/44A，英文本，第九頁）。

(iii) 阿爾巴尼亞從無絲毫侵犯希臘邊境的意圖。只有希臘自認係與阿爾巴尼亞交戰，才樂於挑起此種事件。

(iv) 只有希臘具有從海空兩方侵犯邊境所需的技術設備。

(v) 希臘政府控訴事件殊與事實真相毫不相符。希臘政府捏造實際並未發生的其他事件。希臘控訴阿爾巴尼亞惹起邊境事件；此項控訴與事實真相不符，不僅無恥，而且本身便構成了挑釁行為（S/AC. 4/PV/12，英文本，第十七、十八及十九頁；S/AC. 4/PV/15，英文本，第四及十三頁；

S/AC.4/PV/27; S/AC.4/PV/59, 第三、五及八頁)。

(vi) 調查團兩團員及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 他們據 Grammos 區的希臘游擊隊司令說,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攻擊希臘邊境第二十七、二十八及三十號哨站的事件完全應由他自己的部隊負責而不應由阿爾巴尼亞人負責。該次攻擊有軍官一名及兵士六十四名被俘。

他們又說, 他們親自見過自稱在攻擊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及第三十號哨站的游擊戰役中被俘的若干希臘兵士, 又說這些兵士自動決定留在游擊隊中。

在阿爾巴尼亞被控事件一百零九起和希臘被控事件一百七十二起中, 第一 A 隊業已調查下列各起:

二五. Trestenik 事件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提及事件九起, 他說, 由於這些事件, 結果阿爾巴尼亞農民一名死亡, 希臘兵士一名受傷 (S/AC.4/SC.2A/20, 英文本, 第一及第二頁)。

希臘聯絡代表所提出的文件稱, 那些事件有兩起是阿爾巴尼亞兵士所引起的, 他聲稱希臘平民一人及兵士一名受傷 (S/AC.4/SC.2A/20, 英文本, 第一及第二頁)。

二六. Tsolakis-Palamba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希臘證人 Lieutenant-Colonel Athanateos TAMPOPOULOS, Philippos SOURVINOS, Ioannis KATSARIS, Elias LENIS 及 Ioannis SAKAS (這些證人的供詞載於 S/AC.4/SC.2A/SR/13) 大意稱, 這次事件情形如下: 希臘兵士兩名於回邊境瞭望站時, 在希臘境內邊界以內十公尺處遭遇狙擊。該兩兵士一死一傷, 均被帶往阿爾巴尼亞。佈置這個陷阱的阿爾巴尼亞人是平民和兵士。這次事件發生後, 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哨站間便接着互相射擊。並無希臘人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老人一名奉派前往阿爾巴尼亞向當局要求交回該兩兵士, 竟被虐待, 過了四日方才回來, 沒有得到答覆。

希臘聯絡代表答覆問話, 稱, 據他所得到的報告, 這次事件絕對不能歸咎希臘哨兵 (S/AC.4/SC.2A/SR/13, 英文本, 第十頁)。

此次事件受傷被俘的希臘兵士 Ghergios CHRISTOYANNIS 置於阿爾巴尼亞營房;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謊稱他不知道要調查 Palamba 事件, 並未使該兵士前來聽候調查團調查。

(b)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證據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提出文件 (S/AC.4/189, 英文本, 第二十六頁) 稱, 希臘兵士進入阿爾巴尼亞, 當被要求停止時, 即向阿爾巴尼亞巡邏隊開火。接着發生接觸, Palamba 哨站亦曾參加, 希臘兵士一名死亡, 一名受傷。希臘人不能將死亡同志的屍體帶走, 於是他們便取了他的武器。爲了支持這種說法, 阿爾巴尼亞方面提出了一件書面陳述, 謂係兵士 CHRISTOYANNIS 向阿爾巴尼亞當局所作。他陳述稱, 他和他的同志進入了阿爾巴尼亞境內若干公尺, 他的同伴中有一人即向希臘巡邏隊開火。該陳述繼續稱, 指揮該營的軍官命令兵士惹起事件, 這種事實已由 Palamba 哨站迅速前往援助該兩兵士以及事件開始時立即開火而獲證明。隸屬希臘哨站的兵士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二百至三百公尺。

二八. Likojan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希臘聯絡代表答覆阿爾巴尼亞所控訴的 Likojan 事件, (S/AC.4/SC.2A/29) 提出證人兩名: 兵士 Thomas STEFANOS 及兵士 Ioannis CHARITOS (S/AC.4/SC.2A/SR/14)。

兵士 Stefanos 聲稱,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 阿爾巴尼亞兵士三名行至邊疆界石, 並自其地向對面斜坡上的希臘哨站前進。希臘兵士向他開火, 於是這些阿爾巴尼亞人撤退。但有一名前進得太遠, 遂在希臘境內被俘。希臘哨站與阿爾巴尼亞哨站, 均經增援, 遂發生戰事, 直至日出方纔停止。

希臘聯絡代表稱, 未經提出作證的被俘阿爾巴尼亞兵士在一營房中; 據說, 要他離開希臘, 他却拒絕此項要求。

這證人說, 十一月三日哨站被全副武裝的人七十名攻擊佔取。他們劫掠了這個哨站, 兩、三小時之後才撤退。

Ioannis CHARITOS 證實這兩事件的說法, 並稱, 在所提及的第一個事件中, 阿爾巴尼亞首先開火。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的事件亦經向他訊問; 他說, 阿爾巴尼亞人攻擊希臘邊境哨站, 希望突然襲

擊奪取。這證人稱，他和他的同志奉到嚴格命令不得越過邊境。

(b)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證據

阿爾巴尼亞軍官 Faik LAMCHI (S/AC.4/SC.2A/SR.17, 英文本, 第四及第五頁) 說, 希臘方面向阿爾巴尼亞方面挑釁的事件八起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之間發生的。這些事件有四起係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巡邏隊互相射擊的事件。在另一方面, 希臘文件提及這些事件却謂係阿爾巴尼亞人在希臘領土內狙擊。

據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的事件係因希臘兵士二十名攻擊阿爾巴尼亞巡邏隊而起。阿爾巴尼亞兵士一名名叫 Arni SEFERI 受傷, 據說被進攻部隊帶走。

據說,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的事件係先由希臘兵士十五名攻擊阿爾巴尼亞巡邏隊, 後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發生接觸。阿爾巴尼亞巡邏隊獲得增援, 希臘兵士遂退至他們自己的領土。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和十一月七日的事件, 據說和偷竊牲口有關, 事件發生後, 發現在其田地上有阿爾巴尼亞農民一名死亡。

Madan BALAN (S/AC.4/SC.2A/SR/17, 英文本, 第五頁) 稱, 十月十一日, 有希臘兵士二十名或二十五名進入了 Fehrat Husco 的田地, 把他和他的牲口帶走。三個月後, Fehrat Husco 的屍體在他的田地上發現。

Habri KORO (S/AC.4/SC.2A/SR/17, 英文本, 第六頁) 聲稱, 夜間他在自己的田地上被希臘兵士攻擊。他證實阿爾巴尼亞方面所說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事件發生情形。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提出書面陳述, 證實阿爾巴尼亞方面所述情形 (S/AC.4/SC.2A/29/Add.1, 英文本, 第一至第五頁)。

二九. Skipi (Kakavia-Radat) 事件

(a) 引言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在 Skipi 第十三號邊境哨站所發生的事件 (S/AC.4/17, 英文本, 第十九頁; S/AC.4/189, 英文本, 第二十一頁), 據當事雙方稱,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在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實以此為最嚴重。第一 A 隊決定各方所提出的證人均以兩人為限。

(b) 希臘提出的證據

Sergeant Evangelos KONTOGEORGIOS 稱,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他所指揮的哨站被阿爾巴尼亞兵士四十名左右攻擊, 其中也有幾個希臘人。那些人中有 George YOTARIS 和 Constantinos MANDALIS 等兩人被俘; 有阿爾巴尼亞人一名受傷, 被其同志所帶走。該證人本人也受了傷, 但還能躲藏在田裏, 其時阿爾巴尼亞人占有該哨站, 並加以劫掠。當天晚上未經戰鬥希臘人便重新佔有該哨站。據該證人說, 一九四六年四月和五月中, 類似的攻擊已經發生了四次 (S/AC.4/SC.2A/SR.20, 英文本, 第一至第四頁)。

兵士 Alexis DALAGEORGIOS 稱, 七月一日當他在鄰近哨站值班, 看見阿爾巴尼亞人五、六名向 Skipi 射擊, 然後越境進入希臘。那次射擊約歷四小時, 在那時間並延及鄰近哨站。

希臘聯絡代表以為那次攻擊意在掩護匪徒二十五名進入希臘。這些匪徒在另一哨站附近進入希臘。他提出物證, 大部份係蘇聯製造的若干彈壳和據他說在希臘方面重新占領該哨站後當地發現的受傷阿爾巴尼亞人的帽子。南斯拉夫代表稱, 帽徽作六角星狀, 而阿爾巴尼亞的軍徽是一顆五角星。

據希臘所提出的文件, 希臘軍區司令曾一再要求阿爾巴尼亞方面交還所俘人員, 但迄未獲得答覆。

(c)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證據

Tramis NIKOLAOS (S/AC.4/SC.2A/SR/20, 英文本, 第四及第五頁) 稱,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他在 Skipi 區指揮阿爾巴尼亞軍隊一連。他說, 在七月七日事件沒有發生以前, 有一批挑釁事件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七月二、四及五日發生。在那些日子, 希臘平民被迫在希臘的迫擊砲和機關槍火力掩護下, 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割取農作物。七月七日, 希臘人縱火焚燒接近阿爾巴尼亞邊境哨站的一片田地。接着發生戰鬥, 希臘兵士一名受傷, 另有一名被俘。阿爾巴尼亞兵士一名死亡。這次戰鬥是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發生。

聯絡代表特別提及一項事實: 原來說是在阿爾巴尼亞領土上被殺的希臘兵士却是在同次會議中作證的 Sergeant KONTOGEORGIOS。

兵士 Mestan RAMANDAN (S/AC.4/SC.2A/PV/21, 英文本, 第一及第四頁) 證實七月七日的事件係在事前十日左右預作準備, 並先由希臘方面挑釁。一如前一證人, 他敘述了七月七日的事件。

在那次事件被俘拘於阿爾巴尼亞的希臘兵士 Georges YOTARIS (S/AC.4/44, 英文本, 第三十五、三十六及三十七頁) 於調查團進行調查時並未到場。可是阿爾巴尼亞代表特別着重一篇書面陳述。據這篇陳述稱, 兵士 Yotaris 證實阿爾巴尼亞所述的 Skipi 事件發生情形, 並特別宣稱: “在該部隊中, 反阿爾巴尼亞游擊隊的宣傳非常強烈, 我們還須設法推翻阿爾巴尼亞現行的制度。我們決不能讓該區域和平無事——我們必須製造糾紛擾亂……我們的命令是: 不斷找尋新的藉口, 以激怒阿爾巴尼亞人……開火後的次日, 我們開始向阿爾巴尼亞領土前進……我們被我們的軍官和其他保王黨員以槍決相威脅, 不得不繼續侵入阿爾巴尼亞領土……我受了傷, 不能退却, 於是在阿爾巴尼亞領土上被俘。在我附近死亡的還有 Corporal Evangelos KONTOJORGOS 和另一我不知其姓名的兵士。稍早一點, 亦有阿爾巴尼亞班長一名死亡。……我覺得我所隸屬的軍隊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軍隊並無二致。現在我了解在希臘軍隊中為自由與民主與佔領軍作戰的人員何以被現在的希臘當局迫害……我的陳述的要旨如此, 連一個小孩也能明白, 我是多麼遺憾我自己也做了君主法西斯主義者的工具和爭取自由的人民的敵人”。

B節——控訴保加利亞案及保加利亞的反訴與辯訴

三〇. 希臘控訴保加利亞案

在希臘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備忘錄一件 (S/AC.4/I, 英文本, 第五十九、第六十二及第六十三頁), 提及事件五起, 據稱應由保加利亞政府負責, 又 Mr. Dendramis 閣下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函中, 提及飛越希臘領土情事。

希臘白皮書第二卷提及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間所發生的邊境事件二十二起。內中包括上述備忘錄所提及的事件五起。

這些事件主要屬於下列各類:

(a) 保加利亞巡邏隊與希臘巡邏隊互相開火事件, 向希臘邊境哨站射擊事件;

(b) 攻擊希臘地區、部隊及邊境哨站事件 (關於武裝匪徒通過或游擊隊攻擊的事件業於第一章中論述);

(c) 偷竊羊與木材; 襲擊希臘村莊; 以唱歌、呼喊、投擲爆炸物等方式挑釁的事件;

(d) 不知名的個人密圖越境事件。

據希臘文件稱, 希臘收入兩名和“土耳其人若干”曾被綁架。據說, 在與游擊隊接觸時, 或與保加利亞巡邏隊交綫時, 希臘士兵十一名死亡, 十三名受傷 (S/AC.4/17, 英文本, 第三十一至第三十六頁)。

希臘代表 Mr. Kyrou 先提及希臘控訴案 (S/AC.4/18, 英文本, 第一頁) 安全理事會因此方才組設調查團, 據希臘控訴案稱, “各項滋擾情事係受外界影響、挑動或鼓勵”。Mr. Kyrou 繼請調查團立即前往從事實地調查。

有一項計劃, 據 Mr. Kyrou 稱, 其用意在使保加利亞征服西塞拉斯; 他闡陳這項計劃的三個方面 (S/AC.4/18, 英文本, 第五及第六頁), 並摘述了希臘方面提出的各項證據 (S/AC.4/18, 英文本, 第六頁), 以後並提出了白皮書 (S/AC.4/18, 英文本, 第六頁), 將此事提請從事實地調查的調查團處理 (S/AC.4/18, 英文本, 第六頁)。

Mr. Kyrou 於答覆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所作的陳述 (S/AC.4/PV.27, 附件一), 指出希臘“並無侵略鄰國的計劃” (S/AC.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三頁), 且希臘邊境哨站的向南移動 (S/AC.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六頁), 這也與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所稱希臘兵士不斷侵犯保加利亞邊境一節 (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五頁) 不相符合。那些事件向聯合國提出, 是因為已向索非亞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三件抗議, 但未經究辦 (S/AC.4, 英文本, 第一三四、第一六八、第一七〇及第一八一頁)。

兩國間的外交關係雖然尚未恢復, 但希臘聯絡代表力言希臘認真保持了一九三一年與保加利亞所訂特種軍事協定的精神。希臘聯絡代表認為這個協定於一九四一年春間中止發生作用, 實因德國軍事人員到達保加利亞與希臘間的邊境 (S/AC.4/PV.27/PG)。

最後, Mr. Kyrou 於各函中指出新事件兩起及“匪徒”兩股自希臘越境進入保加利亞, 他請調查團調查這些事項。

三一. 保加利亞的反訴與辯訴

(a) 保加利亞的反訴

保加利亞政府向安全理事會及調查團聲明，希臘和保加利亞境內發生的許多邊境事件都應由希臘負責(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二、第十五頁; S/AC.4/96及S/AC.4/24a, 英文本, 第七頁, 附件三、四及五)。保加利亞聯絡代表聲稱, “保加利亞政府曾接連二十四次將希臘和保加利亞的邊境事件報告盟國管制委員會”(S/AC.4/24a, 英文本, 第三頁)。

關於希臘白皮書第二卷所述的事件,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認為那些事件中大部份並非政治性質, 幾乎所有的事件都是希臘方面惹起的(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三、第十五頁; S/AC.4/24a, 英文本, 第二、六及七頁)。

希臘方面時常不使設在索非亞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知道這些事件(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五頁)。

這些反訴已於本報告書第六章中加以檢討。

(b) 保加利亞的辯訴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指出, 控訴保加利亞事件的性質, 實屬無足輕重(S/PV.84, 英文本, 第三十二頁; 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三及第十四頁; S/AC.4/96, 144, 148 及 154)。他提及下列各項事實: 游擊隊控制希臘邊區領土(S/PV.84, 英文本, 第三十六頁; 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四頁); 現在保加利亞受索非亞盟國管制委員會管制(S/PV.84, 英文本, 第三十七頁; 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五及第十六頁); 希臘領土各處發生事件(S/AC.4/PV.10, 英文本, 第三頁; S/AC.4/24a, 英文本, 第一頁)。他又說, “在希臘與保加利亞交界地區, 通常秩序良好安寧, 在最近兩年中並未發現大規模的事件”(S/AC.4/24a, 英文本, 第二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稱, 一九三一年協定於一九四一年廢止中斷的責任應由希臘政府擔負。據說, 業已函請召開混合委員會會議以便商討延長該協定的限期, 可是希臘政府並未答覆(S/AC.4/24a, S/AC.4/24g)。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復稱, “希臘滋擾情事的起源, 與邊境地區及邊境事件毫無關係”(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二頁), 他斷言保加利亞未參

與那些滋擾情事, 並否認希臘控訴事項(S/PV.84, 英文本, 第四十一頁; S/AC.4/PV.10, 英文本, 第二十頁)。保加利亞聯絡代表重述業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論據, 認為有權就希臘國民挑起的許多邊境事件提起控訴的國家是保加利亞(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五頁; S/AC.4/96); 希臘很少向索非亞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中訴, 他對此表示詫異(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六頁)。保加利亞聯絡代表認為白皮書所載供詞虛偽, 否認希臘控訴保加利亞的事件(S/AC.4/PV.10, 英文本, 第十七頁、又補第十七及頁第十八頁)。

三一 a. 事件調查

Prossotchani, Korimvos 及 Metaxades 事件經“D”組調查(S/AC.4/PV.10, 英文本, 第二十頁; S/AC.4/24a, 英文本, 第二頁)。

據希臘聯絡代表稱, Prossotchani 事件是一批人被希臘軍隊追逐而越過邊境的事件(參閱上文第一章B節)。

Korimvos 和 Metaxades 事件關涉若干匪徒的活動, 據希臘聯絡代表稱, 這些匪徒的根據地是在保加利亞境內(參閱第一章)。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聲稱, 只有難民自希臘越境進入保加利亞, 他們就在保加利亞羈留。他否認游擊隊越過邊境。

雙方的證人均已前來陳述(參閱第一章)。

C 節——控訴南斯拉夫案及南斯拉夫的辯訴

三二. 一般控訴

(a) 希臘提出的一般控訴

希臘政府就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希臘邊境所發生的事件提出了一件白皮書(稱為希臘白皮書第二卷), 內中列舉在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發生的事件四十起(英文本, 第四十五至第五十八頁)。調查團在其工作過程中曾在三起事件發生地區, 即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的 Surmena, Skra 及 Idhomeni, 從事調查。這些調查是應希臘聯絡代表之請進行。希臘聯絡代表認為這些事件可以證明“匪徒所享受的進入與離開南斯拉夫領土的自由及他們和南斯拉夫軍事當局的合作”。

(b) 南斯拉夫的一般辯訴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聲稱，希臘控訴南斯拉夫串通製造邊境事件，這種控訴毫無根據。他說，希臘當局未在邊境置有充分警衛，許多邊境哨站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及八月間撤銷，因此邊境若干部份並無警衛。他說，所稱的事件主要是在邊境上無警衛的部份發生的；由於沒有警衛，希臘當局便不能知悉邊境上的確實情況 (S/AC.4/PV/24, 英文本，第八頁)。

三三. Surmena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調查團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就 Surmena 事件作了實地調查 (S/AC.4/241)。希臘聯絡代表向調查團提出備忘錄 (S/AC.4/146)，列舉據傳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在 Surmena 地區發生的九起事件。據希臘的控訴，就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而言，追逐游擊隊的希臘部隊在邊境附近遭自動武器射擊，接着發生戰鬥，約歷四小時。據稱，該項射擊係自南斯拉夫邊境哨站及邊疆上或稍偏南的地方所發。據稱該游擊隊嗣向南斯拉夫領土撤退。

Brigadier Joannou KANELLOPOULOS 就九月二十日事件提出了希臘方面報告。他解釋地面情勢，並稱有步兵五連及游擊隊員二百至三百名 (S/AC.4/57-B, 英文本，第二至第五頁)。

Captain Georgios NIKITAS 作證稱，他負責指揮第四連，參與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對游擊隊進行的戰役，他這一連中有兵士一名被游擊隊俘獲拐入南斯拉夫領土。他又稱，游擊隊進入了南斯拉夫，並謂他說這話是假定游擊隊除南斯拉夫外，無路可逃，並據“被俘人員的陳述和被匪徒所俘虜嗣被釋放的兵士的陳述”亦是如此。他繼稱：“我用望遠鏡在南斯拉夫邊境哨站前看見他們（游擊隊）” (S/AC.4/PV/57-B, 英文本，第十二頁)。Nikitas 命令 Lieutenant Berovalis 循山頂前進，自後方攻擊游擊隊，以期切斷退入南斯拉夫的途徑（同前，英文本，第五至第十八頁）。

兵士一名 Pericles SOUMANIS 告訴他說，邊境哨站的南斯拉夫兵士曾盤問這些人是否游擊隊員，並以手勢叫他們進入南斯拉夫。他們表示不是游擊隊員，這個兵士叫他們離開。Berovalis 說，他攜一個操塞爾維亞語的兵士 Balis 前往邊境，看見南

斯拉夫兵士八名，其中七名蹲伏在岩石後面，武器朝着他這一方。雖然希臘人是在希臘領土上，但南斯拉夫人却叫他們撤退。

Lieutenant BEROVALIS 作證稱，他看見游擊兵如何自南斯拉夫越境進入希臘，當他離邊境三十公尺的時候，有人自南斯拉夫領土用手提機關槍向他射擊並向他投擲手榴彈。結果並無死傷，僅有希臘機關槍一挺的槍管被手榴彈所毀。他承認曾下命令向南斯拉夫領土開火還擊，雖然這種舉動違反了他所奉的命令，他因此事受申斥 (S/AC.4/PV/57-B, 英文本，第十九至第二十六頁)。

兵士 Sotirios BALIS 作證稱，他這一連奉命沿邊境線攻擊匪徒的後方。他證實南斯拉夫邊境兵士盤問這些軍隊是否游擊隊員，他知道是希臘兵士時，他便關照他們撤離邊境地區。

他說“射擊是從南斯拉夫方面發的，固然可能是由南斯拉夫境內的希臘人所發，但一定是由幾分鐘前和我們談話的南斯拉夫人所發，因為彈火來自該方向” (S/AC.4/PV/57-B, 英文本，第三十六頁)。

Brigadier Kanellopoulos 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南斯拉夫軍官一函，業經複製，列為希臘關於該事件的備忘錄的附件。該函要求依照戰前施行的南斯拉夫與希臘間的邊疆協約在邊境上舉行會議。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據他本國政府的意見，來往公文應該僅循外交途徑。他聲稱“我們已經答覆了每件節略，我們且已通知他說這是一件挑釁行為，此函已經答覆過了” (S/AC.4/PV/57-B, 英文本，第三十一頁至第三十二頁)。

Evthimiades SAVAS 作證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 Surmena 村遭游擊隊攻擊時，他在該處。他說游擊隊循三個方向離村，都是向希臘與南斯拉夫邊境的 Beles 山前進 (S/AC.4/PV/57-A, 英文本，第三至十二頁)。

Major Christos KONTASIS 作證稱，一七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游擊隊攻擊 Mouries 駐所的憲兵，縱火焚燒建築物；殺死平民四人，然後向南斯拉夫邊境的 Beles 山退去。他繼稱，他知道此種情事，是因為他這一部隊追逐游擊隊到南斯拉夫邊境附近的第一六八六號山頂。他又稱，“發現一個頭戴塞爾維亞帽的已死匪徒。他是一個在 Bulkes 受過訓練的上尉” (S/AC.4/PV/57-A, 英文本，第十三至第十五頁)。

(b) 南斯拉夫提出的證據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駁斥希臘政府控訴南斯拉夫兵士以彈火支援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攻擊 Surmena 村後退却的游擊隊一節。他引述 Hellinikon Aima 所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三希臘軍團參謀部所發的命令，內稱，“九月二十日晨在 Doiran 三角地帶向無政府主義匪徒發動的掃蕩戰業已結束，羣匪向南斯拉夫邊境逃逸。以前公布的傷亡人數實屬誇大。邊境軍隊未向希臘部隊開火”(S/AC.4/PV/24, 英文本, 第十四頁)。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控稱, Mr. Tsaldaris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備忘錄中所稱各節, 毫無根據, 全係捏造 (S/AC.4/PV/24, 英文本, 第十六頁), 並指出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倫敦時報所載的訪問記中, Mr. Tsaldaris 表示“希臘北部的滋擾情事是希臘的內政問題, 與南斯拉夫和希臘間的關係毫無關係”(同前, 第十六頁)。

關於 Surmena 事件, 調查團訪問了南斯拉夫兵士 Kiro Todorov IORDANOVSKY。他說,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他任邊境警衛, 從事步哨勤務, 看見佩有一顆星的希臘軍官一人率領兵士四十名左右行近邊界綫。該軍官要求准其率領兵士越境進入南斯拉夫領土, 以便從後方攻擊在希臘領土上的一支游擊隊。Iordanovsky 拒絕希臘軍隊越過邊境。他又稱,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南斯拉夫和希臘兵士之間並無衝突或射擊紛擾, 雖然他聽到希臘境內離邊界甚遠之處有射擊之聲, 此種聲音漸聽漸近, 後來在希臘境內離邊界一公里半之處停止。Iordanovsky 聲稱, 在他所守衛的地段, 在他在哨站值勤的時候, 各方都沒有人由甲方向乙方越境 (S/AC.4/PV/57-C, 英文本, 第三至第十頁)。另一南斯拉夫兵士 George Stoyanov ILIEVSKY 證實其同伴的證言, 他說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南斯拉夫人和希臘人沒有互相射擊 (S/AC.4/PV/57-C, 英文本, 第十一至第十二頁)。

關於希臘 Lieutenant BEROVALIS 就 Surmena 事件的陳述,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 南斯拉夫政府已經收到希臘政府長篇抗議書, 內中沒有提到希臘軍隊向南斯拉夫邊境哨站射擊的事 (S/AC.4/PV/57-B, 英文本, 第二十五頁)。

三四. Skra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依希臘白皮書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四時, 有大批游擊隊員自南斯拉夫和 Paikon 山前來攻擊 Skra 村的希臘軍隊一連。調查團聽取了 Brigadier IOANNIS 關於 Skra 事件的報告。Brigadier Ioannis 說,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約有游擊隊員七百人攻擊 Skra 村。結果, 若干游擊隊員攜帶受傷者逃入南斯拉夫。這次戰鬥在 Skra 自午前四時起一直至午後一時方止。據說, 在戰鬥猛烈進行時, 一百七十幢房屋被匪徒焚燬一百五十幢, 兵士十九名死亡, 平民五十五名死亡 (S/AC.4/PV/57-E, 英文本, 第二至第八頁)。

Lieutenant Georgios KOURIS 為參加這次戰鬥的 Skra 連的長官。據他聲稱, 這次攻擊曾用許多迫擊砲。他相信游擊隊的攻擊是經很好的組織的。他個人以為此次攻擊是由南斯拉夫軍官組織的。這次交鋒他雖未看見南斯拉夫兵士, 但他指出他確曾看見身穿南斯拉夫制服的人 (S/AC.4/PV/57-F, 英文本, 第二至第七頁)。Georgios ANDRIADES 為離 Skra 約十公里處 Homilo 村的農民, 據他聲稱, 他在村莊附近 Ravina 高地的最高峯聽到 Skra 方面交鋒。他說,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九時至十時間, 在南斯拉夫境內約五百公尺以外之處看見大批武裝人員、婦女、兒童及牛羊自邊境向 Muin 方面移動, 但他並未看見他們越境。不過, 他堅稱, “他們自希臘領土進入南斯拉夫領土。我親眼看見他們”(S/AC.4/PV/57-F, 英文本, 第八至第十三頁)。農民 Anastasias TSEMBIS 稱,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或十四日攻擊的時候, 他在 Skra 村, 他被游擊隊帶出村莊, 在希臘邊境第八十三號哨站地區的希臘領土上和他們同在一處, 一共四天。他聲稱, 游擊隊長 Captain Dimtsas 告訴他, 說, 游擊隊長自南斯拉夫邊境哨站與 Skopljë 鎮通電話奉到命令, 着將婦女、老年人及兒童送越邊界到南斯拉夫境內去, 年齡在十八至五十歲間的男子則留在希臘境內的游擊隊中。這個證人本人並未聽到那次電話, 也沒有越過邊境 (S/AC.4/PV/57-G, 英文本, 第一至第十七頁)。

(b) 南斯拉夫提出的證據

關於 Skra 事件,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對於證人 Georgios Andriades 所作的證言表示懷疑; 據他

說，自 Ravina 高地至證人看見南斯拉夫境內有一縱隊人之處的距離為七公里 (S/AC.4/PV/57-F, 英文本，第八至第十三頁)。

三五. Idhomeni 事件

(a) 希臘提出的證據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調查團實地調查 Idhomeni 事件 (S/AC.4/PV/57-H)。據希臘聯絡代表以前提出的備忘錄 (S/AC.4/146) 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至三日夜間有“匪徒一股，實力約為一小隊”自南斯拉夫進入希臘領土，攻擊離邊境僅數百碼的希臘 Idhomeni 村的憲兵派出所。攻擊後，據說該隊即撤入南斯拉夫境內，同時利用該村居民兩人運送他們的受傷人員越過邊境。調查團是在希臘邊境第八十八號哨站 (事件發生後無人佔據) 所在的小高地上進行調查。希臘 Brigadier IOANNIS 簡短敘述這次事件。

調查團首先聽取證人希臘哨兵 Ionnis GIOUMOURTZOGLU 作證。七月二日至三日晚十時至午夜他在邊境第八十八號哨站值勤，其時他聽見一羣人在邊境的南斯拉夫一邊移動，正在被一百五十公尺外的南斯拉夫哨兵以“Stoy”呼聲止住。他和他的哨兵同伴談及該巡邏隊的顯然人數，據他估計約為三十人。但他們的值班時間於午夜終了，並未再有其他事件發生，這兩哨兵遂下班退值。大約一刻鐘之後，從 Idhomeni 方面聽到射擊聲；警衛隊十二人被喚出來，駐守在圍繞着邊境哨站的壕溝中，直至天明。他被嚴密訊問曾否目睹游擊隊越境。他說他雖沒有實際看見有人越境，但他在暗中看見一羣人行近邊境，他料想這些人就是向 Idhomeni 憲兵派出所實施攻擊的游擊隊。接着傳訊 Constantinos TSAKIROPOULOS。他說，午前一時至二時，有若干游擊隊員敲他的門，強迫他和跟他同住同一屋子

裏的牧人 Fotios GHIKOUDIS 取出驢 (或騾) 兩匹，馱上受傷的游擊隊員兩名。於是他們伴同游擊隊員經過希臘邊境第八十八號哨站以西三百至五百公尺之處，轉入距南斯拉夫監視站約二百至三百公尺的一個淺峽谷，和游擊隊員一同越過南斯拉夫邊境至一場地，受傷人員即在該處卸下，在場有兩人等候，據稱係南斯拉夫兵士。他們行過的路徑經在地上向調查團指出。到了該處游擊隊員訊問 Tsakiro-poulos 及 Ghikoudis 願否加入他們成為游擊隊員。他們拒絕不肯加入，遂被警告不得將經過情形告訴任何人，否則有處死的危險。警告後兩人獲釋回村。Tsakiro-poulos 又證實游擊隊和南斯拉夫兵士一名交談。最後調查團聽取了證人 Ghikoudis 的陳述，據他說他也曾在同樣情形下進入南斯拉夫領土，並遇到一些他認為是南斯拉夫兵士的人。

(b) 南斯拉夫提出的證據

就 Idhomeni 事件業已聽取的證言而言，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指出：希臘白皮書第二卷 (英文本，第四十七頁) 敘述該隊係由十五人組成，而證人則估計此項數字在三十至五十人之間。據他說，這一數字業經增加，目的在表示這次事件的重要。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又認為希臘哨兵不致如他所說的在事件發生的晚上首次聽到 Stoy 一字，因為在通常情形下，南斯拉夫哨兵晝夜使用這種盤問口號 (S/AC.4/PV/57-H, 英文本，第五頁)。哨兵 Gioumourtazoglou 究竟曾否在邊境上值勤，他頗為懷疑。還有其他可以批評之點：(a) 希臘邊境警衛僅僅始終警戒而未採取其他措施防止自南斯拉夫進入希臘的人，這一點至堪詫異；(b) 要求證人 Ghikoudis 宣誓以後陳述，他答稱“我不能這樣做” (同前，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頁)。南斯拉夫代表並指出：哨兵 Gioumourtazoglou 實際上並未目睹游擊隊越境 (同前，第八至第十頁)。

第四章。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稱希臘內戰狀態及該國北部各區滋擾情事應由希臘現政權負責及希臘的答辯

A節——關於內戰狀態遍及希臘全境而不限於該國北部各區的控訴及希臘的辯訴

三六。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控訴

一九四七年二月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在雅典向調查團陳述，反對希臘控訴事件，稱希臘內戰狀態及該國北部各區的滋擾情事應由希臘現政權直接負責。上述三國代表請調查團注意：內戰不僅在該國北部各區進行，而且也在距離邊境數百公里的地區發生（S/AC.4/PV/10,12-13,15,16,18,20-24）。

爲了支持這種論據，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提出一表據 Katimerini 報所載希臘公安部的正式公報，列舉政府軍隊與游擊隊之間所發生的戰事和衝突（S/AC.4/24-M）。該表列有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發生的武裝衝突事件九百二十二起。由該表可知游擊隊活動於希臘境內三十一縣即：Argolido-Korinthia, Arkadia, Arta, Attika, Bredia, Achaia, Drama, Iraklion, Kavalla, Kerkyra, Kefalonia, Kilkis, Kozani, Salonica, Serres, Trikkala, Florina, Ethiotis - Fokis, Khalkidiki, Khanion, Eubea, Evros, Aetolio - Akarnania 及 Yanina。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向調查團所提出的備忘錄附有地圖三幅，係據公安部正式公報表示游擊戰爭正在希臘許多不同地區進行。據附表所列，游擊隊與政府軍及憲兵隊的衝突的分佈情形如下：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間所發生的武裝衝突一〇三八起中，六起發生於伊奧尼亞羣島，一〇七起發生於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us），六十六起發生於 Sterea Ellas，三一七起發生於帖撒利（Thessaly），四十四起於伊庇魯斯（Epirus），四九九起於西馬其頓，五十四起於 Khalkidiki，一二起於中馬其頓，十起於東馬其頓，一〇四起於塞拉斯及十九起於愛琴各省（S/AC.4/56，附件二十四，“D”編，英文本，第四頁）。

據希臘報載，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游擊隊攻下斯巴達鎮（在 Peloponnesus），佔領數小時，釋

放政治犯二百名（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民族解放陣線公報）。

第二隊曾於 Katerini 盤問 Vasilos DAMBASIS，據他說，以前所有的政府特別是三月三十一日後的人民黨政府——都幫助游擊運動，而且希臘各地都有這種運動。

在該隊同一次會議上，希臘代表稱，游擊隊的第一次行動是在 Litohori（約距希臘邊境一百五十公里）發生的（S/AC.4/SC.3/12，英文本，第四頁）。

前往 Domokos（西南帖撒利）附近的 Agoriani 區從事調查的第一隊曾在該區鄰近遇見游擊隊。依據曾經該隊在 Agoriani 盤問過的證人的陳述，該地有一游擊區。曾經第一隊於 Agoriani 盤問過的證人 Agrafa 游擊區（南帖撒利）“民主軍司令” TERZOGLU 稱，他所統轄的一切游擊隊員均係來自帖撒利區及帖撒利的內地，所以他們不可能有關於邊境事件的直接情報。我知道無人自帖撒利前往鄰國。在帖撒利被迫害的人全逃入山中……”（S/AC.4/SC.2/4/PV/25，英文本，第十六頁）。

LULIS 於論及希臘內戰的原因時稱：

“希臘內部的悲劇完全是一個內政問題，與鄰國毫不相干。這種紛擾是英國人惹起的”（S/AC.4/SC.2/PV/15，英文本，第十七頁）。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函調查團稱，蘇聯及波蘭代表團暨有關三國的代表曾在 Krisomilia（Thessaly, Trikkala 區）希臘民主軍總司令部會見該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註：英聯王國代表不贊成將前段載入本報告書。

三七。希臘的辯訴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希臘聯絡代表向調查團作初次陳述稱，“這種局面的特徵爲企圖消除並儘可能毀滅證據；其次，企圖將游擊活動向南移動，以便向調查團證明希臘全境都在內戰狀態下，而這種狀態與我們的北隣毫不相干”（S/AC.4/18，英文本，第五頁）。

保加利亞代表根據希臘公安部公報引述的武裝衝突分析 (S/AC. 4/24-M) 列舉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伊庇魯斯、馬其頓及塞拉斯各北方邊境省內發生的事件六二八起，鄰接的帖撒利省內發生的事件一六三起，及希臘其他各地發生的事件一四一起。

調查團在塞羅尼加詢問的若干希臘政府證人稱，希臘游擊戰爭獲得鄰國的援助。在這些證人中，有 Efstathios VALTADOROS (S/AC.4/PV/36, 英文本，第十二頁)，Christos MANTZOURAKIS (S/AC.4/PV/48)，Trayanos TSETEROKLIS (S/AC.4/PV/45, 英文本，第二十一頁) 及 Lazarus TSAUSSIS (S/AC. 4/PV/48, 英文本，第十六頁)。這些證人的證言載於第一章中。

B 節——關於希臘民主人士被憲兵、正規軍及右翼隊伍迫害的控訴及希臘的辯訴

三八.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提出的控訴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聲稱，希臘的內戰是憲兵、正規軍及希臘當局支持的右翼隊伍的恐怖主義所促成的 (S/AC. 4/PV/10-24)。這種恐怖，自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Varkiza 協定以後開始，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選舉以後更為嚴重，使民主分子不得不逃入山中避難。上述三國聯絡代表復稱，希臘現政權不顧 Varkiza 協定，並未自政府機構、軍隊及憲兵隊中肅清附敵的國賊，這些國賊不僅未被逮捕，且繼續在政府機關及議會中占據要位，並迫害民主分子。

為了支持這種陳述，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詳細述說希臘政府機關及軍隊中有大批人員據傳為附敵國賊的情形 (General Spiliotopoulos, Kostopoulos, 警察長 Evert Gonatas 及其他人等) (S/AC. 4/45, 英文本第四至六頁，附件三，三 a，四，五及六)。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向調查團提出的備忘錄附有名單一種，據說其中所列人員前為附敵國賊而現仍占高位 (Teotokis, Kakaras, Vousikidis 等)。再者，調查團又收到名單一種，列有希臘軍官一，三〇六名，據稱他們前在通敵部隊中服役，而現仍在希臘政府中供職 (S/AC. 4/56, 附件一一 a)。還有名單一種列有希臘憲兵隊官佐，據說這些官佐前在戰時通敵憲兵隊中服役，而以英勇獲得勳章 (S/AC.4/56, 附件一一 b)。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代表提及希臘內戰的原因，聲稱：

“滋擾情事完全由於內部的原因。這種滋擾在該國整個大陸上到處發生，甚至正在影響各島……這種紛亂實由於該國政府兩年來窒息人民的意願，無所不至；而在另一方面人民却以堅決的抵抗來答覆……” (S/AC.4/56, 英文本，第四至第五頁)。

社會黨總書記 Elie Tsirimokos 發表了一篇具有這種意義的陳述：

“全國各地正在發生的滋擾情事乃是內部原因的結果，並非鄰國或任何其他國家所惹起” (S/AC. 4/PV/30, 附件)。

左派自由黨代表 General Grigoriadis 稱希臘的緊張情勢，實由於內部原因而非由於外部原因。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們覺得民主份子遭遇迫害，將使希臘人民陷於失望境地，並引起悲慘的結果……我們宣告：右派份子控訴叛徒自國外進入希臘一節，自始至終是捏造的，因為游擊隊不僅在馬其頓活動，而且還在帖撒利整個大陸希臘的各地，伯羅奔尼撒及 Kefalonia, Mytelene, 各島活動……” (S/AC. 4/PV/31, 附件一，英文本，第三頁)。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聲稱，憲兵隊、正規軍隊、及右翼隊伍，由希臘當局支持，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Varkiza 協定締訂後，立即開始採取討伐，集體逮捕，暗殺與毆擊有民主思想的公民等方法，以期消滅該國的民主份子 (S/AC. 4/PV/10-24)。

若干證人曾就憲兵隊、右翼隊伍及正規軍的迫害與恐怖行動作證：

(a) 政治亡命者中央委員會代表 LULIS 於 Ikaria 島集中營受訊問時稱，該營有亡命者一千五百人，來自希臘各地 (S/AC. 4/SC. 2/PV/15, 英文本，第十八頁)。

(b) George SKEMBIS, Maria FALAINA, Paraskevi PAPADOPOULOU, Theodore IKONINOI, Georgia MANDALOVA, Constanida TEODOROPoulos, Nados DEORAS, Elias MAKIS 及其他人等於 Agoriani 受訊問時舉出憲兵隊及右翼隊伍的恐怖行動的證據，據他們說，這些行動的方式是暗殺和劫掠及焚燒有民主思想的公民的房屋。這些證人代表他們村中的居民提出了關於右翼隊伍及憲兵隊所採恐怖行動的備忘錄 (S/AC.4/SC.2/PV/25, 英文本，第二十五至第四十五頁)。

(c) 游擊騎兵中隊隊長 ZOGAS 稱：

“Surlas 隊伍，憲兵隊及在淪陷期間服役於德國軍隊中的若干軍官共同從事屠殺、劫掠和毀壞希臘的活動”(S/AC.4/SC.2/PV/25, 英文本, 第二十三頁)。

在 Ikaria 島上受訊問的證人稱，由於政府組織的殘酷迫害，結果，數千希臘人不得不避難山中，憲兵隊、軍隊及右翼隊伍方面所採取的恐怖行動實為內戰的主要原因(農民黨黨員 Nicholas Terjopoulos, Demo 黨員 Paraiotis Konstantinopoulos)(S/AC.4/SC.2/PV/15, 18)。

希臘民主軍總司令 Markos 的備忘錄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起至一九四六年終止，在此期間，Agrafa 區內被軍隊、憲兵隊及右翼隊伍攻擊的村莊計有六十五個。據該備忘錄稱，上述各村所遭的攻擊達一，一八四次；被毆打及受侮辱的人達二，三八一名，尚有大批房屋毀壞(S/AC.4/177)。

(英聯王國代表團不贊成將前段載入本報告書)。

若干證人稱，希臘當局強迫他們投票贊成君主政體；又稱迫害與恐怖實為數千人不得不逃入山中或自希臘逃往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的主要原因。

(a) Eleftherios SAVVINIDIS 稱，他曾聽說他村裏的人前往鄰村投票如何被殺，前曾在納粹德國秘密警察中任職的某 Captain Georgis 如何“威脅人民，逼着他們投票贊成國王”(S/AC.4/SC.7/PV(I), 英文本, 第九至十頁)。經“C”隊在塞羅尼加盤問過的 Kilkis 附近 Kristoka 村的 Alexandridon SOFIA(S/AC.4/SC.7/PV(I)), Stavridu ARGIRULA(S/AC.4/SC.7/PV/2, 英文本, 第一至第八頁)及其他人等; Apostolos VITANIOTIS, TSENGOS, Jean BATIS(S/AC.4/SC.7/PV/3 and 4); Djordj ATANASOV 及 Kosmos KROMSEMKEI(S/AC.4/PV/71)也證明憲兵隊、正規軍及右翼隊伍對於有民主思想的份子施以恐嚇及迫害的情事；他們又稱，舉行選舉以來，恐怖情事特別增多。

(b) Triantaphyllidis KOSTADINIS 稱，由於希臘當局的殘酷迫害，他不得不逃往保加利亞(S/AC.4/PV/63, 英文本, 第五至第六頁)。

(c) Moranzakos DIMITRIOS 稱，他被迫投票贊成君主政體：

“舉行全民表決時，我被憲兵拷打。他們把我放在一輛兩輪車上，強迫我投票……在投票站，有一個憲兵和一個 hitos。他們記取一切情報，載入記錄投票結果的簿籍中，於是才有人投票贊成國王的結果……”(S/AC.4/PV/63, 英文本, 第十四至第十七頁及第二十四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為 Notia 村四百二十名難民向調查團提出了一件備忘錄，這些難民現在南斯拉夫境內 Krusevo 村居住。備忘錄說，由於憲兵隊、右翼隊伍及正規軍所實施的迫害、逮捕和誹謗，他們不得不逃往南斯拉夫。該備忘錄由居民一百八十九人簽名(S/AC.4/94)。

社會黨代表聲稱，希臘當局對於有民主思想的份子大張撻伐。據他說，Lazika 及 Budurakis 右翼隊伍毀壞 Ksirovrisi 村，殺人四十七名，焚燬房屋一二〇幢(S/AC.4/SR/329, Tsirimokos 陳述的附件, 第五章, 英文本, 第五頁)。

在 Ksirovrisi 村中，證人 Ioannis PAGANIS 稱，據他的鄰居告訴他說，他的父母被右翼隊伍殺死(S/AC.4/SC.3/19, 英文本, 第一頁)。

Olga MARANTIDOU 述及 Ksirovrisi 村遭受攻擊的可能理由稱：“這村是贊成共和政體的，這也許是遭受攻擊的唯一理由”(S/AC.4/SC.3/20, 英文本, 第一頁)。

Dr. V. DAMBASIS 就 Katerini 村一事作證。Dambasis 聲稱，他的兒子被憲兵逮捕，並遭酷刑，以致發狂。Dambasis 又稱，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以來，Katerini 村被殺死的左傾居民約有五十五人(S/AC.4/SC.3/12, 英文本, 第三、第八頁)。

Evangelos KOSTUDIS 述及 Varkiza 協定簽訂以來希臘的事態稱：

“我們所繳出的武器立即交給那些前在淪陷期間附敵的國賊手中。這些武器原是我們用以對抗德國人的，現在却交給兇手和壓迫者，用來對付我們。在我們地區中開始採取的恐怖行動和淪陷期間德國人和附敵國賊的恐怖行動並無差異。許多曾經參加過抵抗運動的人被逮捕。在另一地區，全國人民解放軍的營長和上尉五人及許多游擊士兵被關入監獄。他們被附敵國賊非刑拷打……我們以為英國人會糾正這種情勢，因為我們以為他們是為了這種目的到我國來的。可是我們看見英國的戰車和裝甲車協助附敵國賊封鎖村莊並逮捕愛國份子，很覺失望”。

Evangelos Kostudis 繼稱，這些便是他不得不離開本國前往南斯拉夫避難的原因（S/AC.4/PV/67，英文本，第七至九頁）。

Andreas DJIMAS 在 Ikaria 島受訊時稱：

“我們都是恐怖行動的遭難者……由於這種恐怖行動，數千人被殺，數萬人下獄或被逐出境，還有數十萬人在遭迫害。自解放以來，全希臘人民，特別是那些參加抵抗運動的人，處境乃是最不能忍耐的”（S/AC.4/SC.2/15，英文本，第一頁）。

爲了證實游擊隊員家屬被迫害一說，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代表向調查團所作陳述時，提及 Larissa（中央帖撒利）第二團第一四九八號命令，內稱游擊隊員家屬應予逮捕，房屋應予焚燬（S/AC.4/55，英文本，第三十四頁）。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備忘錄就憲兵隊、軍隊及右翼隊伍迫害“民主份子”的結果，詳述如下。自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一，二八九人被殺，六，六七一人受傷，三一，六三二人被毆，八四，九三一人被捕。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至十二月止，一，一一一人被殺，三，五一六人被捕，五，八一七人被逐出境。自一九四六年十月起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止，約有一二，〇〇〇人被拘。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止，一〇九人經軍事法庭判決後執行死刑。（S/AC.4/55，英文本，第十一及第三十六頁）。

據同次陳述稱，右翼隊伍計有二〇六隊，這些隊伍分配於各省的情形如下：伊庇魯斯十八；馬其頓及塞拉斯，三十四；帖撒利，六十七；優卑亞，五；Stereia Ellas，三十四；Kefalonia，二；伯羅奔尼撒，四十六（S/AC.4/56，案卷第二十二號，第四頁）。

Constantine DINOS 及 Ioannis PAGANIS 就右翼隊伍與憲兵隊及政府軍隊合作迫害民主分子的情形作證（S/AC.4/SC.7/PV/2，英文本，第一至第九頁）。

爲了證實所稱希臘當局大批放逐公民於希臘各島一節，Aspirides KISSILOV 於 Ikaria 島受訊時稱：

“在我們這一批流犯和人質中，計有工人一七六名，農民三二四名，技匠一二二名，科學工作者七十三名，公務人員七十一名。流犯中包括婦女一五九名，內有孕婦十名；許多人攜帶兒童，甚至尚有乳嬰；年齡在五十歲與六十歲的人一二〇人；在七十歲與八十歲間的老人二十人。在這個島嶼上，

你可以知道那些爲盟國和祖國犧牲生命流血的九九八八人的故事。我們都被政府斥爲從事無政府活動，但命令中絕未肯定說到我們中某一個人犯了某項罪。我們毫無理由地被逮捕，在監獄裏拘禁了三個到六個月而未經審問，這種事祇有在法西斯國家才會發生……”

Kissilov 又稱，營中大多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或曾參加過對德的游擊戰爭。“九人前爲德國人的人質，而今在英國佔領之下，他們仍爲人質。他們都爲現在派有代表參加你們調查團的國家流過血”（S/AC.4/SC.2/PV/18，英文本，第二至第三頁）。

希臘總工會執行委員會係於工會第八屆大會中選出。希臘總工會代表 PAPAIGAS 述及希臘工會情形的問題稱，希臘工人階級組織工會的權利已被剝奪。Paparigas 列舉解散工會、逮捕、放逐與暗殺工會領袖的許多事件以後續稱：

“倘若每一政權均以其對工會的態度爲特徵，則希臘現政權摧毀工會自由，正在對工人階級採取猛烈的恐怖行動，無疑地必須視爲具有法西斯政權的特徵。人民或是工人階級是絕對不會支持這種政權的。這是一個反動派的政權，是依賴外國干涉與支持，勉強加於這個國家，使它維持權力的。

“工人階級及希臘全體人民現正與這個政權奮鬥，以期爭回他們的民主權利。

“這個反動派的掙扎，其目的在粉碎並消滅這個國家的民主力量，實爲我國內戰、不安與滋擾的根源”（S/AC.4/60，英文本，第一至第八頁）。

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代表稱，這個組織的會員正在遭受憲兵隊威嚇希臘當局正在迫害這個組織，藉圖消滅這個組織。他又稱，解散這個組織的計劃實爲現正實施的法西斯策略的一個實例，也是政府和國家機關，如“X”一類的各種恐怖組織、右翼隊伍等等的有系統的迫害行爲的另一證據（S/AC.4/SR/41，附件）。

三九．希臘的辯訴

希臘聯絡代表在雅典第一次向調查團陳述稱：

“調查團所研究的問題是希臘及其北方三鄰國的關係問題。不是有關四國任何一國的內政政策或政治情況問題……

“你們當能憶及，最近烏克蘭政府企圖使安全理事會注意希臘政府在內政方面的舉措；理事會關於此事所作的決定，等於駁斥烏克蘭政府所提出的

這種控訴。理事會認為這些問題不在理事會職權範圍之內。希臘或聯合國其他任何會員國的政治情況並非憲章規定所能過問，因為憲章（第七條）要求我們尊重各會員國的政治獨立。

“……倘若說調查團有義務調查希臘內政情況的原因，那末，只有可以證明希臘或希臘生活方式構成了一種威脅鄰國的情事，然後方屬合理。安全理事會業已屢次斷定希臘的內政問題並未構成威脅任何一方的情事。希臘這次參加共同作戰畢竟大遭苦難，所以希臘內政情況，頗多缺點；我們自己承認此事，決不後人。但我們堅決主張處理這個問題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所要求的，只是我們的鄰人不要管我們，以便我們力謀自救。我們要求有一個機會解決大戰留給我們的許多問題……

“這種調查在何處開始，何處結束呢？況且要是以內政情況為這種調查的目標，那末我們的鄰國又能根據何種理由拒絕調查團調查他們自己的政權的性質？據我們的意見，這些鄰國的政權允許且鼓勵在我國釀成動亂”（S/AC. 4/19，英文本，第一、二、三頁）。

希臘聯絡代表又就若干控訴事項提出答辯。對於希臘政權係“法西斯”性質的這項控訴，他答稱，希臘國內有許多政黨，且有許多種意見；又稱“各方對於我們內政問題的態度和意見各不相同，這便是我們的政體的主要特徵”。他又說，希臘有許多人相信立憲政府，只有少數人（民族解放陣綫——希臘共產黨）不相信（S/AC. 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一頁）。

希臘聯絡代表答覆附敵的控訴稱，“希臘共產黨在戰爭中倒戈對付他們自己的戰鬥人民和盟國，現在巧妙地、狡猾地充分利用這個附敵的問題”（同前，第三頁）。

雅典大學校長，內戰人質及被害者家屬聯盟代表 Professor DONTAS 稱，只有共產黨在希臘採取恐怖行動，希臘境內的滋擾不是由於社會或政治原因，而是由於外國干涉。非政府團體和組織亦向調查團及其所屬各隊提出備忘錄，提及這種情勢。

至於就所稱前後的希臘政府違反 Varkiza 協定一節而言，Fotios KONTOPANOS 稱：“當 Varkiza 協定簽訂了的時候……他（Nemertsikas）向我們宣稱，由於全國人民解放軍所擁有的武器數目已為應該移交數目的二倍或許三倍，黨命令我們把一切好武器挑出藏起來”（希臘白皮書，第一卷，英文本，第五十七頁）。

關於毀滅 Ksirovrisi 村一節，前充游擊分隊隊員的 Ioannis TSENDARLAS 稱，“他的隊長說，Ksirovrisi 村的毀滅，應歸咎於他們自己的隊伍”（S/AC. 4/SC. 3/19，英文本，第三頁）。

關於選舉一節，希臘聯絡代表強調下述事實，希臘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所舉行的選舉是“戰後所有各國在國際管制與監視下舉行的唯一選舉”。

SAVVINIDIS 聲稱：“我自由投票，無人阻礙”（S/AC. 4/SC. 7/PV/1. W，英文本，第九頁）。

Nikitas THIOLOPITIS 否認民族解放陣綫所控 Cyclades 工會代表不是自由選出的一說。這個證人述及一九四四年十月後 Cyclades 勞工中心的行政時，稱：

“所有指派的委員，都是共產黨員。我們立即召集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代表們，在 Cyclades 縣總行政官之前舉行選舉”（S/AC. 4/SC. 2/PV/12，英文本，第十六頁）。

C 節——關於少數民族（馬其頓人和 禪人）被迫害為造成希臘緊張局勢 的原因之一的控訴及希臘的辯訴

四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 及南斯拉夫提出的控訴

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聯絡代表稱，造成北希臘緊張局勢的原因之一，是少數民族，即禪族和馬其頓族被迫害。他們在陳述中強調一點：憲兵隊、軍隊和右翼隊伍在馬其頓族和禪族所居住的希臘北部各地區所採取的恐怖行動，甚至較該國其他地區更為殘忍而兇猛，會使居民的反對更加激烈。他們又聲稱，希臘政府迫害少數民族使馬其頓人和禪人不得不離鄉背井，避難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

三國聯絡代表指出，希臘公民兩萬大半為馬其頓人業已逃往南斯拉夫，尚有一萬人逃往保加利亞，目下仍有難民自希臘前來（S/AC. 4/147，S/AC. 4/24 a，英文本，第三頁）。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南斯拉夫政府向英聯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美利堅合眾國等三國政府提出備忘錄一件，內稱，希臘為聯合國宣言與憲章簽字國之一。而就愛琴（希臘）馬其頓

的馬其頓人而言，希臘政府實犯了多次公開違反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國際法關於基本人權及免於恐懼的原則之罪。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聲稱，迫害希臘境內馬其頓人的方式為集體消滅、劫掠、焚燒整個村莊，如 Skra, Ksirovrisi Stefanini 等村 (S/AC.4/PV.22, 英文本，第八及第九頁)。

Maria SLAVI 稱，憲兵焚燒馬其頓人的 Skra 村 (S/AC.4/SC.8/PV.2, 英文本，第一至第五頁)。

Prose ZEGA 稱，希臘憲兵焚燒馬其頓人的 Skra 村，作為一種鎮壓措施。該村居民深恐再遭當局迫害，不得不逃往南斯拉夫 (S/AC.4/PV.71, 英文本，第二十三至第二十七頁)。

Djordre ATANASOV 述說右翼隊伍及憲兵隊對馬其頓人所施的恐怖行動——暗殺，施以酷刑，加以暴力，捏造選舉結果及阻止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馬其頓人。

下列各人亦證明馬其頓少數民族被迫害的情事：Atistolos VITAMIOIS 在供證中述及希臘境內公布一項法律，凡操馬其頓語的人，均科以罰金 (S/AC.4/SC.7/PV.3, 英文本，第十三及第十四頁)；Tisi TOKUPOLOS (S/AC.4/SC.8/PV.2, 英文本，第九及第十頁)，KAICHEVSKI (同前，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二頁)，Kosmos KRONSEMEKI (S/AC.4/PV.71, 英文本，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三頁)及其他多人。

調查團接見希臘 Skra 村難民代表團，為該村三百名馬其頓居民提出備忘錄一件，敘述希臘當局迫害馬其頓人的情形以及他們逃往南斯拉夫的原因 (S/AC.4/PV.57 I, 英文本，第二至第五頁)。

前往 Skopje 的“E”隊也收到許多關於希臘當局迫害馬其頓少數民族的備忘錄 (S/AC.4/SC.8/14)。

據南斯拉夫代表稱，大批馬其頓裔公民被關在集中營中，這一事實可以證明馬其頓人被迫害的情事 (S/AC.4/PV.22, 英文本，第九至第十一頁)。

人民解放陣線弗羅林那 (Florina) 區委員會的備忘錄，係交與遇見 Markos 的一組的。這件備忘錄述及斯拉夫馬其頓人被希臘當局迫害的情事。據這件備忘錄稱，一九四六年五月間，單就 Ksino Nero 一村而言，即約有一千人被捕，尚有一百人任 Aito 村被捕云云。

(英聯王國代表團反對希臘政府入本報告書)。

Ioannis NIKLAIDIS (馬其頓人) 在 Poligoros 監獄中答復訊問稱，“希臘當局對馬其頓人所採取恐怖行動，使他們中一部份人逃入山中，另一部份人前往鄰國避難” (S/AC.4/SC.3/7, 英文本，第三頁)。

Ioannis SAMOLADAS 稱，馬其頓人正在遭受迫害，他們沒有學校，和政府當局交涉時也不能用他們自己的語文，如果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便要受種種處罰 (S/AC.4/SC.3/11, 英文本，第五頁)。

Nikolas SIGANOS 稱，有馬其頓人二百名拘禁於 Pavlos Mellas 獄中 (S/AC.4/SC.3/11, 英文本，第二頁)。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S/AC.4/PV.12) 及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S/AC.4/PV.16) 阿爾巴尼亞代表向調查團陳述稱，希臘當局正在對住在希臘的攪人採取恐怖行動。阿爾巴尼亞代表引述約有攪人二萬三千名自希臘逃往阿爾巴尼亞，以此事證實他所說的話。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阿爾巴尼亞政府向巴黎外長會議遞送備忘錄一件，指出希臘當局對於攪人採取殘酷的迫害行動，並要求他們解決攪族問題 (S/AC.4/PV.16, 英文本，第十二頁)。備忘錄稱，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間 General Napoleon Zervas 的軍隊採取恐怖行動，其方式為集體殺害攪人，焚燒攪族村莊及集體劫掠。由於這些行動，有二、八七七人被殺，房屋五、八〇〇幢焚燬，村莊六十九個毀壞。

阿爾巴尼亞證人四名在 Konispoli 答覆訊問時稱，希臘當局正在迫害並恐嚇攪人。

Nusrat ATİ 在 Filatas 聲稱，目下攪人家庭留在希臘境內者不出十六戶 (S/AC.4/SC.2/SR.15, 英文本，第八頁)。

Mustafa ROBURA 顯示他的刀傷疤痕，據他說，這是他村中遭屠殺時他和他的兄弟企圖逃避而被希臘憲兵傷害所留的傷痕 (S/AC.4/SC.2A/SR.16, 英文本，第八頁)。

居住於阿爾巴尼亞的攪族難民反法西斯委員會向該隊提出了一件關於希臘當局迫害攪人的詳細備忘錄 (S/AC.4/234, 附件十九)。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一書，題為“希臘法西斯君主政府侵略阿爾巴尼亞的行為”，內載希臘境內攪人被迫害的許多文件 (S/AC.4/189, 英文本，第六十八至第一〇四頁)。

該書提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 Herford 報所載英國國會議員 Mr. Hutchinson 的言論。

Mr. Hutchinson 當時稱“我停留在阿爾巴尼亞的期間，有機會和許多來自 Tchamouria 的難民談話。這是二萬五千揮人的問題，他們被 General Zervas 統轄下的希臘恐怖匪徒從他們的家園驅逐出去了”（S/AC.4/189，英文本，第一〇九頁）。

四一．希臘的辯訴

(a) 揮族少數民族問題

希臘聯絡代表向調查團陳述稱，“操阿爾巴尼亞語的少數民族一萬七千人在戰時充當叛徒和附敵國賊……”且在“法西斯勢力侵入希臘前一個時期中成為義大利人的特務。”他接着說，他們知道德國人即將撤退時，他們決定並不留在希臘。國際紅十字會 Mr. Lambert 徵得 General Zervas 的同意，於德國占領結束前，設法勸他們留在希臘，而未生效。他們大多數逃入阿爾巴尼亞（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七頁）。

Constantine FRONTZAS 說，“同族居民均可攜帶武器。其中一部份人先在義大利後在德國人的指揮下組成一個常設軍事單位。其餘部份雖亦攜帶武器但沒有組織起來。該軍事組織……對希臘人施以壓力”（S/AC.4/SC.2A/SR/14，英文本，第八頁）。該證人稱，“很可能有對揮族居民採取報復行動的若干實例。在 Paramythia 方面並無此種情事”（同前，第九頁）。Efstratios ATHANASKOS 證明戰前希臘政府對揮人待遇良好，但他又稱“他們在戰前一兩個月編入一個叫做法西斯義勇軍（Militia Voluntaria Fascista）的軍團中，且作意大利人攻擊希臘時的先頭部隊”。Georghios TSOUYROUPoulos（S/AC.4/SC.2A/15，英文本，第十二頁）及揮族證人 Mersen HADJI（同前，第十六頁）也作類似的供證。

(b) 馬其頓少數民族問題

希臘對於所控馬其頓少數民族被迫害一節所提出的答辯分為兩部份：

(i) 據稱該少數民族曾有許多份子附從德國及義大利占領部隊。希臘聯絡代表於是稱（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五頁），“保加利亞代表……故意不提那附從德國軍隊的數千操斯拉夫語的移民，他們在一九四四年秋天當德軍退出時或剛退出後越境進入保加利亞。我有一張名單列有這些操斯拉夫語人，並載明他們在德國占領期間所犯的罪行，可供調查團斟酌參閱。這兩種人以及那些越境進入南斯拉夫的人，連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後逃出希臘的全國人民解放軍兵士，乃是目下在希臘

境內作戰的游擊軍隊的中堅份子”（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五頁）。

Georgios FOURKIOTIS 稱，“一九四四年 Kalchev 發動一種運動，要以軍火供給南斯拉夫馬其頓村民，德國人和若干斯拉夫馬其頓人亦曾協助他進行此事”（S/AC.4/SC.2A/SR.7，英文本，第六及第七頁）。

(ii) 否認馬其頓少數民族實遭迫害。

希臘聯絡代表稱，“希臘的斯拉夫……人口僅占希臘總人口的百分之一，現有二，〇〇〇，〇〇〇希臘人住在馬其頓與塞拉斯，在這兩百萬人中只有百分之四操斯拉夫語。”（S/AC.4/PV/50，英文本，第二頁）。他否認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有替馬其頓全部希臘人或替操斯拉夫語的少數民族作保護人的權利（同前，第三頁）。

關於焚燒 Skra 村及屠殺若干居民一節，證人 TSEMBIS（S/AC.4/PV/57-G）Brigadier IOANNOU（S/AC.4/PV/57-E，英文本，第四頁）及其他人等向調查團稱，這些事是游擊隊作的。仍住在希臘的 Skra 難民向調查團提出了一件表示這種意思的備忘錄。

若干證人曾就斯拉夫馬其頓少數民族據稱被迫害的情事在佛羅林那作證。Velliano BOZINIS 稱，“他的人民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說他們的語言，據他所知，除德國人外，沒有任何人曾迫害他村中操斯拉夫語的人”（S/AC.4/SC.2A/SR/7，英文本，第十一頁）。斯拉夫馬其頓人 Stefanos KALANTZIS “因為他們在他家中尋獲軍火”被捕（S/AC.4/SC.2A/SR/7，英文本，第十一頁），據他說，在他的監獄中，希臘囚犯與斯拉夫馬其頓囚犯一律都受同樣待遇。問他是否可以自由說斯拉夫馬其頓語，他答覆說“是可以的。只有一天獄吏禁止他們說斯拉夫馬其頓語，但他們向檢察官控訴，嗣後人人可以自由說他自己的語言”。下列證人亦證實有操斯拉夫馬其頓語的自由：

Maria SLAVI 本人雖是一個佛拉克人（Vlach），但在鄰村學會說斯拉夫馬其頓語（她受訊問時，即是使用這種語言）（S/AC.4/SC.8/PV/2，英文本第七頁）。

Ilia CONSTANTINIDIS 稱：“我們希臘人與馬其頓人相處如同親睦的鄰人，所以我們知道他們語言中的若干字”（S/AC.4/SC.8/PV.3，英文本，第十一頁）。

Ioannis NICHOLAIDES 稱，他“不是因為政治關係被捕，而是因為他是斯拉夫馬其頓人，且被控曾為 Okrana 人。”他又說，“他村中所有的人都操斯拉夫馬其頓語”（S/AC. 4/SC. 3/7，英文本，第三頁）。

最後，第一 A 隊中的希臘聯絡代表向調查團（S/AC.4/SC.2A/17）稱，關於禁止佛羅林那區操

斯拉夫語的希臘人說他們自己的語言一節，“絕對不確”，附送“佛羅林那法院若干紀錄的證明無訛的副本，這些文件確實證明操斯拉夫語的希臘人在希臘法庭上有官方傳譯員代為傳譯。我又提出佛羅林那檢察官證明書一件，證明他和軍軍事當局任用 Andronikos Zavos 充當這些案件的傳譯員和翻譯員。”

第五章。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訴 希臘政府在各該國家邊境採取挑釁政策

四二．阿爾巴尼亞的控訴

阿爾巴尼亞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備忘錄（S/AC. 4/42 and Add. 1; S/AC. 4/4）控訴希臘在一九四六年內在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所作的挑釁行為和所造成的事件共計一百一十一起。這些事件的範圍自邊境巡邏隊相互射擊，偷竊羊隻，綁架巡邏隊，擴大戰鬥，以至希臘兵士侵入阿爾巴尼亞領土，侵犯阿爾巴尼亞領海及希臘軍用飛機在阿爾巴尼亞領土上空飛行。據說在這些事件中約有二十五起係希臘軍隊侵入阿爾巴尼亞領土。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陳述時，控訴希臘從事挑釁行為，造成邊境事件，認為這些行為與希臘自認與阿爾巴尼亞處於交戰狀態這一事實有關，並與襲擊北伊庇魯斯及毀滅阿爾巴尼亞國的目的有關（S/AC.4/PV/12，英文本，第十七及第十八頁，S/AC. 4/PV/13，英文本，第三至第六頁，S/AC. 4/PV/59，英文本，第二頁）。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稱，希臘邊境當局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上有系統地造成挑釁事件。關於這一點他說：“我把侵犯邊境問題作為希臘侵犯阿爾巴尼亞的完整與獨立的一批挑釁行為的一部份來處理，因為據我們的意見，侵犯邊境問題可以作為一批事件的一部份來解釋，而不能作為一個單獨問題來解釋”（S/AC. 4/PV/15，英文本，第十二頁）。在同次發言中，阿爾巴尼亞代表引述在阿爾巴尼亞領土上被俘的一個名叫 Jorgo SIMON 的希臘兵士的供詞：“我們並非自動地採取這種行動，而是因為我們奉了對阿爾巴尼亞挑釁的命令”（S/AC. 4/44B，英文本，第二十五頁）。聯絡代表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間的挑釁與事件的控訴，作一總結，提到一九四六年前有挑釁與事件六十一起，一九四六年

內有挑釁與事件一百一十一起，共計兩年內有挑釁與事件一百七十二起（S/AC. 4/PV/15，英文本，第四及第五頁）。據說這些事件所引起的損失情形如次：六人被殺，十六人被俘，兩人受傷；有牛二十四，羊六十頭，馬、騾、驢七十匹被帶去；還有汽艇一艘被帶去，另有一船及一邊境哨站被毀。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陳述時重行控訴希臘在對阿爾巴尼亞製造事件（S/AC. 4/PV/27，英文本，第九至第十二頁）。

當時他提及希臘水兵 Emmanuel Papanikillan 及 Thomas Voucias 來函，從這些函裏看來，希臘艦隊似毫無理由地對阿爾巴尼亞採取行動。在同次發言中，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引述被阿爾巴尼亞人俘獲的另一希臘兵士 Jorgo JOTAGIS 的供詞：“我們奉命不斷尋找新藉口，挑逗阿爾巴尼亞人”（S/AC.4/44A，英文本，第十四頁）。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被阿爾巴尼亞人俘獲的希臘兵士 Jorge KOTOJAMI 向阿爾巴尼亞當局供稱，他所隸屬的希臘巡邏隊曾向命令他們停止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的阿爾巴尼亞巡邏隊開火射擊。Kotojami 在其供詞中稱：“就上述日期所惹起的事件而言，確係由營長及其所轄部隊煽動該項糾紛”（S/AC. 4/44 A，英文本，第三十六頁）。

在 Ikaria 受第一隊訊問的 PAPAXISTOPOULOS 聲稱，阿爾巴尼亞邊疆上所發生的邊境事件乃希臘方面挑釁的結果（S/AC. 4/SC. 2/4）。

這些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據說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在 Argyrocastro 區域的 Radat 發生的。阿爾巴尼亞兵士 Mestan RAMADAN 及 Teamis NICHOLAOS 曾就這些事件向第一 A 隊作證。Ramadan 說，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開始發生的一批小事件

日，希臘兵士一百二十名和平民四十人於七月五日過邊境，竄取小麥。七月七日“早晨他們以機關槍及迫擊砲射擊……當我們看見他們在農場上縱火的時候，我們自己也開火。在這次戰鬥中，希臘兵士一名死亡，一名被俘，我們的兵士中也有一名死亡”(S/AC.4/SC.2A/PV/21，英文本，第二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又向調查團提出備忘錄，以證明阿爾巴尼亞聲稱希臘在邊境挑釁與製造事件之節。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六年的挑釁事件均曾經詳細敘述(S/AC.4/44A，附件一，英文本，第一至第二十三頁及 Corr.1; S/AC.4/44B，英文本，第一至第八頁)。此外，調查團又收到一件備忘錄(S/AC.4/44A)，內載關於若干事件業已實證登記的陳述五十九件。其中有一件關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事件的陳述，係由 Hocharitzza 的五十個公民簽名；一件關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事件的陳述，係由 Radat 十二個公民簽名，還有三件關於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間在 Trestenik 附近發生的事件的陳述，係由公民六十餘人簽名(S/AC.4/44A，英文本，第一至第一四〇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又提出印刷品一冊，題為“希臘法西斯君主政府侵略阿爾巴尼亞的行為”(S/AC.4/189) 藉供參照。此冊(第十八至第三十三頁)載有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間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的邊境上所發生的事件或挑釁情事一百七十六起。除稱為一九四七年內所發生的各事件外，其餘均係複述早先所提的控訴。所述事件中，有侵犯領海事件五起，侵犯領空事件三起。若干供詞亦經列為證據，藉以證實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政府的事項。

第一 A 隊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視察 Trestenik，目的在就一九四六年六月和七月的事件，從事實地調查(S/AC.4/SC.2A/43)。該隊收到了一件敘述這些事件的詳細備忘錄，列舉六月至七月間的挑釁情事十起(S/AC.4/SC.2A/20)。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提出 Trestenik 的阿爾巴尼亞農民四名，在三月十四日就這些事件作證。Tefik SHERIF 稱，他的兄弟是中希臘人所發的彈死亡的(S/AC.4/SC.2A/SR/9，英文本，第一至第六頁)。他有一次聽見希臘人高呼“喬治萬歲”並稱他們將攻取 Korce 和 Argyrocastro。

阿爾巴尼亞代表又提出一件關於 Konispol 區 Likojan 山事件的備忘錄(S/AC.4/SC.2A/29)，載有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

間的事件五起。這些事件由五十八名有簽名的證詞七件予以證實(S/AC.4/SC.2A/29/Add.1)。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第一 A 隊訪問 Konispol，並就這些事件訪問證人三名(S/AC.4/SC.2A/57，英文本，第十七頁)。阿爾巴尼亞軍官 Faik LAMOHI 聲稱，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及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十一月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十六日等事件發生時，他均在場。第二個證人聲稱，約有希臘兵士二十至二十五名自第五十五號與第五十六號界石間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擄去一個人和他的兩匹馬、兩頭牛、一匹驢；一星期後希臘兵士再度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第三個證人聲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他看見一支希臘巡邏隊，約有二十人，進入了阿爾巴尼亞土地，攻擊一支三人的阿爾巴尼亞巡邏隊。

四三. 保加利亞的控訴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稱，在過去兩年中，希臘與保加利亞交界的邊境事件很少，且無嚴重後果。所發生的事件均屬平常性質，很可能在任何邊境發生，實無政治意義(S/AC.4/24(a)，英文本，第二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在調查團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的會議上，一方面否認希臘政府的控訴，他方面稱，由於希臘多次侵犯保加利亞邊境，並對保加利亞有意挑釁，保加利亞實有若干嚴重而極有根據的理由來控訴希臘。

據控一九四六年內希臘人一共挑逗事件三起。其中有若干案件係由來歷不明的飛機自希臘飛行越境。就地面上的滲入而言，最大的是十五人至二十人的希臘巡邏隊越過邊境偷竊牛羊。在該年內所發生的衝突事件中，保加利亞的死傷人數共計三人(S/AC.4/24d)。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就邊疆挑釁事件向調查團提出若干證人，以證實保加利亞控訴希臘的事項：

保加利亞公民 IKONOMOV 聲稱，他和 Serbakov 在希臘領土上的時候，經希臘軍官詢問許多關於保加利亞的問題。他們先被毆打，然後要他們在若干申請書上簽字，却“不知道所簽的是什麼”。IKONOMOV 復稱，當他們引回邊疆時，“他們威脅我們說，如果我們不作游擊隊員，幾個月內他們(即希臘人)便要到保加利亞來，要我們占領南保加利亞”(S/AC.4/PV/62-I，英文本，第九頁)。

SEBDAKOV 聲稱，他們“奉命前往山區，進入黑山，和游擊隊員一同對政府作戰，以期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的政府”(S/AC. 4/PV/62-II, 英文本，第十三頁)。

MUSTAFOV 供稱，有若干隊伍自希臘武裝侵入保加利亞。他的書面供詞已向調查團宣讀，內稱：“由希臘當局保護並得其許可可在希臘境內居住的 Pomak 逃亡者組成的隊伍，即係被派前往保加利亞從事偵察以及政治活動並製造事件轉移視線的同一隊伍。這些隊伍在 Pomak 人中從事宣傳。他們散佈謠言，說 Rhodope 地區已與希臘合併，他們勸 Pomak 人採取不法行動，他們並鼓勵他們，約請他們逃入希臘領土”(S/AC.4/PV/66, 英文本，第十三頁)。

Ibrahimov URUCHEV 聲稱 Suleiman Ademov Parov (Parcho) 屢次自希臘越境進入保加利亞(S/AC. 4/PV/66, 英文本，第五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函稱，是年一月二十八日，武裝匪徒三名自希臘侵入保加利亞領土；又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另有匪徒三名也同樣地侵入。據說，在這兩個案件中，匪徒之一是逃出保加利亞而現在希臘境內的 Suleiman Ademov Parov (Parcho)。據說，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Parcho”組的匪徒兩名企圖自希臘越境進入保加利亞時死亡(S/AC.4/96, 英文本，第二頁)。保加利亞聯絡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函，另就侵犯邊疆事件提供情報，敘述了案件四十五起。在這些案件中據說有十三起是在一九四七年發生，其餘則在一九四六年發生。在這十三件中，六件據稱係侵犯領空事件。他又稱，自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同年二月底止，侵犯保加利亞邊境事件計四十六起(S/AC. 4/156)。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保加利亞政府行文希臘政府稱，他們願意續訂一九三一年邊境協定，但他聲稱迄未接獲希臘的答覆(S/AC. 4/24 d)。

四四. 南斯拉夫的控訴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向調查團稱，“希臘的軍事組織及其首長在希臘與南斯拉夫交界的邊境發動了連續而有系統的挑釁事件，製造野蠻事件，侵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主權”(S/AC.4/PV/24, 英文本，第二頁)。

他於是舉出十個實例，說這些實例足以代表其他事件：據稱這些事件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七日之間發生的，大部份是在 Djevdjelija 地區。在一個案件中，有南斯拉夫兵士一名受傷。在其他案件中，傷亡人數未經提及。這些實例中的四起如下：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午後一時，在 Belasica 山中，有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十五名越過邊境進入我國領土。其中四人攜有自動手槍由便衣人員一名嚮導，率領其餘各人前進。他們在我們兩個邊境哨站間侵入。跟在他們後面的有十一人，其中兩人攜有機關槍，其餘各人攜有步槍。這一批人行近我們的哨兵時，我們的哨兵開了兩槍。這一批人開火還擊，但他們看見部隊自我們的邊境哨站增援，便退入希臘領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Sehovo 與 Djevdjelija 間曾有人開槍一響。同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有一批人由希臘人十五名、英國人六名、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八名——其中一名曾任南斯拉夫陸軍軍官——組成，在邊疆附近通過。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午後四時，在 Huma 附近 Kozuh 斜坡上，我們巡邏隊一支被希臘伏兵八名狙擊。此次狙擊是由陣地四處發動，每處由兵士兩名據守，彼此相距五十至六十公尺。陣地形如馬蹄，只留一條路讓我們的巡邏隊出去。兩個伏兵設在我們的領土上。他們用自動手槍向我們的巡邏隊開槍四發。我們的兵士開火還擊，那些希臘人便逃入他們的領土(又參閱 S/AC. 4/115)。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Lazec 與 Mdjedli 兩村間的希臘領土上設有伏兵，他們向在巡邏中的我們一支巡邏隊開火。他們開槍七發。“我們沒有還擊”(Djevdjelija 地區)(S/AC. 4/PV/24, 第三、第四頁；S/AC. 4；S/AC. 4/48)。”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列單，舉出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間發生的事件三十五起。單中包括他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陳述時所舉出的事件十起(S/AC. 4/4B, (附件一)。

復據控稱，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之間，希臘空軍飛機七十七架在南斯拉夫邊疆上空飛行，計四十三次。若干次他們並向南斯拉夫邊境部隊開火(S/AC. 4/48, 附件二及 S/AC. 4/3, 又 S/AC. 4/115)。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希臘政府接獲南斯拉夫政府的抗議後，下令禁止希臘飛機飛近南斯拉夫邊境（S/AC. 4/24，英文本，第七頁）。

四五. 希臘的辯訴

本報告書第三章論述希臘對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控訴希臘政府對這些國家採取挑逗邊疆糾紛政策的答辯。

第六章。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訴希臘政府對各該國家採取一種挑釁政策，在希臘境內維持若干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並支持此等國賊對阿、保、南三國所進行的顛覆活動，及希臘對這種聲訴的辯訴

四六. 阿爾巴尼亞控訴事項

(a) 阿爾巴尼亞的一般控訴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在其對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中控訴希臘庇護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給予他們優惠待遇，並鼓勵他們對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政權有所陰謀（S/AC. 4/PV/12，英文本，第四頁）。

(b) 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庇護此三國家的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在一件備忘錄中列舉十九個阿爾巴尼亞的戰爭罪犯，據稱他們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於塞羅尼加攝影的（S/AC. 4/44，附件七）。

他提出 Agonistis 及 Laiki Foni 兩報供參考，並稱在 Yannina 的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逾七十人，在 Syros 島上的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及保加利亞的戰爭罪犯逾一千人（S/AC. 4/PV/13，英文本，第七至第九頁）。

一九四七年二月間，第一隊曾往 Piraeus 營，看見被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為通敵國賊及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的若干人。茲將在該處看見的那些人的姓名及據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所言的那些人的過去活動開列如下：

(i) Husni Dima，在德國佔領期間曾充憲兵隊首領（S/AC. 4/SC. 2/PV/4，英文本，第十二頁）。

(ii) Alouch Leshanake，法西斯黨書記，曾領導在 Elbasani 進行的法西斯迫害活動，並組織對游擊隊進行的武力鬥爭（同前，第十五及第十六頁）。

(iii) Bervitz，在德國佔領期間曾任國防部長，在義大利佔領期間曾晉陞為陸軍上將（同前，第十八頁）；

(iv) Abas Eermini，係一國家主義者，曾任 Bali-Kombatar 中央委員會委員。

(v) Fiqri Dina，一九四二至四三年間任內政部長，德國佔領期間任阿爾巴尼亞總理；

(vi) Mouhareem Baraiktari 關於他越境進入希臘一事提供了跟他兄弟一樣的情報（S/AC. 4/SC. 2/PV/2，英文本，第四十及四十一頁）。

(vii) Nesmi Emeni Asemi 述及阿爾巴尼亞人在希臘的活動時聲稱：“當我們從 Petkas 及塞羅尼加抵達 Syros 島時，我們有九百至一千人；當我們都在一起時，那些阿爾巴尼亞人中有一人向我們發表了一篇演說，告訴我們應該組織起來，組成一個委員會，以便與希臘人和英國人合作。大家選出十二個人，組成了一個委員會。內中有 Glivitsa, Ali Rezi, Zefi 等人，Adas Laiki 是該委員會的主席……。一天我們據告一切將十分順利地進行，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將能與希臘人和英國人一同回到我們的國家”（S/AC. 4/PV/71-A，英文本，第四頁）。

證人 TSIMAS 在 Ikaria 島上稱：“我本人認識越過這些國家（鄰國）的邊境前來希臘的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及 Bali-Kombatar 的成員、通敵國賊及戰爭罪犯。他們攻擊當地的居民並侮辱他們。我知道由於他們的活動，Kastoria 的居民遭遇了什麼事故。我們有一個能予以證實的證人在此，因為他自己便是一個遭難者。我本人知道這件事”（S/AC. 4/SC. 2-Y，英文本，第三及第四頁）。

(c) 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優待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控稱，“希臘當局自始即十分優待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他們住在最好的旅館裏，他們獲得額外的口糧，比希臘人民吃得多”(S/AC.4/PV/12, 英文本, 第七頁)。他於是引證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 Yannina 的 Agonistis 報的如下一節：“我們在 Yanina 發現 Ali Nivica 和其他七十二阿爾巴尼亞人除了他們六月份應得的常額口糧外還獲得額外口糧”(S/AC.4/PV/13, 英文本, 第七頁; S/AC.4/44, 附件五)。他說，依據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的 Rizospastis 報：“Syros 的民主居民對於該鎮有八百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法西斯主義者一事，頗以為奇。那些人都是戰爭罪犯。他們一到，官方當局立即以 Syros 的最大房屋即後備軍官的房屋供他們用，當局並在鎮上的學校裏和鎮上三分之二的房舍裏裝置電燈”(S/AC.4/PV/13, 英文本, 第八頁)。他又說，依據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 Laiki Foni 報：“國防部長 Mr. Mavromichalis 親往 Syros 訪問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法西斯主義者，以便親知他們獲得所需要的一切”(S/AC.4/PV/12, 英文本, 第四頁)。

四月二日在 Skopje 作證的證人 ISKANDERI 聲稱，由匪徒及戰犯組成的 Ishan Tarpeza 的隊伍於一九四五年九月自南斯拉夫越境進入希臘，並在該地任意巡迴(S/AC.4/SC.8/PV/4)。

(d) 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懲罰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之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圖謀傾覆該三國政權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控稱：“一九四六年五月左右，希臘軍隊為求在軍事上及政治上把阿爾巴尼亞罪犯加強組織起來起見，特把他們安置在希臘的各個中心，如愛琴海中的 Syros 島，Halandrice (離 Patras 三十公里)、Missolonghi 及克利脫是”(S/AC.4/PV/13, 英文本, 第八頁)。

為了支持這種控訴，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一九四五年六月九日的 Rizospastis 報紙說，那些人舉行秘密及公開會議，他們並對 Syros 鎮的居民作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宣傳”(S/AC.4/PV/13, 英文本, 第八頁)。他聲稱，依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Laiki Foni 報，Zachariadis 在一篇演說詞中說，“像 Yanina, Florina, Salonika, Serres

和 Drama 等市鎮實為對巴爾幹醞釀陰謀的地方”(S/AC.4/PV/12, 英文本, 第四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北 Epirot 委員會印行給北 Epirus 的希臘人民看的一種小冊子說：“阿爾巴尼亞人在許多事情上瞞着你們。不久你們將在邊界上看見兵士，國家的保衛者，還有他們的飄揚在天空的藍旗，這種旗幟將以信息帶給你們這塊為主義而犧牲的土地。如果阿爾巴尼亞人抬起了頭，那麼希臘人的刺刀將完成其奇蹟，盟國將劃出應該劃出的邊界”(S/AC.4/PV/12, 英文本, 第四及第五頁)。他又說，一九四五年間 Bari 有一希臘軍事特派團使希臘境內和住在義大利的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取得了聯絡，以期惹起對阿爾巴尼亞的控訴(S/AC.4/PV/27, 英文本, 第十二及第十三頁)。

阿爾巴尼亞代表稱，“希臘當局曾把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組織起來，且有臨戰的準備，以便利用他們作為對抗阿爾巴尼亞現政權的武裝隊伍”(S/AC.4/PV/13, 英文本, 第十五頁)。舉例來說。他指出一個名叫 Ditar Kurtezi 的戰爭罪犯曾自希臘進入阿爾巴尼亞。依據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的陳述，Ditar Kurtezi 在受審時稱，他和其餘八人侵入阿爾巴尼亞領土，“以期與阿爾巴尼亞反動份子取得聯繫，並組織隊伍對抗現政權”(同前，第十六及第十七頁)。復據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一次對抗阿爾巴尼亞巡邏隊的戰鬥中，一個名叫 Dule Alurapi 的戰爭罪犯被擊斃。他來自希臘，奉命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組織一個隊伍，煽動糾紛(同前，第十七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復控稱，在以後數次不同場合中，Mousakitis 曾派遣類似隊伍前往阿爾巴尼亞，依據附件十五所載 Philip Pandaziu 的招供(S/AC.4/44, 英文本, 第十二及第十三頁)，那些在希臘領土內組成，復被送回阿爾巴尼亞的阿爾巴尼亞隊伍的目的乃在於 Konispoli 區內造成恐怖局勢，分派款項進行間諜工作，並以武器給與阿爾巴尼亞國內的失意份子。

證人 Bairam BARAKTARI 於伯爾格來得受訊時稱，他是阿爾巴尼亞通敵國賊 Mouhareme Baraktari 隊的隊員。據該證人稱，在解放鬥爭中，該隊曾與阿爾巴尼亞游擊隊交戰。佔領者被逐出後，“Mouhareme 作了一個對人民政權作戰的決定，即使這樣會在阿爾巴尼亞與希臘間的邊境上引起事

件，亦在所不顧”(S/AC.4/PV/68，英文本，第二十及第二十三頁)。Baraktari 又稱：“隨後 Mouharem 和 Marki 同意在 Shemrea 舉行一次會議。他們決定如果在希臘組成的隊伍於會議前進入了阿爾巴尼亞，他們自己亦將着手採取行動。這次談話後，Mouharem 函約一個叫做 Mafoil Zalazi 的人前去會晤他。Mouharem 命令這個人不惜一切代價與正在希臘組織起來的奸黨取得聯繫”(S/AC.4/PV/70，英文本，第十一至第十二頁)。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了一件關於在阿爾巴尼亞 Korce 所舉行的審判的文件(S/AC.4/166)。在審判過程中被告 Josef Gini 於三月十二日聲稱：“我曾參加委員會在 Germada Tembes 村舉行的第二次會議。”

據同一文件說 Xhako KOSERCKA 曾聲稱：“我們創立了一個對抗阿爾巴尼亞政府的組織——EAV——其目的在推翻人民政權。我們的組織將與希臘人及避難於希臘的阿爾巴尼亞人建立關係。他們將協助我們。”據說現經逮捕的該組織副首長 Michael GINI 曾作證如下：“去年十一月間，我遇見一個同鄉，他名叫 Xheko Ismaili，現在希臘做難民。他向我提議設立一個旨在推翻政府的組織。他又說，十天至十二天以後(初次見面後)，他將與希臘人取得聯繫。我曾再度會見 X. Ismaili，他通知我說，他接到 Yanina 北 Epirus 委員會一個名叫 Dodo Tesha 的委員自 Yanina 發出一封信，Dodo 建議在 Leskovik 設立一個北 Epirus 組織，並和我們在希臘的同事合作”。

四七. 保加利亞控訴事項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在其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中聲稱，“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的法西斯難民……已在希臘境內找到招待惡劣的庇護所，實際上，目前可在塞羅尼加的 Pavlos Melas 一類的所謂營幕中和 Syros 及克利脫各島的營幕中找到他們，他們在這些地方享受希臘法西斯主義者的特殊照料”(S/AC.4/PV/19，英文本，第十五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復聲稱，“在 Syros 島上的若干人曾對南斯拉夫、希臘及保加利亞的游擊隊作戰。他們組成若干隊，越過邊境進入我保加利亞領土，煽動事件引起不安局勢並往來跨越邊界。Barev 兄弟跟他們在一起。他們與煽動事件有關，而且在若干事件上，他們還是負責人”。他說一九四六年五

月十一日的 Vima 報載稱：“在戰爭期間被佔領的各國中，希臘乃是對那些附敵國賊表示寬容的唯一國家。希臘可稱為附敵國賊的天堂”(S/AC.4/SC.2/PV/5，英文本，第五及第六頁)。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提出的一件備忘錄中列出自保加利亞逃入希臘的十三個保加利亞人。被保加利亞當局通緝的 Lieutenant Colonel Ivan Gologanov 及其他五人亦在內(S/AC.4/21)。

據聲稱，非法的 Pomak 隊自希臘採取對抗保加利亞的行動，並獲得希臘當局的支持。在同一備忘錄(S/AC.4/21)中，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引述了九個例證。其中有如下數個：

“‘Belotinzi’ 隊——由十七個 Pomak 組成，他們在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自保加利亞逃入希臘。該隊的任務為在保加利亞從事襲擊並做情報工作。它分成兩隊，每隊八人。它的武器由希臘當局供給。該隊的首領為 Faik Halilov Gasiev。

“‘Ali Kehaioff’ 隊——在 Devin 地區，有若干非法的 Pomak 隊從事活動，最活動的是來自 Devin 的 Tchavdartzi 村的 Pomak，Ali Riza Ismailov Kehaiov 隊。這一隊的任務為擾亂安居樂業的居民並煽動叛變。情報工作委由該隊經過特殊訓練的人員辦理。該隊由希臘當局給予武器並予以支持。”

曾觀察 Piraeus 及 Syros 島上各營的第一隊接見了 Stoiko Stoikov，Tsenko Barev，Ivan Barev，Popov Mutaftschiev 等人；據保加利亞政府稱，彼等在戰時均曾追隨德國人工作。

四八. 南斯拉夫控訴事項

(a) 南斯拉夫的一般控訴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聲稱，“希臘在戰後成為戰爭罪犯及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的會合處所”(S/AC.4/PV/23，英文本，第四頁)。據聲稱，“他們所得待遇甚好，且有一種預謀的計劃，旨在充分利用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對南斯拉夫採取敵對行動並挑惹弊端。”(S/AC.4/PV/23，英文本，第十二頁)。

(b) 南斯拉夫控訴希臘庇護

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

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說，匪徒 Abdul Dina 曾稱：“在某次會議中，Bajram Nazir 告訴我們說，Baraktari 邀約所有不能留在南斯拉夫匪徒的準備

逃往希臘。希臘政府將擔保我們獲得一種自由生活，並將給我們衣食”(S/AC.4/PV/23，英文本，第五頁)。另一匪徒 Bislim Sali 聲稱：“我們的隊伍前往希臘，是因為我們深信：在希臘，希臘人和英國人會給我們良好的衣食，尤其是自由”(S/AC.4/PV/23，英文本，第五頁)。

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Apostalis VITANIOTIS 及 Evangelos IFANTIS 的來信稱：“一、越過阿爾巴尼亞邊境的武裝 balistes 由希臘當局送入了醫院。他們沒有被解除武裝。他們攜帶了左輪手槍在 Lerina 城 (Florina) 的大廣場上行走；二、來自南斯拉夫的武裝的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曾多次越過邊境……他們慣常成羣結隊自由行走並佩帶武器”(S/AC.4/89，附件一)。Vitaniotis Apostalis 後來以證人資格向第一隊作證說，“阿爾巴尼亞的 balistes 越過了邊境，他們在 Florina 仍舊是武裝着的。他們佩帶手槍，以挑釁姿態在鎮上巡迴。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自邊境乘汽車前來……。這些隊伍參加守衛該地區並和憲兵隊合作……。”(S/AC.4/SC.2-X，英文本，第二頁)。

據控稱，希臘境內有南斯拉夫的戰爭罪犯數百名。其中提到下列各人：Adam Glavica, Cazim Lugadjija, Isen Trpeza, Remiz Bjegunac, Hamdi Jasari Bajram Velijadu (S/AC.4/PV/23，英文本，第九及第十頁)。

復據控稱，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在希臘當局的協助下，曾大批進入希臘。為了支持這種控訴，經引述 Hamid Emin 的以下陳述，作為例證：“我曾接到命令越境進入希臘並與駐在當地的我們的委員會取得聯繫……。委員會須和我協議決定起義人員應於何日在邊界附近。在約定的日期，希臘哨兵將在離開經選定作我們的過道的地點不遠的地區發動攻擊，攻擊時當設法使南斯拉夫邊境警衛趕往攻擊地點，俾使我們預定越境的地點無人防守……”(同前；第十頁；又參閱 S/AC.4/PV/28，附件一，英文本，第十頁)。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提出一件關於對新南斯拉夫採取的敵對行為的文件。證人 Kemal ISHENDERI 就通敵國賊從事犯罪行為的原因作如下陳述：“我們看到希臘的法西斯君主的權威，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建立一個類似的政權。”他在 Skoplje 時又說，Mouhareem Baraktari 在一函中保證他們將獲得希臘人與英國人的協助 (S/AC.4/SC.8/PV/4，英文本，第二十頁)。

Lewan GACHE (電機工程師、Bali-Kombatar 青年組織領袖) 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間，我們越境與一支一百人的部隊作戰。戰鬥結果，我們的損失是：陣亡者三人，受傷者若干人”(S/AC.4/SC.2/PV/8，英文本，第三十一頁)。

Mouhareem BARAKTARI 稱，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和他的隊伍在接近 Bitolj 的地方越過了南斯拉夫的邊境，進入了希臘。他的兄弟 Bairam BARAKTARI 稱，Mouhareem Baraktari 曾自南斯拉夫越境進入希臘，且曾發生過一次戰鬥 (S/AC.4/PV/70，英文本，第十一至第二十一頁)。

證人 Nazmi Emini AZEMI 稱，他知道有四個武裝隊伍自南斯拉夫越境進入希臘 (S/AC.4/PV/71-A，英文本，第十四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希臘境內的南斯拉夫戰爭罪犯與通敵國賊的集中地點為克利脫 (Crete) 島，Citia, Neapol, 及 Merambalo 各地方，Syros 島，Piraeus, 塞羅尼加及 Florina 各鎮。復據稱，在 Merambalo 島上有難民一千五百人 (S/AC.4/PV/28，附件一，英文本，第八頁)。

B 隊查明在塞羅尼加拘留處所確有南斯拉夫公民，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的陳述，在這些公民中有的是戰爭罪犯 (S/AC.4/SC.3/8，英文本，第一頁) 證人 Sifko BLADIMOVIC 提出證據證明他是一個 Mihailovic 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 (S/AC.4/SC.3/8，英文本，第五頁)。B 隊曾看到若干標語和圖片，據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這些都是反阿爾巴尼亞、反保加利亞和反南斯拉夫的宣傳品 (S/AC.4/SC.3/8，英文本，第二及第七頁)。

(c) 南斯拉夫控訴希臘優待通敵國賊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其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中稱，據 Emin EMINI 自 Syros 島來函說：“我們有休息，我們有吃有喝，我們在希臘得到我們所要的一切。我們有充分的食物，儘我們吃”(S/AC.4/PV/23，英文本，第六頁)。他又控稱：“希臘大多數平民過着貧苦的生活，可是外國的戰爭罪犯與通敵國賊却不須為他們工作便獲得金錢、食物和衣履”(同前，第七頁)。

他引述了匪徒 Nazmi Emini AZEMI 的話：“我們在 Florina 受到兩個英國軍官和一個希臘軍官的歡迎，他們把我們安置在一座大廈裏，給我們每人四條毯子，次日他們又以鞋子和衣服給我們”(S/AC.4/PV/28，附件一，英文本，第九頁)。據

他說，Hassen MURSELJI 自克利脫來信稱：“我們沒有到達克利脫島之前，我們領得和在軍中一樣的口糧。現在我們每月可領六〇，〇〇〇德拉克麥。此外，我們還可以儘量吃，還可以整日在鎮上漫步”（同前，第十頁；又參閱 S/AC.4/PV/23，英文本，第七頁）。

據稱 Isub JACOBI 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自 Syros 島發出一函稱：“我們有上帝的一切財富、好鞋、好食物，我們每天沐浴，我們有許多時間散步……”。Isak AHMETI 自 Syros 來函稱：“他不必為我就憂，因為我很好，而且很健康。我剛才定做了假牙，花了我一〇〇，〇〇〇德拉克麥”。Mahmet Fazlia MAKRES 函稱：“跟我在這裏的有一千五百個 Kossovo 同志。我們的身體很好。我們有足夠的錢和好鞋子……”。Haki ALITI 自克利脫來函稱：“我們在希臘吃得很好，喝得也很好；我們很自由。不要為我們煩惱”（S/AC.4/PV/23，英文本，第十七頁）。

(d) 南斯拉夫控訴希臘懲罰南斯拉夫通敵國賊對南斯拉夫採取敵對行動並挑啟弊端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控稱，南斯拉夫通敵國賊避居希臘，希望在精神上及物質上獲得協助，以便進行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鬥爭（同前，第三頁）。他又說，希臘境內的通敵國賊繼續和那些在南斯拉夫境內的通敵國賊保持聯繫。據稱 Ali BARBOS RAMA 曾說：“一九四六年秋天，曾有兩人向他接洽過。其中一人交給我一封信，是 Eioup Binak 從希臘寫給我的；信裏說，他跟 Mouhareme Baraktari 一塊兒在希臘，當他們越過邊境時曾和南斯拉夫軍隊發生戰爭，結果他的兵士陣亡者達三分之一……。Eioup 的信是他派人從邊境的那一方送來的……”（同前，第十三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一本關於馬其頓恐怖組織 VMRO 的書，題為“關於對新南斯拉夫採取的敵對行為的文件”（審判速記紀錄摘錄）。該書列載在 Skopje 舉行審判時各證人關於被告與希臘的關係及他們所隸屬的組織的陳述。

三月十九日證人 Rysta APOSTOLOV 於 Gevgeli 聲稱，他曾和兩個希臘軍官有所聯絡，他們曾五度非法越過邊境，有一次打傷了一個南斯拉夫的兵士（S/AC.4/PV/57-I，英文本，第十六至第十九頁）。他又聲稱，這些軍官向我授意覓致一個能向他們提供關於 Gevgeli 地區的軍隊及其配備等等的情報的人”（S/AC.4/PV/57-I，英文本，第二十頁）。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南斯拉夫公民 Nezmi Emini ASIMI 聲稱：“當我們越過邊境的時候，希臘當局把我們送往 Florina。我們由英國人和希臘人接待”（S/AC.4/PV/71A，英文本，第三頁）。他又聲稱，當我們在希臘時，他隊裏若干隊員被邀加入“X”組織，有幾個人曾同意加入（S/AC.4/PV/71A，英文本，第三頁）。他又聲稱，與希臘當局合作來自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難民已在希臘組織了一個阿爾巴尼亞難民委員會（同前，第十四頁）。

證人 TESKOV 聲稱，他跟 Selim 的隊伍自希臘越境進入了南斯拉夫。希臘邊境警衛於 Selim 出示一文件後即讓他們通過。該隊伍中有一個名叫 Georgi Nikolov 的告訴他說，Selim 是一個擔任反 tcheka 工作的特務，也是一個採取南斯拉夫情報的間諜，他從希臘當局方面獲得武器與金錢（S/AC.4/SC.8/PV/4，英文本，第二至第十九頁）。

證人 Tesich KOSTA 聲稱，在 Syros 島上可以找到在 Croatia 戰爭中殺死數千塞爾維亞人的 Ustachis 人。當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查問那些 Ustachis 人的姓名時，他拒絕作答（S/AC.4/SC.2/PV/7，英文本，第十至第十五頁）。

Milan MAXIMOVIC 稱，他曾把在奧利堅合衆國出版的 Srbobran 報送給在營中的朋友，俾使他們儘可能獲悉世界大事（S/AC.4/SC.2/PV/5，英文本，第十一頁）。在對證人進行研訊的時候，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稱，那是一種“在美國的反民主團體所出版的反民主報，難民們用這種方法指導他們對南斯拉夫的現政權進行的宣傳”（同前，第十二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說，據 Redjepagic AMIR 稱“Major Michic 在塞羅尼加看見我們……。當時謠傳他是流亡政府派來的。每晚他把我們集合在一家叫做 Café American 的咖啡館中，他告訴我們說，他當為我們獲取武器。”他引述 Nezmi Azemi 的話：“我們的營司令——一個希臘軍官——發表了一篇演說（由一個傳譯員予以傳譯）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因為我們是為了同一目的而戰鬥，我們將和希臘人及英國人一道攻擊南斯拉夫，回到我們的家鄉去”（S/AC.4/PV/23）（英文本，第十三頁）。Redjepagic AMIR 稱：“在 Lerin(Florina) 的時候，我被安置在一個聯總（UNRRA）難民營中。次日 Captain Douchan Popovic 來跟我接洽。他穿了一套英國制服。我到達該營後，他立即把我叫在一邊，問我是否知道在 Skopje-Bitolj 與邊境

之間的是那一師、那一旅和那些部隊。他又問我在邊境上有無蘇聯人”(S/AC.4/PV/28,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一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又說,希臘當局慫恿通敵國賊前往義大利,參加那裏的法西斯阿爾巴尼亞委員會。爲了佐證這種說法,他引述 Nazmi Emini AZEMI 的話:“我們的營委員會的領袖們堅決要我們說願否前往義大利,聽從以 Michato Frasseri 爲首的阿爾巴尼亞法西斯委員會的支配,或是寧願前往開羅供 Zog 王的驅策。我們大多數決定前往開羅。各項名單交給了 Syros 的高級地方行政長官……”(S/AC.4/PV/23,英文本,第十四至第十五頁)。據稱,Ristitch Papovic MILOCH 曾謂:“一九四六年九月,以 Major Golubovic 爲首的‘南斯拉夫王室代表團’訪問了雅典的流亡人士營。Flight-Lieutenant Manic Bora 和 Lieutenant Acimovic 也在那個代表團裏。他們自我介紹爲來自開羅的‘南斯拉夫王室代表團’,所負使命爲集合所有南斯拉夫人,並把他們送往南斯拉夫王家的軍事力量正在集中的義大利。他們向我們講述南斯拉夫境內的恐怖情事,在盟國的協助之下,南斯拉夫即將獲得解放”(S/AC.4/PV/28,附件一,英文本,第十一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控稱,通敵國賊跟希臘兵士一道守衛希臘邊境,他們對南斯拉夫實施武力挑釁。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其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中,徵引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南斯拉夫邊境部隊的如下報告:“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午後一時,來自希臘的十五個塞爾維亞祕密國防隊隊員在 Bje-lasica 地區進入了我們的領土。其中四人攜有自動手槍,他們領導着該縱隊,並有一個穿着便服的人作嚮導。他們在我們的兩個邊境哨站中間的地點越過了界線。緊跟在他們後面的有另一個十一人的隊伍,其中兩人攜帶輕機關槍。其餘各人攜有步槍。當他們行近這個特定地區的哨兵崗位時,哨兵便向他們開火,共放兩槍。該祕密國防隊隊員還擊,但當他們看見增援部隊到達時,他們便退入希臘領土”(S/AC.4/PV/23,英文本,第十八頁)。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Florina 區民族解放陣線委員會提出了一件備忘錄,內中第五頁稱:“爲了逃避人民的怒責而遁往希臘的 baliste 和塞爾維亞祕密國防隊隊員在這裏找到了避難的地方。Mr. Hill 把他們集合在一道,交由希臘當局支配,希臘當局派他們做防守邊境附近的村鎮——即 Kato

Kline, Kratero Etniko, 等等——的夜勤警衛。在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沒有到達之前,他們躲藏了起來,俾不致爲調查團所發現,一俟調查團回去,他們將被派擔任同樣工作,還將爲了造成恐怖狀態的目的,越境進入南斯拉夫”。

Apostolos VITANIOTIS 稱,“在希臘與南斯拉夫邊界上 Aghia Paraskevi 的村中,有一支擁有 baliste 部隊的憲兵隊。某日他們開始向各村射擊。他們包圍了整個的村莊。他們搶劫了各家。他們拘捕了所有的人民,並加以虐待。他們把這些人民解到我被拘禁的監獄裏。我是從他們那裏聽到這件報導的。第二件事實是:當若干村人正在鄰近邊界的田地上工作的時候,他們被 baliste 射傷了,這些 baliste 是從希臘方面射擊的”(S/AC.4/SC.2-X,英文本,第二頁);又參閱 Evangelos IFANTIS 的證詞(S/AC.4/SC.2 Y)。

Vitaniotis 曾在塞羅尼加向 C 隊作類似的陳述(S/AC.4/SC.7/PV/3,英文本,第十一頁;又參閱 S/AC.4/73)。

四九.希臘對於被控在希臘領土內維持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並支持此等國賊對該三國進行顛覆活動各節的辯訴

(a) 希臘對於被控庇護該三國戰爭罪犯與通敵國賊一節的辯訴

(i) 希臘聯絡代表在其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向調查團所作陳述中聲稱:

“阿爾巴尼亞代表對於希臘政府已將此等阿爾巴尼亞難民移往希臘南部一節,表示反對。如果阿爾巴尼亞政府與其他有關兩國政府亦能同樣地將所有希臘僑民儘可能向各該國北部遷移,則希臘人將感激不盡”(S/AC.4/PV/27,附件一,英文本,第六頁)。

希臘聯絡代表接着說:

“他(Mr. Djerdja)又指控希臘當局曾向拘留在 Syros 的僑民們建議前往埃及或義大利,末了他又埋怨希臘當局不做效南斯拉夫政府的做法,查南斯拉夫政府乃是利用全國人民解放軍的叛變者和操斯拉夫語的希臘僑民從事“生產性”工作。就我而言,如果我知道 Bulkes 的這些子弟不用在從事這種“生產性”工作上,則我會更覺欣幸;這種生產性工作表現於各種各樣的犯罪行爲上,使希臘慘受其害。無論如何,我對於調查團的決定前往訪問這些

僑民中的一部份，特感欣慰，因為我深信他們會證實這些僑民的居留在希臘對於任何人都不是「一種威脅」（同前，第九頁）。

(ii) 希臘聯絡代表在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致美利堅合眾國代表一函(S/AC.4/174, 節略C)中就希臘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難民的數目與居留地點提供了詳細情報，並稱：

“如果能在適當顧及庇護政治難民的國際慣例下，擬訂一種辦法，使這些人回返他們的本國，則希臘政府將深覺欣慰。無論如何，在他們繼續居留希臘境內的期間均嚴禁他們從事任何政治活動。”

(iii) 希臘聯絡代表在四月十五日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一張根據國籍並按字母排列的一千二百四十五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難民的名單(S/AC.4/221)。

Husni DEMA 在 Piraeus 營中說：“我從來不曾有不受監視的時候”(S/AC.4/SC.2/PV/4, 英文本，第十頁)。Prenek PREVISI 證實進入希臘領土的難民並不自由，且經常在被看守中的事實(S/AC.4/SC.2/PV/4, 英文本，第十八頁)。

(b) 希臘對於被控虐待此等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一節的辯訴

Florina 營司令解釋說：

“這些人(即各鄰國的難民)立即被解除武裝，然後交給他安置在稱為人質營的集中營中。這個營是在人質開始從德國到達的時候設置的。他們在這裏領取食物，停留兩三日，至多不過一星期；在停留期間必須履行若干手續。然後他們被送往更南的地方。由於交通的困難，他們停留的時間，沒有一定”。

該證人說，該營的全部登記簿均供調查隊任意查閱(S/AC.4/SC.2A/B7, 英文本，第五頁)。希臘聯絡代表提出了一張拘留在 Florina 營中的按國籍編列的難民名單(S/AC.4/SC.2A/13)。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阿爾巴尼亞政治難民 Mehmet KOTSINAKO 稱，他“在希臘遇有困難且感受痛苦”，又稱，“他所吃的是一種普通食店的口糧，計麵包一四〇打蘭，菜兩道”。他復稱他“來到塞羅尼加，目下在難民營中”，營中的難民“經常被看守着”。Kotsinako 在離開會議前，要求主席與希臘政府磋商，俾為理想而居留在這裏的所有種些移民可在他們的營中獲得更多的自由，亦可離營而獲得較佳的環境。

在 Piraeus 營的南斯拉夫人 Milan MAXIMOVIC 稱，他“目前的生活是靠出售妻子的珠寶而維持的”，又稱“他別無其他收入”(S/AC.4/SC.2/PV/5, 英文本，第十二頁)。另一個南斯拉夫證人 Philovic MIHAILO 說，一切衣服的分配均由聯總(UNRRA)處理(S/AC.4/SC.2/PV/5, 英文本，第十二頁)。

在 Syros 營中，營司令 TSOUFIS 准尉說：“我們曾屢次接到抗議，我認為這些抗議是有正當理由的。這些都是有關衣服和食物的抗議。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我們沒有給他們任何衣服，我們給他們的香烟，也只有兩次”(S/AC.4/SC.2/PV/7, 英文本，第十六頁)。Tsoufis 准尉於答覆南斯拉夫聯絡官所詢五千萬德拉克麥公安補助金究能維持多久一節稱：“公安部規定每一被拘禁人每日的費用至多為二千德拉克麥(二先令)，包括他的全部支出，如食物、水及所有一般性的用途在內。它也包括營中的乾淨被單及其他一切。這筆款項交由地方行政長官、憲兵司令及一個租稅事務雇員組成的委員會。他們動用這筆款項並向公安部具報。不論在任何情形下，他們每日為每人支出的費用不得超過二千德拉克麥(二先令)”(同前，第十六及第十七頁)。

(c) 希臘對於被控慫恿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之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圖謀顛覆該三國政權有所陰謀一節的辯訴

在 Piraeus 營中，Abas ERMINI 否認曾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並聲稱“無人負責在 Syros 組織一個政治委員會”(S/AC.4/SC.2/PV/2, 英文本，第二十九頁)。另一個阿爾巴尼亞證人 Fiqri DINI 說，他跟阿爾巴尼亞境內的政治難民並無聯繫，並否認與躲藏在阿爾巴尼亞的希臘政治難民、或已在希臘的阿爾巴尼亞政治難民有任何接觸(同前，第三十六頁)。Mouhareem BARAKTARI 聲稱：“我們係憑自己的自由意志前來希臘。我們所住的這個營中有各國的人民，他們不過在這裏過着流亡生活。我們絕對沒有任何一種軍事組織。我們所以到希臘來，是因為希臘是一個真正有自由的民主國家。這裏還有言論自由……”(同前，第四十二頁)。

保加利亞證人 Stoiko STOIKOV 聲稱，他跟在保加利亞醞釀糾紛的任何力量均無聯繫；有人曾問過他關於 Bareff 兄弟的事，他雖曾聽說過他們，但跟他們也無聯繫。他接着說：“我聽說他們被送往島上去了。我本人沒見過他們，也不知道希臘境

內現有以在保加利亞鼓動糾紛為目的的任何組織。我跟這些組織絕無聯繫”(S/AC.4/SC.2/PV/5, 英文本, 第四頁)。

Syros 島上的營司令 TSOUFIS 准尉稱, 雖然當局一向“很嚴”, 但各組間仍有許多誤會, 且有若干衝突。他又說: “我們曾告訴他們, 他們只在這個營中接受招待, 政治討論是禁止的。有時他們中有些人出來說他們要自動為解放他們的祖國到邊境去作戰。我們的答覆是: 希臘政府決不會允許他們, 他們只在這個營中接受招待而已, 不論何時他們如要申請回國, 我們當予以協助”(S/AC.4/SC.2/PV/7, 英文本, 第十七頁)。

保加利亞證人 Ivan BAREFF 指出“我們只做體力工作。我們的食物是從營裏領來的。我們沒有獲得其他協助, 我們也沒有接獲任何指示。我們可以自由出營到城裏去, 但必須按照營當局的規定在九時以前回來”(S/AC.4/SC.4/PV/7, 英文本, 第七頁)。Redjeb RAMADAN 聲稱: “就政治方面而言, 我們並沒有組織。我們在經濟上以金錢及類似的東西互相幫助”(同前, 第十頁)。Kosta TASIC 稱: “我們可任意討論政治問題, 我們所進行的討論不受任何影響”(同前, 第十四及第十五頁)。保加利亞證人 Yanjo Popov 稱: “當我們在營中的時候, 那裏有許多原籍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難民, 有些難民——阿爾巴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要回到他們的本國去, 要求希臘當局准許他們非法進入本國, 以便惹起糾紛, 對現有政權作戰, 可是希臘當局不允許我們這樣做”(S/AC.4/SC.2/PV/18, 英文本, 第十四頁)。

若干證人否認營中有徵募難民藉以沿希臘邊境製造事件的任何企圖。例如保加利亞證人 Tzenko BAREFF 說: “希臘政府從未對我和我的農民黨的朋友有何請求, 也絕未對我們施加壓力”(S/AC.4/SC.2/PV/8, 英文本, 第十七頁)。他又說, 他不知道希臘政府有對拘留在營中的那些人施以軍事訓練

或政治教育的情事。他接着說, 他的“食物是希臘當局發給的, 有些是聯總發給的, “流亡人士”每日領取二, 〇〇〇德拉克麥的食物和衣服。” Bareff 稱, 他和他的朋友“越過邊境時並未攜帶任何武器”(S/AC.4/SC.2/PV/7, 英文本, 第一及第二頁, 第四及第五頁, 第六頁)。Haki RUOHITI 也否認知悉有人向他或其他任何人提出過這種建議(S/AC.4/SC.2/PV/8, 英文本, 第二十九頁)。Captain Nikola MUTTACHIEFF 於答覆他本人或其他人等有無被徵雇前往邊境對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或阿爾巴尼亞煽動邊疆事件一問題時稱: “希臘政府從未提出這種要求, 但即使他們提出這種要求, 我也會予以拒絕, 因為我決不願跟自己的同胞作戰”(同前, 第二十頁)。同樣地, Lujan GACH 也絕對否認 Syros 島上曾有十二個人——大概是阿爾巴尼亞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 他也否認該營的首長曾發表一篇政治演說, 說阿爾巴尼亞人和希臘人應該聯合起來, 並和英國人一道攻打南斯拉夫。他又否認希臘人曾圖徵雇他去防止或製造邊疆事件(同前, 第二十九頁)。同樣地, Thomas KAMILIAS 也否認希臘當局曾慫恿他返回邊疆, 或返回家鄉, 製造邊疆事件之說(S/AC.4/SC.2/PV/11, 英文本, 第六頁)。Peter COBASIO 稱, 希臘當局沒有幫助他們, 但把他們帶到“希臘的內地。當我們行近邊界時, 他們把我們拘禁了一個時候”(S/AC.4/SC.2/PV/12, 英文本, 第四頁)。保加利亞證人 DUDUMOV 稱: “希臘當局並未把……逃亡者組織成武裝集團”(S/AC.4/PV/66, 英文本, 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頁)。

證人 Bairam BARAKTARI 稱, “在實際部門並無與德寇合作的情事。這種合作係在德寇退却前兩個月開始。在整個期間, 只有與德寇作間接的合作, 換言之就是他們沒有對德寇作戰。Mouharef 不能贊同解放運動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這種運動與南斯拉夫的多數民族即民主南斯拉夫有聯繫”(S/AC.4/PV/70, 英文本, 第十八頁)。

第七章。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聲訴希臘政府採取一種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實爲對此等國家的一種挑釁，及希臘對這種聲訴的辯訴

五〇。阿爾巴尼亞控訴事項

希臘政府曾宣稱，希臘係與阿爾巴尼亞處在戰爭狀態中。據控稱這種宣言與希臘對南阿爾巴尼亞（北Epirus）領土的要求有關，這就是希臘在邊境故意挑釁的基本的原因（S/AC.4/PV/12，英文本，第十七及第十八頁，又S/AC.4/PV/27，英文本，第十一頁）。復據控稱，希臘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源於內部的壓迫、恐怖及暗殺政策，特別源於其對Cham少數民族的待遇方式（S/AC.4/PV/12，英文本，第二至第四頁，第十一頁）。調查團收到了一本小冊子，題爲“希臘法西斯君主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侵略行爲”。據控稱，希臘經由阿爾巴尼亞匪幫組織及EAVI組織干預阿爾巴尼亞的內政（S/AC.4/69）。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引述希臘政要的演說及希臘報章關於此事的記載。據稱：巴黎和會後，希臘外交部次長Mr. Philip Dragumis曾謂：“我們要求北Epirus全部，俾邊疆得循Pogradets-Valona線劃分。Valona鎮將仍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但同名稱的海灣及半島，則將劃給希臘。我們並將要求把Saseno島劃歸希臘，作爲伊奧尼亞羣島的一必要部份...”據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稱：“希臘始終公然認爲和阿爾巴尼亞處在戰爭狀態中，並把阿爾巴尼亞視爲敵國”（S/AC.4/PV.59，英文本，第三頁）。

論及希臘的領土要求時，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聲稱：“這些要求是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兩種方式表示出來的。第二種方式，即非法方式，還有一種特點：雇用阿爾巴尼亞的敵人，特別是從事反阿爾巴尼亞活動的EAVI組織；同時，他們藉帶入阿爾巴尼亞的報紙與小冊子，對阿爾巴尼亞作敵對的宣傳”（S/AC.4/PV.59，英文本，第三頁）。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Vorios Epirus報聲稱：“我們早在本報說過北Epirus的同胞已經決定以另一方式保衛他們的被奴役的同志的生命與榮譽，後果如何則毫不顧忌。我們請求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協助他們爭取生存”（S/AC.4/PV.59，英文本，第四頁）。

阿爾巴尼亞代表聲稱希臘當局正在鼓動本國人民對鄰國人民發生仇恨，並製造贊成侵略的輿論。

他引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雅典Acropolis報的如下一節：“阿爾巴尼亞是什麼？是一幕喜劇，而不是一個國家。自從阿爾巴尼亞宣告爲獨立國家以來，掌握統治權的首先是一個竊羊人，後來是一個冒險家，再後來是一個亂事宣傳的教士”（S/AC.4/PV/15，英文本，第三頁）。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證人Azemi聲稱：“一天我們據告我們大家當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經成熟，英國人、希臘人和我們可以一道到南斯拉夫去”（S/AC.4/PV/71a，英文本，第五頁）。

證人BARAKTARI稱：“後來Mouhareem和Markos同意在Shemrae舉行會議。他們決定如果在希臘組成的隊伍在會議前進入了阿爾巴尼亞，他們自己也將開始採取行動。這次談話結束後，Mouhareem館邀某Mafoil Zalazi與他會見。Mouhareem命令這個人不惜一切代價與正在希臘境內組織起來的各匪幫建立聯繫”（S/AC.4/PV/70，英文本，第十一及第十二頁）。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一本題爲“希臘法西斯君主政府對阿爾巴尼亞實施的侵略行爲”的小冊子，內中引述據稱是希臘政治領袖所發表的演說及希臘報紙中論述希臘政府與阿爾巴尼亞關係的文章（S/AC.4/PV/189，英文本，第七至第十六頁）。

五一。保加利亞控訴事項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保加利亞聯絡代表聲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了所謂戰略理由必須修改邊界的說法，希臘的盲目愛國主義者們竟主張奪取保加利亞的另一部份土地。即使現在，在和平條約的工作結束後，雅典方面還企圖維持這些挑釁性的主張，且有一種可怕的惡意的侮辱、誹謗及威脅運動予以支持，這種運動不僅在報章中而且在負責人員的發言中表達出來.....。關於這一點有一個最近但不是最不足道的例證即：近來希臘General Papanikilou所作關於侵入保加利亞領土的威脅；鑒於一九二五年General Pangalos所作的攻擊及希臘政府的現有態度，這種威脅不能視爲胡說.....”（S/AC.4/2A，英文本，第六頁）。

希臘議會議員 Mr. Jekovi 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會議上論及對於保加利亞領土的主張問題。他贊成把希臘與保加利亞的邊界劃在 Aetos, Firgos 及 Anhilas 各村地區、直伸到黑海海邊的巴爾幹山脊上 (S/AC.4/PV/21, 英文本, 第四頁)。

泛希臘會議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公布的一件決議案主張收回北馬其頓及北塞拉斯 (東 Rume-lia) 以及這些地區的歷史的、人種誌的、地理的、經濟地理的及戰略的疆界 (S/AC.4/PV/21, 英文本, 第三頁)。

保加利亞代表向調查團稱, 希臘報章和希臘政要們的陳述中有一系列的反保加利亞的言論 (S/AC.4/24)。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證人 IKONOMOV 及 SERVAKOV 於索非亞和調查團聲稱: “當我們被引至邊界地方時, 他們 (希臘軍官) 威脅我們說, 如果數月內我們不成爲游擊隊員, 他們將到保加利亞來 (S/AC.4/PV/62 I, 英文本, 第九頁; S/AC.4/PV/62 II, 英文本, 第五及第十三頁)。

五二. 南斯拉夫控訴事項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控稱, 戰爭結束後, 希臘採行如下的外交政策: (一) 犧牲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的利益而獲取遠至底拉那及索非亞的土地, 及南斯拉夫南部的一大部份土地; (二) 發展以大希臘爲目的的希臘盲目愛國主義; (三) 消滅希臘少數民族。概言之, 據控稱希臘戰後的外交政策具有冒險計劃精神的特色, 以武力攻擊希臘的鄰國爲實現此種計劃的方法 (S/AC.4/PV/21, 英文本, 第六至第十一頁)。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南斯拉夫聯絡代表聲稱: “希臘的官方報章、政治領袖及正式與非正式代表不斷地推進一種運動, 旨在犧牲他們的鄰國的利益以遂其帝國主義目的, 以致造成一稱不穩定的氣氛, 威脅着巴爾幹的和平。”他援引外交部長 Mr. Tsaldaris 的話: “我國所要求的領土不限於國際條約及從歷史與法律觀點而言被承認是希臘領土的那些領土。我們對於這些領土的權利是顯而易見的。Dodecanese, 北 Epirus 及我們的邊境安全不能滿足我們。在南方和北方還有顯然屬於希臘的其他希臘領土。我們的領土要求始於北方, 期使我們的國家完整無缺, 並解決空間問題” (S/AC.4/PV/21, 英文本, 第五頁)。

據報希臘議會議員 Mr. Jekovi 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議會會議聲稱: “我也有一種批准疆界的計劃。我向主席提出我的草案, 俾可存入議會檔案中。我們的邊境必須於亞得里亞海上 Izmi 河的出口處開始循着 Sar Planina 山的絕頂, 包括 Vardar 及 Orvila 溫泉, 復向西延展。然後沿着 Struma 河直至 Katerinovo 鐵路交叉點, 在那裏再依循 Skomion 山絕頂循着 Trayan 隘口及巴爾幹山脈上第一五七三號高地的方向伸展。它應該順着該山脈到達該地區的黑海或 Aetos, Firgos 及 Anhilas 等地區” (S/AC.4/PV/21, 英文本, 第四頁)。

據稱 Vice-Admiral 及前任部長 Argyropoulos 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至二十五日著文稱: “我國和南斯拉夫交界的邊境線是必須予以修正的。我們希望人民黨政府把這個問題視爲希臘最重要的問題而加以注意……。”據稱 Mr. Argyropoulos 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至三十日的同一報上著文稱: “希臘的領土要求如能實現, 當將確保英國及美國在地中海上的統治權” (S/AC.4/PV/21, 英文本, 第十一頁)。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又援引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Ethnikon Mellon 報所載當時擔任軍政部長的 Mr. Mavromichalis 的一篇文章, 內稱: “我也提議修改與塞爾維亞交界的邊境線。我認爲這是必須的, 因爲德國人便是沿着這個流域進入我們的領土的” (S/AC.4/PV/21, 英文本, 第四頁)。

南斯拉夫代表援引一九四六年在雅典出版的 General Vakos 所著的一本附有地圖的書, 內稱南斯拉夫應該了解希臘關於空間的需要, 而將 Bitolj 及 Strumitsa 地區割讓給它 (S/AC.4/PV/21, 英文本, 第六頁)。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塞羅尼加 NeaAlithia 日報載有如下節, 經加引證: ——“希臘不得不提出 Bitolj 和 Skoplje 問題。現在正是我們清算不公平的往事的適當時機……。” (S/AC.4/PV/21, 英文本, 第六頁)。

據控稱,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希臘報 Ephimeris Ton Hiton 所載一文中要求將馬其頓共和國的全部歸屬希臘。 “希臘人民致和平會議宣言書”一書稱: “希臘有權要求南斯拉夫歸還以多瑙河分水界與愛琴海分水界爲限的北馬其頓……。” (S/AC.4/PV/21, 英文本, 第七頁)。

據稱南斯拉夫所屬馬其頓移交希臘問題經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Politikos報中提出(S/AC.4/PV/21, 英文本, 第七及第八頁)。General Margaritis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的Alithia中所發表的一文稱: Bitolj, Gevgeli, Doran, Strumitsa, Veles及馬其頓的其他村鎮應該移交希臘(S/AC.4/PV/21, 英文本, 第八頁)。

五三. 希臘對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所控希臘採行擴張主義外交政策一節的辯訴

(a) 答覆阿爾巴尼亞

Mr. Kyrou在其二月十七日的演說詞中稱:“北Epirus聯盟——母國——構成了所有希臘人民最熱切的願望之一。你找不到一個會否認這種事實的希臘人。讓我們順便再說一句: 連民族解放陣線委員會也曾屢次作這種宣告。希臘也曾以和平方法提出這種主張, 也曾向國際主管機構提出……。希臘從來無人想以武力進佔北Epirus……”(S/AC.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三頁)。

希臘聯絡代表在調查團第五十九次會議上說: 希臘人民並不存心復仇, 我們願意“力行容恕不究既往……。”

(b) 答覆保加利亞

希臘聯絡代表否認保加利亞所提盲目愛國主義的控訴, 他指出自一九一三年以來, 希臘曾被保加利亞軍隊進攻過三次。

民族解放陣線在其致調查團的一件備忘錄中曾引述該陣線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致巴黎和平會議的一項電報如下:

“但北Epirus與東塞拉斯判歸希臘也是很公道的; 他們的人民在近代未經放逐前, 多數都是希臘人。連以前締訂的國際條約也承認這一點。

“與保加利亞接壤處的希臘邊境安全應予保衛, 實屬十分必需之事。此後大家當將努力獲致穩定和平、互信、及巴爾幹各民族的合作的條

件; 我們相信在民主政權下這些是可以達到的。爲了巴爾幹半島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這就是希臘人民的主要、堅定和誠摯的願望”(民族解放陣線, 附件二十九)。

(c) 答覆南斯拉夫

關於希臘被控對南斯拉夫採取侵略政策並懷有領土野心一節, 希臘總理及現任外交部長Mr Tsaldaris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第八十四次會議上宣稱:

“我以人民自由選出的政府首長資格欣願藉此機會陳述所見: 希臘恪守一九一四年激動我國總理的那種精神, 從來沒有、將來也決不會提出任何有損南斯拉夫領土的要求……”(S/PV/48, 英文本, 第七十八頁)。

至於南斯拉夫向調查團所控希臘外交政策威脅巴爾幹其他各國一節, 希臘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聲稱:

“希臘即在散亂之今日所擁軍隊也沒有超過十三萬人, 這乃是衆人皆知的事實。但依據最保守的估計, 南斯拉夫政府擁有常備軍四十萬人; OZNA祕密警察十萬人; 民團五萬人, 再須加上軍工營十萬人。這樣總計有六十五萬人。此外, 依據甫經簽訂的和平條約, 保加利亞祇應維持總數不超過五萬五千人的軍隊和憲兵隊, 但實際上, 它已有常備軍十二萬人, 民團五萬人⁴⁵, 邊境警備隊二萬人及“Trudovak”營五萬人。這些共計爲二十四萬人。人口幾乎不足一百萬人的阿爾巴尼亞, 維持了一個包括民團在內的六萬五千人的軍隊。全部總計爲九十五萬五千人”(S/AC.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八頁)。⁴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反對列入上段, 因爲認爲毫不相干而且覺得軍隊的人數與調查團無關)。

⁴⁵ 有“希臘白皮書”字樣的引證文, 係指各方在調查團到達希臘前向希臘當局所作的證言。

第八章。英聯王國代表團所提出的保留

英聯王國代表團同意通過本報告書第二編所載各方供證的概述，但願提出以下之保留：

第二編第四章曾三度提及文件 S/AC.4/177 及其附件。該文件係蘇聯代表的一封信，涉及自游擊隊領袖 Markos 處獲得的若干文件。英聯王國代表團不能同意將這些文件視為有效證據而徵引於本報告書此編中。理由如下：

第一個理由是：調查團應 Markos 的邀請，同意派一小隊去見他，祇是當他為一個證人，聽取他的口頭供證，而不是去接受他的書面陳述（二月二十五日及三月十一日文件 S/AC.4/SR/33 及 SR/53）。該小隊事實上並未會見 Markos。附在 S/AC.4/177 及其附件內的文件所載的各項控訴從未經調

查團加以調查；這些控訴如經調查，可能有不大相同的估價。

英聯王國代表團所提出的第二個反對理由是一個有關原則的問題。該項文件是在被派前往會晤 Markos 的調查隊依據多數的決定回返基地後，由組成該隊的兩國代表團的代表所獲致的（參閱四月二十九日文件 S/AC.4/219 中所載 General Delvoie 的報告）。英聯王國代表團認為這乃是兩國代表團的私人行動，而不是以調查團的團員或調查團所屬小組之一的成員資格採取的行動。因此，英聯王國代表團認為獲得這些文件的方法是不正常的，而且就聯合國將來設置的調查團而言，把這些文件視為證據而加以接受，是會造成一種不良的先例的。

第九章。蘇聯代表團對於本報告書第二編所提出的保留

（一）蘇聯代表團認為必須刪去第一章 A 節對於阿爾巴尼亞的控訴中各證人的陳述，——據他們稱：希臘共產黨建議前全國人民解放軍成員往阿爾巴尼亞避難，藉以逃避希臘政權的迫害——因為這些陳述絕不能證實希臘指控阿爾巴尼亞從事訓練與徵雇難民的控訴（英文本，第十四及第十六頁）。

（二）刪去所引各證人關於希臘境內 Grammos 區軍事行動的陳述，因為這些陳述不但絕不能引以證實希臘所控阿爾巴尼亞派遣游擊隊越過邊境進入希臘一節，而且尚足以佐證希臘正在進行內戰之說（英文本，第二十頁及第二十一頁）。

南斯拉夫 I，C 節（希臘的控訴）

（a）刪去英文本，第三十五頁中以下字句：“此外……希臘難民曾被徵調入南斯拉夫正規軍中”，因為沒有一個證人述及希臘難民被徵調入南斯拉夫軍隊，但提到在與德國佔領軍抗鬥期間希臘游擊隊曾參加南斯拉夫軍隊共同作戰的若干事例。

（b）刪去 Mr. Kyrrou 關於人民解放陣線的目的的陳述的摘要及 Velianidis 關於這個問題的陳述，因為這是第二章所討論的問題，與第一章無關（刪去英文本第三十八頁上的一段，自“希臘聯絡代表控稱……”起直至“發出指示”為止）。

（c）刪去關於游擊分隊徵調希臘難民的一節，因為沒有一個證人曾說過南斯拉夫當局曾做過這種

徵調的話（英文本，第三十七頁至第三十八頁，第十四（a）分節）。

第二章

（a）刪去本章 A 節所引希臘代表提出的關於保加利亞對西塞拉斯的主張的歷史性論據，及 Mr. Kyrrou 關於傳稱保加利亞改變外交政策的理由的各項假定，因為領土問題的審查不在調查團任務規定的範圍之內（刪去英文本，第四十六頁最後一段的第二句及第四十七頁第一段）。

（b）刪去所引保加利亞國民大會關於馬其頓問題的討論，因為關於這個問題各方未曾提出任何文件，而且這個問題本身與調查團的任務規定也無關係（刪去英文本第四十七頁至第四十八頁第十九節的最後一段）。

第四章

刪去希臘聯絡代表陳述的摘要（英文本，第七十四頁）：希臘內政的調查不在調查團任務規定範圍之內；因為調查團的任務規定係由安全理事會決定，而非由希臘代表決定。

第七章

刪去英文本第一〇三頁希臘辯訴中的引語——內中希臘聯絡代表提及三個鄰國的武裝部隊的實力——因為該項資料不能視為可靠，且就另一方面而言，這種資料與調查團正在審查的問題也無關係。

第三編

結論⁴⁶

第一章

A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希臘境內的游擊隊

五四. 導言

希臘政府指控北鄰各國支持希臘境內游擊戰爭是兼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等三國而發的。但希臘政府所提出的供證主要關乎南斯拉夫對此項游擊戰爭的支持，至於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則祇處於次要地位。各聯絡代表雖曾一再否認這些控訴，並攻擊支持此等控訴的證人，認為他們的證言，不足憑信，但這些代表很少提出直接證據駁倒那些控訴。調查團根據所查明的事實，得到如下結論：南斯拉夫曾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戰爭；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的支持程度則較小。

五五. 南斯拉夫

(a) 調查團聽取了以直接誓證及證言方式提出的許多供證；這些供證指出南斯拉夫曾多方協助游擊隊：在南斯拉夫境內訓練希臘難民，徵雇並派遣他們前往希臘與當地游擊隊採取共同行動，爲了這個目的供給他們軍火、供應品、運輸、嚮導、醫院便利等等，並使逃避希臘政府軍隊的游擊隊獲得一條退路。

(b) 調查團聽取了若干證人的誓證：一九四六年春，南斯拉夫Bulkes地方的難民營開辦了一個訓練游擊領袖的特別班，其目的在給予希臘難民以游擊戰爭的理論與實際訓練。調查團收到一本訓練游擊戰術用的軍事手冊，若干證人聲稱這便是Bulkes學校所用的教科書。事實上有一希臘難民作證稱，他就是一九四五年夏編撰該手冊時的執筆人之一。該項供證指出：一九四六年春天——至少是這一年的夏天——Bulkes營曾挑選若干難民受游擊戰爭的實際訓練。再者，調查團所聽取的供證指出：至少有若干受過軍事訓練的難民曾返希臘參加游擊隊伍的軍事行動。若干證人聲稱，他們曾在南斯拉夫軍隊中服役，後被免役以便回到希臘參加游擊隊。

(c) 調查團所聽取的許多供證指出，Bulkes及南斯拉夫其他各地的難民營中的希臘難民於回返希臘前曾領得軍火、其他軍用品、衣服及食物等。其他向調查團作證的難民稱，越過邊境前往或離開希臘時，南斯拉夫供給他們交通工具，南斯拉夫嚮導——包括南斯拉夫兵士——爲他們帶路，還有一個聯絡網幫助他們越境。依據該項供證，南斯拉夫邊境警衛允許被希臘軍隊追逐的游擊隊逃入南斯拉夫。調查團所調查的Surmena及Idhomeni事件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章所載結論的態度，見第三章。

(d) 此外，供證顯示：作爲協助游擊運動計劃的一部份，有關各方曾擬訂辦法，俾將在希臘受傷的游擊兵運往南斯拉夫就醫。三個證人聲稱，他們自己曾以驢載運受傷游擊兵前往或越過南斯拉夫邊界。

(e) 調查團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視察Bulkes營時，未能發現軍事活動或業已進行軍事訓練的跡象。

(f) 不過，無疑地，在Bulkes營中的希臘難民曾受政治教育及宣傳，鼓動他們推翻希臘政府。各證人一致聲稱，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希臘獨立紀念日——希臘共產黨首領Zachariades曾訪問Bulkes營，發表演說促請難民準備好，以便“於希臘人民需要他們時”回返希臘。此種供證又指出：Bulkes的難民曾聽到訪問該營的其他官員作類似的宣傳——包括南斯拉夫Voivodine教育部長及曾訪問該營的保加利亞若干軍官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在內。調查團在Bulkes, Novi Sad, Djerdjelija及Strumitsa時曾目睹反對希臘現政府的政治示威運動，這就表示難民的政治活動仍被容許。

五六. 阿爾巴尼亞

(a) 就阿爾巴尼亞而言，調查團所獲致的供證指出距底拉那北方約五十哩的一個叫做Rubig的村落自一九四五年春至一九四五年十月止，設有一個希臘難民營。在該時期難民曾受政治教育及實際與理論的軍事訓練。有人向調查團提送一本（該手

⁴⁶ 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章各項結論的態度，見第三章。

冊係用希臘文在 Rubig 編撰者)與 Bulkes 營中所用者相似的軍事訓練手冊，作為證據。再者，調查團曾聽取一種誓證，謂阿爾巴尼亞新聞部曾供給紙張在阿爾巴尼亞複印一種手冊。

(b) 若干證人向調查團聲稱：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Varkiza 協定成立後，KKE(希臘共產黨)或其 ELAS(希臘人民解放軍)(民族解放陣線的軍事部份)同志勸告前曾參加希臘人民解放軍的士兵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避免迫害。供證指出：希臘共產黨的高級人員與阿爾巴尼亞的治安當局議妥難民的接待、運送、及膳宿辦法。若干證人聲稱，在他們回返希臘前，阿爾巴尼亞曾供給他們食物、衣服、軍事配備，並運送他們到邊境。各方復供證：難民擬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處越境時，曾得阿爾巴尼亞軍事人員的協助。

(c) 調查團所獲致的供證指出：一九四五年十月後，當 Rubig 營中的難民被送往南斯拉夫的 Bulkes 時，在阿爾巴尼亞的希臘難民無受軍事或其他訓練的情事。不過供證指出：直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阿爾巴尼亞仍繼續協助希臘游擊隊，其方式為供應武器及彈藥、提供入境路線、嚮導及聯絡協助，以便游擊隊自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回返希臘。

五七. 保加利亞

(a) 調查團所獲致關於保加利亞協助希臘游擊運動的供證指出：個別的及集體的希臘游擊兵自南斯拉夫越過保加利亞領土前往希臘時，曾獲得協助，人數相當多的希臘游擊隊曾多次在保加利亞當局的協助下避難於保加利亞境內。還有供證顯示在若干情形下，希臘游擊隊自南斯拉夫前往希臘途中，在索菲亞或其附近地區曾獲得武器，希臘游擊兵因需要入醫院診治而被送往保加利亞者，即在該國獲得此種便利。

(b) 調查團認為多種供證指出保加利亞政府曾對希臘游擊隊提供協助，其方式為協助他們出入保加利亞，以交通便利供給游擊隊，藉以協助他們往來南斯拉夫將在希臘受傷的游擊隊員送入醫院越過邊境診治等。但調查團所獲得關於以武器及配備給予游擊隊的供證較少。

B 節——馬其頓脫離希臘運動

(a) 希臘政府控稱，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政府正藉宣傳及其他方法支持馬其頓省脫離希臘，冀與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同併入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

(b) 調查團曾獲有供證，內中引述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重要政治家的演說及政府控制的報紙所載的文章，皆謂這些政府採取一種支持在南斯拉夫聯邦內設立一個單獨的馬其頓國的政策，並利用希臘境內的斯拉夫馬其頓人主張設立一個自治的馬其頓的願望。這種做法自然造成不滿情緒，並使斯拉夫馬其頓人發生紛擾。

(c) 此外，調查團據若干證人聲稱，南斯拉夫有一個叫做 NOF(人民解放陣線)的組織，其目的之一在使希臘馬其頓脫離希臘，改併入南斯拉夫聯邦。這些證人聲稱，人民解放陣線的活動係由設在 Skoplje 的總部指揮，在其最活躍的期間，則經由設在 Bitolj(Monastir)的一個特種“愛琴局”指揮。人民解放陣線的工作方案包括支持馬其頓運動的宣傳在內。

(d) 關於 NOF(人民解放陣線)這個組織，據稱事實上 NOF 就是希臘文 EAM(民族解放陣線)一名詞的斯拉夫語譯名。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代表都否認人民解放陣線從事希臘控訴中所描寫的那種活動。若干證人雖向調查團聲稱，他們未嘗聽到 NOF 有那種工作，但提及人民解放陣線與馬其頓運動的關係者是如此衆多，如此一律，致使調查團各團員對於這一點已無甚疑義。

(e) 再者，保加利亞也十分明顯地支持三個馬其頓併成南斯拉夫聯邦內的一個共和國的運動。近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共產黨機關報 Rabotnichesko Delo 載有一文，歡迎在南斯拉夫聯邦內創立一個馬其頓共和國，並稱“馬其頓國的其他部份祇能以這個共和國為基礎實行合併。這種合併有利於保加利亞在南斯拉夫密切合作下從事未來的和平發展。”

(f)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於說明南斯拉夫政府對馬其頓問題的態度時稱，南斯拉夫對於馬其頓的斯拉夫少數民族所處的“可怕狀態”，不能漠不關心。他聲稱南斯拉夫有意協助該少數民族獲致充分的政治及文化權利，這個目的將在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範圍內達成。

(g) 有人告知調查團稱：在 Varkiza 協定成立後有希臘公民逾二萬人以上逃入南斯拉夫(或係直接逃往，或係經由阿爾巴尼亞或保加利亞)另有五千人左右逃往保加利亞，兩類中各有一大部份人係屬斯拉夫馬其頓血統。此說從未被人辯駁。各方曾提出證據，以支持關於希臘曾准許迫害境內

斯拉夫馬其頓少數民族的控訴。再者，調查團曾聽取若干誓證：各學校不教授約為八萬五千斯拉夫馬其頓人所操的斯拉夫方言，若干地區有時且禁止希臘國民使用該方言。

(h) 調查團認為這種辦法使希臘馬其頓的斯拉夫少數民族發生不安與不滿現象，並有利於醞釀分立運動。北鄰各國支持馬其頓運動的責任當然不能因此而解除。

(i) 如南斯拉夫聯絡代表所指出的，在戰爭期間軸心國佔領當局為圖使巴爾幹各國彼此爭論，曾支持一種馬其頓自治運動，這雖然是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但同樣清楚的是：自戰爭結束以來，藉負責官員的演說和報章中的文章，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府也在希臘境內的斯拉夫馬其頓人中重新發起並促進一種分立運動。

C 節——不涉及協助希臘游擊

隊的邊境侵犯事件

五八. 導言

希臘政府控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故意在它們的共同的邊境內惹起事件。接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也對希臘作同樣的控訴。調查團就這兩案件分別聽取許多證人陳述，並收到許多支持這些控訴的文件。各方提請調查團注意的事件的範圍自侵越邊疆數碼的事件以至偷竊羊隻及邊境警衛互相射擊的事件。在那些結論中，調查團對於上文所述希臘三個北鄰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隊的活動與本章所述跟協助游擊隊無關的邊境挑釁及事件，曾明加區別。

五九. 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

(a) 希臘政府提出了一張清單，列有一九四六年在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上所發生的一〇八起事件；它聲稱這些事件殊足表示“阿爾巴尼亞政府所採取有系統的挑釁政策”。這些事件大致關涉偷竊牲畜，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巡邏隊間的射擊糾紛，以及希臘兵士與平民被誘拐入阿爾巴尼亞領土等。因這些事件而傷亡的人數約在二三十人左右（包括死傷及被俘在內）。

(b) 同樣地，阿爾巴尼亞控訴希臘在一九四六年在內惹起一百十一起邊境挑釁情事，包括侵犯阿爾巴尼亞領空、領土、領海，慣見竊羊事件以及邊境巡邏彼此間的衝突在內。這些事件所發生的傷亡

總計死者四人，傷者二人；財產權利亦有相當小的損失。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控稱這些事件是希臘政府為了實現其對北 Epirus 阿爾巴尼亞區的主張而故意惹起的，再者這些事件是一種蓄意的侵入，足證希臘政府具有侵略意圖。

六〇. 希臘、保加利亞邊境

希臘控案稱，一九四六年在希臘與保加利亞交界的邊境上曾發生三十二起事件，一九四七年曾發生兩起事件，希臘認為這些事件應由保加利亞當局負責。雖然這些事件大都皆係小事件，且無政治性，但已有十一個希臘人因此喪生。保加利亞的控案提及一九四六年內由希臘發動的三十三起事件及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底止的四十六起侵犯邊境情事，包括飛機侵犯領空的情事多起在內。

(b) 這些控訴經希臘及保加利亞代表予以否認。據保加利亞稱挑釁事件正因希臘邊境哨站已經撤退數公里，沿邊境的希臘領土不在希臘當局的控制之下的事實而起，但據希臘方面答稱邊境哨站撤退就是要避免嚴重的摩擦。

(c) 保加利亞代表於答覆希臘控訴時指出：保加利亞政府曾將一切邊境事件很忠實地通知索非亞的盟國管制委員會，戰後兩年中，保加利亞邊境方面未曾有滋擾或騷動情事發生。一九四六年春保加利亞政府表示願意使一九四一年以來不發生效力的一九三一年希臘保加利亞邊境協定重新生效，並請希臘政府簽訂一議定書，藉以實施一九三一年的協定，該協定自須作必要修改，俾使原協定成立以來邊境事務中所發生的變更得以生效。希臘政府置之不答，其理由為兩國無外交關係，但又稱就該國而言，它已切實遵守一九三一年協定的意旨。

六一. 希臘、南斯拉夫邊境

(a) 希臘代表控稱，一九四六年希臘與南斯拉夫交界邊境曾發生五十七起事件，希臘軍事人員十九人因此喪生。接着南斯拉夫代表舉出三十五起邊境事件，據稱係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間發生；此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期間先後尚有七十七架希臘飛機飛過南斯拉夫領土四十三次。

(b) 在估計所有三處邊境的侵犯情事中，各項供證明白顯示：戰爭結束以來雙方均有數多侵犯情事。反之，各方皆沒有提出有證明價值的供證，藉以指出與游擊活動無關的犯境情事係北鄰各國政府或希臘政府所故意惹起的，或指出任何一方採取

一種有系統的挑釁政策，或事件本身即足證明任何一國的侵略意圖。

(c) 但下述結論是必然的：事件數目的衆多，各國政府的互相控訴和反訴，雙方當局的願意將小事件擴大為重要的小衝突，隨着發生射擊和流血情事，都證明各該國間的緊張關係。

D 節——希臘的內政政策與調查團的調查工作

(a) 調查團在考慮到希臘內政政策對調查團的調查工作有何影響時，認為希臘國內的不安局勢實係承接戰爭的悲慘事件而來的，也是解放以來希臘政府因努力實施經濟復興方案而遭遇的問題所發生的後果。再者，調查團在希臘，特別是在雅典和塞羅尼加，所得的經驗顯示：希臘國內雖然不安，但人民還有相當的政治自由及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在調查團所訪問的四個國家中，的確祇有在希臘聽到批評本國政府政策的證人的言詞，或接見自由組織的代表團向它指出反對政府的供證。

(b)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控稱，希臘的內戰及北部各省的不安局勢應由現政權負責。希臘政府認為如對這種控訴進行調查，則將涉及不在調查團職權範圍內的希臘內政問題。希臘政府本此理由未曾提出供證來駁斥這種控訴，因此，調查團所獲致的供證必然是片面的。不過調查團覺得希臘內部情況可能構成促成北希臘沿希臘邊境的紛擾情況的一個因素，就這一點而論，所以認為希臘的內部情況是不能忽視的。

(c) 調查團所獲得的供證顯示游擊隊和希臘政府軍隊間的衝突絕大多數發生在希臘北部Epirus馬其頓及塞拉斯各省。在調查團所收到的兩項估計中，一項顯示在九二二次衝突中有七〇七次係在希臘的三個北方省份中發生；另一項顯示一，三三八次中有七六九次係在該區發生。但希臘的中部和南部也曾發生相當數目的事件，使調查團得一印象：北希臘的情況固遠較其他地區為紛亂，但整個希臘皆呈動盪不安之象。不過調查團並不認為這種情況即等於內戰狀態。但調查團察悉：指導民族解放陣線合併及希臘游擊隊作戰的希臘共產黨堅欲不經選舉逕行參政的意圖，也是造成這種不安狀態的一個重要因素。

(d) 關於希臘的現狀問題，各方向調查團提出許多供證，皆支持希臘局勢到今日地步係由於其

內政政策所致的控訴。這種供證不僅曾由希臘的三個北方鄰國的代表提出，且亦曾由三個共產黨控制的團體提出：EAM（民族解放陣線），勞工總聯盟中央委員會及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此外，調查團聽取了左翼自由黨代表及若干個別證人的證言。這許多供證大意謂：希臘的反對政治團體遭受迫害，這違反了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的 Varkiza 協定，又馬其頓和 Chamuriot 少數民族的公民權曾受到限制。據說迫害反對團體的方式為大規模的逮捕、拘禁或放逐毆擊及其他橫蠻行為，又以焚燒房屋作為一種懲罰措施。供證指出這種迫害由希臘憲兵隊若干憲兵及官方所容忍的右翼隊伍的成員所實施，並推廣至許多政治團體，特別是民族解放陣線聯盟內的各黨。

(e) 但自稱代表六十個組織——包括若干勞工團體在內——的雅典大學校長曾提供相反的證言，他說希臘的恐怖狀態應由共產黨負責。再者，有許多供證皆顯示民族解放陣線本身違反了 Varkiza 協定，諸如它沒有履行向希臘政府繳出所有武器的義務，它力勸它的成員隱匿武器，離開希臘或從事地下工作等。再者，民族解放陣線雖曾向調查團控稱希臘政權須對希臘境內的紛擾負完全責任，但調查團察悉：民族解放陣線曾拒絕參加一九四六年的選舉，儘管這些選舉是依據 Varkiza 協定的意旨在国际管制下舉行的。

(f) 但調查團曾獲有充分證據，證明下述結論是正確的：緊接着希臘的解放，希臘馬其頓和 Epirus 的模斯拉夫語的少數民族及 Chamuriot 少數民族曾為報復性暴行的犧牲者。結果，尚未隨着德國人離開的 Chamuriot 少數民族的成員被迫逃逸。關於這一點希臘政府答稱：該項行為是在希臘重新在有關地區建立控制權前發生的；戰時這些少數民族的成員曾附從軸心國佔領軍。

(g) 阿爾巴尼亞代表控稱，許多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曾獲准在希臘避難。據控稱，他們在希臘境內不僅口糧、住屋及個人自由方面獲得例外的優待，而且在他們的政治活動方面也得到希臘當局的鼓勵。南斯拉夫代表也曾提出類似的控訴；據他說希臘已成為南斯拉夫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的“會晤處所”。保加利亞代表也曾提出同性質的控訴，惟程度稍差而已。

(h) 希臘聯絡代表答稱：戰爭結束以來誠有許多難民自北鄰三國進入希臘，但希臘政府是按照國際慣例處理他們的。據指出：所有這些難民均安

置在希臘南部的難民營中，從未准許他們從事可被視為不利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任何活動。調查團若干團員曾組成一隊前往視察這些難民所居留的若干處所；雖然有些誓證指出這些難民曾從事對抗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動，但調查團覺得希臘政府本身並沒有鼓勵它們。根據該隊的視察，調查團又認為關於那些被拘留者獲得優待的控訴也被駁倒。關於這一點應該提及的是：調查團曾請該四國政府各就其邊界內的難民提供情報，但祇有希臘政府依循這種請求向調查團提供了詳細的情報。

(i) 總而言之，調查團認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內戰後的苦恨與報復的氛圍中，各少數民族及政治反對團體所遭受希臘政府的歧視與迫害，以及共產黨的宣傳，實促使了數千人逃入山中，或避難於希臘的三個北方鄰國的境內，他們在這些地方組成了積極敵視希臘政權的團體。在這種限度內，調查團認為自戰爭開始以來一直存在着的希臘的普遍動亂現狀實為有助於解釋這種狀況的因素，對於調查團所調查的情勢具有間接的關係。但希臘境內的動亂狀況絕不能釋除三個北方鄰國在國際法上的責任，即在它們的領土內防止並壓制對抗另一個政府的顛覆活動，也不能解除它們支持希臘游擊隊的直接責任。

E 節——領土主張

(a) 阿爾巴尼亞代表控稱，希臘堅謂阿爾巴尼亞與希臘間的戰爭狀態仍舊存在，和希臘的繼續就南阿爾巴尼亞（北 Epirus）主張領土權利，實為促成兩國間緊張關係的重要因素。希臘代表於答覆中憶及戰爭狀態是阿爾巴尼亞人於一九四〇年參加

義大利對希臘的侵略時首先造成的，希臘對阿爾巴尼亞可能提出的那些領土主張業經向國際主管機構提出。

(b) 調查團沒有調查那些有關希臘外交政策的控訴，因為這些控訴與正式的領土主張以及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多年來的競爭有較多關係，而與調查團調查範圍內的事件的關係則較少。但調查團相信：希臘對這些問題所持的不妥協態度無疑地增加了兩國間的緊張關係，並促成了一種心理氣氛，這可從邊境衝突中見其一斑。

(c) 保加利亞關於所傳希臘的擴張主義外交政策的控訴提及希臘在巴黎和平會議上所提出的領土主張及極端派在希臘報章中及公開會議上所發表的言論。

希臘於答覆這些控訴時指出：希臘對於保加利亞領土的主張限於修正戰略性的邊界，而保加利亞則堅決地對整個西塞拉斯省主張領土權利。

(d) 南斯拉夫所控希臘意欲併吞南斯拉夫南部的一部份一節，是以若干非正式陳述及報紙文章為根據的。這些控訴業經希臘代表予以絕對否認，故調查團未加調查。

(e) 調查團認為向國際主管機構提出的領土主張的解決不在其工作範圍之內。但調查團覺得在巴黎會議予以駁回之後希臘對保加利亞繼續重申其主張、以及保加利亞對西塞拉斯繼續重申其主張以及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繼續重申其主張，實為足以增加兩國間緊張局勢的一個因素。調查團察悉民族解放陣線聯盟曾支持希臘對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提出的領土主張，所以就這一方面而言，它的立場和希臘政府的立場是相同的。

第二章 結論⁴⁷

A 節——偏袒希臘的証人及其陳述

安全理事會所委派的調查團擁有充分證據，顯示在許多情形下，希臘當局為調查團所挑選的證人是法西斯及犯罪份子。

這樣，希臘政府的白皮書載有保加利亞陸軍前 Colonel Ivan GOLOGANOV 的陳述。在德國佔領保加利亞期間，Gologanov 係 Plevna 軍事法庭的庭長。他把保加利亞許多反法西斯份子判處死刑，所

以他在保加利亞被視為戰爭罪犯。Gologanov 因為對保加利亞人民犯了大罪，所以他在保加利亞被判死刑（S/AC. 4/PV/10，英文本，第十六頁）。

希臘政府代表 Mr. Kyrou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函中堅決要求調查團盤問 Christos VLACHOS。Vlachos 就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塞羅尼加街上殺死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委員前

⁴⁷ 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二章各項結論的態度，見第三章。

任部長 Zevgos 的人。有利於希臘的證人 Lazaros TSAUSSIS 及 Anastasios PARTULAS 也牽涉在 Zevgos 的暗殺案中。

偏袒希臘的主要證人之一 Fotios KONTOPANOS (Annivas) 被其親兄弟 (M. Kontopanos) 描述成一個與新法西斯主義者有關的非道德的人，是一個煽動份子(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備忘錄附件一及二)。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希臘報章所載 K. Davas 的一封信促請大家注意下一事實：Kontopanos 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所作的陳述具有挑釁性質(同前，附件四)。Kontopanos 自己承認的“其他陳述是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到達希臘後作的”(S/AC.4/PV/34，英文本，第六頁)一節，指出這些陳述是預先想過的。

我們對於證人 VALTADOROS 也應予以注意。幾乎緊接着 Valtadoros 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作了陳述後，他的陳述即由希臘各報陸續予以登載。Pavlos Mellas 監獄中的一六一個斯拉夫馬其頓人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所刊佈的聲明中稱 Valtadoros 為“Van-der-Lube”，並說他的陳述是“虛妄混淆的陳述”(S/AC.4/220，英文本，第十四頁)。

和 Valtadoros 同時被判死刑的四個人於一九四六年十月間被處決了，而 Valtadoros 卻沒有被處決，這件事是不能視為偶然的。據 Valtadoros 自己說，他的新陳述是在他被判死刑後兩星期作的，這件事也不能視為是偶然的。最後 Valtadoros 自己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供認的各節，也並非不重要，因為他說：“我不能解釋何以尚未被處決。我想他們要留着我以便今日向你們作不利於鄰國的陳述”(S/AC.4/PV/36，英文本，第十頁)。

調查團收到一封信，內稱：就 Bulkes 及外國協助希臘游擊隊事向調查團供證的 HARISMIDES 從未離開過希臘。該函又稱：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Harismides 以證人身份在 Metalikos 村軍事法庭上就審訊十二個農民一案供證，他對這些農民作有一種挑釁性的陳述(S/AC.4/220，英文本，第三頁)。

希臘報紙刊登了“證人”PATATUKAS 所寫的一封信，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曾收到那封信的副本。這封信揭穿他的陳述被假造的情形(S/AC.4/220，英文本，第七頁)。

支持希臘控訴的報告所屢次提及的證人 Jivko MLADENOVICH 承認他是一個逃出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S/AC.4/SC.3/PV/8)。

為希臘說話的證人中有大竊賊也有小偷：KOT-SINAKO 曾在底拉那偷竊三，五〇〇元，被希臘當局提出作為控訴阿爾巴尼亞的主要證人之一(S/AC.4/PV/54，第二編，英文本，第九頁)；Krum DIMITR 曾因偷竊一家工廠的錫而被保加利亞法院判刑，遂逃往希臘，亦經希臘方面提出作為控訴保加利亞的一個證人(S/AC.4/PV.52，第二編)。

若干證人稱，希臘監獄中曾用威脅、拷問、詭詐等手段，期為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獲致適當陳述。為希臘說話的主要證人之一 GATSIOS 稱，“憲兵們在將他送往監獄前曾予以拷問”(白皮書，英文本，第三十四頁)。

囚徒 ZERVAS 及 PETSOS 於受訊問時稱，他們曾目睹 Valtadoros 連續三日以上遭受威脅、詭詐及拷問，為了要他說南斯拉夫是在協助游擊隊(S/AC.4/W.3)。

三月十一日希臘報章上刊登 Anis MANOVIS 的一篇陳述，內稱他被宣判死刑後，企圖要他作顛覆性陳述的偵察軍官說 Valtadoros 將脫離他的苦境，但五個人將被鎗斃，因為他們不肯作陳述(S/AC.4/220，英文本，第十二頁)。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Ioannis MIZAMIDIS (他和 Valtadoros 一同被拘禁)的一封信被刊登出來，內稱 Valtadoros 在塞羅尼加時曾和 Captain VARIKOPOULOS 有過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後者聲稱：任何人要挽救他自己的生命必須就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協助游擊隊的情形及民族解放陣線與共產黨導致希臘馬其頓的分立的目的，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供證方行(同前，第十三頁)。

該 Valtadoros 被迫承認——“在 Ardea 監獄中，自八月十日至十八日，我一直被綁縛着”(S/AC.4/W.3)。

其他證人也曾作類似的陳述。

Patis DJEN 說：“抵抗運動的每一個被捕的成員皆被毆打直至流血為止”(S/AC.4/SC.7/PV.4，英文本，第九頁)。

KIRINAKIS ——“正在吐血的其他若干人乃是在我的面前被毆打的”(S/AC.4/SC.7/PV.6，英文本，第五頁)。

偶然在無意中進入希臘領土的保加利亞平民 IKONOMOV 及 SERBAKOV 也遭同樣厄運。他們被憲兵們綁縛起來，並遭毆打，要求他們作關於保加利亞協助游擊隊的虛妄陳述(S/AC.4/PV.62，第二編，英文本，第十一、十二、十八頁)。

一封致調查團的公開信（刊登於二月二十六日的希臘報上）稱，Karpi, Onalo, Grivo(Gomenitsa 區）等村的居民正在遭受希臘當局恐怖措施和訛詐，期為調查團獲致關於希臘北鄰的陳述（S/AC.4/220）。

三月十一日希臘報紙登載已被判刑的 Anis MANOVIS 的一封信，內稱他被判處死刑後曾遭受各種方式的訛詐並獲得一種許諾：如果他能作虛妄陳述他就可獲赦免（同前，英文本，第十二頁）。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希臘報紙刊登了 KARAI-
NIANIS 的一封信，內稱希臘當局正在對他施加壓力，並力圖勸他向調查團作不利於南斯拉夫及其他鄰近民主國家的陳述。

Tomas ZAHOS 向調查團的調查隊稱，他在威脅下被迫簽一陳述，控訴鄰國協助希臘游擊隊。他又稱，Kontopanos 的陳述是以同一方法獲致的（S/AC.4/SC.2A/SR.12，英文本，第二頁）。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希臘報章刊登了 Nikolas SIDIROPOULOS（以恐怖手段攻擊 Zevgos 的同謀者之一）的一篇陳述。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後來接到這篇陳述的一份副本。該陳述稱：調查團到達希臘後，調查團中的希臘代表曾親自和若干囚徒舉行了一次談話，並要他們在陳述上簽字；他說“為了挽救希臘免受斯拉夫人的控制”，這種陳述是必要的。Sidiropoulos 本人為了簽了這些顛覆性的陳述而獲得金錢，他還看到為希臘說話的證人之一 ZAFIRIS 曾兩度為同一目的而獲得金錢。

根據他自己的供認，GATSIOS 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初，即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到達雅典的時候，第一次就 Bulkes 學校及軍事訓練情形提供陳述（S/AC.4/PV.34），雖然在他以前提供的陳述中絕未說過這一類的話（白皮書，法文本，第二十七頁）。這無疑地證明了他的陳述具有顛覆性質。

證人 KENTROS 及 TSIPIS 在 Yanina 答覆第一 A 隊盤問時稱，他們曾和一游擊隊首領 RAPTIS 一道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但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於 Yanina 舉行的審訊中，Raptis 稱他和他的一隊都從未到過阿爾巴尼亞，因此 Kentros 和 Tsipis 也從未到過阿爾巴尼亞。

似乎很顯然：和 Raptis 同時審訊的 Kentros 及 Tsipis 由於這兩種陳述就挽救了自己的生命，而 Raptis 則遭鎗決（S/AC.4/PV.27，英文本，第十頁）。

被判死刑的 BOBTSIS 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提出了一件陳述，略謂他可向調查團提供重要情報，特別是有關政府的恐怖行為的情報。在調查團同一次會議上，Bobtsis 一方面承認此種陳述確曾向調查團提出，他方面又開始作不利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的荒謬陳述，並聲稱游擊隊未嘗有過恐怖行為（S/AC.4/PV.54-II）。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摺斥了這個證人，不再訊問他。Bobtsis 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無疑地是由於他正在被訛詐的結果。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獲有若干文件，證實一種事實，即不願作偽證的人皆要受殘酷的壓制。

依據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 Elefteri Ellada 報所載消息，有一特別法庭判處了拒絕作偽證的 K. Papadoulis（Didimotihon 區，Ellinohori 村）死刑。被判死刑年甫二十的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會員的 Georgios KIRINAKIS 稱，希臘當局要求他向調查團作虛妄的陳述。在初步訊問中，他遭受嚴重的毆打（S/AC.4/SC.7/PV.6，英文本，第四頁）。

被判死刑的 Patis DJEN 也說，因為他拒不承認“他是斯拉夫人的喉舌”，遂曾遭受毆打。在初步訊問中，Djen 也遭受殘酷的毆打（S/AC.4/SC.7/PV.4，英文本，第三頁）。

關於希臘當局對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申訴的個人及組織所採取的壓制措施，下列各文件提供了最佳的證據：

一．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在 Agropoli Palus 旅館舉行的示威運動參加者提出的備忘錄，內中抗議“X”企圖殺死該示威運動的兩參加者（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S/AC.4/SC/12）。

二． 供應部職員代表團報稱，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撰送調查團的備忘錄被憲兵沒收了，該部兩職員且因此事而被捕。他們又報稱，為了企圖進入調查團的大廈他們曾遭毆打（S/AC.4/PV.15）。

三．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關於在雅典向調查團提出備忘錄者被捕一事的信（S/AC.4/NC/17，第一號）。

四． Piraeus 民族解放陣線委員會的一件電報，內中抗議市警察局副局長 KANELLOPOULIS 禁止該委員會會晤正在訪問 Piraeus 的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第一隊（S/AC.4/NC/17，第二十五號）。

五． 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簽署的一封信，內稱向調查團提出備忘錄者正在雅典被捕（S/AC.4/NC/19）。

六. 兼任農民黨政治局委員及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委員的 George TANASEKOS 自 Icaria 島發出的電報，內稱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自雅典放逐出去的六百人中，大多數係曾向調查團提出備忘錄者 (S/AC. 4/NC/22, 第一號)。

七. 民族解放陣線委員、工會領袖 Antonio Rousos 及 Christos MAHEROPOULIS 發出的電報，內稱三月初雅典集體逮捕期間，許多曾向調查團提送備忘錄的人被流放至 Icaria (S/AC. 4/NC/22, 第二十二號)。

八. 調查團離開希臘後收到被放逐在 Icaria 島的三十個人的一件來電，內稱，他們之被放逐祇是爲了他們曾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提出過申訴。

九. 民族團結組織的一封信，內稱根據他們所收到的各項控訴，Yanina (Epirus) 及 Nauplion (白落僕尼塞斯) 監獄的行政當局皆禁止政治犯向調查團致送電報 (S/AC. 4/NC/26, 第十二號)。

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具有證據，證明白皮書“證實希臘向安全理事會所提控訴的供證”中有若干陳述是假的。

爲希臘說話的主要證人 HATSIS 描述白皮書中所載他的陳述的可信性如下：“我否認這些陳述，因爲它們是假的” (S/AC. 4/PV.35)。

ZAHOS 說，“他並未作白皮書中所載的陳述” (S/AC. 4/SC. 2A/SR. 12)。

IKONOMOV 否認白皮書中所載的陳述，並在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受盤問時描述了人們向他取得這些陳述時所用的方法 (S/AC. 4/PV. 52, 第二編，英文本，第六頁)。

白皮書 (英文本，第一一二頁) 載有 Zois 所作的陳述。當第一 A 隊意欲盤問 Zois 時，希臘政府代表曾用各種託辭避免這種盤問；經竭力堅持後，Zois 才送交該隊盤問。在盤問中 Zois 的陳述和白皮書中所載者完全不同。這證明下述結論是正確的：白皮書中的 Zois 的陳述是假的。

第一章所載爲希臘說話的各證人的陳述，涉及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情事，亦涉及游擊隊在這些國家的領土上獲得醫藥救助的個別事例，其矛盾與虛構之處暫置不論，但應注意者：希臘證人的陳述之不足置信，還有另一個理由，即：庇護政治難民並予以治療這種措施與舉世公認的國際法標準並無不合。

B 節——阿爾巴尼亞

從調查團所蒐集的上列有關阿爾巴尼亞的情報 (訊問證人，證實希臘控訴的文件及其他供證，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辯訴) 可得如下結論：

希臘控訴的起點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事件發生後及 Varkiza 協定成立後，有相當數目的希臘公民，包括希臘人民解放軍前戰鬥員，移往鄰國——特別是阿爾巴尼亞——居住。希臘聯絡代表解釋這種事實爲一種旨在對抗希臘的預謀行爲，是受了鄰國的慫恿而且目的在將游擊運動的作戰根據地移往國外。爲了證實這種說法，希臘代表特別提及若干證人 Zois, Zahos 及其他人等) 在宣誓後所作的書面陳述，內稱他們爲了遵行所奉到的訓令或指示，故逃往鄰國 (白皮書，英文本，第一一〇及第一一三頁)。可是這些證人在答覆調查團或其調查隊的盤問時稱，前希臘人民解放軍的士兵並未接獲前往鄰國的特別命令，他們之所以到那些國家去避難，祇是鑒於政府已經開始迫害，爲了個人的安全而前往的 (S/AC. 4/SC. 2A/PV/21, 英文本，第八頁及 PV/11, 英文本，第十八頁)。

再者，調查團現所蒐集的許多事實明白顯示：希臘聯絡代表的說法，希臘各民主組織代表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流亡在 Syros 及 Icaria 島上的政治犯的陳述，調查團所收到各非政府組織及私人發來的數千件通電及備忘錄，都證明一種事實：希臘人民解放軍前戰鬥員及具有民主思想的希臘公民自希臘集體移居鄰國的真正原因，大致是由於彼等遭受恐怖及迫害措施所致。

我們應該認爲下述的事實業經確定：希臘民主份子前曾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員乃是爲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爲了對希臘政府採取敵對行動，所以成千地逃往阿爾巴尼亞及和希臘交界的其他國家，藉以避免遭受右翼隊伍、警察及憲兵隊所實施的恐怖措施 (參閱下述各組織代表的陳述：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S/AC. 4/55 及 56; 左翼自由黨及社會黨，希臘勞工總聯盟，S/AC. 4/PV/30 及 31; 泛希臘民主組織聯盟及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 S/AC. 4/PV/41; 又 General Markos 總部所送來的文件，S/AC. 4/SC. 2/PV/1-25 及其他許多文件)。

關於希臘難民在阿爾巴尼亞領土上受軍事訓練一項控訴，不能視爲業經證實。

希臘政府為了支持這種控訴向調查團提出的證人所作的陳述自相矛盾，混淆雜亂，所以大體看來，是不足置信的。舉例言之：證人 GATSIOS 在其原陳述——係希臘當局令其宣誓後所作的——中聲稱，在 Rubig（阿爾巴尼亞境內一地，該地設有一希臘難民營）祇講授具有政治性質的課程，而他則從本去聽過講（白皮書，英文本，第二十一頁）。但他在調查團中說，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一所軍事學校的第三班註冊，他在那裏用沙盤做練習（S/AC.4/PV/35，英文本，第三及第四頁）。證人 ZAFIRIS 在他向希臘當局所作陳述中，他絕未說到 Rubig 居民的軍事訓練一事，但他在調查團中曾十分詳盡地敘述據說確實存在的所謂“軍事學校”。再者，關於這個學校所設班數問題，他的陳述和 GATSIOS 的陳述不符（白皮書，英文本，第一〇七頁及 S/AC.4/PV/38，英文本，第十九頁）。證人 KONTOPANOS 以前僅告訴希臘當局說，Rubig 的居民擁有武器，並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但在他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中却稱，該地設有軍事學校一所，並舉出其組織的種種細節（白皮書第五十八頁及 S/AC.4/PV/34，英文本，第十至第十一頁）。最後，和 Kontopanos，Gatsios 及 Zafiris 同時在 Rubig 的證人 ZAHOS 在與第一 A 隊會晤時稱，他以前所作關於 Rubig 難民營的陳述（白皮書，英文本，第一一〇頁）是不實的，是被逼而說的，事實上該地並無軍事或政治訓練（S/AC.4/SC.2A/PV/11）。

同樣地，傳稱在 Rubig 出版並由希臘聯絡代表提出作為“物證”的“軍事教科書”，由於它的內容及各證人所作關於它的有牴觸性的陳述，後由於希臘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來的時候所表現的做作方式，所以也不能視為具有任何作為證據的價值。希臘代表問證人是否知道這本書時（他向他們出示這本書時並沒有把它打開；它有一個紅色書套，無任何書名），他們毫不遲疑地立即作了肯定的答覆；這種事實令人發生一個印象，即在調查團會議上出示該“教科書”這一動作事前曾經希臘代表及他所提出的證人演習過的。

證人 GATSIOS 稱，該教科書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間出版的，ZAFIRIS 則說該書係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撰就付印”；而 KONTOPANOS 却說，該教科書也許是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該教科書“著者”之一 Kontopanos 未能向調查團提供有關該書準備付印的技術方面的任何細節，而在 Rubig 從事製麵包

工作、似乎與此問題毫無關係的 GATSIOS 却對於該書出版方面的一切情形，瞭若指掌，殊堪驚異。

除開希臘證人的陳述中所顯示的各項矛盾之處，調查團還有其他事實和證據，足以直接駁斥希臘的控訴。

第一 A 隊收到了曾經調查過 Rubig 各難民營的阿爾巴尼亞政府調查團的一件報告書。該報告書載有阿爾巴尼亞證人的陳述，他們一致聲稱“Rubig 的居民並未攜帶武器，亦未受過軍事訓練”（S/AC.4/SC.2A/21）。

同樣，關於阿爾巴尼亞當局曾以武器及糧食供給希臘游擊隊的控訴，也不能視為有何根據。

為了支持這種控訴，希臘證人作了如此矛盾的陳述，以致這種陳述絕不能視為可信。

證人 VELIANIDIS 在調查團中聲稱他所隸屬的游擊分隊曾在阿爾巴尼亞境內領得武器（S/AC.4/PV/39，英文本，第三十頁），而他就此事在宣誓下向希臘當局所作的陳述（白皮書，英文本，第一百頁），却絕未提及在阿爾巴尼亞領得武器一事，足證 Velianid's 的陳述是特地為調查團而編造的。還有一點應加注意，即調查團對於 Velianid's 的身份頗有懷疑。

因偷竊案逃出阿爾巴尼亞藉免遭受迫害的證人 KOTSINAKO 說，他曾參加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在 Tirana 舉行的一次會議，據說會中曾通過一項決議案，決定以德國及義大利武器給予希臘游擊隊。但 Kotsinako 本人所舉能證實此事的證人 Stefo GRABOTSKA，Mohamed MEKEMEA，Ilo KOSTA，Pilo PERISTERI 却說他的陳述完全不確，並謂共產黨從未舉行此種會議（S/AC.4/SC.2A/SR.17）。

證人 TSOKLARPOULOS 向第一 A 隊所作的陳述中也有若干矛盾（S/AC.4/SC.2A/PV/14）。

希臘政府所提出的控訴及希臘證人所作的陳述，亦經 Agrafa 區游擊司令 TERZOGLU 所作的供證予以駁斥；Terzoglou 向第一隊稱，希臘游擊隊沒有從鄰國獲得任何援助，他們所有的必要武器是從解除右翼隊伍、憲兵及希臘兵士的武裝而得來的（S/AC.4/SC.2/PV/25，英文本，第十四至第十五頁）。

希臘民主軍司令 General Markos 稱，他的軍隊的配備完全仰給於和憲兵隊、正規軍及右翼隊伍交戰中繳獲的戰利品（S/AC.4/177 及附件）。

希臘左翼自由黨領袖 General GRIGORIADIS 向調查團稱，所有關於希臘游擊隊係由鄰國武裝之說，都是虛妄的，游擊隊所用的武器乃是在作戰中所繳獲的英國武器（S/AC. 4/PV/31，附件一，英文本，第三頁）。其他人等，例如許多政治流犯，在 Siros 及 Icaria 島上經盤問過的抵抗運動前參加份子，均作有類似的陳述。

依據證人的供證及物證的審查結果，關於游擊分隊在希臘與保加利亞交界處出入往來及受傷游擊隊員被送往阿爾巴尼亞醫院治療的控訴，亦應視為未經證實。

曾就這些控訴作證的希臘證人之一 KENTROS 在其陳述中曾屢有自相矛盾之處。例如：據他說，在阿爾巴尼亞組成以便派往希臘的一游擊分隊司令是一個名叫 Raptis 的人，他曾和他一同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可是，他後來又說 Raptis 並非司令，而是該分隊的政治指導員。但依據調查團所獲得的情報，Raptis 本人在 Yanina 審判中曾稱，他祇是一名游擊隊員，從未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乘汽車自 Vlahopskiloteris 前往 Argyrocastro 而且事實上那條路也不能使用，因為在 Petrani 地方的一座橋已被德國人炸燬了（S/AC. 4/SC. 2A/SR. 1，英文本，第三及第六頁）。Raptis 被槍決了，但和他一同在 Yanina 受審、曾對阿爾巴尼亞作不利陳述的證人 Kentros 及 Tsipis 却被赦免了。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證人 TSETEROKLIS 曾就傳稱自阿爾巴尼亞越境進入希臘的游擊分隊的實力作了自相矛盾的陳述。在英文本（英文本，第九十七頁）他說該分隊共有三十人，但在他向調查團所作陳述中，他却說是六十人（S/AC. 4/PV/45-II，英文本，第五頁）。該證人關於受傷游擊隊員在阿爾巴尼亞獲得所謂醫院的治療的陳述，亦十分矛盾。起先他說他本人曾目睹這種事實，而後來他說他祇聽說而已（同前，第十二頁）。證人 ZAHOS 否認英文本所載他的一切陳述，他聲稱他是在受威脅和壓力下簽署那些陳述的（S/AC. 4/SC. 2A/SR. 12，英文本，第十二頁）。

經提出作為證人，且就傳稱的希臘游擊隊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事作有陳述的阿爾巴尼亞軍隊的逃兵 Doko，竟是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 Abdulla Alaruti 隊伍裏的一個隊員。況且 Doko 所說的細節也混淆雜亂；例如他聲稱他在十二月到達 Georgonstad 的，但他又說曾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看見到達那裏

的希臘人。這樣一個出言誹謗阿爾巴尼亞的證人的陳述，當然不能信以為真。

就希臘控訴中那些論點向調查團作證的各證人的陳述（Kentros, Velianidis, Tsoklaropoulos）竟和前述其他的陳述一樣矛盾、混亂而不得要領。

調查團據有資料，足以證明希臘當局曾特地偽造不利於阿爾巴尼亞的陳述。證人 Zahos 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事例；他說，他是在被威脅下作那些不利於希臘的鄰國的陳述的。這些事實明白顯示各證人的供證以及希臘對阿爾巴尼亞所提的控訴，都是無根據的。

C 節——保加利亞

希臘政府控訴保加利亞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運動。

調查團就所收到的各項文件加以研究和分析並根據所從事的調查的結果，證明這些控訴都是無根據的。下述各節證實這些控訴的不當：

舉例言之，希臘代表硬說保加利亞當局援助自保加利亞越過邊境進入希臘的游擊隊。但為了證實這一項控訴，備忘錄及白皮書在一九四六年全年祇舉出一游擊隊自保加利亞越境進入希臘的一個例證。我們應該注意：倘若確有一游擊隊自保加利亞越境進入希臘，那末，它也不致對在希臘全境大規模展開的武裝鬥爭有何影響。

經調查團所屬調查隊盤問過的，那些為希臘說話的多數證人稱，他們自己未曾看見游擊隊跨越邊境。Captain ELEFTERIADIS, Lieutenant MARSULAS, Voitsis BALIOS 等亦曾如此說。

若干證人僅僅看見游擊隊朝向邊境方向前進，但“並未真正看見”他們跨越邊境（Alimpoudis）。

據其他證人稱，他們確曾在保加利亞各地看見過希臘游擊隊。例如：為保加利亞當局所欲逮捕的罪犯 Krum IVANOV 稱，他在獄中看見一輛載有游擊隊的運貨汽車在距監獄二公里的地方行過。他又說，這件事是在十月間發生的，那一天是 Stamboliski 逝世的週年紀念日，曾舉行一個追悼會。這一陳述顯示 Ivanov 的說法是如何的虛妄，因為 Stamboliski 是在六月間逝世的，因此他的逝世週年追悼會不可能在十月間舉行。

曾被一保加利亞法院判處死刑而逃往希臘的法西斯特務 Ivan GOLOGANOV 曾來證實希臘的控訴，但除下述一杜撰的故事外，亦不能提出任何證據：

據他說，一九四六年八月，有三個攜帶手槍的保加利亞人曾越境進入希臘領土，嗣後回返保加利亞。

關於保加利亞以武器供給游擊隊一說，幾個自相矛盾的證人就此問題所作的陳述，也不足為憑。舉例言之：白皮書中載有 Christos MANTZOURAKIS 的陳述，謂若干游擊隊曾在 Bulkes 領得武器。但在調查團會議上，他說游擊隊曾在 Bulkes 領得衣服，但並無武器。他又說“在一個近橋的地方”，他的一隊伍領得三十三枝德國及義大利製的半自動步槍及兩枝英國製機關槍，他則領得一枝德製自動手槍；除了上述的半自動步槍及機關槍，他沒有說出其他種類的武器。Mantzourakis 所舉出的事實完全未經證實。

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以來即加入一游擊分隊的十四歲男孩 ZALATINOUDIS 亦被提出作為希臘方面的證人。他告訴調查團說，他不知有保加利亞軍隊或保加利亞當局援助該游擊分隊的情事。

白皮書載有 PAPADOULIS 的陳述，謂希臘游擊隊自保加利亞領得七十枝全新的美國及英國製的輕機關槍；此說未經證實，亦未經任何供證予以支持。這些陳述的荒謬妄誕，十分明顯。

前述罪犯 Krum Ivanov, Mantzourakis 的陳述，調查團調查時未到案的 Papadoulis 的陳述，以及十四歲男孩 Zalatinoudis 的陳述，均經提及，以期證實關於保加利亞在其領土上設有哨站用作“游擊隊的野戰醫院”一項控訴。應該注意的是：所有那些陳述均未提及特別哨站——“野戰醫院”——僅僅說到遣送個別受傷游擊隊員前往保加利亞，而且所言不過是根據謠傳而已。那一類的供證自不能視為足以證實上述控訴。

調查團所傳訊的為保加利亞說話的各證人否認保加利亞援助希臘游擊隊之說，並駁斥為希臘說話的各證人就此事所作的陳述。

在保加利亞境內傳訊證人中，調查團發現希臘邊境當局曾拷打落入其手中的人士令其捏造不利於保加利亞的虛妄供證。舉例言之：被邊境警衛俘虜的希臘兵士 Triantaphilidis Stefanos KOSTADINIS 在索菲亞受調查團訊問時說，希臘當局逼迫游擊隊員都說是從保加利亞來的（S/AC.4/PV/62-II，英文本，第十九至第三十一頁）。

證人 Dimitri IKONOMOV——希臘白皮書載有他關於保加利亞援助游擊隊的陳述——向調查團稱，他某次不意步入希臘領土，竟遭毆打並被迫在希臘

當局所擬就的虛妄陳述上簽字。Ikonomov 的這項陳述經和他一同在希臘領土內、亦遭毆打並被迫於內容不明的文件上簽字的證人 SERBAKOV 予以證實。

保加利亞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一項文件（內政部長第七〇八號命令）；從這項文件看來，在個別情形下越境進入保加利亞領土的游擊隊員似曾依照國際慣例被解除武裝並被送往一特別營。

這樣，從調查團所審閱的文件看來，為希臘提出的且以證人——其中還有法西斯份子及罪犯——的自相矛盾而虛妄的陳述為根據的各項證據，顯然絕不能證實關於保加利亞援助希臘游擊隊之控訴。

D 節——南斯拉夫

希臘政府控訴南斯拉夫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運動。據說這種支持所採取的方式如下：徵募南斯拉夫境內的希臘難民，並予以軍事訓練，以武器及配備給予小組及個人，並將彼運送過境進入希臘，以便協助在該國作戰的游擊分隊。

為了支持希臘所控希臘難民在南斯拉夫境內受軍事訓練一節，主要提及為希臘說話的證人的陳述：Gatsios, Kontopanos, Mantzourakis, Zafiris, Harismiides, Tsaussis, Papailias 及 Jivko Mladenovich。

為了支持該項控訴，希臘代表復於塞羅尼加向調查團提出（S/AC.4/PV/34，英文本，第八、九頁）所謂游擊戰爭軍事教科書。

這就是支持報告書本篇所載控訴的全部證據。

為希臘說話的各證人向調查團所作關於 Bulkes 及 Bitolj 兩地難民受軍事訓練的陳述及關於軍事教育用書的陳述和他們自己在白皮書中的陳述不相符合，而且有許多部份——包括各主要部份——還彼此抵觸。再者，在那些證人向調查團所作陳述中，就學校開始授課的日期、訓練時間、受訓人數、教授方案及方法及其他許多點而言，有若干重大的矛盾。

白皮書所載 KONTOPANOS 及 GATSIOS 的陳述未提及軍事教育用書。可是在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會議上，Kontopanos 及 Gatsios 沒有注視提出來的軍事教育用書，便開始講述有關該書的編撰、出版及在 Rubig 及 Bulkes 兩地使用的情形。再者，在 Rubig 從事烘麵包工作的 Gatsios 亦就此事作有陳

述，其內容較自稱係該書作者之一的 Kontopanos 的陳述還要詳盡。從這幾點得到的結論是：那些陳述顯然是預先為調查團而編造的。

引證 HARISMIDES 的陳述不能視為該項控訴本部份的證據，因為依據他的陳述 (S/AC. 4/PV/61)，他從未到過 Bulkes。

如上文所指出的，Kontopanos, Gatsios, 及 Zafiris 的陳述顯然具有顛覆性質。Mantzourakis, Tsaussis, Papailias 及 Jivko Mladenovich 的陳述亦應視為無從證實，而力予駁斥。

Jivko MLADENOVICH 所稱“Monastir 設有軍事訓練營，游擊隊員即在該處受訓”一節 (S/AC 4/SC. 3/8, 英文本，第四頁)，亦無實據，殊難令人置信。況且 Jivko Mladenovich 曾謂他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逃出南斯拉夫，而軍事營中的訓練，據他自己聲稱是在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間進行的 (同前，第六頁)。所以他前一陳述已為後一陳述所駁倒。

PAPAILIAS 所稱“約有三百青年在 Bitolj 受軍事訓練”一節 (S/AC. 4/SC. 2A/SR. 2, 英文本，第八頁)，亦不足信，因此節已完全為 KARANOVSKI (S/AC. 4/SC. 8/PV/8) 及 BISADJIEV (S/AC. 4/SC. 8/PV/6) 的陳述所駁倒。

為希臘說話的各證人所稱 Bulkes 設有軍事學校一所一節，業已完全為下述各項供證所駁倒：

證人 ZAHOS 在其向第一 A 隊會議所作第二次陳述 (S/AC. 4/SC. 2A/SR. 11-12; S/AC. 4/WW) 中及曾經 C 隊傳訊的證人 LAMBROS 在其陳述中 (S/AC. 4/SC. 7/PV/3) 均絕對否認 Bulkes 設有軍事學校。

GATSIOS 在其原陳述中亦稱 Bulkes 並無軍事訓練 (S/AC. 4/PV/34-35)；曾任旅長的 Zahariadis Evangelos KOSTOUDIS 也竭力否認 Bulkes 有軍事學校 (S/AC. 4/PV/67, 英文本，第十、十一、十四頁)。

證人 TERZIS (難民組織主席) 於 Bulkes 答覆詢問稱，Bulkes 這個僑居地是而且一向是和平的地方 (S/AC. 4/SC. 9/PV/1)。

南斯拉夫代表 Mr. Kosanovitch 向安全理事會聲稱，他曾以南斯拉夫新聞部部長的資格一再發出關於業已到達並居留在南斯拉夫領土——特別是 Bulkes——內的希臘難民的報告，及關於外國新聞記者屢次訪問 Bulkes 營的報告。

希臘難民委員會在致安全理事會調查團函中絕對否認希臘所稱 Bulkes 有軍事訓練一節 (S/AC. 4/70)。

Bulkes 希臘難民致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的一件備忘錄，內中敘述營內的情況 (S/AC. 4/170, 英文本，第十三頁)。

Bulkes 難民三十八人關於該處難民的生活狀況的陳述 (S/AC. 4/107)。

關於軍事教本一節，應注意下述事實：

該書缺第一頁，所以該書的出版地點、時間及用途均不詳。

該書主要各章的目錄無疑地證明它是一種關於龐大部隊的作戰問題的手冊，但就游擊分隊而言，它們祇在聯合軍事行動中佔一輔助地位而已。因此，該軍事教本是一種來歷極端可疑的文件。

就希臘控訴中本部份而言，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所獲各項供證經分析後必然得到一種結論：希臘證人的陳述大部份是具有挑釁性的、是虛妄的。這些陳述完全被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的文件及調查團所傳訊的各證人的陳述——ZAHOS, LAMBROS, KOSTOUDIS, TERZIS, KARANOVSKI 及 BISADJIEV——駁倒，所以希臘所控訴希臘難民在南斯拉夫境內受軍事訓練一節，是無根據的。

希臘證人 MLADENOVICH, TSETEROKLIS, VASILIOU 及 VELIANIDIS 稱若干希臘公民在南斯拉夫軍隊中服役。這些陳述如何矛盾、且置不論，即就其本身而言，亦毫不足道。

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屢次告調查團說，在對抗佔領軍的緊張鬥爭期間，於一九四五年復員的希臘公民，於侵入者被逐出後，曾在南斯拉夫民族解放軍中服役。

為了支持希臘指控南斯拉夫當局徵募游擊隊員及希臘公民派往援助希臘境內游擊分隊的控訴，TSEMBIS, PAPAILIAS, Kleon TOLIOS, TSAUSSIS, VELIANIDIS, TSETEROKLIS 及 VALTADOROS 的陳述均經提及。

這些證人實在是什麼人，可從下述事實推知：經調查團查明 Valtadoros 是一個假的證人，而 Velianidis 的身份迄今無法確定證實。

TSEMBIS 的陳述 (S/AC. 4/PV/57-C, 英文本，第四及第十三頁) 不能作為證據，因為不但未經證實，而且多係牽強附會之詞。

PAPAILIAS 的陳述 (S/AC. 4/SC. 2A/SR. 2, 英文本，第三頁) 完全被 E 隊傳訊過的證人 KARANOVSKI

及 POPNIKOLOV 兄弟所駁倒。他們絕對否認 Bitolj 及 Skoplje 有所謂愛琴局 (S/AC.4/SC/PV/8, 英文本, 第二十七頁)。Atanasov (曾任 Skoplje 難民委員會秘書) 的陳述中亦有類似的說法。

TSETEROKLIS 的陳述是虛構的。他說他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在 Bitolj 被徵募的, 但 Bitolj 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才從德國佔領軍手中解放出來 (S/AC.4/PV/45)。

TSAUSSIS 的陳述並無事實根據。這些陳述未指出他所報告的情報來自何處。該證人就人民解放陣線及游擊隊的配備問題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作了最荒謬的陳述, 並力圖就若干種他毫不熟悉的事實提出報告 (S/AC.4/PV/48, 英文本, 第十九及第二十四頁; S/AC.4/PV/48, 第二編, 英文本, 第二頁)。

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在向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所作陳述中絕對否認徵募希臘難民一事 (S/AC.4/PV/67)。

除為希臘說話的那些證人的陳述中有矛盾以及彼此抵觸的報告外, 我們更應特別指出一點, 即他們之中沒有一人曾經說過南斯拉夫當局與徵募希臘難民一事有絲毫關係。

希臘政府代表所稱希臘境內的游擊戰係由南斯拉夫 General Dapchevich 負總指揮責任一節, 亦未經證實。儘管調查團曾提出特別請求, 但希臘代表 Mr. Kyrrou 終未能提出任何資料以張其說。

為了支持關於南斯拉夫以武器及物資供給希臘游擊隊這項控訴, MANTZOURAKIS, GEORGANTAS, VALTADOROS 及 VASILIOU 的陳述均經提及。

為希臘說話的各證人所作有關這些控訴的陳述, 就其矛盾與混亂的性質而言, 與前此提及的陳述並無二致。

MANTZOURAKIS 在其陳述中聲稱 (白皮書, 英文本, 第七十九頁) 各隊在被派前往希臘前曾在 Bulkes “領得整套衣服及武器”, 但在調查團會議上却否認他的陳述中的主要部份, 祇說他們祇領得衣服而已 (S/AC.4/PV/38, 英文本, 第五頁)。

證人 GEORGANTAS 所稱他和跟他一同在 Paikon (希臘) 山的希臘游擊隊員脫下了南斯拉夫衣服, 換上了英國陸軍制服一節, 不能視為足以證明南斯拉夫支持希臘游擊隊運動的證據。

VALTADOROS 及 VASILIOU 關於以武器供給希臘游擊隊一事的陳述, 也不足置信。Valtadoros 自己承認他並未真正獲得武器 (S/AC.4/PV/36);

Vasiliou 稱 Lazaros 給了他一枝步槍, 但他不知道那枝槍是誰給 Lazaros 的。

為希臘供證的證人 PAPAILIAS 於答覆調查團所詢他曾否目睹武器運往希臘一事時稱: “我並未親眼看見這一類事” (S/AC.4/SC.2A/SR.2, 英文本, 第四頁)。這一陳述和他以前所作的陳述 (白皮書, 英文本, 第八十八頁) 是不符的。

希臘政府提出作為物證的英、美、德、義各國所製武器, 絕不足以證實南斯拉夫援助游擊運動的控訴。

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據有非常可信的證據, 顯示在希臘作戰的游擊隊事實上如何及自何處獲得武器及其他物資的供應。

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代表在其向調查團所作陳述中指出游擊隊所使用的武器是從正規部隊、憲兵隊及右翼隊伍那裏竄獲來的。二十六件報章摘錄經提出作為證明 (S/AC.4/55, 英文本, 第四十六頁及附件三)。

在第一 B 隊於 Agoriani 所舉行的會議上, 該區游擊領袖 TERZOGLU 稱, 他的分隊所有的武器是在作戰中竄獲來的戰利品 (S/AC.4/SC.2/PV/25)。

G 隊聽訊曾充游擊隊員的 DINOS (S/AC.4/SC.7/PV/2, 英文本, 第七及第八頁) E 隊在 Skoplje 所聽訊的希臘馬其頓難民 KAICHEVSKI (S/AC.4/SC.8/PV/2, 英文本, 第二十三、第二十四頁), PATIS (S/AC.4/SC.7/PV/4, 英文本, 第四頁) 及 General BAKIRDJIS (S/AC.4/SC.4/PV/18, 英文本, 第二十三頁) 等證人均確切聲稱游擊隊的武器及糧食是在希臘本國內獲致的。

希臘民主軍司令 General Markos 亦向來訪的 B 隊隊員稱, 他的軍隊的武器及配備係在與正規軍憲兵隊及右翼隊伍交戰中竄獲的戰利品。

上述駁斥希臘控訴的供證顯示這些控訴是如何無稽。

為了支持南斯拉夫派遣游擊分隊及游擊隊員越境進入希臘這項控訴, 為希臘說話的若干證人的陳述亦經提及。可是這些控訴不能認為有充分理由, 且亦未經證實。

所以 PAPAILIAS 的陳述 (S/AC.4/SC.2A/SR, 英文本, 第二頁) 完全被曾在 Skoplje 受盤問的 Bisadjiev 及 Karanovski 的陳述所駁倒。

DIMOPOULOS 所言 (S/AC.4/PV/40, 英文本, 第十八及第十九頁) 祇是他個人的說法, 完全未經證實。

TSETEROKLIS 的陳述 (S/AC. 4/PV/45 II, 英文本, 第九及第十頁) 不能視為可信。例如該證人未能解釋該隊為何要自 Bitolj 經由阿爾巴尼亞前往希臘。起先他說該隊有六十人, 後來又說祇有三十人。他所作有關該隊配備的陳述也同樣混亂不清。

MANTZOURAKIS 的陳述 (S/AC.4/PV/38, 英文本, 第十至第十二頁) 全係一派胡言; 起先他說該隊是在 Bulkes 獲得配備的, 後來他說是在 Ortakioi 獲得配備的, 最後又說索菲亞是該隊獲得配備的地點。

逃出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 Jivko MLADENOVICH 的陳述是具有偏見而且是虛妄的。

KUPARIGOVSKI 的陳述 (S/AC. 4/SC. 8/10, 英文本, 第二頁) 內容空洞, 混亂不清。他在陳述中, 連一個人的名字也沒有提到, 僅僅說到人數而已 (十五人、三人等等)。談到他在南斯拉夫軍隊中服役的日期時, 他起先說 “是自一九四五年秋間至一九四六年一月” 隨後又說 “是自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 等等。事實上, Gobrovo 村距邊界四十公里但却被他 “搬到” 邊界上來。據他自己的供認, 一九四五年時他是十七歲, 他沒有以志願兵身份參加軍隊, 亦無入伍的義務, 因此, 關於他為何竟在南斯拉夫軍隊中一點, 殊不清楚。南斯拉夫軍隊中所有不滿二十歲的士兵均於一九四五年內復員, 但據他的陳述, 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離開軍隊。

為希臘說話的證人 ZOIS 向調查團的調查隊稱, 他離開 Bulkes 的難民營前往希臘皆係出自本意 (S/AC. 4/SC. 2A/PV/21, 英文本, 第十頁)。

希臘政府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了證人 GIKOUDIS 的書面陳述一件, 內稱他曾將一受傷游擊隊員送往南斯拉夫, 並指出該項陳述是在宣誓下作的。在調查團會議上, Gikoudis 否認他的陳述是在宣誓下作的。調查團問他能否宣誓以支持其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 Gikoudis 答稱他不能宣誓。

因此 Gikoudis 所作的陳述顯然是假的。

ZAHOS (S/AC.4/SC.2A/SR.11), KOSTOUDIS (S/AC. 4/PV/67) 及 TERZIS (S/AC. 4/SC. 9/PV/1) 的陳述證明南斯拉夫當局曾採取堅決措施, 儘量設法阻止 Bulkes 及其他各營的居民離開營地前往希臘。

根據這種情報所得到的結論是: 希臘控訴中的這一部份也完全被駁倒了。

為希臘說話的 GEORGANTAS, DIMOPOULOS, Jivko MLADENOVICH 等證人所作的陳述經提出以支持希臘對南斯拉夫的控訴: 南斯拉夫曾以醫藥援助給予受傷游擊隊員。

本編中 DIMOPOULOS 的陳述不能具有任何作證的價值, 因為那些陳述都是以其他無名人士的話為根據的 (S/AC.4/PV/40, 英文本, 第十九頁)。

TSAKIROPOULOS 的陳述 (S/AC.4/PV/57-H, 英文本, 第十九頁) 所論及的純粹是一個個人的案件, 實不足考慮。GEORGANTAS (S/AC. 4/PV/52, 英文本, 第二及第三頁) 及 Jivko MLADENOVICH (S/AC.4/SC.3/8, 英文本, 第四頁) 所言只是他們個人的說法完全未經證實。

證人 GIKOUDIS 拒絕宣誓以支持其對調查團所作的陳述, 即: 他曾將一受傷游擊隊員運往南斯拉夫。

所以, 希臘對於南斯拉夫的這一方面的控訴也絕對沒有證據。

證人的虛妄陳述, 是希臘當局用賄賂、訛詐及強迫 (Kontopanos, Valtadoros, Zahos, Zafiris 等) 等手段特地編造出來的, 這一點業經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查明屬實; 為希臘說話的各證人的假話業由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的文件及其他證人的陳述予以駁倒: 鑒於這兩點, 所以認為希臘政府對南斯拉夫的一切控訴應視為毫無理由。

E 節

希臘政府代表在其向安全理事會及安全理事會調查團提出的一系列文件中聲稱, 南斯拉夫政府正加緊宣傳並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運動, 其目的在分離希臘馬其頓, 使之與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合併。關於這一點, 希臘代表引南斯拉夫國民議會副議長 Vlahov, 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總理 Koulishevski 及狄托元帥的陳述, 以及南斯拉夫 Borba 報及 Nova Makedonia 報所載若干文章為證。(S/AC.4/PV/27, 附件一, 英文本, 第十一及十二頁; S/PV/83, 英文本, 第五十二頁; S/PV/27等)。

我們應該注意: 希臘代表祇向調查團提出上述陳述及文章的簡短摘要, 而沒有出示全文。南斯拉夫代表稱, 他曾將希臘代表所摘引的陳述兩件與原文對照, 即: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狄托元帥對美國新聞記者的談話, 及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狄托元帥在 Skopje 的演說詞。結果查明希臘代表所

摘引的皆係就原文斷章改竄，盡失本來面目。(S/AC.4/PV/69, 英文本，第九至十一頁)。

希臘代表所引的一切陳述均係多方發表的文件，其所涉及的時期為一九四六年十月及一個較早的時期，即外交部長會議及巴黎和平會議正在討論和平條約草案的時候，就此而論，亦即許多國家正在討論領土問題及有關和平解決的其他問題的各個方面的時候。還有應加注意的就是這一切陳述中找不到一點足以證明南斯拉夫意欲援助希臘境內游擊運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干涉希臘內政之說，因此，這些陳述對於希臘的內部情況並未有何影響。

希臘代表向調查團提出的若干證人在他們的供證中稱，一個叫做人民解放陣線的特種組織（其活動目的據說是在使希臘馬其頓脫離希臘）業已在南斯拉夫境內的希臘難民中組織起來。這些證人中有些說，該組織的中心傳稱設在 Skoplje。為希臘說話的證人所作的陳述極端混亂而矛盾，因此不能置信。

證人 TSAUSSIS 關於人民解放陣線及其目的的陳述，曾經多次被引述，但經發現他對於該組織的情形，竟毫無所知悉。最初他說人民解放陣線是一個設在塞爾維亞的國民組織，這顯然是把人民愛國陣線和南斯拉夫國家組織 ENOF 混為一談。他又不得不承認他對於人民解放陣線毫無所知，因此在他向希臘當局所作陳述中也完全沒有提到那個組織，並稱他最近才從另一個證人 Tseteroklis 那裏聽說有人民解放陣線這個組織 (S/AC.4/PV/48-II, 英文本，第二及第三頁)。

同一證人 TSETEROKLIS 於答覆他是否是人民解放陣線的會員一項問話時，首先說是的，後來說不是，以後又說是的 (S/AC.4/PV/45, 英文本，第五、九、十四、二十二頁)。

證人 Filippou VASILIOU 曾作若干十分荒謬的陳述，他說：“我逃往南斯拉夫是因為我是人民解放陣線的一個會員”，後來又說：“我之參加人民解放陣線是因為害怕游擊隊” (S/AC.4/SC.2A/SR/2, 英文本，第九及第十頁)。

證人 PATAKUKAS 稱：“我對於馬其頓問題毫無所知” (S/AC.4/PV/44, 英文本，第二十三頁)。

證人 MANTZOURAKIS 對於馬其頓問題不能說什麼，僅稱他曾聽到馬其頓人談論馬其頓的自治問題 (S/AC.4/PV/38, 英文本，第八及第九頁)。

VALTADOROS 的陳述之不足置信，不僅因為那些陳述極端矛盾，而且因為那些陳述是他在被判死刑後作的，復經查明是在被他拷問毆打後作的。

證人 VELIANIDIS 的陳述亦不足置信，因調查團對於他的身份表示懷疑，曾就取得證明一事特作決定，然未執行。

和 PAPAILIAS 同時在 Bitolj 的希臘證人 VASILIOU, TSOKLARPOULOS 及 THEODOROU 在他們的陳述中絕未提及所謂愛琴局或其軍事活動。這是值得注意的。

Papailias 及其他希臘證人的陳述亦曾經在 Skoplje 答覆盤問的希臘證人 PAPANIKOLOU 兄弟及 BISADJIEV 予以駁斥。

證人 BOBTSIS 的陳述不足重視，因調查團認為他是一個假證人，而予擯斥 (S/AC.4/PV/57, 英文本，第十四頁)。

證人 SIGANOS (S/AC.4/PV/11, 英文本，第五頁)、KARANJEVSKI (S/AC.4/SC.8/PV/8, 英文本，第二十七頁)、NIKOLAIDIS (S/AC.4/SC.3/PV/7, 英文本，第三頁)、GANOPOULOS (S/AC.4/SC.2A/SR/5, 英文本，第四及第五頁)、IOANNIDIS (S/AC.4/SC.2A/SR/7, 英文本，第三頁) 及 ATANASOV 的證言與希臘證人的相反，他們說並不知道有一個特別的人民解放陣線組織，從事使希臘馬其頓脫離希臘的宣傳。

被希臘證人指為愛琴局書記的 KARANJEVSKY 於答覆是否承認曾任愛琴局首長一節時稱：“我從未聽說過愛琴局，我不知你所云何事” (S/AC.4/SC.8/PV/8, 英文本，第二十七頁)。

在為希臘說話的上述各證人的陳述中可以看到一種趨勢，就是他們盡量向調查團提出關於人民解放陣線實在是什麼的混亂供證，期使調查團誤入歧途。舉例言之，他們時常把人民解放陣線和難民委員會（在 Serbo-Croat 語中為 Odbor）混為一談。該委員會是在 Bitolj 組成的，旨在協助南斯拉夫當局供應希臘難民食宿（在南斯拉夫境內的希臘難民達二萬以上）。其他人等把人民解放陣線與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組織 ENOF 混為一談。事實上，本報告書第二編所引述的 NOF 祇是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就其簡稱而言，希臘文為 EAM，而馬其頓語文中則為 NOF。

十分顯然：NOF (希臘文為 EAM) 是德國佔領期間，希臘境內所組成的一種民族解放組織，其目的在聯合全國的民主力量，對侵入者進行鬥爭；這

個組織和南斯拉夫毫無關係。若希臘人企圖把 NOF 說成是受南斯拉夫指揮的一種組織，以期支持希臘的不當控訴，實屬毫無價值。

至於若干證人陳述中所提及的所謂馬其頓自治運動，從南斯拉夫代表向調查團提出的文件看來，又從調查團以所據有的其他資料看來：該運動顯以南斯拉夫為反對對象，其目的在使巴爾幹各國關係複雜，又該運動的領袖與希臘的反動派有聯繫。

調查團所收到的 Skopje 公審（一九四七年二月間）紀錄顯示：在德國佔領巴爾幹各國期間，以通謀德國的 Pavelich Vancho Mihailov 為首的馬其頓自治組織 VMRO 的活動，曾在佔領當局保護下加緊進行。在 Skopje 審判中，經證實 VMRO 組織曾與德國佔領當局通謀打擊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在同一審判中，經證明於德人被逐出南斯拉夫後，VMRO 組織即開始對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民主政權進行地下鬥爭。

各被告在 Skopje 審判中稱，VMRO 組織在已開始非法活動後，即與希臘的反動派保持聯繫。因與 VMRO 派有關而被判刑的 Dr. TRENCHEV 向調查團稱，他曾奉命組織分遣隊，俾與希臘軍隊及保加利亞的反動派建立聯繫。他說，這些分遣隊的用意在於對南斯拉夫的現政權進行鬥爭，並圖在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的保護制度下成立一個自治的馬其頓。

希臘代表所稱保加利亞正加緊宣傳，鼓吹希臘馬其頓與南斯拉夫合併一節，及其臆測保加利亞如此做法意在獲得南斯拉夫支持其對西塞拉斯的主張一節，均全無確證。

保加利亞代表歷次所稱保加利亞意欲用和平方法經由國際有關機構獲得一個通達愛琴海的出口各節，絕不能視為構成對於希臘的一種危險，亦不能視為足以影響希臘的內政。

關於此點，應該着重指出：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代表皆曾明明白白地向調查團聲明南保二國對希臘並無侵略意圖。

第二章所載 Dimitrov 演說詞的引句及 Rabotnichesko Delo 報的選錄均未提及希臘馬其頓。兩者的論題均關涉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的關係。

希臘政府所稱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鼓動並支持游擊運動，實屬干涉希臘內政各節既無事實根據，所以關於干涉的原因的說法亦同樣毫無事實根據。

至就馬其頓及愛琴問題的領土方面而言，這些都不在調查團的職權範圍之內，是以不能加以考慮。

十分顯然：希臘政府提出馬其頓問題，旨在使調查團及安全理事會不明希臘內戰的真正原因，並推卸該國境內現有緊張局勢的責任。

F 節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政府致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及希臘代表向調查團提出的關於“希臘邊境事件”的白皮書，列舉傳稱在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邊境發生的一九八起邊境事件。

在那些事件中，有五十九起係游擊隊侵犯邊境，其中有十二起是向希臘方面侵犯，四十七起是向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方面侵犯。

據上述備忘錄及白皮書，有十四起事件係希臘邊境哨站遭受來自阿爾巴尼亞方面的攻擊。有兩起事件係邊境哨站遭受來自保加利亞方面的射擊，一起事件係一希臘哨站遭受南斯拉夫方面的射擊。傳稱希臘巡邏隊與希臘鄰國巡邏隊間亦有射擊紛擾情事。該兩文件提及三十九起事件，其中三十五起係發生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一起在南斯拉夫邊境，三起在保加利亞邊境。

就傳稱的邊境事件而言，希臘方面的傷亡人數如下：死兵士三人；傷兵士三人；被拘留（被俘虜）者七人；尚有希臘平民死亡三人，被拘留者三人。

在希臘軍隊與白皮書所稱侵犯邊境的游擊隊的衝突中，希臘軍隊的傷亡人數為：死軍官三人、兵士七人，傷兵士十二人；尚有希臘平民一人死亡，五人被游擊隊捕去。

希臘白皮書中提及的許多其他事件（偷竊木材，為“挑釁目的”而唱歌，走私者的跨越邊境等等）並不重要，不值得注意。

就這一點而論，希臘備忘錄及白皮書中有許多重大矛盾，應加注意，例如：

（a）白皮書“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處所發生的事件”一編的英文本與法文本間有六十七個矛盾及不符合處，即：在二十三起事件中，事件的細節不同；在三十起事件中，事件的原因不同；在十四起事件中，事件的時間不同；

（b）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在 Skra 區發生的事件而言，該備忘錄稱，攻擊該村的多數游擊隊皆退入南斯拉夫。但白皮書却謂多數游擊隊向南斯拉夫方面退却，其餘則向南方退却；

(c) 白皮書法文本第四十五頁稱，十一月十五日，有一“隊伍”在 Kato Surmena 焚燬房屋二十幢；但關於這一事件，備忘錄卻說是在十一月五日發生的，被焚燬的房屋為二十九幢；

(d) 備忘錄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一支游擊隊與希臘軍隊在 Archangelos 區發生衝突後，即在南斯拉夫一哨站的槍火掩護下退入南斯拉夫。

鑒於 Archangelos 距最近的南斯拉夫邊境哨站的直距離達五公里，尤鑒於該區多山的事實，所述退却要受到那樣遠的步槍的掩護大概絕不可能。值得重視的一點是：白皮書（法文本，第四十五頁）和備忘錄不同，它絕未提及南斯拉夫哨站以槍火掩護退却事；

(e) 白皮書英文本第五十八頁提及第七號事件，並稱該“隊伍”進入了南斯拉夫領土。但關於這一事件，法文本則謂該“隊伍”被迫逐後，乃向南斯拉夫領土方面離去；

(f) 備忘錄稱，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恐怖份子”進入了 Eksohi 村（離 Konnitsa 西北境六公里）。他們被迫逐後乃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避難。但白皮書沒有說這些“恐怖份子”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避難；

(g) 同樣地，就另一事件而言，首先說該“隊伍”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退出 Trigonon 村，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避難；後又說該“隊伍”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向南斯拉夫邊境方面退却。

這樣看來，該事件的細節有不同的說法，但並沒有說該“隊伍”離去後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

希臘政府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備忘錄與白皮書所載資料間的矛盾，及白皮書本身英文本與法文本間的矛盾，實不勝枚舉，上述數例僅略示一斑而已。

鑒於備忘錄與白皮書間有許多重大不符與矛盾之處，復鑒於白皮書本身的英法文本間亦有同樣情形，這些文件當然不能認為足以佐證希臘所提關於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有侵犯希臘邊境情事的控訴。

希臘政府控訴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一九七七起邊境事件中，有八起曾經調查團所屬調查隊予以實地調查。希臘北鄰各國控訴希臘的二八四起邊境事件中，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處發生的三起業經加以調查。

許多經調查團盤問的證人作了矛盾的陳述。他們或說他們知道某一事件，或說他們是從別人處獲知的；但他們並未親見任何一羣或個人向這個或那個方向跨越邊境。舉例言之：

為希臘說話的證人 ANDRIADES 就傳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在 Skra 區希臘與南斯拉夫交界處發生的事件答覆訊問時所作的陳述，即與希臘 Brigadier Ioannou 對於這一事件所作的說明不同。該證人沒有看見一羣婦女、兒童及武裝游擊隊員越過邊境，但看見有那一羣人在南斯拉夫境內。經查明：據該證人的陳述，他是在離南斯拉夫境內該地點七公里處看見武裝游擊隊。鑒於在這樣遠的地方實不可能辨知那些細節，復計及他的陳述中的其他矛盾之處，所以認為該證人所稱各節出自捏造，不能置信。

證人 Fotios GIKUDIS 雖稱曾被迫運送一受傷游擊隊員前往南斯拉夫，但拒絕宣誓以支持其陳述（S/AC.4/PV/57-H，英文本，第十六至第二十三頁）。

希臘代表所提出的證人 Lieutenant Georgios KOURIS 於書面陳述中稱 Skra 的戰事是由南斯拉夫軍官所指揮，但在答覆調查團的訊問時稱，他既沒有看見南斯拉夫軍官，也沒有看見南斯拉夫兵士，他祇能根據該次戰事經游擊隊妥加組織一點推測南斯拉夫軍官曾參與 Skra 戰事而已（S/AC.4/PV/57-F，英文本，第六頁）。

希臘軍官 Nikitas GEORGIOU 就傳稱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 Surmena 區發生的事件答覆調查團的訊問時稱：他並未親眼看見游擊隊跨越邊境進入南斯拉夫，他所假定的游擊隊離去後進入南斯拉夫一節乃是以俘虜所提供的普通情報為根據的（S/AC.4/PV/57，英文本，第六至第十八頁）。

調查團據所盤問的南斯拉夫軍官及兵士稱，該日南斯拉夫境內並未發生事件，但察悉希臘境內曾發生交戰情事。

希臘代表關於 Surmena 區邊境事件的說法事實上亦已為希臘第三軍團參謀本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發出的命令所駁倒，該命令稱：“南斯拉夫邊境軍隊並未向希臘部隊開火”（S/AC.4/PV/24，英文本，第十四頁）。

為希臘說話的各證人就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邊境上所發生的事件答覆盤問時亦作有矛盾的陳述，而且所根據的多半是揣測之詞。

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所提出的證人都否認有關邊境事件的希臘說法及希臘證人的陳述。

傳稱在交戰地點發現的而由希臘代表向調查團提出作為物證的阿爾巴尼亞陸軍便帽一件經查明是偽造的，因為帽徽不是阿爾巴尼亞陸軍所用的五角星，而是六角星。

從調查團所據有的文件看來，希臘邊境的許多地區——特別是傳稱發生事件的地方——顯未設防（S/AC.4，英文本，第九十八頁，S/AC.4/PV/24，英文本，第九及第十頁）。

鑒於希臘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的備忘錄及遞送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的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均有許多重大不符與矛盾之處；復鑒於為希臘作證的證人的陳述實屬自相矛盾，大部份與官方對各事件的解釋不合；復鑒於希臘代表向調查團提出的物證（上述六角星陸軍便帽及英、美、義式的武器）絕不能證明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侵犯希臘邊境；復鑒於依據希臘的文件所示，希臘邊境當局在發生邊境事件的若干地區全未設防，在此情形下，希臘邊境當局勢難察悉，更不能描述這些事件的細節，因此達到如下結論：希臘政府控訴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煽動邊境事件援助希臘境內游擊分隊各節實屬毫無根據。

在希臘所控北鄰各國造成的一九七起邊境事件中，又在這些國家控訴希臘的二八四起邊境事件中，調查團認為有調查必要者僅有十一起事件而已。由此可得一結論即希臘境內的不安情形與所謂邊境事件毫無關係。

自希臘越過邊境進入鄰國的情事（越境進入保加利亞者一〇，〇〇〇人，進入南斯拉夫者逾二〇，〇〇〇人，進入阿爾巴尼亞者逾二〇，〇〇〇人）無疑是有的，但在所有這些情形下越境進入那些國家領土的人為的是要逃避希臘境內的迫害與恐怖。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政府不能因收容這些難民而被控有對不起希臘之處。

從調查團所收到的文件、從各證人所提供的證言、又從個別邊境事件的調查結果，必然達成以下的結論：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並無足以構成希臘境內不安與內戰原因的侵犯希臘邊境的情事。

G 節

調查團在希臘時收集了大批文件，內中有的是證人的直接陳述，亦有各組織及個人提出的許多備忘錄及三千多封信。這顯示希臘那時局勢緊張。不僅北方各區有不安情形及武裝衝突而且在希臘中部及南部也有不安情形及武裝衝突發生；當時這種緊張局勢可視為希臘全境有內戰的象徵。

希臘代表於二月三日調查團會議上承認希臘內政不能令人滿意之處甚多（S/AC.4/PV/27），但對於調查團討論這個問題的權力提出疑問。同時，他力圖證明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確有支持游擊運動情事，致使希臘內政情況益趨複雜。

但調查團不能同意希臘代表所謂有關該國內政的問題不屬調查團職權範圍之說，因為調查團認為希臘部北的緊張局勢及不安情形與希臘全國局勢有直接關係。

從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備忘錄所載公安部正式公報看來，單單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游擊隊和政府軍隊及憲兵隊之間便發生了一，三三八次武裝衝突。這些衝突發生在三十二個縣內，其中三一七次發生在希臘中部的 Thessaly，一〇七次在白落僕尼塞斯，六〇〇多次在馬其頓及其他若干省。

調查團所屬第一隊曾在 Agoriani 區遇見游擊隊，是以確知就在希臘的中心也有游擊區。這一事實足證不僅北部各區，即希臘中部及南部各省也有內戰。

奉調查團命往晤希臘民主軍司令 General Markos 的 B 隊中有若干隊員（蘇聯代表，波蘭代表以及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代表）在 Trikkala 省晤見 General Markos，並斷定希臘民主軍參謀本部設在 Thessaly。

許多證人及政治組織向調查團作證並提出大批不能辨駁的文件，顯示希臘境內的緊張局勢實為希臘政府對民主份子採取迫害與恐怖措施所致。

在調查團二月十七日會議上，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代表稱：“不安情形完全是由於內部原因所造成；希臘整個大陸、甚至各島嶼上均有此種情形”（S/AC.4/55，英文本，第四及第五頁）。

在調查團二月十八日會議上，社會黨總書記 TSIRIMOKOS 也說：“全國各地所發生的不安情形係

內部原因所造成，並非受任何鄰國所煽動（S/AC.4/SR.30）。左翼自由黨代表 General Grigoriadis 在其二月十八日的陳述中強調一點：民主份子之遭迫害使希臘人民鋌而走險，並在希臘全國各地造成一種極端緊張的局勢（S/AC.4/PV/31）。泛希臘民主同盟主席 Petimetsas 也向調查團作有類似的陳述（S/AC.4/86）。

希臘民主軍司令 General MARKOS 稱，希臘的內戰是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亦即希臘當局對富有民主思想的公民所採取的迫害與恐怖措施所造成的（S/AC.4/177，附件六）。

經若干政治組織與個別證人的陳述加以證實的迫害與恐怖措施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 Varkiza 協定簽訂後開始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後這種措施尤見加強；因此數萬富有民主思想的公民不得不逃入山中或前往鄰國，期獲避難之所而免遭迫害。

經調查團傳訊的政治組織的代表提出了不可辯駁的證據，顯示希臘當局在憲兵隊、軍隊及右翼隊伍的協助下威嚇國內民主份子，並在希臘各地設有龐大的集中營，內中拘留數萬男子、婦女及兒童。

希臘代表稱，遭受壓制措施的人祇有那些傳稱在過去曾附從德國或義大利佔領當局的國賊。但這種說法業經調查團傳訊的許多證人所駁倒。從這些證人的陳述看來，希臘當局所迫害的人恰好是那些曾積極從事抵抗運動的份子；相反地，希臘當局所鼓勵的人，却是那些曾附從佔領當局的份子。依據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所提供的情報，單單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被逮捕的人達八四，九三一，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間達一二，〇〇〇名。該國民主份子被迫害的方式為集體逮捕、放逐孤島及被毆打暗殺等。根據同一情報，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間，被憲兵隊及右翼隊伍殺死者有一，二八九人，被毆打及拷問者有三一，六三二人。單單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二月間，希臘軍事法庭判處了一〇九人死刑，其藉口為各被告皆曾參加游擊運動或曾有參加游擊隊的意圖（S/AC.4/55，英文本，第十一及第三十六頁）。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調查團傳訊了一個名叫 HADJILAMBROU 的十七歲青年。祇因為有一個警察說他意欲前往山中，就被希臘軍事法庭判了死刑（S/AC.4/PV/54-II）。

調查團又接到一個律師的來函請求調查團出面拯救一個名叫 Odiseus DOUKAS 的十五歲男童，他也為類似原因被軍事法庭宣判死刑（S/AC.4/SC.2）。

這些事實顯示希臘當局不僅對成年人而且也對未成年人採取恐怖手段。

調查團尚在希臘的時候，便收到若干函件，報告軍事法院判決三十人死刑的事。

如證人的陳述所指出，大規模威嚇並迫害民主思想份子的方式，就是由希臘憲兵及右翼隊伍前往懲處居民曾積極參加對佔領部隊的鬥爭的各村。此種行動的例證可從 Ksirovrisi Stefanini, Skra, Notia 等被憲兵或右翼部隊局部或全部破壞的各村見之。

應該注意：曾調查毀壞了的 Ksirovrisi 村的 A 隊，於盤問各證人後斷定該村被毀的唯一原因為該村居民皆係不願投票贊成君主政體的民主公民。

為了確知希臘政府對誰採取壓制措施，祇須列出受盤問的證人所舉的幾個例證就夠了。曾充希臘人民解放軍軍官的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稱，Varkiza 協定成立後，解放軍即將所有武器繳與希臘當局，希臘當局立即將這些武器轉交那些曾附從佔領部隊的人；解放軍用以與德國人戰鬥的這些武器，竟反過來被用以打擊那些曾積極參加抵抗運動的公民。由於這種迫害，Kostoudis 不得不逃往南斯拉夫（S/AC.4/PV/57，英文本，第七至第九頁）。Andreas DJIMAS 在伊加利亞島集中營答覆第一調查隊的盤問時稱，解放以來，希臘全國人民，特別是那些曾參加抵抗運動的人，遭遇了最不能容忍的處境，由於希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手段，數千人被殺死了，還有數萬人被拘禁或被放逐至荒島上（S/AC.4/SC.2-V）。

中 Thessaly 拉利薩第二軍團第一四九八號命令也提供了關於政府軍採取恐怖手段的實證，該命令稱，所有游擊隊的家屬應予逮捕，他們的房屋應予焚毀（S/AC.4/55，英文本，第三十四頁）。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當調查團在塞羅尼加的時候，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委員曾任部長的 Zevgos 在該城一條街上被殺死。從希臘報章所刊文件看來，該暗殺案似是希臘兵憲隊和警察所幹的。

希臘當局對於國際勞工聯合會所承認的工會組織、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等等，也予以迫害，這一點業為證人的陳述所證實。

工組會代表 PAPAIGAS 向調查團稱，希臘當局“對工人階級採取肆無忌憚的恐怖手段”，並解散了依法選舉的工會，藉圖粉碎全國民眾力量。Paparigas 又稱，這種恐怖行為實為造成“希臘內戰與不安情形的原因”(S/AC.4/60, 英文本，第一及第八頁)。

從各方向調查團提出的大量證據看來(證人、備忘錄、函件、等等)，除全國各地對民主份子採取的恐怖手段外，少數民族(馬其頓人及 Cham 人)也遭受殘酷的迫害(S/AC.4/SC.8/14; S/AC.4/PV/22, 英文本，第九至第十一頁; S/AC.4/PV/71, 英文本，第一至第五頁; S/AC.4/PV/22, 英文本，第八及第九頁)。

希臘當局迫害希臘境內少數民族的最令人深信的證據之一是：數萬希臘公民已被迫往其他國家避難。舉例言之，南斯拉夫有逾二〇,〇〇〇名的希臘難民，保加利亞有逾五,〇〇〇名的希臘難民，阿爾巴尼亞有逾二三,〇〇〇名的希臘難民。盤問這些難民中若干前來供證的難民的結果，確知希臘淪陷期間，難民們曾積極參加對德國人及義大利人的鬥爭；待解放後，特別是在 Varkiza 協定成立後，他們曾遭受右翼隊伍及希臘憲兵隊的威脅和迫害。在這些難民中有老年人、婦女和兒童。

曾遭受威脅逃往南斯拉夫的希臘難民中有若干證人稱，在德國佔領期間，他們與家人分散，例如證人 SLABI (S/AC.4/SC.8/PV/2), Prose ZEGA (S/AC.4/PV/71) 等，即有此情形。

曾任希臘難民委員會秘書的證人 ATANASOV 曾就希臘境內馬其頓人民受右翼隊伍及憲兵隊威脅與迫害一事提供了詳細情報。復經證明希臘各學校無一使用馬其頓語言者，希臘當局且禁止馬其頓人操其土語。若干證人引述一事即希臘有一特別法律，規定凡以馬其頓語交談者皆受懲罰(證人 VITAMOTIS) (S/AC.4/SC.7/PV/3)。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南斯拉夫政府向英聯王國、蘇聯及美利堅合眾國三國政府發出一特別呼籲，期制止居住希臘境內的馬其頓少數民族遭受殘酷迫害，此種迫害方式為集體屠殺居民、劫掠及焚燒整個馬其頓村(S/AC.4/PV/22, 英文本，第八及第九頁)。

關於斯拉夫馬其頓少數民族的待遇問題據希臘代表提出的證人稱，斯拉夫馬其頓少數民族在法院

中可用自己的語言。但那些證人正在拘禁中，內有一人名叫 Ioannis NIKOLAIDIS (S/AC.4/SC.3/7, 英文本，第三頁)，他坦白地說，“他之被捕不是為了政治原因而是因為他是斯拉夫馬其頓人，復被控為 Okrana 的一個成員的緣故”。

調查團又收到了關於希臘當局殘酷迫害 Cham 人的無可爭辯的證據，由於這種迫害，幾乎所有 Cham 人都逃往阿爾巴尼亞。

有一個由 Cham 人組成的委員會向前往阿爾巴尼亞的第一A隊提出了一件備忘錄，提供了關於希臘境內 Cham 人被迫害的詳細情報(S/AC.4/234, 附件十九)。在阿爾巴尼亞傳訊的證人稱，由於遭受希臘憲兵隊及右翼隊伍的殘酷迫害，他們被迫逃出希臘。

希臘證人 Noursat Ali 稱，目下仍在希臘的 Cham 人不出十六戶，這亦可作為 Cham 人遭受迫害的證據(S/AC.4/SC.2/15)。

阿爾巴尼亞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調查團會議上稱，希臘當局正在威脅居住於希臘境內的 Cham 人，並指出已有二三,〇〇〇 Cham 人自希臘逃往阿爾巴尼亞(S/AC.4/189, 英文本，第一〇九頁)的事實最可佐證此說。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阿爾巴尼亞政府在致巴黎外長會議的一件特別備忘錄中促請外長會議注意希臘當局迫害 Cham 人一事。

希臘政府代表所稱馬其頓人及 Cham 人因恐被傳剖白與佔領當局合作一事，故自希臘逃往阿爾巴尼亞一節，不但不能駁倒希臘境內少數民族遭受迫害的事實，而且還是一種欲為迫害事實辯解的企圖，因為無疑地，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境內的希臘難民中，有許多皆曾積極參加抵抗運動，而難民中的絕大多數也正就是在淪陷期間遭受苦難的人民。

因此，從調查團所據有的文件中必然得到如下結論：希臘全國各地均有內戰及緊張情勢存在，固不僅以該國北部各區為限。

下述一點，應認為業經查明屬實：緊張情勢及內戰為內部原因所造成，尤其是憲兵隊、正規軍及右翼隊伍對富有民主思想的公民及少數民族採取迫害及恐怖手段的結果；又希臘政府所控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干涉希臘內政一節，絕對沒有根據。

H 節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促請調查團注意一種事實：希臘現今的統治集團正在對阿爾巴尼亞等國採行一種挑釁政策。關於此事，他們提出證據，證實希臘邊境當局正在阿爾巴尼亞等國家邊疆上煽動挑釁情事。根據調查團所收到的文件得知在許多情形下，從希臘各鄰國逃出的戰爭罪犯及附敵國賊顯皆曾參加邊境挑釁情事。調查團所據有的文件又顯示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佔領部隊被逐出後，又在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權成立後，前充佔領當局特務及直接共犯暨各類戰爭罪犯均自這些國家逃往希臘。經查明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整隊阿爾巴尼亞 baliste 及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曾有組織地越境進入希臘，他們前往時並一面進行戰鬥(Isen Trpeza, Adam Glavitsa, Baraktari 等)。

退入希臘領土的隊伍的人數有時自七十人至一百人不等，均攜有步槍、機關槍及手榴彈（參閱 BARAKTARI 兄弟的陳述）。其時希臘領土內屬於該類的人員逾一千名。

調查團所屬第一隊查明在 Siros 島 Piraeus 及塞羅尼加有自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逃出的前附從佔領當局的份子及戰爭罪犯。內中有：

(a) Alush LESHANAKE, 前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黨書記，在德國佔領期間曾積極參加對阿爾巴尼亞游擊隊進行的武裝鬥爭；

(b) BERVITS, 德國佔領期間的阿爾巴尼亞陸軍部長；

(c) Fikri DINA, 德國佔領期間的阿爾巴尼亞總理及內政部長；

(d) Hashni DINA, 德國人統轄下的阿爾巴尼亞憲兵隊長；

(e) Adam GLAVITSA, 德國人佔領南斯拉夫期間 Uresevichi 地方的警察局長；

(f) Hamdi YANARI, 德國佔領期間的南斯拉夫憲兵隊長；

(g) Mouhareem BARAKTARI, 阿爾巴尼亞國民黨員，附從德國及義大利佔領當局的份子；

(h) Ivan GOLOGANOV, 德國佔領期間普利佛那軍事法庭庭長，曾判處許多反法西斯份子死刑。

當調查團所屬調查隊觀察 Syros 島上的各營時，經查明所有難民完全仰賴希臘政府為生。該島

儘管有許多失業的希臘公民，但大部份難民竟在希臘各企業及機關中工作。

調查團收到若干證人提出的書面陳述，指出希臘當局不僅歡迎通敵國賊越境進入希臘領土，並且還多方利用他們與希臘民主份子鬥爭。舉例言之，越境的阿爾巴尼亞 baliste 仍保留他們的武器，並被編入希臘憲兵部隊，負責“保衛各區”（參閱 APOSTOLOS 的陳述：S/AC.4/SC.2/X, 英文本，第二頁，及 Nazmi Emini AZEMI 的陳述：S/AC.4/PV/71 A, 英文本，第三及第四頁）。從調查團所有的文件看來，阿爾巴尼亞 baliste 顯曾在 Aghia Paraskevi 村（希臘與南斯拉夫交界處）憲兵隊中服役。他們曾襲擊其他各村，逮捕並毆打富有民主思想的公民（S/AC.4/SC.2/X, 英文本，第二及第七頁）。

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及阿爾巴尼亞 baliste 亦被徵編入“X”分遣隊中，予以武裝配備，並用以對游擊隊作戰（S/AC.4/PV/71/A, 英文本，第三頁）。

來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戰爭罪犯及前附從佔領當局的份子獲准在希臘境內從事政治工作。調查團據報，Syros 島上的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公民已在 Adas Laiki 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此人與希臘當局及居留於義大利的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戰爭罪犯保持聯繫（S/AC.4/PV/71/A, 英文本，第三、四、五頁）。

集中在希臘領土上的戰爭罪犯及前附從佔領當局的國賊對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這些國家的民主政權進行不利活動。根據各證人的陳述及其他文件得悉一個“北 Epirus 解放委員會”已在希臘 Yanina 鎮成立（EAVI）。上述一類難民被招引參加該委員會。據提出的證據顯示，北 Epirus 委員會從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中挑出特務及恐怖分子派往阿爾巴尼亞境內從事牽制及滋擾情事。

一九四六年三月在科里滋（阿爾巴尼亞）舉行的 Leskoviki 罪犯審判，顯露該批罪犯與設在 Yanina 的北 Epirus 委員會的關係。據審判中的被告稱，他們曾接獲該委員會的指示，着對阿爾巴尼亞國家進行顛覆工作。他們又提及該委員會與希臘當局的關係。一九四七年初在 Skoplje 舉行關於法西斯組織 National Democratic Shiptar 的審判，顯露該組織與希臘境內向該組發佈指示的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通敵國賊委員會的關係。

調查團從所能閱及的文件看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希臘境內似曾有一運動，旨在損及希臘北鄰各國的利益藉以擴展希臘邊界。希臘報章中及希臘代表在議會中的陳述及其他正式與非正式的陳述中均曾就該運動發言，聲稱希臘應據有南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的一部份領土。關於這一點，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議員 Yakovou 在議會中的演說應予引述：他提出一個荒謬計劃，主張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一大部份領土來擴展希臘邊界（S/AC.4/PV/21，英文本，第四頁）。希臘現今統治集團對希臘北鄰擬欲採取的擴張主義趨勢應加注意，因為在許多情形下，這種趨勢和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所進行的顛覆工作有關，而且也與這些國家邊境所發生的挑釁情事有關。設在 Yanina 的北 Epirus 解放委員會不僅宣傳南阿爾巴

尼亞應與阿爾巴尼亞脫離關係，而且從各項文件看來，顯然還派遣間諜及恐怖份子前往阿爾巴尼亞，俾為分裂阿爾巴尼亞一部份領土一事作準備功夫（S/AC4/PV/18）。

科里滋審判及 Skoplje 兩次審判（Shiptar 及其顛恐怖組織）的文件亦顯露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的罪犯們和希臘侵略集團的擴張計劃之間的關係。

據上論結，下述一點應認為業已確立：逃出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戰爭罪犯及佔領當局的共犯正在希臘領土內受庇護，而且他們還在希臘當局的保護下對這些國家進行顛覆工作。希臘當局常常利用這些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惹起邊境及其他方面的挑釁情事，並且還利用他們對希臘國內的民主份子進行鬥爭。

第三章。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編及第二編中的結論的態度

A 節：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一編中的結論的態度

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等八國代表團贊同第一章的結論。

蘇聯及波蘭代表團不贊同這些結論。

比利時及哥倫比亞代表團作有下列聲明：

“雖有許多互相符合的推定足以證明希臘對其北鄰所提控訴屬實，比利時及哥倫比亞代表團認為根據憲章第六章規定的和解精神而設立的本調查團不宜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等三國政府可能要負的責任作何決定。”

法蘭西代表團對於核准第一章結論一事表示棄權，並作有下列聲明：

“法國代表團曾有系統地研究了第二委員會報告書第一編，並參照了調查團工作過程中所得經驗，認為在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第三段所稱根據其‘調查所得事實提具之報告’與該決議案最後一段所規定的建議之間，專設正式結論一章是否必要，不無可疑，是否適當亦不無可慮。

“茲將法國代表團之所以有此意見的各項理由，逐一摘述如次：

“一。安全理事會訓令調查團‘查明事實真相’並提具報告，誠不失為明智兼切實際之舉。這誠然是我們任務的一部份，現已由第二委員會予以執行。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本調查團是否奉有命令，要它超出調查事實提具報告的範圍採取進一步行動，去就這些真相宣佈一種判斷；此舉必然含有譴責當事一方的意思。

“就法國代表團而言，它認為依據十二月十九日的決議案，祇有安全理事會認為必要時，才有權採取這種步驟。誠然，安全理事會似已明白地將這種最後的權利保留給它自己，因為它在決議案的前文中詳細說明：‘此種紛亂情況在理事會試圖對於爭論之問題達成任何結論前，應予以調查。’吾人殊難明白調查團如何能從第二委員會所分類的已知事實達成結論，而不致侵犯安全理事會以虛心謹慎態度專規定給自己的任務。

“二。調查團完全可以不依據正式結論而向理事會提出明確建議。祇須舉一個例，便足以說明此點：若干國代表團正在考慮宣佈贊成在希臘設置一個成立相當時間的國際委員會，並贊成希臘與其北鄰各國簽訂邊境條約；這些提議是調查團察悉了各項事實後必然要提出的，前述各國代表認為這些提議或可在某種限度內補救調查團報告書所析述的滋擾局勢；它們計及希臘對鄰國、及鄰國對希臘提出

的各項控訴案，而無須確切指明每一原告在彼此互相推諉責任的邊境事件中所負的責任。因此，這些提議遠較作為一串正式判明責任的說法更易為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也更易為各關係國自願予以執行。不論如何，這種判明責任的辦法定必使舊恨重生，並引起新的爭端，殊不利於擬設的委員會的工作，且將妨礙擬議談判的成功。

“從法律觀點而言，作建議用的提議可確實依據對事實真相的系統分析，詳陳各種問題而不作正式結論。事實上，採用這種方法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它可使這些建議在執行上減少許多麻煩。實際上它可防止各項建議帶有制裁或懲罰措施的色彩，因為這些建議如果作為‘有罪’裁決的必然後果，則定必帶有那種色彩。

“安全理事會容許調查團在這一方面有相當大的自由。後者由於它的經驗誠然較任何人更適宜於提出切實可行且富建設性的建議。

“三．進行調查時的情況，也許不允許我們下任何合乎正確的司法原則的結論。即使若干代表團認為可能就一些單獨的事實達成結論，這種方法也大有危險。對問題的一個特殊方面明加闡述而任令其他方面晦澀不明，誠足令人對調查的前景有所誤見。因此，局部結論對於各關係國必不公允，且足使安全理事會發生誤會。我們組織龐大不靈，在工作與決定上皆甚遲緩；倘要作尚無前例的處置辦法更需長期考慮；提供和傳訊證人應有必要條件；從物質觀點而言，我們乃是完全依賴各關係國政府，這種種因素構成了何以調查團不能以必要的堅定態度進行工作的主要理由。

“就所有這些條件而論，對於我們確立一宗具有法律意義的證據的工作，殊無裨益。因此，倘若依據不完全的證據所達成的結論似失公允，則藉口缺乏完全的證據而達成的相反結論，也同樣有欠公允。事實上，此項調查或已顯示若干推定。但推定概念在國內法上被認為太訴諸主觀判斷因素，此種概念如被像這種調查團一類的機構適用於國際問題上，則更為危險；這個調查團與安全理事會相似，其本身也是一個政治機構。當一種在進行過程中常有政治論辯的調查終結的時候，祇有提高司法方面的謹慎程度，才能確保我們建議的權威。關於這一點，應該憶及若干證人及聯絡代表在陳述中涉及調查團中若干參加國的方式——直接或間接，暗示或明示。充分考慮到調查團工作的進行情況及其所遭

遇的政治問題後，在前述種種障礙下，本調查團已儘可能進行了一種客觀的調查，此種努力，實值讚揚。第二委員會所草擬的事實真相報告書，實為詳盡敘述我們所獲成就的完備報告。它以枯燥無味而有條不紊的方式列載了調查團所具有一切情報；這些情報雖有矛盾但很客觀；它應能使細心的讀者知道所有的調查，又倘他願意的話，還可自下結論。

“我們不知道把這種推定和信念解釋並轉變為證據是否會危及這種成就——雖然並不算大——尤鑒於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我們不免懷疑這種行動是否必要。

“四．就報告書中大多數情形而論，除參酌一九四〇年以來希臘及巴爾幹其他各地所發生的情況外，任何含有譴責之意的結論都是不能下的。戰爭和佔領在巴爾幹各國留下了深刻而殘酷的標記；調查團必須處理的各項滋擾情事大抵一部分由於希臘人民對義大利及德意志進行的鬥爭所造成，一部分由於德國佔領及保加利亞併吞南斯拉夫及希臘若干省後北希臘各地人民的混合方式所造成。

“自一九四四年以來，即有阿爾巴尼亞人，南斯拉夫人及保加利亞人越過本國南部邊境，避難於希臘；另一方面，又有數千希臘人越境進入希臘以北各國。這些逃亡者在他們本國內被當作通敵國賊、叛徒、顛覆份子及恐怖份子看待。為了完全明白所欲調查的情勢並使調查團能夠加以判斷起見，我們必須計及希臘的抵抗歷史，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事件，Varkiza 協定，等等。Bulkes 事件是一九四一年春季開始的悲劇的最後結果，為了正確地解釋各證人所作激昂而矛盾的陳述及他們的沉默，我們必須計及我們所沒有調查到的若干事件。

“我們現在所處理的是歐洲其他國家也正在遭遇的——雖然程度不同——鬥爭和悲劇。調查團每一團員進入希臘後立即知道這種情勢。當調查團為確保調查公正而不得不在報告書中增列若干問題時，又當調查團不得不經常勉力維持調查工作不出任務規定範圍時，前述情勢，尤為顯著。

“五．本調查團在不幸的歐洲的任務應該以和解與調停為目的。就此事而論，未來較過去更為重要。我們深恐藉不充分的法律根據達成結論，徒然加重已很危急的情勢，並對十分自然的敏感性作不必要的損害。若干代表在談話中曾強調聯合國的威望問題及其在這個試驗性事件中維持其權力的必要。但我們所調查的情勢似太複雜；就法律意義而

言，事實真相太不夠確定，以致不易根據堅決的判斷，獲得一個解決；雙方的過失殊不能予以嚴格公平的判定。況且聯合國所遭遇的情勢不僅危急，而且是長期性的；並不是一種需要制裁和立即干預的罪惡昭彰的侵略，而是一種緊張局勢，這種局勢由於種種原因，已引起一系列事件、控訴及反訴。祇有刻苦工作力事忍耐，才能在歐洲的這一部份重新建立安定局面。這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早在聯合國創立之前便已開始發生了；要想立即決定或簡單解決都是同樣不可能的。

“在三個月的工作期間，法國代表團始終竭盡棉薄支持調查團以客觀而合法的立場從事調查事實真相，同時並使安全理事會交調查團辦理的工作獲得和解。

“法國代表團爲了這些目的，又受了此種理想的鼓舞，爰宣稱：它所贊成的報告書，須一方面限於陳述事實真相，他方面限於提出實際措施的提議，以期緩和該地區的局勢。”

B 節：各國代表團對於第二編中的結論的態度

蘇聯代表團贊同第二編中的結論。

波蘭代表團支持這些結論並發表如下聲明：

第一章：調查團沒有斷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政府曾鼓動或支持希臘的內戰。衡量爲支持希臘政府控訴而提出的各項不充分而矛盾的證據後自然得到此等控訴全無根據的結論。

第二章：調查團沒有斷定在希臘馬其頓境內有一種受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鼓動的分裂運動。經仔細研究調查團所搜集的各項證據及文件後，獲得一項結論，即希臘關於這一點的控訴，也同樣毫無任何根據。

第三章：調查團沒有斷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等三國政府應對希臘籲請而調查的邊境事件負責。就這些事件的重要性或其性質而言，它們和戰爭甫告結束後在其他國家邊疆上常發生的事件大體無甚差異。它們對於希臘內戰的發展顯無任何影響。

第四章：下述各項結論係根據調查團就希臘內政情況若干方面所作調查而得；由於希臘就傳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干預希臘內政一事提起的呼籲，也由於這些國家的辯訴和反控，遂使前述研究成爲必要：

(a) 希臘內戰實爲造成北希臘不安情勢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爭在希臘全境各地發生，包括離北方邊境最遠的地區，如白落僕尼塞斯及各島。希臘內戰係國內政局反常的直接結果。

(b) 由於各種迫害情事，北希臘及沿邊境一帶的不安局勢遂益感不安；這種迫害的方式有時係希臘政府及支持它的政治份子對居住於北方各地區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對斯拉夫馬其頓人及 Cham 人，作集體剿滅。這些人被剝奪了其他文明國家少數民族所享受的基本權利。

第五章及第七章：調查團對於關係各國向國際組織提出的或這些國家輿論所討論的領土要求，實無權審究。但希臘境內有一種極端愛國主義的宣傳，應予注意；這種宣傳依照種族宣傳範式進行，特別是對斯拉夫人而作的。有若干事實顯示希臘政府不加阻撓的這種宣傳有時與對三鄰國發生的邊境事件有關。

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九國代表團不贊同第二章中的結論。

第四編

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決議案末段規定提出的建議⁴⁸

第一章 建議

在沒有論及具體建議前，調查團認為宜將這些建議意欲緩和並補救的希臘北方邊疆的情勢簡單地敘述一下。第一，希臘政府曾控訴北鄰三國協助希臘境內的游擊戰爭。第二，還有希臘現今的滋擾情勢。這種情勢由來有自，即由於戰時希臘所遭受的悲慘經驗，國土被義大利、德國人及保加利亞人所佔領，淪陷期間進行的游擊戰以及因戰爭而發生的政治怨恨和經濟困難所致。

其次要提及的是：大多數關係國家拒絕接受現在劃定的邊界為它們最後的邊界。這些領土要求中有些曾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在聯合國會議中或向其他國際主管機構提出，但它們的一再提出無疑地使已經危險的情勢更加危險。

再者，就馬其頓問題而言，是項要求並未向聯合國提出，而係在各個國家的政府代表的演說中或在政府控制的報章上言及。調查團認為以此方式探討馬其頓問題實為對巴爾幹和平的一種積極威脅，祇能惡化現今的緊張局勢及猜疑情形並增加各民族間的激怒；這種激怒絕未因戰爭的經驗而減低，在許多情形下反因與政治觀念視為一體而益見加劇。

又須提及的一點是：希臘境內有來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的政治難民，而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則有來自希臘的政治難民，那些難民中有許多人曾參加戰時及戰後本國內所發生的政治鬥爭。那些難民中有些被安置在他們原來國家的邊境附近。有些難民在流亡期間重新從事政治及軍事活動，且有很多人生活在一種希望中：希望時勢會急轉直下，俾他們得在他們所挑選的情況下回返自己的家園。其他難民實係狼狽逃出，如聽令自由選擇，將欣願回返他們的家園。但所有這些難民在此時他們所生活的情況下繼續居留於所在國，實為促成現狀的一個嚴重因素，這一點是很明顯的。

最後，調查團駐留該四國期間，不能忽視若干宣傳者在他們彼此的關係上所作宣傳的激烈程度和規模。這種宣傳的作用總是激起已在日漸增高的熱情。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認為北希臘的情勢可以拿筆一揮便可解決，實屬空想；但後列各項建議是依據聯合國憲章第六章的意旨而擬訂的，其目的首在防制情勢的惡化，次在緩和此種情勢，以期終能恢復常態。

調查團對於主要屬於關係各國國內管轄範圍的問題，未提建議，因為這種建議將和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不合。但希臘政府如有新決定，特赦政治犯及游擊兵，則調查團將建議安全理事會轉告希臘政府：如經該國政府提請，調查團願意從事斡旋，期以一切可能方法確保該項措施的實現。

調查團的建議如下：

A. 調查團擬請安全理事會建議希臘政府一方，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另一方，各竭所能建立正常友好關係，避免足以增加或維持邊疆地區緊張局勢及不安狀態的一切直接或間接行動，並竭力避免以公開或秘密方式支持鄰國以推翻此等國家合法政府為目的的份子。如有控訴問題發生，不應以此等問題作為宣傳的對象，而應經由外交途徑提請關係國政府處理；倘此種方法無效，則該問題應提交聯合國主管機關核議。調查團參照了所調查的情勢，認為將來任何方面如支持在一個國家領土上組成之武裝隊伍，並助其越境進入另一國家領土，或一國政府雖經關係國要求，但拒不在本國領土內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俾不使此等隊伍獲得任何援助或保護，則安全理事會應視此種支持或拒絕情事為聯合國憲章意義內對和平之一種威脅。

B. 為有效調節並管制關係各國的共同邊界起見，調查團擬請安全理事會建議各該國政府斟酌現狀下的需要，循一九三一年希臘保加利亞公約的大旨簽訂新公約。

⁴⁸ 各國代表團對於本編第一章中的提議的態度，見第二章。

C. 爲了恢復希臘一方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另一方之間邊界一帶的正常情況，藉以協助建立友好關係起見，調查團建議設置一個機構，其組織與職司如下：

(a) 該機構應由安全理事會設置，其形式或爲一個小型委員會，或僅爲一個專員。如該機構爲一小型委員會，則應由若干國政府代表組成。如該機構祇設專員一人，則他和他的職員應爲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或與有關四國事務無任何直接關係或利益的國家的國民。

(b) 委員會或專員應設有必要職員襄助工作，內中須有人員能任邊疆觀察員，並能就 B 項建議所述及的邊境公約之遵守、邊境地區的狀況及類似事項提具報告。

(c) 委員會或專員應有權在邊界的兩方執行其職務；委員會或專員亦應有權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希臘等四國政府直接接洽。委員會或專員的職司和任務如下：

- (i) 調查任何邊境事件；
- (ii) 經由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規定的各種方法，以其斡旋地位謀求下述各事項的解決：
 - a. 邊境侵犯問題所引起的爭議；
 - b. 與 B 段所擬議的邊境公約之適用有直接關係的爭議；
 - c. 一國政府可能對他國政府就邊疆情況問題提出的控訴。
- (iii) 利用其斡旋地位協助關係各國政府談商並締訂 B 項建議所擬議的邊境公約；
- (iv) 爲和平解決有關邊境事件或邊境情況的爭端，委員會認爲關係各國政府間有締結其他雙邊協定的必要時，委員會應對此種協定加以研究並向各該國政府提出建議；

(v) 協助上述 B 項建議的實施；收受該四國政府就四國中任何一國的人士逃往其他任何一國的問題所提具的報告；祕密登記此等人士之姓名等，並協助遣送願回返本國的人士，復就此等職務與聯合國主管機關採取一致行動；

(vi) 每三個月或在認爲適當時隨時向安全理事會具報。

茲建議該機構至少應設立兩年，期滿前安全理事會應檢討有無繼續設置的必要。

D. 調查團鑒於現今滋擾情況起因深遠，更鑒於邊境之性質，深知事實上對於難民越過邊疆無法加以控制。這些難民居留在四國中任何一國既係一種擾亂因素，每一國政府自應負起責任把他們遷移至離開他所從來的地區的儘可能遙遠的地方，因爲這在物質上和事實上都是可能辦到的。

這些難民應該安置於營中，以其他方法予以隔離。關係各國政府應允保證不准他們從事任何政治或軍事活動。

調查團又竭力建議：如屬可行，各難民營應置於聯合國委任之某一國際機構的監督之下。

爲了確保祇使真正難民回返，他們的重新進入原居留國必須（一）先與原居留國政府商妥；（二）先知照委員會或專員，或聯合國國際機構——假如這種機構設立了的話。調查團茲欲指出一點：關係各國政府實有鼓勵難民回返本國的必要。

E. 調查團擬請安全理事會建議關係各國政府研究締結關於自願移送少數民族協定一事，是否切實可行。同時，關係各國境內的任何少數民族如願移出，居留國政府應提供一切便利。關於此種移送之協議之實施，可由擔任登記移出申請之委員會或專員負責監督。

第二章。各國代表團對於第四編第一章中的建議的態度

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九國代表團贊同第四編第一章中之建議。

蘇聯代表團不贊同那些建議，並發表聲明如下：

“基於下列理由，蘇聯代表團反對美利堅合衆國、英聯王國、法蘭西、中國、巴西、比利時、哥

倫比亞、澳大利亞及敘利亞等九國代表團所提關於希臘問題的建議：

“一。上述建議絕非從調查團在調查北希臘及其北部邊境的情況期間所蒐集的各項事實與文件而得來，而僅係以希臘政府指控希臘北鄰援助游擊隊的無稽控訴爲根據。

“二。此等建議認為將來在希臘一方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另一方的關係上，有發生邊境事件、衝突、甚至侵略行為的可能，然調查團實絕無理由提出此種性質的建議。

“三。此等建議中所提出的措施不僅關涉希臘、而且也關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但調查團所據有的文件明顯指出：希臘境內有一種緊張局勢；不安情形不僅在該國北部，而且在全國各地存在；希臘的緊張局勢及不安情形，實由於內部原因。

“四。該項建議主張設置一個代表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性的邊境委員會或機構，又主張使希臘、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四國彼此締訂公約及協定。這種辦法，實等於限制此等國家處理彼此關係的主權。”

波蘭代表團不贊同第四編第一章中的建議，並發表如下聲明：

“波蘭代表團對於第四編所載若干代表團為解決成為調查團調查對象的問題而提出的各項措施，不能表示贊同。

“波蘭代表團提出如下各項異議：

“一。就整個措施而論，此等措施似屬無效，因為他們祇計及北希臘及其北方邊境一帶的動亂的徵狀，但沒有計及其原因。所提措施如此無效，極易損及聯合國威望。

“二。所提措施中有若干項似未計及一項事實：希臘一方與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另一方並無外交關係。

“三。就擬請設置一個永久性的管制機構的 C 項建議而言，此項措施似不適當，理由如下：

“(a) 此種管制機構將損害希臘主權，並將損害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主權。

“(b) 此種機構將構成一種對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高壓措施。依據調查團的調查結果，此種措施至屬不當。所以它非但不能改善現有困難局面，而且很可能產生相反結果。

“波蘭代表團認為關於如何解決成為調查對象的問題的建議，應由安全理事會抉擇。”

附 件
附 件 壹
調查團的組織

(a) 調查團各國代表團

澳大利亞

代表: Mr. J. D. L. Hood
Major-General John A. Chapman
Mr. S. L. Atyeo
Mr. T. Glasheen
Captain D. W. Johnstone
Miss K. White

比利時

代表: Lieutenant-General Maurice Delvoie
Mr. André Wendelen
Major Houssa
Mr. G. Bonnier

巴西

代表: Mr. Antonio Mendes Vianna
Mr. Luis Aimeida Nogueira Porto

中國

代表: 金問泗先生
薛光前先生
王定邦少校
王克勤先生
金威彬先生

哥倫比亞

代表: Mr. Francisco Urrutia
Mr. Abraham Fernandez de Soto
Mr. Pedro Lopez (自四月五日起)

法蘭西

代表: Mr. Georges Daux
Mr. H. de Limairac
Lt.-Col. André Lalande
Mr. Philippe Guerlet

波蘭

代表: Mr. Jerzy Putrament
Mr. Zbigniew Gawrak-Cieczot
Mr. Piotr Sobolewski
Miss W. Chodakowska

叙利亞

代表: H. E. Ihsan El-Sherif
Mr. Issam Inglizi

英聯王國

代表: Mr. R. T. Windle
Mr. E. H. Peck
Mr. C. N. Halkias
Mr. J. Adams
Mrs. I. Fothergill-Payne
Lt.-Col. H. W. L. Cowan (至三月四日爲止)
Major A. F. Stallard (三月四日至四月二日)
Mr. G. Glutton (自四月二日起)
Cmdr. C. J. Gordon
Miss A. F. Woodward
Miss B. Bailey

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 Mr. Mark Foster Ethridge
Mr. Norbert L. Anschuets
Mr. Harding Bancroft
Mr. Cyril E. Black
Mr. Harry N. Howard
Lt. Col. A. C. Miller
Mr. A. Parsons
Lt. Col. G. Yatsevitch (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五日)
Mr. E. Donald Bell
Mr. G. Irminger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代表: Mr. A. A. Lavrishev
Mr. S. M. Kudriavtsev
Mr. F. A. Beliaev
Mr. A. G. Gaur
Mr. G. P. Kasparov
Mr. I. P. Shapolov
Mr. S. M. Tsibizov
Mr. N. F. Paisov

(b) 聯絡代表

阿爾巴尼亞

Colonel Nesti Krenxhi

Mr. Theodor Heba

Mr. Myftar Fare

Mr. Vango Mitrojoorgji

Major Kadri Azbi

Mr. Nuri Huta

Mr. Aleks Caci

Mr. Angjo Faber

Mr. Vangjel Pecani

保加利亞

Mr. Georges Koulishiev

Mr. Dimitter Ganev

Mr. Georges Andreytchine

Mr. Nissim Mevozah

Mr. Vladimir Topencharov

General Yonko Panev

Mr. Chudomir Petrov

Colonel Georges Georgiev

Major Cyril Triphonov

Mr. Constantin Constantinov

Mr. Marin Ivanov

Mr. Ivan Nikolov

Miss Stephanika Stephanova

希臘

Mr. Alexandre Kyrou

Mr. Constantin Tzanos

Mr. Nicolaos Gambalouris

Mr. George Phylactopoulos

Mr. Leon Marcantonatos

Mr. Byron Theodoropoulos

Mr. John Coliacopoulos

Mr. Eustache Calamidas

Mr. George Cavounidis

Colonel Constantin Iatrou

Lt-Col. Michael Calligheris

2nd Lt. Miltio Calvocoressis

2nd Lt. Constantin Ioannou

南斯拉夫

Mr. J. Djerdja

Mr. Vrleta Krulj

Colonel Ratko Vujovic

Major Marijan Barisic

Major Zvonko Grikalic

Captain Branko Licen

Mr. Srenko Freundlich

Miss Zorka Djakonomovic

Mr. Milan Pogacnik

Mr. Peter Mihailovski

Mr. Stevo Dedijer

Mr. Anton Smolej

Mr. Lale Ivanovic

Mr. Oskar Davico

Mr. Ilija Topalovski

Mr. Mihailo Petrovic

Mr. Nikola Kapetanovic

(c) 調查團秘書處

Colonel A. Roscher Lund

調查團主任秘書

Mr. Gustav Gottesman

調查團副主任秘書

Mr. William Shearer

調查團助理秘書

Mr. Constantin Volokhov

調查團助理秘書

Mr. Philippe Poulain

調查團助理秘書

Mr. Stanley Ryan

新聞專員

Mr. Lovat Cave-Chinn

電影放映員

Mr. M. Channudes

攝影員

Mr. T. R. Bond

Mr. J. Muckell

Mr. W. Rodzinski

Miss J. Torney

Mr. N. Teslenko

Mr. S. Soubovnik

Mr. A. Blokh

Mr. R. Pignolet

行政專員
行政助理
傳譯員

Miss M. Charlebois
Miss M. A. La Fond
Miss J. Thériault
Mrs. E. Vinet
Miss C. Faure

} 書記

Mr. Jerome Collin
Mr. David Rose
Mr. T. Mossu
Mr. M. Pesch
Miss Mildred Smith
Miss Winifred Gosline

} 會議紀錄員及
速記打字員

附 件 貳

調查團工作隊

1 隊：

主席：Mr. W. G. Shearer,

秘書室

代表：

Mr. S. L. Atyeo

澳大利亞

王定邦少校

中國

Lt. Col. A. Lalande

法蘭西

Mr. P. Sobolewski

波蘭

Mrs. I. P. Fothergill-Payne

英聯王國

Mr. N. C. Anschuetz

美利堅合衆國

Mr. A. Graur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聯絡代表：

Mr. B. Theodoropoulos

希臘

Mr. T. Heba

阿爾巴尼亞

Mr. Ch. Petrov

保加利亞

Mr. V. Krulj

南斯拉夫

秘書室：

Mr. D. Rose

會議紀錄員

Mr. A. Blokh

傳譯員

Mr. N. Zafirides

傳譯員

Miss M. Charlebois

速記員

Miss C. Contakos

速記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一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該工作隊在拜里厄司舉行第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Nikolas PETROVITCH

(b) Abas ERMINI

(c) Vohslav MIRKOVITCH

(d) Fiqri DINA

(e) Mouharems BARAKTARI

(f) Mrs. CALDI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三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Husnu DEMA

(b) Alouch LESHANAKE

(c) General PERVIZ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五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Stoiko STOLKOV

(b) Achmet Regeb KASSAMOR

(c) Mila MAXIMOVITCH

(d) Mihailo PHILOVITCH

(e) NEDELKOV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六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七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Tzenko BAREFF

(b) Ivan BAREFF

(c) Redjeb RAMADAN

(d) Kosta TASSICH

(e) TSOUF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八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Manyo POPOFF

(b) Tzenko BAREFF

(c) Nikola MOUTAFTCHUIEFF

(d) Ali NIVITZA

(e) Haki RUCHITI

(f) Lijian GACH

(g) Kosta TASSICH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九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十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十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Thomas KAMILIA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工作隊在 Syros 之 Ermoupolis 舉行第十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Petor TSCHOIBASITCH
- (b) Panos CATURNADOS
- (c) Toeolopitis NIKITAS
- (d) Nicolas TRIANDIS
- (e) Tharos KARAGEORGIOS
- (f) Thanasios KIRITNAS
- (g) LOUSEVITCH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第十三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第十四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第十五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LOULIS
- (b) George RINGAS
- (c) Andreos TZIMAS
- (d) Nikolas TERJOPOLOS
- (e) PANAYOTIS
- (f) TZEVELEK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第十六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Kirikos 舉行第十七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Kirikos 舉行第十八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Aspirides KISSILOU
- (b) George MANOPOULOS
- (c) George DOXOPOULOS
- (d) Takis ADAMOS
- (e) Dimitri BALIS
- (f) MARGARIES

(g) Tsanakas ATHANASTOS

(h) BAMBALIS

(i) GINAIAS

(j) General BAKIRDJ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第十九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該工作隊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第二十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Aristides KOUTSOUFLAKIS
- (b) Apostolos VITANIOTIS
- (c) Christos PAPACHRISTODOUL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二十一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二十二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該工作隊在雅典舉行第二十三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該工作隊在 Agoriani 舉行第二十四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該工作隊在 Agoriani 舉行第二十五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Dimitri TOLEOLOPOLIS
- (b) Nestoras ZOGAS
- (c) TERZOGLU
- (d) George SKEMBIS
- (e) Maria FALAIMA
- (f) Paraskevi PAPODOPOLOU
- (g) Theodore IKONOUN
- (h) Georgia MANDALOVA
- (i) Costanida THEODOROPoulos
- (j) Vaios DZORAS
- (k) Ioulia MAKRI
- (l) Elias MAKRI
- (m) Elias VISSARIOU
- (n) Nicholas TZOULOPOULOS

1 A 隊：

主席： Mr. J. D. L. Hood 澳大利亞

代表：

Mr. A. Wendelen 比利時

王克勤先生 } 中國

金成彬先生 }

Mr. H. de Limairac 法蘭西

Commander C. J. Gordon	英聯王國
Mr. N. L. Anschuetz	美利堅合衆國
Mr. G. P. Kasparov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Mr. S. Tsibizov	

聯絡代表：

Mr. T. Heba	阿爾巴尼亞
Mr. K. Asbi	
Mr. M. Tare	
Lt.-Col. G. Georgiev	保加利亞
Mr. L. Ivanovic	南斯拉夫
Captain B. Licen	
Mr. B. Theodoropoulos	希臘
Lt.-Col. M. Calligheris	
Major A. Vlachos	
Mr. D. Krentiris	

秘書室：

Mr. W. G. Shearer	秘書
Mr. P. Poullain	助理秘書
Mr. S. Soubbotnik	傳譯員
Miss E. Psalti	傳譯員
Miss K. White	Mr. Hood 書記
Miss M. Charlebois	速記員
Miss C. Contakos	速記員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一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該工作隊在 Florina 舉行第二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該工作隊在 Florina 舉行第三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Pantelis PAPAILIAS
- (b) Filipos VASSILIOS
- (c) Ioannis TSOKLARPOUL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該工作隊在 Florina 舉行第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Ioannis TSOKLARPOULOS
- (b) Vassilios THEODOROU
- (c) Dimitrios STAME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該工作隊在 Florina 舉行第五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Dr. GYMNPOUL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該工作隊在 Florina 舉行第六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該工作隊在 Florina 舉行第七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Lieutenant Dimitrios STEFANIDIS
- (b) Private Spiridon TSIRIGOS
- (c) Efthimios IOANNIDES
- (d) Captain Vassilios DIMOPOULOS
- (e) Georgios FOURKIOTIS
- (f) Agni VITANIOTOV
- (g) Velliao BOZINIS
- (h) Stefanos KALANTZIS
- (i) Lieutenant Gatcha MBORI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該工作隊在 Korche 舉行第八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該工作隊在 Korche 舉行第九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Tefik SHERIF
- (b) Irfan RAMADAN
- (c) Hajdin QERIN
- (d) Rustem NEXHIP
- (e) Georgios GANTSOS
- (f) Georgios DAMOPOUL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十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十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Stavros KENTROS
- (b) Nikolaos TSIPIS
- (c) Thomas ZAH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十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Thomas ZAHOS
- (b) Christoforos ZERV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該工作隊在 Filiates 舉行第十三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Colonel Athanateos STAMOPOULOS
- (b) Philippos SOURVINOS
- (c) Ioannis KATSARIS
- (d) Ioannis SAKAS
- (e) Ilias LE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該工作隊在 Filiates 舉行第十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Thomas STEFANOS
- (b) Ioannis CHARITOS
- (c) Konstantinos FRONT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該工作隊在 Filiates 舉行第十五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Athanasios EFSTRATIOS
- (b) Ali NOSTRET
- (c) Georgios TSOVYOPOULOS
- (d) Mersen HEDG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 Konispol 舉行第十六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Kassem DEMI
- (b) Ismail HABIL
- (c) Mustafa BABURA
- (d) Hilmi BINO
- (e) Fatima PRONJ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 Konispol 舉行第十七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Grabocka STEFO
- (b) Mohamet MEGEMEJA
- (c) Achmed VESEL
- (d) Ilo KOSTA
- (e) Pilo PERISTERE
- (f) Madan BALANI
- (g) Faik LAMCE
- (h) Koro HADJ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十八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Pericles KAINOU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十九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二十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Lt.-Col. Athanateos STAMOPOULOS
- (b) Sergeant Evangelos KONTOGEORGIOS
- (c) Sergeant Alexis DEMAGEORGIOS
- (d) Michael TSAN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 Yanina 舉行第二十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Mestan RAMADAN
- (b) Christos ZOIS

B 隊：

主席： General M. Delvoie 比利時

代表：

- | | |
|-----------------------|--------------------|
| 王克勤先生 | 中國 |
| Mr. Z. Gawrak-Czeczot | 波蘭 |
| Mr. I. Inglizi | 敘利亞 |
| Mr. G. P. Kasparov | {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
| Mr. A. G. Graur | |
| Mr. C. N. Halkias | 英聯王國 |
| Dr. A. Parsons | 美利堅合衆國 |

聯絡代表：

- | | |
|--------------------|---------|
| Mr. V. Mitrogorjli | { 阿爾巴尼亞 |
| Mr. N. Huta | |
| Col. G. Gheorghiev | { 保加利亞 |
| Mr. C. Petrov | |
| Mr. N. Cambalouris | 希臘 |
| Major M. Barisic | 南斯拉夫 |

秘書室：

- | | |
|-------------------|-----|
| Mr. P. Poullain | 祕書 |
| Mr. W. Rodzinski | 祕書 |
| Mr. T. R. Bond | 祕書 |
| Mr. S. Soubbotnik | 傳譯員 |
| Mr. A. Blokh | 傳譯員 |
| Miss M. A. LaFond | 速記員 |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之 Pavlos Mellas 監獄舉行第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K. SIRINIOT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該工作隊在 Pavlos Mellas 監獄舉行第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C. SIRINIOT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三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之 Queen Olga Street 監獄舉行第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G. BOBTSIS
- (b) I. TSIGAS
- (c) G. KOLOUSSIS
- (d) A. MORPHIDES
- (e) I. STOKAS
- (f) G. SIDIROPOULOS
- (g) A. HADJI LAMBROU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五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之新監獄舉行第六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D. PAPAYA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該工作隊在 Polyghiros 舉行第七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A. KALIVAKIS

(b) I. NICOLIAD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八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Z. MLADENOVIC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九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十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Z. MLADENOVIC

(b) K. I. CHAPARIKOV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之 Pavlos Mellas 監獄舉行第十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N. SIGANOS

(b) J. SAMOLADAS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該工作隊在 Katerini 舉行第十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V. DAMBASIS

(b) C. PANDELIAD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該工作隊在 Katerini 舉行第十三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該工作隊在 Katerini 舉行第十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Mrs. E. MANASIDOU

(b) N. DROUNGAS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十五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十六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L. BABALIKIS

(b) A. AGAPIT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十七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M. HADJIS

(b) M. DOK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十八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 Xerovrissi 舉行第十九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J. PAGANIS

(b) E. PANAGOUTIDIS

(c) E. MELISANIDES

(d) I. TSADARMA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 Kilkis 舉行第二十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Olga MARANTIDOU

(b) P. VAMBAKIDIS

B(2) 隊：

主席： General M. Delvoie 比利時

代表：

Capt. D. W. Johnstone	澳大利亞
Mr. L. A. V. Porto	巴西
Colonel A. Lalande	法蘭西
Mr. Z. Gawrak-Czeczot	波蘭
Mr. I. Inglizi	敘利亞
Mrs. I. Fothergill-Payne	英聯王國
Mr. A. Graur	}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Mr. I. P. Shaplov	
Colonel A. C. Miller	美利堅合衆國

聯絡代表：

Mr. N. Huta	阿爾巴尼亞
Mr. C. Petrov	保加利亞
Mr. V. Krulj	南斯拉夫

秘書室：

Col. A. Roscher-Lund	祕書
Mr. S. Ryan	新聞專員
Mr. N. Teslenko	傳譯員
Mr. N. Zafiridis	傳譯員
Mr. T. R. Bond	行政專員
Mr. J. Collin	會議紀錄員
Mr. L. Cave-Chinn	電影放映員
Mr. M. Chamudes	攝影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前往 Markos 觀察問題。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該工作隊離薩羅尼加 (Salonika) 他往。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該工作隊舉行第二次會議，未傳訊證人。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該工作隊返抵薩羅尼加 (Salonika)。

C 隊：

主席： H. E. Ihsan El-Sherif 叙利亞

代表：

Mr. S. L. Atyeo	澳大利亞
Mr. L. A. V. Porto	巴西
王定邦少校	中國
Lt.-Col. A. Lalande	法蘭西
Mr. F. A. Belisev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Mr. H. Howard	美利堅合衆國
Mr. C. N. Halkias	英聯王國

聯絡代表：

Mr. V. Mitrojordji	阿爾巴尼亞
Mr. C. Koulichev	保加利亞
Mr. G. Phylactopoulos	希臘
Colonel R. Vujovich	南斯拉夫

秘書室：

Mr. K. Volokhov	秘書
Mr. Pesch	會議紀錄員
Mr. J. Collin	會議紀錄員
Mr. A. Blokh	傳譯員
Mr. Romanos	傳譯員
Mr. Siphneos	傳譯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Eleftherios SAVVINIDES
(b) Sophia ALEXANDRIDOU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Sophia ALEXANDRIDOU
(b) Argyroula STAVRIDOU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三次會議 (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C. DIN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五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Jean PAT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該工作隊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六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Kyrkos ALKATERINARIS
(Captain Lambros)
(b) Apostolos VITANIOTIS
(c) Christos PAPACHRISTODOULOS

C 隊分組委員會：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該分組委員會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A. FRANGOS
(b) O. MERKOS
(c) C. DIN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該分組委員會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第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a) Jean PATIS
(b) Athanese ZOGRAFOS
(c) E. LIAKOS
(d) D. LIAKOS
(e) Georgios KRINAKIS

D 隊：

主席： Mr. F. Urrutia 哥倫比亞

代表：

Mr. S. L. Atyeo	澳大利亞
Major Houssa	} 比利時
Mr. G. Bonnier	
Mr. L. A. V. Porto	巴西
薛光前先生	中國
Lt.-Col. A. Lalande	法蘭西
Major A. F. Stallard	} 英聯王國
Mr. J. Adams	
Mr. H. Howard	} 美利堅合衆國
Mr. A. Parsons	
Mr. I. P. Shaplov	}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Mr. S. M. Tsiuzov	

聯絡代表：

Mr. Mitrojordji	阿爾巴尼亞
Mr. Konstantinov	} 保加利亞
Mr. Ivanikov	
General Panov	
Mr. Petrov	
Colonel Ghiorgiev	
Mr. Tranos	} 希臘
Mr. Koliacopoulos	
Mr. Kaligaris	
Mr. Theodoropoulos	
Colonel Vujovic	} 南斯拉夫
Mr. Smolej	

祕書室：

Mr. W. G. Shearer	祕書
Mr. C. Volokhov	助理祕書
Mr. T. Bond	行政專員
Mr. D. Rose	會議紀錄員
Mr. Pesch	會議紀錄員
Mr. Pignolet	繙譯員
Mr. A. Blokh	傳譯員
Mr. Romanos	傳譯員
Mr. M. Chamudes	攝影員
Miss M. Charlebois	速記員
Miss C. Contakos	速記員
Miss C. Faure	速記員
Mrs. Vinet	速記員
Mrs. E. Wiseman	速記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該工作隊在 Drama 至 Komotini 之火車中舉行第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2nd Lieutenant Thrasyvoulos MORSALOS
- (b) Nicolaos KELEOGLU
- (c) Nicolaos KONSTANTINIDES
- (d) General ASSIMACOPOULOS
- (e) Captain George ELEVTHERIADE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該工作隊在 Alexandroupolis 舉行第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Brigadier Constantinos ANDREADIS
- (b) Dimitrios ALIMODIS
- (c) Voitsis BAL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該工作隊在 Alexandroupolis 舉行第三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George ALEPOUDIS
- (b) Constantinos ZALATINOUDIS
- (c) Mahmoud Hassan TSCHAKAR
- (d) Achmet MAZNOVO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該工作隊在 Lubimets 舉行第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Captain Evangelos BOYEFF
- (b) Dimitroff Vladimir KRISTEFF
- (c) Tontcho Todoroff TOMBEFF
- (d) Ilcho Teliaskof VALCHEFF
- (e) Jordan GEORGIEFF
- (f) Marinov LOUKANOV ZAFIR
- (g) Alexander Petroff KAMBOUROV
- (h) Peter DIMITROFF
- (i) Christos Nedulkoff RADEFF
- (j) Dimitrov MATEFF

E 隊：

主席： Mr. Z. Gawrak-Czeczot 波蘭

代表：

王定邦少校	中國
Lt.-Col. A. Lalande	法蘭西
Mr. C. N. Halkias	} 英聯王國
Major A. F. Stallard	
Mr. C. Black	} 美利堅合衆國
Lt.-Col. G. Vatsévitch	
Mr. A. Parsons	}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Mr. A. C. Graur	

聯絡代表：

Mr. N. Huta	阿爾巴尼亞
Mr. C. Petrov	保加利亞
Mr. C. Tranos	} 希臘
Lt.-Col. M. Calligheris	
Mr. J. Coliacopoulos	
Major M. Barisic	} 南斯拉夫
Major Z. Grkalic	

祕書室：

Mr. P. Poullain	祕書
Mr. A. Blokh	傳譯員

Mr. J. Mossu	會議紀錄員
Miss J. Theriault	速記員
Mrs. E. Wiseman	速記員
Mr. M. Chamudes	攝影員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一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二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Maria SLAVY
- (b) Tisi TOCOPULOS
- (c) Eugenia Anesti SIDIPOULOU
- (d) Yani KAJCEVSKI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三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Ilia KONSTANDINIDIS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四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Mihailo M. TASKOV
- (b) Kemal ISKENDERI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五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六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Methodios VOYADJIS
- (b) Gueorgi Todorov DJAVEDSKI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七次會議（非公開會議）。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該工作隊在 Skoplje 舉行第八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 (a) Miltiades PAPANIKOLAOU
- (b) Aleko PAPANIKOLAOU
- (c) Dimitrios KARANDJAS (Karandjowski)

F 隊：

主席： Mr. A. Mendes-Vianna 巴西

代表：

General J. A. Chapman	澳大利亞
Mr. A. Wendelen	比利時
王克勤先生	中國
Mr. G. Daux	法蘭西
Mr. S. Stoberski	波蘭
Mr. I. Inglizi	敘利亞
Commander C. J. Gordon	英聯王國
Col. A. C. Miller	美利堅合衆國
Mr. G. P. Kasparov	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

聯絡代表：

Mr. T. Heba	阿爾巴尼亞
Mr. G. Andreytchine	保加利亞
Mr. A. Kyrrou	希臘
Mr. V. Krulj	南斯拉夫

秘書室：

Mr. S. Ryan	秘書
Mr. S. Soubbotnik	傳譯員
Miss M. A. LaFond	會議紀錄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該工作隊在 Bulkes 舉行第一次會議。經傳訊之證人如下：

Mihail TERZIS

附 件 叁

調查團及其工作隊傳訊之証人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訊問者	文件編號
A		
Agapitos, Ang.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6
Alepoudis, Geor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SC. 4/PV/3
Alexandridou, Sophi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1(1)
Alimoudis, Dimitr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SC. 4/PV/2
Alkaterinaris, Kyrkos (Captain Lambr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3
Andreadis, K., Brigadier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214/Annex 2 S/AC. 4/SC. 4/PV/2
Apostolov, Rist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Gevgeli	調查團	S/AC. 4/PV/47-I
Assimacopoulos, General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火車中	D 隊	
Atanasov, Djordje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71
Athanassako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15
Athanast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Ikaria	I 隊	S/AC. 4/SC. 2/PV/18
Azemi, Nazmi Emeni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71A
B		
Babalikis, L.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6
Babayanis, Ste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0
Babura, Mustaf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6
Bakirdjis, General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Ikaria	I 隊	S/AC. 4/SC. 2/PV/18
Balani, Madan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BC. 4/SC. 2A/SR/17
Balios, Voits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SC. 2/PV/2
Balis, Sotir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Mouries	調查團	S/AC. 4/PV/57-B
Bambil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Ikaria	I 隊	S/AC. 4/SC. 2/PV/18
Baraktari, Bajram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Balgrade	調查團	S/AC. 4/PV/68
Baraktari, Mouhareem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Piraeus	I 隊	S/AC. 4/SC. 2/PV/2
Bareff, Ivan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7
Bareff, Tzenko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7
Batalo, Chrysanthé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71
Berovalis, V. Lieutenant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Mouries	調查團	S/AC. 4/PV/57-B
Bino, Hilm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6
Bobtsis, Geor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2/4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調查團	S/AC. 4/PV/54-II
Boyadjiev, Metodi (alias Boyadjis)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6
Boyeff or Bosboi (Captain Evangel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火車中	D 隊	S/AC. 4/SC. 4/PV/4
Bozinis, Vellia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7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訊問者	文件編號
C		
Cakir, Mahmut Hassa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SC. 4/PV/3
Caldi(Mrs.)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Piraeus	I 隊	S/AC. 4/SC. 2/PV/2
Cangarov(ic), Vassil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4
Celo, M.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Trestenik	I A 隊	S/AC. 4/SC. 2A/43/Rev.1
Chaparikov, K. 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0
Charito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SR/1
Cobasic, Peter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12
D		
Daiovski(Djavedsky) Georgi Todorov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6
Dambasis, V.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Katerini	B 隊	S/AC. 4/SC. 3/12
Dema, Husnu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4
Demogeorgios, Alex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SR/20
Demi, Kassem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6
Dimitroff, Peter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Dimopoulo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lonika	I A 隊	S/AC. 4/SC. 2A/SR/9
Dimopoulos, V. Captain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調查團	S/AC. 4/PV/40
Dina, Fikri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Athens	I A 隊	S/AC. 4/SC. 2A/SR/7
Dinos, Constantin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lonika	I 隊	S/AC. 4/SC. 2/PV/2
Djandarma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Xerovrissi	C 隊	S/AC. 4/SC. 7/PV/5
Djikas, John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9
Djimas, Andrea, Tzimas, Andrea (Samariniotis) 一九四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 Ikaria	B 隊	S/AC. 4/SC. 3/4
Doko, M.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I 隊	S/AC. 4/SC. 2/Y
Droungas, N.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Katerini	B 隊	S/AC. 4/SC. 3/17
Dudumov, Aliosman Al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ofia	B 隊	S/AC. 4/SC. 3/14
Dzoras, Va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調查團	S/AC. 4/PV/66
	I 隊	S/AC. 4/SC. 2/PV/25
E		
Elevtheriades, G. (Captai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火車中	D 隊	S/AC. 4/SC. 4/PV/1
Ermini, Abas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Piraeus	I 隊	S/AC. 4/SC. 2/PV/2
F		
Falaima, Mari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Filovic, Mihailo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5
Fourkioti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7
Frangos, 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5
Frontza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SR/10
G		
Gach, Lijian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8
Gantzio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I A 隊	S/AC. 4/SC. 2A/SR/9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訊問者	文件編號
Gatsio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34
Gedli, Divitaris Y.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ofia	調查團	S/AC. 4/PV/65
Georgandas, Georg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2-II
Georgieff, Jorda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Georgiev, Kosta Hady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68
Ghikoudis, Fot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Idhomeni	調查團	S/AC. 4/PV/57-H
Gioumourtaglou, 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Idhomeni	調查團	S/AC. 4/PV/57-H
Golemi, Hajdar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I A 隊	S/AC. 4/SC. 2A/SR/9
Grabocka, Stef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Gymnopoul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5
H		
Habil, Ismail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6
Hadji Lambrou, 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5-II
	B 隊	S/AC. 4/SC. 3/4
Hadjis, Method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7
Hadjopoulo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Mouries	調查團	S/AC. 4/PV/57-B
Hajri, Kor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Harismides, Gregor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1
I		
Ikonoinu, Theodore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Ikonomov, Dimitr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ofia	調查團	S/AC. 4/PV/62
Ioannides, Efthim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7
Ioannou, Brigadier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南斯拉夫邊境	調查團	S/AC. 4/PV/57-E S/AC. 4/PV/57-H
Iskenderi, Kemal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4
Ivanov, Kroum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2-II
K		
Kainourgios, Pericle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SR/18
Kolantzis, Stefan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7
Kalivakis, Athanas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Polyghros	B 隊	S/AC. 4/SC. 3/7
Kambourof, A. P.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Kamilias, Thoma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11
Karandjas, Mitbo (alias Karandjowski)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8
Kassamov, Achmet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5
Katsari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SR/13
Keleoglou, Nikola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火車中	D 隊	S/AC. 4/SC. 4/PV/1
Kentros, Strav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SR/11
Koicovski, Yani (or Kajceviski) alias Koides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2
Koloussis, Geor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4
Konstantinides, 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火車中	D 隊	S/AC. 4/SC. 4/PV/1
Konstandinidis, Ilia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3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訊問者	文件編號
Kontogeorgio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SR/20
Kontopanos, Fotios (Anniva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34
Kosta, Il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Kostadinov, T. 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ofia	調查團	S/AC. 4/PV/62
Kostudis, Evangel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67
Kotsinako, Mehmed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54-II
Krinakis, G.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6
Kristeff, Vladimir D.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Kronsemkey, Kosmos K.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71
L		
Lambros, Captain (See Alkaterinaris)		
Lance, Faik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Lenis, Ilia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SR/13
Leshanake, Aluch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4
Liakos, D.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6
Liako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6
Loukanoff Zafir, M.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Loul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Ikaria	I 隊	S/AC. 4/SC. 2/Y S/AC. 4/SC. 2/PV/15
M		
Makri, Iouli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Makris, Elia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Manasidou, Mr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Katerini	B 隊	S/AC. 4/SC. 3/14
Mandalova, Georgi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Mantzourakis, C.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38
Marantidou, Olg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ilkis	B 隊	S/AC. 4/SC. 3/20
Margar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Ikaria	I 隊	S/AC. 4/SC. 2/PV/18
Mateff, Dimitroff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Maxsimovic, Mila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5
Mazneikov, Christos 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ofia	調查團	S/AC. 4/PV/66
Maznovo, Achmet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SC. 4/PV/3
Mboria, C.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Trestenik	I A 隊	S/AC. 4/SC. 2A/43/Rev.1
Melisanide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Xerovrissi	B 隊	S/AC. 4/SC. 3/19
Methodios, H.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7
Merkos, 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5
Mirkovic, Vojislav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Piraeus	I 隊	S/AC. 4/SC. 2/PV/2
Mladenovic, Zivko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8
Meqemeja, Mohamet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Morphides, Athanas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4
Morsalos, Thrasyvoul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火車中	D 隊	S/AC. 4/SC. 4/PV/1
Moutaftchieff, N.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8
Mustafov, Nedjim M.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ofia	調查團	S/AC. 4/PV/66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訊問者	文件編號
N		
Nedelkov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5
Nicoliadi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Polighoros	B 隊	S/AC. 4/SC. 3/7
Nikitas, G. Captain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Mouries	調查團	S/AC. 4/PV/57/B
Nivitsa, Ali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8
Nostret, Al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15
P		
Pagani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Xerovrissi	B 隊	S/AC. 4/SC. 3/19
Panagoutidi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Xerovrissi	B 隊	S/AC. 4/SC. 3/19
Pandeliadi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Katerini	B 隊	S/AC. 4/SC. 3/12
Papachristodoulo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3
Papailias, Pantel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2
Papayanis, D.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6
Papodopolou, P.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Partoulas, A.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42
Patatouka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44
Patis, John 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4
Peristere, Pil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Petrovic, Nicolas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Piraeus	I 隊	S/AC. 4/SC. 2/PV/2
Petsas, Ioa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調查團 分 團	S/AC. 4/W/3
Popnikolski (alias Papanikolaou Popnikolov Aleko) 一九四七年 四月三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8
Popnikolowski (alias Papanikolaou Miltiades)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 Skoplje	E 隊	S/AC. 4/SC. 8/PV/8
Popoff, Manyo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8
Previzi, General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 4/SC. 2/PV/4
Pronjo, Fatim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6
Q		
Qerin, Hajdin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I A 隊	S/AC. 4/SC. 2A/SR/9
R		
Radeff, Christ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Ramadan, Irfan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I A 隊	S/AC. 4/SC. 2A/SR/9
Ramadan, Mesta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PV/21
Ramadan, Redjeb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7
Ruchiti, Haki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8
Rustem, Nexhip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I A 隊	S/AC. 4/SC. 2A/SR/9
S		
Saka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SR/13
Samoladas, 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11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訊問者	文件編號
Savalaki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4/PV/51
Savvinides, 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lonika	G 隊	S/AC.4/SC.7/PV/1
Serbakov, Boris P.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ofia	調查團	S/AC.4/PV/62-II
Shankov, Athanas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Gevgeli	調查團	S/AC.4/PV/57-I
Sherif, Tefik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Korche	I A 隊	S/AC.4/SC.2A/SR/9
Sidiropoulou, E. A.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koplje	E 隊	S/AC.4/SC.8/PV/2
Sidiropoulos, Geor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4/SC.3/4
Siganos, 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B 隊	S/AC.4/SC.3/11
Sirinioti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lonika	B 隊	S/AC.4/SC.3/1-2
Skembis, Geor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4/SC.2/PV/25
Slavi, Maria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koplje	E 隊	S/AC.4/SC.8/PV/2
Sourvinos, Phillip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Filiates	I A 隊	S/AC.4/SC.2A/SR/13
Stamenis, Dimitr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Florina	I A 隊	S/AC.4/SC.2A/SR/4
Stamopoulos, Athanateos Lt. Col.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Filiates	I A 隊	S/AC.4/SC.2A/SR/13
Stavridou, 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lonika	C 隊	S/AC.4/SC.7/PV/2
Stefanos, Thoma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iliates	I A 隊	S/AC.4/SC.2A/SR/18
Stoikof F. Stoiko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Athens	I 隊	S/AC.4/SC.2/PV/5
Stokas, John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4/SC.3/4

T

Tasic, Kosta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4/SC.2/PV/8
Taskov, Mihailo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Skoplje	E 隊	S/AC.4/SC.8/PV/4
Tersopoli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Ikaria	I 隊	S/AC.4/SC.2/Y
Terzis, Mihail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ulkes	F 隊	S/AC.4/SC.9/PV/1/ Corr. 1
Terzoglou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4/SC.2/PV/25
Tneodoropoulo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4/SC.2/PV/25
Theodorou Vasill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lorina	I A 隊	S/AC.4/SC.2A/SR/4
Tocopoulos, Zissi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koplje	E 隊	S/AC.4/SC.8/PV/2
Toleopolis, D.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4/SC.2/PV/25
Tolios, Kleon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4/PV/47-I
Tomeff, Tontcho T.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4/SC.4/PV/4
Traikovic Simo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4/PV/55-II
Trenchiff, Kosto N.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4/PV/71
Tsadara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Xerovrissi	B 隊	S/AC.4/SC.3/19
Tsakiropoulo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Idhomeni	調查團	S/AC.4/PV/57-H
Tsamis, Nikola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Yanina	I A 隊	S/AC.4/SC.2A/SR/20
Tsaoussis, Lazar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4/PV/48
Tsapi, S. P. Mr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Gevgeli	調查團	S/AC.4/PV/57-I
Tschoibasich, Peter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Syros	I 隊	S/AC.4/SC.2/PV/12
Tsembis, Athanas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Axioupolis	調查團	S/AC.4/PV/57-G
Tseteroklis, Trayan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4/PV/45-I & II

姓名、傳訊日期及地點	訪問者	文件編號
Tsigas, Ioan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lonika	B 隊	S/AC. 4/SC. 3/4
Tsipis, Nikola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SR/11
Tsoklaropoulos, 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4
Tsoufis, W/O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Syros	I 隊	S/AC. 4/SC. 2/PV/7
Tsovyopoulo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iliates	I A 隊	S/AC. 4/SC. 2A/SR/15
Tzouloupoulos, N.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U		
Uruchev, Hasan 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ofia	調查團	S/AC. 4/PV/66
V		
Valcheff, Ilcho T.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Liubemetz	D 隊	S/AC. 4/SC. 4/PV/4
Valtadores, E.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35
Vambakidis, Persen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17
Vassiliou, Filip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2
Vellianidis, Christos (Paschalid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40
Vesel, Achmed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I A 隊	S/AC. 4/SC. 2A/SR/17
Vissariou, Elia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Vitaniotis, 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3 S/AC. 4/SC. 2/X
Vitaniotov, Agn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Florina	I A 隊	S/AC. 4/SC. 2A/SR/17
Z		
Zafiris, Georgi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lonika	調查團	S/AC. 4/PV/39
Zahos, Thoma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PV/12
Zalatinoudis, C.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D 隊	S/AC. 4/SC. 4/PV/3
Zega, Prose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Belgrade	調查團	S/AC. 4/PV/71
Zervas, Iordan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lonika	調查團 分 團	S/AC. 4/W/3
Zervos, Christoforo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PV/12
Zogas, Nestor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Agoriani	I 隊	S/AC. 4/SC. 2/PV/25
Zografos, 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lonika	C 隊	S/AC. 4/SC. 7/PV/6
Zois, Christo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Yanina	I A 隊	S/AC. 4/SC. 2A/PV/21

附件 肆 調查團文件目錄 索引

	頁次
(S/AC.4/1-262)	
議程.....	107
阿爾巴尼亞方面之陳述、函件、備忘錄.....	109
保加利亞方面之陳述、函件、備忘錄.....	110
希臘方面之陳述、函件、備忘錄.....	111
南斯拉夫方面之陳述、函件、備忘錄.....	114
其他方面之陳述、函件、備忘錄.....	114
八十四次會議之簡要紀錄 (S/AC.4/SR/-) 及速記紀錄 (S/AC.4/PV/-)	116
各隊所發文件:	
I 隊 (S/AC.4/SC.2/1-38) (及各次會議)	116
I A 隊 (S/AC.4/SC.2A/1-43) (及各次會議)	121
B 隊 (S/AC.4/SC.3/1-26) (及各次會議)	123
C 隊 (S/AC.4/SC.7/1-4) (及各次會議)	123
D 隊 (S/AC.4/SC.4/1-11) (及各次會議)	124
E 隊 (S/AC.4/SC.8/1-15) (及各次會議)	124
F 隊 (S/AC.4/SC.9(1)) (及各次會議)	124
通告 (S/AC.4/INF/1-20)	125
非政府組織來文 (S/AC.4/NC/1-31)	125
新聞稿 (S/AC.4/PRESS/1-23)	126
祕書處通告 (S/AC.4/SEC/1-3)	127
工作文件 (S/AC.4/W.1-5)	127
第一委員會及第二委員會文稿 (S/AC.4/W.6-24)	127
分組委員會 (S/AC.4/SC.1/1)	127

議 程

雅典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類 別	會 議 次 數	會 議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S/AC. 4/7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次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S/AC. 4/10	英文及法文	第 四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12	英文及法文	第 五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13	英文及法文	第 六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S/AC. 4/19	英文及法文	第 八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S/AC. 4/22	英文及法文	第 九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3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6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一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9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二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30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三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31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五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S/AC. 4/32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六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S/AC. 4/33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七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S/AC. 4/34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八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	S/AC. 4/35	英文及法文	第 十 九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	S/AC. 4/36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	S/AC. 4/38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一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	S/AC. 4/39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二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	S/AC. 4/40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三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	S/AC. 4/42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四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S/AC. 4/43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五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S/AC. 4/49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六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0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七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3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八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4	英文及法文	第 二 十 九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7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S/AC. 4/58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一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S/AC. 4/59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二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薩羅尼加 (Salonika)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S/AC. 4/61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三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S/AC. 4/61/Corr.1	英文及法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C. 4/66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四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S/AC. 4/72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五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S/AC. 4/74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六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C. 4/75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七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C. 4/80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八 次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C. 4/81	英文及法文	第 三 十 九 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類 別	會 議 次 數	會 議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C. 4/84	英文及法文	第 四 十 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C. 4/87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一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C. 4/88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二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S/AC. 4/90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三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S/AC. 4/91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四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 4/92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五次 (I 及 I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第四十六次會議無議程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 4/98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七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1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八次 (I 及 II)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6	英文及法文	第四十九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C. 4/113	英文及法文	第 五 十 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17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一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21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二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第五十三次會議無議程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 4/124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四次 (I 及 I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 4/127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五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第五十六次會議無議程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S/AC. 4/131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七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調查團全體會議討論南希邊境問題無議程 (57A-I inc.)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S/AC. 4/145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八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C. 4/157	英文及法文	第五十九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C. 4/157/Add.1	英文	第五十九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S/AC. 4/162	英文及法文	第 六 十 次	
索菲亞 (Sofi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63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一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65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二次 (I 及 I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S/AC. 4/173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三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S/AC. 4/176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四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AC. 4/178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五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AC. 4/179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六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伯爾格來得 (Belgrad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S/AC. 4/184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七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187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八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類 別	會 議 次 數	會 議 日 期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AC. 4/193	英文及法文	第六十九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AC. 4/197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S/AC. 4/199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一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日 內 瓦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S/AC. 4/201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三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S/AC. 4/207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四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S/AC. 4/211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五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S/AC. 4/213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六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2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七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S/AC. 4/232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八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S/AC. 4/239	英文及法文	第七十九次及 第八十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S/AC. 4/244	英文及法文	第八十一次及 第八十二次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S/AC. 4/240	英文及法文	第八十三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	S/AC. 4/254	英文及法文	第八十四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阿爾巴尼亞方面的文件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S/AC. 4/1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1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44	英文及法文	附 件	
	S/AC. 4/44A			
	S/AC. 4/44A/Rev.1	英文及法文		
	S/AC. 4/44A/Corr.1	英文及法文		
	S/AC. 4/44B	英文及法文		
	S/AC. 4/44B/Rev.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C. 4/69	英文及法文	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C. 4/69/Corr.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C. 4/8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C. 4/8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 4/9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S/AC. 4/9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S/AC. 4/11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S/AC. 4/112/Corr.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 4/12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6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67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7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AC. 4/18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18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19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19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S/AC. 4/20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	S/AC. 4/21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
	S/AC. 4/212			
	Annex I	法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S/AC. 4/215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S/AC. 4/21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S/AC. 4/230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S/AC. 4/230			
	Annexes I-IX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	S/AC. 4/25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
	S/AC. 4/252			
	Rev. 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	S/AC. 4/257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

保加利亞方面的文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1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S/AC. 4/21	英文及法文	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4	英文及法文	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4A	英文及法文	陳 述	
	S/AC. 4/24B			
	Annex 2	英文及法文		
	S/AC. 4/24C			
	Annex 1	英文及法文		
	S/AC. 4/24D			
	Annex 3	英文及法文		
	S/AC. 4/24E			
	Annex 4	英文及法文		
	S/AC. 4/24F			
	Annex 5	英文及法文		
	S/AC. 4/24G			
	Annex 6	英文及法文		
	S/AC. 4/24H			
	Annex 7	英文		
	S/AC. 4/24I			
	Annex 8	英文及法文		
	S/AC. 4/24J			
	Annex 9	英文及法文		

日	期	文件編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S/AC.4/24K				
		Annex 10	英文及法文			
		S/AC.4/24L				
		Annex 11	英文及法文			
		S/AC.4/24M				
		Annex 12	英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		S/AC.4/4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C.4/6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4/9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4/9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S/AC.4/11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4/12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S/AC.4/14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C.4/14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C.4/147/Add.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C.4/14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S/AC.4/14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C.4/15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C.4/15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C.4/15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C.4/15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C.4/15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S/AC.4/15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4/164	英文及法文	保加利亞證人		
		S/AC.4/164/Add.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4/17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S/AC.4/17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S/AC.4/20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
		S/AC.4/202/Corr.1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S/AC.4/20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S/AC.4/245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		S/AC.4/24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		S/AC.4/256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		S/AC.4/259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

希臘方面的文件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S/AC.4/8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4/15	法文	支持希臘遞送 安全理事會 請願書之證據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17	英文及法文	希臘邊境事件 (小冊子)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S/AC. 4/20	英文	希臘照片	
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	S/AC. 4/18	英文及法文	陳 述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	S/AC. 4/2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四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	S/AC. 4/3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S/AC. 4/6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S/AC. 4/6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C. 4/67	英文及法文	清 單	
	S/AC. 4/67/ Rev. 1 and 2	英文及法文		
	S/AC. 4/67/ Rev. 3	英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S/AC. 4/7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C. 4/7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C. 4/77	英文及法文	函及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C. 4/7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S/AC. 4/8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 4/9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S/AC. 4/10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S/AC. 4/11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S/AC. 4/11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C. 4/11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1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1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2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2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 4/12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 4/12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S/AC. 4/13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S/AC. 4/13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S/AC. 4/13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3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3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3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3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3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3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4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S/AC. 4/14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S/AC. 4/142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S/AC. 4/14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S/AC. 4/15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S/AC. 4/15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S/AC. 4/15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S/AC. 4/16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S/AC. 4/16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6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6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S/AC. 4/17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S/AC. 4/17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AC. 4/18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S/AC. 4/18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S/AC. 4/18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18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AC. 4/19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AC. 4/19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S/AC. 4/20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S/AC. 4/204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S/AC. 4/20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	S/AC. 4/20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S/AC. 4/22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5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6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7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8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S/AC. 4/23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S/AC. 4/235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S/AC. 4/236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S/AC. 4/237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S/AC. 4/238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S/AC. 4/246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S/AC. 4/247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S/AC. 4/248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	S/AC. 4/250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	S/AC. 4/251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	S/AC. 4/258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

南斯拉夫方面的文件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S/AC. 4/6	英文及法文	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駐希臘公使館節略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8	法文	來 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9	英文	來 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S/AC. 4/45	英文及法文	附 件	
	S/AC. 4/45			
	Annex 5	英文		
	S/AC. 4/45			
	Annex 9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S/AC. 4/46	英文	附 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S/AC. 4/47	英文及法文	附 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S/AC. 4/48	英文	附 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S/AC. 4/6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S/AC. 4/70	英文及法文	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S/AC. 4/7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S/AC. 4/79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S/AC. 4/89	英文及法文	函及件附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S/AC. 4/94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S/AC. 4/100	英文及法文	陳 述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S/AC. 4/107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C. 4/115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	S/AC. 4/18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AC. 4/19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S/AC. 4/20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S/AC. 4/21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S/AC. 4/216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S/AC. 4/218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S/AC. 4/220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9	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	S/AC. 4/253	英文及法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	S/AC. 4/260	英文	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	S/AC. 4/261	法文	函	

其他方面的文件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S/AC. 4/1		文件 S/AC. 4/1
	Corr.2	英文	之勘誤表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S/AC. 4/5	英文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	S/AC. 4/5	法文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2	法文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附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5	法文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之陳述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56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S/AC. 4/60	英文	希臘勞工會議之陳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S/AC. 4/62	法文	希臘勞工會議所提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S/AC. 4/86	英文	汎希青年組織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S/AC. 4/123	英文及法文	英聯王國代表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S/AC. 4/123 Corr. 1	英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S/AC. 4/146	英文及法文	美國代表團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S/AC. 4/177	英文法文及俄文	蘇聯代表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S/AC. 4/177 Annex 1(a)	英文		
	S/AC. 4/177 Annex 1(b)	英文		
	S/AC. 4/177 Annex 3	英文		
	S/AC. 4/177 Annex 6	英文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S/AC. 4/180	英文及法文	Mr. Sobolev 電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S/AC. 4/192	英文及法文	美國代表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S/AC. 4/197	英文及法文	美國代表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S/AC. 4/214	英文及法文	D 隊致送調查團報告書	
	S/AC. 4/214 Corr.1	英文		
	S/AC. 4/214 Annex 5	英文及法文		
	S/AC. 4/214 Annex 7	英文		
	S/AC. 4/214 Annex 8	英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S/AC. 4/219	英文及法文	B 隊主席報告書	
	S/AC. 4/219 Rev.1	法文		

日 期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事 由	文 件 日 期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3	英文及法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S/AC. 4/224	法文	依報告書第二編文稿計劃所訂文件索引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S/AC. 4/231	英文及法文	I 隊報告書	
	S/AC. 4/231/ Add.1	英文		
	S/AC. 4/231 Annex 8 Add. 1	英文		
	S/AC. 4/SC. 2/ PV/15 Add. 1	英文		
	S/AC. 4/231 Annex 10 Add. 1	英文		
	S/AC. 4/SC. 2/ PV/20 Add. 1	英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S/AC. 4/234	英文及法文	I A 隊報告書	
	S/AC. 4/234 Annex 19	法文		
	S/AC. 4/234 Annex 32	英文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S/AC. 4/241	英文	南希邊境調查團工作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S/AC. 4/242	英文	澳大利亞代表函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S/AC. 4/243	英文	南希邊境問題備忘錄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	S/AC. 4/255	英文	致輔助小組指令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	S/AC. 4/262	法文	B 隊函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

簡要紀錄及速記紀錄

日 期	會 議 次 數	會議類別	時 間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一月三十日	第 一 次	非 公 開	3. 00	S/AC. 4/SR/1	英法文
三十一日	第 二 次	非 公 開	11. 00	SR/2	英法文
三十一日	第 三 次	非 公 開	4. 00	SR/3	英法文
二月 一日	第 三 次	非 公 開		Corr.1 SR/3	英 文
一日	第 四 次	非 公 開	11. 00	SR/4	英法文
三日	第 五 次	非 公 開	10. 00	SR/5	英法文
三日	第 六 次	公 開	11. 30	PV/6	英法文

日 期	會議次數	會議類別	時 間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三日	第七次	非公開	1.00	SR/7	英法文
四日	第八次	非公開	11.00	SR/8	英法文
五日	第九次	非公開	11.00	SR/9	英法文
六日	第十次	公開	10.30	PV/10	英法文
六日	第十一次	非公開	4.00	SR/11	英法文
七日	第十二次	公開	10.30	PV/12	英法文
七日	第十三次	公開	3.30	PV/13	英法文
十三日	第十三次	公開		Corr. PV/13	英法文
七日	第十四次	非公開	6.00	SR/14	英法文
八日	第十五次	公開	10.30	PV/15	英法文
十日	第十六次	公開	10.30	PV/16	英法文
十日	第十七次	非公開	3.30	SR/17	英法文
十一日	第十八次	公開	10.30	PV/18	英法文
十一日	第十九次	非公開	3.30	SR/19	英法文
十二日	第二十次	公開	10.30	PV/20	英法文
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	公開	10.30	PV/21	英法文
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	公開	4.00	PV/22	英法文
十四日	第二十三次	公開	10.30	PV/23	英法文
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	公開	3.30	PV/24	英法文
十五日	第二十五次	非公開	10.30	SR/25	英法文
十六日	第二十六次	非公開	10.30	SR/26	英法文
十七日	第二十七次	公開	10.30	PV/27	英法文
十八日	第二十七次	公開		Corr. PV/27	英法文
十七日	第二十七次	公開		Annex I PV/27	英法文
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	公開	3.30	PV/28	英 文
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	公開		Annex I PV/28	英法文
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	公開	1.50	PV/28	法 文
十七日	第二十九次	非公開	6.30	SR/29	英法文
十八日	第三十次	公開	10.30	PV/30	英法文
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	公開	3.30	PV/31	英法文
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	公開		Corr. 1 PV/31	法 文
十八日	第三十一次	公開		Annex 1-E PV/31	英 文
十八日	第三十二次	非公開	4.45	SR/32	英法文
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	非公開	10.30	SR/33	英法文
二十五日	第三十三次 A	非公開	10.30	SR/33 A	英法文
二十六日	第三十四次	公開	4.00	PV/34	英法文
二十七日	第三十五次	公開	10.30	PV/35	英法文
二十七日	第三十六次	公開	4.00	PV/36	英法文
二十八日	第三十七次	非公開	10.30	SR/37	英法文
二十八日	第三十八次	公開	3.30	PV/38	英法文
三月 一日	第三十九次	公開	10.00	S/AC. 4/PV/39	英法文
一日	第四十次	公開	3.30	PV/40	英法文

日 期	會議次數	會議類別	時 間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三日	第四十一次	公 開	10.00	PV/41	英法文
三日	第四十二次	公 開	3.30	PV/42	英法文
四日	第四十三次	非 公 開	10.30	SR/43	英法文
四日	第四十四次	公 開	11.00	PV/44	英法文
五日	第四十五次	公 開	10.30	Part I PV/45	英法文
五日	第四十五次	公 開	5.00	Part II PV/45	英法文
六日	第四十六次	非 公 開	3.30	SR/46	英法文
六日	第四十六次	非 公 開		Corr. 1 SR/46	英法文
六日	第四十七次 一	公 開	10.30	PV/47-1	英法文
十一日	第四十七次 一	公 開		Annex 1 PV/47-1	英 文
六日	第四十七次 二	公 開	4.00	PV/47-2	法 文
七日	第四十八次	公 開	10.00	PV/48-1	英 文
七日	第四十八次	公 開	6.00	PV/48-2	英法文
十日	第四十八次	公 開		Corr. 1 PV/48	法 文
七日	第四十九次	非 公 開	3.50	SR/49	英法文
十日	第五十次	公 開	10.30	PV/50	英法文
十一日	第五十次	公 開	10.30	Annex 1-E PV/50	英法文
十一日	第五十一次	公 開	10.00	PV/51	英法文
十一日	第五十二次 二	公 開	3.30	PV/52-2	英法文
十一日	第五十二次 二	公 開		Corr. 1 PV/52-2	英 文
十一日	第五十三次	非 公 開	3.00	SR/53	英法文
十二日	第五十四次	公 開	10.00	PV/54	英法文
十二日	第五十四次	公 開		Corr. 1 PV/54	英法文
十二日	第五十五次	非 公 開	3.00	SR/55	英法文
十二日	第五十五次 二	公 開		PV/55-2	英 文
十二日	第五十六次	公 開	8.20	PV/56	英法文
二十日	第五十六次 A	非 公 開	7.00	SR/56 A	英法文
十二日	第五十六次	公 開	4.00	PV/56	英 文
十三日	第五十七次	公 開	10.00	PV/57	英 文
十五日	第五十七次 A	公 開	10.30	PV/57 A	法 文
十五日	第五十七次 B	公 開	3.00	PV/57 B	法 文
十六日	第五十七次 C	公 開	10.30	PV/57 C	英法文
十六日	第五十七次 D	公 開	7.00	PV/57 D	英法文
十八日	第五十七次 E	公 開	12.30	PV/57 E	英 文
十八日	第五十七次 F	公 開	2.30	PV/57 F	法 文
十八日	第五十七次 G	公 開	6.30	PV/57 G	英法文
十九日	第五十七次 H	公 開	10.00	PV/57 H	法 文
十九日	第五十七次 H	公 開	10.00	Corr. 1 PV/57 H	法 文
十九日	第五十七次 I	公 開	2.30	PV/57 I	英法文
二十一日	第五十八次	非 公 開	10.30	SR/58	英法文
二十一日	第五十九次	公 開	4.00	PV/59	英法文
二十三日	第六十次	非 公 開	6.10	SR/60	英 文

日 期	會 議 次 數	會議類別	時 間	文 件 編 號	文 字
二十三日	第 六 十 次	非 公 開	6. 10	Corr. 1 SR/60	英 文
二十六日	第六十一次	非 公 開	10. 00	SR/61	英法文
二十六日	第六十二次 II	公 開	3. 30	PV/62-II	英法文
二十六日	第六十二次 II	公 開	3. 30	Corr. 1 PV/62-II	英法文
二十七日	第六十三次	公 開	10. 30	PV/63	英 文
二十七日	第六十四次	公 開	3. 00	PV/64	英法文
二十八日	第六十五次	公 開	10. 00	PV/65	法 文
二十八日	第六十五次	公 開	10. 00	Corr. 1 PV/65	英 文
二十八日	第六十六次	公 開	3. 30	PV/66	英 文
二十九日	第六十六次	公 開	3. 30	Corr. 1 PV/66	英 文
三十日	第六十七次	非 公 開	6. 00	SR/67	英法文
三十日	第六十七次	公 開	10. 30	PV/67	英 文
三十一日	第六十八次	公 開	3. 30	PV/68	英 文
三十一日	第六十八次	公 開	3. 30	Corr. 1 PV/68	英 文
四月 一日	第六十九次	公 開	10. 00	Corr. 1 PV/69	英 文
一日	第 七 十 次	公 開	3. 30	PV/70	英 文
二日	第七十一次	公 開	3. 30	PV/71	英 文
二日	第七十一次 A	公 開	10. 00	PV/71 A	英 文
七日	第七十二次	非 公 開	11. 15	SR/72	英法文
九日	第七十三次	非 公 開	10. 30	SR/73	英 文
十二日	第七十四次	非 公 開	10. 30	SR/74	英 文
十四日	第七十五次	非 公 開	10. 30	SR/75	英 文
十四日	第七十五次	非 公 開	10. 30	Corr. 1 SR/75	英 文
十四日	第七十五次二	非 公 開	10. 30	Corr. 2 SR/75	英 文
十八日	第七十六次	非 公 開	10. 30	SR/76	英 文
十八日	第七十六次 A	非 公 開	5. 30	SR/76 A	英 文
二十一日	第七十七次	非 公 開	10. 30	SR/77	英 文
二十五日	第七十八次	非 公 開	10. 30	SR/78	英 文
四月二十九日	第七十九次	非 公 開	10. 00	SR/79	英 文
二十九日	第 八 十 次	非 公 開	3. 30	SR/80	英 文
三十日	第八十一次	非 公 開	10. 30	SR/81	英 文
三十日	第八十二次	非 公 開	3. 30	SR/82	英 文
五月 二日	第八十三次	公 開	3. 30	PV/83	法 文
三日	第八十四次	公 開	11. 00	Annex 1 PV/84	英 文
五日	第八十四次 I	公 開	10. 30	PV/84-I	英法文
五日	第八十四次 II	公 開	4. 00	PV/84-II	英法文

I 隊所發文件

(S/AC. 4/SC. 2/-)

1 ——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一次
會議所作之決議。

2 —— 有關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星期一) 在
Piraeus 舉行調查所採程序之建議事項。

- 3——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三次會議之議程。
- 4——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三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5——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在 Syros 舉行之第六次會議之議程。
- 6——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在 Syros 舉行之第九次會議之議程。
- 7——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 Syros 舉行之第十次會議之議程。
- 8——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之第十三次會議之議程。
- 9——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二十一次會議之議程。
- 10——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二十二次會議之議程。
- 11——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I 隊主席致調查團主席電。
- 12——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主任秘書致 I 隊主席電。
- 13——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在 Syros 舉行之第六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4——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在 Syros 舉行之第九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5——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 Syros 舉行之第十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6——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之第十三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7——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之第十四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8——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之第十六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9——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 Ikaria 之 Kirikos 舉行之第十七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20——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二十三次會議之議程。
- 21——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 Ikaria 之 Evdilos 舉行之第十九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22——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二十一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23——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二十二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24——編排 I 隊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為止舉行之各次會議，包括該日舉行之第二十三次會議在內。
- 25——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雅典舉行之第二十三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26——I 調查隊之文件。
- 27——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在 Agoriani 舉行之第二十四次會議之議程。
- 28——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二十五次會議之議程。
- 29——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在 Agoriani 舉行之第二十四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30——就視察 Syros 及 Ikaria 島及 Agoriani 村問題提交 I 隊之備忘錄索引。
- 31——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二十六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32——駐 I 隊希臘聯絡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致該隊函。
- 33——I 隊人員名錄。
- 34——I 隊主席 Mr. W. Shearer 致該隊同仁函。
- 35——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希臘聯絡代表致調查團函。
- 36——主席就 I 隊工作問題致調查團之報告書稿。
- 36/Corr. 1——主席報告書稿勘誤。
- 37——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之第二十七次會議之議程。
- 38——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之第二十七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S/AC. 4/SC. 2/PV/-)

編 號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2	希臘 Piraeus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	午前十一時三十分
4	希臘 雅典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午前十一時
5	希臘 雅典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	午後三時
7	希臘 Syr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午前十時二十分
8	希臘 Syr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	午後三時

11	希臘 Syr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午後十二時三十分
12	希臘 Syr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午後三時三十分
15	希臘 Ikaria 之 Evdil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午後七時
15/Add. 1	希臘 Ikaria 之 Evdil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午後七時
18	希臘 Ikaria 之 Kirik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午後十二時三十分
20	希臘 Ikaria 之 Evdil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午後八時三十分
20/Add. 1	希臘 Ikaria 之 Evdilos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午後八時三十分
25	希臘 Agorian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午後四時四十分

I A 隊所發文件

(S/AC. 4/SC. 2A/-)

- 1——I A 隊人員名錄。
- 1/Rev. 1——I A 隊人員名錄。
- 2——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一次會議之議程。
- 3——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至二十日 I A 隊前往 Florina 阿爾巴尼亞邊境及 Yanina 視察計劃。
- 4——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在 Florina 舉行之第二次會議之議程。
- 5——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希臘聯絡代表致 I A 隊主席函。
- 6——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希臘聯絡代表在第三次會議所提出之證人名單。
- 7——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一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8——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在 Florina 舉行之第二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9——希臘聯絡代表提具之南斯拉夫政府所發復員證書。
- 10——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在第四次會議所提出之證人初步名單。
- 11——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 Florina 舉行之第六次會議之議程。
- 12——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 Florina 舉行之第六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13——Florina 難民營拘留之難民名單。
- 14——Trestenik 事件阿爾巴尼亞證人名單。
- 14/Rev. 1——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所提 Trestenik 事件證人名單。
- 15——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在阿爾巴尼亞之 Korche 舉行之第八次會議之議程。
- 16——I A 隊主席接獲之希臘聯絡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自 Florina 來函。
- 17——希臘聯絡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致 I A 隊主席函。
- 18——I A 隊主席接獲之希臘聯絡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自 Florina 來函。
- 19——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希臘聯絡代表致 I A 隊主席函。
- 20——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所提 Trestenik 事件一覽。
- 21——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所提有關 Rubik 營報告書。
- 22——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致 I A 隊主席函。
- 23——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希臘聯絡代表致 I A 隊主席函。
- 24——希臘聯絡代表所提證人名錄。
- 25——希臘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 Yanina 舉行之第十一次會議中向 I A 隊提出之文件。
- 26——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在 Yanina 舉行之第十一次會議中向 I A 隊提出之文件。
- 27——I A 隊主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接獲之調查團自薩羅尼加 (Salonika) 來電。
- 28——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希臘聯絡代表在 Filiates 提具之證人名錄。
- 29——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就 Likojan 事件提交 I A 隊之摘要。
- 29/Add. 1——文件 S/AC. 4/SC. 2A/29 附件。

- 30——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 Yanina 接獲之調查團自薩羅尼加 (Salonika) 來電。
- 31——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在 Korche 舉行之第八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32——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在 Yanina 舉行之第十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33——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在 Yanina 舉行之第十三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34——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接獲之調查團自薩羅尼加 (Salonika) 拍致駐 Konispol I A 隊主席電。
- 35——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調查團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提請 I A 隊應在 Konispol 傳訊之證人名錄。
- 36——主席就 I A 隊致調查團報告書所作之提議。
- 37——提交 I A 隊之備忘錄之索引。
- 38——I A 隊各次會議。
- 39——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在 Yanina 舉行、嗣於翌日午前十二時十五分復會之第十九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40——I A 隊主席就證人 Thomas Zahos 陳述致薩羅尼加 (Salonika) 調查團電。
- 41——I A 隊提交調查團之報告書之引言。
- 42——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舉行之第二十二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42——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I A 隊視察 Aghia Paraskevi。
- 43——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視察 Trestenik。
- 43/Rev. 1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視察 Trestenik。

(S/AC. 4/SC. 2A/-)

編 號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SR/2	希臘 Flor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午前十時三十分
SR/4	希臘 Flor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午後二時三十分
PV/4/A.dd 1	希臘 Flor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午後二時三十分
SR/5	希臘 Flor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午後九時三十分
SR/5/Add. 1	希臘 Flor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午後九時三十分
SR/7	希臘 Flor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午後三時
SR/9	阿爾巴尼亞 Korche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午前九時
SR/11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午前九時三十分
SR/11/Add. 1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午前九時三十分
SR/12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午後三時
PV/12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午後三時
(並請參閱 W/5)			
SR/13	希臘 Filiate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午後五時
SR/14	希臘 Filiate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午前九時十五分
SR/15	希臘 Filiates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	午後三時三十分
SR/16	阿爾巴尼亞 Konispol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午前十時三十分
SR/17	阿爾巴尼亞 Konispol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午後三時三十分
SR/18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午後四時
SR/20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午後六時三十分
PV/21	希臘 Yanina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午後十一時三十分

B 隊所發文件

(S/AC.4/SC.3/-)

- | | |
|--------------------------|-----------------------------|
| 1——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第一次會議簡要紀錄。 | 15——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第十五次會議簡要紀錄。 |
| 2——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第二次會議簡要紀錄。 | 16——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第十六次會議簡要紀錄。 |
| 3——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第三次會議簡要紀錄。 | 17——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第十七次會議簡要紀錄。 |
| 4——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第四次會議簡要紀錄。 | 18——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第十八次會議簡要紀錄。 |
| 5——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第五次會議簡要紀錄。 | 19——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第十九次會議簡要紀錄。 |
| 6——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第六次會議簡要紀錄。 | 20——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第二十次會議簡要紀錄。 |
| 7——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第七次會議簡要紀錄。 | 21——B 隊報告書引言。 |
| 8——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第八次會議簡要紀錄。 | 22——提交 B 隊之備忘錄之索引。 |
| 9——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第九次會議簡要紀錄。 | 23——B 隊代表及秘書室人員名錄。 |
| 10——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第十次會議簡要紀錄。 | 25——B 隊文件勘誤。 |
| 11——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第十一次會議簡要紀錄。 | 26——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一次會議簡要紀錄。 |
| 12——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第十二次會議簡要紀錄。 | |
| 13——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第十三次會議簡要紀錄。 | |
| 14——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第十四次會議簡要紀錄。 | |

C 隊所發文件

(S/AC.4/SC.7/-)

- | | |
|--|--|
| INF. 1——C 隊組織 | PV/2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午後四時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四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INF. 2——C 隊文件勘誤 | PV/4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午前十一時四十五分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五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1——第一次會議議程 | PV/3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午前十時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六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2——第二次會議議程 | PV/5 ——C 隊分隊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午後四時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一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3——第三次會議議程 | PV/6 ——C 隊分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午前十時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二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4——報告書稿引言 | SR/7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午後六時在日內瓦舉行之第七次會議之簡要紀錄 |
| PV/1 (1)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午前十時三十分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一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 PV/1 (2)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午後三時三十分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二次會議之速記紀錄 | |
| SR/3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午前十時三十分在薩羅尼加 (Salonika) 舉行之第三次會議之簡要紀錄 | |

D 隊所發文件

(S/AC. 4/SC. 4/-)

- | | |
|--------------------------|-------------------------------------|
| 1——D 隊臨時旅程 | 7——主席就致調查團報告書所作之提議 |
| 2——D 隊人員名錄 | 8——提交D隊之備忘錄之索引 |
| 3——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保加利亞聯絡代表來函 | 9——報告書引言 |
| 4——保加利亞聯絡代表通告 | 9/Corr. 1——報告書引言勘誤 |
| 5——希臘聯絡代表來函 | 10——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午後五時在日內瓦舉行之第五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 6——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希臘聯絡代表來函 | 11——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希臘聯絡代表來函 |

編號	地 點	日 期	時 間
PV/1	Train Salonika Komotini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午後二時
PV/2	希臘 Alexandroupol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午前九時三十分
PV/3	希臘 Alexandroupoli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午後三時
PV/4	保加利亞 Lubimets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午後三時

E 隊所發文件

(S/AC. 4/SC. 8/-)

- | | |
|-------------------------|--------------------------|
| INF/1——E 隊組織 | 13——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第八次會議議程 |
| 1——南斯拉夫聯絡代表來函 | 14——文件索引 |
| 2——南斯拉夫聯絡代表來函 | 15——工作計劃 |
| 3——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第一次會議議程 | 15/Rev. 1——工作計劃之修訂 |
| 4——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第二次會議議程 | PV/2——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第二次會議速記紀錄 |
| 5——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第一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PV/3——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第三次會議速記紀錄 |
| 6——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第三次會議議程 | PV/4——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第四次會議速記紀錄 |
| 7——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第四次會議議程 | PV/6——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第六次會議速記紀錄 |
| 8——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第五次會議議程 | PV/8——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第八次會議速記紀錄 |
| 9——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第六次會議議程 | |
| 10——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第五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
| 11——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第七次會議議程 | |
| 12——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第七次會議所作之決議 | |

F 隊所發文件

(S/AC. 4/SC. 9/-)

- | | |
|-----------------------------|--------------------------------------|
| 1——F 隊提交調查團之報告書之引言 | PV/1——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正午在 Bulkes 舉行之會議之速記紀錄 |
| 1/Rev. 1——提交調查團報告書引言之修訂 | |
| 1/Annex 4——F 隊提交調查團報告書引言之附件 | PV/1/Corr. 1——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會議速記紀錄勘誤 |

通告

日期

S/AC. 4/-

一月八日	Inf/1/Rev. 1	英文	調查團各國代表團
二月十四日	Inf/2/Rev. 2	英文	調查團各國代表團
二月十八日	Inf/2	英文	前往薩羅尼加 (Salonika) 旅客名單
三月三日	Inf/4	英法文	護照
三月五日	Inf/5	英文	英聯王國代表團人事更動
三月十一日	Inf/6	英法文	簡要紀錄勘誤
三月十三日	Inf/7	英文	附件
三月十五日	Inf/8	英文	調查團前經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日內瓦及薩羅尼加 (Salonika)
三月十七日	Inf/9	英文	工作隊費用
三月十八日	Inf/10	英文	日內瓦旅館費
三月十八日	Inf/11	英文	調查團由薩羅尼加 (Salonika) 赴日內瓦
三月二十一日	Inf/12	英法文	調查團由薩羅尼加 (Salonika) 赴日內瓦
三月二十七日	Inf/13	英文	護照
三月三十一日	Inf/15	英文	特里亞斯特入境簽證
四月一日	Inf/16	英文	前往 Bulkes 人員
四月二日	Inf/17	英文	由伯爾格來得赴日內瓦人員
四月七日	Inf/18	英文	目錄
四月十日	Inf/19	英文	待辦工作報告
四月十五日	Inf/20	英文	交通安排辦法
四月十八日	Inf/20	英文	簽證

非政府組織來文

S/AC. 4/-

二月二日	NC/1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三日	NC/2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五日	NC/3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六日	NC/4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七日	NC/5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十二日	NC/6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九日	NC/7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十日	NC/8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十六日	NC/9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二十三日	NC/10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二十四日	NC/11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二十八日	NC/12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二月二十八日	NC/13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三月十日	NC/14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三月十日	NC/15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三月十一日	NC/16	英法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日 期

S/AC.4/

三月五日
三月六日
三月七日
三月八日
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二日
三月十三日
三月十四日
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九日
三月十六日
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日
五月十四日

NC/17
NC/18
NC/19
NC/20
NC/21
NC/22
NC/23
NC/24
NC/25
NC/26
NC/27
NC/28
NC/29
NC/30
NC/31

英法文
英法文
英法文
英法文
英法文
英法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私人及非政府組織來文

新聞稿

日 期

編 號

文 字

標

題

一九四七年
一月三十日
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二月一日
二月三日
二月四日
二月五日
二月六日
二月七日
二月十日
二月十一日
二月十五日
二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五日
二月二十八日
三月七日
三月十二日
四月十七日
四月十九日
四月二十五日

五月三十日

五月一日

S/AC.4/-
Press/1
Press/2
Press/3
Press/4
Press/5
Press/6
Press/7
Press/8
Press/9
Press/11
Press/12
Press/13
Press/14
Press/15
Press/16
Press/17
Press/18
Press/19
Press/20
Press/21

Press/22

Press/23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 文
英法文
英 文
英 文

英法文

英法文

調查團第一次會議
調查團第二次會議
調查團第三次會議
調查團第四次會議
調查團第五次會議
調查團第六次會議
調查團第七次會議
調查團第八次會議
調查團第十二次會議
調查團第十五次會議
調查團第十七次會議
調查團第二十三次會議
調查團第二十三次會議
調查團第三十一次會議
調查團第三十五次會議
I 隊出巡計劃——阿爾巴尼亞邊境區域
調查團工作計劃
巴爾幹特派團贊同報告書綱要
巴爾幹特派團核定報告書第一編
巴爾幹特派團考慮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指派輔助團

調查團通過發交依據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設立之輔助團各項指示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

秘書處

日期	編號	文字	標題
一九四七年	S/AC. 4/-		
一月二十九日	SEC/1	英文	文件事務
二月八日	SEC/2	英文	行政專員之權責劃分
二月十二日	SEC/3	英文	秘書職務

工作文件（限制分發）

	S/AC. 4/-	
二月八日	W/1	聯合國秘書長致主任秘書電
三月五日	W/2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 Kastoria 傳詢證人情形之報告書及報告書補編
三月十三日	W/3 and Add. 1E	Zervas 等提供證據情形報告書
三月十五日	W/4	Zervas 等提供證據情形報告書增編
	W/5	送交 I A 隊主席 Mr. Hood 之報告書

第一委員會及第二委員會文稿

一九四七年	S/AC. 4/-	
	W/6	報告書（初稿）
四月二十一日	W/7	報告書第二編稿
四月二十一日	W/8	希臘指控事項
四月二十一日	W/9	南斯拉夫辯訴撮要
四月二十一日	W/10	希臘對於北鄰各國之指控
四月二十一日	W/11	希臘指控事項（第三章）
四月二十一日	W/11A	第三章
四月二十一日	W/12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之證據等
四月二十一日	W/13	希臘所提各項證據撮要（1C）
四月二十二日	W/14	希臘其他指控事項
四月二十三日	W/15	希臘關於北鄰國家援助游擊隊之指控
四月二十三日	W/16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之確證
五月十三日	W/18	阿爾巴尼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五日	W/18/Add. 1	阿爾巴尼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五日	W/18/Add. 2	阿爾巴尼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五日	W/18/Add. 3	阿爾巴尼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五日	W/18/Add. 4	阿爾巴尼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三日	W/19	保加利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六日	W/19/Add. 1	保加利亞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六日	W/20	希臘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三日	W/21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
五月十三日	W/21/Add. 1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五日	W/21/Add. 2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	W/21/Add. 3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四日	W/21/Add. 4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五月十四日
五月十四日	W/21/Add. 5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五月九日
五月十五日	W/21/Add. 6	南斯拉夫對報告書稿之意見——五月十四日
		分組委員會（S/AC. 4/SC. 1/1）
三月七日	SC. 1/1	專家分組委員會：Zervas 及 Petsas 關於 Valtadoros 之陳述

附件 伍

調查團及其工作隊之實地調查

日 期	地 點 ¹	視 察 目 的	視 察	
			視察者	請求者 ²
一九四七年 二月十七日至 十八日	Piraeus (Hadjiky- rikion) 及雅典拘 留營 (G)	訊問阿爾巴尼亞、保 加利亞及南斯拉夫難 民	I 隊	Y
一九四七年 二月十九日至 二十一日	Ermoupolis (Syros 島) 拘留營 (G)	訊問阿爾巴尼亞、保 加利亞及南斯拉夫難 民	I 隊	Y
一九四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 至二十三日	Evtilos 及 Ayios Kilikos (Ikaria 島) (G)	訊問希臘流亡政治人 士	I 隊	蘇聯代表
一九四七年 三月一日	薩羅尼加之 Pavlos Melas 監獄 (G)	訊問希臘政治犯斯拉 夫馬其頓人問題	B 隊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日	Agoriani (G)	(1) 右派匪幫所作之 恐怖行動 (2) 訊問 andartes	I 隊	蘇聯代表
一九四七年 三月三日	薩羅尼加: Olga 女 王監獄 (G)	訊問希臘政治犯	B 隊	B
一九四七年 三月三日	薩羅尼加: 新監獄 (G)	視察希臘政治犯拘留 營	B 隊	B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四日	Polyghiros (G)	視察希臘政治犯拘留 營 斯拉夫馬其頓人問題	B 隊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五日	薩羅尼加之 Glad- stone Street 監獄 (G)	訊問阿爾巴尼亞、保 加利亞及南斯拉夫 “叛國份子”	B 隊	A B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五日	薩羅尼加之 Pavlos Melas 監獄 (G)	訊問希臘政治犯斯拉 夫馬其頓人問題	B 隊	Y

1. 英文字母所代表之國別：

- (A)——阿爾巴尼亞
- (B)——保加利亞
- (G)——希臘
- (Y)——南斯拉夫

2. A, B, G, Y, C 各字母係指請求視察國家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及南斯拉夫之聯絡代表或調查團。

日 期	地 點 ¹	視 察 目 的	視 察	
			視察者	請求者 ²
一九四七年 三月六日至 七 日	Katerini (G)	關於希臘“恐怖政權” 之陳述	B 隊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日至 十二 日	Florina (G)	訊問證人關於邊境事 件及馬其頓人問題之 情形	I A 隊	G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二日	Aghia Paraskevi (G)	Paraskevi 邊境事件	I A 隊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二日	Florina (G)	斯拉夫馬其頓人問題	I A 隊	Y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二日至 十六 日	Kastanofiton (G)	訪問Markos, andar- tes 之領袖	B 隊	³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三日至 十四 日	Trestenik 及 Korche (A)	Trestenik 邊境事件	I A 隊	A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五日	Mouries (G)	Surmena 事件	調查團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五日至 十六 日	Yanina (G)	阿爾巴尼亞給與希臘 境內匪軍之援助	I A 隊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六日	Strumitza (Y) Petrich (B)	Surmena 事件 保加利亞對於希臘境 內匪軍之供應	視察團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七日至 十八 日	Filiates (G)	Sayada 邊境事件 及 Likojan Cham 問題	I A 隊	G A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八日	Skra (G) Axioupolis (G)	Skra 事件	調查團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九日	Konispol (A)	Cham 問題 Likojan 邊境事件	I A 隊	A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九日	Xerovrissi 及 Kilkis (G)	所指右派匪徒之恐怖 政權	B 隊	Y

3. 詢證人之請求；小組不克與 Markos 會晤。

日 期	地 點 ¹	視 察 目 的	視 察	
			視察者	請求者 ²
一九四七年 三月十九日	Idhomeni (G) Gevgeli (Y)	Idhomeni 事件 訊問難民關於希臘當局對斯拉夫馬其頓人所施之暴行 Skra 事件 希臘官員通過邊境問題	調查團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十日	Yanina (G)	訊問一已判犯 Skipis-Radat 邊境事件	I A 隊	C A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Thrace (G)	Prosotsani 事件 ⁴	D 隊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	Alexandroupolis (G)	Korimvos-Kiriski 事件	D 隊	G
一九四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Lubimets (B)	Gornoiorovdski , Orets 及 Korimvos 附近第十號及第十一號哨站所發生之事件	D 隊	G
一九四七年 四月一日至 三 日	Skoplje (Y)	來自“Aegean Macedonia”之難民。 越過邊境。 已判人犯 (Skoplje)。 希臘難民組織	E 隊	E G及Y
一九四七年 四 月 二 日	Bulkes (Y)	視察難民營 詢問希臘及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之證人	F 隊	G及Y

4. 此項訊問係在 Drama 至 Komotini 之火車中舉行。

附 件 陸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 及第三編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 A 節的 書面意見⁵

一. 第一頁稱，Tsoklaropoulos (S/AC.4/SC.2A/SR.4) 曾認明希臘共產黨的若干密探係希臘國民。據說證人 Stamenis (S/AC.4/SC.2A/SR.4) 也有類似情形，但後者的陳述未經徵引。他在第一 A 隊答覆要他舉出一個聯絡員的姓名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如下：“我不知道那個人的姓名。他是一個希臘馬其頓人，他所穿的是平民服裝。”

所以兩位證人都沒有提供任何姓名。我們又須指出一點：Tsoklaropoulos 和 Stamenis 所說的是一九四六年引導他們自阿爾巴尼亞進入希臘的聯絡員，而報告書中提及他們的一節涉及希臘共產黨的聯絡員，據說 Varkiza 協定成立後，希臘難民越過希臘和阿爾巴尼亞交界的邊境前往 Rubig 營時，那些希臘共產黨聯絡員曾和阿爾巴尼亞當局合作。在報告書這一節中提及證人 Tsoklaropoulos 和 Stamenis，殊不適當，似甚顯明。

二. 第一頁載有如下陳述：“據 Kentros 稱 (S/AC.4/SC.2A/SR.11, 英文本, 第五頁)，一九四六年六月初游擊隊司令 Leonidas Raptis 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並於底拉那等地徵募青年編組一隊”。

但在提到這一點以前，消息的來源應該先予說明。在前一句中，Kentros 說 “Dringos 告訴他們說，他是從在阿爾巴尼亞的 Raptis 那裏來的。Raptis 在底拉那等地徵集了若干青年，編組一隊”。

因此，Kentros 並未目睹 Raptis 從事徵募，所言僅係根據傳聞而已。

三. 第三頁就一個阿爾巴尼亞官員視察 Rubig 等事，徵引 Zafiris 的話。如 Gatsios 的話也被徵引，則較為適當：“第二次前來視察的是底拉那保安團主任。他在底拉那解放周年紀念日前往該營視察。他向我們發表了一篇演說，等等。”

⁵ 文件 S/AC.4/W.18/Add.1 (原件法文)。關於徵引報告書稿本部分，參閱文件 S/AC.4/W.10/Rev.2。

他繼稱，這個主任名叫 Stefos (S/AC.4/PV/34, 英文本, 第二十七頁)。

四. 第二頁考慮到 Rubig 營希臘難民的人數。據 Gatsios 稱，Rubig 大約有難民二〇〇人 (希臘白皮書)；據 Kontopoulos 稱，約有三〇〇人 (希臘白皮書)，然他在向調查團所作陳述中則稱有三五〇人。據 Zafiris 稱，有三五〇人 (希臘白皮書)，但在調查團中依據該證人所提供的數目計算，難民人數似多於六〇〇人 (S/AC.4/PV/38, 英文本, 第三十九頁)。

又在報告書的這一節中，有如下陳述：“計有二〇〇至四〇〇名希臘難民，其中大多數係於一九四五年十月移送至 Bulkes 者”。

但三位證人中沒有一位說過大多數難民被移送至 Bulkes，其他任何證人也沒有說過這種話。白皮書中 Gatsios 說：“數日後，大約有十四或十五輛貨車自底拉那到達，把我們直接運至 Skoplje”。

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六十二頁中 Kontopoulos 稱：“在我被拘留的期間，集合在 Rubig 的希臘人民解放軍都開往 Bulkes”；又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一四頁上，Zafiris 說，“一九四五年十月將近月底的時候，經決定將 Rubig 營自阿爾巴尼亞遷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由十五輛阿爾巴尼亞的汽車載運……”。

這些證人中沒有一個向調查團說大部分希臘難民曾前往南斯拉夫。

五.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否認，報告書稿本第三頁稱：“據阿爾巴尼亞代表說，大約有二三，〇〇〇名希臘人避難於阿爾巴尼亞……” (S/AC.4/PV/16)。

但我們必須着重指出，上述文件並沒有說是二三，〇〇〇名希臘人，而是說是二三，〇〇〇名 Chamouriot 人 (希臘境內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關於集合在 Rubig 營的阿爾巴尼亞境內的希臘 (政治) 難民，大家應該參考文件 S/AC.4/PV/16, 英文本第十六頁，內稱：

“我們沒有什麼要隱瞞的。阿爾巴尼亞政府曾庇護爲了避開迫害與恐怖而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的少數希臘民主主義者。阿爾巴尼亞人民對於這些人不能採取其他任何態度，因爲採取其他任何態度就違反其解放戰的原則，違反其憲法的規定（第三章第三十六條），且違反希臘人民對佔領者抗戰的原則。一九四五年年底，這些難民都前往南斯拉夫。希臘政府是否欲把這種事視作是對希臘內政的干涉？”

六。 第四頁載有如下陳述：

“有一次 Gatsios 於提供關於 Rubig 手冊的消息來源時稱：‘我知道這些細節，因爲我和另一個化名 Spartacos 的雇員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他經常親往底拉那領取報紙，並且參加出版事宜；他自己這樣告訴我’。”

可是在文件 S/AC. 4/PV/34 中，Gatsios 說，

“我和另一個化名 Spartacos 的政治難民住在一起；他的真實身份我不知道。裝訂書籍並參加印刷的人是 Spartacos。我方才所提供的情報是從他那裏聽來的”。

這裏我們沒有找到據稱 Gatsios 曾說過的如下情節：“他親自前往底拉那領取報紙……。”

七。 第五頁——希臘所提出的供證——有如下陳述。Velianidis 說：“我們慣常進入南斯拉夫，然後進入阿爾巴尼亞，前往 Vitsi 哨站，該地有一很大的供應庫；我們的衣服便是那裏取得的”。

但文件 S/AC. 4/PV/40，第八頁（法文本）所載各節，頗有出入：

Velianidis：“其時我在山中。我經常前往南斯拉夫……。”

傳譯員：此處證人自行更正說，“前往阿爾巴尼亞”。

Velianidis（續稱）：“有若干人來自 Vernik，該地有儲藏物資、衣服，等等的倉庫；我們離開了……。”

這兩個說法彼此矛盾。Vitsi 不在阿爾巴尼亞而在希臘。上面曾說：“……進入阿爾巴尼亞前往 Vitsi 哨站，該地有一大供應庫……。”

八。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否認，第八頁上有如下陳述：

“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提請注意 Velianidis 證言中的若干矛盾之點：（a）在其供詞中（希臘白皮書，英文本，第一〇〇頁）；（b）阿爾巴尼亞聯絡官……。”

如果這些矛盾之點竟像上述情形，它們大可被稱爲傳稱的矛盾之點；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如果希臘白皮書中的書面陳述，各方向調查團及希臘當局所作這些陳述的全文的譯本均經加以參考，又這個證人向調查團所作陳述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亦經加以查閱，則這些不能說是傳稱的矛盾之點；相反的，它們是重大的矛盾之點。在比較各種矛盾之點時，這是必然得到的結論。

證人 Velianidis 的身份頗爲可疑，調查團決定加以調查。第一 A 隊奉派辦理此事。因此第一 A 隊盤問了熟悉 Velianidis 的希臘證人 Tsoklaropoulos。Tsoklaropoulos 於答覆問話時聲稱：“Velianidis 的年齡爲二十歲”，可是白皮書說 Velianidis 的年齡是二十四歲。他繼稱：“Velianidis 剛離開 Florina，回返他的村莊。在到 Florina 去之前，他是在村裏家中。”又，“他（證人）一直在村中，Velianidis 也一直在那裏。”這證明當作該項陳述時 Velianidis 不可能在塞羅尼加（參閱 Tsoklaropoulos, S/AC. 4/SC. 2A/SR. 4）。

另一方面，Velianidis 所說的話如下（S/AC. 4/PV/39，英文本，第二十一頁）：“不，我村裏的警察把我交給 Florina 的當局，該當局把我送往塞羅尼加”。

他的陳述顯示我們碰到了捏造；參閱 S/AC. 4/PV/39，特別是法文本第二十九頁及第三十一頁；該文件顯示他裝作是聯絡員，其實不是，因爲無論是白皮書，或是他向希臘當局所作陳述的全文都沒有提到這種事。

九。 第七頁上有如下陳述：“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指出，這是不可能的，因爲 Petrani 地方的橋業經德人破壞”。

我們必須在此處附帶指出一點：在 Vlahopsilotra 沒有行駛汽車的道路（S/AC. 4/PV/27，英文本，第九頁）。

一〇。 第八頁上有如下陳述：“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指出 Velianidis 的證言和希臘文件‘希臘邊境事件’之間的矛盾之點。”

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中也有這一矛盾點，茲引述如下：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陸軍和警察部隊攻擊距 Antartiko 西北七公里的 Sfika 附近的一大匪幫。該匪幫中有若干份子退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一一。第九頁（阿爾巴尼亞否認將受傷游擊隊員送入醫院）上應增列如下一節：

經證明 Velianidis 不是一個聯絡員，是以他不可能將受傷人員運入阿爾巴尼亞（S/AC.4/PV/39，英文本，第三十及第三十一頁，又 S/AC.4/PV/40，英文本，第十七頁）。

一二。Tseteroklis 所說關於受傷人員一節業經希臘白皮書轉載，但他向調查團所說的一節，亦應予以轉載，因為後者構成一種對於希臘控訴的否認（S/AC.4/PV/45，英文本，第十五頁）。該證人說：“我自己絕未去過醫院”。

第二個問題：“這裏，當我們在山中的時候，如有任何人受傷，他便被送往醫院”。

再往下看，於提及受傷人員時，他說：“是的，他們越過邊境，進入塞爾維亞境內”。

第三十二頁上，關於來自希臘境內、假定係被送至邊境的受傷人員一節，他說：“我沒有聽說此事”。

在文件 S/AC.4/PV/46 第十一頁（英文本）中，Tseteroklis 說：“我在 Vouma 山上大約逗留了三十天。我沒有參加任何攻擊。這一羣中的男子通過了村莊，獲致食物；我們一直住在山上”。

現在讓我們把該節和前述一節作一比較：“如有任何人受傷，他便被送往醫院”，但如果沒有攻擊，那就不會有人受傷。這證明他所言虛偽，全無價值。又在第十七頁（英文本）中，他說：

“在我們一羣中，沒有人受傷。但當我在摩拿斯提的時候，我看到在希臘作戰受傷的人經由摩拿斯提被送往阿爾巴尼亞境內”。

B.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 A 節的 書面意見⁶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一。訓練難民問題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於否認此項控訴時，堅欲提請注意下述事實，並要求將之載入報告書。

⁶ 文件 S/AC.4/W.18/Add.3（原件法文）。關於徵引報告書稿本部分，參閱文件 S/AC.4/W.10/Rev.2。

（a）證人 Fotio KONTOPANOS 的實際身份，他曾被傳喚提供證據，藉以支持前述控訴。

當他向調查團作證時，他尚未被審訊。這會影響證人提供可為希臘政府接受的證據。

ANNIVAS 於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向希臘當局供證一事（S/AC.4/PV/34，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英文本，第二頁），當時他說：“我不斷被要求提出解釋，於是我作了若干，直至二月為止。”

Annivas 在同一文件第六頁（英文本）上作如下陳述：“調查團到達後——即二月間——我被要求就若干點提出解釋”。這證明證人在向調查團作證前一些時候作了新的證言，這種證言當然是依據別人意見而不是依據事實作的。

在他的證言的開端和他作第一批答覆的時候，Annivas 沒有說他是該書的編輯人員之一，只是很久以後在 Rubig 才說這種話。

（b）被傳喚作證以支持上述控訴的證人 Georgios GATSIOS，其身份殊可懷疑，因此他的證言不能視為可靠。

Georgios GATSIOS 於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又作了證言。這證實他改變了陳述，以適合關係方面的願望。

希臘白皮書中的證言和調查團所聽取的證言之間有若干矛盾。該證人在改變其在希臘白皮書中所作的證言時，沒有說明其動機。他說，當他向聯合國作證時，他非說真話不可。不過他以前的證言是在宣誓下作的，所以他也非說真話不可。

他在希臘白皮書中所載的陳述中說，在 Rubig 的多數人都失業，只有那些被雇為廚子、烘麵包者等等是例外。他向調查團說了許多關於軍事訓練的話。

他在希臘白皮書中說，他們的活動範圍，不得超過離營二公里之地，可是他向調查團說，他曾爬過山。

據 Gatsios 說，希臘難民於十月半自 Rubig 前往南斯拉夫，Bulkes 的軍事訓練於四月間開始，至少已於五個月前中止。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如果各方記得證人所稱 Rubig 和 Bulkes 的軍事訓練的目的在訓練軍隊，以便在希臘境內作戰一節，那末為什麼讓五個月白白過去而沒有進行這種工作呢？這一點十分不清楚，但 Thomas ZAHOS 的供證稍稍予以闡明（S/AC.4/SC.2A/PV/12）。

文件 S/AC.4/PV/34 第三十頁及第三十一頁（英文本）及希臘白皮書稱據 GATSIOS 說，他於十月半自 Rubig 前往南斯拉夫。同時，他又說曾聽過底拉那警察局長在底拉那解放周年日的演說。但底拉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解放的，慶祝解放總是在這個日子舉行的。

(c) 希臘證人 ZAFIRIS 的身份殊為可疑。該證人稱他是自由的，其實那時他有憲兵陪同着，這種情形對於他的陳述不無關係。

這個證人稱，他自 Rubig 經由 Elbasan 和 Ohrida 前往南斯拉夫，但在關於自 Elbasan 乘坐汽車前往南斯拉夫邊境的陳述中有一矛盾點。此次旅行時所乘坐的雖是汽車，但該證人說他整整花了一日的時間，可是他的汽車並無機械上的故障或其他意外——即使緩緩前進，為時也不應超過三小時。

(d) 關於軍事訓練及據稱在 Rubig 編撰的希臘軍事手冊。

在 Rubig 出版並應用的“軍事法規手冊”，實和該營的情況、技術方面的可能性及阿爾巴尼亞國家軍隊的軍事訓練有重大的不合。

該手冊所刊教材，包括如下各項：

- 現代陸軍武器；
- 戰略與戰術；
- 化學戰；
- 汽車輸送之基本技術知識；
- 航空；
- 摩托化部隊；
- 降落傘部隊；
- 砲兵；
- 地形學；
- 模爾斯氏電碼。

三個希臘證人稱，這一切訓練是在一九四五年七、八兩個月間進行的。可是鑒於阿爾巴尼亞陸軍缺乏必要設備，故知進行此種訓練實不可能。

這一切都是假定在 Rubig 營的經濟情況頗多缺憾的時候發生的（參閱阿爾巴尼亞辯訴中的上述報告，及希臘證人 Thomas ZAHOS 在 Yanina 所作關於 Rubig 的證言）。

Gatsios 又稱所有的人都可進那個學校，ANNIVAS 並說所有難民皆得任意閱讀該手冊。可是該手冊的序言却說是專供共產黨黨員之用的。這樣看

來，它一方面似乎是一種供公眾閱讀的出版物，他方面又是一種密件。

再者，證人 Gatsios 不能解釋何以阿爾巴尼亞政府竟維持一所大家都可進入的學校，負責訓練人員，然後派往希臘作戰。

又據稱，Rubig 營中曾採用該手冊，但該營大約只有武器十件，多數都是手槍。只有這些武器的地方竟謂可以適用軍事手冊，殊屬可哂。

證人 ZAFIRIS 向調查團提及有一軍事學校設在 Rubig，可是希臘白皮書所載他的陳述卻沒有提到此事。

該證人試圖辯釋此種矛盾，他說雖曾提及 Bulkes 的軍事訓練，但在其書面證言中卻沒有說到 Rubig 的軍事學校。因此他原可把 Rubig 一事說得同樣清楚。他所提出的關於此事的理由，殊屬可笑（參閱文件 S/AC.4/PV/38，英文本第三十五頁）。

ZAHOS 在 Yanina 向第一 A 隊所作供證中絕對否認他在希臘白皮書中所作的陳述，他說這種陳述是在壓力下作的，因此是假的。

他於一九四五年進入阿爾巴尼亞的時候，他和他的同伴均立即被解除武裝。

據他說，所有難民均被移送到阿爾巴尼亞北部。

他們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才離營，在拘留期間生活非常艱苦。

“難民等自 Rubig 前往南斯拉夫，因為他們聽說希臘難民得在生活情況較好的 Bulkes 謀生。”

據 Zahos 說，Rubig 的難民並無武器。

“Rubig 營中無軍事訓練，連政治訓練也沒有。”

二. 以武器及補給品供應游擊隊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a) 為了證明“希臘邊境事件”一書中所提出的各項控訴全無根據，請參閱阿爾巴尼亞政府所委派負責調查邊境事件及希臘游擊隊越境情事的二委員會的 A. B 兩報告書。這些報告書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函送調查團的 (S/AC.4/215)。又請參閱調查團秘書處所分發的八十八件陳述 (S/AC.4/230)。

(b) 證人 Trayanos TSETEROKLIS。

上述證人在其陳述中說到這種控訴。因此該報告書應引述他的話。Tseteroklis 在文件 S/AC.4/PV/46 第十二頁（英文本）上說：“給我們武器的人，是我們的同胞——希臘人。”

他仍就同一問題往下說道：“他們是經常來往南斯拉夫的聯絡官”。

這裏沒有提到阿爾巴尼亞當局。

證人在第十三頁中（英文本）說，武器掩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一個凹坑內。

把武器掩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凹坑內殊無意義。因為依據控訴，阿爾巴尼亞當局本身正以補給品供應希臘游擊隊，所以實無理由害怕這些武器會被任何人發現。比較合理的假定是：這些武器完全不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而是在希臘境內的凹坑中。這種假定又獲得進一步的證明，即分發武器者是希臘人。

同一證人又在希臘白皮書所引他的供證中作種種推測，但又不能向調查團加以解釋（參閱英文本，第十三頁）。

依據該證人的意思，我們如不認為武器是掩藏在希臘境內，就必須認為是由阿爾巴尼亞當局供應的。

該證人一再聲稱武器是掩藏在凹坑中，因此可以推定阿爾巴尼亞當局並未供應武器。

（c）證人 VELLANIDIS 提供了若干情報，可為對於這種控訴的良好答覆。在文件 S/AC.4/PV/40 第十九頁（英文本）中，他說：

“自一九四五年以來，首領 Siapkias 一直把武器及彈藥掩藏在山中。我們到達時，我們把它們找出來使用”。

Velianidis 於說到他的游擊隊的武器問題時，清楚地指出，他是在希臘境內找到這些武器的；這些武器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一直掩藏在那裏。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實，足以證明該隊沒有從希臘的北鄰獲得武器。這種事實又證明 Trayanos TSETEROKLIS 認為掩藏在凹坑中的武器，不是在阿爾巴尼亞而是在希臘境內的陳述。

證人 Velianidis 又說到其他游擊隊的武器。他說武器來自南斯拉夫，運往阿爾巴尼亞，再運往希臘。但當該證人答覆何以採用這種辦法輸送武器給游擊隊時，說：“為了不顯露武器是從南斯拉夫來的”。

可是這種供證毫無價值。依據該證人的陳述，阿爾巴尼亞供應游擊隊武器的方式，顯示阿爾巴尼亞並沒有把武器供給游擊隊。

（d）證人 Mehmed Karafili KOTSINAKO。

在他向調查團作證前的最後幾天，他曾被授意如何作證，於是他便照了那種意思作證。把他在希臘白皮書中所作書面證言和向調查團所作口頭陳述加以比較，即可明顯地看出。

兩種陳述的差異很大，殊令人生氣。

在希臘白皮書中，該證人只提到他所聽到的事，而不提到他所親眼看到的事。

該證人於敘述其逃出監獄進入希臘的理由時，也撒了謊。參閱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的陳述的第二頁（S/AC.4/PV/54，英文本，第二頁）。

又參閱以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S/AC.4/167）及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S/AC.4/212）等兩次所送文件。那些文件顯示出 Mehmed Karafili Kotsinako 及希臘白皮書所舉其他阿爾巴尼亞證人實是那一種人。

由此可以推知該證人所說在內政部舉行的會議是一種謊話，也是一種挑釁。

他對於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方法作了一種奇妙而費解的解釋，但並未提供證據來證明他的供證。

無資格的人參加了該次會議（Kotsinako 本人主管該部的防罪司）。

他說他察悉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以來一直被懷疑着；他和政府意見不合，但後來擔任了一種較重要的職務；他以警察首長的資格負責防罪工作。在這種情形下，他參加了一次以武器發給希臘游擊隊的會議。這是非常奇怪的事。但他解釋說：“我是共產黨黨員”。

他不滿意，又是一個被疑的人，可是他竟得到一個較重要的職位。這是非常奇怪的。

該證人向調查團所稱不諳英語一節，實係謊言。經過一番討論後，主席說：“我注意到該證人至少懂得一部分以非阿爾巴尼亞語言所作的討論。”

在討論結束時，證人所說的一句話又可證明前述一點，他說：“這涉及有關 Pilo PERISTERE 的電報。那個人是一個共產黨黨員，他所作的答覆不會有助於貴調查團”。

該證人如對於調查團中以非阿爾巴尼亞語言所作討論全無所知，如何能了解談到有關 Pilo Peristere 的一件電報？別人沒有用阿爾巴尼亞語言告訴他關於電報的事。如我所說的，這證明證人懂

英語。這又證明證人不說真話。他顯欲掩蓋其懂英語的事實，以期聽取調查團所討論的事，俾他更易了解並答覆各項問題。

關於決定以武器供應希臘游擊隊的會議的陳述和此種武器早經供應的陳述之間，亦稍有矛盾。

第一 A 隊依據調查團的電報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傳訊的阿爾巴尼亞證人的證言，又足證明 Pilo Peristere 沒有向調查團說老實話。

(e) 希臘政府所傳喚的證人 ZAHOS 說，游擊隊沒有從阿爾巴尼亞獲得武器（參閱文件 S/AC.4/SC.2A/SR.11）。在文件 S/AC.4/SC.2A/SR.12 第二及第三頁（英文本）中，Zahos 又說：

“其時我們據告一游擊連曾攻擊一部隊，並解除其武裝”，於是該連獲得了武器。“他們給我們這些武器，以便我們推往我們的 Preveza 區域”。

(f) 被希臘政府傳喚向第一 A 隊作證的證人 C ristos ZOIS 稱：

“我們遇見了希臘游擊隊，他們把掩藏起來的武器給了我們一些”（參閱文件 S/AC.4/SC.2A/PV/21）。

(g) 關於證明武器掩藏在希臘境內一事，參閱希臘證人 Stefanos KALANTISIS 的陳述；他說，他的被捕是因為在他的葡萄園中發現藏有若干武器。在法庭上經提及的此類藏匿的武器計有四十三件（S/AC.4/SC.2A/SR.7）。

(h) 證人 Perikles KAINOURGIOS 說，因為他藏匿武器，所以被處死刑（S/AC.4/SC.2A/SR.18）。

(i) 民族解放陣線發言人在第四十六頁（英文本）中說：

“希臘境內若干德國製、特別是義大利製的武器，乃屬十分自然的事。這些武器中有一部份成為游擊隊的第一批裝備。其餘武器係與憲兵或軍隊衝突時所獲的戰利品，係因佔領整個軍火庫——如 Descati——而取得，或係因武裝的君主主義者繳械而獲得。他們（政府）應該確切知道游擊隊所具有的是什麼。他們只須開一張他們自己的武備清單就夠了。這一點他們是知道的。訪問游擊隊並和他們待在一起的外國新聞記者都認他們的武備是新的英國貨。”

(j)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所提出的文件要略第二十四號。“要略第二十四號：游擊隊目錄”引述二十四起事件，這些事件清楚地顯示游擊隊武器的真正

來源。該文件第二段引述無數文件中的一部份（七十四件），內中顯露游擊隊武器的來源。

游擊隊所得補給品顯然藉攻擊政府部隊而獲致。

(k) 證人 Costas SIRINJOTIS（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Pavlos Melas），塞羅尼加勞工會議主席 Dimitrios PAPAYANNIS（三月一日，新監獄），Colonel Nikolaos TSINGANOS（三月三日，Pavlos Melas），Joannis NIKOLAYEVI（三月四日，Polighiro）Anastasios AGAPITOS（三月八日，商會）都說希臘游擊隊的武器來自希臘本國。

(l) 關於希臘所控希臘北鄰各國正在武裝若干人民並把他們送往希臘一節，證人 Andrea DJIMAS（S/AC.4/SC.2Y）於 Ikaria 向第一隊稱：“我不知道任何人武裝了回來，我認為這整個故事是一種神話，一種童話而已”。

四．派遣游擊隊越境進入希臘

下述各點可以支持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a) 關於此種控訴全無根據的證明，亦可參閱阿爾巴尼亞政府所委派負責調查邊境事件及希臘游擊隊越境情事（依據希臘政府所提出的控訴）的二委員會的 A 及 B 報告書。這兩件報告書是我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備函致送的（S/AC.4/215）。又參閱調查團秘書處所分發的八十八件陳述（S/AC.4/230）。

(b) 關於 VRELLANIDIS，他不論在希臘白書皮所提及的陳述中，或是在向調查團所作證言中（S/AC.4/PV/39），都沒有說 SIAPKAS 曾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間自阿爾巴尼亞越境進入希臘。他在白皮書中說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半。他在調查團中，好幾次改變了主意，最後把日期定為一九四六年八月，可是沒有說是在阿爾巴尼亞境內。

(c) 就 TSIPIS 及 KENTROS 而言，有一點應該着重指出，Kentros 和 Tsipis 的同一隊伍的政治首領 Leonidas RAPTIS（據 Kentros 稱），否認一切關於曾在阿爾巴尼亞及曾回返希臘的控訴（S/AC.4/PV/27，英文本，第七、八及九頁）。該隊伍其他七個游擊隊隊員也曾作類似否認（S/AC.4/PV/27，英文本，第八頁）。可是 Leonidas Raptis 被判死刑並經執行，其他七人亦經審判，被處徒刑，而 Kentros 雖和 Raptis 及其他人等為同一隊伍的隊員，却獲釋放（參閱 Kentros 證言的開始部分，S/AC.4/SC.2A/SR.11）。

(d) 證人 ZAHOS 否認他曾經過阿爾巴尼亞 (S/AC. 4/SC. 2A/PV/12)。

(e) Christos Zois 於向第一 A 隊答覆關於他是否的確經過阿爾巴尼亞這一問題 (S/AC. 4/SC. 2A/PV/21) 時稱：

“我們乘了火車一直行至 Skopje，然後換乘汽車於夜間越過邊境。我不能確實說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或南斯拉夫的邊境。

五. 受傷游擊隊隊員的送入醫院

希臘所提出的各項證據中，下列一項經予徵引：“當 KONTOPANOS 向希臘當局投降的時候，在他身上搜出底拉那醫院的一張出院證。”

我們從未看見過該項文件；如果它如所引述的那樣，想來或許是 Kontopanos 在希臘境內一次交戰中受傷，於是被送往阿爾巴尼亞；同樣地，人們還可作其他許多假定。

首先必須證明秘書處檔案中確有此項文件，其次必須指出文件的日期和 Kontopanos 在一家阿爾巴尼亞醫院的情景。在白皮書中，Kontopanos 說：“一九四五年十月，由於 Arta 一個名叫 Lefteris 的人偶然從左輪手槍裏發出一彈，我的左腿受了傷，遂入底拉那醫院治療。”

由此看來，這個文件在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控訴中顯然無重要性，因為：

(一) Kontopanos 並非以游擊隊隊員身份在希臘境內受傷，然後被送往阿爾巴尼亞治療的。

(二) 阿爾巴尼亞政府承認它曾庇護少數希臘民主份子，他們為了逃避迫害和恐怖，故避難於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政府又承認所有這些難民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前往南斯拉夫 (S/AC. 4/PV/16, 英文本，第十六頁)。

如果我們接受這一切，那末也可很合理地承認：這些難民中倘有一人生病，我們不能把他留下來，聽其死去；我們自須盡力醫治他。現在讓我們回到 Kontopanos 這一特定案件；據他說，他是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在 Rubig 受傷的。他被送入底拉那醫院治療，後來他前往南斯拉夫。但希臘的各項控訴中，沒有一項說到一九四五年在希臘境內受傷的希臘游擊隊隊員被送往阿爾巴尼亞的事。這些控訴所論述的是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的事。這些解釋證明 Kontopanos 的文件是無價值的，和希臘所控阿爾巴尼亞醫院收容希臘游擊隊隊員一節，毫不相干。依據 Kontopanos 的話，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十

月於 Rubig 受傷的；因此，當時他不是一個游擊隊隊員，而僅是一個政治難民。

六. 游擊隊自希臘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領土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應增列如下各項：

(a) 爲了證明此項辯訴是虛妄的，參閱阿爾巴尼亞政府所委派負責調查希臘政府所控邊境事件及希臘游擊隊越境情事等等的二委員會的 A、B 兩報告書。這兩件報告書經我以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函，致送調查團 (S/AC. 4/215)。又參閱調查團秘書處所分發的八十八件陳述 (S/AC. 4/230)。

C.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A節的書面意見⁷

茲願奉告：我們研究了以“希臘邊境事件”爲題的希臘白皮書後，已將那些事件分爲下列各類：

(a) 關於在邊境射擊的事件三十九起；

(b) 因阿爾巴尼亞兵士越過希臘邊境而發生的事件二十八起；

(c) 關於攻擊希臘邊境哨站的事件十六起；

(d) 關於來自希臘的游擊隊越過希臘邊境進入阿爾巴尼亞的事件十一起。這些事件中有兩起關涉向阿爾巴尼亞方向前進的游擊隊；

(e) 關於希臘游擊隊越過阿爾巴尼亞邊境進入希臘的事件四起。其中兩起事件，一起關涉便利游擊隊進入希臘的企圖，另一起關涉和來自阿爾巴尼亞的三個人的衝突；

(f) 關於偷竊的事件一起；

(g) 尚有十起個別事件，關涉希臘兵士與希臘游擊隊（他們和阿爾巴尼亞毫無關係）的衝突；阿爾巴尼亞兵士給予希臘兵士的傷害；意欲非法進入希臘而在邊境被殺死的亞爾巴尼亞人；最後，在希臘境內被希臘兵士殺死的一個希臘人。

在附錄一中，日期業經註明，徵引事件號數時依上述方法分類。

本章第二頁引述六人死亡事件，其姓名亦經註明。茲應注意者：

一. 關於被殺死的兩人，Natsikas SPIRIDON 及 Jean SPIRIDON，希臘政府在“希臘邊境事件”白

⁷ 文件 S/AC. 4/W. 18 (原件法文)。關於徵引報告書稿本部分，參閱文件 S/AC. 4/W. 11/Rev. 1。

皮書中承認這些人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遂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被殺死（參閱白皮書，法文本，第五頁，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事件）。

二、至於被殺死的兩個婦女，Athina PRASSO 及 Eftimia NATZI，門是阿爾巴尼亞人。希臘白皮書說，她們爲了逃避阿爾巴尼亞的苛政，於企圖進入希臘境內時被殺死（“希臘邊境事件”，法文本，第六頁，三月二十三日事件）。關於這一案件的事實真相，請參閱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提出的並經秘書處登記的文件（S/AC. 4/215 及陳述第十六號）。

還有一點，須加注意：在第三章論及阿爾巴尼亞政府發言人所提出的論據部份，其第六點中有謂“捏造的事件多於真正發生的事件……。”可是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從來沒有提出這一類的論據。相反地，我們曾控訴希臘，除了該書控訴我們的一〇九起事件，尙惹起新的事件。我們控訴希臘須對一九四四年年底起至一九四六年年終止所發生的一七二起事件及一九四七年開始起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止所發生的十九起事件負責（S/AC.4/172，S/AC. 4/190，S/AC. 4/191，S/AC. 4/217）。此外還有其他十起事件（參閱 S/AC. 4/257）。

第七點中有如下一節：“據說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HODGSON 曾在一份報告書中宣稱……。”查二月十七日我在調查團於雅典舉行的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宣稱：“此即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長 Brigadier General Hodgson 在其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十號定期政治報告書中所言……”（S/AC. 4/PV/27）。在該報告書中我們沒有找到第七點中所用的那些字；“據說……曾在一份報告書中宣稱……”。在這種情形下，最好記錄所稱各節，同時舉出 General Hodgson 報告書的號碼。

第三章中關於阿爾巴尼亞代表所提論據部分，未提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就希臘所出“希臘邊境事件”一書中的矛盾和偽造各點所表示的意見。

茲將我們關於該書的幾點意見，列舉如次：

我們在“希臘邊境事件”一書發現許多地方使我們推定該書祇是一本技術笨拙的偽言而已。

（A）我們願就希臘白皮書的法文本及英文本表示如下意見：

（a）同一事件有各種不同的日期。該兩種語文本對於十二起事件所舉的日期不同。還有十一起事

件英文本列在七月中，而法文本則列在六月中（參閱附錄第二號）。

（b）同一地點有不同的號數。這種情形有二十二起。舉例言之，就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事件而論，法文本稱：……“希臘哨站第十六號（Vassilia R. 830963）”，而英文本所載號數爲（Vassilia 817962）（參閱附錄第三號）。

（c）所指方向有分歧之處。在一種語文本中，某一地點據說係在北方，而在另一本中，同一地點却說是在南方。這種情形計有八起。舉例言之，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事件而論，法文本第四頁稱希臘哨站第八號係在 Kastanani 之北，可是英文本却說是在 Kastanani 之南（參閱附錄四）。

（d）在指出同一事件的時間的數字、同一邊境哨站的號數、及同樣距離各方面，均有分歧之處（參閱附錄第五號）。

（e）就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的事件而論，法文本第十九頁稱：“增援部隊到達後，被追逐的隊伍向希臘的內地逸去”。

英文本第二十三頁稱，該隊伍向阿爾巴尼亞的內地逸去。

（f）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的事件而論，法文本第二十三頁稱：“該匪徒等於被追逐時，朝南斯拉夫領土的方向逸去”。

英文本第二十七頁就該事件稱，該隊伍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B）希臘所出“希臘邊境事件”一白皮書與希臘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備忘錄之間，有如下各分歧處：

（a）提送安全理事會的希臘白皮書法文本於敘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的事件部分，提及被捕後於次日傍晚——十月十六日——釋放的兩個牧羊人。備忘錄敘述同一事件時稱他們是在同一日——十月十五日——被釋放的。

（b）就十一月五日的事件而論，法文本第二十五頁稱，被追逐的匪幫向阿爾巴尼亞邊境前去。備忘錄提及十一月三日，也提及一類似事件，稱該匪幫進入了阿爾巴尼亞境內。

（c）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的事件而論，法文本第二十六頁稱，交戰後匪徒公然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他們之中有二十三人當場——即在希臘境內——被殺死。備忘錄述及同一事件，但未提及傷

亡人數；它僅僅說該匪幫中有若干人進入了阿爾巴尼亞。

(d) 就十一月十四日事件而論，法文本第二十六頁稱，若干阿爾巴尼亞人埋伏於阿爾巴尼亞境內，向希臘巡邏隊射擊。備忘錄則稱該阿爾巴尼亞人埋伏在希臘境內，等等。

備忘錄引述了十三起事件，這一點頗堪重視。就是在這寥寥幾起事件中，和希臘白皮書的說法相反的竟有四處之多。

(C) 題為“希臘邊境事件”的希臘白皮書的內容。

(a) 希臘方面沒有提出證據，以支持論述各事件的白皮書。他們沒有向調查團提出任何重要證據，以支持其關於各事件係阿爾巴尼亞方面所惹起的說法。我們在希臘白皮書中“支持希臘請願的證據”

的標題下找到一個阿爾巴尼亞背棄者名叫 Tzene NIZAT 所作陳述的摘要，內稱：“據 Nizat 稱，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處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奉阿爾巴尼亞軍事當局的命令惹起的；說當局亟欲增進阿爾巴尼亞兵士的士氣。這是希臘方面為張其說所提出來的可笑論據。

(b) 希臘方面沒有提出任何文件，以支持其關於各事件的白皮書。

(c) 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及十一月十四日的事件與阿爾巴尼亞毫不相干。

(d)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事件不可能視為一種邊境事件。

(e)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事件不可能視為一種邊境事件。

如我已在別處指出的，這樣的事件，共有十起。

附 錄 一

法 文 本

(a) 涉及射擊的邊境事件計有三十九起：

		哨站號數	
一 夜 間	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至七日	六	Leontokanaki
二 第 四 號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	八	Leloudas
三 第 八 號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	八	Leloudas
四 第 十 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	——	Kastanani
五 第 十 一 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	三	Mavilis
六 第 十 三 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	十三	Skipis
七 第 十 六 號 (兩次)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八	Leloudas
八 第 十 九 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	十六	Vassilia
九 第 二 十 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	Mavromatis
一〇 第 二 十 一 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	——	Examilia
一一 第 二 十 四 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二	Ierotheos
一二 第 二 十 八 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四十五	
一三 第 二 十 九 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三	Mavilis
一四 第 三 十 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Kalaris
一五 第 三 十 二 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Kalaris
一六 第 三 十 三 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四	Tsolakis
一七 第 三 十 五 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	二	Ierotheos
一八 第 三 十 六 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	十二	Zoidis
一九 第 三 十 七 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	十五	Kotsikolitis
二〇 第 四 十 五 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四十五	Kotsikolitis

			哨站號數	
二一	第四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二十八	Kotsikolitis
二二	第五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	十二	Zoidis
二三	第五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	——	(M 9206)
二四	第五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		(R 6385)
二五	第五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三	
二六	第五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三十三	
二七	第六十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三十六	
二八	第六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二十三	Plikates
二九	第六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十五	Vassilia
三〇	第六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	十七	Pantazi
三一	第七十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	Gefstova
三二	第一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	一	Mavromatis
三三	第二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	三	Mavilis
三四	第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	十九	Skordilis
三五	第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三十六	
三六	第二十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二	Ierotheos
三七	第二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五	Chourmoulis
三八	第二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	Ierotheos
三九	第四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		界石第三十四號

(b) 因阿爾巴尼亞兵士越過希臘邊境而發生的二十八起事件:

			哨站號數	
一	第一號	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	十	Poutetsi
二	第三號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十二	Zoidis
三	第五號	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	十四	Alevizatos
四	第六號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	四	Tsolaki
五	第七號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	——	Sagiades
六	第九號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	九	Kanavis
七	第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	二	Ierotheos
八	第二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	一	Mavromatis
九	第二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一	Mavromatis
一〇	第二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	三十二及 三十三	
一一	第三十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Kalaris
一二	第三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		Kastanani
一三	第四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十四	Alivezato
一四	第四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十三	Skipis
一五	第四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	
一六	第四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十七	
一七	第五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	Ftelia
一八	第五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R5861)
一九	第六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N 0122)
二〇	第六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		Orimo

			哨站號數	
二一	第六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二二	第七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		Plikati
二三	第七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四	Tsolakis
二四	第七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	Mavromatis
二五	第二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		Ierotheos
二六	第二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	Mavromatis
二七	第一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五	Chourmoulis
二八	第三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十二	Zoidis

(c) 提及攻擊希臘邊境哨站的十六起事件:

			哨站號數	
一	第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十三	Skipi
二	第二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日	十二、十三 及十四	Skipi
三	第四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二十八	
四	第五十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三十一	
五	第五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十三	Skipis
六	第六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三十六	
七	第七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八	Leloudas
八	第七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八	Leloudas
九	第三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	八	Leloudas
一〇	第六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	十二	Zoidis
一一	第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一	Panagiotakis
一二	第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六	Leontokanazi
一三	第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十二	Zoidis
一四	第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	十二	Zoidis
一五	第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Tsolakis
一六	第二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十二	Zoidis

(d) 提及希臘游擊隊自阿爾巴尼亞越境進入希臘的事件十一起: 據說在兩起事件中, 該游擊隊向阿爾巴尼亞方面前進。

一	第四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	(Monopaulo)
二	第六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Kalyvia Papadima)
三	第七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	(Monopilo)
四	第七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	(Grande Prespa)
五	第七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Mali Madi)
六	第四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	(Skala)
七	第五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	(Voidomati)
八	第八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	(Ieropigi)
九	第十號		(Konitsa)
一〇	第二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	(Stika)
一一	第二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	(Trigonos, 向阿爾巴尼亞方面)

(e) 提及希臘游擊隊自阿爾巴尼亞越境進入希臘的事件有四起。其中一起提及掩護游擊隊進入希臘的企圖，另一起為與來自阿爾巴尼亞的三個人的衝突。

一 第三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R 7493)
二 第七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Pyrsojani)
三 第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八號哨站 Leloudas 企圖掩護匪幫進入)
四 第三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	(與來自阿爾巴尼亞的三人發生衝突)

(f) 提及偷竊的事件一起：

一 第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	(第十八號)
--------	------------	----------

(g) 提及希臘兵士與希臘游擊隊衝突的各種事件十起，此等事件與阿爾巴尼亞無關：阿爾巴尼亞兵士侮辱希臘兵士，阿爾巴尼亞公民企圖非法進入希臘時在邊境上被殺死；又一希臘公民在希臘境內被希臘兵士殺死。

一 第二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	與阿爾巴尼亞無關
二 第四十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	侮辱
三 第五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漁民被擄
四 第六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一日	希臘牧羊人 (Pontikates) 被擄，嗣獲釋
五 第九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與匪徒搏鬥
六 第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	與匪徒搏鬥
七 第二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與匪徒搏鬥
八 第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阿爾巴尼亞公民企圖越過邊境，遂被殺死
九 第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企圖越過邊境 (十六 Mavroniatis) 的公民被殺死或受傷 (第五號 Chourmouli)
一〇 第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582602)

附 錄 二

同樣事件，但所舉日期不同：

法 文 本	英 文 本
(一) 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
事 件	事 件
(二) 第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 第六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四日	第六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
(四) 第七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	第七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
(五) 第七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第七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
(六) 第三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三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七) 第二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二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
(八) 第二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	第二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
(九) 第二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〇) 第四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四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
(一一) 第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	第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二) 第五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第五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

七月間發生的事件，英文本謂係六月間發生：

法 文 本		英 文 本
(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第五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二)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	第五十六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
(三)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第五十八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
(四)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第五十九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
(五)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	第六十一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
(六)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第六十二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
(七)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第六十三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
(八)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六十四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九)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第五十七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一〇)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四日	第六十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
(一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六十五號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 錄 三

不同數字指同一地點：

法 文 本		英 文 本
(一) 一九四六年一月	第 二 號	(R 60655)
(二) 一九四六年二月	第 八 號	(R 690723)
(三) 一九四六年三月	第 十 號	(R 678824)
(四) 一九四六年三月	第 十 一 號	(R 486553)
(五) 一九四六年三月	第 十 四 號	(R 485685)
(六) 一九四六年四月	第 十 九 號	(R 830903)
(七) 第 八 頁	第二十三號	(R 3455)
(八) 第 九 頁	第二十五號	(R 483523)
(九) 第 九 頁	第二十五號	(R 231451)
(一〇) 第 九 頁	第二十六號	(R 926961)
(一一) 第 九 頁	第二十七號	(R 619882)
(一二) 第 十 頁	第二十七號	(R 65587)
(一三) 第 十 三 頁	第四十四號	(R 617863)
(一四) 第 十 四 頁	第四十七號	(R 119380)
(一五) 第 十 八 頁	第六十六號	(R 665895)
(一六) 第 十 九 頁	第七十二號	(105360)
(一七) 第 二 十 頁	第七十八號	(R 435531)
(一八) 第 二 十 一 頁	第 二 號	(R 555462)
(一九) 第 二 十 三 頁	第 十 一 號	(R 971059)
(二〇) 第 二 十 三 頁	第 十 三 號	(R 918990)
(二一) 第 二 十 七 頁	第 二 號	(N 123528)
(二二) 第 二 十 七 頁	第 二 號	(N 51500)

附 錄 四

方向上的差異，一種語文本稱係北方，另一種稱係南方：

法 文 本	英 文 本
(一)一九四六年二月第八號稱：Kastanani 之北	一九四六年二月第八號稱：Kastanani 之南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第十四——西南二，五〇〇公里	一九四六年三月第十四號——西北二，五〇〇公里
(三)第七頁第十七號——Pontikates 西北四公里	第十一頁第十八號——Pontikates 西南四公里
(四)第九頁第二十六號——該村西北五〇〇公尺	第十七頁第二十六號——該村東北五〇〇公尺
(五)第十七頁第六十一號——Komniades 北二公里	第二十一頁第六十一號——Komniades 東北二公里
(六)第十九頁第七十二號進入希臘	第二十三頁第七十二號進入阿爾巴尼亞
(七)第二十頁第七十八號——Sayades 西南三公里又五〇〇公尺	第二十四頁第七十八號——Sayades 西北三公里又五〇〇公尺
(八)第二十五頁第二十號——Konispoli 東南四公里五〇〇公尺	第二十九頁第二十號——Konispoli 東北四公里五〇〇公尺

附 錄 五

幾個例證：

法 文 本	英 文 本
第五頁：第十二號，哨站第十六號	第九頁：第十二號，哨站第一號
第六頁：第十四號——境境外一〇〇公尺	第十頁：第十四號——邊境外一，〇〇〇公尺
第七頁：第十八號——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零時十五分	第十一頁：第十八號——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零時四十五分
第八頁：第二十五號——二十四時二十分一巡邏隊	第十三頁：第二十四號——二十三時二十分一巡邏隊
第九頁：第二十五號，哨站第三十五號	第十三頁：第二十五號，哨站第三十三號
第十頁：第二十八號——是在三公里半	第十四頁：第二十八號——是在三十一公里
第十一頁：第三十五號——約五人之多	第十六頁：第三十五號——約六人之多
第十二頁：第三十九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四時三十分	第十六頁：第三十九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五時三十分
第十三頁：第四十四號——大約在一〇〇公尺	第十七頁：第四十三號——大約在七〇〇公尺
第十四頁：第四十六號——在五公里	第十八頁：第四十六號——在六公里
第十五頁：第五十四號——四十五分鐘後	第二十頁：第五十四號——二十五分鐘後
第十七頁：第六十三號——在十二時零分，一巡邏隊	第二十二頁：第六十二號——在十一時零分，一巡邏隊
第十八頁：第六十四號——在十時零分，一匪隊	第二十二頁：第六十四號——在十八時零分，一匪隊
第十八頁：第六十七號——在七時零五十分，一兵士，等等	第二十二頁：第六十七號——在七時三十分，一兵士，等等

D.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 A 節的 書面意見⁸

一. 第三頁稱：“II. 阿爾巴尼亞對於希臘所提控訴的辯訴。

“(a) 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反訴。

“阿爾巴尼亞政府在向安全理事會及調查團提出的一系列文件中，控訴希臘曾惹起一七二起邊境事件。”

現在阿爾巴尼亞政府控訴希臘惹起的事件不僅是一七二起，而且還有二〇一起，以及其他次要事件二十三起。爲了證實這種控訴，只須參閱向調查團提出的下列各項文件：

- (一) S/AC. 4/44A
- (二) S/AC. 4/44B
- (三) S/AC. 4/172
- (四) S/AC. 4/190
- (五) S/AC. 4/191
- (六) S/AC. 4/217
- (七) S/AC. 4/257

在第三章第三頁末了部分(二)下，關於一七二起事件的阿爾巴尼亞文件均經提及。但只有文件 S/AC. 4/44A 及 S/AC. 4/44B 與該一七二起事件有關，而(二)下所提及的其他文件係關於一九四七年內發生的事件。

二. 關於文件 S/AC. 4/W. 11/Rev. 2 第三、四、五各頁所載阿爾巴尼亞代表的論據，經察悉 S/AC. 4/W. 11/Rev. 1 中所載論據有兩項業經刪去，即：

(a) 第一點，強調邊境事件與希臘對阿爾巴尼亞所採帝國主義政策有理所當然的密切關係，等等。

(b) 第七點，論述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Hodgson 的報告書。我在前天致送閣下的一函中曾表示要改正文件 S/AC. 4/W. 11/Rev. 1 中所稱各節。現在我發現第七點已完全被刪去。阿爾巴尼亞政府十分重視這個文件，因爲這個文件清楚地證明希臘在阿爾巴尼亞邊境惹起事件；阿爾巴尼亞政府希望調查團也予該文件以應有的重視。茲隨函送上下述報告書的影本一件：“英

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B. M. M. /101/12——密件)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第十號定期政治報告書——Brigadier D. E. P. Hodgson, O. B. E. 及 Lieutenant Colonel C. A. S. Palmer 訪問南阿爾巴尼亞的報告書。”

有關調查團的各節業已於調查團在雅典舉行的第二十七次會議上提出(S/AC. 4/PV/27, 英文本第十三、十四及十五頁)。影本爲四張照相，顯示該報告書的五頁，及該報告書在英國各辦公處所分發的情形。我們深信這一次調查團將給予該報告書以應有的重視。

三. 關於第五點(S/AC. 4/W. 11/Rev. 2)，我在前日函中曾有所表示，茲力請閣下參閱我在該函中所稱各節。

四. S/AC. 4/W. 11/Rev. 2 第四頁(英文本)所載第六項論據中有如下一節：“調查團兩阿爾巴尼亞委員及阿爾巴尼亞聯絡員宣稱，等等……”

這裏有一個錯誤，想係出於手民，因爲向調查團等宣稱的是蘇聯代表、波蘭代表及阿爾巴尼亞聯絡員。

五. S/AC. 4/W. 11/Rev. 2 第六頁(英文本)載有如下一項陳述：“希臘兵士 Georgios CHRISTOJANIS 在該事件中受了傷並被俘虜，被拘留在阿爾巴尼亞一個營中。阿爾巴尼亞代表沒有把該兵士帶到調查隊，因爲他說不知道他們會就 Palamba 事件進行調查”。關於這一點，我注意到在這裏爲解釋阿爾巴尼亞代表爲何未把該兵士帶來所提出的理由並不完全。文件 S/AC. 4/SC. 2A/SR. 13 載有一切理由。該文件稱：

“Mr. WENDELEN 稱，他同意蘇聯代表的意見，也認爲應提供目睹的證人。這就是他要傳訊曾被阿爾巴尼亞人俘虜的希臘兵士的理由。

“Mr. HEBA 說，他不知道 Palamba 事件將由調查隊加以調查。該希臘兵士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一個營中；不過他的證言業經錄下，並提送調查團的主要機構。

“Mr. THEODOROPoulos 問阿爾巴尼亞代表：兵士 Mitsis 是否已被殺死而 Christojanis 仍健在。

“Mr. HEBA 作了正面的答覆。

“Mr. THEODOROPoulos 認爲阿爾巴尼亞代表不僅應把那個兵士交出來，作爲證人，而且應該把他遣送回國。

⁸ 文件 S/AC. 4/W. 18/Add. 2 (原件法文)。關於徵引報告書稿本部分，參閱文件 S/AC. 4/W. 11/Rev. 2。

“難道沒有必要考慮採取步驟或向調查團主要機構提出建議，俾使希臘境內被俘、現拘在阿爾巴尼亞的該俘虜獲得釋放？”

“主席要知道：不論在雅典方面或在底拉那方面，有否就這個問題作正式通信。

“Mr. THEODOROPoulos 說，由於希臘與阿爾巴尼亞無外交關係，所以關於這個問題無卷可稽。

“Mr. WENDELEN 着重指出一點：主要證人的缺席，殊堪遺憾。

“主席稱，調查團當然有權關心個別案件。他自己認為阿爾巴尼亞代表會就這個問題提供若干情報，並認為大可把此人傳來作證。

“Mr. HEBA 說，他不知道該兵士現被拘留在何營中，但如屬可能，他將於次日把他帶交調查隊，或帶至 Kakavia。”

這個決定是在 Filiates (在希臘境內)達成的。阿爾巴尼亞代表無法通知底拉那於次日把該兵士送交調查隊。翌日調查隊前往 Konispoli，阿爾巴尼亞代表即在該地以電話通知當局將該兵士帶至另一希臘兵士 Jorgo JOTAKIS 亦在等候的 Kakavia。他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在 Radat - Kakavia 被俘獲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要求駐在塞羅尼加的調查團傳訊該兵士，他的證言具載於文件 S/AC. 4/69 中。

調查隊在 Konispoli 時原須傳訊阿爾巴尼亞代表就 Chamouriotas 問題及 Likojan 事件召喚的二十餘名證人，及該隊在 Korche 時決定於 Konispoli 傳訊的其他兩證人。調查隊還須傳訊調查團所要求的五個證人，這和 Mehmet KOTSINAKO 向調查團所作陳述有關。在所有這些證人中，調查團只傳訊了十二人。當天該隊自 Konispoli 前往 Yanina。所以，該隊並未傳訊所有阿爾巴尼亞證人。該隊本擬前往 Kakavia-Radat 調查該地區的各事件，傳訊曾被俘虜的希臘兵士，結果却改往 Yanina 在沙板上研究這些事件。在這種工作情形下，顯然不可能召喚曾被俘虜的希臘兵士前來 Yanina，因調查隊已決定傳訊每一當事方面的兩個證人。經過這一番解釋後，我堅決主張舉出阿爾巴尼亞代表關於傳訊希臘兵士 CHRISTOYANNIS 的理由的一節，應予完全揭載。

六. S/AC. 4/W. 11/Rev. 2 第八頁(英文本)載有如下陳述：

“據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及十一月七日的事件與偷竊牲口有關；此等事件發生後，發現一個

阿爾巴尼亞農民死在他的田地上。”今阿爾巴尼亞官員 Faik LAMCE 聲稱：“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有希臘兵士二十名在第五十五及第五十六號碉堡之間的地帶竄入阿爾巴尼亞境內；他們抓住一個阿爾巴尼亞農民，並奪取了他的牛、馬、和驢各兩頭。三個月後，該人的屍體在他的田地上被發現。”所以該報告書若謂那個阿爾巴尼亞農民是被綁架的，三個月後發現他被殺死在他的田地上，則較為正確。

七. 第十一頁稱：“兵士 Georgios JOTAKIS 在事件發生過程中被俘後被拘留於阿爾巴尼亞境內；他未經帶交調查隊。”

他何以未經帶交調查團的理由，必須載明，我已經把這些理由列舉如上。

就第三章第三部分“關於業經調查團加以調查的邊境事件”而言，我想作如下補充：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在塞羅尼加向專家委員會提出了關於調查事件的具體要求 (S/AC. 469)，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所作要求中有以下數項：

- (a) 侵犯邊境對何方有利一點應往實地查明；
- (b) 水兵 PAPANIKOLAU 及 Thomas VOUCIS 應帶交調查團；
- (c) 在希臘人所造成的邊境事件中被我方俘獲的希臘俘虜應着令向調查團說老實話；
- (d) 下列各邊境地點應加視察，俾依據地勢查明在各地所發生的許多事件究係何方才能惹起：

- (i) Likojan (六起事件)
- (ii) Janjar (六起事件)
- (iii) Radat de Gjinokastr (十七起事件)
- (iv) Koshovica-Kakavija (六起事件)
- (v) Radat de Leskovika (三起事件)
- (vi) Vidova (五起事件)
- (vii) Ponciara (三起事件)
- (viii) Trestenik (六起事件)

所以有一個機會可以調查邊境上八處地點所發生的五十二起事件。我們又要求傳訊五個證人，其中兩人由調查團傳訊，兩人由視察邊境的調查隊傳訊。調查隊到達各地時，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當如以往將等待傳訊的其他證人開單具報。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調查團通過了第一A隊的路程。

依據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提議，經決定調查下列各事件：

- (a) Trestenik
- (b) Radat de Leskovika
- (c) Radat de Gjinokastr
- (d) Likojan

依據希臘代表團的提議，經決定調查下列各事件：

- (a) Sajada
- (b) Kakavija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提議調查八個地點，經決定調查的只有四個，但第一 A 隊在 Korche 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決定放棄調查 Radat de Leskovika 事件。所以在八項請求中，只有三個地點經加調查。希臘方面要求調查兩個地點，經予照辦。

但經着重指出：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所要求的是實地調查，並察看地勢。但在經提請實地調查的五個地點中，調查隊只視察了 Trestenik，並在其地察看了形勢，然後回到 Korche 傳訊證人。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提出地勢作為佐證其說的一種論據。但關於這一點，調查隊以無足夠時間為藉口，未予調查。

(一) Trestenik 事件

關於這些事件，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要求傳訊十九個證人 (S/AC. 4/SC. 2A/14)，後來經調查隊的請求，人數減為八個 (S/AC. 4/SC. 2A/14/Rev. 1)。調查隊只在這八個證人中傳訊了四個。

調查隊因視察 Trestenik 之便乃得傳訊阿爾巴尼亞國民軍中尉 Gaqo MBORJA。這個軍官述及該邊境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他提請調查隊注意希臘方面所據有富戰略價值的位置。依據國際邊境條例，遇有邊境事件發生時，應草擬速記紀錄，但因 Trestenik 事件沒有是項紀錄，所以有人企圖將之擱置不論，在當事一方認為自身與當事他方處於戰爭狀態時候，這種速記紀錄便不可能草擬。這種事件不是希臘方面偶然惹起的，而是不斷惹起的；希臘方面認為與阿爾巴尼亞處於戰爭狀態 (S/AC. 4/SC. 2A/43)。

(二) 在 Korche 傳訊的阿爾巴尼亞證人

- (a) Tefik SHERIF

證人清楚地指出希臘人自希臘邊境向田中的阿爾巴尼亞農民射擊，殺死了他的兄弟 Moustafa

Sherif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事件)。當後者被擊殺時，該證人在他兄弟的身旁。他說他的兄弟被殺死時的所在地距離邊境一，〇〇〇公尺。他又說槍彈來自三個方向 (S/AC. 4/SC. 2A/SR. 9)。

- (b) Irfan RAMADAN

他證實 Moustafa Sherif 死亡時的情景。他是一個目擊的證人。他說起初槍彈來自兩個方向，後來增為三個方向。他着重指出射擊來自比他們高的地方，而希臘人所占據的位置比他們高許多。在希臘人所惹起的 Trestenik 地區若干事件中，他是一個目擊的證人 (S/AC. 4/SC. 2A/SR. 9)。

- (c) Hajdin QERIN

他證實 Moustafa Sherif 被希臘人殺死的事件及八月十日的事件。希臘人須對這些事件負責。該證人並稱，許多村人受害於希臘人的挑釁行為，因為他們不能自由自在地耕作，也不能在接近邊境的森林中伐木 (S/AC. 4/SC. 2A/SR. 9)。

- (d) Nexhip RUSTEM

他是若干事件的一個目擊證人，特別是七月十二日 Moustafa Sherif 被殺的事件。他於答覆詢問時稱，村人於前往田地工作時並未攜帶武器。

(三) Trestenik 事件中的希臘證人

- (a) Georgios GANTZOS

他未經傳訊即被遣去，因為他對於 Trestenik 事件毫無所知。但這證明他曾被預教提出足使各方懷疑阿爾巴尼亞關於 Trestenik 事件的出版物的供證。不過預教欠佳，所以他並沒有達成所負的任務 (S/AC. 4/SC. 2A/SR. 9)。

- (b) Georgios DIMOPOULOS

以“希臘邊境事件”為題的希臘白皮書所提及的事實和這個證人所作供證之間有極大的矛盾；該證人說，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兵士向希臘人射擊。白皮書稱，“兩個阿爾巴尼亞游擊隊隊員於交綏後逸去。”該證人稱，他不知道有多少阿爾巴尼亞兵士在開槍，因為他們在壕溝中，所以看不見。白皮書稱：“可是一個約有十八人的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向兵士們開火，並阻止他們移運那個受傷的人。”證人便是那個受傷的人，但他絕未提及此事 (S/AC. 4/SC. 2A/SR. 9)。

(四) Kakavia-Radat 事件

證人等在 Yanina 於沙盤前作證。經決定應傳訊雙方證人各兩名。

阿爾巴尼亞證人：

(a) Tsami NIKOLAO

他力言希臘方面在 Radat 地區作製造事件的準備(自六月二十五日起)。他又着重指出希臘人進入了阿爾巴尼亞。一個被殺死的希臘士兵葬在阿爾巴尼亞。另一人被捕(Jorgo Jotaquis)(S/AC.4/SC.2A/SR.20)。

(b) Mestan RAMADAN

他是一個目擊的證人。他述及七月二、三、五及七日在 Radat 發生的各事件。他力言在這些事件中希臘人屢次進入了阿爾巴尼亞。

在聽詢中希臘代表團提出了一個軍帽，據他們說，那是屬於被殺死的阿爾巴尼亞兵士的。但這是一件伎倆笨拙的贗物。該帽有一顆六角星，而阿爾巴尼亞國軍所佩帶的徽章却是五角星。再者，阿爾巴尼亞兵士和被殺死的希臘兵士原應葬在希臘。但這兩人(阿爾巴尼亞人及希臘人)的屍體却葬在阿爾巴尼亞。這證明他們是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被殺死的(S/AC.4/SC.2A/SR.9)。

希臘證人：

(a) Evangelos KONTOGEORGIOS

關於該事件發生的時間，這個證人的陳述和希臘白皮書所稱一節之間有矛盾。白皮書稱，在這一事件中，阿爾巴尼亞人所用的是蘇聯製的來福槍，而該證人絕未說及這一類的話。彈藥筒被提出來了，據說是在當場找到的，但經察悉這種彈藥筒常可找到，乃是若干國家為多種槍枝所採用的彈藥筒(S/AC.4/SC.2A/SR.20)。

(b) Alexis DEMAGEORGIOS

該證人提及九月十三日事件。他說據告企圖進入希臘的是阿爾巴尼亞人，游擊隊隊員，等等。他沒有指出這事件發生的準確時間。希臘白皮書又提及進入希臘的二十五個阿爾巴尼亞匪徒。但該證人對於此等情事，全不知悉(S/AC.4/SC.2A/SR.20)。

(五) Likojan 事件

調查團沒有視察這個地方。調查隊收到由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交出的一張八個證人的名單。但這些

證人中只有兩人在 Konispoli 被傳訊；還有一個阿爾巴尼亞陸軍軍官 Faik LAMCE 也經傳訊，他向調查隊就在 Likojan 發生的各事件作了一次詳細的陳述。

(a) Faik LAMCE, 阿爾巴尼亞軍官

該證人稱，希臘方面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及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十月十六日實施攻擊的。他着重指出希臘方面所佔據的有利位置(S/AC.4/SC.2A/SR.17)。

(b) Madan BALANI

他證實希臘方面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及十一月十七日實施攻擊。目擊證人(S/AC.4/SC.2A/SR.17)。

(c) Koro HAJRI

牧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事件的目擊證人；其時他正在牧羊，有四個希臘兵士進入阿爾巴尼亞行至他身邊和他說話。那時是傍晚。他向那些希臘人開槍射擊(參閱S/AC.4/SC.2A/SR.17)。

希臘證人：

(a) Thomas STEFANOS

他的陳述和以“希臘邊境事件”為題的希臘白皮書所述及的十一月一日的事件之間有不符之處。該證人稱該事件是在〇八、〇〇時開始的。白皮書稱它是在一四、三〇時開始的。證人所指的是第六十七號碉堡，而白皮書謂係第六十六號碉堡。證人及第一A隊中的希臘聯絡員提及在該事件中被俘虜的阿爾巴尼亞兵士 Seferi，但白皮書並沒有提到他。白皮書中的說法完全不同。這是因為希臘方面按照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就此事件向調查團提出的供證而預教其證人，卻沒有查閱他們的(希臘)白皮書。

該證人在調查隊前變得糊裏糊塗。有一次他說：“三個阿爾巴尼亞兵士進至希臘邊境哨站”，另一次他說該阿爾巴尼亞兵士是在邊界線上(S/AC.4/SC.2A/SR.14)。

(b) Joannis CHARITOS

他在向調查隊所作供證中說：“當他們(兵士)聽到射擊的時候，他們都離開了壕溝。他們看見在對着他們的一個碉堡中有三個阿爾巴尼亞兵士向他們射擊。其中一個阿爾巴尼亞人不能回去，遂被俘虜。”但此節絕未顯示阿爾巴尼亞人進入了希臘的事實。

像前一個證人一樣，他提及十一月三日該地區所發生的事件。但希臘白皮書未提及該日在該地區發生了一事件。白皮書提到六月二日所發生的一件事。該證人稱，八個阿爾巴尼亞人進至邊境；白皮書說有六個阿爾巴尼亞人；後來該證人又說有七個（S/AC. 4/SC. 2A/SR. 14）。

（六） Sayada 事件

希臘軍官 Lieutenant-Colonel Stanopoulos ATHANASSIOS 詳細地敘述了十月二十一日的事件。這就是當我們獲悉該事件是 Palamba 事件的時候。

希臘證人：

（a） Phillipos SOURVINOS

兵士。目擊證人。他說十月二十一日晨，他們派一巡邏隊前往一小型瞭望哨站察看“敵人”正在做些什麼。所以它是一個戰爭巡邏隊。這個巡邏隊，一如任何其他戰爭巡邏隊，應已進入“敵人”或阿爾巴尼亞境內，這一點是很可瞭解的。這事業經我們的陳述予以證實。該事件開始發生時，證人並不在場，所以他不知道實情如何（S/AC. 4/SC. 2A/SR. 13）。

（b） Joannis KATSARIS

他是一個被派往阿爾巴尼亞接收俘虜的老人。他聽說希臘兵士沒有進入阿爾巴尼亞（S/AC. 4/SC. 2A/SR. 13）。

（c） Joannis SAKAS

他說他聽到射擊聲時，立即轉向邊境，看到全部事態：他看見阿爾巴尼亞人進入了希臘境內約有六至八公尺之深，雖然他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大約有六〇〇公尺。這似乎是很不可能的事。他本人證實這一點；他說在這事件以前，無任何重要事件發生。在這種情形下，他為什麼轉向邊境而不轉向任何其他方面？那個地區以前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件，他沒有朝向邊境張望的必要。調查隊沒有前往就地察看形勢，親自查明這些捏造的陳述究有多少真實性（S/AC. 4/SC. 2A/SR. 13）。

（d） Ilias LENIS

他和前一證人所說的不同。他說，村中四平民前往事件發生地點，而另一人則謂有三十四個平民前往。一如前一證人，此人也從遠處看到阿爾巴尼亞人進入希臘境內約有五至六公尺之深。這是很荒謬的（S/AC. 4/SC. 2A/SR. 13）。

一般言之，在十個希臘證人就邊境事件所作的陳述中，我們察及十分嚴重的矛盾，特別是和以“希臘邊境事件”為題的希臘白皮書比較起來的時候；這又充分證明他們的陳述是十分沒有價值的。這些陳述顯然是根據阿爾巴尼亞方面就邊境事件向調查團提出的材料而特地準備的，且沒有參考希臘白皮書。八個阿爾巴尼亞證人十分同意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調查團提出關於這些事件的書面陳述。我們的證人——質樸的農民和兵士——清楚地說出他們所看到的和所遭遇到的是什麼。

希臘證人對於事實的陳述每次不同。阿爾巴尼亞人從未如此。

調查隊中的希臘聯絡員提出了該四起事件（Trestenik, Kakavia-Radat, Likojan 及 Sayada）中的證人，但每一次他們的陳述總引起嚴重的懷疑。

我們根據這一切得到如下結論：在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處所進行的調查對於希臘產生了消極的效果。

相反地，我們在證人協助下業已證明我們的說法是正確的而且這些事件應由希臘負責。這種說法復經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提出的其他論據所證實，而希臘方面却沒有提出此種論據，來支持他們自己對於這些事件的說法。他們所用證實其控訴的唯一手段——證人——業已失敗。

我已開列一張清單顯示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請求與就此事所採行動之間的不相應的情形。和這張清單並列在一起的，還有一張希臘請求的清單，及對於該項請求所採的行動。

阿爾巴尼亞

請求調查的事件	8
業經調查的事件	3
請求傳訊的證人	32
業經傳訊的證人	8

希臘

請求調查的事件	2
業經調查的事件	2
請求傳訊的證人	22
業經傳訊的證人	10

E.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的書面意見⁹

調查團在希臘工作期間，對於英國在希臘境內滋擾情事中的重要性、英國對於希臘內政的干涉及英國軍隊對於希臘內部情勢應負的責任，屢經深刻印象。

二月七日調查團在雅典舉行的第十二次會議中我曾作如下陳述：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反對在希臘成立人民政府的希臘反動力量，在英國軍事力量——就是今日，這種力量在希臘境內存在，也構成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支援之下，在該國發動內戰”（S/AC. 4/PV/12）。

二月十日調查團在雅典舉行的第十六次會議中，我說過如下一段話：

“所以英國軍隊駐留在盟國之一的希臘境內，不僅危及希臘人民，而且也危及所有其他巴爾幹民族。”

保加利亞代表也就同一問題發言：

“如果英國軍隊駐留在希臘境內的動機是為了必須支援一個和大部分希臘人民衝突的政權，並以武力把這個政權強加於希臘人民身上，那末斷不能認為這些軍隊是以緩靖和調解為任務”（S/AC. 4/PV/27）。

南斯拉夫代表着重指出英國駐希臘軍隊的無理干涉行為的特定事例後，說：

“因此，這些因素的消滅，實為解決調查團主要職務的關鍵……”（S/AC. 4/PV/20）。

應該注意的一點是：這些陳述發表後接着還有其他許多陳述，及無數函件及備忘錄，這一切都宣布英聯王國對希臘內部糾紛的責任。因此英國對於希臘現狀的影響業經證實。所以，我認為在第五章中提及英國對希臘內戰的責任是必要的。

我要着重指出：“各證人向調查團所作證言，及調查團所收到的函件及備忘錄，都載有如此重要的判斷，認為英國的影響實為造成希臘內戰現狀的基本原因。”各方十分重要地指出英國軍隊所擔負的任務，這些軍隊被稱為“佔領軍”或“第二次佔領”。還有若干具體事例，顯示英國軍隊和政府部隊通謀合作，對付希臘民主份子，以及英國方面以武器供給右翼隊伍的事例。

⁹ 文件 S/AC. 4/W. 8/Add. 4（原件法文）。關於徵引報告書簡本部分，參閱文件 S/AC. 4/W. 16/Rev. 3。

（一）民族解放陣線發言人稱：

“造成希臘現狀的基本原因為英國在政治上對我國的干涉，這種干涉已經達到完全摧毀我國家獨立的地步……。現今的情況主要應由英國的政策負責。希臘解放後，英國的武裝干涉使繼任政府得掌握政權。英國須對三月三十一日的選舉妙計負責，因為它堅持要在那一天舉行選舉。它須對全民表決及喬治王的復位負責。

“英國佔領軍自希臘撤退實為希臘實現和解的第一先決條件。”

（二）社會黨(ELD)發言人說：

“希臘政權須對希臘境內滋擾局面負責之說，並非意謂人們應該忽視外國責任的因素。今日局面應由某一外國負責乃是無可懷疑的。英國因素……。英國軍隊駐留在一個並非敵國、因此也不是被佔領國的國家，實在不容易說得過去……。

“我們的政策的要旨是：希臘適用雅爾他協定及外國軍隊撤離希臘。”

（三）左翼自由黨發言人稱：

“在英國目睹和贊許下，Varkiza 條約被破壞了……。

“……我們要求停止流血，並要求英國軍隊及調查團立即撤退”（S/AC. 4/IV/31）。

（四）青年組織(EPON)發言人宣稱：

“游擊隊的產生是保衛民主公民對抗法西斯權力及暴政的唯一辦法……。這就是在英國佔領下具有一個法西斯政權的我國正在發生的事態。我國獨立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就是英國軍隊撤退。”

（五）希臘民主軍隊司令員 General MARKOS 在其備忘錄中稱：

“英國在各方面協助君主法西斯份子廢棄 Varkiza 條約。”

（六）證人 PAPAYANIS 稱(S/AC. 4/SC. 3/6)：

“以武力庇護君主法西斯份子的行動的英國軍隊必須離開希臘。”

（七）證人 TERZOGLU 於解釋希臘境內的情況時稱（S/AC. 4/SC. 2/PV/25）：

“希臘的現狀是英國以精神及物質援助給予希臘的結果。”

（八）證人 ZOGAS 稱(S/AC. 4/SC. 2/PV/25)：

“英國須對現狀負責。他們組織了SEA，憲兵，等等。”

(九) 由希臘政府傳喚的證人 ZAHOS 向第一A隊稱(S/AC.4/SC.2A/PV/12)：

“英國軍隊的駐留希臘，是我們不能容忍的另一件事，因為就我們而言，它是第二個佔領軍而且我們至今仍認為如此。這就是使我們決定參加游擊隊的原因。”

英國軍隊與希臘政府通謀合作對付民主人民的具體事例可在文件中及各方向調查團提出的供證中找到。

I. 證人 Anesti SIRIDPOULLOS 稱(S/AC.4/SC.8/PV/2)：

“一九四五年三月，英國人和君主法西斯份子進入了 Notia 村，逮捕所有男性居民，加以鞭打；把他們趕到亞特(Ardea)後，復加以鞭打。”

II. 證人 N. GOULTSIKOS 說(S/AC.4/PV S7C)：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英國人進入了我們的 Karadzone 區的 Prodomos 和 Neromylos 村……英國人殺死了 Prodomos 村的 Michael Chandzimitios，並鞭打所見到的路人。”

III. 左翼自由黨的發言人聲稱：

“英國人足跡所到之處，即發生暴力統治。就在這個時候，右翼匪徒出現了(Sourlas, Vourlakis, Manganos, 等等)。”

IV.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載有關於右翼領袖及隊伍的如下一節：

“他們的隊伍從來沒有被解散，而且他們有系統地迫害人民。今天他們正式指揮這些隊伍，這些隊伍有全副武裝，穿着憲兵的制服，並有英國人供給他們的軍事配備。”

V.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 Florina 部的備忘錄(S/AC.4/SC.2A/37, 第二十七號, 英文本第三頁)稱：

“Varkiza 條約成立後，英國軍隊以大量協助給予各省政府當局；這些軍隊幫助他們解散地方組織並迫害民主份子。

“英國軍隊和希臘政府軍隊共同佔領了希臘共產黨區域委員會的辦公處所，劫掠了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俱樂部，並縱火焚燒為紀念參加抵抗運動者而建立的紀念物。他們在 Anynteon 劫掠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組織的辦公處所，逮捕該組織的地方人員，並殺死孕婦 Guesca。英國人又佔據了 Vevi 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辦公處所。一九四五年夏，他

們砲轟 Valto，並對被迫害的民主公民進行清除工作。

“英國副領事 Mr. Hill 逮捕了所有 baliste 和塞爾維亞秘密國防隊隊員(通敵國賊)，並把他們交給國家的密探；這些密探叫他們作接近邊境各村鎮的守夜人。”

主席先生，我請你訓令第二起草委員會考慮此函的內容，並在第四章中增添一節，聲明希臘內戰應由英國負責。

F. 關於第二編第五章的書面意見¹⁰

一. 論述阿爾巴尼亞所提控訴的第一頁稱：

“……希臘認為事實上與阿爾巴尼亞處於戰爭狀態；希臘的目的在襲取 Epirus 的北部，並毀滅阿爾巴尼亞國家。”據我的意見，這一段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調查團所作口頭及書面陳述的原文不符。我曾十分肯定地說，希臘認為它和阿爾巴尼亞處於戰爭狀態，而不是“事實上”和阿爾巴尼亞“處於戰爭狀態”。我又說，希臘的目的在襲取屬於阿爾巴尼亞的領土，而不是說它的目的在襲取 Epirus 的北部。

二. 第一頁又稱：

“關於這一點，他(阿爾巴尼亞聯絡員)說：‘我把侵犯邊境問題視為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所發動的一系列其他挑釁情事的一部分，來加以處理，因為這些邊境侵犯情事應列入一系列事件的範圍內，而且本身並不構成一個單獨問題。(S/AC.4/PV/15, 英文本第十二頁)。但在文件 S/AC.4/PV/15(法文原文第十三頁)中，我就這一點說：

“我在演說詞的第一部份中着重指出一點：在我國邊境惹起事件一舉，只對希臘有利。我提出這個邊境挑釁問題，作為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完整與獨立所發動的一切挑釁情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不能視為而一個問題處理。’”

三. 第二頁(S/AC.4/W.12/Rev.2)稱：

“在同一陳述中，阿爾巴尼亞聯絡員引述被阿爾巴尼亞方面俘虜的另一希臘兵士 Jorgo Kotojami 的供詞中的如下一節：‘我們奉命經常留意新的藉口，以便向阿爾巴尼亞方面挑釁’(S/AC.4/44A, 英文本第十四頁)。

¹⁰ 文件 S/AC.4/W.18/Add.5 (原件法文)。關於徵引報告書稿本部分，參閱文件 S/AC.4/W.12/Rev.2。

這個希臘兵士的名字實為 Jorgo Jotakis，而不是 Jorgo Kotojami。

四. 在同一頁上，緊接着上述一節又提及一個被俘虜的希臘兵士，他也被稱為 Jorgo Kotojami。其實這個兵士的名字是 Jorgo Kristojanis。

五. 又在第二頁上，於關於 Emmanuel PANIKOLAU 及 Thomas VOUCIS 兩希臘水兵的陳述一句的終了處，文件 S/AC. 4/PV/27 的第十至第十四頁（英文本）應予添入。

六. 第三頁（S/AC. 4/W. 12. R. 2）第二段稱：“三月十四日，阿爾巴尼亞聯絡員向該組提出的四個阿爾巴尼亞農業勞工就各事件作了供證。Tefik SHERIF 稱，他的兄弟被一個希臘人開槍打死。”

這裏應該強調的一點是：不僅 Tefik Sherif 就他的兄弟被暗殺一事作了供證，而且所有四個證人都證實他的陳述。

七. 第三頁末尾提及第二個證人 Madan BALANI 處應增列一點：被希臘兵士所綁架的那個人（Ferhat Hyso）的屍體，於三個月後在他被擄去的同一田地上被發現了。又，關於第三個證人，應添列一句：該證人聲稱，十一月七日夜間他正在牧羊的時候，為希臘人所攻擊（S/AC. 4/SC. 2. 1/SR. 17）。

就論述“希臘通敵國賊所受寬待及此等通敵國賊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所從事的顛覆活動”的第六章第二點而言，我想表示如下意見：

關於支持控訴希臘庇護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的各項陳述的供證：

（一）文件 S/AC. 4/W. 12/Rev. 2 第六頁提及據說曾在塞羅尼加拍過照的十九名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的名單。S/AC. 4/44 的附件又載有這些戰爭罪犯的名單及他們的照相。這證明他們在塞羅尼加各處任意來往。

（二）第七頁載有阿爾巴尼亞聯絡員提出的以前活動的清單，但還須增添一點：這些活動業經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予以證實。同時，（b）點的措辭應更求明確，讀如下：“Aluch Leshanake，關於他在德國佔領期間的職司：他是 Albasani 憲兵隊隊長；又（c）點中證人的姓名應為 Prenk Previsis，而非 Bervits。（d）點關於 Abaz Ermeni 一節中應添列如下資料：附敵國賊組織 Balli

Kombetar（在文件 S/AC. 2/PV/2，英文本第二十七頁至第二十九頁中，Abaz Ermeni 證實 Balli Kombetar 曾依附德國人）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論述支持控訴希臘偏袒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的供證的第六章中：關於徵引 Rizospastis 報中一節，我察悉該項摘引有欠正確，而我們在文件 S/AC. 4/PV/13，英文本第八頁上發現如下節：

“他們到達後，官方當局立即以 Syros 的最大房屋供彼等使用：屬於後備軍官的房屋。該大廈裝置了電燈，可是學校倒設在平常的住屋內，Syros 鎮的三分之二地區卻沒有電燈。

在第六章論述支持控訴希臘力促戰爭罪犯及通敵國賊共謀對抗阿爾巴尼亞政府的供證一節中，應添列如下句：

一. 我們第九頁上閱及：“依據聯絡員的說法，Ditar KURTEZI 曾稱，在其審判中，他曾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等等，……。”

我認為這一點殊不公平，因為 Muharem Feim BOSHANKI 向法庭聲稱：“Ditar Kurtazi 告訴我說，英國軍隊不久即將前來阿爾巴尼亞，同來的還有現在希臘境內的阿爾巴尼亞人及希臘軍隊。他們是來推翻現政府的。我們必須組織游擊隊，藉以準備這種作戰並幫助他們”（S/AC. 4/PV/13，英文本第十六頁）。

二. 第九頁論述戰爭罪犯 Dule Alarupi 的如下一段中應添列一句：他是在十分接近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交界處的地點被殺死的（S/AC. 4/PV/13，英文本第十七頁，及附件第十三號）。

三. 我們第九頁上閱及：“阿爾巴尼亞聯絡員……類似的分隊被 Mousqitis 派往希臘。”此處應增列如下句：“科府要塞司令 Lieutenant Colonel Mousqitis。”

G.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¹¹

關於第一章甲段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控告，除各證人向希臘當局或調查團所作的陳述外，別無其他佐證。鑒於各項控告關係重大，這一點是值得注

¹¹ 文件 S/AC. 4/PV/85，第二編（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草案各點參見文件 S/VC. 4/W. 10/Rev. 2。

意的。在一方面據希臘政府稱，這些控告可能充分說明希臘國內的騷亂情況，但在另一方面，唯一提供的證據就是各證人的陳述，由此可見希臘方面的控告和所提的證據距離如何之遠；此外，又明顯可見這些控告的價值是如何微少，而偽造證據越多則控告的內容也越見薄弱。

希臘政府爲了掩飾希臘國內騷亂情況的真正原因遂向鄰國提出控告，隨便提出毫無根據的控告的政策——希臘政府所用的政策——在希臘國內和國外同時反映出來。希臘國內無辜人民遭受驅逐出境、拘捕或以構虛罪狀宣判者不知多少，這種毫無根據的控告的政策亦用來攻擊國內的民主組織。同樣的政策也用於外交上。希臘當局把在國內捏造罪狀的經驗應用到國外事件上自是用不着說的事。關於這一方面應予補充的是這種控告是對北鄰各國採行侵略政策的一種手段而在國內則藉以防止人民參加希臘民主運動并把這個運動詆爲有敵意的舶來品。在國內，當局以雙管齊下的手段——一方面直接攻擊而另一方面則用逐漸使之孤立的方法——去嚴禁民主的表現；在國外，此項政策則採取經常對巴爾幹各民主國家攻擊的方式。爲使攻擊收效（採用對巴爾幹其他三國攻擊的方式）起見，希臘的統治者必須捏造支持的證據。這樣一來我們要有希臘方面各證人一連串的供詞，可是這就是各項控告的唯一證據了。現在調查既已結束，如果我們仔細審查希臘政府所提的控告和各項證據，又與大量證據所顯示的事實真相作一比較，即容易看得出希臘方面所稱各節實毫無價值可言。

假如我們把希臘的證據或者比較確切地說希臘方面的證人加以審查，希臘控告之無價值更屬明顯。

各證人和其陳述的價值均有極顯著的特徵：

(a) 希臘方面所舉證人都未出示身份。關於這一點，在取證人作證時即有重大懷疑發生。調查團甚至要下令調查以便確定證人 VELIANIDIS 的身份（S/AC.4/PV/40）。

(b) 假如審查調查團在傳訊希臘方面證人過程中的工作，便可見各證人在事先都曾受當局的指示，以當局之意旨爲意旨。這些證人都是等候審判的犯人或者是業經宣判死刑的人們，他們的性命能否保存完全要看他們在調查團面前作證的態度而定。有些人在作證的時候說了應說的話便保全了性命；亦有因此而恢復自由的。譬如我們審查證人

VALTADOROS 的口供便見有這樣的話：“和我同時被判死刑的有四人。”

繼而又說：“他們（這些人）都已被執行死刑。”

“我相信當局把我保留的目的是要我向諸位提出反對鄰國的供詞。”

他又說：

“現在到底是那一月了？我記不清楚其他各人是在那一月被處決的。剛才我記得好像是在十月，可是現在想來好像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那時希臘政府正在用強索和捏造的手段去蒐集供詞來支持在十二月提出的抗議。這一點明顯地指出希臘統治者在選擇證人陳述時所用的程序。（S/AC.4/PV/36）。

凡經審判或宣判死刑的人如果答應作偽證的都不處死，而那些不肯扯謊，換句話說，即不肯要希臘政府的把戲的人就被處決。我們又有證人 Stavros KENTROS 和 Nikolaos TSIPIS 的例子爲證。這兩證人是屬於某一游擊隊，其隊員中有 Nassis, Leonidas Raptis, Koculidhis, Beshos, Djofou, Djoupi, Julas, Vlahos 和 Caras 等人。Stavros Kentros, Tsipis, Raptis, Koculidhis, Beshos, Djofou, Djoupi, Julas, Vlahos 和 Caras 全都落在希臘當局手中。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和九月間 Yanina 一地曾成立一法庭來審判這許多人犯。關於這一點，本人在雅典第二十七次會議中曾就 Yanina 某報登載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 Leonidas RAPTIS 在 Yanina 軍事法庭的發言擇讀其中一段爲例。他說被控罪狀未說他曾在阿爾巴尼亞并受軍火接濟等等。現在把有關的一段對話錄載如次：

RAPTIS：“主席，各位法官和檢察官，本人被控有如下罪狀：

- “一． 我們曾組織武裝隊伍；
- “二． 我們曾襲擊 Korofilaquie de Grameno 哨站；
- “三． 我們曾和 Korofilaquie 各部隊作戰；
- “四． 我們擁有武器。

“昨日和今日，在審判的整個過程中發生了很離奇的情形，即犯人不是爲被控罪狀而申辯反而要對付其他百分之百言過其實無中生有的捏造罪名例如受阿爾巴尼亞方面接濟武器，殺害 Negradhe 的 Korofilaquie 居民和我們之中有俄羅斯人一名等等。”

“法庭庭長當即說：‘犯人，這些話都未曾說過。’”

“Leonidas Raptis 答稱：‘主席先生：證人 M. Ficio(憲兵隊長)確曾如此說并且提及塞爾比，保加利亞和俄羅斯人。’”

關於 Raptis 審判最重要的一點是法庭庭長說到 Raptis 所指為言過其實的罪名時竟然說“犯人，這些話都未曾說過。”試問這些罪名既然經 Raptis 指為言過其實，KENTROS 和 TSIPIS 如何能說是真的而加以接受？

這很容易解釋的：RAPTIS 是被處決了而 KENTROS 則被釋放。關於這一點，Kentros 說他被監禁後即曾有大赦令，因此他未經審判。在文件 S/AC.4/PV/27（英文本第九頁），本人曾指出對阿爾巴尼亞的兇惡控告不僅為 Raptis 所反駁而且被同一團體的其他被控人員如 Koculidhis, Beshos, Djofou, Djoupi, Julas 和受傷的 Vlahos 及 Caras 兩人所否認。關於這一點，證人 TSIPIS 又說據他所知 Raptis 他說從未曾到過阿爾巴尼亞而其他七人亦未曾去過阿爾巴尼亞。

此外又有證人 BOBTSIS 的一例。此人曾被判死刑又曾以書面請調查團准其陳述政府的恐怖行為。可是等他被傳至調查團作證時竟說相反的話可見他是受到壓迫的。

(c) 希臘政府所推舉的證人有些是投機者。代希臘政府作偽證非但能獲釋放且可受希臘政府的保護。

(d) 若干在希臘陸軍情報局工作的希臘證人除作偽證而外，事實上什麼事都幹得出的，試以證人 ZAFIRIS 為例。當時 Zafiris 被令出示身份證，他竟把陸軍總部頒發的一項文件提出。這項文件上說：

“備考：Georgios Zafiris，父名 Farmalis，Liko de Filiates 鄉人，為本市臨時居民。該文件係專供與雅典警察聯絡之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雅典簽發。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廳主任(簽署)第 33.614 號……”

(e) 證人中有些人除作偽證而外更是無所不為的。他們是罪犯。我們祇要舉 Llazaros TSAOUSSIS 和 Anastasios PORTOULAS 兩證人為例便夠了。這兩人是和三月二十日前任部長和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 Zevgos 在 Salonika 被刺事件有關。

(f) 按調查團接到的許多文件證實（見證人 VALTADOROS 一案 S/AC.4/SC.1/1）希臘證人中有不少曾受精神和肉體上的虐待。經希臘政府傳喚的證人 Thomas ZAHOS 說他曾被逼在第三者代作的供詞上簽字。

(g) 希臘證人中亦有戰爭罪犯和普通竊犯。

茲舉數案，以資說明：

一。證人 Mehmed Karafili KOTSINAKO 是一個從事各種曖昧勾當的人，在某次犯罪之際曾經當局當場捕獲但後越獄潛逃。（見提交調查團的文件 S/AC.4/212，特別是檢察長簽發的拘票（影印本）指該員貪污瀆職。並閱文件 S/AC.4/167 及 S/AC.4/PV/54-2）。

二。證人 Halil Celik DOKO 原為阿爾巴尼亞陸軍的逃兵。素知為不良份子和竊犯且係無惡不作的人。該犯曾經當局拘捕但事後越獄潛逃。在阿爾巴尼亞被德軍佔領期間，該犯和一幫歹徒曾替德軍工作（S/AC.4/PV/54 及 S/AC.4/167）。

題為“支持希臘呼籲之證據”白皮書中有曾於義大利佔領時代於法西斯民團服役的 Kol Bib DODA 所作的陳述。該員其後又在義大利佔領時代法西斯黨部長 Kol Bib Mirakaj 之下供職。該員素以掠奪民產著稱（見向調查團提出的文件 S/AC.4/167）。

在同一白皮書中，有曾在義大利佔領時代於法西斯民團服務的 Rakip MUCCO 的陳述。

我們顯然可見這些人什麼話都會說的。他們以往的行為都是反阿爾巴尼亞的，因此任何背叛祖國的行為他們都隨時做得出。

(h) 調查團到達希臘以後，有幾個希臘證人向希臘當局提供新的證據一事足以證明希臘政府為了本身利益計事先曾對這一批證人預教一番。

一。按文件 S/AC.4/PV/34（英文本）第二頁中載稱證人 KONTOPANOS 於二月二十六日曾謂：

“本人不斷被請提出解釋故在二月以前曾提出若干。”

在同文件(英文本)第六頁中，Kontopanos 又說：

“調查團抵達以後，換句話說即在二月間，本人被請對若干點加以說明。”但是 Kontopanos 在二月二十六日又來調查團當面作證。由此可見該證人出面於調查團作證以前曾聽他人唆使提出與事實不符的新陳述，證人 ZAHOS 說 Kontopanos 的

陳述和他本人的陳述同是事先準備的，換句話說是由第三者代擬的。

二．如 Kontopanos 一樣，證人 GATSIOS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提出新的陳述，其內容和希臘白皮書所載的那些陳述內容不同（S/AC. 4/PV / 34 及 35）。

他甚至在調查團前公然聲明希臘白皮書中所載的證據是捏造的并予以否認。他不能向調查團說出為何要否認早期提出的證據。該證人說他現在是在調查團前作證故要說真話。可是以前他曾宣誓然後作證，所以當時所說的也應是真話。

(i) 向調查團提出的文件中有些顯然暴露希臘政府偽造證據的辦法。關於這一點，請參閱文件 S/AC. 4/220 及其十一項附件。在此方面，原應出面作證的教士 DIMITRIADIS 的一例應該一提。據希臘聯絡員報稱那位教士未提出請求而且也沒有可以提供調查團參考的情報。那教士本人則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致函調查團託稱患病不能前來作證。這又是希臘當局對欲向調查團作證的證人施用壓力的另一例。

此外又有其他事例從中可見希臘當局對證人施用精神和身體上的壓力迫其提出偽證（見被判死刑的證人 Georgios KIRAINAKIS 的陳述 S/AC. 4/SC. 7/PV./6）。

在題為支持“希臘呼籲之證據”的白皮書中替希臘方面作證的希臘證人共有三十一名，而其中言及此事與阿爾巴尼亞有關的僅有十人。此外，同一白皮書又引阿爾巴尼亞籍的其他證人十名。除此而外，尚有證人 Lazaros TSAOUSSIS 和 TSOKLARPOULOS。這兩證人雖不在白皮書所舉的希臘證人三十一名內但其供詞曾提到阿爾巴尼亞。因此總共有希臘證人二十二名提到阿爾巴尼亞而其中經調查團傳訊的僅有十三名（經調查團傳訊的有八人，第一 A 隊傳訊的有五人）。希臘聯絡員向調查團提出曾經調查團傳訊的證人名單中共有證人五十一名替希臘對北鄰各國所作的控訴作證。

阿爾巴尼亞的辯訴

按原有文字，第一章載有六項控告包括控告阿爾巴尼亞徵募難民編成游擊隊一節在內。但現有的第一章則未再提及此項控告因為實在是沒有證明或證據以為支持。該章的第一部分祇是提出 KENTROS 的口供說 Leonidas RAPTIS 曾往阿爾巴尼亞並在該處徵募人員。此項控告缺乏證據一點是值得注意

的，因為由此可見對阿爾巴尼亞的各項控告并無任何事實或文件的根據，所以是站不住腳的。

A. 難民訓練

對此項控告的辯訴中有不少無可置疑的事實足以推翻希臘的假說。

(一) 本人於調查團在雅典舉行第十六次會議時曾說：

“我方沒有任何要隱瞞的事。阿爾巴尼亞政府曾對少數不甘壓迫與恐怖而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的希臘民主人士予以庇護。阿爾巴尼亞人民對此輩人士不能採取其他任何態度，否則便會違背其解放戰爭的主義，違背其本國憲法（第三章，第三十六條）和希臘抵抗佔領國的初衷。這是否就是希臘政府指為和欲稱之為對希臘內政的干涉？”

(二) 關於阿爾巴尼亞為調查 Rubig 集中營而設的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此項報告書業已送交第一 A 隊（S/AC. 4/SC. 2A/21）。隨後有不少證人口供佐證該報告書。據報告書稱，希臘難民人數現達三〇〇人，這些人全都繳了械并且從未受軍事訓練，亦未離開過北阿爾巴尼亞的集中營。阿爾巴尼亞政府供給他們食物與衣服，但質與量的方面都不見佳。

(三) 證人 ZAHOS 告訴第一 A 隊說他和夥伴於一九四五年入阿爾巴尼亞境時即遭繳械。

他的陳述中有如下一段：

“我們在 Rubig 居留直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為止。我們每一人都攜有不同數量的金錢。我們曾向 Rubig 的工廠要求工作但是雖然口頭上承廠方答允而事實上并無結果。我們坐食山空，手上的錢漸漸用罄了。其後，我們得知在南斯拉夫有一村落，希臘難民和遭迫害的人民可去找尋工作。”

Zahos 又說 Rubig 營內並無軍事或政治訓練。

(四) 此外尚有希臘證人三名替希臘控告 Rubig 集中營事作證。但是他們的供詞與白皮書中所載證據互相矛盾之處甚多而這些矛盾更是駁斥希臘控告的有力理由。

(a) 本人對上述幾位證人都已談到。

(b) 按希臘白皮書說證人 GATSIOS 供稱在 Rubig 居留的人除了那些充任廚師，麵包師等等而外，多是遊手好閑之輩；但當他在調查團作證時却把軍事訓練說一大遍，好像確有其事似的。

按希臘白皮書所載他說這些人不得走過集中營兩公里以外，但在調查團前作證時却說他曾爬過四週的山。

據 Gatsios 說，希臘難民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離 Rubig 前赴南斯拉夫，又說在 Bulkes 的軍事訓練係於一九四六年四月間開始，又其間至少有五個月沒有軍事課程。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點。假如我們記着該證人所說在 Rubig 和 Bulkes 的軍事訓練是爲了訓練軍隊前往希臘作戰，那末爲什麼竟任五個月的時間荒廢過去而無所舉動呢？這一點是極費解釋但從否認這些陳述的內容 (S/AC.4/SC.2A/PV/12) 的 Thomas ZAHOS 所提出的供詞可以略窺這件事的內情。

按文件 S/AC.4/PV/34 (英文本) 的第三十頁和第三十一頁及按白皮書所載，GATSIOS 曾自稱於十月中旬離 Rubig 前往南斯拉夫。但在同時，他說曾聽 Tirana 的刑事警察廳長於 Tirana 解放一週年時發表演說。然而 Tirana 的解放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故此週年紀念亦應是在是日舉行。

(c) 證人 ZAFIRIS 說他曾從 Rubig 取道 Elbasani 和 Chrida 前往南斯拉夫，但是關於乘坐汽車從 Elbasani 至南斯拉夫邊界的一段旅行不無矛盾之處。用汽車走這一段路程，假如沒有發生機件故障或其他意外事故，即使慢慢開也不會需要三小時以上而該證人竟說要費一整天。

(五) 在 Rubig 集中營所刊印和教授的軍事條例手冊是與該營的實際情形完全相反。各該證人所作書面供詞中絕未見有提及這一本手冊的。此外各證人說這一本手冊是在 Rubig 營的經濟情況最不好的時候教授的。GATSIOS 又說 Rubig 的學校是任何人都歡迎的。ANNIVAS 說全體難民均能讀該手冊，但該手冊引言說是供共產黨員參考之用的。這一定是說該手冊是專供共產黨員之用。因此，在一方面，有些證人說該處有工好做，有學校可入，并且人人，不論是共產黨員與否，都有書可讀。但在另一方面，則有人說工作甚少，而且祇有共產黨員才有事可做。這是令人難於思議的。GATSIOS 說在 Rubig 集中營僅有武器十件其中多是左輪手槍，可是要教授該手冊就需要有一現代式而有組織的軍隊的配備不可。

(六) 關於 Rubig 的軍事訓練一層應予特別注意的是證人 Gatsios 在希臘白皮書所載口供中說多數難民是遊手好閒之輩而證人 ZAFIRIS 在希臘白皮書所載口供中則對軍事訓練一點全未提及。

關於難民的拘留問題請參閱本人於五月十四日及十五日致第二起草委員會主席函。

B. 接濟游擊隊武器和供應品

爲支持反駁的理由起見，下述各事應該提及：

一。 本人曾以 S/AC.4/230 號函向調查團提出在邊境一帶的農民、牧戶、農村警察和邊防哨兵所作的陳述八十八件。這些陳述很明顯地證明在希臘政府所提及各事件以及希臘游擊隊越過邊境 (包括控告接濟希臘游擊隊時所指的越境行爲在內) 的時候，我方邊境并未發生任何事故。

二。 證人 Trayanos TSETEROKLIS 在其陳述中提到這項控告。在第十二頁 (文件 S/AC.4/PV/46) 上 Tseteroklis 說“供給我們武器的是我們的同胞——希臘人。”

此外，關於同一問題，他又說：“他們都是聯絡官，經常在南斯拉夫和希臘之間往來的。”

可是關於南斯拉夫當局，他并未提及隻字。

該證人在第十三頁上說這些武器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一土坑裏。

把武器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土坑，實在毫無意義。按所提控告，阿爾巴尼亞當局既然供給希臘游擊隊武器，那末便用不着怕這些武器被人發現了。若說這些武器不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而在希臘境內的土坑，實在比較合理。因爲武器係由希臘人分發，所以這個假定更爲確實。

按希臘白皮書，該證人於其供詞中又作種種假說，但在調查團之前竟未能加以解釋 (見第十三頁)。

依照該證人的口供，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這些武器假如不是藏在希臘境內便是由阿爾巴尼亞當局供給。

該證人一再聲明這些武器是藏在土坑裏，因此又可假定，武器并未由阿爾巴尼亞當局供給。

三。 證人 VELIANIDIS 供給若干情報足資駁斥這個控告，在文件 S/AC.4/PV/40 第十九頁上他說：

“自從一九四五年來 Siapkias 隊長就把武器和彈藥藏在山裏。我們抵達以後，即把武器找出來使用。”

Velianidis 說到他領導下的游擊隊的武器時很明白地說這些武器自從一九四五年來即藏在希臘境內，後經他們尋獲的。這是證明游擊隊未受希臘北

鄰各國接濟武器的一項重要事實。這個事實又證實了 Trayanos TSETROKLIS 的陳述。他說他所提及的武器不是藏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土坑裏而是藏在希臘境內的土坑裡。

證人 VELIANIDIS 又說到其他游擊隊的武器。他說武器是從南斯拉夫運至阿爾巴尼亞然後轉送希臘。但當該證人被詢運送武器給游擊隊何故須採取這樣的程序，他答稱：“目的是在避免發現武器是從南斯拉夫運來的。”

這種表示毫無價值。這個證人提及游擊隊受阿爾巴尼亞接濟武器的口吻很明顯地表示阿爾巴尼亞絕未有如此的行為。

四。證人 Mehmet Karafili KOTSINAKO：這個證人被調查團傳喚作證前數日即受當局指示如何作證。這只要把希臘白皮書所載的書面供詞和他在調查團中所作的口頭聲明加以比較即可顯見。

這兩個陳述之間的出入極大而且出語頗有挑撥之意。在希臘白皮書中，該證人祇提及耳聞之事，而非眼見之事。

五。該證人解釋他越獄逃脫和進入希臘的原因（S/AC. 4/PV/54 2）時又曾扯謊。由此可以推斷該證人所說在內政部密會一點是謊話而且意在挑撥。他對於阿爾巴尼亞政府所用的辦法加以離奇和不可思議的解釋，却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以為支持。

參加該會議的有不合資格的人士（Kotsinako 本身是主持該部的防罪司）。

他說自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以來，他已察覺受當局懷疑；他與政府的意見不合，但其後充任較為重要的職務，以警察總監的身份負防止犯罪的責任。在此情形下，他參加了一次會議討論如何對希臘游擊隊予以武器的接濟。這是非常離奇的說法。可是他解釋說“我是共產黨黨員”好像這一來什麼都明白了似的。

他既為當局所不滿并且遭受懷疑，却受任更重要的職務寧非咄咄怪事。

該證人告訴調查團不會說英語是在扯謊。經過相當討論之後主席說：“本人覺得除阿爾巴尼亞語文以外該證人至少了解用其他語文所說的話的一部分。”

另一證明就是傳訊快完的時候，證人說“這是和關於 Pilo PERISTERE 的電報有關。這個人是共產黨員，故不會提出任何可能協助貴調查團的答復。”

試問這位證人除了阿爾巴尼亞語言而不諳調查團所用的其他語文，何以知道所談的是和 Pilo Peristere 有關的一封電報。關於該電文事，未曾有人以阿爾巴尼亞文告訴該證人。正如我說的，這證明該證人會說英文。這又證明該證人曾經扯謊。他顯然欲掩飾通曉英文的事實藉此竊聽調查團的討論以便幫助他的了解和答復各問題。

關於開會討論如何決定以武器接濟希臘游擊隊一說和此項武器業已送交游擊隊的另一說兩者之間不無出入之處。

六。希臘政府提出的證人 ZAHOS 說游擊隊未從阿爾巴尼亞方面取得任何武器（S/AC. 4/SC. 2A/SR. 11）。在文件 S/AC. 4/SC. 2A/SR. 12（英文本）的第二頁和第三頁中 Zahos 也說：

“在那個時候，我們據悉有游擊隊一連曾發動襲擊并把一隊人繳械”；由此可見那一連游擊隊是擁有武器的。“他們把武器給我們帶至 Preveza 區。”

七。證人 Christos ZOIS 應希臘政府傳喚至第一A隊作證時說：

“我們遇見希臘游擊隊員，他們曾把許多武器藏起來并將一部份分給我們使用”（S/AC. 4/SC. 2A/PV/21）。

八。為證明這些武器是藏在希臘境內，請閱希臘證人 Stefanos KALANTZIS 的聲明：他說他之所以被捕是因為他的葡萄園裡藏有一些武器。在法庭上，曾說到有這種武器四十三件。（S/AC. 4/SC. 2A/SR. 7）。

九。證人 Pericles KAINOURGIOS 說他因為藏匿武器才被判死刑（S/AC. 4/SC. 2A/SR. 18）。

一〇。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發言人在第四十六頁上說：

“在希臘自然會有相當數量的德製和義製武器。有若干這些武器是游擊隊的第一批配備。其餘的武器是與憲兵隊和軍隊激戰後擄獲的或從攻佔整個軍火倉庫（如在 Descati 的倉庫）以及把皇軍繳械的結果。他們（指政府）應該完全知道游擊隊有些什麼武器。他們祇要把所有的軍用器材列一清單便會發現了。此所以曾往游擊隊處採訪消息并留下來的的外國新聞記者全都同意游擊隊的軍用器材都是全新的英國貨的說法。”

一一。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提出的第二十四號檔“第二十四號檔：andartes（游擊隊）的物資清

單”列舉七十四實例顯明指出游擊隊武器的真正來源。該文件第二段援引無數文件中的一部份（七十四件）那些文件皆顯示游擊隊武器供應的來源。

游擊隊顯然是從攻擊政府軍隊而取得供應品的。

一二. 證人 Kostas SIRINJOTIS（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於 Pavlos Mellas），Dimitrios PAPAYANIS（三月一日於新監獄），勞工議會主席於 Salonika，Colonel Nikolaos TSINGANOS（三月三日於 Pavlos Mellas）Joannis NIKOLAYEVI（三月四日於 Polig-tiro）Anastasios AGAPITOS（三月八日於商會），均告訴D隊希臘游擊隊的武器是從希臘國內來的。

一三. 證人 Andrea DJIMAS（S/AC.4/SC.2 A）就希臘控告北鄰各國供給武器并將亂黨送回希臘事於 Ikaria 告訴第一隊說：“本人不知有攜帶武器回來的人；本人認為整個故事是個謎，類同神話。”

一四. 第一隊曾與在 Thessaly 的一幫游擊隊員取得聯絡。很多證人都經傳喚。游擊指揮官中有名為 TZERZOGLU 作證時，說游擊隊未從國外獲得接濟，他們祇是把左翼軍隊、憲兵隊和希臘政府繳械而取得武器。

一五. 調查團着第一A隊訊問的四名證人在證人 KOTSINAKO 提出陳述以後均否認參加 Kotsinako 所說的在內政部舉行的所謂會議（S/AC.2A/SR.17）。

一六. 左翼自由黨領袖 General GRIGORIADIS 告訴調查團說：

“所謂游擊隊武器係由希臘北鄰各國供給之說完全不確。他們的武器是英國製造并從所俘官兵加以繳械後得來的。

C. 遣送游擊隊過境潛入希臘

為支持其辯訴起見，下述各點應予提及：

一. 本人致調查團函（文件 S/AC.4/230）附有阿爾巴尼亞政府指派專為調查邊境事件及希臘游擊隊越境事（根據希臘政府所提的控告）的兩委員會所提出之 A、B 報告書兩件。文件 S/AC.4/230 中亦載有口供八十八件。這些文件均載有反駁希臘控告的理由，并確實證明希臘方面所提控告全無根據。

二. 證人 Christos VELIANIDIS，這個證人的口供互相矛盾之處至為明顯。關於此項控告，無論

是在白皮書所稱的口供中或在調查團作證（S/AC.4/PV/39）時，他都未確說 SIAPKAS 曾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從阿爾巴尼亞越境前往希臘。在希臘白皮書中他把日期說為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可是當着調查團他竟屢次改變主意，直至最後才說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八月，而且未提到阿爾巴尼亞領土。

Velianidis 對同一隊的游擊隊員數目又有不同的說法；有一次他說是二十人而另一次則說是三十人。題名“希臘邊境事件”的希臘白皮書及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節略和證人的供詞，彼此都有出入。“希臘邊境事件”一書提及十一月七日在阿爾巴尼亞邊境發生的事件時說：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在 Andartikos 西北七公里的 Sfika 村落附近地點，陸軍和憲兵分隊曾與匪幫一大隊發生衝突。此次衝突中匪幫有二十三名被擊斃。死者屍身在肇事地點發現。其餘匪徒竄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十二月三日的希臘節略有如下一段：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正規軍和憲兵隊於 Andartikos 西南七公里之 Sfika 村與匪幫一大隊發生激戰。該隊若干人竄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希臘白皮書中所載的證人口供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正當匪徒於 Sfika 一區集合的時候，他們突受軍隊襲擊後乃竄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該證人在調查團面前對如下一項問題：“十一月七日被襲的一隊人數有多少？”答稱“共有三十人。”他繼之又說“每逢我們一隊被官方襲擊，全體三十人都退入阿爾巴尼亞待後再來。”

由此我們可見關於同一事件的三項陳述有出入。該證人繼謂該隊有一人於十一月七日激戰時被擊斃（S/AC.4/PV/39）。

三. 關於 KENTROS 和 TSIPIS 的證言，Leonidas RAPTIS 與同隊七人被審時都曾否認前兩人的陳述。

KENTROS 說他乘汽車自 Vlahopsilotera 至 Argyrocastro。然而 Vlahopsilotera 那裏沒有公路。從該地步行至最靠近公路的地點要費一句鐘以上又從該點至 Argyrocastro 的途中因原有的 Petrano 橋被德國人破壞了所以無路可通（S/AC.4/PV/27 及 S/AC.4/SC.2A/SR.11（英文本）第三頁）。

證人 TSIPIS 供稱一度曾下榻在 Tirana Metro-pole 旅館；可是 Tirana 並沒有這個名稱的旅館（S/AC.4/SC.2A/SR.11）。

四。證人 ZAHOS 否認他曾越過阿爾巴尼亞 (S/AC.4/SC.2A/SR.12)。

五。Christos Zots(S/AC.4/SC.2A/PV/21) 被第一隊詢問是否確曾通過阿爾巴尼亞時答稱：“我們乘坐火車至 Skoplje 為止，然後改乘汽車在夜裏越過邊界。本人不敢確說那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或南斯拉夫的邊界。”

D. 受傷游擊隊員住院療治

關於此項控告，每次查考證人的口供均證明沒有住院療治情事，且控告所根據的都是無稽之說，與事實恰恰相反。

一。Fotios KONTOPANOS

按題為“支持希臘呼籲之證據”的希臘白皮書第六十二頁上載，Kontopanos 足部受傷，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送往 Tirana 的醫院療治。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離開醫院送往南斯拉夫。主要的一點是希臘白皮書全未提及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節略中所說自 Kontopanos 身上搜獲的那一項文件。希臘方面欲借該文件證明阿爾巴尼亞協助受傷的希臘游擊隊，但竟無法加以證實。

首先，Kontopanos 不是在希臘受傷的而是在阿爾巴尼亞北部的 Rubig 受傷的。

其次，阿爾巴尼亞政府曾同意對為避免壓迫與恐怖手段逃來阿爾巴尼亞的少數希臘民主人士予以收容；所有此類難民已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全體赴南斯拉夫。

如我們接受上述種種，那麼自應承認倘有難民受傷得病，我們自然會加以照料而不能讓他坐以待斃。據 Kontopanos 說，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在 Rubig 受傷的。當時他不是游擊戰士而祇是一個政治亡命者。據 Kontopanos 本人說他是在回到希臘約一年以後才成為游擊戰士的。

因此 Kontopanos 文件既然明白指出控告的根據，所以非但不會充實希臘的控告，反而加強反駁的理由。

二。證人 Christos VELLANIDIS 告訴調查團說，他曾充希臘游擊隊和阿爾巴尼亞之間的聯絡員，并曾運送傷病人員。

他在白皮書所載的書面供詞中并未提及此點。該證人雖說他在希臘當局面前作證時曾如此說可是在他的全部供詞中却未見有類似的說法 (S/AC.4/PV/39, 英文本第三十頁及三十一頁)。

三。TSETEROKLIS 的供證中關於指控阿爾巴尼亞醫院收客受傷游擊隊員一節不無出入之處。他的供詞絕不足視為是支持此項控告的供詞。他曾對調查團說：“本人從未到過醫院”。他在答復第二項問題時說：“我們在山中時每逢有人受傷即抬入醫院”。此外，提到受傷人員時，他說“是的，他們越過邊境進入塞爾比亞境內。”在第三十二頁上關於所謂在希臘內地的受傷人員被運至邊境一節，他說：“本人未曾聽說這樣的事”。

在文件 S/AC.4/PV/46 (英文本) 的第十一頁中，該證人說：“本人在 Vouma 山中住了三十日左右。本人并未參加任何襲擊。該隊人員經過村落時便取些糧食上山渡日而已。”

試將上述一段話和前面所說的一段：“每逢有人受傷即抬入醫院治療”比較。假如沒有襲擊便不會有人受傷。這一點證明他的口供是假的并且毫無價值。此外，在第十七頁上他說：“本隊沒有傷亡，但本人在 Monastir 的時候常見有在希臘作戰受傷的人員經過 Monastir 運往阿爾巴尼亞。”

E. 希臘游擊隊越境前往阿爾巴尼亞

關於此項控告有如下各事足資反駁：

一。阿爾巴尼亞政府指派專為調查邊境事件與希臘游擊隊越境事件 (根據希臘方面的控告，文件 S/AC.4/215) 的二委員會的 A、B 兩項報告書和向調查團提出的陳述八十八件 (S/AC.4/230) 均斥此控告為捏造的事實。

二。本人前經指出有阿爾巴尼亞證人 Halil DOKO 曾替希臘方面作證。從他的供詞可見他從前曾和一幫人替德軍服務。他在供詞中稱，他祇眼見希臘軍官兩名越境入阿爾巴尼亞，又有希臘軍官四人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於 Jergutsat 越境。他說再沒有別人了。

但如我們把這個問題稍加審察，便可見他曾提出各種不同的日期和各項不同的事實，而且是彼此衝突的。本人前些時候曾提及這位名叫 Doko 的證人。我們一看這項文件 (S/AC.4/167)，便知除其中所說的種種而外，這個人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從 Argyrocastro 的監獄逃出而不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從 Jergutsat 監獄逃出的 (S/AC.4/PV/54)。

三。Lazaros TSAOUSSIS

這是替希臘控告阿爾巴尼亞說話的十三位希臘證人之一。當他在調查團面前作證的時候，他提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有 Gotchev 的戰鬥人員一批自希臘越境入阿爾巴尼亞轉往南斯拉夫。其後業經證實當時希臘、阿爾巴尼亞及南斯拉夫邊界上沒有邊防守軍。這一點足以證明希臘的控告是無稽的 (S/AC. 4/PV/48-2 (英文本) 第四頁)。

四. 證人 Christos VELANIDIS

該證人把控告希臘游擊隊越境的日期和每一單位的人數沒有弄清楚故前後矛盾。

結 論

關於游擊隊越境事，希臘對阿爾巴尼亞所作的控告有以下各點為佐證：

- (a) 在希臘當局及調查團面前提供的證據；
- (b) 在希臘從 KONTOPANOS 身上搜得的文件 (Tirana 醫院的出院證)；
- (c) 從 TSIPIS 取得三項文件證明該員曾至阿爾巴尼亞。

如將上述支持希臘控告的證據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如下各點：

從道義、政治和法律觀點去看，希臘方面的證人都不能說是可靠的證人；

在調查團前提出的證據與希臘白皮書及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節略中所載的證據，有互相衝突與矛盾之處；

各證人均有偏向準備支持希臘政府的控訴并事先經當局指示於作證時堅持事前準備的一番話；

凡在調查團面前作證的證人在精神與肉體上均曾受壓迫；

希臘政府捏造證據的辦法已暴露出來；

所提證據是偽造的；

各項佐證文件既無意義又無價值，故應拒絕接受 (S/AC. 4/SC. 2A/SR. 11 及 S/AC. 4/SC. 2A/SR. 26)；

某項文件 (即醫院發出的出院證) 因毫無價值，故甚至未經調查團審查。

在另一方面支持阿爾巴尼亞方面的辯訴的有阿爾巴尼亞政府指派專為調查 Rubig 集中營、邊境事件及希臘游擊隊越境 (希臘方面控告) 事件的三個委員會提出的 A, B, C 報告書 (S/AC. 4/215 及 S/AC. 4/SC. 2A/21) 及證人陳述八十八件 (S/AC. 4/230)；

阿爾巴尼亞方面的駁復又得到關心其本國福利、和平與民主生活的政治團體所提出的可以信賴的聲明為之證實；

阿爾巴尼亞方面的辯訴更得到關心於本國和平及正常生活的人士提出的可靠證據為之證實；

又以阿爾巴尼亞方面的辯訴復又得到若干政治團體向調查團提出的大量確實可靠的文件為之證實；

因此，參加調查團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認為關於游擊隊的希臘控告既無根據與憑證，故係捏造而且可以說是對阿爾巴尼亞的誹謗。

H.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¹²

一. 希臘控告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挑撥邊境事件

調查團於雅典舉行第六次會議時，希臘聯絡員提出一題為“希臘邊境事件”的小冊子。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希臘聯絡員在該次會議中提出希臘方面的案件。任何人都會預料在希臘方面的案件提出之時希臘方面的所有控告都連帶提出的。但是本人發現希臘代表陳述其事由之時竟未提到所謂希臘北鄰各國挑撥的邊境事件。

Mr. Kyrrou 提出控告所用的方式祇是邀請調查團“複演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上的事件”，Mr. Kyrrou 祇是輕描淡寫地說到視察南斯拉夫的邊境，但對保加利亞邊境則隻字不提。希臘政府對於邊境事件的問題，乃至有關理由與證件的提出似乎皆不重視。希臘代表似乎認為把這個問題提出和說如下的一句話便夠控責愛好和平的國家了！

“再者，本人擬於此時提出兩項文件。一項文件列舉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發生的邊境事件。”

Mr. Kyrrou 在他的聲明中從未提及希臘控告這些事件係經希臘北鄰各國挑撥的。

簡言之，這就是希臘就邊境事件提出一案的本末。

希臘政府將這一本題為希臘邊境事件的書提交調查團便算了事。

我們把這一本書加以研究以後，可以把一〇九起邊境事件分為以下各類：

- (a) 據報在邊境開槍的事件有三十九起；
- (b) 阿爾巴尼亞士兵越希臘邊境事件二十八起；

¹² 文件 S/AC. 4/PV/58, 第二部 (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草案各處參見文件 S/AC. 4/W. 11/Rev. 2。

(c) 與希臘邊境哨兵站發生衝突十六起；

(d) 游擊隊員自希臘方面越境前往阿爾巴尼亞事件十一起；其中有兩起係游擊隊員向阿爾巴尼亞的方向前進；

(e) 希臘游擊隊人員從阿爾巴尼亞越境前往希臘的事件四起，其中一起係企圖協助游擊隊員進入希臘，而另一起則係與來自阿爾巴尼亞的三人發生衝突；

(f) 偷竊事件一起；

(g) 希臘士兵與希臘游擊隊員發生衝突的零星事件十起，並等事件與阿爾巴尼亞毫無關係；阿爾巴尼亞士兵企圖非法進入希臘在邊境被擊斃以前所作的破壞；希臘人一名在希臘境內為希臘兵殺害事。

本人於五月十二日 S/AC. 4/W-18 函內提出附件一件其中載有關於上述分類的細節。

關於希臘邊境事件一書的內容：

(a) 希臘政府未提出任何證據支持該書。該書祇是簡單地把一〇九起事件編為目錄。這就是 Mr. Kyrou 將此文件向調查團提出時所說的話；

(b) 支持關於挑撥邊境事件的控告，或是支持這一本書的惟有阿爾巴尼亞逃兵 Tzeme NIZAT 所提口供的一節要。這一節要稱：“Nizat 認為在希臘阿爾巴尼亞邊境上的所有事件，都是奉阿爾巴尼亞的軍事當局命令挑撥發生的，其目的乃在激勵阿爾巴尼亞士兵的士氣”；

(c) 該書列舉與此項控告毫不相干的事件十起；

(d) 該書未提及在海上或上空發生的事件；

(e) 有些事件的發生日期和地點和我方提請調查團注意的事件切合。如果把兩項佐證文件的文字和處理事件的方法互相比較，便很明顯地看得出我方的控告已成為反告了。例如，據希臘白皮書第二十一頁上所載，七月十一日與十二日事件的情形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希臘漁民 Pritis 和 Theodoron 在靠近 Ftelia-Sayades 海岸的希臘領海捕魚，為阿爾巴尼亞人拐去。”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有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員四十人在 Ftelia-Sayades 地點潛入希臘境內，向來自北 Epirus 的五個希臘人開槍射擊，結果其中三個希臘人下落不明。這三個人不是被擊斃，即已被俘。”

關於上述事件，請參閱我方的聲明 (S/AC. 4/44A, 第十一頁及第十二頁) 及所附 Philip PANDAZIU, Angelo FRIFTI 與 Alexander THEODORU 三位證人的陳述。我方的聲明很明白地指出這兩名所謂漁民保奉科府島衛戍司令 Lieutenant-Colonel Mousakitis 的命令前往阿爾巴尼亞海岸去召回前數日派往阿爾巴尼亞的五名匪徒 (Philip Pandaziu 等)，希臘白皮書所引七月十一日的事件，實係第七十四號尖塔與第七十五號尖塔之間所發生事件的尾聲 (S/AC. 4/44A, 英文本第十一頁與第十二頁)。至於我方所提的控告反被希臘當局用作反告一點，又可從那兩個人來自科府的事實得到證明，而且據希臘白皮書稱，他們來到科府海岸附近及距 Ftelia Sayades 不遠的地點捕魚。希臘的論據之所以站不穩乃因科府島的漁民原可在科府海岸附近捕魚，不應遠至靠近希臘阿爾巴尼亞交界的 Ftelia-Sayades 一帶。令人注意的另一點是關於七月十二日事件的報告并未提出替 Lieutenant-Colonel Mousakitis 服務的五名希臘人的姓名 (事實上係逃入希臘寄住的阿爾巴尼亞籍人) 試問這五名希臘人在 Ftelia Sayades 這一區無人居住的地方幹些什麼勾當？他們究竟從那裏來的？關於這些都未見提及。

(f) 對希臘方面所提事件加以分析後必然獲得以下的結論，就是這些事件多數是在邊境一帶希臘佔有優越地位的各處發生的。當然我們應該更可相信挑撥者是佔優勢的一方而非處不利的一方。

二. “希臘邊境事件”一書法文本與英文本之間的出入

(a) 相同事件發生的日期有不同的報導。有十二起事件英法文本所報導的發生日期各不同。據英文本稱在七月發生而按法文本則在六月發生的事件共有十一起。

(b) 在二十二起事件中有不同的號碼指同一的地點。例如法文本 (第七頁) 報告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的事件係在希臘第十六號哨兵站 (Vassilia R. 830963) 發生而英文本所載號碼則是 Vassilia R. 817962。

(c) 英法文本對相同地點的位置各有不同的說法；例如一說是在北方而另一說是在南方。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事件中，如此的情形發生八次；法文本第四頁說第八號希臘哨兵站是在

Kastanani 之北，而英文本則說是在 Kastanani 之南。

(d) 對於同一事件的發生時間，同一邊境哨兵站或同一距離都有不同的說法。

本人曾函 (S/AC.4/W/18) 送附件四項，就上述一點提出必要說明。

法文本 (第十九頁) 提及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的事件時後援趕到之後，匪幫被追逃入希臘內地。

英文本 (第二十三頁) 則說匪幫逃入阿爾巴尼亞內地。

法文本 (第二十三頁) 提及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的事件時說，匪徒被追向南斯拉夫國境逃竄。英文本中的相當一段 (第二十七頁) 描述這一事件時，則說匪幫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三. 關於“希臘邊境事件”的希臘白皮書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節略的比較

希臘十二月三日的節略與希臘白皮書相較，其中所載和阿爾巴尼亞有關的事件則為數極少。該節略僅列舉邊境事件七起及游擊隊出入阿爾巴尼亞國境的事件六起。但是即在這樣少數的事件中，亦有四起與希臘白皮書所舉的相同事件有出入。換言之，即節略所列舉的事件有三分之一以上和白皮書所舉事件有出入。

(a) 希臘白皮書的法文本說，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的事件中，有牧羊人兩名被捕，但於翌日晚間釋放，而該節略提及同一事件時則說，他們在同日被釋。

(b) 法文本 (第二十六頁) 就十一月五日的事件說匪幫被追向阿爾巴尼亞邊境方面逃竄。但該節略則謂同一事件係在十一月三日發生，并說匪幫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c) 法文本 (第二十六頁) 述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時說，匪徒於激戰之後公然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並有匪徒二十三名被擊斃，屍體在希臘境內激戰地點發現。該節略談到同一事件時，則未提及任何人被擊斃，而祇說有匪徒若干名逃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d) 法文本 (第二十六頁) 提及十一月十四日的事件時說有阿爾巴尼亞人若干名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埋伏，向希臘巡兵一隊開槍射擊，但節略則說阿爾巴尼亞人在希臘境內埋伏。

四. 希臘提議調查的事件

希臘聯絡員在 Salonika 曾提議僅在邊境 Kakavia 和 Sagiada 兩地調查邊境事件。希臘方面的提案至為簡單，祇要求在兩地辦理調查而已。

五. Kakavia-Radat 的事件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亦曾要求調查 Radat 的事件，而且該代表團在 Salonika 之時，業已要求從地形的觀點及從各該地點希臘方面所據位置的角度來調查此類事件。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亦曾要求傳訊當時被俘的一名希臘兵士 (本人於五月十四日致函第二起草委員會詳論這兩名希臘俘虜，并指出這兩名兵士未經傳訊的原因，又說阿爾巴尼亞因此業已喪失重要的證據。無論如何，這兩名戰俘的書面口供業已送達調查團了)。

六. 阿爾巴尼亞的證人

這些證人係於 Yanina 在沙盤之前傳喚作證。當時決定每一方傳訊證人兩名。

阿爾巴尼亞的證人：

(a) Nikolaos TSAMI

他說在 Radat 一區發生的事件是有預謀的 (自六月二十五日以後)，而且希臘人曾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希臘兵士一名係葬於阿爾巴尼亞境內，另一名 (Jorgo JOTAKOS) 則被俘 (S/AC.4/SC.2A/SR.20)。

(b) Mestan RAMADAN

這一位目擊證人報告在七月二日、三日、五日和七日發生的各次事件。他指出在這些事件中曾有希臘人一再進入阿爾巴尼亞境內。

在傳訊經過中，希臘代表團提出一頂軍帽說是屬於被擊斃的那一名阿爾巴尼亞兵的，殊不知這種作假的伎倆非常笨拙。這一頂軍帽上所嵌的是六角紅星而阿爾巴尼亞國軍的制帽上所嵌的却是五角紅星。另一證明是這一名阿爾巴尼亞兵據說是在希臘境內埋葬，而這兩名兵士 (一為阿爾巴尼亞人，一為希臘人) 均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埋葬，由此可見兩人均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被擊斃 (S/AC.4/SC.2A/SR.9)。

七. 希臘的證人

(a) Evangelos KONTOGEORGIOS

關於事件的發生時間，這個證人的口供和希臘白皮書有出入之處。白皮書說：阿爾巴尼亞方面的

襲擊者用的是俄式步槍，但該證人則未如此說。有人提出一些據說是當地尋獲的槍彈，但是其後有人指出這一種槍彈是很普通的且為很多國家各型步槍所採用（S/AC. 4/SC. 2A/SR. 20）。

(b) Alexis DEMAGEORGIOS

這個證人說到九月十三日的事件，並謂據報那些企圖越境進入希臘的人都是阿爾巴尼亞人和游擊隊員等等。他並未說這個事件發生的確實時間。白皮書亦提及有阿爾巴尼亞匪徒二十五名侵入希臘境內，但該證人說未有所聞（S/AC. 4/SC. 2A/SR. 20）。

該證人提出軍帽一頂，據說是屬於在希臘被擊斃但埋葬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阿爾巴尼亞兵的。但發現所嵌的星是六角而阿爾巴尼亞軍隊所用的星完全是五角。

八. Sayada 事件

希臘軍官 Lieutenant-Colonel Athanasios STAMPOULOS 就十月二十一日的事件發表聲明一項并詳舉細節，但其後發覺他所指的是 Palamba 事件。

九. 希臘的證人

(a) Phillipos SOURVINOS

他是一個兵士而且又是目擊證人。他說希臘方面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派遣巡察隊前往某一觀察站從事偵察“敵人”的動靜。換句話說，這是戰爭中的偵察行為。當然，像戰爭中的其他偵察一樣，這一隊人曾潛入“敵人”的後方，即阿爾巴尼亞的後方。這一點曾經我方的聲明予以證實。該證人於事件發生之初未曾在場，故無從知悉究竟有何事發生（S/AC. 4/SC. 2A/SR. 13）。

(b) Joannis KATSARIS

這是奉派入境找尋戰俘的老人。他聽說希臘士兵并未進入阿爾巴尼亞（S/AC. 4/SC. 2A/SR. 13）。

(c) Joannis SAKAS

這個證人說他聽見槍聲便朝向邊界張望，因此看見一切情形。他看見阿爾巴尼亞人進入希臘領土有五米突至八米突之遠；但這是從槍聲起處六百米突以外觀察的，故很難令人置信。因為這個證人說到該地以往未曾有過輕微事件發生，由此益證上說可疑。可是在這個情形下，他為什麼朝向邊界張望而不張望其他地方？假如邊區從無事件發生，那末他自然就不會向邊界那一方面張望。調查隊未曾至

肇事地點去觀察地勢，也未斷定這些口供如屬可信，其可信程度為何（S/AC. 4/SC. 2A/SR. 13）。

(d) Ilias LENIS

他的證詞和前一個證人互相矛盾。他說來自該村的平民四人在事件發生之時前往該處，而另一證人則說有三十四人。這一個證人和前一個證人一樣，亦說從很遠的距離察見阿爾巴尼亞人侵入希臘領土五米突至六米突之深。這一點是無稽的（S/AC. 4/SC. 2A/SR. 13）。

關於這兩個證人所說的事件，希臘方面傳訊證人六名，又請中校軍官一名（該員就 Sayada 事件作證）出來作證。

希臘方面的證人所提口供彼此頗有出入之處。

希臘證人某次提到某些事項，可是在另一次說到那些事項却說了不同的話。有些證人以道聽途說的消息作為證據，或侈言察見人所不能察見的事物，例如有些證人竟說從七百米突以外的距離窺見五米突至六米突的空間。

各證人的陳述及希臘白皮書中所載的陳述亦有出入。例如關於九月十三日的事件，希臘證人 Alexis DEMAGEORGIOS 的陳述和白皮書中所載的陳述即不相同。

希臘政府發言人所提出的論據：

當希臘方面就所提出一案向調查團說明的時候，并未提出任何論據來支持希臘對這些事件的控告。

希臘的聯絡員祇是說：

(a) 希臘的控告與阿爾巴尼亞的反告孰真孰假最好由調查團就地查明（S/AC. 4/PV/27，第五頁）。

(b) 大規模的騷亂“經常”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上發生。為支持其聲明，他提及從來未曾發生的事件和希臘游擊隊對希臘邊境哨兵站的襲擊。後一類事件與阿爾巴尼亞毫不相干（S/AC. 4/128 及蘇聯與波蘭代表的聲明以及阿爾巴尼亞聯絡員就第二十七、二十八及三十號哨兵站據稱被襲擊事所作的聲明）。

(c) 希臘聯絡員向調查團提出該案以後遲遲才發表如下的一段聲明：

“……阿爾巴尼亞政府所採取的有計劃的挑撥政策，該國政府絕不猶豫地隨時利用其組織來破壞希臘的領土完整和誘拐老百姓，縱在調查團工作期間亦復如此”（S/AC. 4/128）。

一〇. 阿爾巴尼亞政府發言人提出的論據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一再駁斥希臘的控告，並指出如下各點：

(a) 阿爾巴尼亞素無侵犯希臘邊境的意向。侵犯希臘邊境對阿爾巴尼亞沒有任何利益。但是這一點應該注意的是阿爾巴尼亞現在無意也從未有意侵犯他國邊境 (S/AC. 4/PV/12, 英文本第十九頁)。

(b) 煽動事件唯有對希臘有利。侵犯邊境的行為原屬希臘破壞阿爾巴尼亞領土完整與獨立計劃的一部分。希臘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上煽動事件是爲了遂其帝國主義的陰謀 (S/AC. 4/15)。

(c) 關於這一點應該強調的是：凡有指控我方侵犯希臘邊境的控告非但是誣告，而且可說是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恐嚇與挑撥計劃中的另一環 (S/AC. 4/15)。

(d) 這許多事件不僅是偶然發生的邊境事件，而是希臘邊境當局奉上级命令直接發動有連貫性的挑撥行為。這種侵入他國領土的行爲是有預謀的，並且暴露希臘方面的侵略意向。

(e) 調查團中的蘇聯與波蘭代表和阿爾巴尼亞聯絡員曾告知調查團他們親自聽 Grammos 區希臘游擊隊的司令官說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襲擊希臘邊境第二十七號、二十八號和三十號哨兵站，並俘獲軍官一名與各級人員六十四名的隊伍，不是阿爾巴尼亞的隊伍而是他的部下。

蘇聯波蘭代表等又說曾親眼看見若干希臘兵士，又據這些兵士報告，當游擊隊襲擊第二十七、二十八和三十號哨兵站時他們被俘，其後自願參加游擊隊。

(f) 從該區的地形和希臘方面在邊境上所據有的優越位置來看，阿爾巴尼亞是處於不利的地位，斷難發動攻擊；反之，希臘方面既有地勢之利，故較有向阿爾巴尼亞邊界襲擊的可能 (S/AC. 4/PV/27)。

(g) 阿爾巴尼亞政府指派專爲調查希臘所控邊境事件的二委員會的 A, B 兩項報告書連同充足的文件資料業已提交調查團 (S/AC. 4/215)。這兩項報告書駁斥希臘所有的控告，一方面證明在希臘白皮書所述各項事件發生的時候，邊境上平靜無事，另一方面又證明我方的控告已被對方用爲反告。

一一. 結論

關於控告阿爾巴尼亞煽動侵犯希臘邊境事件，希臘方面所提的佐證資料計有：

(a) 希臘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

(b) 希臘證人六名對邊境兩處事件所提的證詞。

阿爾巴尼亞方面的辯訴中包括該國政府指專派爲調查希臘所控邊境事件的二委員會的 A, B 兩項報告書內屢次向調查團提出的各點理由 (S/AC. 4/215)。

就希臘方面的資料和我方答覆所用的資料加以研究以後，可有如下的結論：

希臘聯絡員向調查團提出此案時，甚至未提到控訴希臘北鄰各國應負邊境事件的責任；

希臘方面的控告並沒有證據和理由可資佐證；支持希臘方面控告的唯一證據是一個阿爾巴尼亞兵士的軍帽（據說他是在希臘被擊斃，但事實上却在阿爾巴尼亞埋葬的）。這個證據後來發現是假的；

希臘白皮書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出入與矛盾之處竟達六十九處之多；

這本書列舉所謂的事件約有十起，但都與阿爾巴尼亞無關；

希臘白皮書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希臘致安全理事會的節略對同一事件的報導彼此之間亦不無出入；

希臘方面各證人的口供有不少前後矛盾之處，而證人的供詞與希臘白皮書對相同事件的說法彼此之間也有矛盾；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所提兩項報告書 (S/AC. 4/215)，把希臘所作有關這些事件的聲明推翻了；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和調查團中已經駁斥了希臘的各項控告，並有充分的理由爲根據；

參加調查團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認爲希臘指控阿爾巴尼亞煽動邊境事件純屬假造，毫無根據。阿爾巴尼亞代表團進一步認爲希臘所控之事既經證明不確，反過來可能支持阿爾巴尼亞指控希臘煽動邊境事件侵犯阿爾巴尼亞的控告。

I.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及 第三編的口頭陳述¹³

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認為希臘發生內戰與該國北部各區之騷亂情形應由希臘現政權負責

希臘全國刻在發生內戰，並不僅限於該國北部各區。

當調查團在雅典之際，巴爾幹民主國家的三個代表於調查團中駁復希臘方面的聲明時說，內戰已經波及希臘全境，並且蔓延至各島，又說希臘方面聲明內戰祇在北部邊境的地區發生一點，毫無根據而且與事實不符。

關於這一點，本人曾說：“雅典政府想要外界相信祇有北部邊境一帶發生騷亂的企圖早已失敗了。因此，希臘方面所控騷亂局勢係北鄰各國所主動一點，便成為無稽之談。在希臘全境很多地方甚至在各島上，人民皆紛紛為了自衛奮起鬥爭”(S/AC.4/PV/12)。

本人在同一文件上說：“這個嚴重的局面和希臘的內戰顯然應由希臘當局本身負責。誣告希臘北鄰各國造成希臘國內的目前局面非但是假的，而且恐怕反過來對希臘政府大有不利。”

為證明這個論據起見，巴爾幹國家的三個代表請求徹底調查，以便斷定希臘全國各地以及各島嶼皆有內戰的事實。我們要求調查在 Peloponnese 發生和在各地發生的武裝衝突。除上述聲明而外，三國代表並提出文件資料，其中引證希臘報紙及外國報紙所發表的新聞，並節錄希臘政治家及外國政治家的談話。關於此項調查的要求，都表示堅決相信我方所說是確實的。這些申請是來自不同的政治團體和個人。他們雖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可是却毫無困難的把希臘方面負有挑撥性的指斥推翻了。向調查團提出的各項申請，建議了許多足以達成辦理徹底調查的方法。

除了上述申請與聲明外，還有衆望所歸的政治團體和私人紛紛提出申請與聲明；他們都能供給調查團有用與有關的資料。整個希臘都動員起來，準備揭發希臘內部情形的真相。調查團從希臘全國各

地接到函電與節略不下數千件，都一致聲明內戰完全是內部的問題，而且希臘全境各地皆有內戰發生。鑒於此類強調內部原因的請願書，是希臘全境各地各城市鄉村甚至在最南部的城市與鄉鎮的私人與政治團體所提出的，充分證明內戰在希臘全境蔓延而不僅是波及北方各區而已。這一大批文件可說是人民的證言，把真相充分暴露出來。

調查團同意聽取各政治組織與私人提出的證言，揭發希臘國內騷亂的真正原因，祇此一點，已足證明調查團對於上述論據極重視了。調查團也設立特種工作隊，以便盡力徹底調查這個問題。調查團所有的工作隊可說很多與研究此項假說有關。調查團顯然認為此項假說不無理由，因此進行加以研究。調查團的口述紀錄，大部分是提到希臘全境發生內戰和造成內戰的原因。

在調查團駐留希臘的整個期間，希臘新聞界與政府所發表的公報都不斷報導關於離邊境很遠各區的激戰情形。關於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游擊隊進入 Peloponnese 的 Sparta 城的一件事。

現在調查既已完成，凡是公正的人都不會懷疑內戰確實延及希臘全國各地的事實。經過此項調查，內戰的事實完全肯定了，於是希臘政府的報告已不能成立了。希臘政府設法說明內戰蔓延到其他區域的現象，是由於游擊隊向南移動而起的。此項解釋的漏洞是馬上可以看得見的；這是希臘政府故意捏造事實的最典型（和最失敗）的一例，換句話說，希臘政府把希臘全境發生內戰的責任推諉於某一國家的行動，可是業經調查予以揭穿了。

在 B 隊開會的時候，希臘代表團團員 Mr. Cambalouris 說，希臘游擊隊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離邊境一五〇公里左右的 Litohori 地方作第一次的出動。可是 Litohori 是在希臘的南部。

讓我們把這段話和 Mr. Kyrou 向調查團提出希臘政府的控告之時所說的如下一段話作一比較：“這個計劃的第三階段是在十二月十九日開始，當時安全理事會應希臘政府之請，決定就內戰的形勢作一調查。在這個階段中……游擊隊方面把他們的活動移到南方，以便向委員會證明希臘的全境均在發生內戰……。”由參加調查團的希臘代表團的團員互相矛盾的言論可以看得出，甚至受希臘政府委託代為發言的人都不相信 Mr. Kyrou 所說的關於“計劃的第三階段”的一點。

¹³ 文件 S/AC.4/PV/85 (原件法文) 所引決議草案各點，參見文件 S/AC.4/W.16/Rev.2。

關於調查的聲明

調查團工作過程中所傳訊的證人與接獲的文件，都證實了巴爾幹三個民主國家的論據，即希臘目前的情勢是該國全境——每一區、每一城市與鄉村——發生內戰的直接結果。在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代表根據保王黨報紙 Embros 和 Kathimerini 轉載公安部官方公報所擬具的聲明中，讓我們先看一看第二十四號檔案的第一號地圖。第一號地圖（包括的時期至一九四六年九月為止）指出游擊隊在希臘全境的發源和發展的範圍。我們可以看見當時這些戰鬥人員是從希臘南部（Taygetos 和 Eparnon 山）至北部（Vitsi 和 Boj-Dog 山）又從東部（Lesbos 和 Rodope 山）至西部（Pindus 和 Grammos 山）的山嶺地區一帶活動；他們的活動在中間各區域（Vernion, Paikon, Falokron, Groussia, Olympus, Hasia, Pilion, Ossa, Orthraes, Pindos 等等）也未見減少。

甚至在希臘總理 Mr. Tsaldaris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於巴黎對時報記者說游擊隊戰爭純屬希臘內政問題以前，游擊隊的活動範圍顯然業已非常之廣——此項聲明實與希臘政府的立場衝突的。當時 Mr. Tsaldaris 並未提到外力的干涉雖然根據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第一號地圖所指的公安部出版物，游擊隊的鬥爭已波及希臘全國各省甚至波及各島。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文件中的第一號地圖指出希臘山脈的形狀和第一次激戰的日期。從公共秩序部的通訊中可以斷定希臘內部的武裝鬥爭是在山嶺地區開始的；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被壓迫的人唯有躲在山嶺地區才能逃避與抗拒政府的懲罰手段。

調查團在調查過程中曾有不少機會聽說希臘的內戰目前正在希臘的全境激烈進行之中並不僅限於邊區一帶。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某一發言人說：“有些人說內部的騷亂是由於外力的煽動、推進和支持所造成。這一說實在是最不準確了。騷亂的局面全完是由於內部的原因。此外，騷亂的局面在希臘大陸各地發生，甚至波及到各島。騷亂的範圍與程度遠超於邊境附近一帶具報的事件。在各邊區當然也有激戰的情形，可是並非在邊區開始，而且也不是最激烈的。”

君主與法西斯式的希臘政府捏造事實的另一明證是蘇聯和波蘭代表及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聯絡員在所謂希臘的中心與希臘民主軍統帥 General Markos 會面的一件事。我們從調查

團與游擊隊相遇的第一個村莊 Amadhara 起沿途步行至與 General Markos 會面的 Krissomilia 村。我們所經過的全是希臘游擊隊佔領下的地區。步行的距離超過二百公里而且全在游擊隊控制下的區域。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這個 Krissomilia 村距 Grammos 指揮部所在地的 Kastanopiton 村——就是離各位代表出發前往和 General Markos 會面的地點相距——的直線距離達一百二十公里左右。

第一調查隊先後在 Ikaria 及 Aghoriani (Thessaly) 兩地接獲大批證據。根據這批證據，我們很明顯地看得出內戰確在希臘的全境發生。關於這方面最為確實的證據就是第一調查隊與游擊隊在希臘的中心地點會見的事實。

因此，我們所得的結論是：內戰在希臘的全境普遍發生而不僅限於在邊區一帶；

希臘方面所說內戰祇限於邊區一帶發生一點既無根據，亦非實情；

據希臘政府的解釋，內戰從北部移往南部是從希臘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籲的時候開始一點也是不確的。

二、 憲兵隊，正規軍和右翼隊伍 對該國的民主勢力的迫害

(a) 當調查團在雅典的時候本人曾對調查團強調地說 (S/AC. 4/PV/12)……“希臘所有的國內與國外爭端完全是內部情勢造成的…… Varkiza 協定已被破壞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強迫舉行，可是有一半以上希臘人民未參加的欺騙選舉的結果，表示人民決心反抗反動勢力的專制政權。假託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的所謂全民表決，希臘人民被迫接受了君主政體。這是對希臘人民加以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權利過程中的又一階段。今天希臘是在一個恐怖政權掌握之中……希臘的現政府為了鞏固它的地位起見成立了正規軍隊、並利用右翼匪幫為爪牙，向民主份子和希臘人民猛擊……。”

希臘的現政府機構是在叛國通敵者掌握之中。本人已經把名單供給各位了。

(b) 為支持我們的正確論據起見，我們曾把知名人士如 Mr. Wilkes (英國下議院議員) Mr. Sofulis Mercuris, Mr. Soffianopoulos 等，在希臘與外國報紙與出版物發表的聲明節錄十八種提送調查團參考。我們亦曾提出各項出版物與文件證明希臘國內現有恐怖的局面和內戰存在 (S/AC. 4/PV/12)。

支持我方說法的書面證據的價值

我方提出的文件資料的確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在調查團調查和工作的過程中，此項文件的真實性從未引起異議。這些文件不是來自站在客觀立場的中立方面，便是來自希臘的官方，例如希臘的知名人士所發表的聲明與希臘的出版物等等。在調查團工作過程中，此項文件從未遭受懷疑或被人指控是捏造的。因為這些文件的內容並不是專為支持我方在委員會工作期間所持論據而擬具的，因此，其法律基礎是非常牢固的；這些文件來自政治立場很不相同的希臘各方面，及來自其他三個國家以外且有意指出希臘國內騷亂局面的真正原因的人民；這是從外國得來的文件資料，其中最多的是來自英國。

(c) 我們曾經要求對希臘內戰的真正原因加以最徹底的調查，並向調查團提議證實我們的說法。調查團和各工作隊在工作的過程中屢次發現希臘的騷亂局面的起因。調查團和各工作小組的大部分工作，既然很顯明的是專為調查希臘內戰的內部原因，因此更證明希臘三鄰國所提出的論據確有根據。至於所謂調查內戰的內部原因等於是干涉希臘的內政，不過是一種隱蔽的手段，欲使調查團看不見為希臘人民所深知的悲慘現實，又藉此使調查團得不到最確實的證據——普通民衆的意見——并掩飾騷亂的真正原因而已。

(d) 支持此說的證人究竟是誰？他們是從我方邊區來的嗎？這些人是我們以往認識的嗎？他們前來調查團作證是否會使希臘政府對他們另眼相看？他們是阿爾巴尼亞人嗎？否；這些證人都是純粹的希臘人，且係自願前來或經我方邀請前來作證的。這些證人是我們以往所不認識的，且和我們未曾有過任何關係。在事前我們亦無機會和這些證人接頭授以機宜替我方作證。事態的演變證明我方提出的控告也就是他們本身所要提出的控告。他們唯一關心的是如何挽救祖國免受恐怖統治、內戰與外國佔領之害。他們來調查團吐露真相的志願竟為政府機關所阻撓。這樣非但得不到政府的讚許，反而使自身生命受種種威脅，並有遭保王法西斯派加以逼害的機會。雖然如此，證人、政治組織和個人仍紛紛前來調查團當面作證，或提送函件、備忘錄，根據事實說明希臘國內情勢的真實原因。替本章所提控告作證的證人有：

(i) 希臘國內最重要的政治團體發言人，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人民民主聯盟——Sindicat

——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民主協會——自由左翼黨；

(ii) 被遞解出境的人士，政治犯與被判死刑的人士；

(iii) 個人與鄉村代表。

這一類證人中有來自希臘各地的民衆，政治組織、民主協會與知識界組織的代表，又有由希臘各地被遞解出境的政治犯。此外又有民主軍戰鬥人員的代表。證人中還有婦女。

由此可見從這許多方面和人民各階層得來的證據，是唯一能夠暴露希臘國內騷亂情形真正原因的證據。調查團前來希臘深入民間，使希臘人民有坦白發言的機會，同時使他們能夠把目前的政府恐怖手段所造成無可忍受的局面充分揭發出來。

關於調查的聲明

從各項證詞、函件、節略與電文，可見希臘內戰歸因於希臘統治者目前對民主羣衆和人民的態度與憲兵隊正規軍及右翼匪幫所施的壓迫與恐怖手段。

關於恐怖與迫害的具體事實在各省都是一樣的。各方面的證據所指的具體案情縱有不同，可是內容永遠是一樣的，足見這是希臘內戰內部原因真實可靠的證據。

足資供證的尚有希臘民族解放陣線，General Markos，人民民主聯盟，左翼自由黨等所提交的節略，從Ikaria來的節略，Aghoriani與Pavlos-Melas的證詞和無數的函電與節略。

(一) 自從Varkiza協定破壞以後，希臘政府便開始恐怖統治：

General Markos的節略說：“自從Varkiza協定破壞以後，很難描寫人民民主運動特別是抗德運動中的戰鬥人員所遭遇的命運。”這個節略說在該協定成立的一天，保王法西斯派匪幫開始對希臘人民尤其是對民主份子採取恐怖手段。該節略又提到通敵叛國犯的姓名。這些人在協定成立以後獲得釋放後，隨即開始壓迫希臘人民和民主組織。

人民民主聯盟的發言人說：

“Varkiza協定已經被破壞了。現在好像德國人已回到希臘來似的；這項協定用為解除抗德運動人員武裝的工具。協定的破壞鞏固了專制政權的地位。自Varkiza協定以後，希臘右派的政策好像祇有一項基本目標：用武力恢復君主政體，以拘捕監禁和清算所有民主份子為手段，消滅反對派和民主

的力量，在法西斯君主政治制度下成立擁有獨裁權限的政府。”

左翼自由黨代表說(S/AC.4/PV/31)自Varkiza協定被破壞以後，沒有人以為迫害民主份子會引起內戰的。

(二) 抗德運動人員被迫害的事實如下：

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說(S/AC.4/PV/67)：“我們在 Varkiza 協定以後繳出的武器立刻落在通敵叛國者手中，用為對付我們的工具。參加反對抗德運動的人不少被拘捕。在另一區有人民解放軍的五個營長和隊長連同游擊隊隊員多人被捕入獄。”

希臘證人 ZAHOS 說(S/AC.4/SC.2A/PV/12)：“我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把人民解放軍的第二十四團的全部武器繳出。然而，在同一晚上我們就遭保王法西斯派猛擊，險被殺害。”

Agrafa 區游擊隊首領證人 TERZOGLU 說(S/AC.4/SC.2/PV/25)：“本人原來是希臘軍隊的正式軍官駐在 Larissa 一地。當局將本人列為乙種人員，換句話說就是列為後備軍官，其唯一原因就是因為本人在德人佔領時代曾經參加抗敵運動。”

(三) 無辜人民未經審訊受苦刑與殺害的實例：

證人 ZOGAS 說到(S/AC.4/SC.2/PV/25)右翼匪幫的時候有這一段：

“這幫人隨時無故拷打希臘人民。Sourlas 的一幫人，憲兵隊和在敵軍佔領時代替德國人打仗的軍官若干名正在希臘各地肆意殺人、放火、並到處破壞。”

證人 DAMBASIS, Cristos PANDELIADIS 及 Elisabeth ALIANIDHI (S/AC.4/SC.3/2)，ALEXANDRIDOU (S/AC.4/SC.7/PV/1)，Maria SLAVI (S/AC.4/SC.8/PV/2)和其他證人多名都曾提出關於右翼匪幫和憲兵隊虐待良民，人民解放軍舊日戰鬥人員家屬、和當今游擊隊的家屬的證據。

(四) 強迫選舉與全民表決：在調查團前陳述的各團體有如下表示：

“選舉與全民表決都是在暴力威脅下舉行的。而且作偽之事不勝枚舉。”

這種情形非但不能促成和平反而使一般情況逐漸惡化。

內戰轉劇：

關於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第二十三號檔案載有文件二十項證明選舉及全民表決都是非法舉行的。

民族解放陣線節略第二十八頁有如下一段：

“公共秩序部部長 Spyros Theotokis 答覆我方抗議共和黨人一〇九名在選舉的第一個月內被暗殺時說這是選舉勝利後得勝情緒爆發的不幸結果；這是勝利者的瘋狂表現，不久便會消散的。”

證人 DIMITRIOS 說(S/AC.4/PV/63)他曾經被迫投票贊成君主政體。“本人在全民表決的時候曾受憲兵隊的苦刑。”

證人 SAVVINIDES 說(S/AC.4/SC.7/PV/1)政府“對民衆施以恐嚇迫使他們投票選舉保王黨。”

(五) 政府當局串同匪幫犯罪。

本人要提出三項來源真確的文件斷定政府方面不但串同右翼匪幫犯罪，而且證明這些匪幫直接依賴政府。

這三項文件列為 General Markos 節略的附件(S/AC.4/177 附件五B第三頁、附件五B第四頁、與附件五B第五頁)。

第一項文件是經惡名昭彰的右翼匪幫首領 Vourlakis 簽署的；這個文件是致 Papa Nikolas Arogoustopoulos 的一封信，由駐 Ipatis 的憲兵派出所送達收信人的。該派出所所長也記得曾接到那一封信。

憲兵隊長 Papas 簽署的第二項文件係命令 Spilia 的匪幫首領去追剿“共產黨”。

最足為象徵的第三項文件是駐 Argitca 陸軍司令官致右翼匪幫各首領的一封信告訴他們他本人已經被派為他們的司令官。

這三封信用不着任何說明。

(六) 右翼匪幫、憲兵隊與政府軍隊大規模的恐怖行為的實例：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 Xerovrissi 及 Stefanini 的大屠殺。

保王黨匪徒 Bandouvakis 與 Lazik 率領六十人的隊伍侵入 Xerovrissi 村。他們焚燒民房、強姦婦女、並大肆屠殺當地男女老幼。那一次遭受犧牲者有四十人。

證人 MARANTIDU 提到襲擊該村的原因時候說，該村居民是共和主義者，這一個事實似乎已足說明為何遭受攻擊了(S/AC.4/SC.3/19)。

Stefanini 的悲劇：當時有憲兵三百名進入該村，憲兵隊官長命令他們把老幼婦女四十名集中起

來拖到村外去，並用機關槍加以掃射。婦女四人當時被擊斃，其他十人則受重傷。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 Vamvakou 村的大屠殺案：

Katsarea 的右翼匪幫八十人進入 Sparta 區的 Vamvakou 村。他們把男子二十五名，婦女五名與兒童三名橫加逮捕，領到該村的中心地點加以槍殺。

以上所有事實都是從保王黨方面來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第八號檔案）。

（七）希臘全境為恐怖所籠罩：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節略。

Varkiza 協定那一天早上，保王黨恐怖團體和匪幫立即開始行動，政府的特務非但不加干涉，且往往予以合作，被犧牲的是共和主義者與昔日參加抗德運動的戰鬥人員。

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的期間內，有八四，九三一人被捕，又從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的期間內，被捕人數竟達七萬二千名之多。

證人 LOULIS（政治逃亡人士中央委員會代表）在 Ikaria 集中營被傳訊的時候說，當局在希臘全境各地施用恐怖手段對付民主份子。

Andrea DJIMAS 在 Ikaria 說：“自從解放以後，全體希臘人民尤其是曾經參加抗德的人都陷於水深火熱的境況；希臘政府的恐怖統治的結果是無數人民被殺害與監禁，或者被流放到荒島上去”（S/AC.4/SC.2/Y）。

（八）迫害民主團體的運動。

勞工同盟會代表告訴調查團（S/AC.4/60）說：工人除了工會的權利被剝奪而外受盡壓迫而且隨時被捕遞解出境和被殺害；目前的政權絕未取得人民和勞工階級的信任；這個反動政權乃是強迫人民接受的，它之所以能夠苟存，完全是依賴外力的干涉和接濟。最後，他說：“反動集團壓迫與清算國內民主勢力是希臘內戰、動蕩與騷亂局面的起因。”

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希臘青年組織）代表說：他們的組織被解散，證明希臘政府的政策是在根本消滅一切民主制度（S/AC.4/SR.41）。

（九）知識份子受迫害。

從第三號表上民主協會聯合會的節略可見，尊崇希臘固有文化的教師都被解聘，而解聘的理由不

是因為教師是民主人士便是因為他們曾參加抵抗德國侵略者。

在雅典大學和工藝學校凡是民主協會聯合會會員的教授都被解聘。在另一方面曾與德國人合作的附敵國賊則被派為中學的教員。此項文件列舉所有被匪幫和憲兵隊殺害的希臘知識份子的姓名及被拘捕或被逐出境者的姓名。

其他政治組織或黨派也就相同的問題連同具體事實向調查團提出。

（一〇）民主新聞界受壓迫：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發言人說：

“民主新聞界尤其是左翼的新聞界受瘋狂的壓迫。關於報館與印刷所被毀情事日有所聞，尤其在內地各省為然；編輯人員被謀害的事件甚至也發生……”

被停刊的報紙有五十五家之多。

B 隊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 Pavlos Melas 監獄訊問 Laiki Foni 報前任社長 Costias SIRINJOTIS。他是因為被認為某兩次出版不當而被軍事法庭判處徒刑十五年。他主辦的 Salonika 共產黨機關報 Laiki Foni 被停刊了。

在同一監獄中尚有 Laiki Foni 報記者 Jani Kanakis, Elefteria 報社長 Tanassis Pandekis, Elefteria 報編輯 Bandis Zarbinis, Odikis 報社長 Andonis Varvitis, Mahitis 報社長 Menelsos Mossaidis 等人（參閱 S/AC.4/SC.3-2 與 Pavlos Melas 監獄委員會的節略）。

（一一）各法院的恐怖情形與活動。

希臘民主協會聯合會提到希臘目前的司法情形有如下的一段話：

“這個準法西斯的政權甚至要腐化司法。忠實的法官被免職，而由不良的法官代替。司法制度目前正在遭遇一個重大的道德危機”。隨後舉出希臘司法偏袒和反民主的實例。

（一二）今日希臘最明顯的現象是附敵國賊掌握大權。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文件第九號檔案滿載證據證明希臘今天是由戰時曾與德國和義大利人合作的附敵國賊所把持。潛入國家機構在政府各部任要職的著名傀儡有：Gonatas, Tsatsaras, Theocharidis, Theotokis（議院主席）；議員 Tourcovassilis，議

員 Vertakos; 參謀總長 Spiliatopoulos, 雅典警察總監 Evert 和其他等人。

社會主義黨發言人說:

“附敵國賊沒有一個被清算的。相反的,他們又都變成了紅人。希臘傀儡 Ralis 在德軍佔領時代曾任政務會議主席,可是他死後竟予國葬,棺槨上並覆以國旗。”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檔案第十號有二十六種文件證明政府機構是由以前與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合作的附敵國賊把持着。

(一三) 為逃避現政府的恐怖手段,希臘的民主人士不得已乃走避山林以圖自衛並和專制政權鬥爭。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又說“因為政府方面重新發動攻勢到處迫害民主人士,使他們的生命財產與名譽受盡威脅,因此民主人士被迫逃往山中苟全性命者日多。甚至在山中,他們也受到政府的爪牙和受政府接濟軍火的保王黨匪幫的追擊,因此他們也不得不去找武器來自衛。”

人民民主聯盟的發言人認為人民有下面的幾條路可走:(一)被監禁且無受公正審判的希望;(二)被逐荒島且無生還機會;(三)流亡外鄉;(四)留居中受憲兵隊的威脅,且冒死亡和苦刑的危險。

證人 TERZOGLU (Agrafa 區游擊隊首領) 說 (S/AC.4/SC.2/PV/25):

“本人之所以逃往山中是因為 Sourlas 和 Karagiourggios 一手造成令人忍無可忍的情勢;他們專把強盜和附敵國賊招募到隊伍來。”

證人 Dimitrios PAPAYANIS 以 Salonika 勞工議會主席資格對調查團說 (S/AC.4/SC.3/6) “一大部分罷工的人除從事暗中活動外,別無他法。”

三. 希臘內戰和英國的責任

本人於本月十五日致函起草委員會主席(機密文件 S/AC.4/W.18/Add.4) 請求在紀錄上載明調查團在希臘工作過程中曾屢次發現希臘國內騷亂的情況受有英國的影響,又發覺英國有干涉希臘內戰的情事,乃至英國軍隊無故留駐希臘的事實。這種情形現在仍是造成希臘內部騷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同函中本人也提到英國對於希臘目前情勢所負的責任已經確定了。因為這些原因,本人一直認為英國對希臘內戰所負責任必須在第四章中提起。

關於英國對希臘內戰應負責任一節有不少鐵證。

關於英國軍隊在希臘所負任務的文件資料有如下各項:

(a) 來自希臘國內的重要英國人員與希臘當局的官方文件;

(b) 希臘政治團體向調查團提出的各項節略;

(c) 證據。

向調查團提出的來源真確的文件 S/AC.4/177/Annex 5/A, 第六頁上已把全部事實充分證明了。

這是希臘政府的官方文件。這是一項具體的文件,其中並無揣測之詞或個人的觀點。這項文件指出英國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由駐希臘使節 Mr. MacNeil 將已解散的武裝平民的名單送交希臘政府。這些人在解散以前當然是先接得武器的。該文件附有名單開列這批人的姓名和他們的武器。

這個名單所載的姓名不下有數十人之多。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 Thrace 和 Macedonia 委員會的節略(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檔案第二十九頁)所附的另一項文件上說:

Macedonia 軍事司令部 General Melissinos 手令的節錄;

“行動司令。 機密

“第 A. P. 一六八號 特急件

“致第十五與第十六旅旅長。

“第七印度旅為增進安全起見,決定將若干種武器供給可靠的農民……接受武器的人將按各村村長、英國陸軍當局、和民團首長事先議定的辦法挑選。縣知事會同各地區英國駐軍司令官及民團首長將指定接受此項武器分配的鄉村。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在

Kavalla

(簽署) P. MELISSINOS

上將司令官”

另有一項真確的文件列舉不同組織的地址與首長姓名。

後一項文件也在 General Markos 的節略 S/AC.4/177 Annex 5/A 第三頁上登載。

這項文件是英國聯絡官簽署,逕致希臘憲兵隊公安處的,並註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發出。英國聯絡官信內說英軍總司令部因在調查某些問題,所以請求供給有關如下各點的情報:各政治團體包括附屬或合作機關的正式地址,乃至政治組織

首長的住址與職業。最後，英國方面要求凡是與所提各點有關的全部情報均應列入每月的報告內。

從這封信我們顯然看出英國軍隊對希臘的政治是非常甚至於過分地注意了。

爲了說明這些文件對調查團的報告書和對任何公平的結論與建議有莫大的價值起見，本人現從希臘民族解放陣線 Florina 委員會的節略 (S/AC. 4/SC. 2A/37, 第二十四號) 引若干段爲證：“自從 Varkiza 協定以後，英軍協助當局即以突擊、劫掠及迫害政治份子(一般都是民主份子)爲手段來解散政治團體使政府的力量得深入各省。”這些文件又說明英軍如何會同政府軍隊強行佔領政治團體的辦事處。同一文件並說明英軍代表曾對在 Amyntheon 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說：“你們這些人幾天以內就要看見有甚麼事發生了。你們就要看見有甚麼事情在你們頭上發生”。這句話再確實不過了，因爲憲兵隊抵達不久便會同英軍把各團體的辦事處佔領了，並刺死一個懷孕的婦人和拘捕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當地官員。

同一文件證明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英軍以炮及機關槍把 Valto (Rudnik) 城包圍夜間開火轟擊，而 X 黨黨徒則乘機洗劫 Varygo 及 Klithro 兩鎮。英方遣派印度部隊於 Bevi, Lofous, Clandorahi, Amyntheon, Kelli 等地駐紮。在一九四五年整個夏天，英方會同少數憲兵到處搜捕清除受壓迫的民主份子。他們把印度人的情緒挑撥到瘋狂的程度，並使他們相信被害的人全都是法西斯黨徒，附敵國賊和德國人。

General Markos 節略的附件中載有一項重要的文件 (S/AC. 4/177, 附件五, 第四頁)。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從 Lamia 拍來的一個致駐 Ipatia 憲兵隊的電報。那個電報說：“英軍一隊將於本月二十一日離 Kifisia 開往內地各區巡視，並將於八月三日返防。請通知政府機關與地方當局妥予合作。”

經調查團傳訊的各位證人都提到英國軍隊參加迫害希臘的民主組織的事。

證人 GELTSINOS 說：“英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來到 Karatzova 區的 Prodromos 村與 Meromylos 村(兩村相距祇有五分鐘之遠)……英人在 Prodromos 村殺死 Michal Chadjidimitrios, 並且在街上見人便打”(S/AC. 4/PV/57C, 第十八頁)。

證人 ZOGAS 說：“這種情形是英人造成的。他們組織 SEA (軍事警察)，然後串通他們虐待人民。”

證人 Anesti SIRIDOPOULO (S/AC. 4/SC. 8/PV/2) 說：“一九四七年三月間英軍和保王法西斯黨徒把 Notia 的鄉村包圍，用砲火威脅，然後進去。他們進到村裏去以後把所有男人集中起來。六七個人因爲走散了便被他們帶走鞭打。婦女們也被鞭打。男人又被領到 Ardes 某處再度被打”。

希臘政府要求傳訊的證人 Thomas ZAHOS 說：“另一件使我們不能忍受的事就是英國駐軍希臘，因爲據我們看來，這是我國第二次受軍隊佔領。我們永遠會這樣想的。這也是逼得我們離開的原因(往投 maquis)” (S/AC. 4/SC. 2A/PV/12)。

下面一段錄自民主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的節略：

英國人雖然已保證 Varkiza 協定並答應敦促各地政府實施此項協定，但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間却串同擔任佔領的“保安隊”對希臘人民作戰；相反地，他們用盡所有方法協助保王法西斯黨徒破壞此項協定。右翼的匪幫不但從未被解散，而且反對人民加以有計劃的迫害。今天他們正式指揮這些匪幫，這些匪幫擁有充足武器，穿着憲兵制服，並獲得英國人所供給他們的軍用器材。

所有調查團的文件資料都證明英軍直接干涉希臘內政，參加右翼匪幫的恐怖行爲，並協同迫害希臘的民主組織。

關於希臘國內混亂情勢英國方面亦有所負責任一節，調查團從傳訊的各政治組織發言人口中也得到證據。

關於希臘內戰英國所負責任民族解放陣線發言人曾如此說：

“英國干涉我國內政乃是促成目前情形的基本原因；因爲如此，我國的獨立都被犧牲了。”該發言人繼續說：

“目前的情勢主要是因英國的政策而起。自解放以來，各個政府都是乘英國武力干涉的機會取得政權的。”

希臘社會主義黨 ELD 發言人有如下的一段話：

“若說希臘內部騷亂當歸咎於希臘的政權一點不是等於說我們可以忽略外國勢力的影響，因爲後者是有責任的。英國的因素……。”

以下一段是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發言人的意見：“到目前為止，歷次政府的政策都是要把成千累萬的民主人民趕到山上去。在法西斯與專制政權壓迫之下，民主人民爲求自衛，祇有發動游擊。今天在本國受英國佔領並在一個法西斯政權統治之下的時候，這樣的情形也就繼續存在。”

左翼自由黨發言人說（S/AC.4/PV/31）“英國人足跡所至，恐怖情形隨即發生。右翼匪幫也就乘機蠢起（Sourlas, Vourlakis, Mangenas, Michalagas, Tsoulos-Andon 及其他）。”

上述種種即足證明希臘的騷動情形是完全因爲內部原因而起。自右翼份子破壞 Varkiza 協定以後，他們便奪取希臘的政權，並開始實行恐怖政策，消滅民主勢力，並造成希臘的內戰。

因此，希臘的騷亂當歸咎于目前統治者的恐怖政策。希臘國內的騷亂情形更因英國軍隊的留駐，干涉希臘內政，以及參加壓迫希臘民主分子而益趨惡化。

四．希臘國內查謨少數民族受迫害的情形

希臘國內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被迫害的問題值得加以澈底調查，因爲這個情形不但反映出國內的壓迫政策，同時還證明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仇視態度。

任何客觀人士從調查團的各項文件，都看得出希臘當局負屠殺良民的責任：被殺斃絞死的有二，八七七人，六十八個農村中有五，八〇〇座民房被焚毀，因忍受不了恐怖壓迫狼狽逃往阿爾巴尼亞的貧苦查謨族人有二三，〇〇〇名。

我在雅典所發表聲明中，曾強調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在希臘所遭遇的悲慘命運原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開始的。調查結果證實當局對阿爾巴尼亞人的迫害與恐怖手段繼續了好幾個月，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阿爾巴尼亞人大批出走時始止。EOEA (Ethnikon Omodhon Elion Andarton)第十師屠殺阿爾巴尼亞人是奉 Zerva 部隊的 Lieutenant-Colonel Aristidi Komara 的命令而執行的，並且是以根絕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的預定計劃爲出發點。

爲了證明這項悲慘的事實起見，我們曾經從各報客觀的記載節錄十五段，連同個人的聲明一併提交調查團。記載事實的各報不是希臘報就是外國報紙。我們也曾提出十六件來源正確的佐證文件，如極有價值的政府方面的備忘錄與文件。查謨族被屠殺的事實亦業經重要的國外證據證實了。英報 News

Chronicle 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轉載議會議員 Mr. Hutchinson 就這個問題所搜集的證據（S/AC.4/PV/16，第十一頁）。駐 Tirana 英國軍事代表團的團員 Lieutenant-Colonel Palmer 曾就他專程前往調查查謨族人被屠殺案件一事提出一項報告書（S/AC.4/PV/16，第十一頁和 S/AC.4/69，第三頁與第四頁）。那個報告書證實屠殺確曾發生，而且業經希臘司令官 Sarandis 承認不諱。Mr. Palmer 的報告書又經駐 Tirana 英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Hodgson 補充意見（S/AC.4/69，第四頁）。（參閱“希臘保王法西斯政府對阿爾巴尼亞侵略行爲”一小冊登載的影印件——S/AC.4/89，第九十八頁）。

在結束此項簡短的聲明以前，不得不一提希臘新聞界對這個問題的報導。下面一段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Yanina 的 Agonistis 報第二九〇號節錄的。“Zerva 的劊子手把義大利和德國佔領軍餘下的東西破壞殆盡以後，到處造成恐怖的氣氛。阿爾巴尼亞人被驅逐以後所剩下來的全部財富都被洗劫一空……（S/AC.4/PV/12，第三頁）。”

以下各報：The Voice of Epirus 第一百四十五號版，Embros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版，Agonistis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和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版均報導有關查謨民族受災難的情形（參閱希臘保王法西斯政府對阿爾巴尼亞侵略行爲一書，第九十三、九十四與九十五頁）。

阿爾巴尼亞政府曾向在巴黎召開的外長會議呼籲，並請設法對查謨族的問題尋求和平解決（S/AC.4/PV/16，第十二頁）。

希臘政府代表因爲不能否認大屠殺的事實，祇好說這些事件是“所謂的大屠殺”，並謂查謨族人因爲以往曾與佔領軍合作的關係，故此逃亡。然而此說業經希臘政府所傳詢的證人 Frontzas 所否認。這個證人說：“在希臘人民解放軍中有一營人是由查謨族人組成的”（S/AC.4/SC.2A/SR，第十一頁）。

查謨族人被迫害的真正原因是因爲他們曾經積極參加抵抗佔領軍。這一點可從如下一事獲得證明。大屠殺的頭一階段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開始一直繼續到年終爲止。嗣後因爲希臘人民解放軍把 Zervists 匪幫從 Chamouria 驅逐出境，因此有很短一個時期的平靜。在壓迫的初期從希臘逃往阿爾巴尼亞的查謨族難民開始回到他們的祖國來。可

是，在 Varkiza 協定以後，希臘共和同盟軍隊一再佔領 Chamouria，於是大屠殺的第二階段便又開始了（S/AC. 4/PV/16）。

在 Filiates 的希臘代表因為不能夠反駁或解釋大屠殺查謨族人民的原因而又無從洗刷本身所犯的罪惡，於是就否認查謨族人原籍阿爾巴尼亞的事實，希望藉此轉移調查隊的視線。關於這一點雖然已經有人證明誠如他所說的他們不是土耳其人，但却是真正的阿爾巴尼亞回教人民。在另一方面，希臘代表又提出荒唐的解釋說這些人民受了宣傳的影響，遂自覺是阿爾巴尼亞人而不是土耳其人（S/AC. 4/SC. 2A/SR/4）。

歷次的希臘政府把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當作土耳其人，一貫對他們實施同化的政策。這又是壓迫他們的另一原因。

五. 證人

我們要求把和這些罪狀最有關係的四名希臘證人，包括 General Napoleon Zervas, Colonel Kranja 等等，傳到調查團面前作證。我們也要求視察屠殺發生的主要地點：Filat, Paramithi, Margellic, Parga, Spatar 和 Kocke。各該希臘證人未經傳訊，這些地點也未經視察。

在阿爾巴尼亞，我們要求調查團傳訊曾經遭受壓迫的查謨證人二十名。第一A隊祇傳訊了四名。希臘政府傳喚的四名證人也對此問題作證。

依照阿爾巴尼亞政府代表致駐在 Salonika 的調查團一函中（S/AC. 4/69）所提出的請求，第一A隊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堅持先到 Konispol 去研究查謨問題，然後根據所得證據回到 Filat 來就地查明以往發生的事件。該隊並未採納此項提議，結果祇在 Konispol 停留幾個鐘頭而已（S/AC. 4/SC. 2A/15）。在 Konispol 數小時內曾經傳訊若干查謨證人，調查在 Likojan 一地的邊境事件，又聽取調查團所傳喚的五位證人對 Mehmet Kotanlako 的話所提出意見。在該地的工作時間實在非常短暫，可是在 Filat 一地竟費一整天聽取希臘各證人對查謨問題的口供。

從查謨反法西斯協會發言人的證言，可見迫害查謨人是有預定計劃的。這位發言人說：“最殘酷的暴行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發生的。查謨人在查謨利亞各地無享受威嚇迫害。被害人民為數以萬千計。這些暴行在 Filat, Parga, 和 Spatar 各村發生”（S/AC. 4/SC. 2A/SR/16, 第一頁）。

其他證人提到在本村發生的具體事件。

證人 Ismail HABIL (S/AC. 4/SC. 2A/SR/16, 第六頁) 說：“本人原籍 Spatar。Zervas 隊伍在九月二十二日進入 Spatar，於是暴行在二十三日便開始了。自從 Zervas 一幫人抵達以後，整個鄉村便與外界隔絕。婦女們被送進回教堂裏而男子則集體被殺。”另一位證人 Hilmi BINO (同上, 第十頁) 說：“本人原籍 Parga。Zervas 的部隊到達以後，他們便把婦女們和男子分開，並把男子押送到 Parga 堡壘加以殺害。年老的婦女被送回家，而年青的被姦污。Zervas 隊伍的指揮人員中有：Commander Papanika, Basil Ballani 和 Spiro Cucknidha。”

證人 Fatima PRONJO (S/AC. 4/SC. 2A/SR/16, 第十三頁) 說：“Zervas 的黨徒在 Paranithia 把我的兒子殺死。Zervas 的隊伍在 Jaqi Papi 指揮下把村裏的男子們殺死，又把婦女姦污。”

根據查謨反法西斯協會的節略，在 Paranithia 村有六百七十三人被殺害，在 Parga 村有六百二十六人被殺，在 Filat 村有男、女及兒童一千二百八十六人被殺，在 Spatar 有一五七人被殺和被絞死，在 Gumenica 有四十六人被殺（S/AC. 4/234, 附件十九，第三頁）。

根據同一文件，在六十八個鄉村中有五千八百戶被洗劫、焚燒與破壞。在估計破壞的程度時，我們應該注意 Zervas 保王法西斯部隊在查謨利亞破壞與搶劫包括：小牲口一萬七千頭，牛一萬二千頭，穀類二萬一千担（cwt），油八萬担（cwt）以及一九四四到四五年全年的生產，數達穀類一千萬公斤（籽）與油類三百萬公斤。在逃避的時候，又喪失了小牲口十一萬頭和牛七千四百頭。

根據所得證據，查謨少數民族連少數民族應享的權利都不能享受。他們不許用本土的方言（S/AC. 4/234, 附件十九）。這一點即足證明希臘當局所用的強迫同化政策。

在 Konispol 被傳訊的阿爾巴尼亞證人四名曾經提出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在查謨利亞所受暴行的證據，而且說出確實的日期與地點。證人 Mustafa BABURA 說當他和他的兄弟逃避屠殺曾被希臘憲兵隊用刺刀刺傷，並當場出示傷痕四處。又他的弟兄當場被擊斃。證人 Madame Fatima PRONJO 的兒子當她面前被 Zervas 的士兵殺死。她也把她兒子的頭髮一束提出作證據。

希臘政府傳喚的四位證人在第一 A 隊作證時提出與希臘政府所說的相反事實。

例如希臘證人 FRONTZAS (S/AC.4/SC.2A/SR/14) 說對查謨人報復的事件可能發生過可是該證人嗣後又說在希臘人民解放軍中有查謨人一營，換句話說，所以實施報復並不是因為查謨人不與希臘人民解放軍合作對抗佔領軍，而正是為了相反的原因。

希臘證人 ATHANASSAKOS (S/AC.4/SC.2A/15) (我們應該注意到他的名字是在對查謨人實施暴行的罪人名單中) 說在佔領期間和義大利人合作的查謨人只有四五百人之多。希臘證人 Nostret ALI 說戰前的兩萬六千家查謨人現在祇餘十六家了(根據他個人的情報)。希臘證人 Georgios TSOVYPOULOS 說以往在 Goumenitza 居住的所有查謨人家全都離開了。

六. 結論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為證明在希臘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遭受恐嚇迫害與屠殺所提出的佐證資料有如下各項：

(a) 關於希臘國內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被屠殺的一項聲明 (S/AC.4/PV/16)；

(b) 查謨反法西斯委員會致國際會議的備忘錄 (S/AC.4/PV/82)；

(c) 從希臘各報節錄的資料；

(d) 從國外報紙節錄的資料；

(e) 外國知名政治家的聲明；

(f) 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員 Lieutenant-Colonel Palmer 就視察查謨利亞事所發表的文件。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Hodgson 對此項文件所發表的意見；

(g) 查謨反法西斯委員會致調查團的備忘錄；

(h) 查謨證人在 Konispol 第一 A 隊面前所作的陳述。

希臘方面的答覆完全是以第一 A 隊在 Filat 所聽取希臘證人四名的供詞為根據的。這一項資料加以審查以後，可以達到如下的結論：

鑒於

阿爾巴尼亞方面的資料是以充分的文件方式提出，

佐證的文件是來自希臘方面，

其他佐證文件來自國外方面(英國、美國)，

關於希臘境內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被屠殺的事實，查謨證人曾提出具體、詳細和一貫的供詞，

希臘方面的證人對於屠殺事件亦予以相當的證實，

現在阿爾巴尼亞的查謨難民約有兩萬三千人，

希臘證人 Nostret ALI 稱現尚留在希臘國內的查謨人祇餘十六戶，

希臘方面的辯訴是無足道的，

因此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宣告關於指控希臘屠殺國內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的控訴確有事實根據，且經調查屬實。

J. 關於第二編第五章的口頭陳述¹⁴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指控希臘政府對各該國採取挑釁政策

一. 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邊境上的挑釁行為

希臘對阿爾巴尼亞的政策和邊境事件之間有邏輯上的關係。希臘認為本身仍與阿爾巴尼亞處於戰爭狀態中。希臘人認為應享有征服者的權利所以索取屬於阿爾巴尼亞的土地。假如一個國家認為與另一個國處在戰爭狀態中，當然也會對該國作戰。本人在以往的聲明中堅決認為在我方邊境上挑釁惟有對希臘方面有利。本人發覺侵犯邊界的問題原屬希臘企圖破壞阿爾巴尼亞主權完整與獨立各項行為的一部份。侵犯邊境不能說是一項單獨的問題。

我們研究邊界事件的時候，必須要問在邊境上挑釁以圖製造事件是對那一方有利。現在可說這祇有對希臘方面有利。此類挑釁行為是與希臘企圖破壞阿爾巴尼亞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所採取的其他挑釁行為有密切的關係。一個國家不會隨便侵犯鄰國的邊境的，除非是對本身有利，或者欲把這個事件和其他性質相同的挑釁行為聯貫起來，造成既成事實的狀態以便實現某種陰謀。所謂陰謀者不外是為擴張領土而已。希臘軍隊在阿爾巴尼亞邊界上作種種挑釁的時候，有些希臘士兵曾被我方俘獲，結果他們都直認不諱，因此我們的假設業已獲得了證實。這些在不同地點和不同日期被俘獲的希臘士兵所提出的口供是值得在此提出的。

¹⁴ 文件 S/AC.4/PV.85, 第二部(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草案各點，參見文件 S/AC.4/W.12/Rev.2。

希臘士兵 Jorgo SIMBON 的口供中有如下一段：“我們的挑釁行為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奉行上級的命令。”

希臘士兵 Jorgo JOTAQIS 的口供中有這一段：“我們奉有命令不許讓游擊隊（阿爾巴尼亞人）有片刻的安靜。我們每天都要找新的藉口來對阿爾巴尼亞人挑釁。”

希臘士兵 Jorgo KRISTOJANI 說：“我們於是向阿爾巴尼亞哨兵一隊開槍，然後他們才還手”（S/AC.4/44A，第三十五與第五十九頁，S/AC.4/44B，第二十五頁）。

因為希臘方面的挑釁行為而被殃及的阿爾巴尼亞村人紛紛致函阿爾巴尼亞當局強調這些事實，並以不同方式請求當局採取必要措施保護他們的生命免受希臘挑釁行為的威脅（S/AC.4/44A，第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七、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七、五十二頁；S/AC.4/44B，第七、八、十二、十三、十五至十九與二十一頁）。

然而，關於希臘侵犯我方邊境的具體證明是此類侵犯行為同時從海上和空中來的。希臘方面既有所需的工具，並不專在陸地上進行挑釁，而且時常在空中和海上發動挑釁。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雅典的時候，本人曾促請大家注意希臘水兵兩名 Emanuel PAPANIKOLLAOU 和 Thomas VOUCIAS 所作的陳述。他們很清楚地說明希臘的海軍單位如何屢次對阿爾巴尼亞採取軍事行動。

下面是 PAPANIKOLLAOU 的一段話：“……在某一次當我們發動夜襲期間進達距 Valona 海港不遠的洋面的時候，我們的焦慮達到了極點了。當夜有一位本人不能確定其姓名與籍貫的老上校和我們一同來……。在這一個時期內，我記得我們在阿爾巴尼亞領海發動攻擊達十五次以上，而且我們毫無疑問地相信，希臘軍隊侵略阿爾巴尼亞是事先作有最周密的準備的”（S/AC.4/PV/27）。

另一位水兵 Thomas VOUCIAS 證實他同伴的一段話。例如他說：“我們進達距阿爾巴尼亞海岸二十公尺的洋面。我們在靠近海岸和 Saranda 海港的洋面巡弋。當我們在距 Saranda 海港一百公尺以外拋錨以後，我們便從兩艘三等戰艦開砲射擊。阿爾巴尼亞方面應聲便把燈火熄滅了，可是並未還擊”（S/AC.4/PV/27）。

這裏還有一項無可反駁的文件足以證明希臘方面應負全責。駐 Tirana 英國軍事代表團長 General

Hodgson 報告書（本人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致函第二起草委員會主席中，附有該報告書的影印本）的第二點有如下的一段：“關於英國軍事代表團七月二十七日的第九號政治報告書附錄A，附件一所提到的希臘軍艦兩艘進達 Saranda 向阿爾巴尼亞海岸用重機關鎗掃射的事件，本人業已得到證實。”第四點說：“這些事件如是不負責任的希臘人員造成的，便是從阿爾巴尼亞國軍各單位逃到希臘的阿爾巴尼亞人所幹的”（S/AC.4/PV/27）。

我們研究在阿爾巴尼亞邊境發生的挑釁行為，便知這些事件多數是在希臘方面佔有優勢的據點的情形下發生的。這一事實更能證明邊境事件完全是希臘方面挑釁造成的；他們挑釁造成邊境事件的目的是在實現帝國主義的目的。本人曾屢次促請調查團注意自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底期間內希臘方面在阿爾巴尼亞邊境上挑釁造成的事件，並且提出充足的文件為佐證（S/AC.4/44A and B 及 B/Rev.1）以及自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四月期間的同樣文件（S/AC.4/190, 191, 172, 217 及 257）。

茲將一七二項重大事件與二十四項次要的事件分類如下：

（a）涉及侵越阿爾巴尼亞邊界繼而開鎗的事件八十一起；

（b）希臘士兵從本國領土開鎗射擊，未經我方邊境守兵還擊的事件三十三起；

（c）希臘飛機侵犯阿爾巴尼亞領空的事件二十七起；

（d）希臘侵犯我方海岸事件二十二起；

（e）因希臘士兵從本國領土向對方挑釁而起互相關鎗射擊的事件二十起；

（f）涉及希臘士兵與平民在阿爾巴尼亞領土內突擊的事件八起；

（g）因希臘罪犯越界引起之事件三起；

（h）武裝突擊阿爾巴尼亞邊界哨兵站事件二起。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 Salonika 特別向專家委員會提出調查此類事件的請求（S/AC.4/69）；除其他事項而外，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並要求該委員會前往下述出事地點，以便觀察該區的地形，由此判斷這些事件究屬誰方挑釁引起的：

- (a) Likojan (六起事件)
- (b) Janjar (六起事件)
- (c) Radat (Gjinokastr) (十七起事件)
- (d) Koshovica Kakavija (六起事件)
- (e) Radat (Leskovik) (三起事件)
- (f) Vidova (五起事件)
- (g) Ponciara (三起事件)
- (h) Trestenik (六起事件)

倘能如此辦理便有調查在邊境一帶六個地方所發生五十二起事件的可能。

委員會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決定了第一A隊的行程。

依照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提議，委員會決定調查在下列各地發生的事件：

- (a) Trestenik
- (b) Radat (Leskovik)
- (c) Radat (Gjinokastr)
- (d) Likojan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提議在八處舉行調查；但調查團祇決定四處，而其後第一A隊在 Korche 開會的時候又決定不調查 Radat (Leskovik) 的事件。因此，就我方申請調查的八處中祇在三處舉行過調查。希臘方面請求在兩處舉行調查，俱經同意。

關於這一方面應該強調的是阿爾巴尼亞方面請求在出事地點實地調查以便觀察該區的地形。第一A隊祇是到過 Trestenik 察看地形，然後就回到 Korche 來傳訊證人。

二. 在 Trestenik 發生的事件

關於這些事件，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要求傳訊證人十九位 (S/AC. 4/SC. 2A/14) 但是隨後經第一A隊的要求，傳訊證人的數目減為八名 (S/AC. 4/SC. 2A/14/Rev. 1)。而八名證人中該隊所傳訊的只有四名。

因往 Trestenik 觀察，致有機會聽取阿爾巴尼亞國軍 Gaco MBORIA 中尉報告該邊區所發生的事件。該隊注意到希臘方面所佔據的險要地位。當局一方曾以事件發生後，對方未遵照國際邊界條例規定提具報告為詞，欲把這些在 Trestenik 發生的這些事件踢開。然而，當事國的一方既然認為與對方處於戰爭狀態，所以此項報告實無擬具之可能。這些不是偶然發生的事件，而是因為希臘方面認為與阿爾巴尼亞處於戰爭狀態的緣故經常採取的行動 (S/AC. 4/SC. 2A/43)。

三. 在 Korche 傳訊的阿爾巴尼亞證人

(a) Tefik SHERIF

這個證人明白證明希臘士兵自希臘境內向阿爾巴尼亞農民開鎗，結果殺死正在耕作的他的兄弟 Moustafa SHERIF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事件) 的事實。當地的兄弟被射殺時，這個證人正在他的身旁。據他說，他的兄弟被殺的地點是離邊界有一千公尺之遠。他說鎗彈是從三方面來的 (S/AC. 4/SC. 2A/SR/9)。

(b) Irfan RAMADAN

這個證人是親眼看見 Moustafa SHERIF 被擊斃的，並說對方先是從兩方面放鎗，最後從三方面夾擊。他強調地說，流彈是從高地來的，而希臘士兵佔有居高臨下的地位。他親眼看見在 Trestenik 一帶經希臘方面挑釁而起的若干事件 (S/AC. 4/SC. 2A/SR/9)。

(c) Hajdin QERIN

他證實了 Moustafa SHERIF 被希臘人殺害的事實和八月十日所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應由希臘方面負責。該證人訴說許多村民因為懼怕希臘方面的挑釁行為，所以就無法自由在田裏耕種，(夜間除外) 或者在靠近邊界的森林伐木 (S/AC. 4/SC. 2A/SR/9)。

(d) Nexhip RUSTEM

他親眼看見若干起事件，包括七月十二日 Moustafa SHERIF 被殺的事件。在答覆某一問題時，他說農民並無攜帶鎗械前往田中工作的習慣。

四. 希臘方面為 Trestenik

各起事件作證的證人

(a) Georgios GANTZOS

這個證人據說與在 Trestenik 發生的事件無關，故未經盤問便被遣去。然而這祇是證明他是事前曾經預教——但未有充分準備——出來作證的其目的在使外人對阿爾巴尼亞就 Trestenik 各起事件所發表的文件發生懷疑。他並未能達到目的 (S/AC. 4/SC. 2A/SR/9)。

(b) Georgios DIMOPOULOS

希臘白皮書“希臘邊界事件”所提事實與這一個證人的口供彼此矛盾，至為顯著。這個證人說只有阿爾巴尼亞兵士一人向希臘人開鎗。白皮書則說有“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員兩名在交鋒以後便逃去。”這個證人說因為阿爾巴尼亞兵士躲在戰壕裏從外面

看不見，因此無從肯定地說到底有多少士兵從阿爾巴尼亞方面開槍。希臘白皮書則說：“……繼而有另一幫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共約十八人向希臘士兵開槍，阻止他們把受傷者擡走”。而事實上受傷者便是這個證人，可是他並沒有說及那些事情（S/AC. 4/SC. 2A/SR/9）。

五. 在 Likojan 發生的事件

肇事地點未經視察。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第一A隊提出證人八名，但該隊在 Konispol 只傳訊兩名；這兩名一為阿爾巴尼亞軍官 Faik LAMCE，該員曾向第一A隊報告在 Likojan 發生的各起事件經過。

(a) Faik LAMCE

他證實希臘方面在下列各日期所發動的突擊：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及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他特別提到希臘方面所佔據的優越地勢（S/AC. 4/SC. 2A/SR/17）。

(b) Madan BALANI

他以目擊者的資格證實希臘方面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曾發動突擊（S/AC. 4/SC. 2A/SR/17）。

(c) Koro HAJRI

牧羊人。他親眼看見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發生的事件——當時他正在牧羊，見希臘士兵四名迎面而來，向他招呼。時間已是傍晚；他曾向希臘人開槍射擊（S/AC. 4/SC. 2A/SR/17）。

六. 希臘方面的證人：

(a) Thomas STEFANOS

這一位證人的口供與希臘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中對十一月一日的事件的敘述相矛盾。這個證人說事件是在上午八時開始發生的，但是白皮書則說是在午後二時三十分。證人說的是第六十七號尖塔，而白皮書則說是六十六號尖塔。該證人與第一A隊的希臘聯絡員都說在那一次事件中曾俘獲阿爾巴尼亞士兵 Avni Seferi，可是在白皮書中並未提及這個人。關於這一次事件，白皮書的報告與證人所說的頗不相同。這一點證明希臘方面曾根據阿爾巴尼亞方面就這次事件所發表的聲明預教證人，而並沒有顧到白皮書內的報導。

這個證人在第一A隊前發言混亂矛盾。有一次他說：“阿爾巴尼亞士兵三名向希臘邊境哨兵站前進，”可是另一次他又說阿爾巴尼亞士兵已經在邊界上面（S/AC. 4/SC. 2A/SR/14）。

(b) Joannis CHARITOS

這個證人在第一A隊前曾說：“一聽槍聲，他們（士兵們）都躲往戰壕裏去。他們看見阿爾巴尼亞士兵三人從對方的尖塔崗位向他們開槍射擊……其中有阿爾巴尼亞兵一人來不及逃跑，遂被俘獲。”可是從這一段話看不出阿爾巴尼亞士兵曾侵入希臘領土。

像前一位證人一樣，他提到十一月三日的事件。可是依據希臘白皮書，該邊區在十一月三日並未發生任何事故。這個證人又提到六月二日的事件。他說當天有阿爾巴尼亞人八名向邊界前進；可是白皮書祇提到六名阿爾巴尼亞人。這個證人隨後又說有七名阿爾巴尼亞人（S/AC. 4/SC. 2A/SR/14）。

本人在第三章中早已提到在 Radat 的事件。

關於在 Trestenik, Radat 和 Likojan 各地發生的事件的調查，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曾要求傳訊證人二十三名，但第一A隊祇傳訊了三名。該隊傳訊希臘方面的證人達十名之多。

阿爾巴尼亞的證人證實了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調查團提出的書面聲明。我方的證人——普通的農夫和士兵——敘述他們親眼看見的事和他們本身所體念的痛苦經驗。他們都證實阿爾巴尼亞關於業經調查各項事件的聲明（S/AC. 4/44A; S/AC. 4/44B）。根據證人的陳述，我們也證明了我們的假說是正確的。

關於各該事件，經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請求傳訊的希臘證人四名中有三名的口供與希臘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所說的彼此矛盾。該隊未聽取第四名證人的口供。這一位證人因為與該隊所調查的事件無關，故被遣去。

七. 結論

關於控訴希臘挑釁製造邊境事件，阿爾巴尼亞提出的佐證資料有如下各項：

(a) 關於控訴希臘在阿爾巴尼亞邊境挑釁製造事件的聲明（S/AC. 4/PV/15）；

(b) 事件表連同與當地司令官就各起事件的來函及受殃農民的陳述（S/AC. 4/44A; S/AC. 4/44B）；

(c) 支持控訴的證據；

(d) “保王法西斯希臘政府侵略阿爾巴尼亞的行為”小冊子；

(e) 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報告書影印本；

(f) 應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請求並經第一A隊傳訊的阿爾巴尼亞證人八名就各該事件所提出的口供。

鑒於

希臘方面的答覆祇是要求調查團調查發生的事件，但是調查結果未見對希臘有利，

阿爾巴尼亞的資料係以文件方式提出而且非常合理，

阿爾巴尼亞方面的證人證實了調查團所調查的各項事件，

希臘方面的證人所提口供與希臘白皮書矛盾之處甚多，

希臘方面指控各起事件係阿爾巴尼亞挑釁引起業經證明為誣告（第三章），

因此，

派駐調查團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認為控訴希臘挑釁引起邊境事件一點業經證實並與事實相符。

K. 關於第二編第六章的口頭陳述¹⁵

一. 希臘境內收容傀儡及此輩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從事顛覆政府的活動

我方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在雅典向調查團提出這個重要的問題（S/AC. 4/PV/13），同時本人強調希臘境內現有大批戰爭罪犯聚集。本人摘錄希臘各報來證明這個事實。本人提出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被釋後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們的照片（在Salonika所拍）。本人強調希臘當局對這些戰爭罪犯的協助情事。劣跡最著的戰爭罪犯有 Mouharems Baraktari, 前任法西斯黨徒 General Preng Previsi, 德軍佔領期內內閣總理與前任內政部長 Fikri Dina, Abaz Ermeni, 前任憲兵隊總監 Hysni Dema, Ali Nivica, Haki Rushiti, Irfan Goskova, Isuf Baruti, 法西斯黨前任將官 Alush Leshanaku 等。關於各該戰爭罪犯的證據是從“保王法西斯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侵略行為”一書摘引出來的，其中包括如下各項：

¹⁵ 文件 S/AC. 4/PV/85, 第二部（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草案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12/Rev.2。

(a) 署名的內政部致內閣總理辦公廳的公函（戰爭罪犯 Figri Dine 簽署）。該函言及德國軍官兩名受動事；

(b)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家憲兵隊總監致國防軍統帥部公函（任總監的戰爭罪犯 Hysni Dema 簽署）。該函提到 balliste 部隊俘獲的英國飛行員四名，其中一人業經所屬部隊槍斃，另三名解交憲兵隊轉送“德國當局”處理。

希臘境內有大批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聚集，阿爾巴尼亞籍的其他匪徒加入惡貫滿盈的 EAVI 社，以及此輩的種種行動構成了希臘對阿爾巴尼亞作戰的另一方式。希臘現統治者正利用這個方法對阿爾巴尼亞作戰。

在希臘的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和原籍阿爾巴尼亞的匪徒被組織起來運到阿爾巴尼亞去幹恐怖威脅的勾當。（關於在希臘國內組訓阿爾巴尼亞人送回阿爾巴尼亞事，見文件 S/AC. 4/PV/13, 第十頁，該件所註日期為一九四七年二月七日）。此外，駐 Epirus 的軍司令部有一命令致駐 Yanina 的憲兵隊司令，隨後又轉送 Yanina 市各區以備“迅速執行”。該文件的編號為 a. p. 2214, 2109, 日期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從該件可見希臘當局與 EAVI 的組織取得聯絡，同時希臘當局將武器供給阿爾巴尼亞籍的難民（“保王法西斯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侵略行為”第四十五頁圖五中有此項命令）。

同書第三十六頁，圖二中有 Jani Diamandi 來函的照相。該函載見文件 S/AC. 4/PV/13, 第十一頁，並附有必要的說明指出上述兩項文件彼此的關係。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得出希臘人正在鼓勵阿爾巴尼亞的壯丁離開阿爾巴尼亞。（見同書的第三十八頁，某希臘高級官員致 Northern Epirotes 同鄉會會員一函之相照）。這兩項文件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Vorios Epiro 報發表的 Northern Epirus 駐 Yanina 委員會的公報有連帶關係。該公報說：“Northern Epirotes 的同鄉已經依照它們的悠久歷史傳統採取決定。它們要設法解除本身所受的束縛。因此，將來如有任何情事發生，它們決不負責。”

關於這一方面，請參閱 Kristo PAPA 的聲明（S/AC. 4/PV/13, 第十三頁與第十四頁，附件十）；並請參閱同一文件的附件十二中關於在 Yanina 開會的經過與關於決定用武裝團體侵入阿爾巴尼亞境內發動騷亂的報告。

此外又請參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文件 S/AC.4/PV/27 所引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長的第十號定期報告書。該報告書第十四頁上說：“(d) 各次事件似由逃到希臘的阿爾巴尼亞人造成的，或者……”又同一頁第二點：“本人要促請注意的是這些逃員可能被利用在邊界上挑釁滋事”。這一點足以證明我方控訴希臘利用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和逃員在阿爾巴尼亞境內作亂屬實(附件一A, S/AC.4/PV/13, 第四頁與本人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致調查團函附送的影印件)。

請同時參閱非法進入我國境內的希臘特務人員在 Yanina 出版運往阿爾巴尼亞分發的小冊子(上述文件的附件二、三和四)。

同一文件所提到的希臘各報登載的論文也都支持這些文件。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這些戰爭罪犯組織和阿爾巴尼亞匪幫所犯的罪行。

文件 S/AC.4/PV/13 中有如下的資料：

(a) 從希臘派到阿爾巴尼亞的戰爭罪犯 Ditar Kurtesi 所率領的匪幫受審經過(第十六頁)。“保王法西斯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侵略行為”一書的第五十二頁也提到此事；

(b) 關於阿爾巴尼亞戰爭罪犯 Dule Alarupi 活動的報告書(引自文件 S/AC.4/PV/13 和上述一書的第十七頁和第五十四頁)；

(c) 關於 Lieutenant-Colonel Miltiadhi Muc-kitis 所組織的各匪幫的罪行(同上)；

(d) 南斯拉夫代表團就 Skoplje 案向調查團提出的報告書；

(e) 南斯拉夫證人 Bajram BARAKTAKI 在布爾格拉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

(f) 南斯拉夫證人 Emin AZEMI 在布爾格拉向調查團所作的陳述；

(g)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在阿爾巴尼亞舉辦選舉時受搗亂的情形(S/AC.4/PV/13)；

(h) 同一文件第五頁所引 Vasil LAZARI 的陳述；

(i) 同一文件第五頁上所引 Stavro JOVANNILARI 的陳述；

(j) “保王法西斯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侵略行為”一書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頁所載的 Sokrat NINI 的陳述；

(k) 同書第四十三頁上所載 Dhimo DEHMOJANI 的陳述。

後四名全是替希臘方面服務的特務人員。他們都在阿爾巴尼亞被捕並受審。

(1) 關於 Korche 審判的報告(S/AC.4/166,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這一項文件顯明地指出在 Yanina 的 EAVI 組織種種顛覆政府的活動；這個組織利用派到阿爾巴尼亞的特務人員，糾合歹徒，在 Leskoviku (阿爾巴尼亞)一帶作亂。

各希臘證人的聲明證實希臘當局在利用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的戰爭罪犯與民主的人民對抗，與希臘游擊隊衝突，又在邊界上尋釁滋事：

(a) 證人 ISKENDERI 在 Skoplje 說在德軍佔領時代任憲兵司令的 Hysni Dema 是替 Mouharem Baraktari 負責與希臘聯絡的人；他從希臘方面接到廣大顛覆政府活動的訓令。

(b) 證人 Hajdar GOLEMI 在 Korche 供稱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他從阿爾巴尼亞逃往希臘，得到庇護，然後又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與其他六人在 Bilishti 區越過邊界。在離希臘往阿爾巴尼亞以前，他們都接到武器。他又說，他們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被包圍，迫不得已而投降(S/AC.4/SC.2A/SR/9)。

(c) 證人 PAPAYANIS (B組)說他在 Florina, Ousoulas, Katoklinai 村附近離邊界四公里的地點，以武器接濟 ballistes 匪幫，虐待當地平民，又對邊界哨兵站作種種挑釁行為(S/AC.4/SC.3/6, 第七頁)。

(d) 證人 VITANIOTIS 說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通敵國賊(ballistes 與 Chetniks)竟在希臘當局面前對被監禁的希臘民主人士加以威嚇；他們又串同希臘憲兵到處逮捕民主人士；他們現在被希臘當局留用，派在邊界工作(S/AC.4/SC.7/PV/3, 第九頁)。

(e) 證人 Efthimios IOANNIDES 說他親眼看見攜有武器的 ballistes 和 Chetniks 在他窗下經過。他們尚住在 Porori, Katoklinai 和 Karterori 各地。他舉出曾被 ballistes 毆打的人的姓名(S/AC.4/SC.2A/SR/7, 第四頁)。

(f) 戰爭罪犯 Luan GASHI 在 Syros 供稱當他們到達 Florina 的時候，他們獲得衣服和鞋襪，

然後在 Valos 逗留三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他們出入自由，甚至在深夜也不受限制（S/AC. 4/SC. 2A/PV/8）。

派駐第一隊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要求傳訊六名證人：

(a) Fikri DINA

他在義大利和德國佔領阿爾巴尼亞期間曾任內政部長和內閣總理。這個人曾經阿爾巴尼亞政府宣佈為戰爭罪犯（S/AC. 4/189，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頁，和 S/AC. 4/SC. 2/PV/2）。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越境前往希臘。他說他曾經在 Piraeus 的集中營住過兩個月。可是據該集中營的登記簿，他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才到達的，換句話說，正在調查團準備到希臘的時候。正當那個時候，希臘當局開始把在希臘北部自由行動的戰爭罪犯移到希臘南部的集中營去。

他本人在該隊前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期內他曾任內政部長，又在德軍撤退一個月以前任內閣總理。

(b) Husnu DEMA

此人在德軍佔領期內曾任憲兵司令。當一九四四年六月間德軍發動掃蕩民族解放軍的時候他指揮着部隊參加行動（S/AC. 4/189，第六十三至六十四頁）。他自己說：“我曾任憲兵司令”。他接着又說：“本人是應偉大的愛國志士 Mehdi Frasheri 之請接受憲兵司令的職務。本人之所以接受是要想恢復國內的治安和秩序，當時到處發生滋擾，造成紊亂不堪的局面。”

Mehdi Frasheri 本人就是曾經逃到義大利去的一名戰爭罪犯。他在德軍佔領期間曾任阿爾巴尼亞的攝政。

他說他是在九月一日入 Piraeus 集中營的。其後他又說記不清楚，可是好像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的那一天。根據該集中營的登記簿。他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抵達的。因此大有理由可以相信自從他到希臘以後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為止，他在希臘是有行動自由的。根據阿爾巴尼亞政府所得情報與證據，Hysni Dema 先曾到過希臘一次，然後回到阿爾巴尼亞來，以後又重返希臘（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與一九四六年一月）。據該證人說，他從未自希臘到過阿爾巴尼亞，亦未從阿爾巴尼亞回來。可是這與事實完全不符。從這個證人在該隊作證時的舉止便能看得出。他在調查團面前屢次言語支吾，窘態畢露，由此可見他發覺自己

陷於意想不到的困難處境，祇好盡力設法掩飾事實（S/AC. 4/SC. 2/PV/4）。

(c) Alush LESHANAKE

此人是義大利佔領期間 Elbasani 區法西斯黨書記。他也是 Tirana 法西斯代表大會的代表。在德國佔領期間，他指揮 Elbasani 的憲兵隊；他犯過搶劫與謀殺的勾當（S/AC. 4/189，第六十六頁）。該證人在該隊面前承認在義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五個月後他曾任 Elbasani 法西斯組織的首領，其後他說：“本人以法西斯黨書記的身份，兼任這個同盟會（法西斯代表大會）的會員。”當義大利向希臘宣戰的時候，Alush Leshanake 在法西斯代表大會演說自動要求志願參軍對希臘作戰。這一點雖經該證人否認，無奈阿爾巴尼亞人民把真相揭發了。

關於與德國人勾結一點，這個證人說：“自德國人佔領以後，德軍就要我作憲兵司令。”他否認他曾經指揮 Bicaku 的一幫人。這一幫人在德軍對游擊隊發動掃蕩行動（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時候把派駐民族解放軍的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Davis 俘獲，並把他解交德國人。可是他的否認是不確的。他本人深恐在希臘被捕，故此撒謊。然而他指揮 Bicaku 的事實却是阿爾巴尼亞人民所共知的（S/AC. 4/SC. 2/PV/4）。

(d) Prenk PREVIZI

他在義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期間晉陞為將軍。在德國佔領期間他是負國防之責。當敵軍對民族解放軍發動掃蕩的時候，他是附敵份子中和這件事最有關係的一員。他說：“本人不發命令，因為當時決定所有命令均在軍事區域直接頒發，而一切行動都要就地執行。”現在我們很清楚地看得出這些命令一定是從上級，換句話說，是從國防總部發下來的。

據他說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越境，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才抵達 Piraeus 集中營（S/AC. 4/SC. 2/PV/4）。

(e) Ali NIVITSA

阿爾巴尼亞代表指出這個證人是戰爭罪犯並把他的罪行特徵與如何藉希臘的協助在阿爾巴尼亞製造騷亂加以說明以後，希臘聯絡員又提出若干補充的資料——據說希臘警察當局會同處理戰爭罪犯的有關機關決定把這個人解交特別戰爭罪犯法庭受審；這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發生的。

據該證人說，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進入希臘的，並在 Yanina 居留。他曾寫信給 General Zervas 和 Major Tom 請准在該地居住，結果獲准。他說他寫這封信是經 Yanina 的希臘民族主義團體授意的。他以在希臘被公認為戰爭罪犯的身份竟然與 General Zervas 通信，接受當局的意見並獲准在希臘居住，可見他是享受保護的。

他又說：“General Zervas 邀請我和若干其他人到他的辦公室來。”這一點事實證明 Ali Nivitsa 與當時的希臘當局的關係如何密切。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抵達 Syros 的集中營。他說他是從 Syros 和從 Crete 來的。可是他何故被送到 Syros 呢？他很可以留在 Crete 與其他人一樣。就此一端又可見 Ali Nivitsa 在組織反阿爾巴尼亞的陰謀行動方面對希臘當局是有用的。當他被問是否認識 Abdullah Alarupi 時（見 Dule Alarupi, S/AC.4/PV/13, 第十七頁），該證人答稱他祇聽見過這個姓名，知道 Abdullah Alarupi 是從 Korche 來的，並且已被殺了。Abdullah Alarupi 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從希臘來到靠近阿爾巴尼亞的邊境。這個證人說在這一時期內他是在希臘的南部或在某島上（他說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到達 Syros 或 Crete 島上的集中營）。假如是這樣，他怎麼樣會知道 Abdullah Alarupi 被殺死呢？由此可見他對 Abdullah Alarupi 從希臘被派到阿爾巴尼亞來搗亂的任務是非常清楚的。他說他從來沒有被希臘當局逮捕或審問過。這一點也令人懷疑希臘方面所說應把他當作戰爭罪犯看待一點是否確實（S/AC.4/SC.2/PV/8）。

(f) Haki RUCHITI

請參閱對 Haki Ruchiti 的控告（S/AC.4/SC.2/PV/8）。這個證人雖欲否認被控各項罪狀，但是在阿爾巴尼亞所存關於他犯罪的事蹟證明他的罪行確屬事實。

他說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七日抵達希臘，並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一次被關在集中營。一九四五年三月間 General Zervas 和英國軍事代表團會同設法把他送到科府島上去。自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他留在科府島。據他說他在科府島住了十三個月並得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事實上他是在掩飾事實。雖然他曾作過與希臘在阿爾巴尼亞製造騷亂有關的重要工作，但他仍在故意避不承認被控的任何罪狀。

米 米 米

從上述各點顯然可見有不少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的戰爭罪犯通敵國賊聚集在希臘，而且在調查團抵達以前這些人一直是享受行動自由。從文件資料，又從戰爭罪犯中傳喚的其他證人所提的口供，也可見這些戰爭罪犯曾受希臘當局的優待；此外尚可得知希臘當局派遣他們會同憲兵隊與右翼各幫對游擊隊作戰，或四出迫害民主份子。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戰爭罪犯被希臘政府所利用，從事反巴爾幹三民主義國家的活動。

希臘對被控各罪所作的辯訴業經證明荒誕無稽而且主要的根據就是這些甘願以各種手段來背叛祖國的戰爭罪犯所提的證據。

二. 希臘的外交政策旨在擴張勢力

研究此項問題時必須記住上面提到的一、二兩點，換句話說就是武力迫害、恐怖手段與離間手段以及收羅戰爭罪犯都是希臘政府對阿爾巴尼亞作戰企圖實現其帝國主義陰謀所用的方法。希臘政府把所有方法全都用上了：陸軍、海軍、空軍、戰爭罪犯、阿爾巴尼亞匪幫、報刊和廣播。希臘政府正在侵犯我們的邊界，又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製造騷亂，其目的不外為了併吞阿爾巴尼亞的領土，或者瓜分阿爾巴尼亞而已。關於這一方面，請參閱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於二月八日在雅典發表的聲明的第三部（S/AC.4/PV/15）。

希臘各報登載的論文和希臘今日的政界要人所發表的演說都證實一九四五與一九四六兩年間確曾在希臘國內發動大規模的運動，竟在激起人民對阿爾巴尼亞作戰。領導這個運動的就是希臘政府。

請參閱希臘各報登載煽動戰爭的文章（同一文件）。

請閱希臘政要叫囂對阿爾巴尼亞作戰的言論（同一文件）。

請閱各報與無線電廣播所作污辱阿爾巴尼亞的宣傳（同一文件）。

除其他事實而外，又有 Mr. Tsaldaris 在巴黎和會的時候向 Mr. Piade 提出關於瓜分阿爾巴尼亞的提議。參加調查團的南斯拉夫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在雅典發表的聲明裏曾論及這個提議——南斯拉夫代表的聲明已經在祕書處登記（S/AC.4/PV/24）。

請閱調查團在 Salonika 舉行的第五十九次會議的紀錄（S/AC.4/PV/59）。

在這裏讓我們再促請各位注意希臘方面圖以武力滿足各項要求的問題；然而甚至在這一次，我們也得不到希臘代表的答覆。

在那一次會議中，本人強調希臘爲了實現其帝國主義陰謀所採取的非法手段。本人說：“希臘方面的行爲最值得注意的是其非法性質。希臘用非法的方法對阿爾巴尼亞作敵意的宣傳：小冊子、宣言與報紙都藉非法的方法輸入阿爾巴尼亞。這個運動是和報章上的同類宣傳互相呼應的。另一非法的行爲是利用並組織阿爾巴尼亞的敵人（尤其是 EAVI 組織所主動的）作反阿爾巴尼亞的行動。希臘方面以陸、海、空、軍不斷侵犯我們的邊界，和尋釁滋事等等也反映其非法的性質。”

本人堅持要求答覆總是不得要領，因爲希臘方面實無可以反駁的理由。這一項控告連同其他控告，足以揭發目前希臘國內保王法西斯派的真正面目。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屢次在適當的時候請調查團傳訊證人並舉行調查藉以證實此項控告。但是調查迄未舉行（S/AC. 4/65; S/AC. 4/129; S/AC. 4/PV/59; S/AC. 4/182）。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屢次提出此項控告，所根據的除了恐怖行爲的事實，英國和希臘方面來的真確文件外，還有希臘政要的聲明與希臘各報登載的文章。

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屢次要求同時傳訊證人以便證實各項控告。但是此項控告所根據的若干事實（邊境尋釁和希臘在阿爾巴尼亞境內製造騷亂事件）早經證實了。

除上述各點而外，假如還記得希臘聯絡員對此項控告避而不答的話，那末結論便是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所提出的證據與理由足以肯定地證實希臘的外交政策是以伸張勢力爲其目標。

三. 關於報告書草案的聲明

關於調查團調查阿爾巴尼亞所關心的各項問題，本人已經提出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意見。

此外，本人曾向第二起草委員會提送六封公函陳述對報告書草案的意見。現在起草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書草案與本人剛才所表示的意見和在本人六次

去函中所陳述的意見出入很大。本人不知委員會對本人各次去函所提的意見如何採納，但如彼此意見相左不能折衷的話，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根據本人剛才所提出的觀點，保留拒絕接受此項報告書的權利。

本人認爲此項報告書應提出在其工作過程中所涉及與調查有關的全部資料。

我們研究該報告書草案之後，發現有如下各點：

(a) 在這個報告書草案裏有的是片斷援引證人的陳述，否則便是援引希臘白皮書所載各證人的陳述，但並不同時援引相同的證人在調查團面前所作陳述以資比照。例如報告書援引證人 TSETEROKLIS 所說的話（關於受傷人員被送醫院治療的控告）：

“Tseteroklis 在他的供詞裏（G. W. B）曾說他們在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得到醫藥照應足以證明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人民愛國陣線、阿爾巴尼亞政府及南斯拉夫政府之間彼此合作。”但是在調查團面前，同一證人却說：“我的一隊沒有傷亡。但在 Monastir 的時候，我看見在希臘作戰受傷的人經過 Monastir 被送入阿爾巴尼亞境內。”他又說：“我個人從來沒有進過醫院。”他又補充一句：“遇有人員受傷，即被抬送塞爾維亞境內。”關於這一件事必須強調的是，根據這個證人所說的話，他的一隊未曾擔任襲擊，因此沒有人受傷。

(b) 所提事實與證人口供不符。例如據說在 Rubig 集中營的難民多數皆前往南斯拉夫。本人不知此項消息是從何處而來的，因爲那三、四位提及 Rubig 集中營的證人都說在 Rubig 集中營的難民全體皆到南斯拉夫去了。

(c) 還有應該注意的是，有一部份反駁的理由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幾點都未從詳發表。

在某一章中，本人見到英國駐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Hodgson 的報告。可是過了一天，在同一章裏這一項已被刪去。

(d) 在若干情形下，反駁理由中所舉的前後矛盾各點並不清楚，可是在紀錄的情形恰恰相反。

其他可以批評之處尚多，本人致起草委員會之六函中舉有若干實例。

附件 柒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 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關於第二編第二章

A 節的書面意見¹⁶

保加利亞代表團對第二起草委員會就關於希臘指控鄰國干涉希臘內政意圖併吞其領土若干部份的第二章 (S/AC. 4/W. 8/Rev. 2) 所擬之報告書已加審查。

第二章B節係與保加利亞有關。該節的內容顯然未能對指控保加利亞一案提出任何嚴重的證據，甚至連肯定正確的控告都沒有，一俟調查團按其原意從事審查希臘與保加利亞所提控訴俾作結論之際保加利亞代表團希望屆時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現在本人以為宜請閣下注意所提草案中保加利亞代表團認為謬誤或不正確且應予以更正的各點。

第六頁上(貳,調查團所傳訊的證人),提到:“……為支持這些說法,希臘政府提出……等等”時,據稱希臘政府“援引保加利亞官員的六項聲明”。在括弧內,據說這些聲明是出於 Pavlov, Kolarov, Obbov, Veltchev, Yugov 和 Gueorguiev 等六人之口。然而事實上, Mr. Kyrrou 所引述的這些官員的聲明原祇是對西塔拉西而言。這一點曾經希臘聯絡員本人(希臘塔拉西)提到,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演說的附錄一(S/AC. 4/PV/27)特別顯著地提及。因此這些聲明和馬其頓毫不相干,亦與報告書草案中所提出的說法,即希臘代表指控保加利亞方面鼓動“劇烈宣傳要求希臘馬其頓再度併入南斯拉夫馬其頓聯邦”一點(S/AC. 4/W. 8/Rev. 2, 第五頁)無關。

因此,現在似不宜把這六位保加利亞官員的聲明列入該報告書,因為各項聲明與馬其頓或馬其頓問題毫無關係,並且祇是宣言保加利亞通過西 Thrace 入愛琴海的權利而已。這乃是保加利亞在巴黎和會及外長會議中所要求的權利。

¹⁶ 文件 S/AC. 4/W. 19 (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 8/Rev. 2。

第六頁有一段以:“提出進一步證據……”等語,開始又有一段(同頁,但較下)以“該函又提議……”等語開始。這兩段都祇是和披里安馬其頓及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關係有關,但與希臘和保加利亞之間的事件及爭執無涉——而且後者仍專屬調查團的範圍。即使該報告書草案仍舊保留各段亦不會對希臘的控告有利因為希臘所持論據,並無佐證故也。但上述兩段所涉及的事項既在委員會研究範圍以外,似仍以刪去為宜。

可是應該刪去該兩段尚有一點更重要的理由。兩段的用語不免令人認為美國代表是在指控保加利亞政府並為此而提出證據。然而人人皆知 Mr. Ethridge 在以往數次致函巴爾幹國家的聯絡員中未嘗偏袒任何一國,祇是設法就各聯絡員所提出的問題蒐集有關資料與請求說明而已。

關於這一點,試閱 Mr. Ethrid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致希臘聯絡員的一函(S/AC. 4/192)尤為清楚。Mr. Ethridge 於該函中再度問以 Mr. Kyrrou 是否能“證明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已有協定……”,其中有相當於希臘代表於其聲明中所稱各點的條款。

第五頁上有“……保加利亞官員方面發出的聲明……”等語的一段,其中“of”字應改為“from”字,因為這無疑是報告書草案起草人的原意,而為手民所誤排。

B.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

B 節的書面意見¹⁷

關於文件 S/AC. 4/W. 11/Rev. 1 中所載報告書,保加利亞代表團擬就該報告書的草案中若干不正確之處提出數點意見。

(a) 上述報告書第十二頁有謂:“據稱希臘士兵與游擊隊或南斯拉夫巡邏隊交鋒之際被擊斃十一人,傷者十三人。”這一段話殊為費解。

¹⁷ 文件 S/AC. 4/W. 19/Add. 1 (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 11/Rev. 1。

試問這確是和南斯拉夫巡邏隊交鋒的問題麼？若然，則該段可應列在這一章內，因為這一章祇是和“希臘控告保加利亞”有關。

或許報告書的起草人心中指的是希臘軍與保加利亞巡邏隊的交鋒而本人所引的一段或許祇是因為刊印錯誤而起。如果是如此情形的話，那末便請閣下予以更正並訂正所涉及的人數，因為根據“希臘邊境事件”白皮書，祇有希臘士兵一名被走私犯擊斃，且與保加利亞士兵無關（第三十一頁），另有一名被擊傷而已。倘若必須將 Corymbos 事件（法文本第三十五頁）中被擊斃的士兵增加十名被擊傷的士兵增加十二名的話，那末應該說明這祇是希臘游擊隊與希臘正規軍發生衝突之際希臘方面所遭受的損失，並應指出據白皮書稱，這些事件係在希臘領土內發生與保加利亞當局毫不相干。

(b) 我們認為絕對必須於第十二頁之末，緊接着白皮書所列舉事件的分類，增設如下各段：

(i) 希臘政府祇提出有關白皮書所指若干事件的證據與證人（第一章所論及的事件）。鑒於所提各項事實缺乏意義，因此委員會並未預聞白皮書所列舉的各事件。

(ii) 保加利亞政府一向否認白皮書所列舉各事件確曾發生。

(c) 以“關於各該事件……”（第十四頁）為起語的一段應重新起草，因為我方從未認為白皮書所列舉的事件“幾乎全部係經希臘挑釁引起的。這一段或可適用於我方指控希臘政府的事件，但絕不適用於白皮書中希臘方面所提及的事件。不過，我方認為此舉毫無必要，因為前一段已載有相同的意思。

有關一段因此應重新起草如次：

“至於希臘白皮書所提起的事件，保加利亞代表一概否認此類事件曾經發生，但又認為多數事件毫無意義，且亦不具任何政治性質。”

(d) 第十四頁最後一句中“希臘邊區刻在游擊隊控制之下”等語應改讀：“希臘邊區若干部份……”。

(e) 我方認為必須於該報告書之末新增如下一段：

“保加利亞代表為支持其說起見，曾於三月十五日及三月二十日致函調查團並附送若干附件，其中載有保加利亞當局對所謂邊境事件的調查結果，以供調查團參考”。

C.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的書面意見¹⁸

保加利亞代表團擬請調查團注意該報告書稿（S/AC.4/W.16/Rev.3）中若干項遺漏與不正確之處（S/AC.4/W.16/Rev.3）。

第十一頁各證人陳述之前應增設如下一段：

“保加利亞代表指控希臘政府竟然否認馬其頓的斯拉夫人民的生存權利。斯拉夫人民不准自行設立學校，出版圖書或結社組織甚至不准說斯拉夫語言”（S/AC.4/140，第二頁）。

業已宣判死刑並經 C 隊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在 Salonika 傳訊的證人（原籍 Beotia 之 Livadia 人）Jean PATIS 所作的陳述亦應於該報告書列為專段，因為該項陳述與基本問題有關，而且證人自知向調查團吐露實情足喪生命，並有促使希臘政府從速將其處決的可能。

因此，現宜於適當部份（如在第五或第六頁）增設如下一段：

“證人 Patis 供稱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被憲兵三名拷打一句鐘之久。他又說同村青年多人不甘當局恐怖手段迫而逃亡山澤。‘自 Varkiza 條約締結後，反對派全體人員均遭迫害’證人 Patis 答覆 Mr. Halkias 問題時稱：‘本人所以逃匿之故係因反對派全體人員都要被警察拷打至吐血為止。這是警察慣用的方法’（S/AC.4/SC.7/PV/4）。

第一頁末曾指出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被波及；第二頁亦未指明證人 Loulis 係希臘民主黨領袖，曾任希臘自由黨黨員二十年在德軍佔領時期為暗中活動之希臘民族解放陣線執行委員，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委員，民族團結組織主席及 Ikaria 島政治犯代表。

D.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

B 節的書面意見¹⁹

“希臘政府為指控保加利亞支助游擊隊事所提之證據摘要”剛剛向委員會提出。我方擬促請調查團注意該項文件中若干錯誤及遺漏之處，因為我方認為此舉當有助於該文件之改善。

(a) 第一頁提及證人“Christos”。這裏指的無疑是 Christos MANTZOURAKIS。這一點遺漏應予更正。

¹⁸ 文件 S/AC.4/W.19/Add.2（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4/W.16/Rev.3。

¹⁹ 文件 S/AC.4/W.19/Add.3（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4/W.15/Prov.1。

(b) 第二頁第二段提及 Metaxades 村時謂“該村在保加利亞境內。”我方尚未能肯定證人確曾作有此項聲明；無論如何，此說完全不確，因據地圖，該村係在希臘境內。

(c) 第二頁載有擇自白皮書中證人 VELIKOSTOYANOFF 所作之陳述。關於這一點必須補充指出者即該證人所說的話不是根據親身的經驗而是引述一位 Lieutenant Radeff 的話，因此 Velikostoyanoff 祇是引旁人的話作證而已。

(d) 第七頁倒數第二段中有“Manurissa 市長”一句。Manurissa 一字應改為“Mandritza”。

(e) 第四頁中“希臘游擊隊越過保加利亞邊境”的標題意義頗為含混。該段係指從希臘越界進入保加利亞領土並非從保加利亞越界進入希臘領土。茲擬提議將該標題改為“希臘游擊隊越界進入保加利亞領土”。

(f) 第三頁載有“Nedelkoff”的供詞。我方堅持要求用括弧記錄此事，因為這是無名氏的供詞。那個人為調查團傳訊時雖經若干位代表堅請仍不願道出其真姓名（S/AC 4/SC. 2/PV5-18. I 1947）。

(g) 第四頁上，以“若干名證人提出證據支持希臘方面所提控告”等語開始的一段應予刪去，因為報告書起草人說這種話不啻失去中立地位。此項報告書祇能陳述，不得作任何結論。

(h) 第五頁中以“希臘聯絡代表提出……”等語開始的一整段是誤列，因為我們所要的祇是列舉證據而該段用的却是控告形式。這一段或應作為希臘方面的聲明列於標題之後。

(i) 希臘代表關於某些集中營的一段聲明——據他說是在保加利亞境內——載在第一頁中。我方認為必須在說明希臘代表未向調查團提供任何證據支持其說之後登載是項聲明。

(j) 該報告書各章均援引白皮書所載的證人供詞，但此類證人均未經調查團傳訊。因此讀者所得印象是該報告書起草人認為這些證人與經調查團傳訊的證人應視同一類。我們認為，白皮書之所以援引這些證人的口供是為了便利調查團傳訊證人而已。白皮書中所載證人的供詞可供我們以之與經調查團傳訊各證人所作口供比較之用。但是惟有由調查團傳喚各證人當面提出的口供才有比較的可能。相反地，白皮書中所列舉的證人既未經調查團傳訊，故其所作口供實無價值。

白皮書中所載 Papadoulis, Velikostoyanoff, Gologanoff 及 Plevnalieff 四位既未經調查團傳喚作證，所以我方堅請將其姓名與所作聲明自報告書中刪去。

E. 關於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²⁰

保加利亞代表團懇請閣下設法將本件抄送起草委員會。我方擬請閣下考慮下述意見並將其列入調查團報告書第六章內（S/AC. 4/W. 12/Rev. 2）。

我方認為必須將在第五頁中有關 Parcho 幫匪徒兩名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保加利亞境內被殺的一段之後增加如下一節：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之聲明中曾促請調查團注意希臘官方報紙兩年來不斷向保加利亞與保加利亞全體人民所作惡毒之敵意宣傳。”

保加利亞聯絡代表於同一演說中認為希臘現政權對鄰國及對巴爾幹之和平確為嚴重的威脅（S/AC. 4/PV/27，英文本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頁）。

F. 關於第二編第一章及第二章的口頭陳述²¹

關於起草委員會或該委員會若干委員所作之結論草案以及此項結論所根據的聲明保加利亞代表團曾盡力詳加研究。調查團無疑察知其中蒐集的資料及其結論僅有極少部份與保加利亞有直接關係。雖然如此，本人認為責任所在不得不對所提出之事實加以分析，並說明保加利亞政府的觀點，以免委員會依據任務規定所處理之任何問題發生疑問。

壹

報告書第一章與希臘的控告有關。希臘控稱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刻在協助希臘境內的游擊隊活動。關於保加利亞一方面——本人現在祇說這一國——本人必須承認保加利亞代表團之所以感覺相當窘困不是因為不能反駁此類無稽的控告，而是因為難於了解此類控告究竟是什麼，又到底有何具體證據為佐證。

²⁰ 文件 S/AC. 4/W. 19/Add. 4（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 12/Rev. 2。

²¹ 文件 S/AC. 4/PV/85，第三編（原件法文）所引該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 15/Prov. 1 及 S/AC. 4/W. 8/Rev. 2。

其他代表團大概亦具有同一意見。試略舉數例爲證：該報告書第一章的綱要中有若干項控告，例如指保加利亞對希臘難民施以軍事訓練或將之組成游擊隊等。但如審查調查團所蒐集之大量資料即可見甚至唯希臘政府命令是從的證人也無法提出任何供詞使此類控告更爲準確。關於所謂軍事訓練營及控指保加利亞之 Mandritza 村設有 Bulkes 軍校分校亦同屬無稽。希臘政府雖於官方文件中屢次鄭重提及該村設有軍事訓練營及軍事學校，但毫無一位證人能供證據證明其存在。本人所以指出這些事實爲的是證明希臘政府如何輕易地就對保加利亞提出最嚴重的控告。希臘政府自然希望這些事項永無水落石出之日，但不久即後悔一九四六年在紐約所採取的行動。

事實上，調查團到達雅典剛剛十天，希臘政府某幾派人士便在希臘報上大發言論，謂調查團態度“傲慢”應予驅逐云。

第一章上又載有若干項控告，例如控告希臘游擊隊越界進入保加利亞或希臘受傷游擊隊員若干名在保加利亞境內受療治等等。關於此項問題的聲明引希臘聯絡代表及希臘政府兩項宣言和若干證人的口供作證。但如我們細細研究所有這些文件的話，便顯然可見希臘政府用心蒐集這種文件實在是徒勞無功。希臘政府無法證明保加利亞有任何一項行動是違背國際義務的。保加利亞從未成爲希臘游擊隊的根據地或以任何方式協助他們。

本人後當就所提每一案件逐一加以分析。關於所謂保加利亞收容希臘難民（其中雜有逃避希臘政府恐怖政治的希臘游擊隊）之說，保加利亞政府亦未曾加以否認。保加利亞政府收容難民之舉係與任何願恪守國際公法原則與習慣的國家無異。保加利亞代表團曾就希臘難民請求在保加利亞境內受庇護的問題向調查團提供全部情報。

我方曾通知調查團謂此輩難民收容在我國內地，其中有一部份送入某一集中營，先是在 Tutrakan 區的 Glavanitza 村繼而遷至 Berkovitza 鎮，離希臘邊界有數百里之遠。我方聲明如調查團願視察該集中營並搜集認爲必須的資料，我方當樂予種種便利。此外，調查團獲有保加利亞內政部長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頒發之命令的抄本，其中規定如何處理越境進入保加利亞邊界的所有希臘游擊隊員。此項命令一向是嚴格遵行的。假如難民中有攜帶武器的他們即先被繳械，然後送入集中營收容。其中如有傷病的，則先送醫院療治，待其痊愈再送入集中營。

因此，保加利亞政府所有此類行動均無可責備之處。反之，希臘政府應感荷保加利亞政府的忠誠與正確的態度。

保加利亞代表團讀到結論草案中有如下一段不勝詫異。該段稱：“希臘游擊隊成羣結隊或單獨受到協助越界自希臘進入保加利亞，又有人數相當的希臘游擊隊屢次得保加利亞當局協助逃入保加利亞境內”。在同段中又稱：“其他證據證明希臘游擊隊若干次自南斯拉夫前往希臘時曾在索非亞或該地附近接受軍械，又希臘游擊隊懷此目的轉入保加利亞境內時，當局曾予以醫療便利”。

這一類毫無根據的說法，除了完全缺乏證據外別無明顯的理由，一再於另一段提出（第四頁）實令人更爲詫異。希臘方面竟隻字不改於另一處（第十一段）把相同的話贅述一遍，的確大可不必。

假如我們仔細並客觀地把調查團所引的各項文件分析一遍，便可得知所謂希臘游擊隊獲得保加利亞當局協助自保加利亞進入希臘又從保加利亞當局方面取得武器等說從未有確實的證據。

據相同的第十一段稱：“……向調查團提出關於游擊隊武器與配備的證據較爲薄弱”。希臘方面承認缺乏證據對我方固然有莫大價值，可是行文方面似乎應該說得較爲肯定明確才是。事實上不是證據“較爲薄弱”而是完全缺乏證據。

調查團所作調查業已證實保加利亞並未將武器與配給供給希臘游擊隊。希臘方面未嘗提出任何足以證明保加利亞政府有如此行動的證據。

本人現擬略論第一章的各節。可是本人首先擬略談經希臘政府傳訊各證人的品格，因爲證人口供之可信與否大致可從其品格推斷。這些證人多半是失去自由的人，所以絕對唯希臘軍警當局之命是從；他們是業已被判死刑或受其他懲罰的人，換句話說大部份是在押中被控有罪狀的人。因此我們自易了解他們的命運是和他們的口供有關的。

關於希臘當局預備偽證的方法與程序的情報曾經報告調查團。某些證人頗有係希臘警察雇用的特務人員的重大嫌疑。希臘代表團首先傳訊的證人是 Fotios KONTOPANOS（Annivas）兄弟他們告訴調查團說 Annivas 素來是沒有道德觀念的，並謂他與希臘警察當局和若干外國份子有曖昧關係。

經調查團傳訊的希臘證人鮮有身份證明的又有若干次確實證明那些證人曾經希臘當局施以苦刑拷打成招。

調查團例如知道 Mr. Hood 關於證人 Zahos 的電報。Zahos 是經 Mr. Hood 所率領的一隊在 Yanina 鎮傳訊的。希臘政府所傳訊的證人幾乎全是未受教育的，有些甚至是不識字的人。這一點應予注意，因為 Mr. Kyrou 曾設法從這些無知無識的人採取有關複雜的國際問題，若干巴爾幹國家的政策乃至馬其頓問題的情報。

奉召作證支持希臘指控保加利亞案的人大多是在德軍佔領時代犯有各種罪行的人。譬如說，白皮書所提及的 Colonel Ivan Gologanov 昔日在德軍佔領時代曾充軍法庭庭長；因為他對保加利亞愛國志士屢犯有重大罪行的關係，所以曾被判處死刑。其他證人亦皆是違犯普通法的罪犯，例如 Kroum IVANOV 即曾在保加利亞犯有盜竊罪數次。這一類人都受希臘當局的保護，希臘方面認為他們厭恨祖國，所以便會對保加利亞作不利的偽證。

本人認為無需指出相形之下那些舉證反對希臘政府的多數證人是如何的不同，又無需指出在雅典和塞羅尼加兩地傳訊聽其解釋希臘國內發生混亂情勢的原因時的那些證人所具有的道德和知識水準是如何之高。調查團對於此點自有認識。

本人擬對所提各項證據提出另一意見。希臘政府曾向調查團提出：

- (a) “證據”一冊
- (b) “事件”一冊
- (c) 證人

題為“證據”的一冊事實上祇是登錄希臘行政或警察當局所作法律調查的結果。或毋寧說是希臘當局所傳訊各證人的口供。在多數情形下，這些口供是以摘要方式提出而且這祇是按審訊官員的判詞所起草的報告提出的。本人現舉一典型的例證：某一證人在敘述所經過的路程說他曾走近某號高岡。該證人其後復經詰問答謂他不過是普通士兵，因此不明：按軍用術語高岡一詞究應作何解釋。希臘聯絡員隨即為該證人代作解釋謂，該證人敘述其路程時或許提及若干村落，而負責撰寫供詞的人即按照該證人在地圖所指各點用適當的文字代為表達，並以個人的地理常識對該證人行程加以解釋。凡是聽到希臘聯絡員以上所說的人無不感覺詫異。這個舉例因為明顯地表示當局如何歪曲證據，故值得加以注意。

我們應該補充一點，就是提出這些供詞的證人多數是未經調查團召見或傳訊的。因此調查團無由

查核證人的身份或查明其供詞的真偽。調查團亦未有機會盤詰證人藉以補充遺漏或廓清疑惑。我們祇是談論白皮書所載各項證詞的表面價值，並不與調查團所傳訊的證人所作供詞對證。因此，唯有向調查團當面提出的供詞才能為憑，至於白皮書則祇能供比較之用或作為調查團團員傳訊各證人的參考手冊而已。

關於我們認為希臘白皮書本身並未提供任何證據之說我們本可從詳言之。但希臘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時發表的正式聲明竟使我們不必費神詳言上說了。希臘代表曾說：

“白皮書之刊行係供諸君參考並作傳訊證人的根據之用。最後必須以證人親自直接向調查團提出之口供為準”。

鑒於上述一段，我們堅認白皮書中的供詞，凡因某一原因為未調查團所傳訊的證人證實者，應予取消或視為無效。想借用提供這些證據的政府的力量來支持相反的論據是徒然的。在我們目前所處理的問題和這個國際爭論中，一個國家的權力是無足輕重的，因為一國的權力會為對方國家的權力所抵銷。任何確說必須有充足的證據才行。因此，下列各證人的供詞應予取消：

Ivan GOLOGANOV (第一四四頁)
Radko PLEVNALIEFF (第一四五頁)
Siméon VELIKOSTOYANOFF (第一四五頁)
PAPADOULIS (第八十八頁)，等

對於題為“希臘邊境事件”一冊亦必須作同樣觀。該冊列舉各項事件，據希臘政府稱都是一九四六年中在希臘邊界發生的，並謂那些事件應由我方負責。很顯明的這是希臘方面所提控告的詳細聲明，向其中所言各節均須以其他方法證明。祇是敘述這些事實或用書冊方式將其提出不能算是證據。關於這一點的全部討論都是徒然的，正如再進行調查是多餘之舉一樣——希臘方面所說的一切都會被認為係“天經地義”，因此無須乎再度調查。然而舉行調查在安全理事會看來是不可少的，因為在該冊中希臘當局所說的一切祇能視為假說，必須用正當方法予以證實。

鑒於上述種種，希臘白皮書所載未經證人證實的一切事件應予刪去。關於這一方面應予補充一點，即吾人調查的事件中多數皆係未經證人證實的事件。

此外我們尚須再度促請諸君注意希臘政府所提事實均無意義。請再以上述的事件為例：添上與在邊界附近偷竊牲畜和砍柴的人所幹走私行為有關的許多事件：再添上零星幾件關於邊界守軍開槍射擊的事件以及高唱反希臘歌，高呼反希臘口號的所謂“挑釁”行為；我們須注意這些事件不是在很短的時期內發生而是在一整年內沿五百公里長的邊境分散在各處發生的；諸君聽此解釋以後定必領略吾國所流傳的童話，即巨山一座歷盡艱辛始產生小鼠一隻。讓我們再說一遍：今日希臘各處發生嚴重和悲慘的內戰，而希臘指控我們負有煽動的責任，殊不知這樣的指控必須有大量連貫的事實為根據才行，而且這些事實的數目和範圍應是不可掩飾或減輕的。換言之，倘若指控確有事實根據，我們的行為當會在各方面表現出來——如經濟援助，武器與軍火的大量供應，積極的書面和口頭宣傳，保加利亞境內設有反希臘現政府的結社等等事實都會暴露出來——如此便無須鑽到牛角尖裏去發掘事實和情況結果總共祇能提出在 Cotymbos 附近一帶希臘軍隊與希臘黨人之間發生的衝突事件三次，而且耗費不少時間去斷定這些游擊隊被擊潰後是否有逃入保加利亞境內請求庇護的情事。

證人：據 Mr. Kyrou 稱，關於某些證人隱匿姓名，某些證人被判死刑，或徒刑，以及某些證人被迫作證甚或拷打成招等事實均不足重視。又據 Mr. Kyrou 說，重要的是證人說的是真話——至於真話是如何說的不值得我們注意。這種理論不特在律師們看來是無稽之談，且對任何有意識的人亦屬荒誕之至。按邏輯術語 Mr. Kyrou 之所為正是所謂強辯（*petitio principii*）因就目前一例而言，主要的問題是這一位隱匿姓名，或被判死刑或曾受虐待乃至受苦刑的證人向調查團陳述之時所說的是否真話。

很多證人不能或不願向調查團披露其姓名。本人祇須引證人“Nedelkoff”為例。該證人曾坦白告訴調查團主席及各團員說他不願披露真姓名。因此調查團無由得知該證人的真實情形，而且也不能確定他不是一個騙子。如此隱匿姓名自然使他的供詞失去價值。世界各國的司法程序無論是刑法或民法都不會接受隱匿姓名的證人，而任何程序都規定證人作證之前必須先出示身份。

其次，本人擬提及證人 VALTADOROS 的例子。該證人與同黨四人在同一時間被希臘法院宣判死刑。這四人已經處死。調查團某一團員欲知 Valtadoros

本人何故尚未被處決。該證人答稱：“我不知何故，大概是因為當局要留我在調查團前面作證吧。”

貳

就有關一段加以研究後便可見希臘的控告是以非常空虛與矛盾的方式提出的，故從技術觀點看來很難得精確。第二章的標題指的是“希臘指控保加利亞干預希臘內政，企圖使希臘一部份領土（愛琴馬其頓和西塔拉斯）脫離希臘。”又第五頁上有“……希臘政府指控保加利亞鼓動劇烈的宣傳圖將愛琴馬其頓併入南斯拉夫馬其頓聯邦國。”

在希臘聯絡員的演說和希臘官員的聲明中，希臘方面對保加利亞的指控的內容更見矛盾與空虛。

此外，在這一份文件中絕對不能找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保加利亞在于預希臘內政或發動“劇烈的宣傳要求把愛琴馬其頓併入馬其頓聯邦國。”

所謂“六保加利亞官員”的聲明祇是與西塔拉斯有關，與向調查團提出的各項問題無涉。這些聲明都未曾提及馬其頓。據指係 Mr. G. Dimitroff 和 General Terpecheff 發表的演說是在各處討論和平條約問題的時候提出的，其中未有任何可以支持希臘控告的言論。試問在兩年之中零星幾次演說和幾次聲明便能證明曾有劇烈的宣傳嗎？

Mr. Kyrou 說到保加利亞過去五十年來的外交政策，說到所謂保加利亞“初期反對愛琴馬其頓併入南斯拉夫聯邦”，又說到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訂有協定，依此，保加利亞將放棄初期的反對，而南斯拉夫則報以協助促成保加利亞對西塔拉斯的企圖。希臘聯絡員所有這些論說，都是沒有真正根據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Rabotnitchesko Delo 報所登載關於評論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關係的一文完全未提到希臘與保加利亞之間的爭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保加利亞國民大會的決定祇是指馬其頓的皮里恩一部而言。至於坐落在希臘境內的馬其頓一部份領土則保加利亞國會中向未有人提及。

第二章中所載希臘控告完全缺乏根據一點更從下一事實獲得證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代表 Mr. Ethridge 須問希臘聯絡員是否有意提出關於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之間有所謂協定的證據。Mr. Kyrou 在 Mr. Ethridge 來函以前或以後都未能提出任何證據，反之竟把他國人的假定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覆函中重提一遍，可是又無法提出任何事實為證。

希臘聯絡代表的理由薄弱亦可從其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長函 (S/AC. 4/258) 窺見一斑。在該函中，他覺得有批評本人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致聯合國代表一函中所提出的答覆的必要。

雖然 Mr. Kyrou 費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撰具這一項意見書並用政治論文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見，可是對調查團當前的各項問題的闡明竟無可補益，而且更沒有任何足以支持希臘方面論據的理由。Mr. Kyrou 祇是進一步提出更不正確事實，再圖擾亂視聽而已。因此，他在函內暗指保加利亞國有所謂“統一馬其頓三部份”的議論，但是事實上則從來未有過如此議論。我們必須再度聲明，祇有皮里恩馬其頓和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關係的問題——即調查團管轄範圍以外的問題——曾經討論。

在此情形下，希臘政府之對保加利亞及其北鄰各國提出的此種控告祇是欲將希臘內戰的真正原因以及希臘現政權對馬其頓斯拉夫人民殘酷待遇與迫害情形加以掩飾不使外人注意而已。

叁

讓我們回至第一章所引的事實。

(a) 難民的軍事訓練

希臘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節略中以如下措辭提出此項指控：

“希臘匪軍由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供給武器，並施以軍事訓練且受各該國軍官之指揮。”

Mr. Kyrou 在二月十七日演詞 (法文本第四頁) 中又說：

“Bulkes 黨支部的存在已經知道甚久，尤其是在保加利亞 Mandritza 的黨支部。我鄰國境內設有集中營，離邊界不遠各處均有營地充戰地醫院收容在希臘境內受傷之希臘游擊人員之用，又用作軍火堆棧及收容被希臘官兵追擊逃亡的游擊隊員之臨時兵營。”

試問作如此大胆與嚴重的假說其證據何在？各項文件中均難找到任何證據。反之，證人 George ALEPOUDIS (S/AC. 4/SC. 4/PV/3,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 Alexandroupolis 開會時被傳訊) 說他被希臘軍隊追擊逃入保加利亞境內時從未見有任何類似集中營或軍火堆棧的地方。本人以為不必費很多時間談論證人 Kroum Nikoloff (Salonika 籍

人) 的例子。該證人敘說關於一隊希臘游擊隊身穿英軍制服於 Gorna-Djoumaya 鎮正在為已故農民領袖 Alexander Stamboliysky 舉行彌撒儀式的時候進入該保加利亞市鎮的故事，因為這是典型的偽證。從很多文件可以證明 Stamboliysky 被刺的日期與該證人所說的日期不符，而在所說的那一天並未有彌撒舉行。其次，該證人說在那一天，他從監獄的窗戶窺見有希臘游擊隊在該地出沒又說這些游擊隊和保加利亞官兵有聯絡。該證人在獄中窺見希臘游擊隊乘卡車經過他的窗前固然可能，但是如何能從窗口望見這些游擊隊經過以後和保加利亞軍官及士兵取得聯絡實屬不可思議。

我們亦認為用不着從詳談證人 Ivan GOLOGANOV, Radko PLEVNALIEFF 和 Siméon VELIKOSTOYANOFF 的證據，因為白皮書未載有這些人的供詞，且各該證人亦未在調查團前提出相同的口供。關於這個問題所引起的原則，我們當另言之。

這一批檔案原應充滿證據可是竟無其他證據可提，因為設立訓練營或軍火堆棧的事實自會在多方面表現出來極為易為很多證人所證實。

因此，這一項控告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b) 在保加利亞境內招募隊伍

關於這一分節，其內容較前一分節尤為空虛。從調查團所存的大量檔案中亦難尋獲絲毫證據足以支持這個控告。沒有一位證人提到在保加利亞境內任何地點有這一類組織，負責教練的保加利亞軍官，軍營，打靶場，政治教育或表面上無軍事色彩而暗中辦理軍事訓練的組織。各項文件提及逃入我國境內的零星游擊隊員甚至整批的游擊隊員，但是從未有人提到招募和組織隊伍事。唯有證人 Dimitrios ALIMOUDIS 告訴希臘行政當局說襲擊 Metaxades 村的一幫人係由保加利亞首長所率領，而該保加利亞首長曾將憲兵隊的 Zahos 上士宣判死刑。但是此項供詞毫無價值，其理由如次：

(i) 該證人對所謂的保加利亞首長未有確切的敘述。既不知他的姓名、年歲又不知他隸屬何黨。事實上，該證人什麼都不知道；

(ii) 該證人的口供未經其他證人從任何方面加以證實。但是那些證人中曾經參加 Metaxades 附近戰爭的却有不少；又

(iii) Alimoudis 未向調查團提到這個保加利亞首長。

(c) 供給游擊隊武器及軍火

在調查團檔案中關於這一項控告的證據極為貧乏。我們祇見有零星和互相矛盾的案件而且多是毫無價值的。例如有一個名叫 MORSALOS 的證人供稱某次搜索被俘的游擊隊員發現俘虜身上懷有保加利亞製造的炸彈一枚。這個事實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證明什麼，因為另一位證人曾說當他在打游擊的時候，他使用過法國 Lebel 來福槍，又有其他很多證人供稱游擊隊人員所用槍械種類與來源極多，其中德國製造的來福槍和輕機關槍的數目和義國製造的一樣多，而最多的要算是英製武器。游擊隊是到處搜集武器的，因此在他們身上發現保加利亞製造的炸彈絕不稀奇。

其次尚有證人 Konstantinos PAPADOULIS 的一例。據他自稱曾親見有簇新和剛剛上過油的保加利亞製輕機槍七十挺。然而該證人祇是向希臘行政當局作證，且其供詞亦未載入調查團的紀錄中。因此，此項供詞是無效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已詳細討論過。

即使我們於業已提及的所有供詞中加上 MANTZOURAKIS, BABAYANIS 和 DIMITRIUS 等證人的供詞，亦不能說希臘游擊隊從保加利亞方面接受武器和軍火。Mantzourakis 的供詞是充滿矛盾的，而 Babayanis 是曾經被判罪和受監禁的證人，因此如把兩項證詞作比較，那末在日期、時間、路程和率領者的姓名等等上都有極顯明的出入。

(d) 游擊隊自保加利亞越界進入希臘

我們又談到證人 MANTZOURAKIS 和其他數人。關於這一部份證據的可靠性上面都已說過。況且 Mantzourakis 祇是提出單獨的一件事。至於其他證人如 ELEVTHERIADIS, BALIOS, ZALATINOUDIS 等，他們所說的越界情事是從希臘至保加利亞而不是從保加利亞至希臘。本人業已有機會強調 Mantzourakis 證詞中顯明的矛盾之處；該證人曾謂經過 Haskovo 一地。我們從地圖上可見這個地點並不在該證人所過路程之內 (S/AC.4/PV/48)。

(e) 受傷游擊隊員入院治療

希臘代表似乎集中全力攻擊這一點。但是這祇是無的放矢，因為我們對於這些越界前來保加利亞請求收容的傷者或病者——不論他們是軍人或平民——予以照料從未否認。我們有權予以收容。而且按照國際法和道義亦有此項義務。

從本人上述種種，試問可以得到什麼結論？上面已經說過了：所有這些控告和全部證據都是小題大做——這正是如我們以前所用的諺語“巨山產出一隻小老鼠。”

G. 關於第二編第三章的口頭陳述²²

我們在分析調查團在本章所搜集並分類的事實且以與保加利亞有關事實為限時，首先似宜作若干基本的聲明：

(a) 希臘政府所援引的“事件”大部份都是無意義的事實且與目前在希臘國內劇烈進行中的內戰無關。

(b) 希臘政府一直無法證明致安全理事會節略，二白皮書以及 Mr. Kyrou 歷次在調查團發言中所指的事實確曾發生。就白皮書的表面分析，調查團自始即顯然看得出希臘政府所引的多數事件不是誇大其詞或故意歪曲便是純屬虛構。調查團從很多個月來的工作經驗業已證明這一點了。

(c) 除掉其中三四件較不重要的事件外希臘政府並未把保加利亞邊界上的事件——保加利亞抗議的主題——通知駐索非亞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相同地，希臘邊防當局雖說事件係在邊界發生可是在很多情形下並未設法與保加利亞邊防當局取得聯絡。

(d) 白皮書中所提及的若干事件原在希臘軍隊撤往內地後所放棄的地點發生。我們可以一問希臘邊防當局如何能夠把所說真正發生的事件逐一記下並予確說。

(e) 希臘政府素把瑣碎而無政治意義的事件誇大其詞，並把這些事件說成了擾亂巴爾幹和平的嚴重事件。保加利亞政府雖然更有理由對希臘邊防當局的挑釁行為提出抗議，但却從未誇言這一類事件的重要性。南斯拉夫政府只把這些事件報告盟國管制委員會，並請求採取必要措置，保證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此外，保加利亞政府始終認為本國能夠獨自保障邊界上的秩序與和平，不賴外力之援助。

(f) 保加利亞政府毫不猶豫地接受英聯王國關於實施載有邊境事務規則的一九三一年希臘保加利亞協定的建議；希臘政府甚至不屑於答復此項建議。Mr. Kyrou 在這一方面所作的解釋不能為憑，因為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之間雖未恢復外交關係，

²² 文件 S/AC.4/PV/85，第三編（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4/W.11/Rev.2。

可是沒有理由不能借重盟國管制委員會或英國駐索非亞軍事代表團（希臘方面派有聯絡代表駐在該代表團）的斡旋；爲了確保實施上述的協定，這些機關絕不會拒絕出面調解的。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本章所提各事件的細節。

上面已經說過好幾遍，題爲希臘邊境事件的一冊所載的許多事實都是以缺乏意義見著。一部份案件係與偷竊畜牧和偷砍樹木有關的。其他事件則指偶然開槍或謂一羣人在保加利亞邊防崗附近高唱反希臘歌或在保加利亞方面放射白色火箭炮等等而言。控告嚴重而所指事件則極輕微，彼此之間不成比例，非常顯著。在一方面，希臘控指我們煽動大規模內戰，而在另一方面所提都是零碎事實和不成系統且不重要的邊境事件。祇是證明希臘游擊隊和希臘軍隊激戰之際，在某游擊隊員身上搜得保加利亞製造的炸彈一枚，或者證明某日保加利亞邊境附近放射火箭炮，是不能推斷保加利亞係在唆使或煽動希臘國內的大規模騷亂。爲強調上述控告與事實迥異以及所引事件毫無意義起見，本人擬指出法文本第三十六頁所載的一件事爲證。這一件事非但不足證明保加利亞有煽動行爲，反而證明保加利亞當局的善鄰政策和友好態度。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來日保加利亞身着便服的匪徒三名在希臘 K 村擄取綿羊五十六頭，並牽至 Koletsovo 的保加利亞村。當時負責防守保加利亞邊防某崗位的軍曹據希臘方面站崗軍曹要求後當即答允加以調查。數月後保加利亞軍曹答稱查無實據。然而最奇的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事件發生後的第六日），他告訴希臘軍曹說已經尋獲羊羣，當將歸還原主，並已將竊犯拘禁。”

這件事用不着再加評論了。

除上述的考慮而外，倘再想到邊境長達五百公里，地形又復特別，更加上希臘邊區素多民亂的事實，便容易看到希臘向我方提出的抗議是毫無根據的，況且希臘政府所引的許多“事件”甚至在邦交敦睦的鄰國間也會發生的。

當然，希臘政府所提的事件中未經調查團調查的事件應當刪去，故除此而外，祇餘有在 Korymvos, Metaxades 和 Posotzene 發生衝突時的三起事件尚待調查。事實上，這就是白皮書所引的許多事件中惟一尚待處理的三起。

這三起事件祇是和希臘境內希臘游擊隊與希臘軍隊衝突有關，對於保加利亞可謂毫無關係。

控告的內容是若干希臘游擊隊被希臘軍隊追擊逃入保加利亞境內，但這祇是指第一章而言，我們在上面業已說過。我們祇能再說一遍我們從未否認收容希臘難民的事（固不論他們是平民或軍人，或是否持有武器），而且我方的措置不但符合國際公法的法則與習慣，並且符合我國內政部長的一般指示。

我們業已檢討過有關事件的證據乃至 MANTZOURAKIS, BABAYANIS, DIMETRIUS, ELEVTHERIADIS 等證人所作供詞的可靠性，因此無庸再討論這個題目。

H. 關於第二編第四章的口頭陳述²³

我們現在回到第四章即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指希臘現政權應負希臘內戰和該國北部區域騷亂的責任。

本章所載各項事實足以證明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所說的確有充分的根據。從希臘政治家及政治組織的聲明，多數證人的供詞乃至該報告書中所提及無數具體和往往駭人聽聞的事實來看，足以確切證明希臘人民目前所遭遇的悲慘命運，乃至希臘境內各地的緊張情勢都應由希臘現政權負責，並且從該政權所用反民主的方式乃至無力於國內恢復治安秩序看來亦可以說明其原因。

本章所載的結論說明希臘全境均在發生內戰，而且並不限於該國的北鄰各區。希臘代表所提的反對理由適足證明這個事實。Mr. Kyrou 枉費心機，設法解釋邊區的騷亂和內戰是因游擊隊的“戰略”而起，希望以此誤導調查團的思路。希臘所作的否認實亦不外乎此。Mr. Kyrou 以武斷的態度來形容游擊隊和政府軍的衝突，想藉此使人以爲這些衝突多是在邊區發生的。

調查團本身業已充分認識這些衝突是在而且還在希臘境內各地，包括 Thessaly, Peloponnese 以及各島發生。

本報告書所載的資料業已明確證實希臘國內的民主份子刻在不斷受憲兵隊、政府軍和右翼各黨的迫害。希臘聯絡員對大批證據的唯一答覆，祇是設法否認調查團有過問希臘的內政政策及政治的權利，並且強指這是對希臘內政的干涉云云。

²³ 文件 S/AC. 4/PV/85, 第三編（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 16/Rev. 3。

Mr. Kyrrou 曾設法否認希臘現政權有法西斯的色彩，曾設法否認目前在政府、議會、軍隊、憲兵、警察和政府團體中任事的有不少曾與昔日佔領該國的當局合作。這些否認也是枉費心力，毫不收效。可是他不能否認希臘是鄰國的通敵賊、戰爭罪犯等的庇身所，恰如自由派報紙 Vima 所說的，希臘是“附敵國賊的天堂”。

壓迫希臘境內少數民族（馬其頓人和查謨人）的事實亦經證明了。關於這一點，調查團曾有機會去斷定若干使人聽而動容的事實，那些事實乃是敘述這些受盡不平待遇和壓迫的少數民族所處的無可容忍的環境。希臘聯絡代表不能否認或洗刷此項可怕的事實。他祇能提出兩項不能說服任何人的反對理由。他說“當一九四四年底德國軍隊撤退時並於撤退完成以後，有數千操斯拉夫語的移民越境湧入保加利亞。此輩難民在戰時曾與德軍密切合作。”

但是 Mr. Kyrrou 知道假如難民中有通德份子的話，他們必在保加利亞受審判，數名業已處決，所餘下的當將解送希臘由希臘當局處置。譬如 Governor-General Stefan Kletchkoff 和其他若干名便如此被判處死刑的。保加利亞當局對所有戰爭罪犯均如此辦理。

可是，如果把 Mr. Kyrrou 所說的數千難民指為戰爭罪犯未免荒謬，因為這些難民乃是想起以往南斯拉夫人民集體受希臘當局的殘殺情形不寒而慄故此逃亡的。來自西塔拉斯和愛琴馬其頓的這些難民中尚有數十萬人，現仍在保加利亞境內，他們都渴望早日還鄉，可是因為深知希臘政府如何虐待少數民族，所以迄今未行。

希臘聯絡代表所提的一項事實即所謂希臘法院均有斯拉夫語言的專門翻譯。這一點適足證明希臘的北部斯拉夫人甚多，且因當地人民不諳希臘語文故希臘當局不得不設譯員。可是各法院設譯員一事並不能證明當局承認這一部份人民的民族生存權，不剝奪這些人民有公開使用固有語文的權利，或這些人民現已有本身的學校、教會、書籍或報紙，一如希臘方面時常向調查團所說的情形。

將第四章總結說來，我們可以斷定本章所載保加利亞和希臘北鄰各國的假說均已完全證明屬實而且委員會已能斷定確屬事實不容置疑。

因此，我們對於該報告書草案設法把希臘的政治情勢作完全虛偽的描寫甚為詫異。該報告書有好幾段實在是驚人因為根據那幾段似乎可以推斷希臘國內一切都好，祇是北鄰各國不守信義而已。可是

我們參加在希臘境內辦理調查的人深知如果把希臘的現政府說成民主與自由政府的模範，那末簡直是欺人的謊話。我們任何人和凡曾就地觀察希臘目前情勢的人都不會受雅典和 Salonika 等其他城市的表面裝飾所眩惑。一方面，我們或許看見有人設法把希臘政府的重大責任儘量減輕，另一方面又看見有人把他國的責任推到巴爾幹民主國家身上。這些結論既無根據又屬武斷，使人感覺目前有人設法以離奇的角度去解釋調查的結果。換句話說，即設法減輕一方面的責任，然後四處推諉，把希臘政府所負的重責分給鄰國代負，雖然各鄰國從未變更其忠誠的態度。凡此種種其動機或許是想造成對所有有關政府均無偏袒的印象，然而不幸這些政府也同時被牽入屑碎爭執的漩渦中。

我們真誠希望調查團不要如此做，反之應以披露調查之“真相”為己任，換句話說，即指出罪惡的淵藪是希臘的現政權，而希臘人民兩年以來所受的慘痛命運絕非希臘鄰國之咎過。我們之所以認為真相必須公開披露，其理由不僅因為事情終要水落石出，而且因為調查結論必須公正然後才能斷定補求目前情勢應該遵循的正當程序與方法。

關於調查團訪問的四國中，唯有在希臘時曾聽到證人批評其本國政府政策的事實不應用上述草案的解釋來解釋。這個事實可以簡單解釋如下：依照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調查團祇從事於調查國內正式發生內戰的希臘現政權並不過問巴爾幹其他國家的政權。

I. 關於第二編第五章的口頭陳述²⁴

關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指希臘政府刻對各該國採行挑釁政策的第五章，祇要就報告書草案所節述的大批資料作表面的檢討便能確信這些假說都已獲得充分的證明。很多證言都已證明希臘當局在以往三年沿三民主義國家的邊境製造了無數事件。這些資料亦曾證明希臘是所有巴爾幹各國的通敵國賊及戰爭罪犯的樂園。這些人又被利用對希臘北鄰各國施用恐怖手段和發動種種挑釁行為。此外，從無可反駁的證據中可以看出希臘現政權的外交政策是以黷武主義和擴張勢力的原則為依歸。尤其是關於保加利亞一方面，該報告書業已使我們確信調查團手上有大量資料，足以證明希臘統治者對保加利亞人民具有深刻的仇恨。希臘的要人乃至

²⁴ 文件 S/AC. 4/PV/85，第三編（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參見文件 S/AC. 4/W. 12/Rev. 2。

整個希臘官方報章對保加利亞的攻擊和不斷的威脅是盡人皆知的。調查團於二月七日在雅典曾有機會觀察希臘國內鬪武份子——即今日統治希臘的份子——的仇保思想。當時 Hitos 會一幫人曾在 Acropolis Palace Hotel 前面作反保加利亞和保加利亞代表團的示威運動竟達一小時之久。本人於二月十七日的演說中曾提及此一事件旨在促請委員會對於希臘官方這種思想予以最密切的注意，由此不難說明調查團所關注的若干事件為何發生的。事實上，那一本以“懦弱的保加利亞”為標題的小冊子連同其他滿紙充滿仇視保加利亞人民情緒的宣傳品已在雅典分送諸位參閱了。

本人結束聲明以前，擬對 Mr. Kyrrou 今晨的演說說幾句話。

Mr. Kyrrou 說到好幾件事：他告訴我們希臘現政權以救世為己任，簡直可說是現代文化的救星。他又說到希臘的領土要求以及保加利亞對希臘的三次侵略，可是他對於與調查團直接有關的許多問題竟少言及，顯然是因為這些問題使他感到非常窘困的緣故。

Mr. Kyrrou 說我們三個民主國家正在威脅希臘現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我們並未干預希臘的內政可是如果 Mr. Kyrrou 譴責我們不欣賞 Mr. Tsaldaris 的民主與文化，那末這是他個人的事。據我們看來這樣的“民主”簡直是等於暴政、挑釁和殘殺的行為。我們不能容許 General Markos 和所有和希臘反民主政權鬥爭的人被誣為匪賊。試問 Mr. Kyrrou 是否以為大多數希臘人民，尤其是反對現政權的人都應視為匪賊？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末曾把數千無辜人民不加審訊遂予殺害的窮兇極惡的政府特務究竟應歸那一類了？

至於領土的問題，Mr. Kyrrou 請諸位幫忙希臘併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一部份領土是徒然的，因為領土的問題早已於和約中獲得解決，而不在委員會管轄範圍以內。

那末試問 Mr. Kyrrou 何以避免說明希臘境內的局勢以及該國內正在劇烈進行的內戰的範圍。Mr. Kyrrou 何故不提及希臘方面對我國的種種挑釁行為，例如著名的 Partcho 黨的挑釁行為——關於此點，我們曾經提出大批證明文件。

Mr. Kyrrou 責備我方不將開列所有越界進入保加利亞的希臘難民的全部名單送其參考。然而調查團對於這些難民的姓名從未表示興趣。Mr. Kyrrou 本人並不見得知道有大批難民來自西塔拉斯和愛琴

馬其頓。這些可憐的人民有盈千累萬受不了希臘目前政權的壓迫而逃亡。

Mr. Kyrrou 說唯有共產黨的報紙才抨擊希臘的現政權。這是事實嗎？我們可以隨意舉三種報紙——紐約前鋒論壇報、洛桑公報及日內瓦郵報為例。除此而外，我們又可補提許多新聞記者如 Mr. Lippmann, Mr. Shirer 等人為證。這些人雖然絕不見得對共產主義表同情，可是他們對目前在希臘發生的情形也更不會贊同。

這都是可以並且是必須從調查團的調查達成的一段結論。任何設法掩飾真相或偽造調查團工作的結果的企圖非但是徒然，而且反把調查團所奉的崇高使命整個摧毀了。我們從調查團及其所屬各工作隊的速記紀錄可以看得出希臘的實在情勢和其內在原因的一般。每項結論必須和調查團所蒐集並於各項文件中列舉的事實一致。

不幸，正如前面所強調的，現在向調查團提出的結論有若干是顯然與事實不符，故必須予以糾正。假如所得結論都是公正真誠的話，那末便能表示調查團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決定在適當時期必須提出建議的性質。

關於這一方面，保加利亞代表團認為無須研究細節或提出教條式的理論。保加利亞代表團祇欲表示任何補救方法必須對症下藥方生有效之信心。就現有的情形而論根本的癥結既然是希臘目前的反民主政權，那末從調查團所應達成的結論究屬什麼性質自然可以想見。這些結論祇能有一目標，即任希臘人民有選擇大多數願意接受並符合其民主傳統的政府的自由。我們保加利亞人既為希臘的近鄰，自然亟盼該國內的騷亂和動蕩局面及早平息，否則我們亦不免受其影響。我們亦希望希臘政府不斷對我們所作的種種挑釁舉動亦不再發生以便情況好轉使保加利亞與希臘兩國人民重得恢復正常的友好關係。保加利亞政府對希臘毫無侵略野心。反之，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真誠盼兩鄰國人民建立鞏固的友誼。這是為了兩國人民的持久利益和巴爾幹的和平設想。我們深信這是絕對可能辦得到的，但大部份要看調查團最後如何完成其使命和安全理事會的建議在希臘有何反應而定。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負有重大責任，不過程度上各有不同而已。保加利亞尚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可是希望成為會員國，並且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便能在這個民主人民的世界組織中添居一席。

我們非常重視聯合國的工作，並把我們對於人類前途廣大的希望寄託在這個組織上。目前的調查是聯合國承擔這一類調查的先聲。因為調查團的工作和決定而引起的任何失望情緒必招最可遺憾和不利的結果。反之，任何成就都足激勵來茲。

本代表團以寧靜和篤信的態度希望調查團的工作將來會產生積極的決定，由此可為巴爾幹所有民主民族，連同希臘人民在內開闢彼此和睦共處的康莊大道。對於希臘人民，我們要再度表示願與他們維持最友好的關係，並願彼此敦睦相處。

附件 捌

希臘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 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對第二編第一章

A 節的書面意見¹

一. A 部(阿爾巴尼亞)

(a) 在第三頁第三行“……並無這種命令(S/AC. 4/SR. 11, 第十八頁)”字樣之後應該增加下列字句:

可是這裏必須指出，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致委員會的公函裏(S/AC. 4/225, 第四頁)曾說“ZAHOS 是在聽候 1 A 小組擬於 Yanina 訊問的希臘政府證人名單上面的。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下午，該小組舉行會議重行訊問時，該證人忽然翻供，聲明他的證言是在一位英國軍官所施的精神壓力之下逼出來的(S/AC. 4/SC. 2A/PV/12)。在早晨會議結束後和下午會議開始前這中間一段時間裏究竟走漏了什麼風聲，固然難說，但是該證人的父親和兩位朋友在那次會議之後的確立即自動向希臘官署聲明，他們知道希臘民族解放陣線曾經派員恐嚇過 Zahos，要他在那天下午向小組作虛偽聲明，提供這種供詞。調查團未有時間審查 1 A 小組的速記紀錄，及時深究此案，確是憾事。此案如果深加調查，定能查出根源，知道究竟誰對該證人施用壓力。”

(b) 在第三頁第七段末尾“在學校裏衝突”幾字之後要增加下列幾句:

在調查團第三十四次會議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主席——“當希臘政府提供該證人聽候調查團訊問時”——曾向調查團團員和四位聯絡代

表追述傳訊這些證人的條件。他特別強調指出“凡已經載入希臘白皮書的陳述，調查團團員們都已知道，證人不必重述。”同時他指出“請證人就尚未清楚的幾點再提供一些資料。”

(c) 在第四頁，第六段末尾“訓練”兩字後面要增加下列一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在 Koritsa 舉行非公開的會議，希臘代表當此項阿爾巴尼亞的報告書提交 1 A 小組時，表示異議，認為該小組不應該把這種未經證明的片面情報認為屬實。

(d) 第十頁末尾應該添加下列字句，(第十一頁末尾的 B 部(保加利亞)和第八頁末尾 C 部(b)(南斯拉夫的答辯)亦應添加同樣字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關於希臘政府主要證人的證言，希臘聯絡代表曾向調查團提一個備忘錄，內稱:

“當調查團多數團員在希臘訊問希臘政府的主要證人時，巴爾幹的三個聯絡代表專門企圖毀謗這些證人，而不想就問題的實體搜集情報。希臘聯絡代表於是就不得不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的公開會議公開請求其對造考究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S/AC.4/PV/44)。

巴爾幹三國政府和其他兩國代表團毀謗希臘政府證人的企圖表現在各種異議上。這些異議可以大別為下列幾類:

(i) 挑剔白皮書的英法文本有出入，打字錯誤；由希臘備忘錄提交安全理事會的證據與白皮書中向調查團提出的證據互有出入；證人向希臘當局所具宣誓供狀與他們在調查團所作的陳述有所不同；

¹ 文件 S/AC. 4/W. 30。關於報告書稿，參閱文件 S/AC. 4/W. 10/Rev. 2。

(ii) 第二類的異議乃希臘聯絡代表所稱(S/AC.4/PV/44)對造對證人的苛求，要他們知道其所無從得知的事，隱諱其所已經知道的事；

(iii) 第三類異議是若干證人在調查團提供口頭證言時，所提的額外證據並不見於白皮書；

(iv) 另一類異議有關證人的身份證明；

(v) 還有一點說每次訊問證人時，證人簽具的原供狀，應該提交調查團(S/AC.4/PV/40)；

(vi) 巴爾幹代表及另外兩個代表毀謗希臘政府證人的一個主要辦法就是懷疑證人的品格，彷彿調查團成了頒發德行獎狀的法蘭西學院了；

(vii) 所謂兩位證人曾受精神與肉體壓迫纔提供證言之說似乎需要從詳駁斥。希臘聯絡代表願對以上這七項異議加以駁斥。

二. B部(保加利亞)

(a) 在第八頁第二段末尾“致調查團(S/AC.4/SC.4/PV/1,第十八頁;S/AC.4/SC.4/4)”數字後面，應該增添下句：

可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希臘聯絡代表在調查團發言時，曾以下列言語駁斥此說：“希臘哨兵站必須向南面的平原後撤，而保加利亞軍事當局却在增強邊境的哨兵站。不過這種事實與保加利亞所謂邊境常遭希軍侵入之說又如何相符呢？(S/AC.4/PV/27,附件壹,第五頁)。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為調查團調查邊境事件致調查團的備忘錄(S/AC.4/248)裏又曾說：“……希臘司令部必須把希臘邊界的大多數哨兵站從邊界撤到南面比較安全的地方，確是事實。為了保護哨兵的性命起見，此項措施是必要的，因為山頂上有若干孤單的哨兵曾遭人襲擊，並有多人被擄或遭暗殺。這種偷襲都是盜匪所為，通常為國界對面的軍隊所知或得其協助。襲擊希臘哨兵站的盜匪來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他們前來襲擊並不是偶然的，而確具有一定的目的，就是逼迫希臘司令部把這些哨兵站撤離邊境——此點業已辦到——邊境就永無守備，游擊隊乃可從三國自由出入希臘暢行無阻。沿希臘前綫的若干地區，用這種恐怖式的襲擊，就能達到這個目的。”

(b) 在第十一頁末尾應該提及加在第十頁末尾本章A部(阿爾巴尼亞)的新字句(見該備忘錄第二至第四頁)。

三. C部(b)(南斯拉夫)

(a) 在第一頁，第一段末尾，“S/AC.4/PV/20,第十三頁”這一個引證文件號碼之後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的陳述中，對此項答辯答復如次：

“直到最近為止，希臘政府一向希望緩和緊張局勢，所以對於南斯拉夫政府為希臘國內情形所應負的責任不願聲張，可是毫無用處。當時的希臘首相於八月十二日在巴黎對倫敦時報記者所發表的談話就是最好的證明。記者問到南斯拉夫的干涉情形時，Mr. Tsaldaris 回答說：“這些游擊隊的活動，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南國與希臘間的一個問題”這句姑息之詞現在却被 Mr. Djerdja 當作對抗我國的一個話柄。”

(b) 在第五頁，第三段末尾“Velianidis”(S/AC.4/PV/39-40)一字之後，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可是在希臘聯絡代表為訊問希臘政府主要證人事所提出的備忘錄(S/AC.4/225,第三頁)裏確曾講過“就這位證人(Christos Velianidis)而論，他的身份後來不僅由 Aghios Yermanos 社區主席和 Florina 徵兵辦事處所發的證明書證明屬實，而且經由 Mr. Hood 領導的 1A 小組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的會議中當場予以證明(S/AC.4/SC.2A/SR.4,第四頁至第五頁)。

(c) 在第五頁，第八段末尾，“南斯拉夫光榮軍隊的開支”(S/AC.4/PV/68,第七頁)這幾個字之後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希臘聯絡代表就 General Dapcevic 問題，曾給調查團兩封信，第一封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S/AC.4/203)第二封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S/AC.4/2)。他在第二封信說“(Mr. Djerdja 的)那封信已經仔細閱讀。我注意到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再三申述他認為我所以要求調查團傳訊此人的動機。不過我認為其中對於實體問題隻字未提，就是並未講到希臘政府因為此人組織現在希臘境內作戰的游擊隊所應負的責任而提出的控訴。”

(d) 在第六頁末了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希臘聯絡代表在有關調查團調查邊境事件的備忘錄中(S/AC.4/248)說明希臘前綫哨兵站為何撤離邊界的原因。

(e) 在第八頁最後應該提及加在第十頁本章A部(阿爾巴尼亞)後面的新字句。(見該備忘錄第二頁至第四頁)。

B. 對第二編第二章 B 節的書面意見²

(a) 在第二頁第二段(引狄托元帥的演詞)第六行“在其祖國境內”幾個字之後應增加“……”符號。

(b) 在第二頁第四段以後應該添加下列幾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致調查團公函內(S/AC. 4/258)表示：

“……南斯拉夫代表對於此等函件(美國代表公函)均未答復頗令本人感到遺憾，是以須請委員會注意及之”，且稱“Mr. Kulishev 在其兩次來信件中均採躲避政策，而 Mr. Djerdja 則一味緘默，足見此次調查毫無積極成效，蓋兩者均足顯示兩國政府對希臘領土所採之共同政策也。”

希臘政府且稱“Aegean Macedonia”是兩年前為一定目的而造出來的新名詞，(S/PV/38, 第二十二頁；S/AC. 4/PV/18, 第五頁；S/AC. 4/PV/27, 附件壹, 第十頁；S/AC. 4/PV/71, 第九頁)。

(c) 在第三頁最後一段第五行“……致調查團”字樣之後(S/AC. 4/PV/69, 第十頁至第十一頁)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希臘聯絡代表立即回答說：“Mr. Djerdja 曾想強迫開放門戶”，而且“想把調查團知道很明白的事情報告調查團。”希臘代表進而宣讀安全理事會第八十四次及第八十五次會議的速記紀錄(S/PV/84, 第五十一頁及 S/PV/85, 第三頁至第十五頁, 英文本)，其中所謂此次傳見對話不實之說已經駁斥(S/AC. 4/PV/69, 第十頁至第十一頁, 英文本)。

(d) 在第四頁第三行之後，應該添加下列一段：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對於引狄托元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演詞被引述的方式所提出的異議，有所引演詞在秘書處原備法文譯本中表示未錄部分之虛點均未標明一事足資說明(見原文件 S/AC. 4/194 第一頁的腳註)。

(e) 在第四頁第二段末尾，應添加下列一句：

可是英聯王國及美國代表在同次會議中却曾指出，Mr. Djerdja 從前曾經說過民族解放陣綫是“純粹人道性質的組織。”(S/AC. 4/PV/71, 第八頁)。

(f) 在第四頁第三段末尾應該添加下列一句：

法國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調查團會議中指稱“他曾經傾聽南斯拉夫代表所提出的許多證人

的證言，那些證人都曾講到有一個愛琴局，是協助難民的一個組織”(S/AC. 4/PV/71, 第十三頁)。

(g) 在第五頁第五段後面應添加下列字句：

Mr. Dimitrov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最近一次的戶口調查中把 Pirin Macedonia 一省的居民列為“馬其頓人”而沒有列為“保加利亞人”(S/AC. 4/174 節略“B”)，他這一決定曾被引為他對該省所採新政策的典型例證。

(h) 在第六頁第二段後面，應添加下列一句：

希臘聯絡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調查團發言時曾說“戰敗國保加利亞倒想利用其他同樣無理辦法來取得希特勒因為該國効力而給與他們的東西了。”(S/AC. 4/PV/27, 附件壹, 第五頁)。

(i) 在第六頁最後應該添加下列一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致調查團的信裏(S/AC. 4/258)曾經駁斥保加利亞的答辯。除其他各節外，他說“現在當政的共產黨的機關報 Rabotnichesko Delo 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載有一篇重要文章講到一項明確的計劃，而且講到保加利亞人渴望着把他們的一部份領土交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代表的回答對於此項計劃和大眾的渴望都未有所說明。Mr. Kulishev 僅僅聲稱，這篇文章絕對不能視為是該國政府的官方意見，不過一個當權的共產黨的機關報何以不能說明政府的意見，他對於這種特殊現象並未作何解釋。

“保加利亞代表為了說明該國外交政策的“明確立場”，繼續聲稱這種政策可以用我國政府與議會的正式舉動以及有代表政府資格的人員的言論，首先是總理及外交部長的言論來判斷。但是就議會而論，正如上文所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法律不准議會對這一問題發表意見。至於總理本人，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向 Borba 以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向保加利亞國民會議所發表的公開談話，都曾講到關於 Pirin Macedonia 及馬其頓的三部份在南斯拉夫聯邦內統一問題的意見(參閱 S/AC. 4/174, 第三頁)。也許有人會說 Mr. Dimitrov 在發表這些意見時並非身任總理。但是該黨的意見嗣後如果有所改變，那麼他在正式擔任總理之後，不難撤銷這些談話。況且即使談話現在已經否定或者撤銷的話，侵略行為還是不能卸責，因為在過去兩年之內這些談話是巴爾幹三國對希臘的外交政策的指示。居於部長階級的 General Terpesov 對於這問題的意見也是如此。”

² 文件 S/AC. 4/W. 20/Add. 1 關於報告書稿，參閱文件 S/AC. 4/W. 8/Rev. 2。

C. 對第二編第三章 B 節的書面意見³

一. A 與 B 兩部

(a) 第十三頁第十六行，“聯絡代表認為此項辦法之採用”應改為“聯絡代表認為此項辦法之停止實行”字樣。

(b) 在第十三頁業已修正之第三段後面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致調查團公函中 (S/AC. 4/247) 曾經提出清單一份列舉希臘邊防司令在過去兩年中按照一九三一年辦法的條款提交希臘邊防司令的案件二十二起。他並且在公函裏說明“在過去兩年中為解決地方事件起見除上述會議外，且曾召開保加利亞與希臘兩國官員的非正式會議多次”，且稱“有幾次，希臘要求舉行會議以便解決事件，而保加利亞對於此項邀請竟然置之不復”。

(c) 在第十四頁，緊接第三段之後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希臘聯絡代表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調查團中發言時曾經說明，“希臘政府僅為邊境事件向索非亞盟國管制委員會提出控訴”，“實因此項控訴以及因在希臘領空非法飛行而提出的抗議都沒有結果，所以本國政府認為應該把這些事件報告聯合國”希臘聯絡代表後來為調查團調查邊境事件所提出的備忘錄裏說 (S/AC. 4/248) “不幸索非亞的盟國管制委員會的任務似乎已經變成專門核准或者更加習見的批駁盟國外交與軍事人員在保加利亞境內旅行的申請書了”。

(d) 在第十五頁緊接第一段之後會添加下一新句：

希臘聯絡代表曾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致調查團公函 (S/AC. 4/247) 裏反駁此點。

(e) 在上列(d)項裏所說增訂的一句應該同樣加在第十五頁第二段的後面。

二. C 部

(a) 第二頁最後應添加下列一句：

希臘聯絡代表在為調查團調查邊境事件而提出的備忘錄內 (S/AC. 4/248, 第十一頁至第十五頁) 詳細答復此項答辯。

³ 文件 S/AC. 4/W. 20/Add. 2。報告書稿見文件 S/AC. 4/W. 16/Rev. 2。

(b) 在第四頁第二段之後應添加下列一句：

希臘聯絡代表在為調查團調查邊境事件而提出的備忘錄裏 (S/AC. 4/248, 第七頁) 說明“為保護哨兵的生命起見，認為此項措施殊屬必要”，蓋“山頂上有若干孤單的哨兵曾遭人襲擊，並有多人被擄或遭暗殺”。

(c) 在第四頁最後應添加：

希臘聯絡代表在調查團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在 Mouries 舉行之第五十七次會議時，說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在 Ellinikon Aima 裏所發表的消息並不是希臘第三軍團本部所發表的正式公報。但是希臘代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調查團的演說中指出“直至最近為止，希臘政府對於南斯拉夫為希臘國內的情形所應負的責任常常不想多講，希望這種緊張局勢不久就會緩和下來，可是未能收效。當時的總理于八月十二日在巴黎對倫敦時報記者的談話就是這種態度的最好證明。記者問起南斯拉夫的干涉情形，Mr. Tsaldaris 回答說‘他認為這些游擊隊的活動絕對不能認為是南斯拉夫與希臘兩國之間的問題了’。可是這次息事寧人的談話現在却被 Mr. Djerdja 用為對抗我國的話柄。”

D. 對第二編第四章的書面意見⁴

(a) 在第二頁第八段後面應添加下列一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第二次的陳述 (S/AC. 4/PV/27) 中說，“我們與土耳其交界的邊區太平無事，這一事實也足以證明游擊隊的活動與我國的北鄰定有密切的依存關係。”

(b) 在第三頁第一段後面應該添加下列字句：

關於希臘所說在希臘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聲訴之後游擊隊故意企圖南移活動以便狙擊調查團一節，巴爾幹的聯絡代表誰也沒有向這些證人提出任何問題。

(c) 在修正過的第三頁第一段後面應添加下列幾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為邊境事件提交調查團且經分送調查團各團員參閱的備忘錄裏說明“希臘前綫哨兵站之所以南撤，實在是因為前綫若干哨兵站遭遇到有系統的綁架與暗殺”。從這一點我們就推定這個聯合方案是想肅清一條道路以便人員與給養都能從希臘境外運往游擊隊所出沒

⁴ 文件 S/AC. 4/W. 20/Add. 3。該報告書稿見文件 S/AC. 4/W. 16/Rev. 2。

的地方。希臘聯絡代表在關於調查團調查邊境事件所提具的報告書的第七頁裏，對於此點也有進一步的說明（S/AC. 4/248）。

希臘代表向B小組說到（S/AC. 4/SC. 3/12）Litohori（馬其頓中部的一個鄉村）的警察局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選舉的那一天遭受共產黨襲擊，正是證明共產黨此次對馬其頓居民所實施的恐怖出于 Sophoulis 政府的指使，目的是想阻撓人民投票。這是為了對付選舉而採取的恐怖行動，不能認為是“游擊隊的活動”。

第一小組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在 Agoriani 傳訊許多人，其中有該社區的主席 Demetrios Toleopolis 和該村極左派委員會的發言人 George Skembis。前者指陳他是希臘政府所任命的，後者證實村裏確有按期受領希臘政府所發薪水的公務員（牧師教員等等）（S/AC. 4/SC. 2/PV/25）。於此可見這一區域從未脫離希臘政府的管轄。這一地區和B小組訪問 Markos 時沿途所經過的地區的希臘憲兵隊之所以撤退必定是為了軍事安全的權宜之計，試看現在政府軍隊又已駐紮 Agoriani 及B小組所曾經過的大部份地區，這就是證明。

（d）在第八頁第五段後面應該添加下列三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雅典所作第二次陳述中說（S/AC. 4/PV/27）：

“南斯拉夫從有如 Rizospastis 及 Agonistis 這種所謂超然客觀的機關報裏摘了一大堆話來支持其對希臘國內政策所提出的控訴。我對於這些控訴不予答辯。”

希臘代表在此次調查中，始終認為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對該國內情勢不能適用，所以他對於三國政府所提的這種控訴，沒有直接加以答復，但是確曾自動協助調查團在希臘境內儘量作廣泛的調查，此項調查先後達七星期之久。在另一方面，希臘曾經反訴巴爾幹三國政權的本質就在縱容鼓勵希臘國內醞釀變亂（S/AC. 4/4/19）。“但是調查團對於三國政權的性質從未舉行調查”。

（e）在第九頁頁首及第一段以前應添加下列兩段：

希臘聯絡代表幾度反訴這三國政府為極權政府。“在我們大多數希臘人看來——而且我敢說別國很多人也抱有同感——世界這一角裏其他國家也配稱極權政府（“十手所指的法西斯稱號”）（S/AC. 4/PV/27）。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

會議中回答蘇聯代表時說恐怖統治一詞似乎是跟着地理的經緯度而變化的一個相對的名詞了（S/AC. 4/PV/89）。

他還反訴阿爾巴尼亞政府的大員有如該國主席 Mr. Omer Nishani 和參謀總長 Mr. Spyro Moisi 戰時都曾與敵人勾搭（S/AC. 4/PV/27）。對保加利亞的高級官員例如保加利亞駐巴黎的公使 Mr. Marinov 都曾幾度提出同樣的控訴（S/AC. 4/SC. 2/PV/8）。巴爾幹三國代表對於這些控訴並未答辯。

（f）在第九頁第一行“雅典大學校長 Dontas 教授”幾字之後，應添加：

……代表七十個不同的文化與職業團體及許多工會說話……

（g）在第九頁第一段之後，應添加下列一段：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第一小組在 Agoriani 訊問證人，着其供出曾受政府機關迫害的人數或姓名，但是那些證人所作的答復均不肯定（S/AC. 4/SC. 2/PV/25，英文本第二，第三，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及第四十六頁）。

（h）在第九頁第三段末尾，應添加下列字句：

南斯拉夫代表所薦舉之 Olga Marantidou 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下午經由B小組傳訊。該婦人聲稱她不知道此村所受破壞究應歸罪何人。村人都不知道襲擊村莊者究竟是什麼人，只知道來襲擊的人們都帶有假面具（S/AC. 4/SC. 3/PV/20）。

（i）在第十四頁第一段之後應添加下列數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致調查團函中（S/AC. 4/188）說“……希臘少數親斯拉夫族的人們是希臘人民所受無可言喻的苦難的禍根，這種表示正是該區人民的自發的反應。大家必須記牢，這些親斯拉夫族的人們在德國佔領期中成立了十手所指的 OHRANA 組織，這就是為虎作倀與敵人合作實行恐怖，摧殘當地居民的主要團體。在希臘解放之後，大規模迫害馬其頓居民情事不幸為了外國的利益又在繼續進行，而且現在還在假手于 Gotchev 的聯隊及民族解放陣綫的部隊依然進行。”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下午希臘聯絡代表向調查團陳述如次（S/AC. 4/PV/71，英文本第十五頁）：

“……我要確切說明希臘民族解放陣綫（NOF）與希臘籍馬其頓斯拉夫人民解放陣綫（SNOF）的問題。後者是馬其頓人的組織，原屬 OHRANA 的舊部大家參加了這一組織，共三千五百人之衆，以

Gotchev 為首領，他們都是從希臘移往南斯拉夫去的。在黎巴嫩協定簽訂以後，他們以為當時屬於政府方面的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出賣了他們，所以出走了。首領是 Gotchev，其中份子全是叛逆和犯人之類。他們到了南斯拉夫之後，為了某種原因態度就灰色了。所以當他們最後離開南斯拉夫時，SNOF 已經掩旗息鼓，繼之而起的就是 NOF……。”

(j) 在第十四頁第二段末尾，應添加下列一句：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1 A 小組在 Florina 傳訊南斯拉夫政府的證人時，證人 GYMNPOULOS, IOANNIDES, VITANIOTOV 和 KALANTZIS 都未能證明所謂迫害之說 (S/AC. 4/SC. 2A/SR/5 及 S/AC. 4/SC. 2A/SR/7)。

(k) 在第十四頁第四段之後應添加下列一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致調查團函裏 (S/AC. 4/188) 他說：

“……只有到這時候人們才能體會到所謂希臘國內親斯拉夫族的人們受迫害之說不過是捏造的口號罷了。”

(l) 在第十五頁最後應添加下列一句：

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1 A 小組開會時希臘代表提出了親斯拉夫族的叛逆名單一千一百零二人。

E. 對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⁵

(a) 在第三十四頁第二段所引希臘聯絡代表的言論開會時應添加下列字句：

“阿爾巴尼亞代表應用以攻為守的戰術拚命講希臘境內的阿爾巴尼亞難民問題，並且提出了在 Salonika 拍攝的許多照片作為證據。他特別訴說，希臘政府為了把阿爾巴尼亞人組織得更好一些就把他們移送南方，養在 Crete, Syra 及 Missolonghi 諸島豪華的旅館裏。阿爾巴尼亞代表反對這一事實……在他們國內竟能如此。”

(b) 在第三十四頁第四段“午夜以後在 Volos”與引用符號之間，添加下列幾句：

他同樣指摘希臘當局勸導逗留在 Syra 的僑民移居埃及或義大利而且最後訴說南斯拉夫政府曾經利用希臘人民解放軍 (ELAS) 的叛兵和來自希臘的斯拉夫語移民從事“生產工作”，而希臘當局並未仿行。在我看來，如果我看到 Bulkes 的幹部沒有

用以從事“生產工作”，我就感覺高興得多，因為這種工作歸根結蒂在希臘就悲慘地成為各式各樣的犯罪行為。不過無論如何調查團決定視察這些僑民的情況，我是分外感激，因為我堅信他們定能明白這些僑民“留居希臘決不威脅任何人”。

(c) 在第三十四頁業經修正的第四段後添加下列一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三月十二日上午調查團會議中指陳：

“.... je n'aurais jamais pense, quand j'ia demandé a la Commission d'entendre quelques fugitifs albanais, yougoslave et bulgares, que cela pourrait etre considere comme un acte de provocation contre ces trois pays. Au contraire, je pensais que cela pourrait aider votre Commission a se faire une idee de la situation”

(d) 在第三十四頁第七段之後，添加下列數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晨調查團於索非亞開會時曾作下列陳述：“……有人第一次問我關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三國的通敵國賊時，我曾向 Mr. Ethridge 提出詳細的書面答復。調查團如果討論這一問題，我已經準備口頭重述一遍”(S/AC. 4/PV/63, 第十三頁)。

註：希臘聯絡代表並未用“通敵國賊”一詞，而是用“政治難民”四字。此項錯誤也許出于速記報告員。

(e) 在第三十四頁第八段第二行“一”字與“表”之間應增加形容詞“完全的”三字。

(f) 在第三十四頁業經修正的第八段之後應添加下列一段：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致調查團函 (S/AC. 4/204) 中提起阿爾巴尼亞聯絡代表關於 Koritsa 一案所提出的文件 (S/AC. 4/166)：“我已經仔細閱讀過 Colonel Kerenxhi 的信，但是我在所引 Koritsa 一案的速寫紀錄之中，絕對沒有看到什麼地方涉及希臘政府或希臘的任何機關。如果我要有所回答的話，那末就是要對一件事情表示驚異，就是阿爾巴尼亞代表在 1A 小組正在當地的時候竟然不向以 Mr. Hood 為主席的該小組報告一批顛覆份子的案件正在 Koritsa 進行審判。我相信這件案子的案情如果真由該小組人員到場，定然比較僅由 Colonel Kerenxhi 一人檢證，更能有比較客觀的確定。

⁵ 文件 S/AC. 4/W. 20/Add. 4。該報告書稿見文件 S/AC. 4/W. 2/Rev. 2。

(g) 在第三十六頁第十一段(證人 Mouhareem Bajraktari 的供狀)“這裏也有言論自由”幾字之後，添加下列幾句：

“我還要請貴調查團給我得向調查團提出接受書面陳述的權利，因為我必須答辯 Mr. Kosanovic, Mr. Djerdja 及 Mr. Kerenxhi 向聯合國及調查團所提出的控訴。我不是敵人的傀儡，我曾經為我祖國的自由作過戰”。他還說“他與 Napoleon Zervas 並無聯絡”。(S/AC. 4/SC. 2/PV/2, 第四十二頁至第四十九頁)。

(h) 在第三十九頁第十一段之後，應添加下列一段：

證人 Jivko MLADENOVICH 經由 B 小組傳訊時，英聯王國代表問其曾否在希臘受過軍事訓練以便其回國後去打倒本國的政府，他答稱“自從我到了 Salonika 之後，始終關在牢裏，向未受過什麼軍事訓練要派回本國云云”(S/AC. 4/SC. 3/PV/8, 第三頁)。

(i) 在第三十九頁最後一段以前應添加下列一段：

希臘聯絡代表二月十七日在調查團會議中，發言時說“對方三人大家高聲讓着希臘對於鄰國抱有侵略企圖。希臘在過去三十三年中，四次受人侵略，三次都從保加利亞的邊界而來，一次從阿爾巴尼亞邊境那面而來，人們如果記清楚這些事實，還能把希臘之關切其安全而提向國際主管機關申訴一事指為侵略麼？希臘這種極度克己的正當要求向主管的國際會議或理事會提出，不就是她決心要以和平方法而不用武力來解決爭端的最好證明麼？”(S/AC. 4/PV/27, 附件壹，第三頁)。

這次發言時，Mr. Kyrou 說：“希臘根據人種學、歷史及戰略理由，對於北 Epirus 所提出的要求與這一調查團的工作絕對毫無關係。希臘已經把這一問題提交主管國際機關，而且正如我早已講過，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希臘所抱的和平誠意，以及想由正當的國際途徑來解決這一懸案的決心。如果真有什麼北 Epirus 問題引起調查團的關注的話，那末就是阿爾巴尼亞當局的有計劃的運動，想把這一區域裏的希臘人剷除淨盡。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之間，北 Epirus 的希臘人為了逃避這種恐怖而亡命于希臘者計達一千一百二十三人。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到一九四六年底又有希臘難民三千六百三十人逃到希臘，而在阿爾巴尼亞被處死、入獄或送往集中營者更不知其數。我想貴調

查團有人到阿爾巴尼亞時應該去看看這些不幸的人們。”(S/AC. 4/PV/27, 附件壹，第六頁至第七頁)。

希臘聯絡代表在這次發言中說：“Colonel Kerenxhi 也強調指出他本國與希臘之間依然有戰爭狀態存在。在希臘拚命抵抗軸心國家時，阿爾巴尼亞如果不向希臘宣戰而來幫助他們把侵略者趕出巴爾幹的話，希臘人就會高興了。可是阿爾巴尼亞非特對希臘宣戰，而且實際與希臘作戰。十四營軍隊和阿爾巴尼亞的民團協助義大利人來攻打希臘，還有三千五百非正規軍在阿爾巴尼亞正規軍軍官的指揮之下，來困擾希臘的防軍，藉以掩護義軍的側翼。……希臘政府不願派遣特務或刺探鄰國的消息”(S/AC. 4/PV/27, 附件壹，第三十五頁)。

(j) 第三十九頁的最後一段與第四十頁的頭兩段應該改為：

希臘聯絡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調查團第五十九次會議中宣稱：“阿爾巴尼亞代表剛才發言講到我們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可是真正有資格控訴這種戰爭狀態的，阿爾巴尼亞遠不及希臘。事實上，一九四〇年首先對希臘宣戰者就是阿爾巴尼亞。他們打仗來得殘酷而順利，可是我們希臘人民却大遭其殃。宣戰者既是阿爾巴尼亞，責任不在希臘，現在要來解決這一情勢就應該由阿爾巴尼亞來設法。Col. Kerenxhi 還曾講到我們對於北 Epirus 的要求。誠如二月十七日我在雅典已向調查團講過，這種要求是人人明白的，而且此項要求與調查團的任務毫無關係，無論如何絕無相干。我們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北 Epirus 問題，已向主管國際機關提出……。如果有問題提交調查團而調查團有權可管的話，那末就是那些地區內消滅希臘人的運動，如此而已。我想我講得夠清楚了，不過現在我還要重講一遍，因為進一步的陳述……。北 Epirus 與祖國的合併乃全體希臘人民的迫切願望，各位決不會看到任何希臘人會否認這一事實。我們還得順便說明甚至民族解放陣綫委員會也曾屢次宣佈此事。希臘曾經用和平方法提出此項要求，而且曾經提到主管國際機關。巴黎會議與此事有關，此案現在還在外長會議處理中。希臘從來沒有人想用武力去佔領北 Epirus，而且我要更進一步說，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兩國人民的和平關係有悠久歷史，大家認為這一問題却是兩國人民恢復和平關係的一個障礙。希臘人民是世界上最不念舊惡的民族。我們在戰時受到德國人、義大利人和他們的衛星國保加

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給我們的苦難，我們都會原諒，不再放在心上。十四營阿爾巴尼亞兵與義大利人並肩作戰，北 Epirus 的居民因為阿爾巴尼亞人侵入希臘受過多少痛苦，他們也都會不加深究。但是他們認為他們有權要求制止北 Epirus 有計劃的排除希臘人的舉動。事實是如此，兩國間的關係也確是如此。這就是所以變得更加困難的原因，這就是必須設法一勞永逸加以制止的情勢。其餘一切都是空話，不過是不負責任的報紙所載的文章罷了。”（S/AC. 4/PV/59，第六頁至第八頁。）

Mr. Kyrrou 在那次會議中答復阿爾巴尼亞代表的一篇新的陳述說：“……我要聲明這位國會議員（Mr. Bazzios）並非當權的多數黨。他所講的話可能使人們認為我們不是用和平方法來實現我們的要求似的。我要聲明，他的話不算數，與希臘政府及希臘人民的意志絕不相符。Mr. Kerenxhi 也曾引證 Mr. Dragounis 的話，但是他所引的話證實了我所講的幾點，就是兩國之間有戰爭狀態存在，我們有民族的要求，這些民族要求都要按照國際法由國際方法提出來付諸實現的”（S/AC. 4/PV/59，第九頁）。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 1A 小組在 Yanina 舉行第十一次會議時，希臘代表指稱這個區域裏有許多從北 Epirus 來的難民，他們的親戚都在阿爾巴尼亞被殺死，或關在牢裏。這些難民都很痛心疾首，要求向小組有所陳述。他因為限制他們前往所以引起了他們的不滿（S/AC. 4/SC. 2A/SR. 11，第二頁）。

（k）第四十頁的第三段應該改為：

希臘聯絡代表二月七日在調查團發言時（S/AC. 4/PV/27，附件壹，第三頁至第五頁）發表意見如次：“……保加利亞代表訴稱希臘在黷武主義者統治下對保加利亞武力侵略的意向從未停止”。我們不解為什麼竟然如此顛倒是非。一九一三年六月不顧信義突然進攻盟國，甚至連宣戰手續都沒有辦，看來倒像是希臘而不是保加利亞了。一九一五年十月與德王威廉會師侵犯鄰國、肆意劫掠、任情破壞的一定又是希臘而不是保加利亞。一九四一年春乘人之危再度侵襲鄰邦的一定也是希臘而不是保加利亞。我在開始發言時，曾請各位注意對造所用的模稜兩可的字句。不過就保加利亞而論，已經不僅是字句問題了。這完全是當面撒謊顛倒是非。在保加利亞字典裏黷武主義一詞似乎不適用於迫害者而適用於被害者。

Mr. Kulishev 曾向調查團提出一個備忘錄，名曰“關於 Pomack 非法團體在希臘當局支持下於希臘境內對保加利亞採取敵對行動的報導”。這些 Pomack 人是一個古民族，信奉回教，世居 Rhodopi 山區，在希臘境內者約有十五萬人，另有四十萬人住在保加利亞。他們的發言人宣稱，他們在保加利亞的同胞遭遇着有系統的迫害，從壓制其信仰自由到大批遭受政治屠殺。這些回教徒在希臘境內所受到的照顧對於保加利亞是否構成惡意行為，就要請調查團實地查明事實後加以斷定。我認為調查團定會從兩國邊境的 Pomack 族以及住在希臘西 Thrace 的土耳其回教少數民族中搜集到最有價值的報道……但是 Mr. Kulishev 對希臘西 Thrace 省竟然提出天大的要求，我聽了驚異之至。……試想德國在一九四七年曾經要求法國的洛林，此次要求確是異曲同工。令人傷心的是一面罵希臘黷武主義，一面竟然提出這種要求。

希臘聯絡代表在調查團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於索非亞舉行第六十六次會議時宣稱：“我要聲明我真正痛恨宣傳這兩個字。這是死鬼 Goebbels 所用的。我真不懂越過國境來殺人越貨的武裝匪徒怎麼能做什麼宣傳。至於 Pomack 族人，我要指陳，我們在雅典，天天接到電報說他們都想過界入境，可是人家不讓他們走。我要說明保加利亞當局對於越境情事既不負責，希臘當局對於越境情事又為什麼應該負責呢”（S/AC. 4/PV/66，第二十一頁）。

（1）在第四十一頁，第一段末尾（“……南斯拉夫領土”），應該添加下列一段：

“……南斯拉夫不僅是盟國而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我們兩國向有並肩作戰的友好傳統。在過去三次戰爭中 Mr. Djerdja 的國家和我本國都曾並肩作戰……可是，怎麼當真能說本國政府威脅人家呢？大家知道希臘政府對於竟在侮辱和挑釁的有系統的反希宣傳向來慎重，不加答復。去年八月南斯拉夫召回駐希臘的公使，而希臘卻沒有把駐南國的公使撤回。南斯拉夫政府不准希臘在 Skopljë 重設領館的時候，希臘仍准南斯拉夫在 Salonika 繼續設立領館——這個領事館向來認為是與希臘駐 Skopljë 的領館對等的。南斯拉夫政府對於希臘國內的情形所應負的責任，希臘政府至今不願張揚，希望這種緊張局勢不久就能緩和下去，可是至今沒有成功。八月十二日我國首相在巴黎對倫敦時報記者的談話就是此項態度的最好證明。記者問起南斯拉夫干涉希臘的情形時，Mr. Tsaldaris 回答說：‘我認為

這種游擊活動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是南斯拉夫與希臘兩國之間的問題’。Mr. Djerdja 想把茶坊酒肆的街談巷議拿來與希臘首席代表在巴黎和平會議中所提出的無可置辯的證據相提並論。”

希臘聯絡代表在五月一日致調查團函中(S/AC. 4/251) 附有與此項控訴有關的文件副本。

註：有關希臘對第六章第一點的答辯(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三國邊境的挑釁)見第三章補遺。

F. 關於希臘親斯拉夫族者的節畧⁶

導 言

希臘聯絡代表在五月十日調查團會議中提出下列聲明以答覆南斯拉夫聯絡代表為希臘親斯拉夫族者問題所作的冗長陳述：

“第一，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儼然以親斯拉夫族者的正式代言人自居，他沒有想到這種行徑正是向調查團證明我們所訴屬實的最好佐證，而且看來也很像其被告的招供，可是究竟誰是親斯拉夫族者呢？這一部份馬其頓人的隔界保護人所提出的數字荒唐無稽，與事實殊不相符。他們在希臘全國人口中尚不到百分之一，在希臘馬其頓和 Western Thrace 的人口——達兩百萬以上——中尚不到百分之四。所以外國許多高級人員——尤其是國際聯合會為解決難民問題所設立的委員會的代表們——在戰前就向來認為歐洲各國民族的單純莫過於希臘並且認為希臘北部各省也與雅典或 Peloponnese 同樣單純。德國人雖然很想贊助其盟國保加利亞人的看法，但是事實彰著也只得承認。當德國機械化部隊進攻希臘及南斯拉夫時，保加利亞黷武主義者代言人 Mr. Busch-Zantner 在他所出版的保加利亞問題的一書裏也不得不承認希臘馬其頓乃希臘的一部份，保加利亞人繼續住在該地為數無幾的保加利亞人佔其全國人口的百分比極小。

“讓我請各位特別注意德國宣傳家所講的話，他說親斯拉夫族者，就是保加利亞人。所以此事與南斯拉夫毫不相干。只有像南斯拉夫現任統治者的黷武主義者纔會儼然以他們的正式代言人自居。這幾千親斯拉夫族者在戰時及被佔領期中大都絕對以保加利亞人自居。其中許多人的確以行為表示與希臘友好，因此而受到德國人和保加利亞人的殘酷懲

罰，尤其是他們的多數同胞更為虎作倀。可是我要再度說明，我所講的親斯拉夫族者大多數都是罪犯和附敵國賊，與保加利亞人一樣殘忍而親德。

“所以其中許多人認為聰明辦法是隨着德軍移動，以便逃出法網。現在我所講的那些罪犯——已經希臘法院判定附敵罪，有詳細名單聽候委員會參考——就是民族解放陣線的細胞。

“雖然這種組織干擾到希臘的內政，而 Mr. Djerdja 竟說不知道有這種組織存在。對不起，現在我要摘引南國政要現任南斯拉夫馬其頓聯盟理事會主席 Mr. Kulichevski 所講的話來駁斥此說。這裏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在 Skopljë 舉行大眾陣綫會議時他的演講摘要：

“民族解放陣線是歷史上把我們的民族團結起來的第一個組織，民族解放陣線從成立時起對於有沒有馬其頓民族這一問題早有明確的愛國見地……民族解放陣線已經把馬其頓民族和馬其頓的其他少數民族像兄弟一般的團結起來。要在廣泛羣衆中灌輸健全的民族主義，敵愾同仇反對各式各樣的黷武主義，尤其要反對馬其頓的黷武主義和少數民族所抱的偏狹民族主義，這些確是艱鉅的工作。真正民族主義的目的是要求馬其頓的解放，需要鬥爭的。民族解放陣線從成立時起，就綱領與組織來看，就是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陣線的一部份。

“這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四日在 Skopljë 出版的刊物‘新馬其頓’所載報告書的譯文摘要。現在自命為所謂自由正義戰士的人們就是這批親斯拉夫族的罪人。我們在過去十天中所聽到的證言使南斯拉夫代表不得不放棄以希臘人民保護者自居的地位，退而求其次，屈任為‘自由正義’而戰的所謂‘親斯拉夫族’的希臘少數民族的發言人。但是即使 Mr. Djerdja 退居這一地位，我也非要予以否認不可。他所要我們信以為真的與事實相去甚遠。希臘馬其頓境內現在只有南斯拉夫政府用來推進其民族主義的少數幾個親斯拉夫族的罪犯而已”(S/AC. 4/PV/50, 第二頁至第五頁)。

關於蘇聯與波蘭代表為了三月十五日在 Mouries 火車站看到一塊標語牌而在索菲亞所講的話，業經希臘聯絡代表在五月三十日致調查團主席一信提到，那封信業已編為文件 S/AC. 4/188 分送各代表團。此外，那封信又提到“希臘少數親斯拉夫族者乃希臘人民所受無可言喻的苦痛的根源，當地人民對於他們不禁有所反感。”其中續稱“大家不要

⁶ 文件 S/AC. 4/PV/85/Part. 1/Add. 1 (原件法文)。

忘記，在德國佔領期間，這些親斯拉夫族者成立了一個令人髮指的組織叫作 OHRANA 成為與敵人合作，實施恐怖，剷除當地人民的主要團體，”而且馬其頓居民所遭遇的集體迫害不幸並未因希臘解放而解脫，還在爲了外國的利益由 Gotchev 營和民族解放陣線的隊伍執行中。希臘聯絡代表在信內最後說明，“所謂迫害親斯拉夫族者之說全是捕風捉影”，而且他表示希望“調查團各小組視察各區時能有機會實地查明真相，以便對於這一問題有澈底正確的瞭解。”這也是本節略的目的。

I. 希臘聯絡代表認爲親斯拉夫族者佔希臘馬其頓與西 Thrace 省總人口百分之四的估計未免過寬。據一九二六年難民安置事宜委員會所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間，希臘馬其頓境內民族分佈圖親斯拉夫族者（列爲保加利亞人）共七萬七千人，而一九二六年度該處人口總數是一百五十一萬一千人。這裏還要補充一句，就是這一幅各民族分佈圖是根據着最可靠的資料製成的，尤其是親斯拉夫族的人口數字是根據希臘與保加利亞兩國移民問題混合委員會所提供的統計。

II. 戰前希臘歷屆政府對待親斯拉夫族者至爲仁慈，對待他們馬其頓其他民族向無軒輊。現在有人說不准他們用其自己的語文，那麼這批居民何以至今還說斯拉夫馬其頓語而且其中連自認爲希臘人的那些居民依然用這種方言呢？還有人說許多親斯拉夫族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被逐出國。可是大家知道他們出國由於自願，是根據 Neuilly 條約的規定，而且在事實上，他們向混合委員會申請准予出國之後，希臘政府還核准其中許多留居希臘呢。

III. 在戰時及佔領期間，親斯拉夫族者大多數採取反民族的態度。德意志、義大利及保加利亞佔領當局看到他們竭誠歸附，向新主子効命唯恐不力，以及想從新主子身上得些好處的樣子。

保加利亞人——他們從軸心國得來的領土直至 Ochrida 湖岸（與阿爾巴尼亞爲界）兼併了希臘 Thrace 的西部和馬其頓的一部份，尤嫌不足，貪婪希臘的領土，直達 Olympus 以北——並未忘記親斯拉夫族者有心歸附可供利用。

保加利亞政府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告給予親斯拉夫族者以保加利亞國籍的那道有名法令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頒佈的。在 Strymon 河以東（德國劃給保加利亞的一個區域）親斯拉夫族的居民都

像保加利亞人一樣被動員起來。河西之地，沒有被軸心國從希臘手裏奪去，例如 Florina, Edessa 及 Kastoria 這些區域，當地親斯拉夫族的居民都當充保加利亞軍官 Kaltcheff 所組織的 Komitadjis 隊隊員，對希臘居民實施恐怖。親斯拉夫族者在索非亞特別爲此派來的官吏的唆使之下，蹂躪忠心於希臘的人們，尤其是教員、知識份子和知名之士，他們罪惡滔天，劣跡昭彰。單單在 Kastoria 一區，就有四十多個鄉邸付之一炬。Kaltcheff 去年在雅典就審，證明親斯拉夫族者的行動是危害民族而親德的。他們所組織的 OHRANA 大隊顯然完全是保加利亞人的組織，當民族解放陣線早年沒有喪失其希臘屬性以前，還照樣被他們攻擊呢。

IV. 東線情況改變和紅軍迫近以後，親斯拉夫族者的戰術也隨之變更，可是他們反對希臘的侵略政策從未罷手。國王 Boris, 總理 Filoff 和 Marin ff 將軍（“新保加利亞”駐巴黎的公使）的 OHRANA 搖身一變而爲希臘籍馬其頓斯拉夫人民解放陣綫。人民解放陣綫份子在罪犯 Ilias Dimakis（混名 Gotchev）的領導之下想宣告馬其頓自治。他們的目的是要標榜反希臘，連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七團也曾對壘。

南斯拉夫與希臘的共產黨（KKE）爲了調和起見曾竭力設法使希臘籍馬其頓斯拉夫人民解放陣綫與人民解放軍雙方言歸於好。斯拉夫人民解放陣綫各營在南斯拉夫（Bitolj 及 Skoplje 兩地）改編，並改稱爲民族解放陣綫。Gotchev 改叙上校。

V. 希臘籍馬其頓斯拉夫人民解放陣綫之改稱民族解放陣綫正表示是親斯拉夫族者反希臘活動的一個新的時期的開始。他們在首領 Lassanis, Ypsilantis 及 Madelkof 的領導之下，組織隊伍，匿居深山，對山下居民劫掠屠殺、施以恐怖。民族解放陣綫公開接受國外的一般指示、命令及種種協助，在若干時期內希臘共產黨並未直接參加他們的活動。自從希臘共產黨總書記 Zachariades 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從國外歸來之後，就開始積極參加此項活動了。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當他們知道希臘政府想把希臘北部的情形提出聯合國時，親斯拉夫族者又一度改變番號。這次在名義上由著匪 Markos Vafiadis 指揮成爲“希臘民主軍”的一部份，他們就是其中的細胞，最頑強的份子。他們扮成爲民主而奮鬥，彷彿不是希臘鄰國收買着來專在馬其頓製造是非，促成希臘瓦解，並使它們併合覬覦已久的希臘領土的一般罪人似的。現在這些親斯拉夫族者從希

臘人一變而為斯拉夫人來適應他們的企圖，即使這些親斯拉夫族者不是造成現狀令希臘北部居民深受苦難的直接原因，至少也是希臘鄰國藉口動亂而助長其侵略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

於此可見，如果這許多從外國派來的特務份子仍能進行其危害國家安全的陰謀而逍遙法外的話，希臘的情勢一定依然混亂，而且這種情勢定然會使希臘與隣國的關係惡化。所以這一問題定非澈底加以解決不可。

G. 關於 THESPROTIA 的 CHAMS 少數民族的節畧⁷

I. 一九四〇年在南 Epirus 西北角 Kalamas 河對面的地區內有一兩萬回教徒（當地居民總數是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人，回教徒共一萬八千二百零九人）居住。這一塊土地是一九一三年併入希臘的，現在已經成為 Thesprotia 省的一部份了。希臘當局小心翼翼不讓有任何情事引起這些回教徒的怨尤。他們不僅享有充份的宗教自由，而且在希臘基本法律與可蘭經有抵觸時，他們儘可不必遵守這種法律。所以向來沒有叫婦女到法庭裏去作證的事。歷次關於巨大財產徵收與分割的土地法向來不適用於各種 Wakouf 所管理的財產。希臘政府資助的少數民族學校都設有宗教課程而且兼教阿爾巴尼亞文及土耳其文（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份共有學校教員三十二人）。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希臘政府還曾決定關於強迫交換居民事宜不必堅持嚴格適用一九二三年洛桑公約的規定（雖然希臘政府原可如此堅持），Thesprotia 的回教徒無論屬何種族一律免于交換。此項決定深蒙國聯行政院嘉許。交換居民混合委員會選定合乎交換條件而且行將前往土耳其者，當時計有回教家庭的家長八百人，希臘政府對於這些人也同樣適用此項決定。希臘當局甚至把該省原想前往土耳其，而出賣其財產的回教徒所訂的若干契約也取銷了。老實講，我們祇能說希臘政府此項措施是爲了阿爾巴尼亞和義大利人的利益，對於該省希望移居土耳其而且不斷如此申請的大多數回教徒的心願也許未必相符。希臘政府一九二八年收到 Thesprotia 省二十個社區的請願書，該省約有四十個回教社區，連同 Philiates 和 Paramythia 兩社區的請願書在內（此項請願書的副本都存在國聯的檔案裏）。這些請願書都承認少數民族在希臘居住所享

受的優厚條件，但請求希臘政府設法以便 Epirus 的回教徒移居土耳其。

II. Chams 少數民族移居土耳其問題結束以後，義大利及其衛星國 Tirana 就展開一種宣傳運動，叫他們留居 Epirus。Chams 少數民族搖身一變就為羅馬而効命。他們反希臘的活動與阿爾巴尼亞政府服從義大利的程度成正比例。一九三九年義大利佔領了阿爾巴尼亞，這些活動再度爆發而且特別顯著。這一區域在北 Epirus 的阿爾巴尼亞及義大利當局的提倡與支持之下，開始組織武裝隊伍。Thesprotia 的 Chams 族的青年同時開始秘密前往阿爾巴尼亞，到一九四〇年五月這種偷渡已極普遍。義大利人與阿爾巴尼亞人預期他們就要進攻希臘，就形成核心組織，在義大利軍隊由希臘邊境的山道進軍時，他們就擔任嚮導。義軍進攻時，這些投効的 Cham 人就成了義軍參謀部所雇用的重要內奸。他們編成特種隊伍，在 Aziz Tsami 和 Mouk-harem Demi 指揮之下，隨義大利及阿爾巴尼亞兩國軍隊進據 Thesprotia。當初希臘當局懷疑他們居心不良確有道理。少數民族的政治領袖（Moussa Demi, Sako, Soliko Braho, Meta Tahos 等等）和宗教界領袖們例如 Philiates 和 Paramythia 的大法官都是義大利收買的間諜。他們對於法西斯司令部的計劃瞭若指掌，在義阿兩國軍隊尚未進入 Philiates 的兩天前，大法官 Mehmet Zekerya 早就通告同道，該鎮就要“解放”。Chams 族的隊伍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就從阿爾巴尼亞偷運軍火入境。他們襲擊希臘軍隊的後方。所以例如在 Liopesi 及 Parapotamos 等若干地區，希軍在未及向義軍反攻以前，只得於衆寡懸殊的形勢下先行退却。義王駐 Tirana 代表 Giacomoni 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在羅馬最高法院就審時，大大誇獎 Chams 族的如何“合作”，他們的確當之無愧。他說：

“本人，進攻希臘時在場的人們以及當場所攝的照片都足以證明 Chams 族的居民如何熱烈歡迎我們的軍隊。”

III. 當軸心國準備進攻希臘期間，Chams 族為虎作倀之事可言者尚多。但是爲了敘述這一少數民族的另一幕更黑暗的陰謀起見，只得從略。這一兩萬人住在希臘境內，享有自由與安全，他們物質上的享受甚至超過希臘人民，居然以怨報德。我們來談在 Epirus 最初被義大利，後來又被德意志佔領的時期內，Chams 族的罪惡態度吧。

⁷ 文件 S/AC. 4/PV/85/Part. 1/Add. 2（原件法文）。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義大利報紙公佈一道命令，指派 Djamil Dino 為義大利駐 Thesprotia 省的高級專員。這就是對希臘居民濫施恐怖虐政的開始。義大利的軍政當局竭力支持這種恐怖。他們褫奪了希臘官署的職權，讓戰爭以前因犯罪刑罪畏罪潛逃阿爾巴尼亞的所有 Chams 族人返回希臘。

希臘當局調查他們在該省的罪行，所得結果如下：

(a) Igoumenitsa 省

自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直到德國撤退，被 Chams 族人所殺死或交給義大利人及德國人處死的計有三百人。其中有名的屠殺，有如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 Cham Omer Telha 奉該省一個領袖 Hamro Redjep 的命令，在 Igoumenitsa 市內，把警察署長 Vassilakos 執行死刑，以及收稅員 Economides 死在 Refat Djmalil 及 Karaman Hilmi 的手裏。在這一省裏 Chams 族人焚燬學校五所，市政廳兩所，教堂一所，民房二百三十三所。八個村莊以及三百八十五個莊園裏希臘住戶所有傢具雜物都遭劫掠。Igoumenitsa 市上的店舖和該區希臘鄉鄰無一倖免，其中學校兩所，教堂一所洗劫一空。希臘居民手足無措，家畜三萬一千五百七十頭，牲口一千七百六十六頭，牛三百十四頭，農產品二百五十萬 ocques (約合三百五十萬公斤) 都被 Chams 族人劫走。

(b) Paramythia 省

居民被屠殺者共二百零一人，十九個村莊洗劫之後付諸一炬，還有別的村莊裏的教堂五所被搗毀。

(c) Margariti 省

居民被殺者八十二人，另有三十二人交由德國人處死，婦女四人被污以後，劫往德國。該省希臘居民所有動產及不動產均遭洗劫。莊園被 Chams 族人長期佔，甚至進行分割，於是居民終於一九四二年復活節前夜決定拋鄉別井避難他省。

這裏必須着重指出，這種罪行都是觀察員所報告的，儘管阿爾巴尼亞現在的宣傳替 Chams 族人洗刷而且甚至把他們講成犧牲者，可是觀察員的證言就足以使這一少數民族的罪狀成立了。總部在中立國內的國際救濟機關的代表發放食糧與藥物蘇解希臘居民的痛苦，在一九四三年九、十月間，曾經親至南 Epirus 訪問。他們一到當地立即就明白希臘居民所遭遇的苦難都是 Chams 族人一手造成。

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一日他們曾與德國當局接洽此事。一位代表在報告書中說那兩天與當地德軍司令所談的問題就是“武裝的 Chams 族人對基督教居民所實施的暴行。”

這份報告書同時講到 Yanina-Preveza-Arta 區域的情形，內稱“田裏(的小麥和玉蜀黍)與牲口都被 Chams 族人和義大利人劫掠。”

中立國代表對於 Chams 族人集居的 Thesprotia 省的中心地帶的情勢所作的結論足以代表最有力的控訴。

下面是其中最觸目驚心的幾段：

“為此目的，義大利人就把 Chams 族人武裝起來，開始去攻擊基督教居民。舊式的械鬥得到義大利人的縱容以後，結果 Chams 族對於基督教徒的生命與財產都不放鬆了。

“自從德國人來了之後，Chams 族人就大施破壞並以基督教徒為犧牲。有權勢的 Chams 族人把基督教徒帶到德國人面前去受辱。Igoumenitsa 一鎮在義希戰爭中大部被燬。全鎮的基督教居民為了害怕 Chams 族人都紛紛遷避。在該區戶口混雜的鄉村裏，基督教居民祇得杜門謝客足不出戶，深恐被武裝的 Chams 族人順手斫殺。這些基督教居民嗷嗷待哺，而且可能在冬季以前就會餓死。在 Igoumenitsa 與 Pargha 兩個市鎮之間，有一村莊叫做 Margariti，那就是 Chams 族人的中心。他們從基督教徒手裏搶來的牲口都集中在這一村裏。”

救濟機關的代表十分明白，這些區域裏的居民全在 Chams 族的掌握之中，救濟機關任何措施都無濟於事。所以他們與德軍司令部接洽，得到下面的諾言(照該報告書所摘)：

“……答應把這些武裝的 Chams 族人編成隊伍，由德國軍官統率，用以巡邏 Yanina-Igoumenitsa-Florina 的公路，這樣他們就不會帶了槍械在村裏亂跑了。”

德軍司令部所說的這句話不僅承認了 Chams 族的罪行，而且證明德國人認為 Chams 族人是完全忠實可靠的，因為他們叫 Chams 防衛交通線。大家知道這是他們認為很重要的工作。而且這更證明 Chams 族以與軸心國佔領當局締結實際聯盟和參加積極軍事合作的方式予以協助。關於這種合作還有詳細報導。

IV. 暗殺，向德義人告發，以及劫掠種種都沒有使 Chams 族人忘記他們的任務是要對希特勒與

墨索里尼的新秩序尤其是在軍事與政治方面有所貢獻。

在墨索里尼任命 Djemil Dino 為 Thesprotia 一區的高級專員之後，馬上就有 Chams 族的一個委員會(其中有 Paramythia 的大法官，Riza Kili, Abedin Bakos, Refi Pronios, Kemal Frassari 和 Hairedin Mertioussi 等人在內)，前往 Tirana 要求義王的欽差大臣兼併 Thesprotia 省，成為“法西斯蒂的大阿爾巴尼亞”。這一區域內所有社區參議會的職權都被 Chams 族人篡奪，全部由他們改組成爲清一色的回教徒。在 Paramythia 當地的市政廳與學校一律懸掛義大利和阿爾巴尼亞的國旗，阿爾巴尼亞法西斯青年團就在該校辦公。

一九四三年三月 Chams 族人告訴義大利人說 Paramythia 在希臘國慶節就將發生革命，請械鎮壓。義大利人於是發給所請裝備，編成後備營，由義國軍官擔任教練。

從此以後 Chams 族在聲名狼藉的 Paramythia 土著 Nouri Dino 的統率下，參加軸心國進剿希臘游擊隊的一切活動，同時對於平民也加倍迫害。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義軍一隊進攻 Aghia Kgriaki 的鄉村。該隊中有 Paramythia 及附近鄉下的土著 Chams 族三百人，由 Vertinoi 中校指揮。居民譁起抵抗，擊退來寇，迫其退回 Paramythia。該隊在人員及配備上均有極大損失。Chams 族人在退却途中殺死了正在放牧的若干牧人，而且劫掠 Eleftherochori 的村莊，縱火焚毀。

第二天，義軍聽信 Chams 族人所出的主意，在 Paramythia 鎮上拉了許多居民，作為營救戰爭中被對方俘虜的兵士的辦法。居民有想逃出該鎮者，皆被 Chams 族人開槍射殺，他們在是日拂曉就把該鎮包圍了。

那一天(五月二十二日)希臘殘廢軍人一名到 Paramythia 具領養老金，被 Omer Mourad 的軍隊捉住殺掉。從此以後，山區這些村莊都與 Paramythia 完全隔斷，二十個市鎮的居民陷入饑餓狀態，山中居民，完全被 Chams 族控制，他們濫施恐怖，罪惡滔天，這一事實已經國際救濟機關的報告書充分證明。Paramythia 居民的遭遇已經極慘，可是自從德軍 Edelweiss 師團得 Chams 族人的幫助開到以後，情勢益發惡化，他們進而想把全區完全毀滅，殺盡基督教徒。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Chams 族的部隊，加上德軍兩營，野砲一門，在 Nouri Dino 的指揮

之下，開始進攻 Fanari 區的鄉村。這次出擊直到八月十五日纔結束。Chams 族人在這一時期內所犯的暴行極難盡述。Fanari 土地肥沃原是 Epirus 全區最富饒的地方。此次所遭破壞非常澈底，經過 Chams 族人掃蕩以後，什麼也沒有了。男人都遭屠殺或者留作人質。婦女慘遭姦污，年青姑娘們都被帶走了。

所有民房都被焚燬盡成廢墟。流動的駝運隊把所搶的傢具衣服和給養等等財物運走。這批贓物和幾千頭牲口都由德國人和 Chams 族人分肥。

以下是他們在 Fanari 區域所犯的暴行和劫掠的不完全的清單：

- (a) 三十個村莊全部被燬；
- (b) 一百三十七人被屠殺；
- (c) 男人四百十二名被擄，作為人質。甚至到最近其中一半人的下落，希臘當局仍無消息；
- (d) 四百七十九所民房被焚；
- (e) 婦女被姦污者一百七十九人；
- (f) 女孩子被架走而一去不返者五十二人，其中大多數是在誘姦以後被殺死的。

希臘人的財產所遭遇的劫掠無從估計。被 Chams 族人偷走的牲口就有四萬五千頭，舉此即可想見一般。

這次“出征”的慘痛結果特別引起了中立國救濟機關代表們的注意。

九月底德軍 Edelweiss 師團的部隊加上 Chams 族的後備營，開始掃蕩 Skala 區域的希臘游擊隊。結果被游擊隊擊退，Chams 族人和德國人只得向 Paramythia 退却，沿途把 Selliani, Mili 及 Siametsa 等村莊縱火焚燬。

此次對 Skala 希臘游擊隊的激烈戰爭從一九四三年八月一直繼續到九月。九月二十七日德國人與 Chams 族人還發動了新的進攻。可惜這次進攻也流產了，Chams 族人為報復起見，在九月二十八日晚上逮捕 Paramythia 知名之士四十九人，次日就把他們處決，葬在 Chams 族人在兩天以前即掘好的千人坑裏。

Chams 族人在 Epirus 區域裏為打擊希臘游擊隊而採取的瘋狂活動，包括與德國人共同進行的一連串的進攻以及清一色 Chams 族人單獨進行的襲擊。這些進攻與襲擊一定繼之以大屠殺戰區居民和肆意劫掠。

V. Chams 族人在知道德國人就要打敗的時候，不禁爲其自己的命運擔憂了，因爲他們在敵人佔領 Thesprotia 的三年之內欠下多少血債。

早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德軍就開始北撤。這次退却以及希臘游擊隊的捲土重來，證明希臘全國不久就要解放，預兆着戰犯們束手就擒的日子行將到臨。

Chams 族人就在此時開始向北方逃走。他們的家眷和三年來搶得的大批贓物一律運往阿爾巴尼亞邊境，所有能夠作戰的 Chams 族人一律組織起來與希臘解放軍作最後的決戰。

VI. 當 Chams 族人準備與希臘抗戰軍作殊死戰並且破壞希臘居民的停戰活動時，希臘游擊隊總部頒佈命令要小心避免對 Chams 族人的一切挑釁。因爲深恐 Chams 族人的罪行非特可能引起居民而且會引起該區土著游擊隊員的報復——其中很多人曾經目擊其親屬被回教少數民族殺死——所以游擊隊高級指揮部責成第十師團的司令官嚴辦不遵照指示而對付少數民族的情事。在游擊隊進發時第十師團所接到的一切命令都是根據這種精神而頒發的。當德軍撤退以後全區都由 Chams 族接管，他們的部隊由 Nouri Dino 指揮，對希臘居民的暴行從未稍停，他們而且是德軍斷後措施中的主力份子。游擊隊高級指揮部要約束部屬奉行此項命令，其困難情形不難想見。

Chams 族人的冥頑不靈可以從其在軸心國垮台以後還與德國人合作，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反攻 Paramythia 市鎮一事中看出。這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可是游擊隊高級指揮部的對策卻是再度籲請從寬發落。此點在 Paramythia 戰役後所頒佈的布告中可以看出。

“布告

“本師團入駐 Paramythia 市後，即已布告對回教少數民族的態度。雖然他們曾經槍殺當地知名人士四十九名，且有種種叛逆罪行，本師團對本市回教居民決計一體寬貸，准其享受充份自由。生命、名譽及財產一律保護。雖然如此，德軍仍在回教少數民族的協助下向我進攻。

“爲了雙方和好起見，本人向 Chamouria 回教徒再度保證，仍採取友好態度，並予以充份保障。

“本人向你們呼籲，希望你們明白利害，放下武器，各安本業。如果你們再有不顧本身利益的行動，你們定會自悔。

“希望你們給我答復。

“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師團司令官”

Chams 族人對這一布告的答覆就是對其控制下的 Thesprotia 各區的希臘居民重施恐怖。希臘抗戰軍依然寬大爲懷，第十師團司令官反而再度呼籲重申保證。總司令 General N. Zervas 本人在七月三日向 Chams 族人發表一個布告。

這些布告與呼籲在希臘軍事機關的檔案室裏都有案可稽，現在如果要全部引證的話，那就太多了。在這些檔案室裏還有希臘抗戰軍的公報，其中歷舉 Chams 族人的暴行以及在軍事上繼續幫助德國人的情形。這些就是他們對希軍司令部的呼籲的答復。

讓我們略引公報裏所載的幾種行爲爲證：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德國軍官率領回匪攻打 Filiates 的 Skala 村。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若干 Chams 族人在 Tjafer 率領下，劫掠 Rayon Tchiflik 和 Pyrogos 寺院。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Chams 族部隊進攻 Filiates 等區。

雖然 Chams 族人一再漠視希臘抗戰軍司令部的呼籲而且繼續增加他們的罪愆，但希臘抗戰軍居然仍予寬容，乃是歷史上的奇蹟。在 Chams 族人繼續屠殺 Paramythia 其他部份的希臘人的時候，希臘士兵對待 Chams 族人的態度違反高級指揮部的命令者一律軍法從事，也許有人會視爲軟弱的表示。

要解釋這種態度，我們祇須記得希臘人對待三年來使他們陷於水深火熱境地的戰敗敵人德國人義大利人和保加利亞人的寬厚情形，就不難明白了。

Chams 族不要和平。這一點不僅從先後發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而且從擔任中東總司令代表團團員的盟軍軍官們所簽署的文件中亦可以看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盟軍軍官由希臘抗戰軍軍官陪同前往 Ghiata-Gricas 與回教少數民族代表接洽。此次會議原由回教少數民族代表約定時間與地點。可是代表團到達之後，Chams 族人竟不知其事，開槍射擊他們，一直等到晚上始終未見少數民族的代表到臨。美軍 Anderson 上尉於是寫了下列一信：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

“回教徒委員會公鑒：

“你們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來信約定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時開會，可是始終未能舉行，因為你們所派的唯一代表就是信差。我們要告訴你們，我們不再和你談判或拖延時日了。所以我們警告你們，如果你們要性命講信譽而且要保證你們財產的安全的話你們必須派一個全權委員會到Paramythia來投降，不得再有延誤。⁸

（簽名） A. KRANIAS

中校

盟軍代表團：

ANDERSON 上尉

DAVE 中尉”

Chams 族人沒有理會這一次的警告，一味把平民加緊向北面撤退。Nouri Dino 及其他領袖們決定繼續掙扎下去，頗得這個少數民族的擁戴。由於他們抱定這種態度，致使紅十字會代表 Mr. A Lambert 出面奔走冀作非正式的調停，未能成功。因為回教少數民族若干知名之士的要求，Mr. Lambert 答應以非正式的調解員資格與 General Zervas 接洽。不過從他給 General Zervas 的一封信裏，大家就能知道，這個少數民族不願意回鄉接受希臘解放軍的條件。這些條件很誠懇，General Zervas 通過 Mr. Lambert 勸告曾經對希臘居民有過罪行的人們不必回去以免法辦。

回教少數民族請 Mr. Lambert 出面調停的目的，是想請他要希臘解放軍答應不開入回教徒家眷所躲藏的地區，以便他們對希臘解放軍繼續進行其軍事活動。這樣 Nouri Dino 的軍隊就能自由與希臘的游擊隊打仗，繼續屠殺基督教居民而不致影響到這個少數民族的平民，因為他們深怕希軍總部的寬大有限度或者至少可能有一天不能制止目擊親屬曾被 Chams 族人殘殺的游擊隊員起而報復。

Chams 族代表們，連同他們宗教界的領袖們在內，給 Mr. Lambert 的一封信，就足以證明他們的意思。這些函件而且揭露與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的談判要由 Nouri Dino 代表該少數民族舉行。這一點是特別重要的，因為阿爾巴尼亞政府現在的宣傳正在竭力否認要整個回教居民盲目服從 Nouri Dino 及其族人呢。

⁸ 照原件在此數行下劃線。

Mr. Lambert 的回信提出 General Zervas 答應回教居民回家，並且保證其安全。誠如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八月十六日的函件所說，General Zervas 甚至曾經命令其所轄軍隊在回教徒避難的 Philiates 區內，一律停火，直至 Mr. Lambert 接到回教徒的復信為止。下面是 General Zervas 所訂的條件，均見於 Mr. Lambert 給 “Chamouria 回教徒代表委員會” 的一封信裏。

“一。 回教居民得安穩回鄉，其生命榮譽及財產均正式保證予以尊重。

“二。 凡有各式軍火武器一律繳與所在地之希臘軍事官署。

“三。 其生活方式應遵照希臘法律，彼等一如希臘人民概應遵守 EOGA 及 EDES 於必要情形時所頒佈的緊急命令。此項命令適用於全體居民，絕無差別。

“四。 凡對希臘居民犯有罪行者均不應回鄉，一旦回鄉遲早都得送官法辦。凡願回鄉者得將本人姓名列入該村委員會所編之名單內，所有名單將由該委員會送交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紅十字會收到是項名單後當轉交主管當局。

“凡有犯罪行者最好不將本人姓名列入願回鄉人名單內，因如此則遲早不免法究。

“五。 凡欲回鄉者都不應同情 EDES 之敵對組織或與之合作。

“六。 在沒有接到少數民族的回答以前，Philiates 區內其他各地一律停止軍事行動。

“七。 不願還鄉者去處聽其自便。但無論是否仍在希臘境內均不得干擾希臘之基督教徒，亦不得與 EDES 的敵對團體合作。

“八。 EDES 的首長門要少數民族注意，凡欲回鄉者均應在八月二十四日午夜前決定。逾期以後，盟軍命令一下，即將繼續進攻。屆時對於未回鄉而繼續作戰者概不負任何責任。”

抗戰軍高級指揮部提出這些條件，係根據一個假定，就是以爲 Thesprotia 的回教少數民族願意回家過守法的生活。這些條件當然不適合 Chams 族領袖們的瘋狂計劃，更不會適合他們的教唆者的方案，一方面是德國人，另一方面是為阿爾巴尼亞開闢戰後反希臘道路的該國組織 Bal Combetar。所以這些條件都被拒絕了。Chams 族人因為不能再隱瞞他們繼續掙扎的決心，便把留居 Philiates 區域

內的回教家眷搬過國界。這種自動移民證明Chams族人與解放後的希臘相處，而要繼續作戰。此點在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給回教徒委員會的最後一封信裏可以看出。

下面是這封信的摘要：

“今天我收到 General Zervas 的來信。他着重指出避居在 Philates 區域四個鄉村裏的 Chamouria 回教徒，不等我答復你所提出的要求，毫無理由地就在幾天前遷往阿爾巴尼亞，鑄成大錯。一方面由於此項新情勢，使他不得不為該區軍事及行政上的安全着想而考慮新的措施來佔領這幾個被棄的村莊，另一方面，Chamouria 居民散居 Philates-Konispolis 公路沿線，有被轟炸之慮我認為這是一種極大的危險。

“本人願供驅策，不過仍如過去一樣，我要聲明，這完全是非正式的。”

VII. Thesprotia 原來是富庶之區，外寇尤其是當地的內奸把它弄得瘡痍滿目，舊日繁華，多年不得恢復。我們認為約略檢討其在軸心國佔領期內所發生的事態，這些回教少數民族內奸逃走時的情形就不必再加說明了。以上所引證的事實與官方文件不過是希臘政府隨時能夠提出的一部份罷了，它們確切證明，雖然少數民族有過種種罪行，Epirus 的抗戰軍首長們却曾竭力勸諭 Chams 族人與希臘人合作，過去三年，罪責固然完全在 Chams 族人身上，可是一律既往不咎。

阿爾巴尼亞現在大事宣傳，謂一九四五年九月曾經在 Valona 舉行 Chams 族大會，可是從該報告書中所得的結論就把它根本拆穿了。這些結論證明這次大會向倫敦外長會議所提出的呼籲的整個用意，不過是有系統地欲把真正事實掩飾罷了。誠如上文所說，Chams 族人早在少數民族集居的區域，還沒有被希臘抗戰軍收復以前就已經搬走，所以談不上所謂暴行。憑希臘所採取的態度就足以證明其信口雌黃了。這種自動移民乾脆就是拒絕高級指揮部在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非正式贊助之下所欲作的和解。

說 Chams 族人曾經參加希臘人民對軸心侵略者的抵抗運動乃是一種無恥的謊言，因為事實上他們與軸心國完全媾通，並且對希臘居民競相肆虐。國際救濟機關代表的報告書，本文已經引證一些摘要，足以斷定這種謊言，真正是褻瀆那些犧牲在 Chams 族親軸心暴行下的基督教徒。

Chams 族“大會”的一個舉動就是不承認 Nouri Dino。可是負責此項大會的人們直到最近還認為軸心國雇用的這一狂徒是整個少數民族的代表，而且政教兩界領袖們給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代表的信裏還曾要他當全權代表，這種否認之舉又有什麼意義呢？

H. 關於第二編及第三編的口頭意見⁹

在此次調查的過程之中，各位都曾搜集很多證據。其中一部份是文件、演說、證人的供詞和物證，已經提交各位。此外，各位也一定已經憑自己的經驗、觀察與接觸得到其他情報。

這第二種知識也許不能列入委員會文件，但是這是極重要的，而且祇有參照這種知識，才能正確解釋正式的證據而體會其價值。

委員會的工作已到最後階段，本人除掉參照自身的經驗以外，也無從解釋報告書稿所載的正式證據。如果本人所言間或超出了書面證據的範圍，如果本人覺得不得不來證明二加二只等於四的時候還得希望各位多多原諒。

本人深知這種解釋既然出於最直接的關係人，顯然有其缺點。不過，我敢相信這種解釋也一定有其優點。至於我是否探及真理還得請各位來批判。在此次調查中我已經竭盡心力恪守客觀這一規律。這是向來不很容易的事。我來自一個國家，它被人認為國際上卑鄙無恥競相誹謗下的犧牲者。三年來，甚至在此次調查中，我親眼看到我的祖國受到有系統的恥辱，我國同胞在流血犧牲而整個世界卻漠不關心。在這種情形下，我自然有時候會情不自禁。從人道的觀點來研究事實，居然沒有得出錯誤的邏輯或者假冒的真理，我應該引以欣慰。

我想先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聯絡代表指控希臘的案件作一個概要的敘述，然後再加以分析。

壹. 指控希臘的案件

(a) 對希臘的控訴

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決議案，在第五段裏，授權調查團舉行調查，藉以“闡明侵犯邊境與邊境糾紛……的原因和性質”(S/PV/87, 附件 B)。

⁹ 文件 S/AC. 4/PV/85/Part. 1 (原件法文)。

巴爾幹三國的政府及他們在希臘國內的朋友們利用這一段，想把調查團對於其中真正命意的注意力，移轉到希臘國內的情勢上去。

他們一向說邊境事件與糾紛都應歸罪於希臘歷屆政府的政策，不正常情形的所以存在，希臘政府的政策乃是其唯一原因。他們堅稱希臘在國內採行法西斯政策，在國外採行帝國主義政策。（這裏我請各位在腦筋裏把某幾個字加上括弧，以後也許我會用到）。

巴爾幹三國代表爲了支持他們的控訴，所提出的證據可以化成若干簡單公式，其要旨大約如次：

一。 巴爾幹各國皆致力於和平，祇有希臘一國採行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因此構成了世界和平的威脅。

希臘對待北鄰三國的政策是擴張與挑釁。他們說，希臘政府授意新聞輿論界的若干反動份子對這三個人民共和國表示不友好的態度。希臘的軍隊故意製造邊境事件，唯一目的就是向和平的鄰邦挑釁。希臘庇護而且接濟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內奸。

二。 巴爾幹各國享有民主的政府，而希臘政府卻採行法西斯政策。希臘政府事實上是一個法西斯的專制政府，而且南斯拉夫的政府機關報 Borba 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們希臘政府的元首是一個“被收買的賣國君主”（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出版的 Borba 報）。他們告訴我們說希臘政府沒有人民擁護。這個政府實行恐怖統治政策，不僅迫害一切真正的民主份子，而且迫害馬其頓的親斯拉夫族者和 Thesprotia 的 Chams 族人——而他們的忠貞是經過一切考驗絕無任何問題的。希臘政府而且是一個反動腐敗的政府，因為他們包庇附敵國賊，而且反對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和希臘共產黨的進步綱領。更惡劣的是希臘政府容許英軍駐紮希臘以便幫助其實行鎮壓政策。

三。 希臘的民主人民現在公開叛變，反對這種對外的帝國主義政策和對內的法西斯專制政策。對方並未忽略提出證據來維護他們的說法。我們先在希臘報紙 Rizospastis, Eleftheri Ellada, Agonistis 和希臘國內外其他這種“進步”報紙發表大批的文章和消息。據說非特希臘北部而且各省都有內戰。最後我們還有“希臘民主軍”總司令 Markos “將軍”所提出的一部證言，共四百二十九頁，附件在外。

四。 這個“民主”大亨的證言與我的對方一樣，認爲這種悲慘的情勢祇有一種補救辦法，就是英軍立即撤退。Markos “先生”甚至更要精明，他在他的令人難忘的備忘錄裏還補充一句說“美軍也不許前來”（S/AC. 4/249）。

希臘政府必須立即廣羅國內民主勢力的代表加入，同時採取步驟，大赦爲了保衛民主而反抗希臘對外帝國主義及法西斯專制的人們，經過改組，容納各黨各派的政府。然後應該整肅陸軍、憲兵及公務人員，清除內中的一切反動分子及反民主分子並立即代以民主進步的愛國分子。政府各部門一旦掌握在無可非議的大無畏的愛國分子手裏，政府不是就好舉辦新的選舉，對希臘鄰國採取友好政策，仿照巴爾幹人民共和國的辦法，實行廣泛的經濟與社會改革了麼？這些國家的確享受着光明幸福呢。

五。 我的對方從調查團開始工作時起就說調查團的任務應該絕對以調查希臘國內的恐怖統治爲限。調查團祇須擬具一分報告書列載上述建議就夠了。他們向我們斷然地說，如果做任何其他的調查的話，非特於事無濟，而且簡直就是對巴爾幹人民共和國的一種挑釁行爲。

(b) 希臘對鄰國所提控訴的答辯

本人開始答辯此案時，早就認爲調查團之設立目的是要舉行調查，解決一項國際爭端，對於希臘人民的主權無權干犯。我的見解是根據下列各項理由：

一。 調查希臘國內問題不是調查團法定職權範圍以內的事；

二。 希臘國內情勢及希臘政府的政策在過去數月中早就安全理事會徹底研究的主題；

三。 要調查希臘國內問題，就得同樣調查巴爾幹其他三國的國內問題，才算公允；

四。 調查希臘國內問題，不但在道義上不可容許而且沒有實際價值。

請讓我對這主要四點再略加申述：

一。 我在向調查團所作第一次陳述中(S/AC. 4/PV/18) 早就強調指出，按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第二段規定，我認爲調查團無權“調查這四個關係國的任何一國的國內情勢或政治面目”這種調查實際上非特違反調查團據以成立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而且與規定禁止干涉會員國內政的聯合國憲章的明文與意旨俱不相符（第一章第二條第七項）。

該條規定：

“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

該條最後規定如果會員國所實行的政策構成“和平威脅”時，則此項原則不得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事實上此項控告是一九四六年八月烏克蘭政府對希臘政府提出的曾經安全理事會調查，但是因為全無根據，已被駁斥（S/PV/54-62，S/PV. 64-70）。

本人再度聲明，本國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所任命的調查團祇能調查和解決國際爭端（見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條及以後各條），但不能涉及會員國的國內問題。況且會員國在戰後艱難困苦的年頭裏誰沒有國內問題呢？我相信調查團如果站在主張有權干涉希臘國內政的一方面，那末調查團就將創下一個極危險的惡例。

我在此次調查的過程中所作的努力目的乃在阻止我的對方及其友人破壞調查團所以成立的目的，無論如何不讓他們擾亂各位對於本身任務的注意。我的責任在於闡明我們所爭執的問題，而且更確切地證明我們的北鄰諸國過去確是而且現在依然還是偽裝侵略的主犯。

如果我本人受騙而來答辯對方所提出的控訴的話，那就等於幫助他們來浪費各位的光陰，而中了他們的圈套。果屬如此的話，恐怕我們還要在Acropolis旅館裏傾聽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喋喋不休的議論呢。

二．進一層說，誠如我早已講過，在一九四六年中，希臘問題曾經三度提交安全理事會（S/AC 4/W. 6/Rev. 1，第一頁至第二頁）。第一次是蘇聯政府訴稱英軍駐希構成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第二次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指斥希臘政府所實行的政策造成了危害世界和平的情勢；第三次是希臘政府請求安全理事會調查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援助希臘叛逆在國內作亂所造成的情勢。對希臘政府政策所提出的控訴每次都被安全理事會駁斥了，直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因為希臘提出呼籲，所以安全理事會方才決定派遣一個調查團去“查明所控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沿界侵犯邊境的情事”（S/AC. 4/5）。

三．職權問題還有一點。如果調查團有權調查希臘的國內情勢，當然也就顯然有權去調查其他三

國的國內情勢。我曾經屢次講到這種情形而且說明這種侵略行為的主要根源，最後分析起來，不過是巴爾幹三國統治的極權本質在作祟罷了。如果我有義務來答辯對方及其友人所提出的控訴，那末我所作的控訴，他們亦有答辯的義務。我的控訴就是巴爾幹其他三國如果皆有民主代議制的政府的話，希臘北部就不會遭遇什麼侵略行為，也不會有什麼“混亂情勢”發生。按照邏輯來講，我必須承認調查團無權調查這三個巴爾幹國家的內政問題，而且拋開事實來說，即使調查團要這麼辦，一定會被斷然拒絕的。但是這一層却不能阻止我再來申述我的控訴，就是造成希臘北部的“混亂情勢”的基本原因不在希臘本身而在希臘北陲之外，請讓我按照這種理解來宣讀調查團第五十四次會議的紀錄摘要（S/AC. 4/PV/54，英文本第十三頁及以後各頁，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Mr. EL-SHERIF（敘利亞）：該證人曾說他在阿爾巴尼亞是不自由的，且說他在該國沒有言論自由。他能否就此點加以說明？”

“Col. KERENXHI（阿爾巴尼亞）：調查團曾否奉命調查阿爾巴尼亞的言論自由？”

“主席（Mr. Urrutia）：我想敘利亞代表可以隨意提出任何問題。”

“Col. KERENXHI（阿爾巴尼亞）：我不明白證人在這一點上的聲明對於處理邊境事件的調查團究竟有何用處。”

“主席（Mr. Urrutia）：本人儘可同意阿爾巴尼亞代表的意思，要不是我們早已化費了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Mr. EL-SHERIF（敘利亞）：百分之一百呢……”

“主席（Mr. Urrutia）：……因為自從我們到達希臘以來就在研究與調查團毫無關係的事情呢。”

這種引證明白告訴我們如果調查團想查明糾紛的真正原因而從事調查巴爾幹三國國內情勢——即使作為一種次要工作——的話，當將發生了什麼事。

四．此事還有一個道義問題。由有如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這種戰敗的軸心衛星國——甚至連和約還沒有批准——的代表來參加討論，或有其在場時來討論聯合國的任何一國的內政，就道義言實在不能允許。這種做法不啻容許德國出席討論法國政府

組織的會議，不啻容許日本參加討論杜魯門總統的國內政策。當希臘人爲了崇高的正義，馬革裹屍，戰死沙場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會有一天——而且竟然如此很快到臨——在戰勝國的世界會受到這種奇恥大辱。

同樣地——不過這次比較更切實際而已——我認爲與新南斯拉夫的代表來討論有關人權的問題也是無補於事的。

儘管希臘聯絡代表在調查團職權問題上所持的態度非常清楚，可是當調查團調查希臘國內情勢時，希臘政府却從未表示反對。相反的，我想各位都同意我的說法，希臘政府確曾隨時隨地讓調查團和各小組自由進行各種調查。因此，調查團在調查中對於獄中囚犯的囚糧以及被判死刑的人們對於判決的意見都能搜集到若干情報。這種情報當然不在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範圍之內，與邊境事件毫不相干，尤其就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的最近決議案而論，安全理事會能否承認其爲依法搜集的情報確還有問題呢。

希臘政府雖然從未在法律上承認應該舉行這種調查，但是在事實上確給調查團種種協助以便其儘量進行調查。我想調查團多多少少贊同這種看法。調查團雖然從未自認有權干涉四個有關政府的內政，但是它卻讓自己調查了希臘國內情勢的若干問題，也許它自以爲要處理真正的任務，就得償付這種代價，尤其是希臘當局顯然準備讓人家來翻箱倒篋搜查呢。

希臘又何必阻止這種調查呢？希臘境內所發生的一切，從無祕密。希臘政府深知敵人大量津貼反希臘的宣傳，自己却没有經費來作有效的對付，要對抗這種含血噴人的宣傳，唯一辦法祇有歡迎公正賢明人士前來參觀。本人不揣冒昧，認爲即如貴代表等駐節希臘當然就能明白在國際間對希臘施展陰謀的時候，自然從無希望希臘的民主政治照理想中的情形去發展。同時他們也能看到希臘人民正與顛覆活動在格鬥中，這種顛覆活動的目的想以十足的暴政來代替也許未臻至善的民主制度呢。儘管國際間有這種卑鄙的陰謀，儘管有顛覆叛逆情事，希臘依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公開問難，據我看來這就是希臘人民矢志信奉民主制度的最好的證明。

我坦然承認希臘一切未臻完善。可是希臘的情勢並非獨一無二。恰恰相反，大凡在戰時爲了戰爭而犧牲較大的國家，所有社會與經濟問題也一定比較複雜。現在希臘的未臻完善和需要改革，却與叛

亂毫無關係。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所爆發的叛亂，當時從德國鐵蹄下解放出來不過兩月，而且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在政府裏的代表也很多。這次叛亂絕對不是由於旨在社會改革的義憤，而完全是因爲少數無法無天的人們在手無寸鐵的居民中一旦有了武裝，就計劃發動叛亂。目的就在奪取政權廢除人民的自由和在希臘人民頭上實施共產暴政。

不過如果說殺人越貨的游擊隊活動也許是因爲需要改革與進步而使然的話，那就更怪誕無稽了。例如在一九四四年我們所遭遇的叛亂，就一般而論，簡直完全是背叛祖國，就個別而論，乃是反對効忠於祖國的同胞。這不是農民反對大地主的變亂（希臘根本沒有大地主）也不是窮人反對富人的變亂。天天被游擊隊屠殺的都是老百姓、農民、憲兵、小吏和士兵。這個化名 Markos 的 Vafiadis，這個偉大“民主人士”，這個“人民之友”，在絕大多數希臘人民的眼光裏，並不是共產黨刊物上所印出來的碧眼小鬍風流倜儻的人物，而是一個危險的匪徒。他在希臘解放之後，曾任民族解放陣綫的政治委員，並在 Thessaloniki 區內屠殺了希臘無辜人民幾千人。那些人民被殺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効忠祖國。他所領導的“民主軍”最近還有一些“英勇行爲”。復活節那天，有一個祭司恰恰就像耶穌一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個可怕的慘劇發生在 Trikkala 區的一個鄉村教堂面前，祭司的罪狀是反對叛亂。Markos 的一個親信曾經縱火焚燒他的故鄉村落，並且親手殺死了他的老父老母，據說他的父母不贊成他的行徑，而他却說他的父母是“民族主義者”。這個人後被正規軍在 Morea 俘獲。

這種罪惡並非出於希臘的教化乃是希臘人民所深知的事。這些罪惡出於外國的教唆。他們模仿着一種衆所週知的典型，其目的就在造成心理上的緊張壓力，迫使希臘人民不再反對他們的極權暴政。

戰前希臘人民曾經化費過二十萬元購置挖掘機一架來疏浚馬其頓 Loudia 的河床。不多日以前，Markos 的部下，故意將之搗毀，其中絕無軍事原因。這種破壞行爲是沒有任何經濟理由可以解釋的。這不是階級鬥爭。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和希臘共產黨的目的不是社會的，又不是經濟的。這種破壞行爲完全是政治性的，或者講得更確切些，完全是戰略性的。共產黨想奪取政權以便把希臘半島的戰略據點聽候他們的巴爾幹的盟國來運用。希臘的共產黨不是爲了希臘的人民而工作的。他們是爲別人

而工作的，他們很想使希臘民族屈服於其所憎惡的統治下，為他們巴爾幹集團的擴張主義者的利益而服務。嚴密注意這種陰謀逐步發展的人們深知如果國外沒有精神上的鼓勵和物質上的援助，一九四四年的叛亂是不會發生的，希臘山區也不會有游擊隊的衝突，希臘更不會有什麼“糾紛”。希臘人民，薪餉微少的憲兵，土著農民，寧可粉身碎骨不願向共產黨屈服，讓共產黨的同盟國來統治他們的國祖，當然不是反對社會主義降臨希臘的資本主義者。他們進行鬥爭正如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一樣，因為他們憑天賦的本能與傳統大家就知道不自由毋寧死。硬說平民老百姓不惜犧牲與暴政竭力搏鬥就是所謂糾紛的原因，這倒的確要厚着臉纔能講呢。

所謂“右翼份子”的過火行為，曾經大加渲染而且廣事宣傳，也只有讓這些事實來說明。希臘民眾對獨裁統治的反抗絕非政府所“組織”。這是自由明智的人民對於極權專制的自然反應。正如羣情激憤輿論譁然的許多情形一樣，往往不是官方所能壓制得住的。不過羣衆的過激行為都會立即受到政府和輿論的譴責。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部長會議主席 Maximos 代表政府向議會演說時，也曾再度嚴詞譴責一切械鬥行為，而且說明如有私擅懲辦情事一定嚴加懲處。

這種誹謗運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反對民族解放陣綫統治即反對共產黨統治的人們一齊指為右派。這一手法結果已使這些名詞現在在希臘全無意義了。如果我們認為“右派”一詞是指反共思想而言的話，那末希臘現政府當然是右派。不過如果我們認為是指反動倒退和資本主義傾向而言的話，那末希臘現政府與右派並無相同之處。大多數希臘人如果住在西方民主國家的話，都會被列為“中間偏左”，“社會主義者”或“工黨”。不過在希臘人們被稱為“民族主義者”却並不介意，“左派”與“社會主義”（却不是指這一名詞所代表的真諦）這兩個名詞已經引起莫大的懷疑，因為希臘共產黨徒和他們在國外的友人都濫用這些名詞作為掩護，例如採用反民族綱領的民族解放陣綫這種稱謂。

即如希臘文中 *ethnikophron* 一字也被民族解放陣綫故意譯為“民族主義者”藉以染一些黷武主義的意味。不過這一個字在希臘文裏的意思不是“民族主義者”而是“國民”或者更確切一些說乃是“有愛國心的”。這些都引起語文學上的矛盾說法。所以社會民主黨在希臘講起來是右派分子，而傳統上的共和派却被指為“法西斯保皇黨”。

各位如果相信這些名詞與稱謂的話，我恐怕各位就會墜入五里霧中。不過我深信像各位這樣高明的國際專家決不會因而誤斷病症。病象不過是器官出毛病的結果，而決不是它的原因。

我認為巴爾幹國家對希臘政府行為的控訴不必加以答辯。調查團在希臘進行調查享有絕對自由，這就是希臘政府對這種控訴的答辯。至於希臘人民本身的答辯，他們早就提出幾百份備忘錄，非特至今沒有人閱讀過，我恐怕甚至還沒有登記過。其中有些是提交秘書處的，也有提交調查團的各小組的。

調查團如果認為需要知道絕大多數居民的意見，早該邀請領袖們或者具有代表性的團體來證實希臘人民的觀感。他們既然沒有這麼做在我看來這就彷彿明白證明這種正式的證言並無必要。而且我們要特別指出，在調查團選定的自願作證的證人二十八人中，祇有兩個人的見解是與民族解放陣綫及希臘共產黨不同。選定的調查團提供口頭意見的三十個團體中也只有四個不是極左派。

但是正如我開始發言時已經講過，書面證據，例如列入報告書稿中的，不能提供這一問題的全貌，因為它太客觀，分類也太科學化了。如果各位按照比例選定證人而來訪問希臘證人關於國內情勢的話，各位就會得到斬釘截鐵的正式證言，就是絕大多數人民認為所謂“糾紛情況”確是憲政與叛亂，忠貞與賣國，民主與獨裁雙方衝突的必然結果。這種證人定能斷然告訴各位，希臘是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切實尊重極大多數人意見的少數歐洲國家中的一個——甚至也許是中歐和東歐的唯一的國家。可憐的人民也會告訴各位，他們如果不拚命堅決與橫行希臘的新法西斯恐怖搏鬥，今天也許就沒有希臘，或者也就沒有什麼希臘的邊境要調查團來調查。的確也就不會有什麼“糾紛情況”而只有寂靜存在。什麼事情都不必講穿，也許比較合乎外交的禮貌，也許就夠不必當場令人難堪。

我的證人是來提出佐證希臘控訴的證據，並不是來答辯對手方巴爾幹各國代表的控訴。調查團主席 Daux 教授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雖然講過（S/AC.4/PV/34）希臘政府的證人出席調查團補充白皮書內所沒有載明的詳細情形，但是巴爾幹各國的代表並未向我的證人提出有關國內情勢的問題。對方似乎祇想傾聽他們自己選擇的證人說話。

不過控訴希臘的案件中却有若干問題我認為有予以答覆之必要。

(一) 對方指斥希臘實行“擴張”政策。就阿爾巴尼亞而論，這是指希臘對北 Epirus 的主權主張，就保加利亞而論，這是指希臘主張重訂希保兩國界線的要求。我在二月十七日及三月二十一日的陳述中，對這些控訴已有答辯。

我當時曾經說明，希臘關於北 Epirus 的要求，由來已久，而且據有人種學、歷史及戰略上的理由。希臘在該省的權利屢經國際機關承認，可惜老有另一強國抱着帝國主義的野心反對此項公平解決。大家不要忘記，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在一九四〇年會師侵犯希臘就是取道該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臘軍在陸地上替盟軍打了第一次勝仗，希臘軍的鮮血灑在該省，再度確定該省屬於希臘。阿爾巴尼亞當局之所以有系統地迫害摧殘北 Epirus 的希臘居民，如果與此項要求一併加以考慮，一定會明白。調查團之蒞臨該省似乎並無綏靖作用。據最近的報告，自從 1 A 小組離開 Koritsa 之後對希臘居民的迫害益復變本加厲。據我國政府的情報，希臘人民成羣結隊前往北部“自動”參加 Durazzo 到 Elbasan 的鐵路的建築工程。偷越阿爾巴尼亞國界來希臘避難的人每天平均在十人以上。這些難民指稱被關在集中營裏的希臘人都不久於人世了。災荒情形預示北 Epirus 的希臘居民問題有依照阿爾巴尼亞當局願望徹底予以解決的必然趨勢。他們說，生活狀況如果不立即改善，那裏的希臘人沒有一個會活到一年。調查團並不能及時設法拯救這批不幸的生靈嗎？

上次戰爭以後，希臘重新提出關於北 Epirus 的要求，而且把這一問題提到國際主管機關，我想這一事實就足以構成我國決定全由國際途徑來和平解決這個惱人問題的合法證據了。

還有人控訴希臘對於保加利亞包藏侵略禍心。我承認談到這種無恥的曲解是非，的確有些冒火。不過我想把事實約略加以說明。在過去三十年中保加利亞侵犯希臘先後達三次之多，一在一九一三年，一在一九一五年，一在一九四一年。各位一定同意凡對劫掠、破壞和屠殺至今歷歷在目的人，當然不會有安全之感。無時或忘的憂慮癱瘓了經濟活動。希臘身為盟國之一，基於這種經驗，所以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要求四國外長會議研究重訂希保國界的計劃。

這一要求涉及重訂國界，乃是基於戰略安全的理由，而不是想兼併土地。更確切些講，希臘所要求的祇是一些山區，大都是高亢之地，面積八百七十五方公里，居民四萬五千人，其中 Pomacks 族人佔二萬五千人以上，他們從來不很願意在保加利亞的統治下生活。向國際主管機關提出並被大國拒絕的就是這個要求，拒絕的理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據說是此項要求出於一種“侵略性的企圖”。保加利亞身為軸心附庸並係戰敗國之一，但在巴黎會議中却儼然提出關於 Western Thrace 的要求。他們在希特勒的縱容之下，曾於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間進據該省。希臘這一省份，面積計達八，五八六方公里（就是說比希臘所要求的保加利亞領土大十倍），照一九四四年的統計，居民有三十六萬人，其中二十四萬三千人是希臘人，十一萬二千是回教徒，保加利亞人則祇有一百五十人（我再述一遍，祇有一百五十人）。南斯拉夫在巴黎會議席上竭力贊助此項要求。結果當然被駁斥了，可是却仍容許它保留極富饒的 Dobruja 省，這一省乃是希特勒鑒於保加利亞在最近戰爭中忠心効命所賜予保加利亞的。這一問題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竟然允許保加利亞在巴黎會議提出對希臘 Thrace 的這種要求。第二，保加利亞在巴黎會議席上所未能得到的，它現在竟用似乎很難視為和平的方法來爭取了。第三，它今天竟然指控希臘包藏侵略野心，我想它是相信祇要一再大聲撒謊，最後終會使頑唐的世界信以為真呢。

有人可能認為對於兩國所提出這種彼此矛盾的要求，最簡單的處理辦法就是把它們一筆勾銷。可是請允許我奉告各位，始終身受保加利亞侵略政策犧牲的希臘老百姓究竟將作何感想。他們認為世界竟然容許一個窮兵黷武侵略成性的戰敗國要求其在三十五年中曾經三度侵犯而且屬於一個盟國的領土，一定有什麼蹊蹺。希臘一般人深知弱小國家不配過問大國的智愚得失，可是他不能瞭解為什麼大國只有在認為正好把小國當作盾牌的時候方才甜言蜜語地念到小國。

(二) 還有第二點我覺得必須答辯，就是所謂希臘窩藏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政治難民和逃兵，用以圖謀不軌之說。本人早已向調查團提出了一個開列難民一千二百四十五人詳情的名單，作為答復。我希望調查團接受已經提出的結論，就是這些難民從來沒有在政治或軍事上組織起來，而且相反的，希臘當局還嚴禁他們擅自行動。

這些難民大部分都僻居島上和希臘的南部，儘量與北陸遠隔。他們各人每天只有兩先令的津貼作為伙食費。我且曾向調查團說明，本國政府一方面考慮着國際上給與這種難民庇護所通行的慣例，但另一方面也希望想出一些辦法以便他們撤離希臘。不過還有一點尚未闡明，而且與這些難民頗有關係，就是到底由誰來斷定這些人是否真是阿、保、南三國代表所說的附敵國賊和通敵國賊呢？如果承認難民所屬國的現政府具有這種主權，那末為什麼不根據交互原則把這種主權單單賦諸希臘政府由它來一一判斷現在鄰國的希臘人的經歷呢？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會議中訊問南斯拉夫籍證人時（S/AC. 4/PV/71A，英文本第十六頁），Mr. Djerdja 聲稱：“此人是南斯拉夫國民，希臘當局如果引為信實的話，早就應該把他送回南斯拉夫了”。現在能否讓我來請問 Mr. Djerdja，現在在南斯拉夫的希臘人不下數千，南斯拉夫當局又為什麼不這樣表示信實呢？

調查團關於這些希臘難民的情形知道的很少。當我要求巴爾幹三國代表把他們國內所發現的這些人等正式造冊送交調查團時，只有保加利亞代表一人作有答覆，並且說他認為沒有理由要向調查團提具這種名冊，所以我認為雖然美國代表對於此事提有提案，雖然調查團已經收到許多文件與證據，說明在這三國內的希臘難民及人質怎樣受人僱用以及至今仍未僱用的目的。但是調查團關於這三國內所有希臘難民與人質的人數、姓名、住址都未能搜集到任何確切資料。巴爾幹各國代表對於這點拒絕向調查團吐露真情，乃是使所有像希臘人民一樣願望維持和平的人們，深感憂慮的一個原因。

（三）最後我要答辯的是巴爾幹各國控訴的第三點，就是所謂迫害 Thesprotia 的 Chams 族人和馬其頓的親斯拉夫族者。我從來沒有承認 Mr. Djerdja 和他的同事具有保護這些居民的權利。不過因為這兩種居民都住在邊區，而且對於希臘北部的“糾紛情況”也很有直接關係，所以我認為有強調此點的必要。我恐怕調查團沒有時間來澈底深究這一問題，以便確定在調查團負有調查責任的“糾紛情況”上他們所應負的罪責。所以我認為與其口頭詳述，不如提具兩個備忘錄——一個是關於 Thesprotia 的 Chams 族的，另一個是關於馬其頓的親斯拉夫族者的。我想約略說明一下，即是只要仔細研究事實就能體會到我的對方何以要來保護這兩種居民。這些居民在希臘被佔領期中曾經當過德

國人、義大利人、保加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走狗，現在是所謂“巴爾幹民主國”的熱心走卒，而且是“希臘法西斯保皇黨”的死敵。

特別是 Chams 族，事實上他們在佔領期前及佔領期中都曾與義大利人、德國人及阿爾巴尼亞人一起對希臘作戰。甚至在德軍退入阿爾巴尼亞時他們也曾隨着德軍邊戰邊退。國際紅十字會的 Mr. Lambert 曾勸他們回鄉，他們却斷然拒絕。他們這麼做是有他們的原因的。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這些法西斯主義的 Chams 族人竟然決定搖身一變而成了“反法西斯主義者”了。

在佔領的整個期間，親斯拉夫族者也大部分是德國人和保加利亞人的忠實盟友。當然也有少數親斯拉夫族者很例外地効忠希臘，可是他們一旦落在敵人或匪徒手裏就要償付極大的代價。這種情形當然不能改變這一問題的一般面目。在佔領期中組織像 OHRANA 這種令人髮指的團體的就是親斯拉夫族者。這一團體一度改稱希臘馬其頓斯拉夫人民解放陣綫，後來又改稱希臘民族解放陣綫。據 Mr. Djerdja 說，這是一個大規模的慈善事業與人道主義的團體。照所謂“希臘民主軍”的頭目供稱，希臘民主軍大部分是由這些親斯拉夫族者組成的，他們在佔領期中都曾與希臘抗戰團體兇猛搏鬥，連同人民解放軍在內。

關於親斯拉夫族者問題，我最後還要把書面裏已經講過的重新申述一遍以免希臘的親斯拉夫族者和一般斯拉夫人有所纏夾。我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日給調查團的信裏說過：

“羣衆對於上述標語（反對親斯拉夫族者的標語）的自動反應與希臘人民對於斯拉夫民族的觀感毫不相關，而且 Mr. Putrament 很難找到一個希臘人不衷心同意他以生為斯拉夫人為豪的感覺。希臘人民對於俠義的波蘭民族只有同情與友愛。至於就俄國人民而論，兩國傳統上的友好關係最好舉一件事來說明，就是任何國家對於俄國人民與紅軍的英雄氣概都沒有像希臘那樣敬仰和欽慕。被佔領的希臘屏息傾聽莫斯科的廣播感覺得在這種千鈞一髮之際自己能夠英勇抵抗希特勒的鐵騎對於牽制其向莫斯科的進攻也頗有貢獻。希臘人民在雅典街上寧可用石塊來和德國的坦克拚命而不願讓希臘一兵一卒被迫去東綫和紅軍作戰，這件事實也不無意義。希望希臘對蘇聯人民所具有的這種傳統友誼不久就能博得莫斯科的瞭解。這也就是我們人民的最大願望之一。只有希蘇兩國彼此具有相同感情，才

能將企圖獨佔俄國友情的少數民族故意造成的誤會消除。祇有如此以後，人們才能明白所謂迫害希臘的親斯拉夫族者一說全是無端捏造的口號罷了。

許多親斯拉夫者在不同的環境之下老幹第五縱隊的勾當，勾結敵人與希臘作對。這兩個異族在希臘所造成的問題如果能有一個適當解決，希臘與北鄰所以緊張的一個主要原因也就能夠消除了。

貳。希臘對巴爾幹三國的控訴

現在我要申論希臘對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及保加利亞的控訴。我在細心研究列載傳訊證人證言的報告書稿和其結論以後，深知許多代表一定盡了不少心力，所以一切事實才能如此精細列入分發給我們的文件之內。本人身為最有直接關係的當事國代表，對於積極參加起草這些草案的各位，當然連同曾經反對希臘的各代表團團員在內，憑心所做的辛苦工作覺得義不容辭的應該表示欽佩。

一。我在開始發言時，已經講過，正因為這些事實編寫得過分慎重，所以未能使我們若干基本要點窺得全貌，和得到一個絕對合理的概念。首先我講到巴爾幹三國責任的分劃問題。我很明白，爲了精細起見，似乎應該按照國別敘述各國參加干預的情形。不過我們如果研究這些資料，自然就會看到這種干預計劃是共同設計共同實行的，而且這三個國家確曾依據共同協定，用統一的行動來爭取一個共同的目的。如果說希臘的三個鄰國在實行計劃上有某一個比較活躍或者比較以某國爲首的話，那不過是因為地理和物力關係。南斯拉夫因爲位居中央當然就是兩邊活動的聯絡樞紐。可是我認爲干預之責任是不可分割的。既有一個共同指示來實行這種計劃，一定就有一個有力的中心機關，而不容三心兩意，並且報紙與廣播要加以統制以便不斷聲援而絕無問題。執行起來宗旨必須一致，即使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在戰時要如此一致也不容易辦到，更不必談三國要共同行動了。我認爲巴爾幹三國對於希臘過去所發生的而且不幸現在還繼續發生的事情應該負有連帶責任。

二。現在請讓我提出第二點意見。反希運動採兩種方式進行，看來雖然不同，但是互爲表裏。一方面是着重於心理的，其目的在於毀謗希臘政府，同時使希臘民心渙散，無力抵抗。另一方面是用物質力量，大量接濟游擊部隊。

反希的心理戰就是“神經戰”的一例，不斷運用外交壓力，以報紙與廣播散佈宣傳。這種宣傳的

規模奇大，其來源也不限於巴爾幹半島，而且經費似乎是無窮無盡的。他們所採用的方法與最近這次戰爭以前所看到的沒有什麼區別。經常不變並逐漸加強地高叫一些虛構的口號，希望大眾最後信以爲真。此中心理原則與從前所見的如出一轍，即傳播新聞，只要造得够有噱頭，愈荒謬，人們愈容易上當。誰願意回憶的話，就會看到現在爲希臘親斯拉夫族者問題所作的宣傳，就是蘇台德十字軍的重演。方法完全一樣。目的亦復相同。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蘇台德，就是今天所謂“愛琴馬其頓”。當時捷克在政治上屈服了，現在則輪到希臘了。（兩者唯一不同之處，就是蘇台德有三百五十萬日耳曼人，而親斯拉夫族者在希臘總人口中尚不足分之一。）

這種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餘遺力地支持希臘的叛逆分子，不僅報紙與廣播如此，連隣國的高級官員，包括其元首在內，也是如此。這三位聯絡代表屢次向各位表示他們贊助希臘現在所有的叛亂情形，這就承認他們在精神上是同謀者。

出乎意外地召回駐雅典的公使和陸軍武官，希臘駐伯爾格來得公使館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照會所受到的待遇，沿希臘邊境的軍隊調動，我們前哨人員的被綁，對希臘人質這一沉痛問題的一聲不響，以及有關希臘的、正式文告的語調和內容——一切都足以證明這種運動的特點。

誠如各位自己已經看到，這種運動的具體特點是想以成立武裝隊伍和幫助匪徒活動的方式來造成希臘的“混亂情形”。主要的軍事目的在使希臘發生內戰並以篡奪希臘政府在某一區域的主權——首先宣告爲所謂“自由”或“民主”希臘——作爲第一個步驟。

巴爾幹三國政府抱着此項目的與希臘共產黨一致共同行動，在 Varkiza 協定以後，竟然引誘萬千親斯拉夫族者和人民解放軍到他們國內。從這批人裏選拔出來的人們和隨着德軍撤退逃出希臘的親斯拉夫族者都送入專設的學校去受思想訓練和軍事訓練。那個學校特別着重游擊戰術和破壞教練。南斯拉夫軍隊所招募的希臘難民爲數頗多，他們受過軍事訓練之後就放回希臘去參加游擊隊伍。

游擊隊員被送回希臘以前，受到武器、彈藥、行李、軍糧、軍服等供應。交通與嚮導隨時調遣，此項嚮導都是巴爾幹三國軍隊中的人員。爲了便利他們過界起見，還有一個很完善的聯絡網。傷兵送出希臘國境並在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

的戰地醫院或療養院急救治療。如果遇有希臘軍隊驅逐游擊隊時，立即就有嚮導人員導引他們遁入三國中的任何一國。他們偷渡國界時往往得有對方前哨的砲火的掩護。

事實上，搗毀希臘邊境上的許多哨兵站以及破壞位居邊界附近的許多地方——像各位曾經到過的Skra——確有一種明確的目的，就是要在巴爾幹三國與希臘北部山區之間開闢途徑以便自由出入。希臘北部山區原想作為游擊隊的避難所。游擊隊員都在這些路上任意往返。我國士兵往往看到匪徒逃出國境就有人在懇切接待。

這種活動的政治目的在於割據馬其頓省及西Thrace，然後或同時即征服希臘全國。最後征服的目的顯然也是完全為了戰略的原因。

各位記得，馬其頓問題在索非亞和伯爾格來得都曾從長討論，而且美國代表還曾依據調查團的決議致函各聯絡員要他們提供有關希臘所陳各節的補充資料。南斯拉夫的聯絡員對於此項函件置之不覆，保加利亞的聯絡員雖曾提出答覆，但對於所問的問題卻一一躲閃。所以我在五月七日覺得不得不致函調查團（S/AC.4/258），其中一部分，我現在想重新宣讀一遍：

“……只有 Mr. Kulishev 遵照他本國政府的命令，向調查團肯定宣布反對把三個馬其頓併入巴爾幹任何一國，本國人民對於保加利亞的外交政策才能放心。但 Mr. Kulishev 拒不如此聲明……他在他的兩封信裏避而不言，而 Mr. Djerdja 卻也一言不發，這明明表示此項調查結果不佳，因為他們明明顯露出這兩國政府對於希臘領土抱有共同的政策。”

我們對於一國為了進犯他國竟然在本國境內組織武裝隊伍一事，還有什麼更加確切的名詞來稱呼它？我們對於這種動機在於用武裝部隊去兼併他國領土的干預行為應何以名之？這不叫做侵略，是什麼？請讓我宣讀侵略國定義公約的一部分。¹⁰各位定能記及，該公約乃一九三三年七月三日許多國家在倫敦簽訂，並且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國聯登記。簽字國中有代表出席本調查團者共有兩國，即蘇聯與波蘭。公約第二條規定如次：

“是以在國際衝突中，凡先採有下列任何行為之一之國家，應照爭端當事國間之現行協定，以侵略國論：

¹⁰ 全文見一九三四年條約彙刊第一百四十七卷，第六十頁及以後各頁。

“一。……

“二。……

“三。……

“四。……

“五。凡對在本國境內組織而且侵入他國領土的武裝隊伍供應給養，或雖經被侵略國要求而拒絕在本國境內儘量設法制止此項隊伍所得協助與保護者。”

第三條原文如次：

“任何政治、軍事、經濟或其他原因一概不得作為第二條所稱侵略的藉口或理由。（舉例見附件）。”

附件原文如次：

“……宣告：該公約第二條所稱侵略行為一概不得以下列任何原因為理由：

“A. 一國國內之情形，即一國之政治、經濟或社會機構，所謂行政上之缺點；因罷工、革命、反革命或內戰所造成的混亂。

“B. 一國在國際上之行為，即侵犯他國或他國人民物質或精神上之權益或作此項侵犯之威脅。”

這是我的第二點意見，我很想知道各位究擬如何處置。本人奉政府命令聲明，據我們所得的情報，的確有繼續加強侵略的計劃存在，而且不要以為所謂外國軍團（foreign legion）在希臘出現不致實現。

三。現在我需我的第三點意見，也就是最後一點意見。我在報告書稿裏沒有看到甚麼地方明確說明所謂“糾紛情況”就是希臘人民為了反抗極權侵略而進行的鬥爭。調查團訪問保、南兩國時，本人在言行上慎重避免得罪兩國的朝野人士，並不使我們感到難堪。這種袖手緘默在我們確是一種犧牲，因為我深信巴爾幹各國政府如果是民主的話，他們就不會遭遇這種“糾紛情況”了。希臘對於外國當權的任何政制沒有甚麼嫉妒，希臘深知別國所發生的事情與己無關。希臘的政府與人民都從未想到與巴爾幹三國任何一國內的任何一部分人民成立道德同盟或締結甚麼聯盟。北隣各國為甚麼不能對希臘採取同樣的態度呢？巴爾幹極權國家的特性難道就在實行一種政治教化麼？思想侵略與領土擴張是否就是這些政權的本性呢？不能再有任何容忍嗎？理想的源泉是否已經涸竭嗎？我的對方不能看到希臘民族向來崇尚個人主義，決不會俯首帖耳做順民麼？他們能不能看到甚至游擊隊——我是指希臘的游擊隊——現在為他們作戰，但一旦覺得他們

的個人主義被政府撲滅時，就會倒戈以向呢？他們如果知所自重，為什麼不知道尊重鄰國的權利呢？難道他們定要拒絕接受我們越過彼此分隔的思想鴻溝所表示的合作精神嗎？果能本此精神，大家以睦鄰和自尊的態度當能掃除製造爭端的仇恨、恐懼、愚昧與貪婪而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困難。他們現在倘若改弦易轍，終止侵略難道太晚了麼？

我必須警告他們希臘人決不接受極權專制，從來不願做任何人的附庸。附庸地位是不適宜於希臘人的。他們不願犧牲分庭抗禮敢說敢言的神聖權利。他們不願因為所閱書籍並非“正宗”，所交朋友並非“善類”而有所憂慮。他們要在人類自由尊嚴的原則之下來教養子女而不願他們淪為國家的奴隸。他們要保持基督教的信仰，要照自己的辦法來禮拜上帝。他們要保持家庭的習慣和民族的傳統。依照他們先人的遺教看來，這些道德價值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珍貴。他們知道祇有自己這種政體——儘管未臻完善——才能保衛這種道德價值。希臘的民主觀念絕無神祕之處。希臘人深知民主制度不會一朝一夕就有什麼神蹟。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中間且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可是他們深信適合希臘民族性的而且能使他們恪守希臘的傳統精神的祇有這一種政體。他們信仰民主立憲政體，因為祇有這種政府才能給他們有向前發展和平和改進經濟及社會情形的希望。祇有這種政府才能使人人滿足，無所憂慮。

這就是今天希臘人所要努力拯救的，而且貴調查團的報告書不應該不說明，我們自從一九四〇年

十月二十八日開始抵抗極權主義以來，從未稍懈，以及因為大家誓死不願過奴隸生活，希臘每天都有男男女女死於非命。以及希臘為了維護人權又在英勇奮鬥的種種情形。

叁. 結論

貴調查團代表聯合國設法公平解決你們所研究的問題，以求達到為和平而服務的使命。這一問題根本不是一個希臘問題，而是世界整個問題的希臘一面。希臘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明天可能在你們國內發生。問題的焦點不外乎一句話：就是聯合國是否甘心讓藐視法令的毒化思想在國際間泛濫橫流，抑或決定運用極大的道義力量來加以制止？請讓我來把一位美國偉人所需的名言再說一遍：

“現在這年頭，人類所要保衛的不僅是自己的家園，而且必須保衛其教堂、政府以及文化所賴以樹立的信義和人道原則。保衛宗教、保衛民主以及保衛國際間的信義都是同一個鬥爭。要保衛其中一項我們現在就得決心保衛其他一切。”

時至今日，人人必須鼓足勇氣抱定信念老實講出自己所見的真理而不稍保留。如果稍有踟躕，而不面對事實就不能完成和平大業。

在各位作決定的時候，也許最好告知各位，我希臘同胞祇要大家承認他們所抱目的公正有理，他們就極願與鄰國和平共處。我希臘人民抱定各國都有自擇政制自由的原則，決不讓思想的鴻溝成為善鄰政策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更進一步說，我希臘人民希望西地中海各國能夠儘速與巴爾幹國家在聯合國的範圍內通力合作為世界的進步而努力。

附 件 玖

南斯拉夫聯絡代表對本報告書第二編及第三編 所提出的意見及口頭陳述

A. 對第二編第一章

C 節的書面意見¹²

一. 第一頁至第二頁，第一項。除所引的 Archangelos 與 A. Paraskevi 事件以外，現在需要

¹² 文件 S/AC. 4/W. 21/Add. 4。所引報告書稿各點請參閱文件 S/AC. 4/W. 16/Prov. 1。

補充以下各件——希臘證人 GATSIOS 與 TRAJKOVIC 的誓證。本人前于雅典提出的聲明業已毫無疑問地證明（S/AC. 4/PV/28，第八頁至第十一頁）Tsaldaris 備忘錄以及白皮書所載這兩個人的說法彼此矛盾已經到了使本人可以斷然稱之為偽證的程度。

二. 第二頁，第三項。——關於本段，本人必須聲明本人對各項希臘文件的件評和認為這些都

是偽證的結論不僅是因為希臘各個證人的口供與誓證摘要彼此“矛盾”同時也因為在基本問題上甚至就全部來看亦皆有矛盾的現象。從這個觀點傳訊各證人結果發生了如 TSAOUSSIS 的情形例如他承認在調查團面前對最重要各項問題的口頭陳述原來是他和證人 TSETEROKLIS 談話後所擬就的 (S/AC. 4/PV/48, 法文本, 第三頁)。

在另一方面, 各希臘證人在指定的時間依照一定的辦法和一定方向, 絕對不顧原來的書面誓證, 便開始說不同的話。因此, 本人不得不達到這個結論, 即這是希臘政府一種新的手段, 目的在發覺證人對希臘北鄰各國干涉的問題提出了毫無價值的證明以後想把調查團的視線移到另一方向——又援同一方式且毫不顧到——希臘證人不合邏輯的、肆意竄改的誓證 (見本人對大馬其頓地方自治運動的聲明——S/AC. 4/PV/50,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這個毫無價值的證人 VALTADOROS (S/AC. 4/PV/35 及 PV/36) 不顧以往所謂“在宣誓下”提出的各項陳述竟把原來的供詞全部改變 (見希臘白皮書, 第一〇一頁), 隨即開始大撒其謊。

證人 GATSIOS 的陳述也有相同的情形 (S/AC. 4/PV/34 及 PV/35)。

相同地, 上面所提的證人 TSAOUSSIS 雖然在調查團面前說是“知道”許多關於民族解放陣綫的“祕密”但事後也終被證明是撒謊的人。

另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證人 TSETEROKLIS (S/AC. 4/PV/45-I)。根據希臘白皮書所載的供詞, 他是被所謂在 Bitolj 的“希臘社團”——一個名叫 Karchev 的是領袖——派往希臘的 (希臘白皮書, 法文本, 第一〇一頁), 然而他在奉到希臘政府的新指示以後就把原來的誓證改變。依照現有的誓證他是被 GOCEV 親自派往希臘的!! (S/AC. 4/PV/45-I, 法文本, 第二十三頁)。

三. 第三頁第四項: “關於斷定以往各項陳述的日期與時間的困難”等等。

關於這一點, 如下一段應予列入:

在傳訊證人 ANNIYAS-KONTOPANOS, GATSIOS 和希臘政府其他證人的時候, 曾經斷定他們是在調查團工作過程 (在二月初) 中受希臘當局訊問, 而且所問的正是他們在被盤問好幾個月來提不出什麼證據的各項問題 (見上述各證人的誓證)。可是更為重要的是在 Tsaldaris 備忘錄中所載的 Gatsios 的

陳述和以後載在希臘白皮書中顯係偽證的誓證彼此完全矛盾。

四. 在第三頁第七項應增添下一事實: 希臘證人中幾乎沒有一人具有必要的身份證明文件, 又在許多情形下甚至可懷疑到他們的身份, 譬如 VELLANIDIS 的身份當由第一甲組在 Florina 加以證實, 可是未曾辦到, 所以這個證人的身份是未經確定的。

五. 第三頁第八項上除了已經提到的各點而外, 並應提到以下事實:

南斯拉夫代表曾將有關希臘證人而且具有同一性質的詳情 (S/AC. 4/220) 通知調查團:

(a) 自署“Eponite”的匿名信一封, 報告證人 HARISMIDES 撒謊;

(b) Gumendza 區的 Omelo, Karpi, Kastanero 及 Grivo 各村居民的公開信, 陳述希臘政府用恐怖手段企圖從當地人民口中取得反對希臘北鄰各國的偽證;

(c) 關於證人 PATATOUEAS 撒謊的一封公開信與該證人某次來信的抄本。該證人在那一封信裏否認以往所說的一切;

(d) 希臘軍官 Koufadakias ELEFTHERIOS 致調查團的一封公開信, 陳述當局如何對官兵施以恐怖手段, 強迫他們提出不利於希臘北鄰各國的偽證;

(e) Ioannis MANAVIS (希臘陸軍中尉) 與 Ioannis NIZAMIDIS 的兩封信, 曾述證人 VALTADOROS 如何撒謊與被迫提出誓證事。

六. 除已經提到的各點而外, 第三頁第九項應包括如下兩段:

(a) 南斯拉夫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將 Evangelos KARAYANNIS 的來信一封送交調查團。這封信說希臘當局曾對他施以壓力, 要他提出誣言希臘北鄰各國與民主軍有勾結的控告。南斯拉夫代表要求傳詢上述證人但 General Delvoie 的一組在薩羅尼加監獄去找這個人的時候竟找不到, 因為他已被希臘當局藏起來了。

(b) 第四頁(a), 第三項。本人要求將證人 GATSIOS 誓證的所有有關部分予以更正, 並指出 GATSIOS 在白皮書 (法文本, 第二十八頁) 所載的誓證中曾明白地否認 Bulkes 有任何軍事活動或軍事訓練!

在相同的一項亦應增加如下各段：

南斯拉夫代表向調查團提出希臘公民的下列陳述（S/AC.4/220）。這些希臘公民曾在 Bulkes 就希臘證人所作有關 Bulkes 及南斯拉夫各項偽說提出反證：

（一）KONTOGEORGIOS 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提出陳述，說他曾在 Bulkes，要求在調查團面前作證並與希臘政府提出的證人對質；

（二）以往在 Bulkes 居住的一位居民致調查團匿名信一封要求作證；他的名字此後會公佈的。

第三章，在第四頁或第五頁，A 段中，應增添下列一段(96)：

在傳訊證人 GATSIOS（S/AC.4/PV/34）的時候，南斯拉夫代表對於正常回到希臘的九十六名希臘難民竟沒有一人被希臘政府送到調查團面前作證，頗為詫異。南斯拉夫代表這一項提議被希臘代表拒絕了，其理由是調查團的工作已夠繁重，恐怕不能再傳訊許多證人。其後，這九十六名難民中有一位，即 Captain LAMBROS 親自來到調查團面前否認所有關於 Bulkes 的謊言（S/AC.4/SC.7/PV/3）。由此顯然可見希臘代表為何拒絕南斯拉夫代表的提議了。

在第五頁的E段中並應敘述南斯拉夫代表曾向調查團提出“Zahariadis”軍團的指揮官 Jorgos GRAMMATIKAKOS(見南斯拉夫代表函S/AC.4/183)。

經調查團團長 Mr. Windle 的提議，就未傳訊這位證人，因為這位證人如經傳訊也會說和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一樣的話。

Mr. Mende-Vianna 一組離去的時候（S/AC.4/198），有人提議在 Bulkes 傳訊下列證人 Terzis MIJALO, Efth. ZOULAS, Kostas KANDERAKIS, Jorgos GRAMMATIKAKOS, G. KARAMBILIAS 及 Nikos ZAHARIADIS。因為時間所限，只有第一位證人被傳訊。

在該文件同一處，自證人 Ev. KOSTOUDIS 誓證中所引的一段應糾正如下：

“回到 Bulkes 來的兩團青年人並沒有在這兩團的編制裏繼續留下來。以往隸屬這兩團的人員還是回到他們離開以前所參加的團體。”

七. 第六頁，第四章(a)項“證人 Velianidis 的身份發生問題”應改成：“證人 Velianidis 的身份引起重大的懷疑，而且從來未經確定。”

同章(c)項。在當時就 Bitolj 與 Skoplje 兩地的非法自治活動的問題公然作證的證人中，希臘證人 BISADZIJEV 佔很重要的地位，因為這個人否認南斯拉夫境內的難民有任何反希臘的非法活動。

第七頁——第六章。關於 VELIANIDIS 請看上面。

第八頁——第八章，(b)項(GHIKLOUDIS)應予更正，因為 Ghikoudis 並沒有說他曾運送過許多受傷的人，而只是說有一次他曾運送過一名受傷的人！

同樣地，這個證人非但沒有承認曾經宣誓作證，而且斷然否認；嗣後他又拒絕宣誓證明他所作的口供確屬實情。

第九頁——第八章(c)項的整個內容因為有“發現的所有越界行為……”一句話便整個改變了。這一點完全不確，因為沒有一個希臘證人曾目擊有所謂越界的行為。說他們“……越界未受南斯拉夫邊界當局發覺……”也不正確，因為關於這一點南斯拉夫證人說未有任何人越界或企圖越界。所以正正相反。

在這裏也應該提到希臘方面對 Sourmena 事件的說法即說游擊隊人員在南斯拉夫邊界守軍保護之下退入南斯拉夫境內。這一點除經南斯拉夫各證人予以否認以外，並由希臘陸軍總司令部第三軍團正式否認（S/AC.4/48，第六頁）。

相反地，希臘證人 BERAVALIS, NIKITAS 等因為不能證明曾得南斯拉夫方面的支援，都說他們曾對南斯拉夫邊境守軍開槍。

除上述各點而外，本人要求將如下一段列入報告書關於這一部份的適當地方：

調查團及所轄各組在南斯拉夫境內工作過程中曾就不同的事項傳訊若干證人，並請他們對希臘游擊隊與南斯拉夫關係等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

關於這個問題下列各證人曾被傳訊：

1. Maria SLAVI
S/AC.4/SC.8/PV/2
2. Z. TOCOUPOLOS
S/AC.4/SC.8/PV/2，第十一頁
3. Anesti E. SIDIROPOULOU
S/AC.4/SC.8/PV/2，第十三頁
4. Jone KAJCEVSKI
S/AC.4/SC.8/PV/2，第二十一頁
5. Ilias KONSTANTINIDIS
S/AC.4/SC.8/PV/3，第十一頁

6. JORDANOVSKI 及 LIJEVSKI
S/AC. 4/PV/57-C
7. Velika TORTI
S/AC. 4/PV/57-C
8. Athanase SHANKOV
S/AC. 4/PV/57-I
9. Proshu Sana TSAPI
S/AC. 4/PV/57-I
10. Kosmos KRONSEMKEY
S/AC. 4/PV/71
11. Nikolaos GIULTSIKNOS
S/AC. 4/PV/57-C
12. Konstantinos JOSIF
S/AC. 4/PV/57-C

所有這些證人均堅決否認希臘當局的說法，並謂希臘游擊隊與南斯拉夫毫無關係，而且從未在南斯拉夫境內作任何活動或出入其間。

最後，本人敬請主席將本報告書這一部份上列遺漏各點予以闡明，以免不明真像的讀者發生誤會。

一。 第三頁第八項所引本人三月三日致調查團函一段不夠清楚，結果難以辨別那些話是引自本人的信，那些話是引自 ANNIVAS-KONTOTANOS 兄弟的誓證。

二。 第四頁第十一項所引“La premiere por motion……”數字也沒有提到所指的是什麼，也沒有說從那裏引來的。這一句話與本段第一部也缺乏明白的關係。

三。 第五頁 E (a) 中有證人 KOSTOUDIS 陳述的一段，因為最後一句不完全，同時也未正確援引，結果意義含糊不清。

四。 在第五頁第四章的標題本身也欠明朗，因為沒有人證明“南斯拉夫徵募難民”。反之，南斯拉夫只在反法西斯戰爭期中曾徵募過希臘志願人員而已。關於這一點，希臘政府所舉的證人 TSETE-ROKLIS, TSAOUSSIS 及其他人等並非難民。這一批人在戰時隨着各自為戰的游擊單位從一個陣地轉移到另一陣地，原是當時很普通的情形，到了戰後他們需要等候相當時間才能獲得正常的復員。

關於上述一點，特別應當注意的是希臘政府向在 Florina 的 Mr. Hood 一組提出的文件 (S/AC. 4/SC. 2A/9)。這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發給希臘公民 Doney Kotche DRENKOSKY 的復員文件，由此證明希臘公民事實上曾與南斯拉夫士兵并肩作戰以後並按照正常程序退伍的。這項文件又證明希臘證

人所說 (Velianidis 和其他人)，關於希臘公民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才自南斯拉夫退伍并依照預定計劃加緊把他們分送到希臘游擊隊裏去等等全屬毫無根據的謊言。

B. 對第二編第一章

C 節的書面意見¹³

一。 這個文件的第二頁有這一段“Georgios HARISMIDES 說……在 Bulkes 被拘禁的人……。”從這一段話似可斷定 Harismides 曾謂他已經到過 Bulkes。

然而 Harismides 不但從未到過 Bulkes 而且也未如此說過。從他對這個問題的明白答覆就可看得出了：

“本人在南斯拉夫逗留了二十天……我們住在邊境的附近。沒有人把我們領到 Bulkes 去……”(S/AC. 4/PV/52, 法文本, 第二頁)。

英文本 (S/AC. 4/PV/52-2, 第一頁) 的這一段是如此說的：“我在南斯拉夫逗留了二十天……不像我們所想像的情形，我們並沒有被領到 Bulkes 去。”從這個人的全部誓證看來，這一點也非常明顯。

二。 Lazaros TSAOUSSIS —— 同一頁。從他對軍事訓練的一段話可以斷定他曾在南斯拉夫陸軍服役，因為如此他和其他士兵都曾受正規的軍事訓練。

見 S/AC. 4/PV/48, 法文本, 第二十四頁：

“我們據告，假如服役滿二十四個月便可脫離……”

他在法文本第四頁 S/AC. 4/PV/48-2 上又說：“我曾經在塞爾維亞軍隊裏當兵。”

在 TSAOUSSIS 書面誓證第三十三號 (補充證據……) 中，這一點似乎更明朗：

“他曾在軍隊裏服役……軍隊解散以後，他便投效南斯拉夫軍……一直服役到進入希臘為止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

根據上述種種理由，這個證人的話不應在本段引用。

三。 第三頁第二段“招募”。

此處有證人 TSEMBIS 的聲明如下：“他們把我領到邊界去，因為……”

¹³ 文件 S/AC. 4/W. 21/Add. 5。所引報告書稿各點，請參閱文件 S/AC. 4/W. 15/Prov. 1。

Tsembis 顯然是指希臘的 andartes 黨而言——而非指南斯拉夫當局而言。因此，本人認為這個人根本不應該列於“南斯拉夫當局招募人員”一段。

四。其次 TSAKIROPOULOS 所作同樣的誓證也被援引。然而，據悉他也是受希臘游擊隊的煽動，而不是受南斯拉夫當局的煽動才和他們在一起的。像證人 Tsembis 的情形一樣，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誓證看得很清楚，絕無疑義。

五。此外，在第三頁(b)項下有證人 TOLIOS 的一段話如下：“黨部經過非常慎重的研究以後才……”

這個所謂希臘難民的黨部所作的決定與行動並不加任何解釋竟然說是“南斯拉夫國家當局”的決定與行動，在我看來，似乎既不合理又不入情。

六。在第四頁(c)項之末，援引 Mr. Kyrrou 的話，指 General Dapcevic “可能是希臘游擊戰的領袖”。

調查團在伯爾格來得經過詳細討論以後，拒絕傳喚 General Dapcevic，除非希臘代表提出作此請求的確實理由。希臘代表既然未曾提出理由，本人認為不應將希臘代表關於 General Dapcevic 所說的話列入報告書草案。假如我們想起調查團根據本身的理由決定不傳喚 General Dapcevic 前來作證，那末本人認為這些話毫無文獻價值。

七。第五頁第三段：“南斯拉夫當局協助……”(a)項下有證人 GEORGANDAS 的一段話曾說希臘游擊隊員，在調查團快要到達的時候脫下塞爾維亞的制服，改穿英國軍裝和便服。

從這些話，又從他的全部誓證，顯然可見這個證人是述說希臘游擊隊人員在希臘的行動，與南斯拉夫當局毫無關係。因此，本人認為本段援引此項聲明是錯誤的。

八。同頁(c)項，引述證人 VASSILIOU 的一段經歷。據說，他在離開南斯拉夫的時候，有一名叫 Lazarus 的人給他一挺手提機關槍。

本人覺得無論這個證人或者任何人都不能要南斯拉夫當局替這個 Lazarus 的行動負責，因此這一件事在本段中似乎是多餘的。

九。同頁同段，引證人 VALTADOROS 的話。據說他必須往南斯拉夫邊界搜集武器，又說他聽見有這種事情發生。

如此重要的一項問題是否能夠引用這樣的誓證作為證據，在我看來是非常可疑的。

一〇。第七頁有一段開始這樣說：

“除此而外調查團的第一甲組調查 Florina 區內 Aghia Paraskevi 與 Katoklinai 發生的事件……。”

傳詢希臘證人 Spiridon TSIRIGOS (S/AC.4/SC.2A/42) 與 Dimitrios STEFANIDIS (S/AC.4/SC.2A/42) 所斷定的事實未經提及或許出於無意。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引證希臘白皮書中有關的一段。但是，白皮書的這一段尚待調查(希臘白皮書，第四十七頁，第十號與第十二號)。因此，與其提出尚待調查證實的事實，不如把調查結果提出來，比較正確。

一一。其次我們發現有一段如下：“……據稱，……”這段引述 Mr. Kyrrou 及 General Ioannou 就希臘邊境崗位第六十六號與第八十八號受所謂襲擊所說的話。

但是，既未提及這些所謂襲擊是由誰主動的以及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的，亦未提到經過何種調查以及查出什麼。本人認為這兩位希臘代表如此空泛的聲明不能作為這個報告書稿裏的文獻證據，亦不能視為控告南斯拉夫的文獻證據。況且說話的人也沒有明白地表示此意。

一二。第九頁，關於 Sourmena 事件，引用 Captain NIKITAS 的話來支持所謂游擊隊在與政府軍隊激戰以後退入南斯拉夫的說法。Captain NIKITAS 的話如下：

“除了南斯拉夫邊境以外，匪徒並無其他出路……。他們如不向我方投降，便須逃入南斯拉夫……。本人用望遠鏡親眼看見他們在南斯拉夫邊界崗位的附近。”

這一段從 Captain Nikitas 誓證援引的話原來是不正確的。第三句話“我親眼看見他們……”(一直到底)是加上去的，和以前幾句連起來目的在使意義明白。

“除了南斯拉夫……”與“他們如不向我方投降……”等語，就是頭兩句話，是從文件 S/AC.4/PV/57-B (法文本第十一頁)援引的。這是對 Mr. Windle 所問游擊隊人員除了越境進入南斯拉夫領土以外有無其他出路的答覆之一部份。

第三句：“本人親自……”(一直到底)是在文件 S/AC.4/PV/57-B (法文本)第八頁提到這個證人據說在由南斯拉夫邊境崗位方面開火以前親眼

看見在該崗位的面前有很多平民與士兵的時候首次微引的。這一段說：“……用我的望遠鏡，我看見在邊境崗位之前有很多穿制服和穿民裝的人。”（“……avec mes lunettes d’approche, j’ai vu devant le postes frontières beaucoup d’hommes en uniforme et en civil.”）

這就是據 Captain Nikitas 所說在由南斯拉夫邊境開火之前所親見的，而在此後，他命令向南斯拉夫邊界開火。這與戰鬥以後游擊隊向何處退却的問題並無關係。

第二次是在同一文件第十二頁，又由他說這些話。可是他仍舊祇是提到以前的一段聲明（如上）而已。這一段話雖然用來證明他所供給的關於游擊人員退入南斯拉夫的情報是確實的，可是這些話祇提到在游擊人員開始撤退以前他所見的情形。

一三． 第九頁之末，又有一段專談在 Aghia Paraskevi 與 Katoklinai 附近發生的事件。關於這些事件既然未能達到任何結論，白皮書中希臘就這些事件所說的話，既然實際已經希臘方面的證人推翻，那末，這一段應該刪去，否則應該引徵業經傳詢的希臘證人 TSIRIGOS 及 STEFANIDIS 所提出的誓證。

證人 TSIRIGOS (S/AC. 4/SC. 2A/42) 答覆關於襲擊的問題說：

“……我看見有些人迎面而來。當時我喊‘站住’，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很可能是在田裏工作的平民……”

又問襲擊者穿的何種制服，他答覆說：“我們怎麼樣看得出他們是否穿着制服？”

又問他們在那一地點越過邊界，他回答說：“第五十五號邊界崗位能夠答覆這個問題。”

這就是這個希臘證人就這事件所能說的話。關於這個問題所傳訊的第二名證人 Dimitrios STEFANIDIS (S/AC. 4/SC. 2A/42) 答覆關於游擊隊在事件發生以後撤退方向的問題，說：

“……這幾隊人遭遇彈火，進退維谷……。我們雖不能看見一隊向山地前進可是我們能夠聽見他們的腳步。在攻襲完畢射擊停止以後，他們需要相當時間才能越過自己的邊界回來。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時我們聽見有槍聲一響從該處發來，又聽見由南斯拉夫哨站回發槍聲一響。

這便是希臘當局為 Aghia Paraskevi 及 Katoklinai 事件支持他們控訴南斯拉夫所能提出的全部證據，因此，應該列入報告書稿。又不能單提關於這些事件的調查，而不提調查的結果。

C. 對第二編第二章

B 節的書面意見¹⁴

這文件第二頁有狄托元帥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在斯庫帕來 (Skoplje) 演說的一小段。甚至在伯爾格來得時本人即已向調查團指出，所引的一段是故意捏造的 (S/AC. 4/PV/71)。

把本人業已指明為故意捏造的這一段列入如此重要的文件，實使本人感覺非常驚異。

狄托元帥演說有關部份的正確原文如下：

“我們沒有聲明放棄馬其頓人民團結的權利。我們永遠不會放棄這項權利。這是我們的原則。我們也不放棄暫時寄予同情的原則。在愛琴馬其頓區的馬其頓人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絕對不能漠視他們的命運。我們想念他們，我們關切他們。我們主張所有馬其頓人在他們的國家裏團結起來。”

在這一段從很長的一篇演說摘錄的演詞之後，竟有人故意地在上面的一句以後加上一句如下：

“希望馬其頓，希望所有的馬其頓人終有一天在他們共有的馬其頓內聯合起來。” (Borba, 第二四七號，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除了把分離的句子率意援引並併合起來（勉強併合起來會使原意喪失）這種方法不妥以外，本人說這文件所引的一段話完全失實，尚有下列基本原因：

狄托元帥的原文說：

“我們主張所有的馬其頓人都在他們的國家裏團結起來。”

雖然本人在伯爾格來得指為捏造而仍在第二章 A 點（南斯拉夫）第二頁載入的一句，則有其他陰險的含意，這是竄改原語，使之變成下開字樣：

“我們要規定辦法使所有的馬其頓人都在他們的祖國裏團結起來。”

這些人故意竄改狄托元帥所說的話，不幸露出馬脚，其動機何在，是非常顯明的。

此處竟把業經故意竄改過的狄托元帥演詞錄入，本人對此再度表示驚訝。本人在一九四七年四

¹⁴ 文件 S/AC. 4/W. 21。凡提及報告書稿之處，請參閱文件 S/AC. 4/W. 8/Rev. 2。

月二日於伯爾格來得某次公開會議 (S/AC. 4/PV/71) 時，一手拿着原文，證明這是故意捏造的文件，是希臘統治者對民主的南斯拉夫進行險惡拙劣陰謀的產物。

D. 對第二編第二章

B 節的書面意見¹⁵

第二段“南斯拉夫的駁復”之下，本人認為遺漏了下列各點：

(a) 調查團抵達南斯拉夫時，希臘代表提出證人四名要求 E 組在斯庫帕來訊問；意圖證實希臘方面控訴南斯拉夫的難民之間組織反希臘的獨立運動，以 Bitolj 與斯庫帕來為其大本營。斯庫帕來的希臘證人 BOYADJIEV 教授，Mr. KARANDJAS-KARANDJOVSKI，Mr. PAPANICOLAOU-POPNIKOLOVSKI，及 Aleko PAPANICOLAOU-POPNIKOLOVSKI (S/AC. 4/SC. 8/PV/8 and PV/6) 等人提出誓證，其中以若干希臘證人的誓證特別是 VALTADOROS 與 PAPAILIAS 兩人的誓證看來是捏造的。其中提到的人，如 Gocev, Paskalis, Tsotso, Packos, Ayannis 等不是杜撰的，便是根據一定計劃故意影射的；尤其是在南斯拉夫的難民中並無任何自治組織或活動，與在希臘的游擊隊也沒有聯絡。特別是 Papailias 的全部誓證連同所引 Professors Boyadjiev 與 Karandjas，所謂“愛琴部”書記等都經否認。相反地，這些誓證只能證實有“社會協助”與“社會福利部”（即難民社會及經濟委員會的別稱）存在。（見證人 Mr. Popnikolovski, S/AC. 4/SC. 8/PV/8，第九頁，及 Karandjas，同上，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頁）。

(b) 關於在南斯拉夫馬其頓問題的各方面，有來自愛琴馬其頓的證人十二名已被傳訊。他們或以本人的名義或則代表比較大的難民團體發言 (Strumica, Velika TORTI S/AC. 4/PV/57-C; Djevdjelija 的 Athanas SANKOV S/AC. 4/PV/57-I; Djevdjelija 的 Proshu TSAPI, S/AC. 4/PV/57-I; 伯爾格來得斯庫帕來難民委員會書記 Djordje ATANASOV, S/AC. 4/PV/71-A, Prose ZEGA 代表 Skra 難民三百七十名, S/AC. 4/PV/71; 斯庫帕來的 Zissi TOCOPOULOS, S/AC. 4/SC. 8/PV/2; 斯庫帕來的 J. KAJCEVSKI, 代表 Florina 區難民, S/AC. 4/SC.

8/PV/2; Maria SLAVI, 代表 Ardea 難民, S/AC. 4/SC. 8/PV/2; Fughiano Anesti SIDIROPOULOU, 代表 Karadzova 難民, S/AC. 4/SC. 8/PV/2; Ilija KONSTANDINIDIS, 代表 Noti 難民四百二十名, S/AC. 4/SC. 8/PV/3; 伯爾格來得的 Kosmos KOICEVSKY, S/AC. 4/PV/71, Strumica 的 Nikolaos GIULTSIKNOS, S/AC. 4/PV/57-C; Strumica 的 Konstantinos JOSIF, S/AC. 4/PV/57-C)。

調查團與所屬各組在南斯拉夫逗留時，也接到在南斯拉夫各地分佈的較大難民團體提出的備忘錄十三件 (S/AC. 4/PV/57-I, S/AC. 4/SC. 8/14, S/AC. 4/200)。

調查團也接到來自愛琴馬其頓被監禁的馬其頓人代表數百人的來函和聲明三件 (S/AC. 4/NC/21, S/AC. 4/NC/18, 法文本)。

所有這些證人，代表團與文件均直接或間接地否認希臘證人和希臘當局誣訴難民非法組織在南斯拉夫進行任何反希臘運動等等。

(c) 民族解放陣線 (EAM) Florina 分部向調查團提出一項詳細的備忘錄，用文件來證明愛琴馬其頓的馬其頓居民篤信民主並在反抗侵略的時候與希臘人民合作。此件備忘錄也詳細敘述英國領事官員 Hill 及 Evans 在 Florina 發動大馬其頓運動的種種活動 (S/AC. 4/SC. 2A/37/No. 24 法文本，第二、三、四頁) 根據此件備忘錄和證人的無數誓證，又根據本人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向調查團所作的聲明 (S/AC. 4/PV/50/Annex)，他們假借成立自主的大馬其頓為名，全部活動的目的在反對民主的希臘人民，反對民主的希臘鄰國，特別是反對南斯拉夫。

(d) 除上面一段而外，這一部份應該增加一段如下：

關於 Vlahov 在 Bitolj 的演說，希臘證人 BOYADJIEV 在斯庫帕來被訊問 (S/AC. 4/SC. 8/PV/6, 法文本，第七頁)，否認希臘方面所轉載的這篇演說的全部。

同一文件第八頁，有本人的助理 Major BARISIC 就白皮書所載 Vlahov 一九四六年秋發表演說一事所作的聲明如下：

“關於 Mr. Vlahov，本人並擬就 Mr. Vlahov 事加以解釋。據白皮書載，他去年秋天在 Bitolj 發

¹⁵ 文件 S/AC. 4/W. 21/Add. 1。凡提及報告書稿之處，請參閱文件 S/AC. 4/W. 8/Rev. 2。

表演說，當時他發表這些荒謬的言論。南斯拉夫國民大會副主席 Mr. Vlahov，當時正在美國為南斯拉夫代表團團員。他先出席和會，然後赴美國出席聯合國組織。他在擔任南斯拉夫駐美代表團團員，其後又遊歷加拿大，並周遊美國。此後，他從美國回來，訪問南斯拉夫人與馬其頓人。直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他才回南斯拉夫。”

最後，本人敬請主席採取必要措施，糾正文本中本人所指一部份的如下錯誤：

“在最後一節（法文本，第四頁，第二段）有如下一句：（在參加游擊隊的活動以後）“（Ayant pris part aux activités des partisans）”。

“游擊隊”一詞顯然另有所指，因此本人要求正糾。

E. 對第二編第五章的書面意見¹⁶

茲謹將下開各點提出，即請在報告書內酌為增補。

報告書稿 S/AC. 4/W. 12/Rev. 2，第六章，第六頁，關於在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邊界上尋釁行為的一章，在(c)目“南斯拉夫”之下，為闡明整個問題起見，必須補充數點如下：

一、南斯拉夫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在塞羅尼加向調查團提議調查下開事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 Huma 村附近的 Kozuk 山，南斯拉夫巡兵一隊受希臘兵八名埋伏襲擊。彼等向我方巡兵放射機關槍四發。證人如下：Canak Mirko, Pavlovski Bozin。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自午前八時至午後四時二十分，希臘飛機在邊界與 Huma 村間之南斯拉夫上空飛行若干次。他們以機關槍掃射我方邊境崗位，並投擲炸彈。他們以炸彈與機關槍毀壞邊境哨站的廚房與牆壁。

這些飛機朝着 Konjsko 村的方向飛行，向 Huma 附近的我方邊境崗哨站瞄準投擲射彈八枚，其中三枚穿破辦事處的屋頂，四枚擊中煙囪，一枚擊中邊境哨崗位堡壘的牆壁。

證人如下 (S/AC. 4/115)：

Moisovski Pavle

Ljubisavljevic Milivoje

Jeftimovski Jordan

Nikolovski Toma

Tosevski Jovan

Karamanovski Stojan

Kojic Djuro

Kanitchovski Nikola

Draganov Pera

(a)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在斯庫帕來 E 組的南斯拉夫代表，提議調查上述兩項事件，並調查下開事件：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午後一時，於 Belasitsa 山有 Chetniks 黨員十五人自希臘領土越界進入我方領土，其中四名攜帶自動手槍，在前面走，並有平民一人嚮導。他們在我方兩邊境崗位之間地段越境。跟着走的有十一人，其中兩人攜有機關槍，其餘則攜帶步槍。當這一幫人走進我方哨兵防衛線的時候，我方哨兵即放射步槍兩發。這一幫人隨即開槍還擊，但他們看見我方後援馳到，即退入希臘領土。證人如下 (S/AC. 4/SC. 8/2)：Djordje Ristovski, Boris Jankovski。

(b) 調查團對於提出的所有事件與證人竟未調查一件或一人。

文件 S/AC. 4/SC. 8/2，E 組報告書補充說：“……由於時間缺乏，這些事件均未調查。”

(二) 調查團曾訊問證人多名，並接到載有詳情與各組織情況的文件多項，由此斷定希臘當局利用南斯拉夫傀儡、Chetniks 及 ballistes 匪幫在南斯拉夫邊界上面發動尋釁事件，南斯拉夫傀儡同樣地自南斯拉夫越境進入希臘通行無阻，並且受希臘當局的接待與歡迎。

關於這一方面，第六章第六頁(c)目“南斯拉夫”之下應該另加數段如下：

(a) 下開證人業已證實武裝匪幫的南奸，自南斯拉夫越過希臘邊界，通行無阻，並受希臘當局的接待與歡迎：

(i) Nazmi Emin Azemi (S/AC. 4/PV/71A，第三頁及第七頁)

(ii) Bjaram BAJRAKTARI (S/AC. 4/PA/68. 第二十三頁，及 S/AC. 4/PV/70，第十三頁、第十五頁、第十六頁與第十九頁)

(iii) Georgi Todorov DJAVEDSKY (S/AC. 4/SC. 8/PV/6，第十五、十六、十七與十八頁)

(b) 下開證人供稱希臘軍官於一九四六年內數度越境侵入南斯拉夫領土，並且在某一次擊傷南斯拉夫士兵一名。

¹⁶ 文件 S/AC. 4/W. 21/Add. 3。凡提及報告書稿之處，請參閱文件 S/AC. 4/W. 12/Rev. 2。

證人 Rista APOSTOLOV (S/AC. 4/PV/57-I, 第十六、第十七、十九與二十頁)。

(c) 經調查團傳訊證人，向調查團提出書面文件的組織與私人，都證實希臘當局利用南奸、Chetniks 及 ballistes 匪幫在南斯拉夫邊界上製造挑釁事件。他們又說，這些南奸是由駐 Florina 的英國領事 Mr. Hill 所僱，目的在潛入南斯拉夫從事間諜工作。

(i) 證人是：

Apostolos VITANIOTIS (S/AC. 4/SC. 2/10)

Efthimios IONNIDIS (S/AC. 4/SC. 2/SR/7)。

(ii)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 (EAM) Florina 分部的備忘錄；

(iii) Lerin (Florina) NOF 區分部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是交給傳訊 MARKOS 的一組的(第五頁)；

(iv) Pashalis PAPADOPOULOU 向調查團遞送的報告書 (S/AC. 4/SC. 9/1—Annex 4, No. 4)；

(v) Mihail SERVINIS 在獄中致駐塞羅尼加的調查團函。此函曾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Agonistis 報上發表。

註：在第二段 (a)(b)(c) 項下所引各件均由南斯拉夫聯絡代表作為附件 (第二部)，連同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函一併送交起草委員會主席。

(三) 報告書稿第六頁最後一段“……連同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期間所發生的事件三十五起一表……”應改為：“……連同……事件三十四起一表……。”

此項修正是必要的，因為在文件 S/AC. 4/41 的附件一中，南斯拉夫代表列舉事件三十四起。

此項附件油印之後，“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的日期在第二頁敘述某一次事件的時候兩度出現，看來好像是同時敘述在七月一日發生的兩次事件。要把附件一的原文與 S/AC. 4/41 的抄本比較，這一點便能確定。

F. 關於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¹⁷

茲將關於調查團報告書稿第五章 (S/AC. 4/W. 16/Rev. 2) 的若干項意見，提請閣下注意。

一. 關於分類與主題，我們認為比較正確的辦法，是把那些事敵者與傀儡在希臘國家機構，就

¹⁷ 文件 S/AC. 4/W. 21/Add. 2。凡提及報告書稿之處，請參閱文件 S/AC. 4/W. 16/Rev. 2。

是在軍隊、憲兵隊、警察隊與一般政府機關裏所佔的地位，分別予以處理，這是因為戰後希臘國家機關的傀儡本質一定會引起希臘人民反抗，以及由這個機構使用無形恐怖手段所產生的內戰，我們認為這就是這次戰後希臘情勢的基本因素。因此，本人認為調查團報告書，換句話說，即關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所稱希臘內戰應由希臘目前政權負責部份應該包括這個問題，分別予以處理。姑不問上述各點，該報告書中關於事敵者的一部份，亦應包括下列文件：

(a) S/AC. 4/PV/30 第四章所附各項文件。這是連同社會主義黨 (ELD) 的聲明一併向調查團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會議提出的各項文件。在希臘目前國家機關擔任各種職務的一大批事敵者，其姓名已列於該文件第四章。

(b) 由“參加安全理事會調查委員會的全希臘民主團體協會”中採取附入文件 S/AC. 4/86 的各項文件，第二十五頁至二十八頁。這一部份有希臘國會現任議員著名事敵份子的名單。

(c) 民主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 (S/AC. 4/177/Annex 3, 第三頁至第六頁)，載有帖散利 (Thessaly) 省的大批傀儡的姓名。這些傀儡目前在國家機關擔任各種職務，或者受國家當局的保障，行動自由，到處威脅人民。

本人認為必須將上述文件列入調查團的報告書。

二. 在“一. 內戰正在希臘全境進行之中，不僅限於該國的北方各區”一段，遺漏了如下的情報：

據希臘民族解放陣線 (EAM) 中央委員會的備忘錄 (S/AC. 4/56, 第十九、二十頁)，希臘陸軍與憲兵隊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中首次對希臘游擊隊發動軍事行動，其地點在 Mount Olimpos 與 Kisavos 的一帶，換句話說，就是距離希臘北部邊界數百公里之處。根據這些文件，軍事行動是由當時的公安部部长 S. Theotokis 與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Rawlings 協助執行的。

首次掃蕩行動是在這一區執行，此事關係重大。因為由此可以證明游擊活動的中心深在希臘內地。因此，我們提議報告書也提到這個事實。

三. 本人請求將下列各項文件載入“該民主份子受憲兵隊、正規軍與右翼各幫壓迫”一段：

(a) 證人 LOULIS 誓證中關於遣送人民到各島——即驅逐出境——所用方法的一部份 (S/AC. 4/SC. 2/PV/15, 第三頁)。

(b) 證人 BAMBARI 關於他被警察施以酷刑的聲明(同上,第十七頁),以及曾受警察虐待不堪的證人 GHIANNALAS 所發表的聲明(同上,第二十至二十一頁)。

(c) 前司法部長 RENDIS 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以司法部長資格所發表的聲明,內稱:

“根據司法部所搜集的情報,拘於各監獄的人共一七,九八四名。其中有二,三八八名業經審判,其餘一五,五九六名尚待審判。尚待清理的案件共有一八,四〇一件,但有十七區的數字尚付闕如。有四八,九五六名係因參加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及希臘民族解放軍(EAM-ELAS)組織而被監禁。有十四區的情報尚未獲得。被控人數,據估計共在八〇,〇〇〇人以上,其中包括現仍遭拘禁的人”(S/AC.4/55)。

(d) 南斯拉夫代表向調查團提出的文件 S/AC.4/47, 附件五及六,敘述希臘國內集中營的情況。

這文件敘述 Kozani 鎮——集中營的情況,並詳細描寫囚於該集中營者的恐怖情形及所受的酷刑。

(e) 民主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說,在 Voion Grevena 區一帶自從 Varkiza 協定以後有右翼份子五股活動:

一股由 Bouyoukidis-Papanthimos 率領,計二十五人。

一股由 Aghios Kosmas 的 Chrisochou 率領,計十五人。

一股由 Grevena 的 Yourgoulas 及 Phillipas 率領,計三十五人。

一股由 Lavda Grevena 的 Tsiras 率領,計十五人。

一股由 Vazouras 率領,計二十五人(S/AC.4/177/Annex 3,第七十一至七十二頁)。

南斯拉夫代表就希臘內部情形發言時,談到保皇法西斯武裝集團的活動,引述 Sofoulis 政府的前任部長 S. Merkouris 的一篇文章。Merkouris 說:

“不幸這些集團往往與保安隊合作。他們不合作的時候,在很多情形下仍受保安隊的保障……。據機密報告,若干省的民團把從民族解放軍奪來的武器交給右翼集團”(S/AC.4/45,第五頁至第八頁)。

根據上述希臘民主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備忘錄(第七十二頁),戰後在 Voion Grevena 一區被殺害、洗劫、拘禁,和施以酷刑者約有一,四五二人(S/AC.4/177/Annex 3,第七十二頁)。

四. 本人主張把這許多項文件增補於“壓迫少數民族(馬其頓人及查姆人)為希臘目前緊張情勢原因之一”一段。

該段所載詳情,與敘事的次序,在我們看來,其描寫恐怖情形,殊屬無關輕重。但據各證人被傳訊時所說,據他們的誓證中所述,據調查團所收到的備忘錄、電報與函件等等,恐怖情形確實存在。再者,提到這些資料的各段,也只提及某幾項文件,至於各證人的誓證乃至各該文件的內容均完全未載。

因此,我們認為該報告書上述的一段應該修改補充如下:

(A) 提到南斯拉夫政府致英聯王國、蘇聯與美利堅合眾國各國政府的備忘錄一段中應增添南斯拉夫於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致希臘政府的照會。前者除抗議希臘方面有計劃地威脅馬其頓少數民族而外,並提議採取具體措施以便恢復正常狀態(S/AC.4/45/Annex 2)。

(B) 應該自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各黨,馬其頓特拉斯區域委員會政治聯合組織提送的備忘錄(法文本,第二十七頁)中引述下開一節:

“迫害斯拉夫馬其頓少數民族之舉已變本加厲,成為普遍滅絕的手段。”

又據同上文件稱,在 Florina 有男女成人及兒童九〇五人被囚於作監獄用的屋子內。

“所有這些囚犯除在大監獄裏面的一部份外,都是未經審判或沒有拘票加以逮捕監禁的。他們是因為民主政治思想而被某些憲兵或保皇黨員擅行監禁的。此外,尚有一,五〇〇人以上經特種法庭判為事敵份子而被送入國內其他監獄(塞羅尼加的 Yedikoule, Pavlos Melas 監獄, Chalkidica 的監獄, 雅典的 Averof 監獄, 克里特島的 Djedin 監獄, Aukronaupolis, Aigina 等監獄)”(同上,第二十八頁)。

(C) 應該自希臘民族解放陣綫 Florina 分部備忘錄中摘錄數段如下:

(a) 關於被捕人數,不應該提到在 Zino Nero 與 Aito 村所逮捕的人數,而應該聲明單在 Florina 一區被捕人數已有五五七名(第七頁)。

(b) 希臘民主解放陣綫有領袖十七名被捕，受刑並驅逐出境（第七頁）。

(c) 在 Florina 區有鄉村十五個以上的居民九六三人受審判（第八頁）。

(d) 希臘民族解放陣綫領袖八名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其他重懲（第八頁）。

(e) 污辱及強姦少女與婦人：在 Florina 區十八個鄉村中少女二名婦人一名被削髮，少女與婦人十四名被強姦，被虐待的不勝其數（第九頁至第十頁）。

(f) 殺戮：希臘民族解放陣綫領袖二十二人與其他平民在 Florina 與其他鄉村被殺（第十至第十一頁）。

(g) 劫掠：上述一區有七個鄉村被洗劫（第十一至第十二頁）。

(h) 焚燒房屋：在上述一區的二十二個鄉村中有房屋一五一所，牲畜飼料庫二〇五座，茅屋九十九所被焚（第十二至十三頁）。

(D) 大希臘青年聯合組織(EPON)馬其頓特拉斯區理事會的補充文件。在 Pella 區被殺青年名單：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期間被害青年三十人中有斯拉夫馬其頓人十七名。在 Pella 區的十四個鄉村驅逐出境的青年人名單中有馬其頓人六十三名（第六頁）。

(E) General Markos 對外國記者談話中關於希臘帝國主義，種族至上主義與滅絕在希臘的斯拉夫馬其頓人的一段應該援引(S/AC.4/177/Annex 6，第五頁至第六頁)。

(F) 下面一段雖絕不能代表從民主軍關於壓迫馬其頓斯拉夫人民問題一項備忘錄所援引的一切，但仍須列入報告書：

(a) 在該區的七十九個鄉村，又在 Kostur 市曾發生各種罪行，如逮捕、酷刑、洗劫等等。受酷刑的男女共二千名，另有男女一千人以上入獄或者暫時被拘(S/AC.4/177/Annex 3，第八至二十八頁)。

(b) 在 Yanina 區自 Varkiza 協定的時候起至一九四五年終，一共發生謀殺案一七三起，意圖謀殺案三十四起，酷刑一，七九七起，封鎖二四四起，拘捕二，二一〇次；婦人被強姦者三十二名，削髮的有少女三名、婦人兩名；民主團體辦事處被毀的有十五處；被劫的有十二個鄉村與五六五家(S/AC.4/177/Annex 3，第二二八頁)。

(G) 被傳訊的證人：

除業經提及的證人姓名以外，報告書應引述下列證人的誓證：

(a) Atanasov: 關於 Dombin, Bahovo, Noti 與 Zrnovo 各村恐怖情形；Esseu-Lavium 村的選舉，在 Voden 區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救濟品分配於馬其頓人的情形(S/AC.4/PV/71，第三至四頁)。

(b) Vitaniotis: 關於焚燒希臘北方邊界附近各村與殺戮村民和此項罪行責任的陳述(S/AC.4/SC.2-X，第四至五頁)。

(c) KAJCHEVSKI: 關於憲兵 Nikolaos Glanos 所述恐怖情形與本村難民數目的誓證(S/AC.4/SC.8/PV/2，第二十八至三十頁)。

(H) 除上述數人而外，尚應增添下列各證人的誓證：GYMNOPOULOS, Efthimios IOANNIDES, FOURKIOTIS (在 Florina 傳訊)與 SAVVINIDES。

(a) GYMNOPOULOS —— 關於集體審判的誓證(S/AC.4/SC.2A/SR/5，第五頁)。

(b) E. IOANNIDES —— 關於迫害民主團體，毀壞希臘民族解放陣綫及大希臘青年聯合組織的房屋與恐怖情形的誓證(S/AC.4/SC.2A/SR/7，第二頁)。

(c) G. FOURKIOTIS —— 關於對馬其頓婦女所施恐怖的誓證(S/AC.4/SC.2A/SR/7，第七頁)。

(d) SAVVINIDES —— 關於 Captain Ghiorgios 一幫人等在 Kilkis 區舉行選舉時所犯罪行的誓證(S/AC.4/SC.7/PV/1，第九至十頁)。

(I) SIGANOS (在 Pavlos Mellas 監獄)和 NICOLIADIS (在 Polighiros 監獄)的陳述應該補充如下：

(a) SIGANOS —— 關於在 Pavlos Mellas 監獄有馬其頓人二百名被囚以及關於在他本村少數民族被迫害的陳述(S/AC.4/SC.3/11，第三頁與第五頁)。

(b) Ioannis NICOLIADIS —— 關於在他本村少數民族被迫害的陳述(S/AC.4/SC.3/7，第三至五頁)。

(K) 關於 Skra 受襲擊的事情，下面各點應該補充：

(a) 證人 Prose ZEGA 關於誰犯屠殺罪行的意見的誓證(S/AC.4/PV/71，第二十三頁)。

(b) 證人 S. T. TSAPI 關於 Skra 流血事件的誓證 (S/AC. 4/PV/57-I, 第十三頁)。

五. 關於報告書第五編, 我還有一點要闡明。

在這個報告書內, 關於英聯王國和其希臘駐軍對正在調查中的希臘目前情勢應負的責任, 竟未提到一件事實, 亦未提到一件文件——雖然閣下知道, 這些事實和文件, 為數極多, 不勝枚舉, 本人獲悉之餘, 不勝詫異。本人現在不願在這裏再開始討論英聯王國的責任, 因為本人在雅典發表的各項聲明, 尤其是有關希臘目前內政與外交政策的聲明, 業已詳加分析。本人祇擬指出, 據本人的意見, 英聯王國方面的責任實在應該在報告書中特別列為一項。

因此, 本人提議把下述事實列入本節:

(a) 南斯拉夫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在雅典發表聲明, 說, 英國駐軍希臘, 等於支持這個恐怖政權, 因此, 希臘目前情勢的發展, 應由彼等負主要的責任(第十三頁), 又說, 希臘目前的政權之所以成立和存在, 全賴英國駐軍留境干涉和英聯王國根據一般政策予以支持(第十四頁, S/AC. 4/PV/20)。

(b) 關於英國的干預政策曾經人民民主聯盟(ELD)的社會黨秘書長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在雅典向調查團發言嚴加譴斥(S/AC. 4/PV/30, 第十四頁)。

(c)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代表 Mr. Kyrkos 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在雅典向調查團發言, 說:

“目前情勢的基本原因是英國在本國所採的干預政策, 結果使本國完全喪失獨立”(S/AC. 4/55, 法文本, 第八頁)。

(d) “全希臘民主協會同盟”代表 General Othoneos 的備忘錄(S/AC. 4/86), 和希臘民主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S/AC. 4/177/Annex 3) 都也作同樣的表示。

除上述一般聲明而外, 本人請求把下述控告英聯王國干涉希臘的內政支持右翼恐怖份子的具體事實載入報告書:

(a) 英聯王國大使 Leeper 與英國公使 Mc-Millan 在 Plastiras 政府與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簽訂 Varkiza 協定的時候都在場, 因此, 英聯王國事實上業已承擔了保證履行該協定的責任, (TSIRIMOKOS 的陳述, S/AC. 4/PV/30, 第十三頁; KYRKOS 的陳述, S/AC. 4/55, 第八頁)。

(b) 英聯王國駐希臘大使 Leeper 致當時希臘總理 Voulgaris 函稱, 英國負組織任務的代表團有“組織、管理與訓練警察隊、憲兵隊與辦理監獄的絕對權限”(S/AC. 4/52/Annex 1, 第七項)。

(c) Vradini 報記者關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在 Mount Olympus 掃蕩行動的報導, 其中引英國負責組織任務的一位官員的話, 說: “他們看見希臘陸軍學習成績如此優良, 甚為驚異”(同上, 第二十三項)。

(d) 前公安部長 S. Merkouris 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在 Vima 報發表一篇文章, 在其中一部份他間接指責英國人阻止他開除保安隊中的恐怖份子(S/AC. 4/45, 附件七)。

(e)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 Vima 報載 Mr. Bevin 致 Sofoulis 總理的電報。Mr. Bevin 說, Sofoulis 認為選舉應予延期, 不能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 他不同意 Sofoulis 這項意見。(S/AC. 4/52, 附件一, 第四十五項)。

(f) 據 Mr. Djerdja 的陳述 General Scobbio 在某次視察希臘北部的時候, 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在 Lerin 說: “在希臘國家的福利與民族利益尚未實現以前, 英軍不擬撤退”(S/AC. 4/PV/21, 第十四頁)。

最後, 英國在政治方面的干涉使希臘喪失國家主權, 可是英國並不以此為限。從調查團所傳訊的證人的各項備忘錄與誓證看來, 希臘的英國駐軍參與保皇法西斯派的軍隊對希臘北部居民的民主份子用恐怖手段積極加以迫害。

關於上述一點, 本人提議把如下各節列入報告書:

(a) 希臘民族解放陣線 Florina 區分部向第一 A 組提出的備忘錄說(S/AC. 4/SC. 2A/37, 第二十四號, 第四頁):

“在一九四五年夏間, 英國人攜帶步槍與機關槍包圍 Valto (Rudnik) 村, 竟夜射擊, 同時“X 黨黨徒”與“民族黨黨徒”洗劫 Varino 與 Klithero 村。”又:

“英國人把印度陸軍各單位駐紮在 Bena, Lo-fons, Cladorachi, Amyntheon, Kell 等地。對民主人士所作的掃蕩工作在整個夏季不斷進行, 參加是項工作的憲兵為數極少, 目的祇是充門面而已……。”

(b) 證人 SIRINIOTIS 說：內戰不是外來匪幫所造成的，而是因為這個財閥政權為英國人利益效命的結果（S/AC.4/SC.3/2，第一頁）。

(c) 證人 Nikolaos GIOULTSIKOS 說：“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英國人來到 Karadzova 區的 Prodomo 與 Neromillo 村（相距僅有五分鐘路程）……英國人把來自 Prodomo 村的 Mihail Hadzidimitriou 擊斃，又毆打所有在街上的人”（S/AC.4/PV/57-C，第十八頁）。

根據上述事實，顯然可見英國在希臘的政策與英國在希臘的駐軍是造成調查團目前所調查的騷亂情事的重要因素。假如不把這一點補進去，本人認為這個報告書就很欠完備。

六. 調查團在希臘停留的期間，調查團本身或所轄各組曾從各機關、團體與私人方面接獲大批電報、請願書、備忘錄等等，他們都要求前來調查團作證並譴斥保皇法西斯派的恐怖手段與英國人在希臘的勾當。調查團接獲此類文件不下三千種。這是證明希臘人民認識在希臘的調查就等於調查本國政府與這個政府的外國主人的最好證據。

本人認為這是異常重要的一個事實，因此提議把這個事實列入貴報告書第五章的適當地方。

G. 對第二編第六章的書面意見¹⁸

壹

一. 在第十三頁“支持關於希臘庇護南斯拉夫傀儡的控告”的一句應該說明當第一組視察 Syros 的南斯拉夫傀儡集中營的時候，該組發現各房間的牆壁上貼有廢君彼得和 Draza Mihailovic 的照像，又有喬治王的照像或如“解放在南斯拉夫掌握中與紅色專制下的 Kosovo”一類的反南斯拉夫標語（見提到第一組南斯拉夫代表的聲明）（S/AC.4/SC.2/PV/8，第十七頁）。

二. 第十四頁“支持關於希臘優待傀儡的控告”一句應有如下的補充：

(a) Mr. DJERDJA 在陳述時提出希臘公安部長的原件抄本一份，由此可見希臘政府撥付鉅款資助傀儡。這一項文件繼續說：“付 Syros 省科長 Evangelos Zografis 五千萬 drachmas 備供援助政治難民之用並預先通知該員不久即可收到公安部長的支付命令”（S/AC.4/PV/28，第十七頁）。

¹⁸ 文件 S/AC.4/W.21/Add.6（原件法文）。所引報告書稿各點，請參閱 S/AC.4/W.12/Rev.2。

(b) 證人 K. TASIC 在 Syros 島上所作的陳述。他說難民們除受希臘當局的援助而外並能覓得工作，所受報酬和其他的希臘工人一樣，即每日五千至七千或一萬 drachmas（S/AC.4/SC.2/PV/7，第十二頁）。

三. 在第十五頁“支持關於希臘鼓勵南斯拉夫傀儡對南斯拉夫採取敵對行動與挑撥的控告”標題後本人提議增加下列各點：

(a) 在調查進行的時候已經確定不是所有的南斯拉夫傀儡都關在集中營裏。

(i) 第一組的南斯拉夫代表視察 Piraeus 集中營的時候，宣稱：“本人在該集中營名冊上發現有一個名叫 Ivic 的人。這個人是南斯拉夫戰爭罪犯，其所犯罪行均有證據。他入營時說是來自克里特島，因此以後被釋放”（S/AC.4/SC.2/PV/2，第十六頁）。

(ii) 同樣地，南斯拉夫傀儡證人 Milan MAK-SIMOVIC 及 Mihailo FILOVIC 在雅典受傳訊時說，他們在雅典行動自由，並未關在集中營裏（S/AC.4/SC.2/PV/5，第十一至十五頁）。

(iii) 美國代表 Mr. Anschuts 問在 Florina 或在 Volos 的南斯拉夫難民是否“真正為希臘當局所禁錮”，證人 Lijian GACH 在 Syros 回答說：“沒有”。（S/AC.4/SC.2/PV/8，第三十六頁）。

(b) 證人 K. TASIC 在 Syros 聲稱他們在集中營接到“塞爾維亞民族保衛同盟”所編自美國寄來的刊物 Srbobran，又從德國接到“我的同胞，前戰犯”編輯的報紙（S/AC.4/SC.3/PV/7，第十五頁）；

(c) 關於 Chetniks 與 ballistes 兩黨黨徒在 Florina 區的活動情報為求完備起見，除已有的日期而外，並應增加如下各項：

(i) 當調查團訪問 General Markos 時調查團團員曾收到 Florina 省希臘民族解放陣綫遞送的備忘錄，其中有一段說：“在一九四六年的七月與八月，有 ballistes 黨徒二十二人在 Kajmakalan 邊界崗位附近經常侵入南斯拉夫領土，以致 Ahlada 村的居民不堪騷擾逃往山中。在 Katoklinai 村，ballistes 黨徒串同希臘警察在夜間出動到處騷擾居民。

“在 Cratero 村常住有一幫 ballistes 黨徒，經常收容南斯拉夫難民，同時協助 Mr. Hill 所派的間諜人員越界”（S/AC.4/177/Annex 46）。

(ii)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Agonistis 報登載在 Salonika 之 Nees Filakes 監獄被囚的一位教員 Mihailo Servinis 致調查團函。他說：

“自從 Varkiza 協定以後……，來自阿爾巴尼亞、特別是來自南斯拉夫各鄉村的 ballistes 黨徒……越界以後，便在希臘鄉村 Cratero 住下來了。在當地的時候，他們攜帶武器。他們一方面協助壓迫居民中的民主份子，同時又在南斯拉夫境內調查恐怖行動。

“武裝的 ballistes 黨徒每日清晨來到離 Florina 附近的 Aghia Paraskevi，直到晚間才向‘方向不明’的地方退却（他們自稱前往 Katoklinai 的警察派出所）。

“同樣地，武裝的 ballistes 黨徒在 Katoklinai（警察派出所），Ano Kline, Kladorahi, Parori 與 Ethnico 等村居留。”

(iii) 當 F 組視察 Bulkes 的時候，收到 Pashelis PAPADOPOULOS 遞送的備忘錄，內稱：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解放以後，警察所副所長 Theodoros Koussoulas 召集我們到 Katoklinai 的警察派出所……在那個地方我看見阿爾巴尼亞的 ballistes 黨徒，和通德份子等共十五名。這些人都是 Bitolj 區 Kisseva 村和 Kremenitsa 村的居民。這些 ballistes 黨徒攜有英國式的機關槍。他們都在警察派出所睡覺和吃飯，又經常攜帶武器和警察一起到處威脅和逮捕村民……其後他們回到本村來。ballistes 黨徒每天都和警察到本村來毆打村民。他們不斷地威脅我，說要把我殺死……”（S/AC 4/SC. 9/1，附件四，第四號）。

(d) 第十五頁，第七段之末有：“關於敵人對新南斯拉夫活動的文件”據說是“和 VMRO 的恐怖份子組織有關”。這一點應該修正如次：

這一本書的第一部份收羅在 Skolpje 法院傳訊這個 ballistes 法西斯組織 Nacional Demokratik Chiptare 中央委員會各委員的口供（Kemal Isken deri ALIM, Azem Idriz MORANI 等共十七人的誓證）。

(e) 在第十七頁的第三段之後，應予補充的一點就是 Chetniks 與 ballistes 黨徒發動的襲擊曾經提出調查團作為依據 S/AC. 4/SC. 8/2 許予調查的事件，而有關的證人是 DJORTJE RISTEVSKI 與 Boris JANKOVSKI，但是 E 組的報告書業已聲明，“由於時間所限”（S/AC. 4/SC. 8/2）該事件未經調查。

貳

在第二十二頁南斯拉夫方面的假說“伸張勢力的外交政策”之下，本人認為應作如下補充：

一、南斯拉夫代表對外交政策聲明的附件，除援引 General D. Vukas 與 General P. Moshovits 及 Lieutenant-Colonel G. Vasiliadis 等的論文而外，又提出地圖三份，畫出現代希臘要求收回的領土和南斯拉夫領土的範圍（S/AC. 4/PV/21，第六頁與第七頁）。

此外，南斯拉夫代表向調查團提出特種地圖一份，上面畫出“大希臘”的邊界，竟把南斯拉夫領土也包括在內。這份地圖的繪製時期是一九四六年（S/AC. 4/PV/21，第十六頁）。

二、Mr. Djerdja 在上述的一篇演說中，說英國名將 General Scobie 于十月初在 Lerin 曾謂：“在希臘國家福利和民族權利未實現以前，英軍將不自希臘撤退。”（S/AC. 4/PV/21，第十四頁）。

三、上述的一篇演說中曾謂南非聯邦總理 Jan Smuts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雅典發表演說，有謂：“希臘人民不要灰心。抬起你們的頭來迎接光明的前途。希臘快又要復興成為強大的國家了。”（S/AC. 4/PV/21，第十四頁）。

叁

要知南斯拉夫與希臘政府彼此關係的全貌，本人認為必須在報告書的第四章以後另設一章，題為“希臘當局與居住希臘的南斯拉夫人民聯邦共和國國民的關係”。這些關係反映希臘當局對新南斯拉夫和在希臘國內居住的南斯拉夫國民的敵意，且與希臘政府對其鄰國南斯拉夫戰後的全部政策有密切關係是非常典型的。

關於這一方面，本人提議在報告書定稿上述一章及標題下補加如下事實：

一、在一九四四年的十月與十一月，希臘的“國家”警察 tagmata asphaltas 于解放並與希臘警察歸併以後，開始殺害與搶劫南斯拉夫國民，結果南斯拉夫國民迫不得已拋棄他們的房產財物逃回南斯拉夫者在一，五〇〇人以上。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間，有南斯拉夫國民九人被殺，其所有財產被洗劫一空。他們的姓名附錄於後（S/AC. 4/70，第六頁）。

二、希臘解放以後，幾乎所有南斯拉夫國民都領不到工作許可證，可是在南斯拉夫的希臘國民却和南斯拉夫國民享受同等權利（同上）。

三. 希臘警察禁止南斯拉夫國民到 Salonika 的南斯拉夫領事館去，並對他們施以報復（同上，第六與第七頁）。

四. 南斯拉夫國民七十人事先未受警告又未有法院裁決就被驅逐出境，另有多人被解送到各島上去（同上，第七頁）。

五. 南斯拉夫國民多人被拘禁十五到十八個月不等，從未加以審訊然後始由法院釋放，其中有 Konstantina Krstic 一名攜同四歲與七歲的子女兩名（同上，第七頁）。

六. 南斯拉夫國民 G. Sofronijevic (八十歲) 一案足以表示希臘當局對付南斯拉夫國民的橫暴手段。這個老人在一九四五年底被捕，但因缺乏證據而被釋放。不久他再度被捕，解送 Tassos 島。嗣後在 Salonika 的法庭把這個案子重新提出，對該老人宣判三年徒刑，原因是他不到案聽審。最後 Sofronijevic 獲得釋放，和他的家屬一起被驅逐出境回到南斯拉夫（同上，第七頁）。

H. 關於第二編及第三編的口頭陳述¹⁹

一. 人證與物證的分析

希臘政府反對希臘北部鄰邦的運動，控訴它們支持希臘境內的游擊隊活動，這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就已明確地開始了；大家都知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日 Mr. Tsaldaris 致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就是這個運動的最高表現。

這個運動有確定的初期歷史，明顯決定的目標及背景。大希臘帝國主義的計劃在這個時期是以年青的阿爾巴尼亞共和國為對象。但是此項計劃在巴黎會議席上不但完全失敗，而且成為醜事，因為南斯拉夫代表當時向世界宣告希臘代表團曾提出一種煽動戰爭和反對民主的提議，要共同瓜分獨立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希臘政府當局想利用外交政策的勝利以穩定日益絕望的國內政局的最後希望，因此完全消滅，它們想遮掩它們本身政策以及英國對希政策兩年來的失敗情形的最後希望，也因此消滅；英國對希政策不能避免地引起全國民眾的叛亂，而且事實上必定引起此種叛亂。結果，希臘統治階級以及他們的外國顧問便擬訂一種計劃，利用其他的方法並依照其他的原則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擬訂了一種計劃，將此種既不民主又非為希臘利益着想徒然促成內戰的政策的最後果的責任推在希臘民主的鄰邦的肩上，並且向世界宣告這些民主的

鄰邦是巴爾幹和平的威脅。此項奸謀首先是以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為目標，因為它是一個進步的國家；此項奸謀並且要打擊世界周知南斯拉夫維護和平的令譽。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當此項計劃尚未成熟的時候，Mr. Tsaldaris 以希臘政府派駐巴黎的代表資格曾與倫敦時報 (London Times) 記者談起希臘的國內情況，據該報稱：

“希臘北部目前的匪幫活動純粹是希臘國內問題……。Mr. Tsaldaris 認為這些游擊隊的活動絕對不能認為是和南希邦交有關係的問題。”

但是在上述聲明之後不久，希臘政府經由報章雜誌及官方聲明並利用特別杜撰的電報向世界各地宣佈日益頻繁的令人驚駭的謠言，說在它的北部邊界確已發生事變，並且說證據日益累積，證明它的北部鄰邦確實干涉希臘內政，並將上述新聞、公報及電報送給安全理事會。Mr. Tsaldaris 致安全理事會的備忘錄是與這些駭人新聞有關預先安排好的傑作。但是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此項備忘錄的期間，Mr. Tsaldaris 感到他不能確實達到所預期的結果，因此在他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演講辭 (S/PV/83) 中援引甚至於更加重要的“證據”及“驚人的事件”以張其說，他曾謂：

“既然在最近數月的交戰中所擄獲的恐怖份子差不多全體都說他們是屬於大家知道的‘Nikos Zachariades’ (共產黨祕書長) 的部隊或者是屬於所謂‘希臘人民解放軍’，所以當我們說在南斯拉夫當局保護之下，這些嘍囉所做的是何種‘工作’時，我們確實知道我們所講的話的意義。”

他隨後又說：

“根據在邊境事件中所逮捕的一切的匪徒的供詞，證明他們都是從 Bulkes 來的，而且事先曾經在南斯拉夫陸軍大將，Petko Daptchevitch 指揮之下，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大家應當注意這位大將現在就在希臘邊境的近處指揮希臘人民解放軍以及其他匪徒的軍事行動。”

這個期間，希臘北部邊境的情形在希臘方面是不加思想地就稱作是真正的“不宣而戰的戰爭”。

此種嚴重急遽的聲明，其目的當然是要蒙蔽世界輿論並且要確切影響到安全理事會的決定；但是安全理事會的首要任務，主要目的是保障和平。嗣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全理事會決定派遣一個調查團去就地斷定希臘北部邊境事件及非常情況的真實原因與性質。

¹⁹ 文件 S/AC. 4/PV/85/ 第四部分 (原件法文)。

我們認為在此提及這個同一時期內所發生的並且與調查問題有關的其他若干的奇怪的事實與情況，也是切當的。

上面所講的宣傳運動是以所謂在希臘北部邊境發生日益頻繁的事件為對象，但是與此種宣傳運動同時並進的是希臘政府當局有計劃地撤銷對於它們北部邊境大部份地域的任何性質的監督。從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八十五公里長的地域便這樣撤銷了任何的軍事邊境控制（參閱 S/AC. 4/PV/24）。

任何其他國家在此種情形之下一定會採取相反的途徑而且要認為應當加強邊境的控制。但是我們現在又發現希臘政府採取相反的原則並推行相反的措施。

我們應當指出，依照希臘官方的報告，大部份所謂的邊境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期間，而且就發生在上面所說撤銷了一切邊境軍事控制的希臘北部邊境的區域內，因此使得這件事變得更加古怪（S/AC. 4/PV/24）。

除了上面所講的情形之外，還必須增加一點，就是在希臘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控訴日益增多的時候，所報導的邊境事件也愈益頻繁，愈益重要，它們的嚴重性也愈益增加，正如希臘的宣傳運動一樣。因此，舉例來講，依照希臘方面討論此類事件的文件，最嚴重的邊境事件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開始，以後繼續增多，待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已達到了最高峯（參閱 Mr. Tsaldaris 之備忘錄及白皮書）。

根據後一件事來判斷，因此他們便有理由去斷定希臘北部的鄰邦不但贊同希臘政府的計劃，而且彼此爭先恐後熱烈地競爭，要努力證明希臘的控訴是合理的。此種假定當然多少是不可置信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旁的地方去覓取並發現此種古怪情形的解釋。在我們的聲明中，如果將全部的事情重新組織起來，那末我們便明白上面所提及的許多古怪的巧合的事情實際上就是某幾項事實與某幾種環境的巧合。

在目前我們認為祇要提及這些事實便可以充分說明 Mr. Tsaldaris 所指的情況的真象，雖然他曾經向海外大聲疾呼捏造一種理論，說距離希臘北部邊境六百公里之處的少數的希臘難民便是希臘境內一切紛擾的主要原因。Bulkes 原來是與匈牙利邊境相距咫尺的 Pannonian 小鎮，但是希臘當局在他們的不負責任的捏造與誣告之中竟然向世界宣稱這

個小鎮就是醞釀所有的希臘的紛擾並激動希臘內戰的危險的中心。這些以及類似的捏造在希臘方面是稱為“不能駁斥的明顯事實”及“被擄獲的游擊隊員的陳述”，等等，這些似乎已經足夠使 Mr. Tsaldaris 與他的顧問認清他們第一個目標，就是他們因此可以控告希臘北部的民主鄰邦都是干涉主義者，都是危害巴爾幹和平的國家，同時還可以將希臘政策崩潰的責任推到希臘的民主鄰邦的肩上。

當調查團到達當地進行安全理事會所交託的任務的時候，大家知道希臘政府有充分的人證與物證可供利用，這些它可以並且應當確實提出以資證明。第一批最重要的與南斯拉夫，Bulkes，等地方難民有關的告密人與見證人是前係希臘難民的九十六個人，他們曾經在 Bulkes 逗留很久，後來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中自動返回希臘。他們在 Bulkes 逗留的期間就是在 Zahariades 訪問 Bulkes 的期間；他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到提京布拉格的途中而且在他主持開學式的所謂學校已經完全開學的期間，他曾經將他的訪問作不確實的渲染。但是希臘政府並沒有將這九十六人中任何一人帶領到調查團來，而且依照希臘白皮書（第二十七頁）不正確的敘述，這些人就是 Bulkes 地方當局以及當地難民的政治敵人，所以這件事尤其奇怪了。除了這九十六人以外，就希臘方面而言，還有更好的證人去證明 Bulkes 的確實情況以及在南斯拉夫境內的難民的情況嗎？除了將他們傳喚到調查團來以外，還有其他更為正常的途徑嗎？

在證人 G. GATSIOS (S/AC. 4/PV/34, 第三十五至三十六頁) 供稱的時候，我們要求希臘代表向我們解說為什麼他沒有將九十六人中任何一人傳喚到調查團來作證，甚至於不警告他們必須出席。希臘代表設法避免直接答覆我們的問題。後來，A. K. Kyrkos Ekatherinaris——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Captain LAMBROS——自願從塞羅尼加牢獄前來作證（S/AC. 4/SC. 7/PV/3）並且不顧生命危險將 Bulkes 以及南斯拉夫境內難民的真實情形直截了當地告知調查團，而且不顧一切揭穿希臘在控告這些難民以及南斯拉夫的訴狀與證言中的所有的謊言。

此外，這位證人更詳細敘述抵抗運動的游擊隊在大戰結束以後的全部悲慘情況，並且提出充分的文件作為證據，說明希臘人民為反對當局的賣國政策以及反對外人佔領所進行的武裝鬥爭的真實原因與性質。

當然希臘政府也很可能，甚至在較為良好的人民中間覓取若干人作為它謊言的試驗，正如它後來大規模地利用其他人民一樣。但是，上面所講的這些人從 Bulkes 到希臘是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中開始；而希臘攻擊民主聯邦的計劃是在和平會議開會以及會後的期間方才設計的；所以，此種關於所謂 Bulkes 真實情形的事後所作的聲明可能引起極大的懷疑。因為這個理由，希臘政府要在調查團之前盡力避免提及這一批很重要的回返原籍的難民。

但是，在駁斥希臘方面關於 Bulkes，關於在該處發現的所謂軍事學校以及其他一切有關的問題的陳述的時候，我們首先務須記得這九十六名希臘難民是自願而且是經過正常的途徑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回到希臘的；第二點，這九十六人——這是相當大的數目——對於希臘的陳述都是一無所知，而且其中沒有一人能夠向希臘當局提供任何事實足以支持希臘當局的陳述；最後，甚至於在我們邀請上面所提及的希臘代表出席之後，希臘政府仍不敢傳喚這九十六人中任何一人前來調查團為希臘陳述之中任何一點作證。到了最後，這九十六人之中只有一人自願前來作證——而且從牢獄中出來——並且在他的供詞中，竟冒了生命的危險否認希臘證人以及希臘陳述之中的一切謊言。

在調查團到達時，希臘方面可以利用為其作證的第二批人就是列載在 Mr. Tsaldaris 備忘錄中的人以及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備忘錄問題時所提及的一些人。他們的總數大概有三十人；在安全理事會中他們的供詞就是支持希臘方面陳述的惟一的證據。

當然最合理的事情就是將這些證人傳喚到調查團來。但是從調查團工作開始之日起就有一種趨勢，就是將這一類的證據置之不問，並且也不根據此類資料進行徹底的調查。我們在雅典所作的聲明（S/AC. 4/PV/18）中，曾經為了許多理由提出這個問題。

在我們上面所提及的大概三十名證人的總數之中，只有下列數人前來調查團：Fotios KONTOPANOS-ANNIVAS, G. GATSIOS, F. PAPAILIAS, N. TSIPIS, S. KENTROS 及 ZOIS。

其他的人，就是三十名證人中的大多數，大都沒有在調查團之前提及，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證人（例如，與 Sourmena 事件有關係的最重要事項的所有的證人；據稱被擄獲的游擊隊 KONSTANTINIDIS 以及據稱被游擊隊所俘虜的兵士 Georgios SOUMANIS，及陸軍中尉 IARDINIADIS，他的陳述曾為安全理事會

所接獲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文件 S/AC. 4/1 所援引且認為是最重要的）。下面若干證人，或絕未提及，或在最初時載在希臘政府證人名冊上：Trayan TSALBOURIS 及 Elie KORONEOS，他們的陳述是以同一號碼並在同日期提交安全理事會去證實希臘的備忘錄的。我們要強調一件非常特別的事實，就是可能為所謂南斯拉夫境內希臘人質問題作證的惟一希臘證人——因為他說他本人就是所謂這些人質之一——在調查開始時就並沒有被列在希臘政府證人名冊上。他的陳述也一樣地為了同一目的以上面所提及的同一號碼，並在同日期提交安全理事會，但是調查團並沒有能夠訊問這位證人。他的姓名是 Efstrathios PAPAYANNIS（S/AC. 4/1，第一〇六頁）。

這些重要證人的姓名連同其他若干證人的姓名就這樣在調查團於希臘進行活動之前或在它活動的期間從希臘證人名冊上刪去。姑且不論還有其他被隱的證人對於希臘方面的陳述也是非常重要，目前只就上面所提及的這些被隱匿的重要證人而言，他們的姓名既然這樣地刪去，而且沒有人知道在什麼時候刪去，或為什麼原因，這不但是奇怪的事，而且要令人懷疑的事。事實既然如此，那末在報告書稿中竟然援引這些證人所講的話，並且以他們的陳述作為任何報導或任何結論的基礎，這顯然不但是不合邏輯，而且也很不合時宜。我們認為報告書稿第一章C 部份最嚴重的缺陷就是它不應當根據此種不完全的資料去起草。這件事真是顛倒錯亂；為了支持希臘方面的說法而援引這些陳述既不合邏輯，也並不相宜，更不能增加調查團報告書的價值，因為這些資料本來應當而且必須當作不利於希臘說法，並與希臘說法相反的資料載入紀錄。

根據上面所述，顯然希臘方面從這一羣證人之中只提出極少數人，但是依理來說它本來應當傳喚幾乎所有的這些證人前來調查團作證。

在談到受訊的這些希臘證人的性質，並估計這些證人以及他們在調查團所作陳述的價值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提及某些不能忽視的要點，以及某些一般法理上程序上的外在特點；然後才能研究這些證人和審定他們的陳述。

第一點，我們應當強調，幾乎所有的希臘證人的政治與知識水準都很低，所以就調查團所要調查的這一類問題而言，他們絕對不能視為是合格的告發人，更不能視為是證人。大多數證人對於民族、政治、地理或其他的問題都沒有最基本的知識，甚

至於連最粗淺的常識都沒有。他們之中甚至於幾乎沒有人能了解馬其頓語文，沒有人了解塞爾維亞語文，結果，甚至於其中某些人雖曾在南斯拉夫逗留過相當期間，但是在南斯拉夫的日常生活，仍然不能知道東西南北與適當的方向。新南斯拉夫戰後的新政治、社會及經濟結構在他們看來不但仍然是一個不確知之物，而且大體上還是一種神祕。由於這一切的因素，在他們的心目中南斯拉夫的現狀開始形成一種非常混亂的景象。既然他們大部份是幼稚的一知半解的人，祇粗知一些機詐，顯然在某種情形之下，當他們陳述時，便將他們作證的問題描寫成為可笑的、不確實的、彼此矛盾的景象。舉例言之，VALTADROS 提出這樣的毫無意義的陳述（S/AC. 4/PV/35，第二十六頁），他說只要一張紙——這就是他向居民管制局報到時所收到的管制單——他便能夠與民族解放陣線最高委員會接洽，但是這一張紙不過是一種很普通的行政文件，這是南斯拉夫境內任何地方每一個居民可從當地註冊局領取證明他在該處居住的一種文件。但是希臘政府當局以及所收買的證人，Valtadoros，認為將此項塞爾維亞成語略加以曲解以後便可以像咒棒一樣，對調查團發生作用。另一個證人，Vassilios THEODOROU（S/AC. 4/SC. 2A/SR/4，第十二頁）的情形也是如此。據說他曾經參加南斯拉夫陣線（Yugoslav Front）一九四五年在比多利（Bitolj）的會議，並且聽到扶拉合夫（Vlahov）的演講，因此，他能夠說出南斯拉夫的農村與市鎮委員會的活動，藉此將這個全國最大的南斯拉夫團體的組織形式告知調查團，好像這是一種新近發現的奇蹟。我們還可以提出幾十件類似的事例。

第二點應當指出的就是大多數希臘證人甚至於都沒有最基本的最慣用的身份證件，也沒有任何其他文件可以相當幫助證明他們確實就是希臘文件所提及的被傳喚作證的人。結果，調查團往往感到希臘證人的身份尚待證明。證人 VELLANIDIS 的身份問題特別是如此。調查團多數團員便將此項工作交給 Mr. Hood 工作小組去辦理，由他們在證人的原籍社區當地去證明證人的身份；但是這件事並未辦到（S/AC. 4/SC. 2A/SR/4，第五頁）。當調查團向證人 Georgios ZAFIRIS（S/AC. 4/PV/38，第二十九頁）索取他的身份證件時，他只能交出希臘陸軍參謀部情報處所發給他的一張小紙。被傳喚到一個國際性質的調查團來作證的證人竟然由希臘參謀部發給他身份證明文件，此種事情確實只有在

希臘可以發生——而且此項文件竟然由情報處發給他們。現在似乎毋須再覓取更明顯的證據來證明 Georgios Zafiris 不過是希臘軍事情報機關所雇用的通常告發人的一個事實了。

第三項要點是希臘證人都是或大部份是警隊所拘禁的人或法庭將要判罪的人——正如調查團在經歷中獲悉，他們犯了現在通常應處死的罪行。在此種情形之下，這些證人當然絲毫沒有自由作證或自由提出聲明的機會。這一點在最後，在某些令人厭惡的可笑的情景明白說明了希臘證人的確實地位以後，也使得希臘當局本身狼狽不堪；後來當這些證人開始答覆他們究竟是受着拘禁或自由的時候，他們說他們是自由的。但是後來根據若干證人的情形（S/AC. 4/PV/38，第十三至十五頁，Zafiris 案件）證明他們是由憲兵押送到調查團大廳的門口，以便他們進來作證，在他們離開大廳時再由憲兵押送他們回到監獄。證人 Zafiris 因為沒有得到關於這件事的充分訓令，所以他說他是自由的而同時又是不自由的（S/AC. 4/PV/38，第十四頁A）。從這些事情中首先可以看出的就是一部份希臘證人肉體上、精神上都是在希臘當局——軍隊及法庭——的完全控制之下，因此，他們的陳述不能認為是真實的自發的證言，縱然有些陳述是出於良好的意向。

還有一點必須在此指出的就是希臘當局慣常將證人的陳述以古怪的摘要形式提出；而且在這些陳述之首，傲慢地指出這些陳述都是證人在宣誓之後所作的。

此種陳述充滿了年月日的錯誤，而且其中各段各節提到同一問題，同一地點，或同一時期都彼此矛盾；這些一切錯誤和矛盾不但使此種陳述大大喪失了作為文件的任何價值，而且甚至於喪失了作為可靠資料的任何價值。後來許多證人或幾乎所有的證人沒有例外都在調查團前毫無悔恨地否認這些以及類似的陳述，而且將這些陳述加以更改或更正，以致於往往使它們和以前的原文毫無關係可言；事實既然如此，這些證人所提出的陳述不能認為提供了任何性質的確實可靠的基礎。

與上面所講有關的，我們還要提及很有興味的證人 GHIKOUDIS 的情形（S/AC. 4/57-H，第二十五頁）；希臘當局曾經宣稱他的書面陳述也是在宣誓之後所作的。但是當調查團問這同一的證人是否曾經在宣誓之後提出他以前所作的陳述的時候，他斷然答覆“並未！”。後來問他是否準備以宣誓方

式去證實他剛才向調查團所說的話，他也同樣斷然作了反面的答覆。

希臘證人們在口頭作證時曾對他們以前所作的陳述提出兩項最重要的更改。許多證人堅持要改正他們以前所作說到他們如何離開希臘的書面陳述——他們迫於右派的恐怖政策所以逃出希臘到南斯拉夫來等等——但是當他們對調查團作口頭陳述時，他們將以前的書面陳述大量地更改，說某種神祕的陰森森的力量依照一定的計劃驅使他們離開希臘，而在希臘境內並無任何恐怖政策的現象。這就是證人 TOLIOS (S/AC. 4/PV/4)，證人 SAVALAKIS 及證人 BABAYANIS 的陳述情形，照他們的書面聲明，他們逃出希臘是因為要逃避右派的恐怖政策；但是依照他們的口頭陳述，他們逃走是因為接到了命令！(S/AC. 4/PV/50)。

提出此種陳述的人雖然記得他們的錯誤，但是顯然過於遲晚，因為他們本人在草擬捏造的陳述時早已控訴過希臘當局以及在 Varkiza 事件之後希臘當局應付游擊隊以及參加反抗運動的人們的政策。當調查團調查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後來便改正此項錯誤，因此便造成很奇怪的情形。

希臘證人在調查團之前口頭作證時對於他們自己以前所作的陳述還提出另一項更重要的更正，特別是關於所謂馬其頓自主運動的事。舉例言之，這些證人依照他們以前的陳述對於與南斯拉夫境內馬其頓自治運動有關的難民活動，是一無所知或知道得極少，但是後來大家在同一確定的時間，異口同聲地依照顯然預擬的計劃講同樣的話；他們確實指出，在南斯拉夫境內和在希臘的森林地帶有人告訴他們和他們自己閱讀到或聽到這些話；這些話就是關於一個神祕組織稱為民族解放陣綫並關於所謂民族解放陣綫的某一部份的同等神祕的會員及其領導人物。在此尤宜提及 E. VALTADOROS 的情形 (S/AC. 4/PV/36，第六頁)。當人家問他為什麼以前在他較早的陳述中對於民族解放陣綫以及在南斯拉夫指導之下組織自治政府運動的人們，不提一字，他的答覆十分可笑，他說他希望始終保持緘默可以使他在法庭之前採取較為方便的立場。這就是被判死刑的證人的答覆；依照他自己的陳述，他在被判死刑十五天以後決定要“說出全部的真實情形”。但是他不但更改了他以前的陳述，而且向調查團作了一個從頭至尾完全新穎的陳述。但是希臘政府方面對於這個同一問題的相同地點及相同時期作證的許多其他證人都不知道 VALTADOROS 所提及的民

族解放陣綫的領袖人物 (Paskalis, Tzotze, Otse-Ayannis, Gackos, 等等)，而在另一方面，依照某一部份的其他希臘證人，所報導的民族解放陣綫著名的領袖之一是一個名叫 Gocev-Gotsis 的人。他的別名是 Ilia Demakis；但是就 Valtadoros 而言，此人甚至於並不存在。他以 Gotsus 的名義只知道他的私人朋友之一，就是 Pavlos Rakopoulos。同時，他並不知道所報導的在比多利 (Bitolj) 地方的愛琴 (Aegean) 局，也不知道在該局周圍希臘難民所進行的大衆軍事演習。也不知道所報導的在這同一期間執行軍事訓練演習的人們，但是希臘證人 P. PAPAILIAS (S/AC. 4/SC. 2A/SR/2) 對於這件事却提有詳細的證明；不過在此我們必須再度強調，希臘證人 TSOKLARPOULOS, Filipos VASSILIOU, 等等 (S/AC. 4/SC. 2A/SR/2 及 4) 都宣稱他與 Papailias 一樣在這個時期也住在比多利，但是絲毫不知道這個證人所提及可以作為大家知道的公共新聞的這些事情。

證人 TSAOUSSIS (S/AC. 4/PV/48-1 及 PV/48-2) 的陳述是一項很特別的案件，足以說明希臘當局企圖利用它們的證人以轉變調查的結果；這位證人也將關於所報導的在南斯拉夫境內的民族解放陣綫以及自主運動的宣傳的新的資料供給調查團。但是後來有人問他略為詳細的情形時，證人自己承認他是在出席調查團之前一天從希臘證人 TSETE ROKLIS 方面得到關於這個問題的資料的 (S/AC. 4/PV/48-2，第三頁)。

我必須提及在注意到希臘證人陳述中這個現象之後，我便在三月十一日我的聲明 S/AC. 4/PV/50 之中提請調查團注意這一點，並正當指出這是希臘當局的伎倆，企圖挽救業已失蹤的在 Bulkes 的各個證人，並掩飾反希臘的反南斯拉夫的大馬其頓運動的真正領導人……就是在 Florina 地方的英國領事館館員 Hill 及 Evans。

除了在本紀述以後部份詳細分析希臘證人及他們的聲明時我們所將要提出的事實以外，業已提出的這些評述已足以構成充分的理由使我們不認為希臘證人的陳述可以作為近乎可靠的基礎以便由此推論去證實希臘控訴中的最輕微的部份，同時也使我們在大體上不認為希臘政府為支持並證明對北部鄰邦——以南斯拉夫為主——的控訴所提出的文件可以作為此種基礎。關於希臘邊境事件的各種不同的陳述之中所記的重要的變更與更正以及雅典聲明 (S/AC. 4/PV/18，第二十二頁及 S/AC. 4/PV)

關於希臘文件的其他批評與在此所敘述的部份構成一體。要在下文中提出的對於希臘證人以及他們陳述的分析將更為充分說明整個的情形，這樣可以使得我們的結論更加清楚，更加無可爭議。

依照希臘證人們的個人的政治的及道義的特性，並從他們的陳述中一定得到的結論的性質，所傳訊的希臘證人——因此就是提出希臘當局在一個時期曾經認為最有價值的證據的這些證人——可以分為若干類，不過，要將各類別加以明確的劃分自然是很難的。

(A) 第一類證人包括那些本身貪污腐化的人，他們在壓力與威脅之下同意到調查團來提出內容虛假全係捏造的陳述。

一. Fotios KONTOPANOS-ANNIVAS (S/AC. 4/PV/34)，他是希臘政府就所謂 Bulkes 軍事學校一事慎重作證的證人。

縱然我們不論他的陳述中所包括的屢見的重要的內在矛盾以及顯然不攻自破的謊言，（這個證人首先提出一種可笑的學說，他說 Broko-Banovici 的初期鐵道具有戰略性質並確實指出它的方向是對着阿爾巴尼亞的），這位證人自己承認甚至在戰前時代久已與警察方面勾結（白皮書第七十六頁）。

我們也應當指出這位證人在被調查團傳訊以前曾作三項陳述；每一陳述都更正並修訂前一陳述，而在他的第四項陳述中，就是在對調查團所提的陳述中他才承認在 Rubig 及 Bulkes 兩個地方的所謂軍事訓練確曾利用一種軍事手冊，嗣後他又承認他自己甚至於就是——他這樣宣稱——上述手冊的作者之一。

他的陳述的另一特色是他對於 ZAHARIADIS 訪問 Bulkes 的描寫與其他希臘證人的描寫是彼此衝突的，而且根據他的描寫，Zahariadis 在 Bulkes 軍事訓練課程開始的時候他並沒作所謂開學演講。

當他對調查團作陳述時，他的弟兄說明了他的道德與政治的品質。他的弟兄 Mr. KONTOPANOS 在一封公開信中說：“我感到我必須告訴你們一項特別的瑣事，就是將他的髒衣服帶到他的姊妹處去洗滌的乃是英國大使館的汽車。這件事表示他是英國大使館的‘賓客’。”

他的另一弟兄，Filippos KONTOPANOS 在類似的信中說：“他的虛假證言是 Alkiviadis KONTOPANOS 教授及 Metropolitan Spiridon 所激動並指揮的，他們都是 Epirus 新法西斯主義的著名的擁護者。

因為他們的干涉，所以業已在 Yanina 開始對他的審判便中止舉行。”

這兩封信便即刻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送到調查團，請求該團聽取 Kontopanos 弟兄的陳述，其目的是要特別說明這位證人與英國駐雅典的大使館的關係，並說明為什麼就在這位證人向調查團提出陳述之日希臘當局便將他的妻子從集中營房中釋放出來。調查團在接獲這封信時同時又接獲 E. DAVAS 的信，他公然否認這位證人的某幾項陳述，並要求調查團為了這件事情去傳訊他。不幸，他們並未顧及我這方面的請求。

二. Georgios GATSIOS (S/AC. 4/PV/34 及 PV/45)。這位證人在調查團之前承認他曾數度為希臘當局所傳訊，但是他從未提及所謂在 Bulkes 的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而且在白皮書第二十八頁所披露的他的陳述中他甚至於說：“在市區之內，沒有人攜帶武器……也沒有軍事演習或訓練。”

但是在調查團之前，就是在他的第四次陳述中，他說了相反的話，並證明他對於所謂 Bulkes 軍事學校以及軍事手冊比所謂手冊作者本人，Annivas-Kontopanos，更加熟悉。當答覆此點時，這位證人簡單地說：“我撤回我以前的一切陳述，因為它們都是假的。”

證人 VAITADOROS 處在類似情形時，確實宣稱他以前的陳述不過是一種手腕，同時說他的陳述都是普通的謊言。但是白皮書所載的他們以前的陳述據說都是在宣誓之後提出的。所以在估計些這證人及其陳述的價值時，記得這一點是有助益的。

我在雅典所表示的意見之中早已說明，將 Mr. Tsaldaris 備忘錄第二十八頁所援引的 G. GATSIOS 的陳述與白皮書所登載的同一證人的陳述的原文比較一下，我業已確實證明並聲明在我們的面前不過是一件很確定的、粗淺的偽造文書。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以前所草擬並完成的 Mr. Tsaldaris 備忘錄說，Georgios Gatsios 就 Bulkes，軍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所提供的事實與 ANNIVAS KONTOPANOS 所提供的相同。但是根據一九四七年一月方才草擬的，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始行出版的希臘白皮書，Georgios Gatsios 的陳述，不但沒有提及在 Bulkes 的任何軍事學校或軍事訓練，而且明白聲明並無此等事實。雖然白皮書所載的陳述是在備忘錄中所載的陳述出現兩個月以後方才出版，業已出版的這位證人的陳述當然更有價值。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Mr. Tsaldaris 如何能夠援引 Gatsios 陳述中所沒有的文字，而且此種文字是與確有的文字相矛盾，Mr. Tsaldaris 如何能夠知道證人 Gatsios 在適當期間會使得他的陳述的文字與備忘錄中所載的陳述彼此相符合？顯然這是偽造的文書，雖然這不是惟一的偽造文書，但是無論如何這是最顯著的偽造文書。

三. E. VALTADOROS (S/AC. 4/PV/35)。這位證人在被調查團傳訊以前也作有三項陳述（參閱第六頁）。這位證人是希臘政府就南斯拉夫境內希臘難民叛亂的馬其頓自主活動問題所選定作證的證人。不過，直等到他作了第四項陳述就是他在調查團所作的陳述以後方才使他成為這樣的證人。對於此項陳述甚至於只要加以最粗淺的簡單分析就可使得我們得到一種不能避免的結論：此項陳述是非常可笑的，並且充滿了矛盾，所以這位證人如不是想入非非的人，便是道德非常墮落的人。他若無其事地說出最不可信的謊言（在第二十五頁，他說他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前往南斯拉夫，在第十五頁答覆有關於這件事的問題時，他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他逗留在南斯拉夫。在文件 S/AC. 4/PV/36 的第二十七頁上他說一九四六年二月他是 Skoplje 地方的民族陣綫的發起人之一，但是事實上顯然這個組織自從一九四一年以來早已遍及南斯拉夫全國各地；它是自從南斯拉夫解放以來在各村各鎮從事於大規模活動的惟一獲得民心的團體）。就他的全部陳述而言，顯然的無論在希臘方面或其他方面任何人都不能證實他的證言的任何部份。這位證人宣稱曾經被判死刑，但是宣判的日期，他又不能記得。與他同時判處死刑的他的同志都已經處死，但是他不能記得這件事，也不能解說何以不記得。

許多忠實的希臘公民提出抗議，反對這一位被收買的希臘特務份子的陳述。Ioannis Manavis（希臘陸軍中尉），Ioannis Nizamidis 及 At. Apalas 曾經在希臘報紙上披露他們致調查團的函件，他們提供與 Valtadoros 陳述有關的許多事情的資料。這些信件的簽字人曾與他同在監獄中或在他未進監獄以前與他在一起；他們舉出他們與他個人往來以及他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詳細事情。他們這樣做是冒了他們的生命危險的。這些證人的函件是作為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在參考文件 S/AC. 4/220 並以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公函提送調查團的。

調查團還傳訊另外兩位證人；他們也暗示是從牢獄裏出來的，他們名叫 ZERVAS 及 PETRAS (S/AC. 4/BC. 1/1)。根據這兩位證人的陳述，似乎 VALTADOROS 在監獄裏曾經非常詳細地告訴這兩位證人希臘當局如何對他施以壓力，並叫他如何提出一種確定的、事先準備的、不利於南斯拉夫的陳述。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這些證人證實 Valtadoros 爲了這個目的曾經受過酷刑與壓力。

爲了要估計這些陳述及這些證人的道德水準的真正價值，我們必須記得在何種條件之下並以何種代價，反對方面所提出的證人方才來到調查團作證的。

四. 這一類證人之中也包括證人 TOLIOS (S/AC. 4/PV/47 I, 47-II 及 48)。這位證人的書面與口頭的陳述之中充滿了許多矛盾。尤其是關於在 Bulkes 的“可疑”的學校的性質與數目，他離開希臘到南斯拉夫去的原因，他是否被希臘當局所俘獲或他自己投降等等，問題最多矛盾之處。

在他向調查團所作的口頭陳述中他說是三十四歲。在他的書面聲明中他說他是三十二歲。他是自由的，也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控訴。但對於自己的身份他是一無所知。

關於這位證人最奇怪的事情是：他宣稱他曾經住在他的原籍村莊 Seres 而且曾在該處工作，當人家請他提出在 Seres 地方的任何個人以便證實他的陳述的一部份時他答覆說他祇能提出一人，而且他只知道那個人的假名。

這一切證明這位證人不過是警察方面的普通特務份子。希臘方面業已傳喚頗多的特務份子到調查團來作證。

五. 證人 Trayan TSETROKLIS (S/AC. 4/PV/45)。這位證人的陳述的主要部份只是與所謂民族解放陣綫有關的捏造事情以及混亂故事。這位證人堅稱當他在南斯拉夫的時候曾被迫加入這個團體。在加入時他曾經宣誓，但宣誓的原文他已經忘却。他是在牧師之前宣誓的（參閱第八頁）。

大概當他逗留在南斯拉夫的時期，他曾經偶然地與南斯拉夫民族陣綫這個團體接觸。後來他在荒謬可笑的陳述中也對於這個團體作顛倒黑白的說明以便使對他頒發訓令或免除他的死刑的人們滿意。除了最重要的矛盾以外，（在白皮書內他並不說 Gocev 是被派到希臘，而在調查團之前他說他是的；在白皮書內他說他與三十人一起來希臘，在他口頭陳述中——參閱第六頁，S/AC. 4/PV/45——

他說他與六十人一起等等)，他所提出的關於牧師以及對所謂新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陣綫所作的矢忠宣誓的荒謬陳述已足以證明他的陳述是一種殘破不全的捏造。

六. 這位證人的陳述還更進一步地為證人 Lazaros TSAOUSSIS (S/AC. 4/PV/48) 的陳述所駁斥，但是後一證人也祇能夠敘述民族解放陣綫的事情，而且他以前並沒有說過也並不知道關於這個陣綫的任何事情，他是在前一天從證人 TSETEROKLIS 方面得到關於這件事情的大部份的資料。但當 Tsaoussis 重覆 Tseteroklis 對他所講的話時，他所描寫的民族解放陣綫又完全不同了；他甚至於並沒有提及強迫參加的事，也沒有提及宣誓，也沒有提及牧師，更加顯著的就是 Tseteroklis 受了希臘當局的教唆故意重述關於南斯拉夫以及一個光榮的南斯拉夫組織的虛構及誹謗的話。證人 Tsaoussis 說民族解放陣綫是塞爾維亞(就是南斯拉夫)平民發起的組織，遍及塞爾維亞(就是南斯拉夫)各地。如果我們注意這件事實而不去注意證人 Tseteroklis 的謊言，如果我們承認 Tsaoussis 是從 Tseteroklis 方面得到關於南斯拉夫民族陣綫的正確資料，那末這件事情便清楚了。

而且，證人 Tsaoussis 堅稱他在德軍佔領南斯拉夫及希臘的期間早已跟着 Gocev 游擊隊團體往來希臘各地，而且從希臘跟到南斯拉夫。這些隊伍在戰爭結束時便解散；隸屬於這些分遣隊的人大部份也照常遣散，若干立刻遣散，其他則稍後遣散。這並沒有什麼異常之處；也不能因為 Tsaoussis 這樣說便認為他是一個證人，或認為他對於所報導的徵募希臘難民參加南斯拉夫軍隊的事情提供任何證據，但是報告書稿第一章 C 部分第二頁毫無理由地便將他認為是這樣的證人。當時我曾經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致調查團所屬的起草委員會的函中提請注意這一點。

本紀述以後還要提到這位證人，因為他是一個久已成立的匪幫一員；他們當調查團在塞羅尼加進行工作時，曾有組織地暗殺希臘民主領袖 Aevgos。

七. 證人 Georgios HARISMIDES (S/AC. 4/PV/51)。根據他自己的陳述，這位證人參加游擊隊的隊伍不過祇有二十天。他堅稱游擊隊將他從希臘帶到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接近邊境並與某一南斯拉夫村莊相距不遠的地帶 (第二頁, S/AC. 4/PV/52-II) 他以練習射擊等等消磨時間。這位證人

既不知道這個地方的名稱，也不知道這個地方的確實地點；但是他向調查團提議，如果乘了飛機他可找到這個地方 (第二十三頁, S/AC. 4/PV/51)。

這位證人的陳述是不可靠的，從心智的立場來看，他的頭腦似乎也不完全正常，而且他是很像在壓力之下至少不得不作這樣絲毫沒有價值的陳述。

我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致調查團的函件 (S/AC. 4/220) 中曾將青年 Eponite 的公開信附上。這位青年三月十三日在 Agonistis 報上否認所認識的 Harismides 的偽造陳述。信上說 Harismides 本人告訴他，Harismides 隸屬於希臘境內的游擊隊而非隸屬於國外的游擊隊。但是信上又說 Harismides 從山嶺地帶歸來後仍舊為憲兵所控制，他在本村替憲兵刺探消息，藉以苟全生命。

報告書稿第一章 C 部在提到南斯拉夫當局徵募希臘難民加以軍事訓練的時候，也毫無理由地提及這位證人，但是徵募與訓練等事都是不正確的。並且認為這位證人到過 Bulkes，這是更加不正確，因為他本人在陳述中甚至於都未如此說。

我在五月九日的函中也曾經請調查團所轄的起草委員會注意這件事。

八. Georgios PATATOUKAS (S/AC. 4/PV/44)。這位證人在他的陳述中並未說曾經到過南斯拉夫。他只是在作證時說希臘游擊隊到達 Grfkou 地方時其中雜有塞爾維亞人。為了佐證他的陳述，他援引某一個 Alekos 的故事；在白皮书中他說 Alekos 是希臘人，而在調查團之前他却說 Alekos 是塞爾維亞人。在他的陳述中最有意義的事就是他捏造所謂的游擊隊司令官 Ypsilantis 所講的話；據這位證人稱，Ypsilantis 曾謂：“如果保加利亞人佔領塞羅尼加，我們便放下我們的武器，與他們像弟兄一般地共同生活” (第二十四頁)。

關於這位證人，Agonistis 報紙曾於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公佈他的一封信，這封信說明他與希臘當局的關係，他本人的品德，以及促成他的態度的動機等等。同一報紙在同一天也登載他與警察隊伍乘坐機器腳踏車出行的照片，這件事無論如何是有相當意義的。

(B) 第二類的希臘證人大部份是社會上、政治上最惡劣的渣滓——通常都是為法西斯政權所利用以實現他們計謀的普通殺人犯與匪徒。在這一類證人之中有若干被提名傳訊的人竟然在調查團仍於塞羅尼加進行工作時直接或間接在該城進行可恥

的屠殺行爲，即屠殺民族解放陣綫領袖 Zevgos。實際的兇手就是所提名的最重要的希臘證人之一，也就是希臘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文件 S/AC. 4/67/Rev. 1 所提出的新證人名冊上面的第一人。他便是 Christos VLACHOS。曾經作爲希臘方面的證人而被傳訊的 TSAOUSSIS 及 PARTOULOS，以及被提名作爲希臘證人的 Harissis POLIMERIS 及 SIDIROPOULOS 都曾經幫助這位兇手進行謀殺；他們連同其他的人都是一羣普通的匪徒。

在暗殺 Zevgos 之後不久，希臘官方不得不宣告暗殺兇手是 Christos Vlachos，但是他是列在希臘證人名冊上的。關於這一羣匪徒以及他們的活動的其他資料是載在他們同黨之一 Sidiropoulos 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在希臘報紙上所披露的一封信中；參加暗殺 Zevgos 陰謀的其他兩人也被披露類似的信。

所有這些資料都已經希臘及外國報紙所登載；我從在倫敦的希臘新聞社得到這些事情的摘要，並將這些摘要附函（S/AC. 4/216）送交調查團。現在我們保有所登載的各項信件的全部副本。

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此次暗殺是希臘部長 Zervas 所組織；依照這個計劃，除了 Zevgos 之外，民族解放陣綫秘書長 Partsalidis 以及希臘民主運動其他領袖也都在被暗殺之列。從這些信件之中可以看出這些匪徒都是在塞羅尼加的希臘民警與軍警的工具；他們都是事前準備好並且是列爲到調查團替希臘陳訴作證的證人。從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爲希臘陳訴作證的另一證人 Georgios ZAFIRIS（S/AC. 4/PV/38）也傳喚到調查團來，雖然他並未被監禁，但是他也有憲兵陪同而來，據稱是爲了他的安全（參閱第二十四頁）；這位證人連同憲兵隊伍都是在塞羅尼加軍警經費項下領取薪給的。但是我們在以前早已特別指出，這位證人可以提出證明他的身份的惟一文件就是希臘陸軍參謀部情報處的一張便條。在上述的信件中，SIDIROPOULOS 也否認他以前對希臘當局所作的陳述；他宣稱他的陳述是屈打成招，而且是假的；他也特別指出他可以當衆痛斥希臘方面的假證人 ANNIVAS, ZAFIRIS, VALTADOROS 及 SAVALAKIS 等人的證言。他隨後又說：“在 Bulkes 並無軍事學校，只有爲文盲而設的課程以及一般文化課程。我們却有體操。沒有人是武裝的。我們的工作只是爲了滿足我們的需要……。”

希臘軍事當局，就是塞羅尼加第三軍團，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在 Makedonija 報紙上刊否認

Sidiropoulos 信件以及暗殺 Zevgos 的其他兩個匪徒的信件中所披露的陳述。事實上，此項否認徒然證實這些信件所講的一切，因爲這不過是企圖去“解說”這件事並加以偽造而已。在否認希臘證人領取薪金這一件事上，第三段說：“既然各證人是從各個區域帶領到塞羅尼加作證，政府當然要償付他們的生活費用……。”公報第四段繼續說：“當調查團工作結束時，法庭所不擬控訴的證人本可以自由離去。但是許多證人不要利用這個機會，因爲害怕匪徒的報復。而且他們請領武器以自衛……。”（參閱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Makedonija 報紙所載的希臘陸軍第三軍團總部的否認聲明）。

此項否認聲明證明希臘政府的證人例如 ZAFIRIS 等等在他們向調查團作證完畢以後仍然長期逗留在塞羅尼加，而且他們是由軍事及警察當局發給津貼的。我們可以斷言他們是由軍部及警部當局加以武裝的。在此項聲明中他們確實地說這些證人自己請領武裝以便自衛去抵抗匪徒，這徒然證明這些希臘證人因爲擔承了卑鄙的任務以致爲希臘人民所痛恨，所以沒有武裝他們便不能在他們本國自由來往。

被調查團傳訊的這一羣希臘證人 ZAFIRIS, PARTOULAS, TSAOUSSIS 以及在調查團之前提名作爲證人的 VLACHOS, POLIMERIS, HARISSIS 及 SIDIROPOULOS 等的這種情形非常明顯地說明他們的政治與道德的品質，但是現在竟然要以他們的證言去證實一種理論。當關於這件事情的其他文件完全公佈的時候（我們希望不久便公佈），關於希臘方面的陳訴以及與此陳訴有關的文件的更爲惡毒的背景便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暴露。

證人 S. BABAYANIS（S/AC. 4/PV/50）及 Efthimios SAVALAKIS（S/AC. 4/PV/51），就他們的德姓及政治立場來說，也是屬於這一類證人。其中第一位，因爲他們毫無忌憚的謊言，尤其是關於民主的保加利亞的謊言，可以認爲是一個普通的挑撥份子，一個可疑的人物；他的證言完全是由希臘警部所捏造的。第二位證人堅稱他逃出南斯拉夫的 Bulkes，經過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到希臘。這個旅程是在非常奇怪的情形之下進行的；既然他的證言不過是一些普通辭句而且內容荒謬，這個證人當然也屬於以前各位證人的一類——他們是這一類中的一部份。他們都擔任雙重任務；而且此等人並不太少：第一點，他們必須執行某些確定的任務，因爲他們是希臘警部及軍部情報處最低

賤最盲目的一部份，當然鎗不離手去對付游擊隊及民主運動的領袖們；第二點，他們必須事先準備作證反對希臘的民主鄰邦。

屬於這一類的還有經希臘特別選拔出來的證人，他們本來是集中在希臘的一羣巴爾幹附敵份子及公共敵人；希臘當局也要他們在調查團之前為希臘的陳訴作證。此說特別適用於 TRAIKOVIC 及 CANGAROV (S/AC. 4/PV/54-II)，也適用於 MLADENOVICH-MLADENOVSKI (S/AC. 4/SC. 3/8)。

TRAIKOVIC 及 CANGAROV 的證言也載在 Tsaldaris 備忘錄中。他們的陳述列在希臘白皮書中(第一二六頁及第一三三頁)，但是這兩項所謂的證言彼此實過於分歧矛盾，因此我在我的雅典聲明中 (S/AC. 4/PV/18) 可以證明它們是最顯著的偽造的文件。

在希臘的證人名冊上 (S/AC. 4/67)，希臘方面宣稱這兩個人也是傳喚到調查團之前的證人。但是當以前的各位希臘證人造成了這樣可憐的結果以後，希臘代表表面上好像是為了減輕調查團的工作重擔，便從他們的名冊上刪去了這兩個重要的證人。只是因為我們請求必須將這兩個證人傳喚到調查團來，他們後來方才出席的。這一次我們要傳喚他們到調查團來，因為他們出席便可以使得大家知道備忘錄中所援引的他們的證言在大體上以及細節上都與白皮書內所謂是他們的證言彼此絕對矛盾的。為了說明上一點，我們只要提及 CANGAROV 的證言就夠了。依照白皮書所載的證言，他在南斯拉夫邊境只看到希臘游擊隊三人，但依照備忘錄中的證言，他却看到八十名，不多也不少。同樣在 TRAIKOVIC 證言中——依照白皮書的案文——“南斯拉夫邊防部隊是寄宿在布蓬之中，因為邊境地帶並無永久性的建築。這件事就軍官而言是因為南斯拉夫在它吞併希臘馬其頓以前認為這個邊境是臨時性的”(白皮書第一三三頁)。他在備忘錄所載的證言中當然甚至於並沒有提到這件重要的事，雖然從現在的陳述中可以看出此類重要資料對於 Mr. Tsaldaris 是絕對必要的。

關於 Chetnik 匪徒，Jivko MLADENOVICH-MLADENOVSKI (S/AC. 4/SC. 3/8)，大家知道——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他是 Draza Mihailovitch 的 Chetnik，因此他在南斯拉夫被捕，他以前是從南斯拉夫逃出的。這位證人對於南斯拉夫境內難民的活動講了一連串的正常謊言，據稱所講的時期是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地點是在比多利。但是在他作證的時候，他自己供認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到達希臘的；因此他的證言顯然充滿了謊言；鑒於他個人的品行，他在調查團之前所作的證言，正像與他同屬一類的希臘政府方面的其他所謂證人的證言一樣，構成對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挑釁的行動。

在對希臘證人——從 Vlachos 到 Mladenovich-Mladenovski ——作此簡短檢討後，我們感到不得不表示我們堅強的信念，就是報告書稿第一章 C 部分為了希望支持希臘指控南斯拉夫的陳訴，因而援引屬於這一類的證人以及他們的證言，結果不但絲毫沒有增加這個報告書的價值，甚至於反而使它喪失已有的價值。

(C) 第三類希臘證人包括早經直接充分證明屬實常作偽證的人；我們現在要援引若干有興味的实例。

一. 證人 VELIANIDIS (S/AC. 4/PV/39)。這位證人在他的證言與陳述中常常無恥地自相矛盾。他的自相矛盾實屬過甚，因此我們可以認為他的證言完全缺乏真實性。白皮書中他的證言本已充滿了混亂，而他的口頭陳述使它的混亂更甚。當人家問他在阿爾巴尼亞是否有民族解放陣綫份子的時候，從他的答覆中可以看出他的頭腦是混亂到如何的程度。他答覆說“但是我們大家都是民族解放陣綫份子。我們的目標是一個新的世界。”其他證人堅稱他們在比多利或 Skopje 看見 Gocev，但是這位證人却說在希臘及阿爾巴尼亞同時看見 Gocev。

他原先說他是一九二五年生，後來說一九二三年生，後來又改為一九二五年生。因為這個理由又鑒於他並無身份證明文件，調查團決定應當先在他的原籍查明他的身份，但是這件事也並未辦理。

二. 在這一類的證人中，Thomas ZAHOS 居有特殊的地位。在白皮書第一一六頁所載的他的證言中，他甚至於自誇他是 Bulkes 軍事學校的教官。這位證人當然是希臘證據資料中具有最大破壞性的武器。但是當這位證人被喚到 Mr. Hood 的工作小組之前 (S/AC. 4/SC. 2A/PV/12) 竟使希臘政府最意味最重要的偽造事項之一，為人發現，致令希臘當局痛感幻滅。在他的沉靜合理的陳述中，證人 Zahos 說出關於 Bulkes，關於南斯拉夫境內希臘難民生活，以及關於他如何從 Bulkes 與一羣難民暨證人 Zois 共同返回希臘的全部真實情形。他的全部證言說明他從來不知道 Bulkes 有任何軍事學校，

他從來沒有說過有這個學校，他更沒有說過他在那裏擔任過教官，因此從難民生活的立場說明南斯拉夫的真實情形。但是希臘當局對此種真實情形故意地予以誤傳，並且將它渲染成爲一件神祕的事。證人 Zahos 對於希臘的陳訴予以重大的打擊並且將建立在對巴爾幹地帶少年民主共和國家的謊言與誹謗之上的偽造報導都大量揭穿。

三. 當希臘方面因被證人 Zahos 揭穿而受到如此重大的挫折以後，便即刻設法阻止 Mr. Tsaldaris 備忘錄第二十七頁所提及的證人 Christos Zois 前來作證 (S/AC. 4/SC. 2A/PV/24)。希臘白皮書第一一九頁在披露上面所講的 Zahos 的陳述之後接連下去便載列這位證人的證言；這兩篇證言對於神祕的 Bulkes，以及難民在 Bulkes 並他們離去 Bulkes 之後的軍事及政治活動加以巧妙虛構的誣言。既然這兩項證言彼此關係如此密切，第一項證言失敗之後，當然第二項也必然同樣失敗，所以希臘很合理地設法阻止 Zois 在 Yanina 對 Mr. Hood 的工作小組提供證言。

經南斯拉夫代表幾次交涉之後，並經上面所提及的這班人的交涉，復經我們對駐在塞羅尼加的調查團的多數團員提出書面交涉之後（參閱我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的公函，文件 S/AC. 4/SC. 2A/34），希臘代表方才被迫讓這位可貴的證人前來作證。從 Christos Zois 的證言中可以看出希臘當局隱瞞的企圖並非無故的。他的證言正與 Thomas Zahos 的證言一樣。使希臘當局感到幻滅的痛苦。Zois 對於希臘當局以及希臘的陳訴確也有所打擊，因為他在 Mr. Hood 的工作小組之前所作的證言完全揭穿白皮書中所援引的證言，並且表明在 Bulkes 以及在南斯拉夫難民的全部情形正與希臘當局所說的完全相反。所以他的長篇證言到最後不過代表一種信念與證據，就是希臘政府不得不採取各種最可恥的偽造與神祕的方法，想縱然不能因此證明它的理論是確鑿而正確，但最低限度可使它多多少少具有一些可能性。

在對於希臘證人以及他們在調查團之前所作的證言加以一般的檢討與估價以後，我們想提出下面的聲明：

希臘政府經由 Mr. Tsaldaris 的行動，以它的關於青年團體，Bulkes，軍事訓練，以及 General Dapcevic 的種種聲明矇惑了世界的輿論；它企圖欺騙類如安全理事會這樣的崇高的國際機關，因爲：

(i) 被傳訊的希臘證人之中沒有一人提過一字，說他曾經在什麼時候參加過兩個著名的希臘難民青年團體中的任何一個；這兩個青年團體是在 Bulkes 組織起來的，它們與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十二個國家的青年共同工作去實現南斯拉夫很可以認爲光榮的青年工程——就是建築 Broko-Banovici 青年鐵道；

(ii) 被傳訊的希臘證人之中沒有一人在任何時候講起可敬的南斯拉夫將軍 Pko Dapcevic；在調查團工作的全部期間，希臘證人甚至於從來沒有提及這位將軍的姓名；

(iii) 而且沒有一個希臘證人說到或證言他曾經以上面所提及的團體隊員的資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修畢任何軍事課程或參加過 Bulkes 地方的任何學校。

這些事實業經調查屬實；任何人不能否認。所以 Mr. Tsaldaris 要在安全理事會之前捏造這些嚴重的具有目的的聲明顯係企圖去激動世界輿情並影響安全理事會的決定。

調查團對於同一問題曾在希臘、南斯拉夫或其他有關國家傳訊其他證人，但是這些證人的人數與品質與爲希臘方面的陳訴而作證的那些證人完全不同。

(a) 希臘當局舉出在 Skoplje 及比多利兩個地方的若干希臘難民作爲在南斯拉夫境內的證人，以便利用他們的證言去證實它自己方面的證人的證言，其中最重要的是 VALTADOROS 及 PAPAILIAS 的證言。在南斯拉夫境內的希臘證人是：

(一) 比多利地方的 Professor BOYADJIEV (S/AC. 4/SC. 8/PV/6)；

(二) Miltiades PAPANIKOLAOU-POPNIKOLSKI (S/AC. 4/SC. 8/PV/6)；

(三) A. PAPANIKOLAOU-POPNIKOLSKI，據稱是比多利地方的所謂愛琴局的秘書 (S/AC. 4/SC. 8/PV/8)；

(四) KARANDJAS-KARANDJOWSKI (S/AC. 4/SC. 3/7)。

這些希臘證人的證言與在希臘境內所傳訊的希臘證人的謊言完全不合，特別是與有關 Skoplje 及比多利的證言相衝突，而尤其是與證人 PAPAILIAS 的證言完全衝突；Papailias 冒充是 Karandjas Karandjowski 的友人和同事，並且還冒充是 Professor Boyadjiev 的學生。但是現在證明他們對於證人 Papailias 一無所知。

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希臘證人最有力地否認了希臘方面的聲明；這些聲明包括關於希臘難民以及這些難民在比多利及 Skoplje 兩地方活動的完全捏造的報導在內。

(b) Mr. Hood 工作小組在 Florina 所傳訊的南斯拉夫證人計有：

(一) Dr. GYMNOPOULOS (S/AC. 4/SC. 2A/SR/5)；

(二) Georgios FOURKIOTIS (S/AC. 4/SC. 2A/SR/7)；

(三) Efthimios IOANNIDES (S/AC. 4/SC. 2A/SR/7)；

(四) Colonel SIGANOS (在 Pavlos Mellas 監獄內) (S/AC. 4/SC. 3/11)；

(五) Ioannis NICOLIADIS (在 Polighiron 監獄內) (S/AC. 4/SC. 3/7)。

這些證人的證言直接地或間接地否認了希臘證人及希臘方面關於任何叛亂的自主活動或愛琴馬其頓與南斯拉夫之間任何關係的聲明。正如其他證人早已解說過，這些證人大膽地說明在希臘北部及南部的平民武裝運動的真實原因，並說明英國領事官員 Hill 及 Evans 在 Florina 所進行的嚴重的大馬其頓自主的煽亂的活動；這些煽亂活動延續相當長的時間；並且與馬其頓恐怖組織的法西斯份子有計劃地共同努力，希臘地方當局不但不加以阻止，並且反而與他們合作。

(c)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證人以外，在伯爾格來得，Strumica, Djevdjelija 及 Skoplje 各地還傳訊了許多難民，並且接受大量的請願書、備忘錄以及代表成千成萬難民的各個代表團，他們都斷然否認希臘方面對於從希臘來的難民以及對於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種種誣證，而南斯拉夫因為實施人道及國際法的一切原則，供給難民住宿並使他們得到工作的機會以解決他們自己的需要。

就所稱的民族解放陣綫自主運動，愛琴局邊境事件以及在邊境各地及國外發生的各項事件的問題曾傳訊現在南斯拉夫境內作難民的下列各位證人：

(一) Djordje ATANASOV, 是前 Skoplje 地方難民委員會秘書 (S/AC. 4/PV/71 及 71A)，對有關難民的一切問題他完全有資格作證；

(二) Djevdjelija 的 Athanase SHANKOV (S/AC. 4/PV/57-1)；

(三) Strumica 的 Velika TORTI (S/AC. 4/PV/57-C)；

(四) 在伯爾格來得的 Prose ZEGA (S/AC. 4/PV/71)，代表 Skra 地方的三百七十名難民；

(五) 在 Skoplje 的 Tisi TOCOPOULOS (S/AC. 4/SC. 8/PV/2)；

(六) 在 Djevdjelija 的 Sana Proshu TSAPI (S/AC. 4/PV/57 I)；

(七) 在 Skoplje 的 Yone KAJCEVSKI (S/AC. 4/SC. 8/PV/2)，代表 Florina 區域的難民；

(八) 在 Skoplje 的 Maria SLAVI (S/AC. 4/SC. 8/PV/2)，代表 Ardea 的難民；

(九) 在 Skoplje 的 Eugenia Anesti SIDIROPOULOU (S/AC. 4/SC. 8/PV/2)，代表 Karadzova 的難民；

(一〇) Ilia KONSTANTINIDIS (S/AC. 4/SC. 8/PV/3)，代表 Noti 地方的四百二十名難民；

(一一) 在伯爾格來得的 Kosmos KRONSEMSKEY (S/AC. 4/PV/71)；

(一二) 在 Strumica 的 Nikolaos GOULTSIKNOS (S/AC. 4/PV/57-C)；

(一三) 在 Strumica 的 Konstantinos JOSIF (S/AC. 4/PV/57-C)。

(d) 最後，調查團到 Bulkes ——這就是難民安頓的地方——視察並傳訊該處的難民。調查團在伯爾格來得傳訊前任希臘人民解放軍軍旅司令官的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S/AC. 4/PV/68-1 及 68-2)；他在調查團之前作幾小時長的證言並答覆所問的一切問題。他就 Bulkes 的社會組織以及 Bulkes 內外的工作及其他活動所作的單純而合理的證言使得調查團得知希臘難民生活與處境的真實情形。根據他的陳述，以前兩個軍旅的隊員都在 Bulkes，他們是在 Bosnia 的 Brcko-Banovici 鐵路軌道上工作幾個月之後回返 Bulkes 的。這些以前軍旅的隊員回返 Bulkes 以後仍然保持他們以前的單位組織及工作團體形式，並且努力進行他們的農業計劃以及其他一切種類的生產工作——這是調查團所能夠證實的。

調查團工作小組在視察 Bulkes 的期間曾經詳細考察許多住宅的內部情形以及土地的地形，此種地形不但絕對不適宜作為任何種類的軍事演習，而且尤其不宜作游擊戰演習之用。

在此次視察的期間，調查團聽取了 Bulkes 難民代表 Mihail TERZIS (S/AC.4/SC.9/PV/1) 的詳細陳述，他的證言將希臘證人的陳述，希臘關於 Bulkes 的說法以及關於 Bulkes 的謊言都駁斥得絲毫不留餘地。

調查團曾經接獲 Bulkes 難民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從塞羅尼加送致聯合國的備忘錄（現載在文件 S/AC.4/70 中）。同時它也接獲這些難民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致調查團的備忘錄。再者，調查團也接獲住在 Bulkes 地方的難民所發出的三十八個標準聲明書（現載在文件 S/AC.4/107 中）；他們自動地提供他們的證言以及他們所有的情報。這一切文件證明一項確定的事實，就是在 Bulkes 有一個組織完備的工作團包括幾百名被迫害的希臘民主份子，其中許多人曾經在抵抗運動中建立功勳；但是現在他們雖然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誠意款待，他們仍然感到被迫流亡的痛苦。這些證言與文件證明這些難民非常愛護他們的祖國，並且表示他們希望調查團將盡力促進希臘局勢的改善，這樣使他們可以照常回返到他們的祖國，因為他們的祖國在復興與改進的大業上處處需人。

上面所提及的文件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證據，說明在 Bulkes 並無任何神祕的活動，也並無此種活動由 Bulkes 方面的人指揮，因為否則這個地方不致於向國際組織請求援助的。既然 Bulkes 是幾百名希臘民主人士的安身之所，因此顯然對於希臘戰後民主的政權是一種永久的非難；同樣顯然使希臘政府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動機去實施反南斯拉夫以及打擊南斯拉夫境內希臘難民的狡猾計劃。

最後調查團在伯爾格來得傳訊住在 Bulkes 的其他難民的整個一組的人，我們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致調查團的公函（S/AC.4/198）中曾經建議在這些難民中應當傳訊下列各證人：

- 一. Yorgos GRAMATIKAKIS, 前青年工作團 Zahariadis 司令官；
- 二. Efthimios ZOULAS；
- 三. Kostas KANDERAKIS；
- 四. Georghios KARAMBILIAS；
- 五. Nikos ZAHARIADIS。

調查團因為沒有時間所以沒有傳訊這些證人。因為 Yorgos GRAMATIKAKIS 的證言與證人 Evangelos KOSTOUDIS 的陳述是涉及同一問題。所以當時依照調查團主席的建議，故未聽取他的證言。

本章所援引的一切文件，證人及事實反證了頻頻覆述的關於 Bulkes 地方難民的全部生活的神祕情形以及在該處所進行的神祕活動的虛假報導。

南斯拉夫駐美大使 Mr. Sava Kosanovic 在他的十二月十三日對安全理事會的講詞中明白說明他本人在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新聞部長任內曾准許若干外國記者到 Bulkes 視察，而且那些記者確曾前往該處視察。

從上面顯然可以看出希臘證人的證言甚至於絲毫不能構成任何法律、形式或實質的基礎，從而得到結論去證實希臘方面陳述的任何一部份。相反地，既然為了查明這些證言是在何種環境及何人指使之下所產生我們業經將它們分析過，我們應將他們視為不負責任的謠言而加以拒絕，因為它們對於希臘民主鄰邦都是完全不負責任的詆毀。

同時，鑒於這些為駁斥希臘方面的論說挺身出而作證的證人以及被提名而在他們證言的過程中直接反證希臘方面的論說的這些證人，又鑒於替我們方面作證的證人以及許多事實、文件，以及在 Bulkes 調查的實際結果，任何人鑒於這些證據不能不確信引起當前調查的全部希臘運動是希臘方面所發動的計策，其目的是在打擊它的民主鄰邦的威信，而尤其是要打擊南斯拉夫的威信；這也是一種企圖，想利用詆毀與謠言至少將希臘政權及它的英國主子對於兩年以來的政策所造成的希臘現狀所負的責任一部份轉嫁到希臘的鄰邦——他們此種政策不能避免地喚起希臘人民的抵抗運動的端倪，而此種運動不久便帶有希臘人民的民主與完全獨立的鬥爭運動的性質。

二. 希臘的內部情形

希臘方面認為該國境內的鬥爭與戰事都是外界人士挑撥而起的；但是現在已經證明希臘政府所提出支持此種論說的證據與文件不過是粗陋的偽造文書與謠言而已，既然如此，希臘內戰與希臘北部區域的混亂情形顯然不應由南斯拉夫負責。此項責任當由希臘的現政權以及它的外國保護者承擔。

我們在雅典向調查團所作的聲明中以及在調查團工作期間及時致調查團的函件中，已經充分證明希臘內戰是希臘國內情況所造成，並且證明此種戰爭富有希臘全國人民一致主張政治民主化並推翻外國佔領的武裝反對現政府的意味。

南斯拉夫代表已經確實證明下面的具體事實：

I. 此種鬥爭與戰事擴展到希臘領土的極大部分，而且不是地方性的或零星發生的。它們並不限於希臘的北部區域（S/AC. 4/PV/20，第二頁及第三頁）。

II. 希臘政府機構——軍部、憲兵隊、警部、以及一般的行政機構——中的最顯要的職位都是由以前的法西斯佔領時代的附庸份子所盤據，他們都是戰後希臘政權恐怖政治與恐怖政策的首領（S/AC. 4/PV/20，第五頁及第六頁）。

III. 希臘內戰是希臘憲兵隊、警部、正規軍以及右翼團體所採取的不能形容的恐怖政策及暴力行動的結果，這都是在締結 Varkiza 協定之後不久便實施的，因此迫使民主的公民以及和平人士深入山林避難並攫取武器去保衛他們的生命與家宅（S/AC. 4/PV/20，第七十八頁）。

IV. 戰後希臘政權對於少數民族，尤其是對於愛琴馬其頓人所實施剝奪其民族特性以及根本滅絕的政策，加上希臘北部個人生活狀況及當地地形等因素使得這一部分希臘人民比其他區域的人民更以較大的熱誠與更為一致的態度拿起了武器，並且使得這一區域的運動暫時比其他區域具有更大的規模，並發展成為更加嚴重的局勢（S/AC. 4/PV/24）。

V. 希臘的恐怖政權是得到英國駐軍以及英國代表的整個政策的支持。希臘現政權是由於英國干涉希臘內政所產生的和所維持的。它只能在英國駐軍與英聯王國一般政策的支持之下始可以存在。當前希臘情勢的發展應由英聯王國負擔主要的責任（S/AC. 4/PV/20，第十四頁及第十五頁）。

在希臘所進行的調查是否已經證實了或駁斥了這些論說呢？

現在已經沒有絲毫懷疑，就是此種調查不但業已證實南斯拉夫向調查團所提出的基本論說，而且因為現在已經發現了許多證人與許多事實，所以此項調查對於這個問題已經能夠得到一種很明顯的答覆，即戰後的希臘政權以及它的保護人所持的政策毫無可疑的對於今日希臘的內戰以及整個的反民主政策實負有主要的惟一責任。

在調查並研究希臘情勢時，調查團經由多數代表及各個工作小組的努力，分別前往出事地點，聽取各個證人的陳述，接受書面證言、請求、備忘錄以及其他文件，因此能夠搜集了大量的資料。這樣豐富的文件資料使得我們可以確實斷定——我們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斷定是具有數學一樣的精確——希

臘內戰的根源及真實的原因以及希臘國內混亂情勢的真實性質。

同時，調查團報告書稿第五章是否充分載明了並且利用了這些證據以及這些大量的文件資料呢？

不，報告書草案並未充分載明並利用這些資料。照我們的意見，從純然客觀的觀點來看，調查團報告書並未載明、分析或利用它可以支配的一切必要的因素或一切重要的事實與證言。這些資料是足以真實地充分地說明希臘的情形，而對於希臘人民武裝鬥爭的原因與性質的問題也足以提供一個公正的答覆，可以說，提供一積極自然的答覆。

對於調查團報告書稿（第五章）的評述可以摘錄如下：

（a）有關報告書所載的基本論說的各項證據並未完全分類。

（b）雖然調查團業已接獲或自行取得某種重要資料來源及證據，但並未加以利用。

（c）報告書隻字不載關於英聯王國應負此項責任的論說，關於此種論說的一切事實，例如各種聲明、文件、備忘錄等在調查過程中均經一一證實並經提交調查團，但報告書仍然隻字不提。

一. 我們早已講過，戰後希臘的政府機構帶有賣國的性質，這就是我們在雅典的聲明中所說明的並以文件證明的基本論說之一。

我們認為報告書內應設專章敘述此項論說以便較為忠實地說明調查中的實在情形，並且因此可以得到適當的結論。雖然報告書第二章（第二頁）也討論通敵國賊在希臘政府機構、希臘軍隊、警部、憲兵隊伍、以及一般公共生活之中所發生的作用，因此也討論了這個問題的一部分，但是對於這個問題並未予以充分的篇幅也並未指出這個問題確實應有的重要性。我們在我們雅典的聲明中早已解說過，我們實在認為就希臘人民武裝鬥爭的起因與根源而言，戰後希臘政府機構的通敵性質必定要引起而且事實上業已引起希臘人民對於他們政府所勉強設立的不可形容的恐怖政權的反抗，而此種反抗不能避免地要變成武裝鬥爭，以後要變成內戰。這個政府機構包羅了許多在第二次大戰的全部期間與法西斯佔領軍並肩作戰反對本國同胞的通敵國賊，它在戰後仍然繼續——它是不得不如此——執行類似的恐怖政策反對本國的民主人民。這些通敵國賊以外國的支持得到了政權，並且在他們英國主子的保護、同意、與鼓勵之下現在竟然繼續他們以前在德國刺刀的支持與保護之下所實施的政策，但是此次

是在新的條件之下並在新的主子的保護之下，他們對於手無寸鐵的人民更為殘酷。既然希臘戰後情形具有此項基本因素——此種因素不能避免地引起希臘人民的武裝起義——復使調查團有前來希臘調查的必要。我們認為調查團的報告書絕對需要特別提及以前的法西斯佔領軍附敵國賊在戰後希臘的政府機構中以及公共生活中所發生的作用。

既然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首要的問題，所以調查團的報告書對此問題務須加以適當的注意，並且應以其他資料以及調查團在工作期間業已搜集的文件及資料將報告書加以補充。

該報告書確也載有若干文件，說明希臘現政府中有若干現任部長，例如 Gomatas 及 Zervas 都是大戰期間與佔領軍積極合作的附敵國賊；還有，舉例言之，前任參謀總長 General Spiliotopoulos——他在調查團駐留雅典期間竟然不得不放棄此項職務——曾經在被佔領期間擔任憲兵隊司令官；Colonel K. Kostopoulos 及 Colonel Papathanasopoulos 在佔領軍期間曾經分別擔任通敵國賊治安大隊司令官；現任雅典警察局局長 Evert 曾經在被佔領期間擔任同一職務；希臘陸軍及憲兵隊現役軍官中有一，三〇六名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在保安大隊以及其他敵人軍隊中服役（S/AC. 4/W. 16/Rev. 3，第三頁至第四頁）。

但是既然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所以我們也必須援引其他的文件證據以便完全說明戰後希臘的通敵國賊的機構，並且在大體上也可以說明這些通敵國賊在這個政府機構中所發生的作用。

希臘人民民主聯盟社會黨在調查團二月十八日會議上所作的聲明的附件中載有以前被佔領時期曾為附敵國賊而現在希臘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並佔據顯要地位的人士的姓名。這些文件提及若干高級官員的姓名，例如 Buradas，雅典治安總隊長 Rakinis，Arhimandritis，Stasinopoulos，Pal Janoulis 等等（S/AC. 4/PV/30 文件所附的文件，第四章）。

“大希臘民主協會聯合會致安全理事會調查團”的文件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頁中列有以前著名的附敵國賊而現任希臘國會議員的名單。其中有國會議員 A. Vretakos，de Laconie，D. Kakaris，d'Eubee，I. Papadopoulos（Kavala），C. Papadopoulos（Kozana），Christos Pipiliangas（Kozanija）等等。此項文件詳細敘述這些人在被佔領期間與佔

領軍合作時所犯的一切輕重罪行（S/AC. 4/86，第二十五頁至第二十八頁）。

希臘民主軍司令官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第三至第五頁中也列有許多以前著名的 Thessalian 通敵國賊的姓名，他們現在或逍遙法外，或在政府中擔任各種職位。其中有 Pipiliangas，他在佔領軍期間曾擔任 Trikala 區的區長，並兼一個治安分遣隊的隊長；還有 Candulos 在佔領軍期間擔任聯隊分遣隊司令官；Nikolis 曾在 Thessaly 組織一個保安分遣隊並擔任其司令官，以及其他等人（S/AC. 4/177，附件三，第三至第六頁）。

二. 我們認為報告書所應有的這些增補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報告書有了這些增補部份，那末它的內容就可以齊備，就可以包羅一切的事實與因素，從而就可推斷希臘人民民主鬥爭的起因。

A. 報告書中有一章，題為“內戰狀態遍及希臘全國，並不限於北部各區”，我們認為這一章絕對需要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備忘錄（S/AC. 4/56）第十九至第二十九頁所載的情報添入：一九四六年八月對希臘游擊隊的第一次掃蕩運動，是在 Olympus 及 Kisavos 山區，換言之就是在距離希臘北部邊境尚有數百公里的地方進行的。此項文件說明當時在 Mr. Tsaldaris 內閣中擔任公安部長的 G. S. Theotokis 以及英國駐希臘軍事代表團團長 General Rawlings 都曾親自參加過這些掃蕩運動。

希臘正規軍隊對游擊部隊第一次進行的掃蕩運動就是在這一區進行的；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證明游擊隊中央部隊，換言之，就是他們的主力，在希臘游擊運動最初開始的時候距離希臘北部邊境是很遠的，還是深入在希臘的腹地。

B. 希臘各地普遍進行着各種恐怖政策，希臘憲兵部隊、正規軍以及右翼恐怖團體都進行恐怖行動，這些右翼團體會同憲兵部隊或在憲兵部隊的支持與保護之下在全國各地進行掠奪，並殘酷地迫害民主公民以及他們的團體。為了要完全說明上面這些事實，報告書中“控訴憲兵部隊、正規軍、及右翼團體迫害民主勢力”的一章所沒有提及的相當多的事實與證人的聲明都應當補添進去。

還有若干項關於 Varkiza 協定締結以來的希臘恐怖政權的資料，其中大部分都是屬於一般性的。人民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對調查團所提供的資料第七頁中載有一切必要的詳情；根據上述資料，自從 Varkiza 協定締結以來，就是從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幾乎並不超

過一年的期間——由於憲兵部隊、陸軍以及右翼團體的共同聯合行動，希臘民主人士被殺者達一，二八九人（戰爭中死亡者並不計算在內），受傷者達六，六七一人，受鞭撻者達三一，六三二人，入獄者達八四，九三一人。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十二月間被殺者達一，一一一人，入獄者達三，五一六人，驅逐出境者達五，八一七人（S/AC.4/57，第十一頁至第三十六頁）。

希臘民主軍司令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詳細說明這個期間在希臘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各區所進行的恐怖政策。它列舉侵略者及受害人的姓名、罪行發生的確實日期及地點。

下面就是若干詳情的提要：

在 Thessaly 的 Olympus 南部區域四十三個村莊上，被殺的人、被判死刑或徒刑的人、有逮捕狀或沒有逮捕狀而受迫害的人、受酷刑的或鞭撻的人、被凌辱的婦女、被驅逐出境的人共達六，八九四人。單在 Olympiade 小村莊上已有九人受傷，九十人被迫害，一百六十人被捕，一百五十人受鞭撻，八十人被驅逐出境（S/AC.4/177，附件三，第一一八頁，一三九頁及一四二頁）。

在 Agrafa 區域若干村莊上，憲兵隊伍以及 Vourlakis, Sourlas 及其他團體暗殺人民八十六人，其中三十人是在一九四五年暗殺的，五十六人是在一九四六年暗殺的（同上，第三八二頁）。

在同一區域，在 Karditsa 省，被逮捕、虐待、鞭撻、迫害、拘攔出境者達八，〇〇〇人（一切詳情見上列文件，第三四〇頁）。

自 Varkiza 協定締結之日起直至一九四六年年底為止，單在 Kisavo 區 Larissa 鎮上，即有二十五人被暗殺，在 Ajia 鎮上即有六人被暗殺（一切詳情見上列文件，第三四五頁至第三四七頁），在同一時期在 Larissa 和 Ajia 鄰近地區被集體屠殺者達二四〇人（一切詳情見上列文件，第三四七頁至第三五七頁），由軍事法庭判定槍決的兵士及平民二十六名尚未計算在內。同一期間，在 Thessaly 的 Elason 區內被暗殺、鞭撻、酷刑及監禁的人達三九二名（一切詳情見上列文件，第一四四至一五八頁）。

在 Olympus 的 Pieria 區，將近一三，〇〇〇人被逮捕或迫害，五十一人被暗殺；單在五個鎮上，就有一四六棟房屋被焚燬（上列文件，第一七四至一七六頁）。

從 Varkiza 協定締結之日起直至一九四六年年底為止，在 Volos 區域的 Perliou 區鄰近地帶，有一一四人被殺，大部分是被 Sourlas 及 Kalabalakis 團體所殺（一切詳情見上列文件，第三七一頁至第三七八頁）。

同一期間在 Volos 鎮上有三十三人被殺（一切詳情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三七八頁至三八一頁），在 Almiros 鎮上有十三人被殺（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三七八頁）。同一期間，在 Veneto-Pelio 鎮上就有十五人被暗殺（見上列同一文件）。

根據不完全的資料，從 Varkiza 協定締結之日起直至一九四六年年底為止，在 Rumelia 區（以前稱為 Hellade）有三六〇人被暗殺（其中關於五十三人的詳情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四一三頁），八五〇人被捕（上列同一文件，第一一七頁），一，二〇〇人被驅逐出境或監禁（上列同一文件，第四一七頁）。在這一區，單在 Kalaiocastro 鎮上，被屠殺、受酷刑或被逮捕的人就達六十名以上（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四一九頁）。

最後為結束此項關於各區所進行的恐怖政策的簡短資料起見，我們現在提及從 Varkiza 協定締結之日起直至一九四五年為止，在 Yanina 區計有一七三人被暗殺，三十四人被謀殺未遂，一，七九七人受酷刑，二，二一〇人被逮捕，二四四個村莊被封鎖（一切詳情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二二八頁）。

在 Epirus 地方，從一九四六年年初起至同年七月月底為止，暗殺、逮捕、拘攔出境、封鎖村莊、軍事法庭判罪等案件共達二，九〇五起（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二五三至二六八頁）。從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月底為止，被殺、被判死刑、受酷刑、逮捕、拘攔出境者共計一，七二七人；被焚燬的房屋共計一，一八二棟（詳細情形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二六八至二七六頁）。

對希臘人民尤其是對希臘民主人民所施的此種可怕的恐怖政策是以何種方式並以何種方法進行的呢？

調查團報告書所載的資料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仍然要援引報告書所略去的其他若干文件及特別事實。

根據此項紀實資料，我們可以說對於這些民主人民以及他們活動所施的恐怖、消滅以及削弱的政策具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是違反 Varkiza 協定規定經由法庭去迫害民主公民。雖然調查團報告書也載有關於被逮捕及

被迫害的人民的數目的文件，但是它並未列入前任司法部長 RENDIS 以司法部長的資格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所作的聲明，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缺陷，因為此項聲明不但多多少少說明了希臘的現實並且也多多少少說明了在人民積極反抗並進行武裝暴動以前的希臘國內的情形。提交調查團的兩項不同的文件曾轉載此項聲明，其措辭如下：

“依照司法部長所得到的報導，被監禁的人的總數達一七,九八四人。其中二,三八八八人係被處徒刑刻在執行期間之人犯，另有一五,五九六人則係為防範意外仍被拘禁之人民。在審查中的與犯罪有關的案卷達一八,四〇一件。但是我們並沒有得到有關其他十四個區域的資料。被告人的總數，包括為防範意外而受拘押的人在內依照我們的估計當在一〇,〇〇〇人以上。”(S/AC.4/55, 第十頁)。

第二是經由各個所謂“保安委員會”的裁定而將公民拘攔出境的制度，此等委員會是在 Metaxas 法西斯獨裁制度之下設置的，而 Tsaldaris “民主”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又將它恢復。固然調查團報告書也援引許多文件，但是我們認為民族團結協會主席，證人 LULIS 在第一工作小組之前所作的聲明是富有特點，值得注意的。下面就是他的聲明中的有關部分：

“我很想向你們解說將人民放逐到島嶼上的詳細辦法。一九四六年五月 Tsaldaris 政府重新恢復保安委員會的法律並採用它的最可怕的方式。這些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如下：晚間警隊及憲兵隊擅入民家任意逮捕。被逮捕的人拘留在警察所，並獲得通知謂，因為保安委員會的裁定他要被放逐到某地且將放逐多久。被逮捕的人對於此項裁定並無申辯的權利。他的自由被剝奪，但是他並不知道受到何種控訴及被何人控訴”(S/AC.4/SC.2/PV/15, 第三頁)。

既然上述聲明完全證實人民解放陣線代表在調查團之前所作的關於同一問題的聲明，那末我們從上項聲明中得到什麼結論呢？(S/AC.4/55)。我們的結論是雖然主持希臘政策與行動以致造成希臘目前情形的當局常常提及要尊重法治，但是公民的法律安全的基本因素在戰後希臘並不存在，正如希臘現在並不是一個建立在尊重法治基礎之上的國家一樣。此種不安現象因此不但是所謂非法的右翼恐怖團體的行動所造成，而且也由於這樣的國家以及它的恐怖機構所造成，何況君主法西斯的“法律”

尚且容忍它的恐怖機構去剝奪任何公民的自由以及他的享受自由公民生活的權利。

第三是警隊及憲兵隊先剝奪公民的自由然後施以酷刑的制度。上面提及的證人 Lulis 對於這個問題說：

“許多人在受了酷刑以後幾個月仍然不能使用他們的四肢（在 Ikaria 島上），還有人因此瞎了眼睛或被拔去指甲。因為他們在 Ikaria 島上，所以不能在此給你們看。但是如果你們將證人一一傳訊，那末你們便可以確實知道此等情形”（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四頁）。

調查團傳訊了在 Kiriko (Ikaria) 的證人以後便證實上面的話。Amfika 地方的證人 BOMBARIS 講起他在警察站所受的酷刑經過時說：

“我的兩臂都折斷……你們可以看我的右臂，臂骨還沒有完全長好——另一臂現在較好（證人露出他的兩臂——他的話載入紀錄）。他們所以如此處置我的惟一的理由就是因為我是游擊隊員並且在敵人佔領期間參加過抵抗義大利及德國軍隊的戰爭”（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十七頁）。

證人 GIANAIAS 描寫他所受的酷刑說：

“我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午夜被捕。他們將我送入監獄並將熱蛋放在我的肘腋之下，我的腳指甲被拔去（證人將他的肘腋之間的烙痕以及被殘害的腳趾給調查團看——他的話載入紀錄）……受同樣酷刑的有數百人之多”（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二十及二十一頁）。

希臘當局各機關所推行的這種恐怖政策就是將人民處以酷刑並殘害其四肢。調查團業已目睹並證實此種可怕可憐的情景。這些都已載入調查團的正式紀錄中。這表示戰後希臘所謂“民主政治”的幕後實情。這些也表示全世界文明人士所憎惡的中古酷刑現在正為希臘所採行。

第四種恐怖方法就是對於逃避在山嶺地帶的人的家屬施以報復。此種恐怖在人民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向調查團所提的文件中曾有說明，其中並援引在 Larissa 的第二軍團所發的軍令第一四九八號。此項軍令係令該軍團所屬各司令官將逃避在山嶺地帶的人的家屬加以逮捕並焚燬他們的家宅（S/AC.4/55, 第三十四頁）。Ikaria 的證人 LULIS 說：

“……現在仍然有報復情事，因為逃亡山嶺地帶的人的家屬現仍在這個島上；直到現在尚不准返家。”

對於反對君主法西斯主義的人們的家屬所施的報復政策，就是放逐他們的全家，不論男女老幼；這原是法西斯佔領軍所實施的有系統的殘酷的恐怖辦法。希臘的君主法西斯主義者就追隨他們沿用此種辦法。

希臘恐怖政策的第五種就是集中營制度。南斯拉夫代表向調查團所提的文件 S/AC.4/47 附件五及六曾將希臘的集中營一一開列出來，其中拘押的人達數千之多。這些就是希臘公民集中的地方——平民是分別拘押的；兵士未經法庭或保安委員會的判罪，純然由警局方面的武斷的裁定便剝奪了自由。這些集中營是在 Kozani, Kilkis (Vata 及 Eukarpia), Pavlos Mellas, Polighoron, Verria, Samothrace, Larissa 及 Mytilene。根據同一文件，此外還有七個軍事集中營散佈在希臘各地（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四至第五頁）。

此項文件說到在 Kozani 地方拘押平民的集中營，並且詳細述及被拘押在營中的人們所受到的殘暴與酷刑。

此種恐怖政策是軍主法西斯主義者從他們的模範，即德國法西斯主義者方面抄襲而來的。

專家委員會曾決定，General Delvoie 的工作小組B 應當依照南斯拉夫代表的提案前往視察這個集中營。但是工作小組B 因為缺乏時間並未前往視察。

爲了要說明希臘君主法西斯主義者破壞民主運動時所運用的最後某一特別方法，我們必須提及恐怖主義團體的制度，它們是在希臘政府官方機關的密切合作之下組織起來而且是與此等機關通力合作的。但是報告書中所載的關於這些團體的資料與證言則極少。它只是提及人民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備忘錄所附的文件，根據此項文件希臘全國有二百零六個君主法西斯團體在活動；各省分配情形如下：Epirus 省十八個團體；馬其頓及 Thrace 省三十四個；Thessaly 省六十七個；Euboea 省五個；Sterea-Ellas 省五十四個；Aphalonia 省兩個；Peloponnese 省四十六個；（S/AC.4/54，案卷二十二，第四段，第七頁）；報告書也提及關於這些團體在 Katerini, Xirovrissi 以及希臘其他地方所犯的大批罪行的證言。那些地方死了許多無辜的公民、婦孺。

我們有了調查團所得到的文件之後，便可以根據已經證明屬實的事實去詳細分析整個的問題並確實說明這些團體的活動，這些團體組織的方式，它

們成立的理由，以及它們與君主法西斯政府當局各機關通力合作的情形。根據我們行將援引這些文件看來，這些團體在表面上似乎只有半合法的地位，但是實際上它們是君主法西斯政府當局所轄的機關；因為這些團體對於任何人不負責任，所以政府當局可以利用它們去犯罪，去殺滅富有民主思想的公民。

據希臘公安部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AP. 第二一四號文件稱，一九四五年在希臘全國有一百二十八個恐怖團體在活動；此項文件是由當時在職的公安部部長 S. Merkuris 簽字的，並由 General Markos 將原件提交調查團的（S/AC.4/177，附件 5A，第六頁）。該文件又稱，此項團體名單以及它們首領的姓名是由英國駐雅典大使館經由 Mr. McNeil（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當他逗留在希臘的期間）提交希臘外交部部長的。此項文件也載有各個村莊上的君主主義者的名冊，他們都藏有武器。文件在若干處並詳述武器的種類。

從此項文件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此項文件主要的表示英國當局是澈底明瞭當時希臘的君主法西斯主義團體以及武裝的君主法西斯公民的情形的。爲什麼英國大使館在那個時候交出此項名冊呢？因爲希臘政府的變動，英國當局想卸除本身對於這些團體以及武裝君主法西斯主義者的活動的一切形式上的責任與焦慮而將它們移交給沒有權力的希臘共和國政府。既然英國不但知道這些團體的數目，領袖的姓名，而且甚至於知道每一個武裝的君主法西斯主義者的姓名，這件事除了上面的解釋還有旁的解釋麼？在 Sofoulis 政府成立以前對於這些團體並未採取任何行動。Sofoulis 政府的公安部部長 Merkuris 竭力想在這方面有所作爲，但是它是一個沒有權力的政府，因爲實際的權力與以前一樣仍然是在君主法西斯主義者及通敵國賊的手中。他們的這些團體連同軍隊、憲兵隊以及警隊構成了與人民作戰的挺進部隊。

駐在希臘的英國人與希臘右翼恐怖團體的關係，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期間的關係尙有其他文件可以證明。

從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S/AC.4/177，第三三三頁及第三九六頁）可以看出，Thessaly 著名的土匪首領，Sourlos——據某一項文件稱——有一個英國軍官 George Muller 擔任他的組織員

兼顧問，該英國軍官的總部是設在 Kurfala 鎮上。同樣地，從下文中援引的文件及證人的證言可以看出，英國公開地站在這些團體以及憲兵隊方面參加執行恐怖政策以及希臘民主村鎮的封鎖。

希臘主民軍司令 General Markos 的備忘錄以及所附的各項文件原件非常詳細地說明了希臘全國各地君主法西斯主義團體的數目與分佈，它們的武裝人數、首領姓名、與政府各機關合作所進行的罪行的全部情形。

舉例言之，在此應當提及三十二個團體的名單連同關於它們的首領以及他們在 Thessaly 的土匪行為的資料；這些團體包括：Surlas-Bezdis Kundirus 團體（它的總部是在 Farsala）；Kalabiliki Papa 團體（它的總部是在 Lechonia，它的活動擴張到 Pilio 及 Sporades 兩省）；及 Tsodulis 團體（總部設在 Merdza 靠近 Trikala，它的活動以 Trikal 等等地方的鄰近地帶為主）在內。（S/AC. 4/177，附件三，第三九六至四〇〇頁）。此外尚有 Roumelia 的二十二個團體的名單連同它們的人數（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四一二至四一三頁），尚有在 Voion-Grevena 區域活動的團體的名單連同它們的首領以及人數等等（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七十一頁至第七十二頁）。

政府當局與這些團體的關係以及政府當局對於這些團體犯罪行為的態度是值得特別提及的。在我們的雅典聲明中，我們確實認為政府機關與這些恐怖團體在反對民主運動的鬥爭中確有密切合作與共同行動，我們並且提及 Sofoulis 內閣中前任公安部部長 S. Merkuris 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 Vima 報上所發表的專論，其中有一段說：

“……不幸這些團體往往與治安機關合作；縱然並無此種合作情形，治安機關亦常常庇護它們……據一機密報告稱：希臘國家禁衛軍將從希臘人民解放軍方面奪來的武器分發給各右翼團體。”

此項聲明是一位希臘政界上人物所提出，他是一位完全合格的人，因為他是希臘全國公安機構的首長，所以是項聲明本身已經足以充分證明上面所講的合作情形，但是在調查的期間證人的證言以及提交調查團的文件原件復充分證實他的聲明。但是尚不止此。這些文件證明恐怖團體協助推行的恐怖制度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並且為君主法西斯主義統治集團及英國保護人所利用。前任首相 Sofoulis——他的談話為文件 S/AC. 4/55，第二十五號案

卷所援引——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對報界的談話誠屬正確，他說：

“在政府鼓勵之下，政府各機關公開與暗殺團體合作每天在全國各地普遍造成混亂與內戰。”

所援引的談話早已為許多文件原件所證實，這些文件是民主軍隊在與正規軍作戰期間獲得的，現在都已提交調查團。所指的文件如下：

著名土匪 K. Sourlas “致全國各團體”的一封信，其中他說他委派 Nikolaos Papadopoulos 及 Papaveu 做它們的首領。該函繼續稱“本函目的雖然是在委派這些團體的領袖，但是也要憲兵分遣隊及政府當局承認這些團體的領袖，一切國家主義派不論武裝與否都應當服從他們；我現在授權上面兩人去接受軍火以及我們部隊所必需的其他供應品，例如武器、手榴彈、等等……”（S/AC. 4/177，附件五 b 第一頁）。此函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

Lamia 市長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著名土匪領袖 Kosta Vurlakis 的一封信內稱：“來函奉悉，茲答覆如下：為限制人數最多不得超過五十人起見，請暫駐 Kutrukari，我們日後當討論將來事項”（見上文同一文件，第二頁）。

Kradica 憲兵隊司令 Alexis Ikonomou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致 Roumelia 君主法西斯主義土匪首領 Kosta Vurlakis 的一封信，內稱：

“憲兵隊司令官此次又召喚我並通知我說，你應當前往司令官處去領取白砲所用的義製地雷。他很不滿，他說雖然他以前在 Poliouri 區域將彈藥與手榴彈供給你，但是你並沒有來要求增援，當時我已經被派遣到該處……據我所知道，他希望與你在此地會晤。此地情形很混亂：Rentini-Semonovo 高原以及上方高原各村莊都被游擊隊所佔領；祇有 Rentini 及 Semonovo 警隊是集中在 Kedrou……”（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四頁）。

此項文件（S/AC. 4/177，附件五 b，第四、五、六、七、八及第九頁）所援引的其他函件也絕對確實證明各恐怖團體與政府當局的勾結情形。

此外尚有其他文件；從中可以看出，這些恐怖團體似乎都是君主法西斯政府當局執行恐怖行動以及特殊行動的機關。

文件 S/AC. 4/177，附件三，第三六一頁稱：“一九四六年八月間，在舉行全民投票的前夕，土匪 Surlas 以及他的總部便設在 Larissa 的 Tembi

旅館內，與軍團司令部相距不過二十米遠……”同一文件，同一頁繼續稱：“憲兵部隊八月間逮捕了 D. Diamandos 並將他交給 Surlas 的部下。後來在 Menali 村莊發現他的支解殘慘的屍體。”（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三四〇至三四一頁，第三七九頁，第三九三至三九六頁）。

調查團所傳訊的許多證人，尤其是從 Agoriani 鎮上來的證人（第一隊）在他們的證言中都說 Surlas 以及 Vurlakis 團體犯了许多罪行而且憲兵部隊是與他們合作的（參閱證人 Maria FALAINA 的證言，S/AC. 4/SC. 2/PV/25，第三十二頁；Paraskev PAPADOPOULOU，上列同一文件，第三十三至三十四頁；Georgio MANDALOVA，上列同一文件，第三十六頁；Vaios DZORAS，上列同一文件，第三十九頁；Elias MAKRIS，上列同一文件，第四十頁以及其他各頁）。

前任首相 Sofoulis 說過這些恐怖團體和政府機關的彼此勾結與共同活動是得到君主法西斯政府當局的鼓勵與支持的。下面的事實更加明白說明這一點——這一點也可以由調查團已經得到的文件去證明——事實就是希臘一切恐怖團體的真正首領 Napoleon Zervas 在敵人佔領期間曾與佔領軍勾結合作，現在竟然參加政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現在他擔任 Mr. Maximos 政府的公安部部長一職。這句話有甚麼根據呢？這是根據文件 S/AC. 4/177，附件三，第三四一頁，及 S/AC. 4/177，附件五b，第六頁。

上面的第一項文件第三四一頁說：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Zervas 視察 Karditza 村莊的期間，武裝的馬匪曾在他以及政府當局之前遊行”（General Markos 備忘錄）。

第二項文件是 Mr. Zervas 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寫給一位土匪的信，信中說：“你應當絕對信任 Nikos Chondros 少尉，因為他在民族團體（援引者註——恐怖團體）中頗有建樹，所以我們很知道他；你應當盡力協助他。他的職責是進攻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份子，我堅信你們兩人合作定將創立奇功。”

這一封信證明現任公安部部長 Mr. Zervas 本人委派並推薦這些所謂民族團體的首領，因此事實上組織這些恐怖團體對希臘人民作戰都是他親手做的事。這樣看來，這些團體與政府機關的合作並不是例外的也不是偶見的現象。就是當前的希臘新法

西斯制度由於力量過於薄弱，不能建立一種公開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因在此它反民主運動的鬥爭中不得不利用卑鄙的與“非法的”方法。現在的問題並非是一個，兩個，或甚至於十個，百個司令官一方面擔任軍隊、憲兵隊以及警隊的首長一方面又參加土匪的開闢，而是那個在英國代表保護與支持下東山再起施展罪行的法西斯政權對人民採取的有系統的殘害制度的問題。這些就是今天希臘君主法西斯主義者在對他們政治上的敵人——希臘民主份子——的鬥爭中所採用的方法；這也就是一方面由君主法西斯國家機構，而他方面由它的非正式機關——武裝的恐怖團體——所利用的恐怖與迫害同時並施的制度。結果使希臘牢獄都人滿之患；暗殺、劫掠、焚燬村莊、酷刑、隨意屠殺、以及其他一切罪行都到處蔓延。調查團報告書稿所報導的事實以及我們剛才提出的增補部分指出了希臘北部各區以及希臘全國其他部分的內戰與混亂的原因。既然調查團業已目睹、明悉、並確證了許多事實，所以如果不將希臘的反常情勢與內戰歸罪於希臘君主法西斯政權的各種恐怖政策與暴力，甚至於將它一部分的原因歸在其他地方，這對於正在空前未有的苦痛之中的希臘人民是一種嘲罵與侮辱，因為君主法西斯政權的各種恐怖政策與暴力已經迫使英勇的希臘人民拿起他們的武器為他們的自由、獨立及生命而奮戰。

C. 我們在雅典向調查團所作的聲明中我們曾提出一項論說，就是戰後希臘政權除了其他的暴虐措施以外還在希臘北部對於該區的少數民族馬其頓人及查姆人實施一種殘酷的恐怖政策——就是剝奪他們的民族特性並加以滅絕的政策。我們申言某一時期這個區域的游擊運動特別熱烈，這當然是恐怖政策所引起的。

調查團是否已經證實我們的論說呢？

我們認為調查團所作的調查已經完全證明這些事實，而且比我們在調查團之前所作的聲明更加能夠令人信服。

簡言之，業經證實且使我們有充分權利去表示並堅持此項見解的這些基本事實就是：

但是在陳述這些事實以前我們應當提及調查團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稿中所載的資料及文件以及這些文件的排列次序都不能完全說明業已證實的實在情形，因此在繼續作我們的聲明時，原則上我們要保持此種立場。

然後我們便可以推論，就是調查團報告書是否已經證實我們的論說並證實到如何的程度。

(a) 希臘重要人物的聲明、
希臘報紙及文件

(一) 希臘報紙 Eleftheria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稱：“希臘馬其頓省境內的馬其頓斯拉夫人應當被驅逐到南斯拉夫去，否則便應移植到 Peloponnese 省或其他地方去”(S/AC. 4/PV/21, 第八頁)。

(二) 希臘報紙 Politikos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稱：“馬其頓地方遠至比多利，甚至於遠至 Skopje 自古以來向來都是希臘人”(S/AC. 4/PV/21, 第八頁)。

大家知道戰後希臘政權並沒有承認馬其頓人是少數民族；上述各報的言論毒化希臘人民的公意，此種言論連同其他的方法便激起希臘人民反對馬其頓少數民族；這樣，對付愛琴馬其頓人的業已進行的並且尚在進行的罪行便得到了事先有計劃的準備。

(三) 前任首相，現任外交部長的 Mr. Tsaldaris 在他的有名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塞羅尼加演講詞中所說的話也證實上面這一點他說：“希臘在北部開始提出領土完整的要求並要求在北部解決我們應當得到的生活空間的問題”(S/AC. 4/PV/21, 第五頁)。

(四)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希臘報紙 Rizospastis 將希臘陸軍參謀長 Mr. Spiiotopoulos 就“解決國內問題的方法”所發表的 No. 395,937 機密報告全部披露。該報告第五段稱：

“最後，我們認為大家都必須明白，任何人如果他不願意進攻或反抗威脅希臘民族存在的南斯拉夫人以及他們的共產主義盟友，那末便不是一個希臘人而且應該當作敵人看待。”

(b) 民族解放陣綫以及其他民
主團體所供應的文件資料

(一) 民族解放陣綫各黨政治聯合委員會(馬其頓及 Thrace 區域委員會)所提出的備忘錄在“對馬其頓斯拉夫人的迫害”一節中稱：“對馬其頓斯拉夫人少數民族的迫害現在已經帶有確實加以全部滅絕的作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在

Kasteneri Ptolomija 鎮上有七個農民被鎗決。在 Florina 省，沒有一個村鎮不發生逮捕、武裝搜捕、搶掠及酷刑的事件。這些事情並不構成恐怖政策的全貌，因為此外還有政府法庭以及行政當局所進行的種種迫害”(S/AC. 4/NC/29, 第三頁, br. 17)。

(二) 民族解放陣綫 Florina 區域委員會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備忘錄的摘要稱：

(i) 大批的逮捕：在 Florina 區域七個鎮上被逮捕的共有五五七人；

(ii) 民族解放陣綫領袖十七人被逮捕，受酷刑並拘攔出境；

(iii) 十五個以上的村鎮中有九六三人被人在法庭控告；

(iv) 民族解放陣綫領袖八人被判死刑，無期徒刑，或其他長期徒刑；

(v) 污辱並姦淫婦女及女孩：在 Florina 區十八個鎮上，有兩名女孩，一名婦女的頭髮被剃去；十四名女孩及婦女被姦淫；許多遭受酷刑；

(vi) 暗殺：在 Florina 以及同一區域的其他地方有二十二人被殺。其中若干人是領袖，而其他都是懷抱民主見解的普通公民；

(vii) 劫掠：同一區域有七個村莊被洗劫一空；農民牲畜、食糧、衣物、器皿等等都被搶去；

(viii) 焚燬房屋、茅舍及穀倉：同一區域二十二個村鎮有一百五十棟房屋，二〇五所穀倉及九十九個茅舍都被焚燬(S/AC. 4/SC. 2A/37, No. 24, 第七至第十三頁)。

(三) 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就馬其頓及 Thrace 問題所提的補充資料的摘要：

(i)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 Pella 區被暗殺的青年名單：被暗殺的青年二十人之中有十七人是馬其頓斯拉夫人；

(ii) Pella 區被拘攔出境的青年名單：十四個村鎮上有六十三名青年因為他們是馬其頓斯拉夫人而被拘攔出境(S/AC. 4/NC/29, 第一頁)。

(四) 希臘民主軍總司令 General Markos 備忘錄提要：

Kostur 區

(i) 在 Kostur 鄰近地帶有二千名以上的男女及兒童遭受最野蠻的酷刑：一千名以上的男女被送入監獄及地牢。

(ii) 在君主法西斯政府當局驅策之下，農民中的罪犯以及亡命之徒從事搶劫與破壞並攻擊 Kostur 鄰近的許多馬其頓斯拉夫村鎮。這樣在二十五個村鎮被攻擊的期間，有小牲畜（綿羊、山羊及豬）一萬二千頭，大牲畜（牛、馬）九千頭以上都被帶走。大量的食料、衣服、器皿、農業用具，也同樣被搶走。有某幾個村鎮完全毀滅；

(iii)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八月期間，他們不將聯合國救濟總署供應品分配給馬其頓斯拉夫村鎮，因為那些村鎮的全部居民都是懷抱民主思想的農民；

(iv) Kostur 農區所明白規定只有業已取得法西斯團體 VEM 所發的特別證書的工人始可受雇；

(v) 君主法西斯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職員破壞其他一切政治團體的辦事處隨後並逮捕民族解放陣線的全體職員；

(vi) 四十六個村鎮上有五三六人接受君主法西斯主義政府當局的武裝；

(vii) 文件並列舉劣跡昭著的二十個土匪及土匪領袖，他們在本省各村鎮上造成恐怖局面（S/AC. 4/177, 附件三，第二十七至四十三頁）。

Kazane 區域

(i) 本區內有三三六人被殺、鞭撻、拘攔出境、或逮捕；

(ii) 四名婦女及青年女郎被姦淫；

(iii) 許多房屋被焚燬；六七五頭的大小牲畜被偷去；三,七四八 ocques 的食糧及六〇〇,〇〇〇希臘銀幣被竊去（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五十八至七十一頁）。

Vermio 區域

(i) 在 Nassau 鎮的監獄裏總計有一一三人被暗殺、擊傷、或受酷刑（一切報導與詳情見文件 S/AC. 4/177, 附件三，第一七七頁至第一八一頁）。

Voion Gravena 區域

(i) 自 Varkiza 協定締結以來本區內總計有一,四五二人被殺、受拘押、被搶劫、逮捕、或鞭撻；

(ii) 文件列舉本區的各種恐怖行動的具體案件一百起；其中有以下幾起案件應當提及：“一九四六年八月君主法西斯團體武裝領袖 Georguleos 在咖啡館中將 Filipei 鎮上的民主居民 Samanokos Nikos 刺死。犯罪的 Georguleos 不但未被政府當

局提起公訴，反而還在 Grevena 警部保護之下逍遙自在；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曾暗殺了 Eklisis Grevena 地方的下列各公民：Evangelos Gavrilis, Dim Stupas, Lam Stupas, Joanis Kalagieros”（見上列同一文件，第六十一頁）。

(c) 公民們就此事項向 調查團提出的陳述

(一) 證人 VITANIOTIS

有人問他是否知道誰主使焚燬距離邊境不遠的希臘北部某些村莊，他答稱：“當平民警衛軍前往北部的時候恐怖及暴行隨即發生。在 Dessa 地方，有五、六人被暗殺。在 Jenica 及 Florina 各有十人被暗殺。這些人都是在家安睡時被殺。Amindeo 鎮上的 Dieska 全家就是這樣被暗殺的。孕婦的腹部被剖開；胎兒被取去。Kiprianos 在田野工作時被殺（S/AC. 4/SC. 2-X, 第四至第五頁）。

(二) Florina 地方的證人 GYMNIOPOULOS

有人問他是否知道馬其頓及斯拉夫鎮上的人大批被法院判罪的事，他答稱：“一切判罪都是大批判罪；法院每次所要傳喚的人數總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人；但其中只有十人至十五人出庭，其餘的人都逃走了”（S/AC. 4/SC. 2A/SR/5, 第五頁）。

(三) 證人 Efthimios JOANNIDIS 說：

“國家警衛軍在英國人而尤其是在英國代表 Mr. Evans 的協助之下開始打擾屬於抵抗運動的任何組織。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以及希臘民族解放陣線的總部都被破壞，人民受威脅，居民被迫逃走”（S/AC. 4/SC. 2/SR/7, 第二頁）。

(四) 證人 Georgios FOURKIOTIS 說：

“照我們所知道，馬其頓斯拉夫人民的妻子與子女因為在希臘境內受到迫害以及恐怖行動的威脅，不得不向南斯拉夫去避難……自 Varkiza 協定締結以來，反馬其頓斯拉夫人民的措施便更為粗暴。舉例言之，凡妻子入獄探望她們丈夫的時候都不准用馬其頓斯拉夫言語交談”。他也看到大概有一百名馬其頓斯拉夫婦女在獄中等候拘攔出境；其中還有不足十六歲的兒童在內（S/AC. 4/SC. 2A/SR/7, 第七頁）。

(五) 證人 Colonel Nikolas SIGANOS, 在 Pavlos Mellas 獄中被傳訊時，說：

“在 Pavlos Mellas 獄中有二百名馬其頓人……獄中沒有一本馬其頓斯拉夫文的書籍、雜誌或報紙……他的鎮上二十五家馬其頓斯拉夫夫人中有十二家曾經參加過人民抵抗運動，在締結 Varkiza 協

定和他們入獄的期間都受到迫害”(S/AC. 4/SC. 3/11, 第三頁及第五頁)。

(六) 在“Poligiron”牢獄受訊間的證人 Ioannis NICOLIADIS 說:

“締結 Varkiza 協定之後希臘政府便將附敵國賊武裝起來, 那些附敵國賊會同憲兵隊伍進攻馬其頓斯拉夫村鎮。一九四五年六月在 Agios Panteleimon 地方有七十人被捕。我的鎮上共有一百五十個家, 總計一千四百人。在他被逮捕的時候, 共有中兩人被暗殺, 十七人逃走, 十二人被判拘攔出境, 八人判處監禁”(S/AC. 2/SC. 3/7, 第三、第四、第五各頁)。

南斯拉夫境內的證人

(七) 證人 KAJCEVSKI

“我親自聽到憲兵 Nikola Glanos 說: ‘如果你要想不被殺, 那末就戴上王冠, 逃出邊境或投入湖中。’”

問他究竟他的鎮上有多少人逃往南斯拉夫, 他說“大概有一百人”(S/AC. 4/SC. 8/PV/2, 第二十八及第三十頁)。

(八) 證人 POPNIKOLSKI, 在 Varkiza 協定締結以前曾經擔任民族解放陣線戰鬥員, 他說:

“屬於我的團體的多數戰鬥員現在不是在獄中, 就是在受拘押; 且有許多已被殺。所有這些戰鬥員的家族個個都在受苦。他們的房屋被焚燬, 他們的妻子被姦淫、被殺死。大家都生活在惡劣的情況下”(S/AC. 4/SC. 8/PV/8, 第七頁)。

(九) 證人 Velika TORTI

問她為什麼不返回到希臘, 她說: “……我的丈夫被殺, 我的兒子拘禁後被殺, 我的房屋被焚燬。我的丈夫和兒子在德軍佔領期間被殺。與德軍勾結的人現在又拿起來復槍到這些村鎮並且殺了我的另外兩個兒子。我的女兒現在仍在塞羅尼加監獄; 當我被釋放的時候, 我立刻就逃到南斯拉夫來。現在我便在此地生活並工作。”

問她為什麼雖然年老, 仍被送到監獄, 她答覆說: “因為我對於我兒子被逮捕的事提出過抗議”(S/AC. 4/PV/57-C, 第二十四頁至第二十五頁)。

(一〇) 證人 Djorje ATANASOV 說:

“舉例言之, Dambini 鎮是因為在人民解放鬥爭中有過貢獻而著名的。一九四六年, 君主法西斯兵士進攻這個村鎮。一、二人被殺; 三十棟房屋被焚燬。在將近一九四五年年末時君主法西斯隊伍來到 Gornitchevo 村鎮。他們將這個村鎮包圍起

來。後來他們闖入一個婦人的房屋, 將她的小孩拋下樓梯……他們分別住在鎮上所有的房屋內, 剛才所說的被殺小孩的母親的房屋也包括在內。十四名兵士住在該婦人家, 輪流姦淫。”

該證人列舉在 Strupino, Bahovo, Noti 及 Zrvno 各村鎮所發生的類似的事例。

證人繼續地說: “……幾乎沒有一個馬其頓人受到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援助。因此, 聯合國救濟總署駐希臘代表 Mr. Mahen 不得不提請希臘政府當局注意這些情形”(S/AC. 4/PV/71, 第三及第四頁)。

(d) 致調查團的備忘錄及電報

一. 調查團在 Djevdjelija 地方收到一項備忘錄, 其中一段稱:

“下方署名者是希臘古門尼茲區域三百名馬其頓斯拉夫難民的代表; 我們要將我們的可怕的悲慘命運告知聯合國調查團以便協助你們去斷定造成希臘北部混亂情形的真實原因……根據我們所有的情報——這當然是不完全的——從 Varkiza 協定締結之日起一直到現在, 已有七十六人被殺(其中有婦女十名及兒童十二名), 一百五十人被判長期徒刑; 大概有五百人被拘押。君主法西斯主義者甚至拘押全體家屬, 連小孩在內, Vangel Sasov 家屬就是如此。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君主法西斯主義者在我們區域內將 Koupa Livadica, 及 Ljumica 三個村鎮焚為瓦礫。在其他村鎮他們焚燬了事先搶劫過的二十五棟房屋。希臘軍隊也參加此種行動。(S/AC. 4/PV/57/1, 第二頁及第三頁)。

二. 電報:

“我們是 Kostur 及 Drama 區域——愛琴馬其頓——的二百名馬其頓難民, 逃出了希臘當前統治者所實行的兇猛的恐怖統治, 現在提出抗議反對這個君主法西斯政權並要求解散現在的國會, 舉行自由選舉, 要求英國軍隊撤離我國——希臘現在的困難情形完全是這些軍隊所引起的”(S/AC. 4/16, No. 9)。

“我們是愛琴馬其頓的難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在 Prilep 鎮上開會, 以最堅強的態度提出抗議, 反對君主法西斯主義者、Zervas、Poulides、希臘共和同盟、以及 Bourandaris 隊伍對希臘民主人民所犯的殘酷的罪行。因為這個理由, 為了和平並且為了希臘民主人民以及馬其頓少數民族的利益, 我們請求調查團對君主法西斯罪犯採取客觀的

態度。我們確信調查團將審慎調查當前的希臘情形，並將恢復秩序使人民生活正常。打倒法西斯主義，使人民獲得自由……”(S/AC.4/16, No. 5)。

(e) 大批屠殺的確鑿事實 (Katerini, Xirovrissi, Skara)

一. Katerini

證人 Doctor DAMBASIS 稱他不知道這些屠殺是否是某一個 Kise Badjak 所策劃，但是據他所聽到的消息，這些屠殺是一個曾在德軍佔領期間到處暗殺人民的犯罪團體所做的。他還說從一九四六年一月直到今天，Katerini 區域內已有五十五至六十人被殺。證人也說這些被殺的人都是左派人士 (S/AC.4/SC.3/12, 第二頁)。

二. Xirovrissi

問他“誰在這個村莊進行這些野蠻的行為？”證人 Joannis PAGANIS 回答說：“這些野蠻行為是一個在本區聞名並且與大希臘解放組織通力合作的團體所為的。”他也說：“這個村莊都是民族解放陣線分子”(S/AC.4/SC.3/19, 第一頁)。

證人 Elisabeta MELISSANIDOU 認為這個村莊被攻擊是因為居民未曾參加選舉；而且在全民投票期間他們曾投票贊成建立共和國 (S/AC.4/SC.3/19, 第三頁)。

這一點後來也由證人 Olga MARANTIDOU 所證實 (S/AC.4/SC.3/20, 第一頁)。

三. Skara

問他“誰攻擊這個村莊？”，證人 Prose ZEGA 回答說：“首先聽到鎗聲，隨之農民恐怖起來，然後 Bourandaris 就在村中縱火。”

問他“Bourandaris”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王家軍隊”。

後來問他為什麼王家軍隊要在村中縱火，他回答說：“我並不確實知道，但是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都是民主份子的緣故。”

問他在村莊被焚燬以後有多少人逃出，他回答說：“二百七十三人”(S/AC.4/PV/71, 第二十三頁)。

這些情報以及這些數字本身便說明了毫無忌憚的君主法西斯主義份子對希臘北部馬其頓少數民族所發動的可怕的攻擊戰爭，因此，他們為自衛計便在本區發動大規模的游擊運動自是絲毫不足驚奇的事。

本區森林地帶當然是有利於游擊戰爭的一種助因，這是在義大利軍與德軍佔領的期間早已證明了

的，當時本區人民的抵抗是最為劇烈的；大部分的人民的解放與民主武力就是在本區成長發展的；這些武力現在是本着他們的光榮戰鬥傳統在新的佔領局面與情況之下繼續生活而行動。

調查團報告書稿第五章“事實的陳述”的一個重大缺陷便是雖然調查團得到了許多聲明、文件、備忘錄及證言，但是對於英聯王國對當前希臘情形所負的責任仍然認為不必提及隻字。如果報告書不包括這個因素，那末對於實際上自從一九四五年繼續到現在並且日益惡化的希臘情形便不能得到一個真實的觀念，或不能真實了解激起此種情形的一切原因。

但是在希臘進行的調查已經產生了充分資料和具體事實，這些資料與事實不但可以十分確切證實英聯王國政治上的責任，而且也可以證實英國軍隊曾會同君主法西斯軍隊以及右翼團體直接參加對民主人民的恐怖行動，以及他們一再繼續不斷對希臘內政的干涉。

足以證明這些聲明的事實與資料何在呢？

當調查團駐在雅典的期間曾經聽取以下希臘各民主黨派代表的聲明：民族解放陣線代表 Mr. Kyrkos, 社會主義黨(ELD)代表 Mr. Tsirimokos, 左翼自由黨代表 General Grigoriadis。

Mr. KYRKOS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雅典聲明：“造成希臘當前情勢的基本原因就是英國對我國的干涉政策，這樣便使我們的民族獨立喪失殆盡”(S/AC.4/55, 第八頁)。

Mr. TSIRIMOKOS 在他的二月十八日的聲明 (S/AC.4/PV/30, 第十四頁) 中，及 General GRIGORIADIS (參閱 S/AC.4/PV/31) 於同日在調查團前均表示同一觀感。

“大希臘民主同盟聯合會”(Pan-Hellenic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Unions) 主席 General Othoneos (S/AC.4/PV) 及希臘民主軍總司令，General Markos (S/AC.4/11, 附件三) 在他們的備忘錄中也採取同樣的態度。

除此以外，我們必須強調調查團駐在希臘的期間，曾接獲大量的電報、請願書及備忘錄（達三千件），那些文電除言其他事項外，曾揭穿英國在希臘所發生的作用並要求撤退英國駐軍。這一件事就是希臘人民意旨的重大表現，這也表示希臘人民認為對希臘的調查就是調查他們自己的政府以及成為希臘外殼的英國保護人。

但是除了希臘人民的這些一般聲明與精神的表現之外，還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英聯王國的罪行以及它爲了支持右翼恐怖份子及希臘內戰與紊亂的煽動份子而對希臘內政所作的干涉。

這些事實如下：

(a) 英國大使 Mr. Leeper 以及英國現任公使 Mr. C. Millan 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Plastiras 政府與民族解放陣綫締結 Varkiza 協定時都是在場的。英聯王國因此承擔了保證履行此項協定的義務。但是大家知道英國駐希臘的代表曾用各種方法鼓勵破壞此項協定的基本條款 (Mr. Tsirimokos 的聲明第十三頁；Mr. Kyrkos 的聲明第八頁)。

(b) 根據英國大使 Mr. Leeper 與希臘首相 Mr. Voulgaris 換文的摘要，英國特派團對於“希臘行政組織、警察、憲兵的訓練以及監獄事務皆掌有絕對管轄權”(S/AC.4/52, 附件一, 第七頁)。

(c) 君主主義派報紙 Vradini 八月六日有一專論言及一九四六年八月在 Olympus 山區所進行的掃蕩運動，據稱在場的英國組織員之一曾謂：“他們對於希臘軍隊現在業已學得的本領感到很驚奇”(見上列同一文件，第二十三頁)。

但是英國的干涉絕不限於行使壓力、支持右派，這是較爲政治的辦法。實際上各個不同的證人所提出的不同的備忘錄、證言以及向調查團所提的文件原件都證明英國駐希臘的軍隊也曾會同君主法西斯主義兵士及團體積極參加許多恐怖行動。

(A) Florina 區民族解放陣綫委員會的備忘錄 (S/AC.4/SC.2A/37, NO. 24) 稱：

“一九四五年夏季英軍以大砲及機關鎗包圍 Volto (Rudnik) 村鎮並向之轟擊。如此轟擊整夜未停，許多‘X’及‘國家主義份子’搶劫 Vorino 及 Klitero 村鎮。”

它繼續稱：

“英國將印度軍隊駐紮在 Bena, Soufous, Cladoranin, Amondeon, Kelli 等等地方。在整個夏季中，除有少數希臘憲兵參加，作爲點綴外，他們對於被迫害的民主人民進行掃蕩戰……”。

(B) 證人 Nikolaos GIOULTSIKOS 在 Strumica 地方經調查團訊問時說：

“英軍係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進入 Karadzova 區域的 Prodomo-Neromilo 鎮……他們殺死 Prodomo 鎮上的一個居民 Michel Hadzi-

Dimitri, 並且在街上見人便打 (S/AC.4/PV/57-C, 第十八頁)。

(C) Markos 將軍備忘錄中載有關於英國軍隊參加各種恐怖行動的大量資料。

備忘錄第三百四十頁稱：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陸軍少校 Mandras, 後備少尉 Georghiou 連同 Stef. Papakofos 及 Sergi Golios 的 Maimanis 隊伍在三個英國人指揮之下——就是一個步兵中尉，一個中士和一個陸軍上尉——組成一支軍隊去封鎖 Fanari 鎮。他們逮捕並虐待許多民主人士……並縱火焚燒 V. Vamboulis 的家宅。V. Vamboulis 的兒子過去曾經因爲參加愛國運動而被德軍所殺。”

備忘錄繼續稱：

“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英國官兵在 Paliouri 鎮上會同希臘國家警衛軍及右派武裝團體逮捕了五十名男女民主人士。英國軍官並曾使用坦克車”(第三四〇頁)。

又說：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英兵會同 Velendzas 及 Maimanis 隊伍利用坦克車包圍 Palama 鎮……並虐待許多民主公民。”

備忘錄第三七九頁稱：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當 Volos 鎮上居民散會返家之際突被中尉 Antipati 所指揮的憲兵隊所攻擊……當時有英國組織員 Linaker 在場。人民解放軍四人被殺；大概二十人受傷。”

英軍之參加恐怖行動也由 General Markos 向調查團所提的一項文件原件所證實。那就是中部馬其頓希臘軍隊指揮部致希臘陸軍參謀部的公函。上有陸軍中將 Athanassis Bitsakis 的簽字。從此項文件我們獲悉某一個共產黨人曾經在 Palaiofite 鎮上滲入國家主義組織；嗣後他到了 Larissa 並向該處英國當局(仍原文之舊)及憲兵站聲明說在他的鎮上有若干“Ohranites 黨人”，“因此”，文件繼續稱“一支憲兵分遣隊連同英國警察共計一百人在英國軍官指揮之下便包圍了這個鎮。當時鎮上居民都居家未外出。”

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些文件，尤其是 General Markos 所提的那些文件，在確證英國對於希臘反常情形所負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無疑的，這就是英聯王國代表團這樣頑強地反對調查團承認這些文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甚至於在報告書稿中提出同

樣的評述。英聯王國代表團因此要否認在 Thessaly 有民主軍總部的存在，並否認該總部曾向調查團提出許多文件。但是希臘的真實情形，連同一切的備忘錄及文件原件都已經傳遍了整個的世界，有些人來到希臘表面上是“爲了建立希臘的秩序與和平並且主張公道”，但是事實上却違反了希臘人民的意志，現在這些文件首先便暴露了這些人的真實行動。

上面所援引的事實無可否認地證明英聯王國對於在希臘發生的事件以及混亂狀態所應負的責任。從這些事實中可以得到什麼結論呢？可以得到的結論是英軍自從他們到達希臘以來就支持明目張膽的恐怖的政權，他們甚至於會同恐怖團體、希臘正規軍以及憲兵隊，搜捕安居樂業的村莊，因此激起目前在希臘各地蔓延的混亂狀態與內戰。在希臘境內所作的調查已經明白證明這一點。

此項聲明是說明希臘內戰的惟一真因，現在爲結束起見，我想強調：報告書稿第五部分——“關於事實的聲明”——必須加上一些增補及更正之後方才可以切實地說明過去兩年來在希臘形成的真實情形。此種情形自始就富有造成內戰的萌芽，因此無論如何對於歐洲這一地區的和平終是有破壞的危險。

除了上面所提出的保留外，我們可以通過報告書稿的這一部分並且認爲可據以達成適當的結論。

三a. 希臘國內的南斯拉夫傀儡

在本報告書第一和第二編，我們大致指出關於希臘方面所指希臘游擊隊活動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一說如何前後矛盾。我們的理由雖然間接根據報告書稿第五章，可是對於其中的證據作有效的利用。此項證據連同本人剛才提出的補充與修正各點充分證明希臘內戰完全是由於內部原因而起而希臘人民目前鬥爭的對象是反民主政權的專制與外國佔領希臘。從此項證據中顯然可見希臘畸形的對外關係，尤其是與巴爾幹民主國家的關係，應歸咎於希臘所採的全部政策。

下列事實把我們剛才說的話很顯明的襯托出來。

該報告書稿第六章“控告希臘庇護南斯拉夫傀儡的證據”所引各證人供詞中的事實及證物很明顯地指出戰後的希臘成了戰犯、人民公敵和巴爾幹各國逃兵的天堂。關於希臘國內情形，Mr. Sofoulis

黨的機關報 Vima 對戰後希臘的情形有如下一項報導：“在戰時被佔領的國家恐怕祇有希臘對以往的通敵份子表示如此寬大的態度。希臘可以稱爲通敵份子的樂園。”這既然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那末戰後的希臘成爲巴爾幹傀儡通敵份子和這一類人的樂園，也是千真萬確的事。

根據本人就希臘國內傀儡問題所作聲明(S/AC.4/28)所提供的資料，再根據若干證人的誓證，從南斯拉夫來的這一類人現在有一大批在希臘。這些人當中有一些人，如 MLADENOVICH-MLADENOSKI, TSANGAROV, TRAJKOVIC, Nikola Ivic 等等甚至受希臘政府指使，到調查團面前替希臘政府作證，攻擊南斯拉夫。

假如我們加上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政府所提出的文件同時記住應這兩個政府的請求而傳訊的各位證人所作聲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便很清楚了。這整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不得不有肯定的解決的程度了。

希臘方面辯稱這一類通敵份子刻在希臘政府嚴格控制之中並且已經關在集中營。

但是證人 Nazmi AZEMI 的供詞(S/AC.4/PV/8, 第三十六頁)和第一組在 Syros 就地調查的結果都把希臘政府的說法推翻了。此外，第一組曾經看見這些人在雅典街上自由走動(S/AC.4/SC.2/PV/5, 第十一頁和第十五頁)。另外一點是他們的經濟來源不是以普遍的勞力或者以智識工作換來的而是有另外不同的性質。本人在雅典提出聲明(S/AC.4/PV/28, 第十七頁)的時候，曾有機會向調查團提出希臘公安部發出一項文件。從這項文件可見在 Syros 的傀儡們自希臘政府獲得物質救濟，在十月的那一個月內公安部發給他們五千萬希臘幣的一筆款項。事實上證明此項事實的還不止這一項文件。

此外，據報告書稿(第十七頁)所引的各項文件與各證人的供詞，這一般傀儡顯然是在到達希臘以後很久才入指定的集中營的。這種所謂拘禁實際上祇是局部的——關於一部份人像 Milan MAXSIMOVIC 和 FILOVIC，在雅典自由生活的情形第一組已能證實——而且拘禁是在七月與八月以後才開始的。這一點頗值注意，因爲正在那個時候，希臘當局要作若干準備工作，其動機現在已經很明瞭了。在那個時候之前和以後相當時期內那些傀儡份子有一部份被派至靠近邊界各處如 Florina, Salonika, Larissa 和 Volos 等地活動。

希臘方面甚至想否認這些匪徒有被派至邊區一帶活動的事實。雖然如此，證人 Emini AZEMI 和在希臘傳訊的證人 Apostolis VITANIOTIS 的供詞 (S/AC. 4/W. 12/Rev. 2, 第十三頁和第四十八頁); Florina 區民族解放陣線 (EAM) 委員會的備忘錄第十七頁; Florina 區人民愛國陣線 (NOF) 委員會的備忘錄 (S/AC. 4/177/Annex 4b); Pashalis PAPADOPOULOU 向調查團 F 組提送的備忘錄 (S/AC. 4/SC. 9/1, 附件四, 第四號) 等等都顯明確實地證明這些匪徒, Chetniks 黨羽和 ballistes 黨羽在靠近邊界各地自由行動並且是組織完善從事有組織的行動。這些匪徒有一隊攜帶希臘當局供給的武器在 Belasitssa (Beles) 山的附近地方企圖越境進入南斯拉夫, 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更形嚴重的是武裝的 Chetniks 與 ballistes 匪幫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和秋天, 沿南斯拉夫邊界的 Florina 區一帶, 會同希臘軍事當局經常在夜間出動巡邏; 他們在南斯拉夫邊界上肆意挑釁並在接近邊界的鄰近希臘鄉村如 Aghia Paraskevi, Katoklinai, Kladoahi, Parori 與 Ethnico 以有計劃的行動逼害當地良民。凡此種種事實業經上述各項備忘錄與證人的供詞證明屬實。

其後, 希臘當局想把這些通敵份子的罪行說成了南斯拉夫所挑撥的邊境事件或者是從希臘方面進入南斯拉夫和退到南斯拉夫境內的匪幫所為。然而為了這些邊境事件而傳訊的各證人所作口供已經把希臘方面的假說根本推翻了。

此外, 從證人 Nadmi Emini AZEMI 的供詞和報告書稿第十五及第十六頁所載的其他證人的誓證, 我們很明顯地知道在希臘國內的南斯拉夫傀儡份子曾組織各種政治委員會。這些組織無疑的有一定的宗旨與活動。此外, 因為這一批傀儡份子與國外的傀儡和反民主的南斯拉夫份子有密切關係, 所以希臘當局供給不少反南斯拉夫的宣傳材料 (TASIC 的聲明, S/AC. 4/SC. 2/PV/7, 第十五頁)。

該報告書第六章雖然載有關於這個問題的不少資料, 本人仍舊認為這些資料未經充分利用或者未經充分整理到使我們對整個問題有真正認識的地步。因此本人認為這些話非常有用, 幫助我們對整個問題獲得比較準確和正當的結論。

該報告書第七章“希臘勢力伸張政策”標題下的資料也應有更多的重要事實加以補充。

例如 General Scobie 於一九四五年十月間視察希臘北部後發表的如下一段聲明我們應該補充提

出; 在他的聲明中有這樣的一段: “英國軍隊在希臘的社會安定與民族利益未實現之前, 不自希臘撤退。”我們同時也應增列南非洲總理 Jan Smuts 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雅典停留的時候所說的下列一段話: “希臘人民, 不要灰心, 把你們的頭抬起來, 準備迎接光明的前途——更偉大的希臘會復興”(S/AC. 4/PV/21, 第十四, 十六頁)。本人認為英國政治家和軍人所發表的言論與希臘戰後政權伸張勢力的野心應該有連帶關係。惟有如此, 我們才能充分了解 Mr. Tsaldaris 在 Salonika 發表的演詞和其他希臘宣傳家和政客如 Argyropoulos, Jakovu 副部長, Merenditis 將軍和其他的人的言論的苦心孤詣。這些人的文章與聲明都列入報告書稿 (第二十二頁)。

再者, 該報告書應當記載本人在雅典向調查團提出聲明之時附帶提出的地圖三張。這些地圖是 D. Vakas 將軍, O. Moskovitis 和 G. Vasilidis 中校所作論著的附件。在這些地圖上南斯拉夫的領土竟變成希臘國土的完整部份 (S/AC. 4/PV/12, 第六及第七頁)。當時本人也提出一張在一九四六年時私人出版的地圖, 這張地圖也把大部份的南斯拉夫領土劃為希臘的領土 (S/AC. 4/PV/21, 第十六頁)。

所有這些文件與事實——希臘朝野人士的演詞及論著, 外國軍人及政治家的演詞, 把希臘邊界向北推進把鄰國領土據為已有的地圖——凡此種種本人認為調查團報告書的有關各章應予記載, 因為這些文件與事實足以代表希臘目前流行的一種心理, 換句話說, 這是一種伸張勢力的心理與狂熱, 與歐洲這一部份緊張局面的造成, 乃至與希臘的心理狀態大有關係, 因而有隨時發生事件並與鄰國發生衝突的可能。

三b. 邊境事件希臘一方的說法

壹

(A) 在 Mr. Tsaldaris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備忘錄中, 希臘政府列舉南斯拉夫挑撥的事件二十次。

(B) 希臘政府作為文件向調查團提出的“希臘邊境事件”一書提到五十六次事件 (此數包括備忘錄所指的事件)。

一. 此數內有十四次得稱為與軍事行動有關的邊境事件並可歸為下類:

- (a) 向希臘邊界崗位開槍射擊…………… 一件
 - (b) 從南斯拉夫領土方面向希臘領土開槍射擊…………… 二件
 - (c) 南斯拉夫士兵越界侵入希臘領土… 一件
 - (d) 希臘士兵在南斯拉夫境內被俘…… 二件
 - (e) 南斯拉夫船隻侵入希臘領海…… 一件
 - (f) 希臘漁民連同漁船在希臘領海被扣留…………… 一件
 - (g) 希臘飛機在南斯拉夫上空被擊落… 一件
 - (h) 南斯拉夫邊界守軍接濟希臘游擊隊 五件
- 二. 所舉五十六次事件中，據說希臘游擊隊越界情事計有：

- (a) 自南斯拉夫至希臘…………… 十次
- (b) 自希臘至南斯拉夫…………… 三十次

貳

(A) 南斯拉夫代表在雅典發表聲明 (S/AC.4/PV/24) 時，曾說：

一. 第二編，(a)段，第九頁，在七月、八月、九月三個月內，希臘軍事當局將邊界守軍各單位自下列邊界崗位撤退：第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九，七十，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及九十八號崗位。

二. 第二編第十頁——自戰事結束後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期間內，希臘軍事當局從未派兵駐守下列各段的邊界崗位：自高地第二三七〇號(Nidze)至高地第二〇〇六號(Mala Rupa)沿 Nidze-Kozuh 山脈六十五公里的一段；自高地第一四七四號至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希臘邊境銜接一點沿 Belasica 山開始的山脈二十公里的一段。

此說曾經調查團在 Mouriès，其後又在 Skra，兩地辦理調查時予以證實 (Corporal JOANNOU S/AC.4/PV/57-E，第二頁)並經希臘政府在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文件 (S/AC.4/1；第九十八頁——d 段及 e 段) 中承認。

(B) 南斯拉夫代表在雅典提出的聲明 (S/AC.4/PV/24) 中曾向調查團指出這一點並請載入紀錄，聲明希臘政府控告南斯拉夫主動的各項事件大多數是在邊界上未有希臘邊防軍駐紮的各段發生，希臘當局對於各該段的情況一無所知，因此對於該區所發生的事件，也無所聞。

叁

(A) 雙方提議調查團應研究希臘指控的邊境事件：

一. 希臘代表提議：

- (a) 據稱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 (分為九次事件)；
- (b) 據稱在 Skra 發生的事件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
- (c) 據稱在 Idomeni 發生的事件；
- (d) 據稱在 Aghia Paraskevi 發生的事件；
- (e) 據稱在 Agios Germanos 發生的事件。

二. 南斯拉夫代表提議：

- (a) 據稱在 Perrikia 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 (b) 據稱在 Chryszi 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
- (c) 在 Lake Dojran 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B) 根據雙方提議，調查團審查下列事件：

一. 依照希臘代表的提議：

- (a) 據稱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 (b) 據稱在 Idomeni 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
- (c) 據稱在 Skra 發生的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一階段)；
- (d) 據稱在 Aghia Paraskevi 發生的事件。

二. 依照南斯拉夫政府的提議：
無。

肆

經調查團審查的事件

(A) 據稱在 Aghia Paraskevi 發生的事件：

一. 關於這次事件，希臘方面的控告如下：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希臘邊界第五十五號崗位受來自南斯拉夫方向的機關槍掃射；同日晚間，游擊隊一隊襲擊 Katoklinai 及 Aghia Paraskevi 的憲兵隊崗位，其後據說藉南斯拉夫邊界崗位守軍的協助，退入南斯拉夫。

二.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游擊隊三十名乘黑夜由南斯拉夫邊界崗位守軍掩護向希臘邊界第五十五號崗位開槍射擊。同日晚間，同一隊游擊隊據

說曾襲擊 Katoklinai 及 Aghia Paraskevi 的憲兵隊崗位。事後這些游擊隊據說公然退入南斯拉夫境內。

關於希臘政府所說第五十五號希臘邊境崗位被南斯拉夫方面開槍掃射；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希臘游擊隊與守軍激戰後由南斯拉夫邊境守軍掩護退入南斯拉夫境內，又游擊軍一隊于八月七日夜間退入南斯拉夫境內（S/AC.4/SC.2A/42）各點，經調查團傳訊的希臘證人 Lieutenant STEFANIDIS 與 Private TSIRIGOS 未說一句可以佐證的話。

證人 Private TSIRIGOS 說關於受游擊隊襲擊一點，據他所知，情形是：

“當時正在夜間。我看見有些人迎面來，便高呼“停步”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可能是在田裏工作的平民。”

調查團問：這些人有沒有穿制服？證人回答“我們如何看得出他們有沒有制服？”

調查團問他是否確實知道游擊隊在那一點越界，證人回答說“第五十五號邊境崗位守軍可以告訴你。”

證人答覆關於游擊隊事後撤退的問題，說：

“……大約在凌晨四點鐘的時候，那一隊人分為兩股，一股沿路向 Ethnico 逃遁，另一股則向 Aghia Paraskevi 退却”（S/AC.4/SC.2A/32）。

關於游擊隊退入南斯拉夫一事，證人 Lieutenant STEFANIDIS 就他所知，提出下列一段聲明。

“……正在那個時候，我們聽見在那地方發出槍聲，然後又聽見南斯拉夫邊境那邊開槍還擊。我感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S/AC.4/SC.2A/42）。

如此武斷的聲明萬萬難證實游擊隊越界進入南斯拉夫或游擊隊確受南斯拉夫邊防軍協助。

（B）據稱在 Idomeni 發生的事件：

一。希臘政府控稱“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駐 Idomeni 的憲兵部隊被匪幫十五人襲擊……匪幫不敵逃遁，竟公然退入南斯拉夫境內”（希臘邊境事件，第五十三頁，第九號）。

希臘伍長 JOANNOU 就此問題在調查團面前說，“該匪幫約有三十至四十人”（S/AC.4/PV/57-H，第三頁）。

二。經調查團傳訊的希臘政府方面的證人沒有一個能夠證實游擊隊“公然退入南斯拉夫境內”。

（a）關於游擊隊越界一點，希臘證人 GIORGIOU-MOURTAZOGLOU 在調查團面前提不出任何證據，調查團根據美國代表團團長所說“這個證人對調查團毫無價值”的理由，拒絕接受這位證人的口供（S/AC.4/PV/57-H，第十一頁）。

（b）證人 TSAKIROPOULOS 在調查團面前供稱游擊隊強把他帶走並用他的一頭驢，運送受傷人員到南斯拉夫境內。

調查團問他們越界的時候，曾否被南斯拉夫軍隊發現，該證人答稱：“當然未被發現，當時天已經黑，Serbs 人不會看見我們的”（第十八頁）。

其後，他說在越界的時候，遇見南斯拉夫士兵數名和游擊隊交談。調查團問他如何能夠認識士兵的制服，該證人回答：“我們相距不遠。這個兵當時躺在地上，等到我們走近五碼或七碼的距離，他才站起來”（第二十三頁）。

證人 GHIKOUDIS 說他和證人 TSAKIROPOULOS 曾經一度把受傷人員越界抬到南斯拉夫境內。

調查團問當他說遇到若干名南斯拉夫士兵的時候，他在什麼距離聽到“停步”的口令。該證人回答：“我們和這些兵祇離兩三步，幾乎把他們碰倒”（第二十四頁）。

調查團問該證人是否認得出所遇士兵的制服，他的答覆是：“天已經黑了因此我認不清他們穿的什麼衣服。”

調查團未開始訊問證人之前，先接到證人誓證一份：

調查團問該證人向憲兵隊提出口供時是否曾宣誓，他回答說：“否”（第二十五頁）。

調查團問他在調查團面前所說的話是否能夠發誓，證人回答：“……本人不能宣誓作證”（第二十五頁）。

調查團又提出同一問題，同時哥倫比亞代表警告證人假如不宣誓，他的供詞將被宣告作廢，但是該證人仍舊回答：“我不能宣誓”。

因為一名證人被拒絕了，其他兩名證人就主要的問題——所謂在南斯拉夫境內與南斯拉夫士兵會晤的問題——被盤問的時候，提出自相矛盾的供詞，這三位證人未如希臘代表所說在宣誓之下向希臘當局提出供詞，又因為這一位證人以後又拒絕宣誓作證，因此關於此次所謂事件希臘方面的控告是不正確的，希臘方面的證人在道德上與法律上均無價

值，所以當日該地並未發生事件，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C) 據稱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

一、關於據稱發生的事件，希臘政府的控告如下：

(a)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襲擊 Surmena 村希臘守軍的游擊隊來自南斯拉夫；

(b)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南斯拉夫士兵向游擊隊大聲呼喊並招手鼓勵他們退入南斯拉夫境內；

(c) 這些兵在靠近尖塔的一帶進入南斯拉夫(?)領土，以便掩護游擊隊退却；

(d) 南斯拉夫士兵向希臘士兵開槍射擊；

(e) 事後，游擊隊退入南斯拉夫境內(根據備忘錄與希臘邊境事件法文本第二號b第四十一頁與第四十二頁)。

此外，希臘政府於十二月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文件，其中包括關於游擊隊在事後撤退方向的另一項控告。這一項控告說：“匪徒被擊退後逃入南斯拉夫境內，換句話說，即逃入離第一六九五號高地不遠的南斯拉夫邊界崗位裏面。”

事實上，希臘政府當時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備忘錄和在希臘邊境事件一書中均未提到這一點而被傳訊的證人中也沒有一人提到這件事。希臘政府對於如此重大“事實”和如此嚴重的控告竟然不提，可以說是非常離奇的事，同時也很能代表希臘政府的一貫態度。

希臘伍長 CANELOPOULOS 就所指事件以及南斯拉夫向希臘兵開槍射擊一事在調查團開始調查這次事件時，曾說希臘兵未曾向南斯拉夫兵還槍。

“……他們所以未還槍，是因為奉有嚴令不得向南斯拉夫方面開槍並須避免與南斯拉夫軍隊發生任何衝突”(S/AC.4/PV/57-B, 第三頁)。

二、希臘政府傳喚若干名證人前來調查團作證，以便支持其控告，但這些證人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以後再提到他們。以下是這些證人就希臘控告各節所說的話：

證人 Captain NIKITAS 說游擊隊迫不得已只有退入南斯拉夫。這就是該證人對英國代表發問的答覆。

當這個證人被問他說的話有什麼根據的時候，他答稱：“我所根據的是一般消息，被俘人員的報

告和被匪徒俘去，其後釋放的希臘士兵的口供”(S/AC.4/PV/57-B, 第十二頁)。

關於所謂游擊隊退入南斯拉夫一點，這個證人所能說的不過如此而已。可是據他說供給此項情報的人，即所謂目擊當時情形者，並未到調查團面前作證。

這個證人為了誇大其詞起見，顯然想入非非，伴稱他本人命令部下士兵用白砲向南斯拉夫士兵開火，並說他們是先受南斯拉夫方面轟擊：“……本人立即下令放白砲，把兩吋口徑的白砲向開火的對方瞄準……”(S/AC.4/PV/57-B, 第十二頁)。

Lieutenant BEROVALIS 說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一役曾任一小隊的隊長，率領手下的士兵抵達邊界地方利用傳譯員和南斯拉夫邊界守兵和南斯拉夫邊界崗位的指揮官交談。當時他要求南斯拉夫人員准許他們進入南斯拉夫境內，以便從後方襲擊在希臘境內的游擊隊，把他們消滅，但是南斯拉夫軍隊拒絕不肯，隨即向他和他的手下的士兵開槍射擊。

他又說他在邊界與南斯拉夫軍隊發生衝突，為時十分鐘，又曾下令開槍，結果他的士兵用三挺機關槍向南斯拉夫士兵掃射。

可是數分鐘前，他告訴調查團說：

“但是本人命令部下不許開槍，因為我們奉有上級嚴令，在離邊界一千公尺以內，不得開槍……”(第二十頁)。

調查團問：這次衝突，希臘與南斯拉夫士兵之間的距離有多遠，該證人提出各種不同的答覆：

“大約有三十公尺之遙”(第二十一頁)。

“在 Serbia 境內三十公尺的距離”(第二十二頁)。

“雙方距離約有四十公尺”(第二十三頁)。

調查團問距離到抵有多遠，他回答：“離邊界零公尺”(第二十三頁)。

根據白皮書所載(第一四七頁)這個證人的供詞有下列一段：“……此後，他的小隊即受來福槍、重機關槍、手榴彈與白砲密集射擊……”

可是這個證人在調查團面前作證時，說南斯拉夫方面未曾用白砲向他們射擊(第二十頁)雖然他在希臘政府面前“宣誓作證”的時候說的正相反。

證人 Sotirios BALIS 是退伍軍人。當 Lieutenant Berovalis 在邊界上和南斯拉夫士兵交談的時候他充任傳譯官，可是他所提出的口供與證人 Berovalis 所說的並不一致：

他說：“我們到達該地的時候立即展開戰鬥姿勢……”（S/AC.4/PV/57 B，第二十六頁）。

這一點證人 Berovalis 完全沒有提到。調查團問：希臘與南斯拉夫雙方士兵距離多遠？該證人回答：“……我們相距約五十公尺”（第二十七頁）。

調查團問：南斯拉夫士兵是否發白砲？該證人回答：“不，他們用手榴彈”（第二十九頁）。

證人 HADJIOPOULOS 是個農夫。據說他曾替 Lieutenant Berovalis 小隊帶路到邊界去。這個證人對於希臘與南斯拉夫雙方士兵的距離一點也提出不同的說法。他說：

“我們相距三十至四十公尺。”

“我們相距四十公尺”（第三十四頁）。

然後他又說：

“我們雙方之間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的距離”（第四十頁）。

關於這個證人，澳大利亞代表說：

“我贊同波蘭代表的意見。這個證人的話不可信。他聽到以前別人所說的話現在我們祇是再聽一遍從前的誓證”（第三十六頁）。

希臘政府把這樣不可靠的證人傳到調查團面前作證，實在不可思議；希臘政府白皮書第一五二頁提到村民 Antoniadis 的聲明。據說此人曾替 Berovalis 的小隊帶路，可是並未曾傳他到調查團面前作證。

三．關於據稱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希臘政府的控告係以所謂“目擊當時情形者”的誓證為根據。其中之一是一名所謂被俘獲的游擊隊員 CONSTANTINIDIS。這個人的證詞載白皮書第五十四頁。同樣的，希臘政府利用這些所謂供詞來支持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抗議（S/AC.4/4/1）。

受希臘政府利用支持希臘在安全理事會對南斯拉夫的抗議的另一位“證人”是希臘 Sub. Lt. JARDINIDIS（S/AC.4/1）。

在同類中的第三個證人是希臘士兵 Periklis SOUMANIS。據說這個人是目擊這一次事件的情形者並曾經和南斯拉夫兵說話等等；其口供載白皮書（第一五〇頁）。

最後，第四名證人是一名所謂希臘士兵 Georgios SOUMANIS，據說曾經被游擊隊俘虜，帶到南斯拉夫去，過了四天就逃出，回到他的隊伍來。可是這個證人在調查團到達的那一個晚上忽然生病被送到 Kilkis 的醫院去。據 Captain Nikitas 說，他患的是“盲腸炎”（S/AC.4/PV/57，第九頁）。

但是希臘政府這一批證人“不知何故未前來調查團作證。”

四．經盤問的一批證人中，沒有一個能夠證實南斯拉夫士兵確曾進入希臘境內或者掩護游擊隊退却。也沒有一個證人在調查團面前說他親眼看見游擊隊退入南斯拉夫境內，也沒有任何一位能夠明顯和確定地說南斯拉夫士兵確曾開槍打希臘士兵。

除此之外，如果我們再看各證人對同一問題的答覆彼此完全不同，同時這些答覆之間又有顯明的矛盾，那末唯一的結論便是所謂在 Surmena 發生事件完全是虛構的，希臘方面的控告是毫無根據的。

五．事實上，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那一天，南斯拉夫的邊境守軍各單位與在邊界這一區，換句話說即在 Belasica 山的 Surmena 一帶駐防的希臘正規軍隊之間並未有衝突情事；游擊隊亦未曾越境進入南斯拉夫，希臘正規軍與希臘游擊隊的衝突完全是在希臘境內發生離邊境很遠——這些事實有當天在該邊區的南斯拉夫士兵經盤問後所作誓證可為佐證。

證人 Private Kiro JORDANOVSKI 在他的誓證裏已經把這一點明確地證實了（S/AC.4/PV/57-C，第五、六、七、八、九、十頁）。

證人 Corporal Djordje ILLJEVSKI 的誓證也肯定地證明這個事實（S/AC.4/PV/57-C，第十四及第十五頁）。

除上述各證人的供證證明當時在邊界的那一地區並無事件發生而外，希臘第三軍團總司令部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公報亦曾予以證實。此項公報全文業經南斯拉夫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提交駐在雅典的調查團（S/AC.4/PV/24 第十七頁，附件五）。此項公報稱：

“剿清在三國邊界連接的 Doiran 三角區一帶活動的亂黨軍事行動於九月二十日清晨恢復執行，結果匪幫不敵，竄入南斯拉夫邊界。公布的數目字有些是過份的。南斯拉夫邊境當局未曾向希臘軍隊開火。當地民衆毋庸惶恐。”

(D) 據稱在 Skra 發生的事件：

一．關於這次事件，希臘方面提出的抗議不無矛盾之處。

例如關於襲擊 Skra 營的游擊隊從何而來一點，

據備忘錄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四時，游擊隊一大隊——大部份人來自南斯拉夫——將 Skra 營包圍。”

根據希臘邊境事件白皮書第五十三頁，第二十一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四時從南斯拉夫及從 Mount Paikon 來的匪徒一大隊把 Skra 營包圍。”

希臘伍長 JOANNOU 告訴委員會：“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四時有 Ellasites 人與南斯拉夫人七百多名組成的一隊從下列三處前來：從 Houma、從 Skra 山又從 Tsoume 而來” (S/AC.4/PV/57-E, 第二頁)。

在另一方面，關於游擊隊嗣後撤退的一點：

據備忘錄說“希臘軍隊抵達以後，多數匪徒退入南斯拉夫。”

在希臘邊境事件白皮書第五十三頁：“當後援開到的時候，多數匪徒向南斯拉夫方面退却，其餘轉向南方。”

JOANNOU 伍長在調查團面前說：“最後強大的後援部隊到達，匪徒即向 Skra 山林撤退，嗣後我們開進該村” (S/AC.4/PV/57-E, 第四頁)。

最後，有一個證人是希臘軍官，名叫做 KOURIS，他為了誇大對南斯拉夫的控告起見，對委員會說南斯拉夫的軍官在 Skra 指揮作戰 (S/AC.4/PV/57-B)。

二. 被盤問的證人沒有一個向調查團說游擊隊是從南斯拉夫來的。

沒有一個證人的話可以證實希臘政府所云南斯拉夫軍隊參加在 Skra 的行動一節確係事實。相反的，調查團問希臘證人——希臘軍官 KOURIS——發生衝突的時候他是否親眼看見南斯拉夫士兵參加，他答稱：“假如你們是指穿着 Serbia 制服的人而言，那麼我的確看見若干名，但他們不是 Serbia 士兵” (第三頁)。

當調查團問他，說所謂在 Skra 的軍事行動受南斯拉夫軍官指揮一說有何根據，證人 KOURIS 回答：“襲擊 Skra 的行動是有組織的，絕非任何頭腦簡單的人能够做的事” (第五頁)。

這是對於游擊戰和作戰策略一無所知的希臘軍官的武斷聲明和個人的意見。

關於希臘政府所云游擊隊退入南斯拉夫一點，沒有一個證人提出肯定的證明。

證人 ANDREANDIS 是 Hanillo 地方的村民。他告訴調查團在他的鄉村附近的 Ravina 山上可以聽見在 Skra 發生激戰的聲音並且親眼看見婦女、兒童、牛羊和武裝男子在九點鐘與十一點鐘之間向南斯拉夫境內的 Mujin 村前進 (S/AC.4/PV/57-F, 第八及第十一頁)。

調查團問他是否親眼看見這些人越過邊界，該證人回答：“他們沿邊界下來，走進 Mujin 村” (第十頁)。

此後在調查團的調查過程中，斷定這個證人當時所在地點離他所看見這一幫人在南斯拉夫境內的地點有七公里之遠 (第九頁)。此外，應該指出的一點是 Corporal JOANNOU 告訴調查團，說游擊隊是在下午五時至六時自 Skra 撤退的。證人 TSREM-BIS 說在 Skra 發生衝突後他和游擊隊在希臘境內停留四天，他本人並未曾越界 (S/AC.4/PV/57, 第三頁及第五頁)。

三. 如果就所盤問各證人的誓證加以分析，再想想希臘政府何故就上述事件經過情形提出各種不同說法，再看南斯拉夫證人何以對於所謂事實一律加以否認，便知邊界的這一部份未曾發生任何事件。凡此種種使我們得到無可否認的結果：此次事件完全是誣告南斯拉夫的人憑空捏造的；除了在希臘境內發生衝突之外，當時在邊境那一區並未曾發生任何事件。

伍

關於希臘政府偽造文件一節，以下可以說是典型的例子：

(a) 希臘政府備忘錄向調查團控告南斯拉夫與下列事件有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游擊隊襲擊 Archangelos 區以後，所謂人民愛國陣綫 (NOF) 的一幫匪徒“事後逃遁並在南斯拉夫邊界崗位砲火掩護之下，越境進入南斯拉夫境內。”

希臘政府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第五十三頁，第二十號沒有提到上述各點大概是因為其後發覺這顯然是無稽的捏造的事實，因為 Archangelos 離南斯拉夫最近的邊界崗位，直綫有五公里之遙況且該地多山，決不可能在這個距離以內用來福槍和機關槍掩護退却。本人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在雅典提出聲明，已經把此項控告加以分析 (S/AC.4/PV/24, 第二十四頁，第二段)。本人分析的結果是正確的，因為當希臘邊境事件一書公佈的時候，希臘政府已不再提到此項控告，因為這樁事情以後完全禁止不談，並且不再列入希臘政府上述的一項文件。

(b) 希臘政府的兩項文件，忘備錄與白皮書，希臘邊境事件兩者之間不無出入之處，而這種不符之處不能認為是技術上的錯誤。這是和事件本身的

了。希臘證人的供詞證實了我們的話為不虛，即在南斯拉夫邊境，程序治安良好，並無此類事件發生。替南斯拉夫方面作證的證人更明確地證實這一點。從那個據說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來看，希臘方面負責指揮的軍官在希臘境內和希臘游擊隊作戰時下令向南斯拉夫邊界的方向射擊。所謂 Kato-
klinai 和 Aghia Paraskevi 事件更明顯地指出希臘當局在上述所謂事件發生的時候，正在對沿着南斯拉夫邊界居民發動定期的襲擊又不斷尋釁。為此目的，希臘當局利用 Chetnike 與 ballistes 武裝匪幫為爪牙。當 Mr. Tsaldaris 發表那一項不負責任的聲明，說兩國之間已經“不宣而戰”時他順便提到其他所謂邊境事件，我們很有理由說他是使用相同的方法，抱相同的目標。

（三）從難民接到的無數報告，來自各人與代表團的信，在希臘和在南斯拉夫聽取的證人口供都間接和直接地證明在南斯拉夫邊境一帶秩序治安十分良好，難民並沒有在南斯拉夫從事任何秘密工作，也未被逼從事此項工作，而且南斯拉夫與希臘境內發生的事件毫無關係。這些聲明和文件與希臘方面所遞送的文件聲明比較，非但件數較多而且從任何一方面看來，也比較可靠，此項證據把希臘方面控告民主的南斯拉夫及在南斯拉夫的希臘難民各點整個推翻了。

（四）此外，經傳訊的大批證人，以及政黨領袖、游擊隊代表、團體代表、被監禁和被拘留的人士。除了他們的證據而外，尚有經過調查屬實的大宗事實乃至向調查團提出的文件。凡此種種都可使調查團明瞭戰後希臘的內部發展與內部情勢難免不引起人民的武力反抗。這種發展與情勢大部份是受英國軍事與政治代表的間接和直接影響。英國軍隊駐在希臘，英國代表又以各種方式干涉該國內政，這是建立希臘現實的局面，造成希臘目前情勢的重大因素。調查團發現我方的論據得到在希臘傳訊的每一個證人和有關希臘情形的每一項文件的支持，這不是偶然的。此外，全世界都知道希臘人民一致團結，擁護在今天代表希臘的全部計劃的一項口號：“國家民主化與獨立自主”。

（五）希臘這種對內政策與內部的情勢在其外交政策也反映出來，同時在這一方面引起國外的反響，這便是對馬其頓與查姆（Cham）少數民族有計劃的壓迫，使這些少數民族有四萬五千人在戰爭結束後到目前的期間內離鄉別井。他們受不了這

個無道之邦，擁護種族至上的機關和法西斯匪幫的恐怖壓迫，到處屠殺，以及焚燬鄉村的政策，迫不得已祇有逃亡求生；泛希臘帝國主義者公然提倡所謂大希臘主義，不惜犧牲希臘鄰近的民主國家的利益，尤其是希臘一方認為與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已經處於戰爭狀態——凡此種種足以代表促成希臘戰後外交政策動態的另一因素。法西斯黨徒、通敵份子與自巴爾幹民主國家逃入希臘的匪徒大致都受希臘當局歡迎；這一批人的組織乃至從事反希臘鄰近的民主國家的活動都受容忍甚至支持（關於這一點有一大批重要的情報業經調查）；尚有在今日我方提出報告書中曾經詳加分析的希臘經常侵犯北鄰各國的事件——凡此種種俱足以證明希臘的國內情況及其外交政策似乎是違背善鄰政策的原則並有損巴爾幹的和平。

（a）證據的檢討

該報告書草案在“證據的檢討”標題下的一部份是否忠實反應就地調查的事實真相的問題在我方聲明的現階段中自然會發生。大體上我們始終難免作否定的答覆。我們認為報告書的這一部份不夠也不能忠實反映就地調查所斷定的事實真相。

我們的說法是以一連串的事實為根據，其中主要各點已經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經過慎重考慮後致調查團起草委員會的各函中促其注意。鑒於此事關係重大，我們擬限於批評該報告書的有關部份，同時保留權利在以後討論的時候指出當時未經注意或者以後在報告書該部份發現的缺點。

（b）第二編、第一章

（S/AC.4/W.13/Rev.4）

一。首先，此項報告書這一部份有關的一章載有像這樣重要的文件所不應有的若干種說法，不正確的事實與聲明，我們認為是一項嚴重的缺點；這樣的一項文件實在只能就確定的事實作客觀的報道。

例如在第一章C的第二頁末尾有下列一段話：“根據下列證人的供詞，希臘難民曾被編入南斯拉夫正規軍……”

但是調查團不會不知道任何希臘證人與任何文件都未提到希臘難民被編入南斯拉夫軍隊這回事。第三頁上所舉支持此項說法的證人也未提到希臘難民有參加南斯拉夫軍隊的事情。根據這些證人及其

他證據，在一九四四年底和佔領軍作戰的一部份游擊隊依照游擊戰術的原則從一個戰區轉移到另一戰區。這一隊游擊隊當時據說是受 Gocev 指揮，在法西斯佔領軍投降的時候，這些游擊隊是在南斯拉夫境內。根據希臘證人本身（TSAOUSSIS 等人）的供詞這一隊在一九四五年復活節的時候被解散了，但是其中一部份人員繼續在南斯拉夫各單位服役和當時時期，等將來依照正常的方法聽候遣散，然而各該單位一大部分在戰爭結束的時候早被解散，所以大部分人員像南斯拉夫大部份的游擊人員一樣也跟着被遣散了。

這些人顯然不是來自希臘的難民而是希臘的游擊隊員。他們像其他游擊隊一樣，在希特勒佔領的時期到處作戰，不考慮國界的問題。

第三頁所提到拿來支持上述假說的關於 Kocev Trescenski 退伍的文件與希臘證人 Filippos VASSILIOS 和 VELIANIDIS 所說的謊話適得其反。事實上這一項文件證明這一隊游擊隊的人員在戰後雖然暫時在南斯拉夫軍中服役，可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依照正常程序被解散並且接有退伍證書（S/AC. 4/C. 2A/9），決不如希臘證人 VELIANIDIS 及 TSETTEROKLIS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間作證時所說這一批人被留用的目的是為了以後送回希臘去。

在第五頁，一至六，第三段末尾有如下一段：“此外，關於在 Bulkes、Bitolj 和南斯拉夫其他區內的希臘難民接受武器的事實時常被人提到……”

此說見 C 段“接濟武器”項下。該段引證人 THEODOROU、VASSILIOU、VALTADOROS 及 CUPARIKOV 的供詞，企圖證明南斯拉夫當局把武器供給希臘游擊隊。驟視之，這一項聲明好像是隨意補充一項已經由各證人充份證實的事實。現在假如我們記住這個證人 VASSILIOU 所說的“接濟武器”祇是根據他個人的經驗——某一個來歷不明，名字叫做 Lazaros 的人在南斯拉夫給他一桿手提機關槍；假如我們記住單就證人 VALTADOROS 本人來說，他唯一的證據就是說某一游擊隊隊長在希臘告訴他，已往他曾經去南斯拉夫的邊界崗位領取軍火；而 CUPARIKOV 的說法更離奇了，他說他所屬的一隊的隊長已往曾親自把軍火帶到希臘來；那麼我們便不得不認為上述的假說與事實適得其反，或者符合希臘政府所作毫無根據的控告。因此我們更不得不認為：關於所謂來自 Bulkes 等地難民收到武器一點，從來未有人在調查團面前“時常提及”。

關於來自南斯拉夫游擊人員獲得軍火接濟的問題被傳訊各證人所提誓證不特完全缺乏根據而且顯然是無稽之談，那末此項假說的內容必須較為確切並須有確定的日期可資佐證否則便是沒有根據。可是，結果所證實的適得其反；控告既無內容，證據也不確實。因此全部假說——尤其是目前所用的形式——顯然不應在一個像調查團報告書稿一類的文件中提出。

我們必須指出該報告書草案的這一部份為支持希臘控告所引用的證據大部份是來自未經傳訊的希臘證人：Trayan TSALBOURIS、Efstratios PAPAYANIDIS、ATHANASTOS、KONSTANDINIDES、Ioannis INDOS、Omiros ARGHIRAKIS、Stavros KARABATSAS 等人，和從南斯拉夫逃到希臘的叛徒，特別是 TRAJKOVIC 和 CANGAROV 這兩個人。

我們在此項聲明的有關部分，曾經看到未經傳訊的希臘證人。我們曾經指出希臘政府為某種不明的原因又遵循離奇的程序，把若干名重要的證人藏起來。這一批證人既然時常在安全理事會中被提到，因此對調查團應該非常有用。例如希臘政府本身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所編的 S/AC. 4/67 一覽表中曾提到 E. PAPAYANIDIS 這一個證人，可是這一份表經過修正以後，就把這個證人的名字刪去了。此外，希臘方面又把 TRAJKOVIC 和 CANGAROV 二人從一覽表中刪去，又乾脆把一大批證人，例如 Surmena 事件最重要的目擊當時情形者，藏匿起來，由此顯然可見希臘政府本身把他們名字從一覽表中刪掉。

此外，假如採用程序，引用未經傳訊的所有證人的供詞，那末就應當有方法地和有計劃地貫徹到底，不管後果是甚麼。證人 E. PAPAYANIDIS 自稱在南斯拉夫當過人質；他是希臘方面的證人中唯一可能知道關於人質的問題。希臘方面把這一位有用的證人收藏起來，自然有某種特殊的原因。第一章 C，第六頁，第三段(d)款下為了支持希臘方面控訴南斯拉夫聯絡人員越界進入希臘而提到的證人 TSALBOURIS 提出很有價值的口供。Mr. Tsaldaris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文件 S/AC. 4/1 中把這個證人的供詞從詳送達安全理事會。這個證人也應傳到調查團面前作證或者引用他的供詞來支持此項控告，因為他曾經聲明他本人是當時在希臘北部某一武裝法西斯團體（VMRO）的團員。遵照法西斯佔領時代的一般趨向，這個團體參加了一個普

遍的運動其目的在求成立大馬其頓尼亞（Greater Macedonia）以反希臘和反南斯拉夫為號召。如果能夠把這一個證人傳到調查團面前作證，一定非常有用。希臘一方無緣無故把這一批證人藏起來，決不是偶然的事。因此我們認為不當引用這一批證人的供詞來支持希臘方面的若干項控告並讓調查團的報告書稿有這種前後矛盾的地方。

和這些問題有關的還有下列這個事實。報告書稿第一章C提到Aghia Paraskevi和Katoklinai兩事件兩次——第一次在第七頁第四段，後一次在第九頁第六段末尾。把若干已經調查過的事實與調查這些邊境事件的結果共同提出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關係如此微妙的一項文件，兩度提到這些事件而不同時公布調查的結果，那是不可接受的；這些事件的唯一證據祇有從希臘白皮書，邊境事件的報告，節錄一段。如此程序既違反邏輯又不符實際情形。調查團雖奉有命令去查明事實真相，却用希臘一方的理由來證實Katoklinai及Aghia Paraskevi事件——這種程序是決不可接受的。相反的，調查的正常程序是先審查值得調查的控告，然後利用調查的結果作為下結論的根據。

關於在Aghia Paraskevi及Katoklinai發生的事件，我方聲明有關的部分已經根據調查的時候聽取希臘方面的證人的供詞與其他不少證人的供詞加以詳細分析。這一批證人全都表示上述事件——其實不祇是上述事件——是希臘當局主動，其目的在向南斯拉夫示威。

因此我們認為這許多囉囉嗦嗦不必要的事件為的祇是增加調查團報告書稿的頁數，重量而不重質，其結果祇有減少這一項重要文件的價值而已。

二. 在另一方面，我們發覺報告書稿毫無理由地說若干所謂事實實係南斯拉夫當局之咎，這令人不勝詫異，雖然實際上證人的供詞以及事實的分析都證明和南斯拉夫當局毫無關係。

第一，我們感覺不得不指出該報告書稿有關的一章為了袒護希臘一方起見，大體上把南斯拉夫當局牽涉到若干所謂事件，實在太過隨便了。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的微妙複雜，不是報告書稿第一章C這樣隨隨便便就可以解決的。我們強調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再來討論這個問題。目前我們暫且限於略舉數例。

第一章C第四頁題為“徵募難民參加游擊隊”的第二段引證人A. TSEMBIS及TSAKIROPOULOS來

支持希臘方面控告南斯拉夫當局“正在徵募游擊隊及希臘平民入伍，被派赴希臘”。根據本段所提兩位證人的實際口供，勸他們參加游擊隊的是希臘游擊隊人員。希臘游擊隊人員——A. Tsembis及Tsakiroopoulos——本身并未說南斯拉夫當局和此項勸告有任何關係。該報告書稿何以載有此類不確的報道，實在不可思議。

同頁同段引證人PAPAILIAS及TOLIOS來支持同一控告。在報告書同一部份引證這兩位證人的供詞並未提到南斯拉夫當局：Papailias的誓證提到Glavni-Odbor和Egeicka Kancelaria（“上級委員會”與“愛琴辦事處”），至於Tolios，他祇提到在Bulkes的黨部。即使對這些證人供詞的一般內容的批評及保留，置之不顧，我們仍須注意這些證人供詞並未提及南斯拉夫當局，也未將任何責任推諉到南斯拉夫當局的身上，可是目前的報告書反而有這個意思。

第四頁題為“供給游擊隊武器及物資”的第三段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

為支持希臘控告南斯拉夫當局將物資供給希臘游擊隊起見，該段引證人GEORGANTAS的口供，說在希臘的游擊隊人員聽到調查團到達，就奉令脫掉塞爾比維亞的制服，儘可能時穿上英軍制服。暫且不問這一項聲明是否誠實，我們必須指出這一段聲明的本身和所謂南斯拉夫方面接濟游擊人員的問題彼此斷難發生連帶關係。

在同一段，為了支持同一控告起見，報告書引證人MANTZOURAKIS和VALTADOROS兩人的話，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

在第五頁第三段（C）項下，上邊已經提到的證人THEODOROU、VASSILIOU、VALTADOROS及CUPARIKOV說是曾經就接濟武器與軍火一事作證，然而所提的證據非常薄弱。這一批證人，至少第一位或第二位，對於這個問題說不出所以然而且並無確實的證據。據說是CUPARIKOV所講的一段話首先應該審查是否可靠或可信（試問像這個證人本身所說南斯拉夫高級軍官一名駐在離邊界有五十公里的地點，竟然能夠運輸軍火。試問此說是否真能令人相信？）；唯有經過審查以後纔能決定是否有援引的價值。

本段所舉各例——這一類的例子還不止這幾項——證明該報告書稿對於用來支持此項控告和那項控告的證據究竟那些可以援引或者敢提出來而至

於防礙任何一方，這一點完全沒有分寸。這個問題的本身既然如此微妙，上述的考慮不是小節，不可以輕易忽略。

三．該報告書這一部份的第一章C節中有更多不確的事實及聲明。

例如在第二頁第一段提到證人 Grigorios HARISMIDES 並援引他就 Bulkes 事件提出的證據，雖然這個證人從來未說他曾經在 Bulkes。看他對某一問題的答復便明白了：“我在南斯拉夫住了二十天……我們住的地方離邊界不遠。我們未曾被領到 Bulkes 去……”（S/AC. 4/PV/52，第一頁）。

繼 Harismides 之後，證人 Lazaros TSAOISSIS 的供詞又被援引，來支持關於希臘難民在南斯拉夫受軍事訓練的控告。他說他和上面提到過的 Goccev 一隊，一同回到南斯拉夫，其後在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加入南斯拉夫軍隊。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間，他從軍隊裏逃出來跑到希臘去。即使這個證人聲明他曾在南斯拉夫軍隊服役也不能拿它當作實例看待或者證明此項控告屬實。

這兩個證人以後，立即有 Yugoslav Chetnik, Zivko MLADENOVIC 的聲明。後兩名提供關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及七月間在 Bitolj 地方希臘難民活動的若干情報。這個人在作證的時候（S/AC. 4/SC. 3/8）自己承認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已經逃到希臘去。這一點證明他的供詞毫無價值。發表如此一項聲明的證人是否應該在報告書這一章提到並且以前已經有三次被提到，這實在可以說是很重要的問題。

四．報告書的這一章除其他各點而外，還有若干段我們認為不應存在，至少不應按其目前的形式編入報告書。

例如在第五頁的（d）段，提到希臘證人 NIKITAS、BROVALIS、BALIS 和 HADJOPoulos 的聲明來支持希臘方面控告南斯拉夫邊界守兵援助游擊隊以及據稱在 Surmena 發生的事件。

就各位證人提出的證據而為分析，此次事件結果唯一能夠斷定的是希臘軍官下令向南斯拉夫邊界開槍而此項命令業經執行而已。希臘方面的證人沒有一個能夠說得令人相信南斯拉夫士兵實際上向他們開槍。因為南斯拉夫方面證人宣誓證明在希臘 Surmena 發生戰鬥之時邊界上並未有任何事件，又因為希臘第三軍團參謀部正式否認南斯拉夫方面有向希臘部隊開槍情事，所以關於這次所謂 Surmena 事件自應以不同的方式更慎重地提出。

同時，我們不能了解在第一章C節的第七頁上，在上述的一段以後何以接着便有 Mr. KYROU 在雅典的一項聲明與希臘班長 IOANNOU 關於控告南斯拉夫方面襲擊希臘邊界崗位第六十六號及第八十八號的聲明；各次襲擊顯然是來自不明方向而且發生所謂事件的時間與情形也同樣地未經指明。這樣的聲明無疑地不能視為文件，也不能在該報告書關於證據的檢討一章提出的。這些聲明最多祇能作為舉行調查的藉口和理由而已。所引各項聲明既然與本章所論的問題的其餘部份毫無關係，因此很可能是一時錯誤列入的。

上面的話唯一目的是減少報告書稿這一章的頁數，把其中若干不正確、多餘和不可靠的各點廓清，因為在如此重要和微妙的一項文件發現有這許多缺點，恐怕祇會減少其價值。

（c）第二編、第二章

（S/AC. 4/W. 8/Rev. 2）

關於報告書這一部份，第一點也就是最重要的批評和本人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提請起草委員會注意的事實有關。這事和下一問題有關：第二頁有一段是引狄托元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在 Skoplje 發表的演詞，其中關於最重要的一部份，本人於調查團在布拉格舉行公開會議時，（S/AC. 4/PV/71，第十七頁），曾手執原件，兩相對照，證明是故意塗改捏造，以求達到險惡目的。

此外，報告書的（b）部表面上好像完整，可是因為把證人所作供詞的若干部份故意編成完整的一部份，以致反而青黃不接，不能成為連貫的一個整體，因此事實上效果適得其反。這些證人所說的話沒有兩個人相同，又不能互為佐證。所以硬把斷片零章牽合起來，結果是不自然的一個整體。

驟視之，這個組織複雜的一章表面上似乎有完整的外貌，可是把每一項事實分析以後，便不能連貫，站不住。

關於人民愛國陣線（NOF）組織，其領導人物與活動的性質經調查團傳訊，又在報告書中引證的全部證人沒有兩個人所說的話是相同的；他們彼此互相矛盾。報告書這一章所引的兩個主要證人——PAPALLIAS 及 VALTADOROS ——的供詞尤其顯著。據說這兩個希臘證人對這個問題知道得最清楚。關於在南斯拉夫發生的問題和事件，縱使時間與地點相同，然而他們所作供詞竟彼此完全矛盾。任何客觀的觀察者都不會相信這些證人是替同一方就同一

問題作證，或者所說的是同一日期與同一地區。此外 Filippou VASSILIOU 及 TSOKLARPOULOS 雖然說是於同一時期和 Papailias 在 Bitolj 地居住活動，但是關於 Papailias 所說盡人皆知，尤其是希臘難民知道的，大規模公開的活動，這兩個人竟沒有說一句話。

我方聲明對於這一批證人所作供詞的整個問題除掉所有重要的保留與批評而外，我們認為單憑上述一例已經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地說希臘證人所說缺乏根據、互相矛盾、不可靠、含糊的話在報告書中被視為事實基礎。在目前的情形下這樣說已經太客氣了。所謂事實聲明應當是令人望文生義不折不扣，以事實為根據。在陳述事實的時候絕對不可用特別的分類辦法或者用任何的解釋勉強把斷片零章和彼此矛盾的部份連貫起來，使人覺得好像有真正組織的體系，這不但是不可接受而且大可不必。

目前我們暫且限於對報告書中關於檢討證據的第二章中節表示意見。

(d) 第二編、第三章 C 節

(S/AC.4/W.11/Rev.2)

這個問題已經在本聲明的第三部(C)下有詳細的分析。鑒於所謂邊境事件的問題大部份已經講得很明白了而且關於據說在 Surmena, Skra, Idomeni 及 Aghia Paraskevi 各地發生的事件的調查結果業經分析，我們對於原認為是問題的邊境事件不再有任何補充之處。

據我們的了解，全屬軍事性質的邊境事件是邊界崗位或邊防守軍各種尋釁行為引起的邊境事件而大體上是一國對另一國主權的侵犯。為具體起見，我們把希臘方面邊防軍侵犯南斯拉夫人民聯邦共和國主權的各種尋釁行為的資料彙編起來，列表提送在雅典的調查團。當時，尤其是在本聲明第三章(C)段，我們已經證明在南斯拉夫邊界上并無任何其他性質的事件，因此其他種種都是為了某種明顯目的而憑空捏造的。我們也證明，相反的，凡是尋釁行為與侵犯南斯拉夫的行動都是希臘一方所犯的。

在本聲明有關部份我們既然以最審慎的態度分析此項問題，上述幾項意見不過是一種指導而已。

此外，我們認為調查團報告書稿第三章 C 節是多餘的，否則便應從第一章 C 節刪去所有業經在第三章(C)分析過的資料。把相同的一個問題在報告

書兩章中細加分析，顯然是多餘之舉，因為這樣祇增加篇幅，不會使報告書更為明晰、或者更有價值。

(e) 第二編、第四章

(S/AC.4/W.16/Rev.3)

我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函向調查團起草委員會提出與報告書本章有關的情報及補充資料一大宗，並請其將此項資料列入報告書本章的有關部份。除該函的內容與我方今日聲明中關於第四章所論問題的分第二部所載全部意見外，我們暫時不擬補充。

(f) 第二編、第五章

(S/AC.4/W.12/Rev.2)

南斯拉夫控告希臘方面在邊境尋釁，在希臘國內收羅並煽動南斯拉夫傀儡，又對希臘的民主鄰國採取侵略性的戰後外交政策。

除本聲明第三章就問題的本身供給資料與意見而外，我方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致函調查團起草委員會再行提出意見與補充資料多種。在我方就本章開始所指各點向希臘提出上述控告的時候，又當報告書關於證據檢討一章在起草的時候，未能提出此項意見與資料。

大體上，我們必須在此聲明此次就我方所作控告提出事實證據，籌備時間比較倉卒，因此我們認為必須補送函件並將我方聲明中與本問題有關的一部份提請列入該報告書證據檢討的一章。

在結束我們聲明這一部份的時候，我們認為應當提請注意的是關於報告書稿證據檢討的其他部份，我方曾致函起草委員會，列舉理由，說明何以要求更正若干點並於我們認為必要之處，略事增補。因此我們認為我方就這個問題所提出的函件應列入調查團報告書有關部份，視為本代表團送交的正式文件，此點自不待言。

(g) 第三編、第一章

(S/AC.4/W.23)

試就報告書所作結論加以分析，立即可見各項結論絕非以任何具體聲明、文件和事實為根據，也不是提出來等待證實的。因此，各項結論實際上祇是對若干事先未經考慮過或審查的若干聲明的隨意解釋而已。

我們當初很有理由希望全部結論至少是直接根據或者儘量忠實地根據調查所斷定的結果。此外，我們希望先就證人供詞，各方面提出的文件與證據加以詳細分析比較考慮以後，纔作結論。然而這並不是美國代表所作結論的情形。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美國代表團所作結論的根據是一方面無條件及從表面上接受希臘方面的全部證詞及控告，他方面根本拒絕對方提出的理由及文件。

此外，在我們看來，這些結論甚至不是報告書稿（證據檢討）第一章丙節與第二章甲節所載證據的忠實解釋。關於各該部份，我方曾經提出不少保留意見與批評。我們祇能認為這些結論甚至連我們所極力批評的報告書這一部份的隨意解釋都夠不上，何況這一部份所載的大都是未經證明的事實與證據而且都是未經公允調查的。在我們看來，大部份都是捏造的事實和無稽的謊言。

例如，在美國代表團所擬的結論第一頁第二段開始便說關於希臘的控告，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提出很少直接的證據來推翻各項控告”。這種說法到底有多少根據，祇要看下面的事實便立即知道了。例如南斯拉夫在反駁希臘的最重要的幾項控告的時候提出一大批證人、文件及事實，而且論量論質，都遠勝於希臘方面為支持其主要控告而提出的證據。這是我們理直氣壯可以馬上聲明的。假如除此之外，我們再加上以各種不同方法替我們作證的一大批希臘證人並承認他們是夠資格的證人（Captain LAMBROS、Thomas ZAHOS、ZOIS等），那末單憑人數比例——我們自動放棄質的方面——仍舊對南斯拉夫方面有利。

在第一頁的第一點有一段說調查團聽到“證人直接提出的大批證據……證明南斯拉夫方面援助游擊隊，而援助的方式是利用在南斯拉夫境內訓練來自希臘的難民，徵募難民並把他們送回希臘……供給他們武器等等……”關於這一點，假如各項結論是憑證人的聲明，證實上述的控告，那末尚可證明這些結論是公正不偏的。假如事前能夠以公正的態度研究替此項控告的正面與反面作證的人是誰，同時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形下作證，然後纔下結論，並注意可信的文件資料，那末結果必更良好。讓我們先看把武器供給游擊隊的一項控告，作為最適宜的一例：所引的那一段的內容不僅是對報告書稿中為支持此項控告所載證據的“隨意解釋”，而且恐怕還要壞。

事實上，我們對美國代表團所作結論的全部，尤其是對A節第一段與第二段以及第一段至第九段的全部，也可以有理由說同樣的話。

結論部份的第三章（與援助游擊隊無關的邊界尋釁事件）也犯有相同的基本錯誤。此外，這一章對於整個問題的意義顯然有作過低的估計的趨勢。

由於希臘方面沿邊界發動的無數尋釁行為，我方纔按目前的情勢提出這個問題。我們雖無意誇大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可是為了尊重真理，必須如此聲明；我們在雅典曾向調查團提出，以前在調查團工作過程中又在我方今日的聲明中提出無數確實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和據說在希臘南斯拉夫邊界上發生的事件有關，可是並不像希臘一方所說的情形而是希臘方面的尋釁和侵犯南斯拉夫的行為。我們就此問題供給必要的文件資料並提議舉行調查與傳訊證人。但調查團並未調查這些問題。

我們一再聲明我們對這件事極為重視，因為這是希臘國內反民主政策的一種表現。此項政策除了難免引起反叛而外，並且是希臘戰後各政權的一個特徵，足以表示他們缺少與希臘的民主鄰國和睦相處的願望。

因此我們認為美國結論草案應予這個問題以應得的重要地位。然而美國代表團並沒有這樣做。

對於第十頁的第五點與第七點，大體上也可作如是觀（在不同情形之下）；這是關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控告來自巴爾幹國家的通敵份子及戰犯在對巴爾幹民主國家從事反巴爾幹民主國家的活動，又與戰後希臘政權迫害馬其頓及阿爾巴尼亞——查姆少數民族，企圖予以銷滅的問題有關。

美國的結論草案對於這些問題祇是隨便提及。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覺得美國代表團顯然有意把這些嚴重的問題輕易地放過了。

這兩個問題和希臘對其北鄰各民主國家的關係與態度有密切關係。希臘國內少數民族的處境乃至希臘窩藏並積極鼓勵巴爾幹民主國家的叛徒等等並不反映希臘政策中對其鄰國的善意和同情，也不能促進正常的關係或鞏固彼此的信任。

我們堅決認為這些問題必須從這一個角度來考慮並應在結論草案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美國代表團結論草案中關於我方控告希臘採用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第五章第四點也暴露相同的缺點因此也當受相同的批評。結論草案對這個問題不

予重視，反而把它的重要性儘量減輕。然而那一份很明顯的反斯拉夫意味的文告，那一份鼓吹大希臘主義的文告與希臘報界和宣傳機關毫不反悔地鼓吹帝國主義乃至希臘政府所懲罰的又一法西斯組織在調查團面前的種種表現以及一大批宣言——例如 Mr. Tsaldaris 與其他官方與半官方人士的宣言——在在足以表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不能予以過低的估計或者認為缺乏重要性。然而美國代表團的結論草案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正相反。

結論草案第四章第八頁所討論的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問題——希臘內部情形，據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代表的論點，根據無數希臘政界人士和各機關團體的知識份子與普通人民的控訴攻擊，希臘內部的情形是希臘內戰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從這個問題的結論，我們看得出各項結論與證據資料，文件與事實有發生脫節的危險，結果互相抵銷彼此矛盾，也可以看得出各項結論不是偏袒一方，便是根據印象隨便提出的。關於希臘戰後政權與希臘的顧問的造成希臘目前情勢的唯一動力之說，各方證人的證詞、文件及事實俱在，如果在量與質方面略經考慮之後，如果把相反一面的證人證詞及文件與之比較，那末決不會有這樣的結論。假如是這樣，雅典大學校長的聲明在結論草案所佔的地位與頁數便不會比較代表數百萬希臘人民的十幾個重要民主團體所說的話來得重要。例如說，擁有會員達一百萬名的團體如民族解放陣線（EAM）、泛希臘青年聯合組織（EPON）、希臘勞工同盟、ELD 社會黨、左翼自由黨和在年高的 General Othoneos 領導之下的聯合民主協會大同盟等在調查團面前理直氣壯，毫無恐懼地公然對希臘戰後政權與英國佔領軍提出控告。雖然如此，所有這些團體差不多都沒有被提及，可是第六點的全部佔有結論草案十頁之長，完全拿來登載雅典大學校長的話。這個人不過是政府一位官員而已，況且盡人皆知他甚至不能代表大學。

這當然不僅是一項錯誤而已，因為假如我們認為目前的希臘政權是一個民主的政權，假如我們相信希臘今天有所有的民主自由等等，那末這樣的結論自然是合邏輯的。結論草案第四章第一點第八頁說：“……事實上調查團訪問了四個國家，唯有在希

臘始聽取批評本國政府政策的證人或者接見自由團體的代表向其提出反政府的證據。”

我們發現結論草案一方面說反對這個非法政府的人如何胆大妄為，又說這個政權用恐怖的手段把他們鎮壓下來，竟然想把用極權與恐怖手段造成的可悲情況說成民主的天堂。在所有受佔領的國家——我們在南斯拉夫對於這點尤其是清楚——人民們英勇地和毫無恐懼地站起來和法西斯佔領者作殊死戰，並且盡所有可能的方法對法西斯政權表示敵意。在敵人佔領時期被壓迫的人們的抵抗、鬥爭、抗議與犧牲等等當然永遠都不會被認為是各佔領政權民主性質的明證。在希臘的情形更是不可能，因為生活的煎逼，自存的需要和對民主理想的信仰使得希臘的民主人士更有胆量和精力去批評並揭發他們本國的恐怖政策與佔領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的手段。

觀於上述種種，可見美國代表團結論草案含有這許多缺點和不適當的地方，使我們認為調查團難接受。因有這些缺點和不妥當的地方，這些結論對於平息希臘目前的情勢或者調整希臘與其民主鄰國的關係，都沒有補益。反之，這些結論祇是替希臘戰後政權與英國在希臘所採用的政策和對希臘的政策找尋藉口而已。

我們既然堅決相信這些結論並不反映調查團發現的實在情形，我們認為如此一項草案不會得到調查團多數代表的支持或者為調查團全體所支持。在下一頁我們有蘇聯代表團提出的結論：從形式、內容與精神來看，後一項草案可以說是第一流的文件。

蘇聯代表團的草案有若干段也許可以利用較好的資料以為補充，又有其他某幾段因為提請調查的資料種類與數量繁多，也許可以用比較適當的方式來表達。可是這些都無關宏旨，因為蘇聯結論資料充足，可以說是對就地調查各項事實的忠實解釋。

我們確信蘇聯代表團結論草案這些特徵任何人都能看得出，又因為這些特徵是一項嚴正和公允的結論草案所不可少的，我們認為此項結論草案的通過一定會充份協助調查團達成安全理事會所指定之崇高目的，換句話說，斷定希臘北部以及希臘與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交界一帶不正常情況的真正原因及性質。